一史談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史談

一、一

民國四年

古今筆記精華

方樞署耑


上海古
今圖書
局編印

序

夫何為而重筆記曰古今大事載在史冊肰詳於帝皇而略于民間中國史家之病早為識者所譏而小民舒困風俗轉移正史失書往往猶存於筆記此其所以足重也夫何為而搜集古今筆記曰世運升降必以之而始見社會變遷必較之而愈彰古今並列源流可溯而知以論世瞶始指掌此其所以搜集古今也夫何為搜集古今筆記而擷其精華曰汗牛充棟徧讀為

鷄而珠米襍陳鑑別匪易取精擷華庶便閱者所以有筆記精華之輯也編者之旨或在斯乎至于美人奇士可佐清談異草珍葩足資多識姑妄言之不癡鬼怪神可從也並記山川一帙方陳萬彙皆偷虛牕短几蒲扇竹牀閒得此點綴亦為精品焉廓大之可以觀世運小之可以消永晝此書有足觀矣古今圖書局輯是書成余讀而善之為序其端如此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上虞羅振鐸序

序

古今圖書局編纂古今筆記精華錄，問序於余。余曰：筆記之書夥矣，自漢魏迄於近代，亦屢見於四部，累千萬種而未已。其間奇怪之事，可喜可愕，可歌可泣，耳目所不經見者，悉於是乎在。不僅此也，一物之製造，一語之變遷，飲食起居之微，日用事物之細，為正史所不及載者，求之筆記，往往有焉。故文人學士雖目覽萬卷，胸富五車，誦讀之餘，每喜閱筆記，其故何哉？誠以資多識之助也。賈太傅召對宣室而談鬼神，張司空望氣而識豐城之劍，求諸耳目之功深，載籍之資廣，所以蔡中郎得王充論衡，秘不示人，以為譚助。後世文場馳騁者，莫不務多聞而知之，多見而識之也。予謂筆記之可貴，固足以廣人見聞矣，然猶不止此。風俗之盛衰，民情之嗜好，固諸求社會學者所當知也。然而求民情風俗於正史而不

得一學此病之致謂中國祇有帝王之史無人民之史作史者之意豈不以立言各有體裁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帝王將相要所宜詳也若夫人民細微之事何足擾吾筆墨屏而不錄亦固其所屑詎知細微之事皆民情風俗之表見者於政治有絕大之關係耶羣也賢人君子著作之餘偶一錄之在作者或不視為重要異世而後特因一卷筆記略存往古社會之真情故披閱古人筆記於群學有極大之影響豈僅所謂資談助而已也惟是稽之舊籍分科不精著述隨手綴述既無統系之可循而又去取不精要收並蓄以為博所以美惡雜陳玉石莫辨讀數卷之書不能得一卷之益使人疲精力於載籍窮年累世莫識厓指歸莫測其端緒非惟筆記然也而筆記尤甚夫筆記既記載民情風俗最有關於群學之著述而一卷之中雜然並列嘉木荊棘美箭惡草奇石塗泥無

所不有學者好異專喜僻聞不求根源不揆道理逞其游鋒屈其座人數千年來僅視筆記為遣興之書以資談助警言之黃金隱於沙礫寧不可惜此吾國社會學所以不發達而文人學士之好虛浮也今古今圖書局搜集古今筆記至數百種之多分類二十有四擷其精華甄而錄之俾閱者可尋類以求為有統系之編纂甚盛事也余所尤喜者在於事原風俗方言諺語謎謠等類蓋此五類可以攷見中國人民之習慣以及古今風俗之變遷各地言語之歧異素無專書可資研究者今乃薈而萃之足補正史之缺故雖區細已甚之事在在時可為政治之助風俗與政治息息相通而此五類實風俗史之一班也差夫中國風俗史不作久矣昔者成周之世太史周流列國采其風謠上之天子被之樂管薦之郊廟故十五國之風俗至今尚存可見周室既衰太史失職采風之

事缺而不講歷代史官惟詳於帝王之紀載人民之事視為無足輕重雖通人博士胸羅全史詢以往古人民之情狀則張口而不知所云一事之微一物之細存萬一於筆記者則又鄙為稗官野史莫當於正即有一二耳聞稍廣瀏覽稍多者不過冥搜異聞博采奇事為茶餘酒後之談助不知筆記重要者比比也古今圖書局編纂是書雖美人鬼怪亦所不棄而其物原以下數類則固獨具隻眼矣故樂為之序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恩施樊楚才識

序

夫何為而重筆記曰古今大事載在史冊然詳於帝皇而略於民間中國史家之病早為識者所譏而小民舒困風俗轉移正史失書往往猶存於筆記此其所以足重也夫何為而搜集古今筆記曰世運升降必比之而始見社會變遷必較之而愈彰古今並列源流可溯而知人論世瞭如指掌此其所以搜集古今也夫何為搜集古今筆記而擷其精華曰汗牛充棟徧讀為難而珠米雜陳鑑別匪易取精擷華庶便閱者所以有筆記精華之輯也編者之旨或在斯乎至於美人奇士可佐清談異草珍葩足資多識姑妄言之不廢鬼怪神可往也並記山川一帙方陳萬彙皆備虛窗短几蒲扇竹牀閒得此點綴亦為精品嗚呼大之可以觀世運小之可以消永晝此書有足觀矣玆廣益書局輯是書成余讀而善之

爲序其端如此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上虞羅振鐸序

序

廣益書局編纂古今筆記精華錄問序於余余曰筆記之書夥矣自漢魏迄於近代求其目於四部累千萬種而未已其間奇怪之事可喜可愕可謌可泣耳目所不經見者悉於是乎在不僅此也一物之製造一語之變遷飲食起居之微日用事物之細為正史所不及載者求之筆記往往有焉故文人學士雖目覽萬卷胸富五車誦讀之餘每喜閱筆記其故何哉誠欲資多識之助也賈太傅召對宣而談鬼神張司空望氣而識豐城之劍要皆耳目之功深載籍之資廣所以蔡中郎得王充論衡秘不示人以為譚助後世文場馳騁者莫不務多聞而知之多見而識之也余謂筆記之可貴固足以廣人見聞矣然而猶不止此風俗之盛衰民情之嗜好固講求社會學者所當知也然而求民情風俗於正史百不得

一學者病之致謂中國只有帝王之史無人民之史作史者之意豈不以立言各有體裁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帝王將相吾所宜詳也若夫人民細微之事何足擾吾筆墨屛而不錄亦固其所庸詎知細微之事皆民情風俗之表見者於政治有絕大之關係耶幸也賢人君子著作之餘偶一錄之在作者或不視爲重要異世而後轉因一卷筆記畧存往古社會之真情故披閱古人筆記於羣學有極大之影響豈僅所謂資談助而已也惟是稽之舊籍分科不精著者隨手綴述既無統系之可循而又去取不精兼收並蓄以爲博所以美惡雜陳玉石莫辨讀數卷之書不能得一卷之益使人疲精力於載籍窮年累世莫識其指歸莫測其端緒非惟筆記然也而筆記尤甚夫筆記既記載民情風俗最有關於羣學之著述而一卷之中雜然並列嘉木荆棘美翦惡草奇石塗泥無所

不有學者好異專喜僻聞不求根源不揆道理逞其辭鋒屈其座人數千年來僅視筆記為遣興之書以資譚助譬之黃金隱於沙礫寧不可惜此吾國社會學所以不發達而文人學士之好虛浮也今廣益書局搜集古今筆記至數百種之多分類二十有四擷其精華甄而錄之使閱者可尋類以求為有統系之編纂甚盛事也余所尤喜者在於事原風俗方言諺語謌謠五類蓋此五類可以考見中國人民之習慣以及古今風俗之變遷各地言語之歧異素無專書可資研究者今乃薈而萃之足補正史之缺故雖其細已甚之事在在皆可為政治之助風俗與政治息息相通而此五類實風俗史之一班也嗟夫中國風俗史不作久矣昔者成周之世太史周流列國采其風謠上之天子被之樂管薦之郊廟故十五國之風俗至今尚若可見周室既衰太史失職采風之事缺

而不講歷代史官惟詳於帝王之紀載人民之事視若無足輕重雖通人博士胸羅全史詢以往古人民之情狀則張口而不知所云一事之微一物之細存萬一於筆記者則又鄙為稗官野史無當於正即有一二耳聞稍廣瀏覽稍多者不過冥搜異聞博采奇事為茶餘酒後之談助不知筆記重要者比比也今廣益書局編纂是書雖美人鬼怪亦所不廢而其物原以下數類則固獨具隻眼矣故樂為之序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恩施樊楚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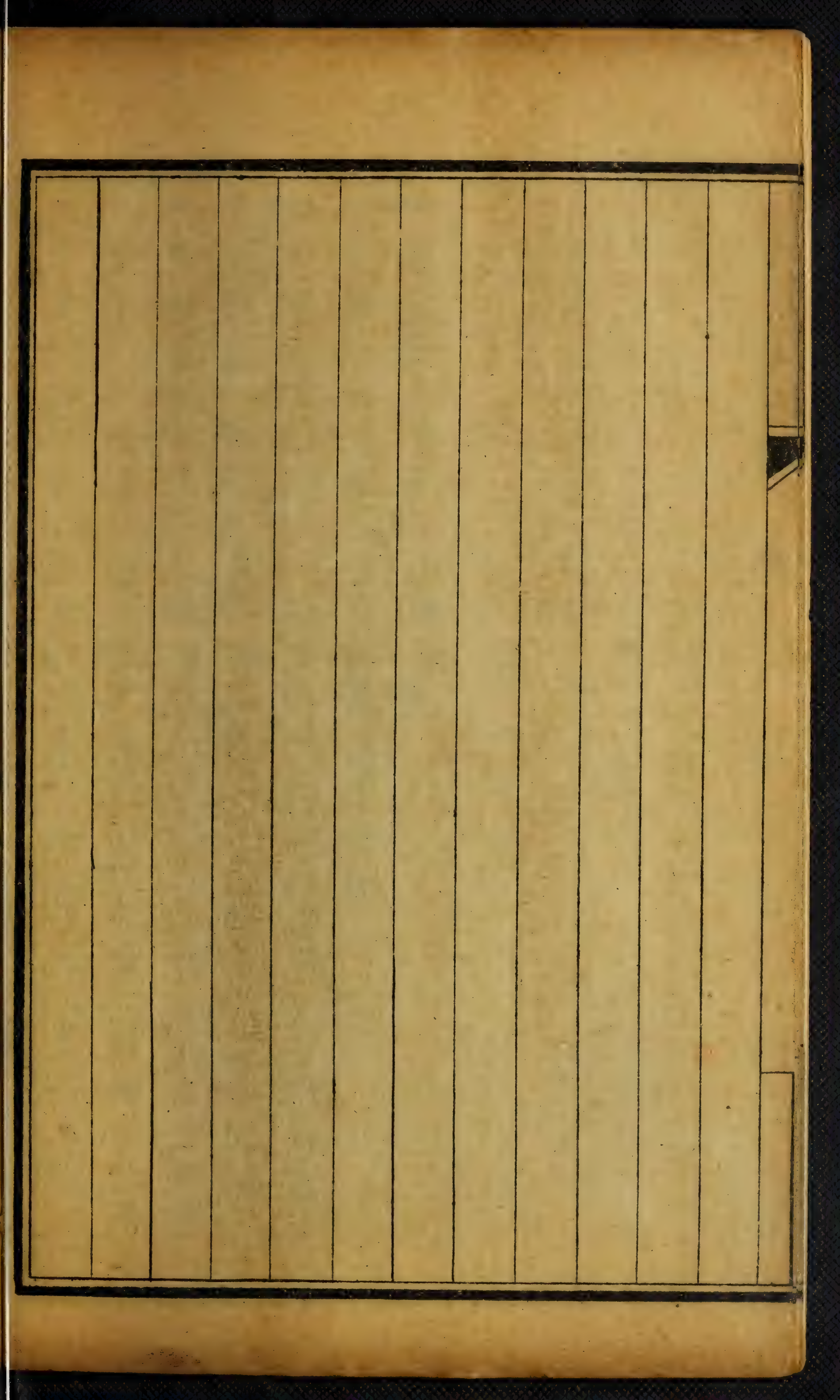
序

天祿石渠典籍之府非不爾雅也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非不淵博也賢聖所述太史所書大經大法燏燏煌煌然言各有當一事之微一藝之末屛而不錄人情風俗不在典章經制極其微末每可考見好尚察知盛衰正經正史轉如閭巷小知之得其真街談巷有可采也寓言十九曼衍無窮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古所不廢主文譎諫小道可觀事物之賾幽渺深微耳所未接目所未觸布帛菽粟昧乎若迷昔孔子識萍實公孫僑辨實沈臺駘豈別有神奇耳目廣故見聞博斷簡殘編通人視若球璧彼挾兔園册芝蔴鑑者奚足與語此筆記所為可貴也虞初以下代有著書惠施多方張華博物干寶搜神齊諧志怪譚天說海炙輠雕龍童謠村謳萬物具備王充論衡蔡邕秘為譚助區區一

冊奇聞異事為文人學士所不及知自漢迄今短書小說不可紀極會萃觀之逞其辭鋒蔡邕奚能專美生有涯而知無涯汗牛充棟瀏覽維艱異書零落搜羅不易終日勞勞不獲稍資譚助竊嘗恨焉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平易之事徧檢四部而不得偶一展卷呈之目前寧非快意更易一事冥思默索無從問津設分類輯之山經水脈有條不紊俯拾即是功少獲多角逐論議之場當可珍為秘笈然有數難古人著述其書五車歐陽之博多所未知稗官之流更僕難數不該不徧得一察焉以自好嘗一臠於天厨河伯觀海見笑大方一難也木生於山不盡棟梁之選黃金未鍊雜於沙礫玉含於璞珠藏於淵工師大匠玉人分而別之皆瓌瑋閎爍燁然輝光眛者莫辨魚目夜光玉石金鐵梓柟荆棘雜而並列雖有美觀瑜為瑕玷去取不精二難也天尊地卑鳶飛魚躍宇宙

之大禽魚之微方以類集物以羣分采珠於山求魚於木類而不類玄黃混淆黃冠草屨立於廟廊章甫縫掖辱於草野分之兩美合之兩傷分類不確三難也端居多暇喜徵墜聞寓目之書總以千計太倉一粟渺乎其小然而泠汰于物擷其精華分別部居不相襍廁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三難或未盡免揆之私衷當亦異於率爾操觚者編纂既竟因書其事云爾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編者識



例言

一是編蒐集漢魏六朝及唐宋元明清以迄近人筆記擷其精華分類編纂各以類從不相羼越可謂極筆記之精華因題曰筆記精華錄

一說部分類始於世說新語而宋稗類鈔亦係分類編纂惟新語敘述名雋為清談之淵藪類鈔悉宋人之著述是編分類不止於清談輯錄不限於宋代凡古人奇聞異事清言韻語無不網羅靡遺蔚為大觀

一王充論衡論說詭異蔡邕得之秘為談助是編所錄詭異新奇過於論衡洵可為文人學士談助之資

一孔子有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時流著書朝脫於稿夕鋟於梨既無新穎之思復鈌潤色之功說部充棟大半覆瓿是編文詞爾雅皆古人精心之作又復慎於選擇足為研究文學之助

一是編所采出於何書悉皆注明以便查考

一是編採用之書不下五六百種大半非單行者欲悉購而閱之非數千元不辦且有秘笈無從購覓者況卷帙浩繁閱頗不易精粗華樸擇亦綦難是編

棄粗存精棄樸存華非僅廉價易購並省閱者目力
一是編就編者耳目所及分類編纂惟是見聞有限祕笈無窮海內藏書家如有秘本可賜借抄者極為歡迎他日當另出續編行世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總目錄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總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一目錄

史譚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一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一

史譚

罵賈似道之狂士

元吾衍閒居錄云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遇人即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似道專政每遭面罵亦無如之何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按狂士面罵似道猶得免於似道之手豈真無如之何歟抑猶愈於監謗者歟

歷代鑄銅人者有四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銅人凡四鑄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若干石此秦鑄也漢靈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蒼龍元武闕外此漢鑄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後石虎使牙將張彌徙洛陽鐘簴九龍銅駝飛廉入鄴苻堅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此魏鑄也夏王赫連勃勃鳳翔元年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時當晉義熙九年入長安在義熙十四年則銅鑄猶在統萬此夏鑄也

嚴嵩拜帖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額岳齋司農云舊聞嚴嵩當國時凡質庫能得嚴府一帖往候

者獻程儀三千兩蓋得此即可免外侮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猶藏此帖帖寫嵩拜二字字體學顏魯公大可五寸紙四邊不留餘地乾隆四十五年曾親見之

葉温叟不識犄字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温叟提舉陝西保甲忽有御批問所隷諸州所教保甲精犄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犄奏至神宗笑曰葉温叟將謂犄字是精確也

單進士辨字

唐參寥子闕史云進士單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袖狀詐吏云某姓單(丹音)為筆引榜者易為單(善音)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論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

霍光之辨兄弟

劉歆西京雜記云霍將軍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者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曰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嚚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

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季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蘧伯玉軼事

晉王嘉拾遺記云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造新曲以代古樂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于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師涓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

子貢軼事

清程大中四書逸箋云人知子疾病子路請禱不知孔子病子貢出卜太平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曾子不食生魚

又云人知曾子不忍食羊棗不知曾子不忍食生魚孝子傳云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生魚

子路以足蹙宰我墮車

水經淇水篇注引論語比考讖云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

關雲長上張翼德書

周亮工書影云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緯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危亡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于黃壤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祕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沈萬山

明孔邇雲蕉館紀談云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為生一日飯畢就水洗椀椀忽墜水中因撩之不知椀所在但覺前後左右纍纍如石彈乃盡取之有識者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萬山因以富或曰夏日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襴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為我守之言訖不見啟視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望之如錦號曰錦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為之垣外以竹為屏障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襍隱於花間牆之裡四面累石為山內為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樓下為溫室中置一牀制度不與凡等前為秉燭軒取何不秉燭遊之義軒外皆寶石

欄杆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後置百諧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為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為翼寢婢妾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㴞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為褥蜀錦為衾毳綃為帳極一時之奢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環是夜萬山得一夢夢一老人謂之曰汝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山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遂收為子婦并其父母養焉女來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鬬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致號曰賽公橋今在秀水縣平望北境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至後園至探香亭旁有一古梅白萼鮮美娘因脫所著金翡翠加于樹上曰香則香矣但少豔色耳未幾娘亡後人見月夜梅底一美人着金翡翠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思鎖臺於冢上置離思碑於中會稽楊鐵崖所製也太祖既定金陵欲為建都之地廣其外城府庫虛乏難以成事萬山願與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心實不悅也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為心上謂其有謀心收殺之血出盡白家財入官新婦先卒其粧施周普寺為觀音粧又金留殿十三隻粧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南都沈萬山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

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欲殺之太后苦諫乃得流雲南其壻余十舍亦流潮洲今聞二家子孫尚富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簏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山家物又光祿寺有鐵梨木酒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山家沒入者

明劉昌懸笥瑣談云沈萬山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萬四之在黄墩耳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女學士沈瓊蓮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于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擢廷弟溥官通判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云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尊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山不知所終

又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户田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户三秀如沈萬三乃秀之三者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為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

注云仲榮名富行三人因呼為沈萬三張三豐授以鑪火術有百八火牛耕夜月之句其富敵國盆即鼎器也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明初沈萬三貧時夜夢青衣百餘人乞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事刲剝萬山感悟以鏹買之縱於池中嗣後喧鳴達旦聒耳不能寐晨往毆之見俱環踞一瓦盆異之持歸以為盥手具萬山妻遺一銀記於其中而晃盆中銀記盈滿不可數計以金試之亦如是由是財雄天下

又云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至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擁被二歎曰兆已見矣不去難將及以其資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泛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族以貲籍沒獨萬二令終

按沈萬三之名婦豎皆知而事蹟不見於紀載茲不過鱗爪耳能與國家對半築金陵城其富可知惜其致富之由不傳斷非取石彈見北斗翻身獲聚寶盆之種種謬談也明太祖既以酒慰之復欲殺之專制時代之帝王其妒忌若是可畏哉

歲在甲寅多亂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皆在是年而今康熙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勝數亦閱世者所當知也

明初重北人輕南人

明彭時筆記云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是日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託之空言而已蓋六科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

按俗語有云南人北相必大貴蓋以言貌取人宜乎南人之難其選彭時筆記所云係天順間事然潘永因宋稗類鈔云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又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則是重北輕南之風自宋已然其禍至今猶烈也

建文復歸傳聞之不同

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欲得其實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

明張萱疑耀云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于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

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于考訂如此

明正德時之盜

清全祖望續甬上耆舊集注云明正德時泌陽焦芳以故相家居流賊趙風子破其城索誅之不得乃取其衣冠立于庭而斬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萬季野先生詩云盜亦有道識非誣誅奸戮佞真丈夫若使此人登殿陛奸臣豈得保殘軀嘆息朝堂論罪吏不及草間一賊徒

明初賭博之禁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

海忠介之被糾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海忠介一時人望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爲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又云瑞出京師用夫三十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昨年差祭海神假稱勅訪民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擡轎徑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責三十尚不愧悟

野獲編補遺又云房寰疏攻海忠介云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今瑞已耋而

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按以海剛峯之清介照耀史冊當時猶有此劾是非豈有定評耶周亮工書影云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誰與荅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此即忠介殺女之說所自來易妻說未聞

明季流冦起釁於婦人

秋鐙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立遣之來速不及豫防羽健恚極遷怒于馹遞倡為裁馹夫之說馹遞一裁倚馹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覆滅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於衽席可不慎哉按明季因政治不善以致流冦充斥即無馹遞之裁從闖者亦不可勝數若吳三桂之於圓圓真可謂女禍矣

明季瑣事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集注云崇禎末李自成橫行中原窮民苦賦役者相率歸之時有謠曰吃他娘穿他娘大家開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呂留良東莊詩存注云有一人擬一儀狀貼于朝堂其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

吳三桂家書

明內臣王永章甲申日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二十二日書云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為是并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強囑伊耐心又云得探報京師已破兒擬即退駐關外倘事已不可為飛速諭知家口陷賊中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為念又二十五日書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又二十七日書云前日探報劉宗敏掠去陳妾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又一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究竟何來太子既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按吳梅村詩云衝冠一怒為紅顏今觀此家書梅村之言洵不誣也

甲申之異聞

又云三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鄰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獻闖令入宮二十一日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宅公四月初六日發檄文與吳三桂有云太子好好在宮汝莫想借他為由朕已封為宋王將爾等妻女與他奸淫以洩崇禎之恨初九下偽詔親征三桂十二日

起程太子晉王代王秦王漢王吳陳氏吳氏吳氏吳李氏偽后妃嬪皆從行按吳陳氏即圓圓兩吳氏三桂妹也二十五日戰于一片石闖大敗退入關太子陳氏已至平南軍中二十六日闖與平南王誓書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尚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尚書王則堯張若麒于甲申四月二十二日立誓于山海關自誓之後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順朝已得北京準于五月初一日交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朝人民各從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擊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二十八日牛金星揭呈平南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衛下書義興元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列平西親王吳衛下書順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印文亦兩歧闖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和清勝則與清合彼誘得太子陳氏便爾背盟實非人類立擒吳襄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市二十九日闖登極三十日闖率諸賊退出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五月初三日入都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行大事末署義興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擬具本明日入奏忽報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急備車駕鹵簿至朝陽門迎駕永貞在內預備按以下悉闕不知如何變局意者圓圓曾侍太子故三桂改而向清歟

女總兵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粧與士夫交接

又云霍山黄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據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若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　按明季多知兵之女子秦良玉輩人皆知之丁國祥黄鼎之妻則知者鮮矣鼎之妻尤有丈夫氣不知其姓名惜哉

韃僧之殘虐

宋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云幽州建鎮國寺附穹廬側有佛母殿黄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視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别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裸形婦人頸環小兒枯髏數枚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主僭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誕佛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母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血塗佛唇為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辦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咒水自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咒眩孕婦魂魄問

其見奇特事否一聞曰見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箆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插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為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分臠肉食留頭剖為盂鉢漆而金相持為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為祭腹中嬰兒亦分臠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煆盡成灰爭取藏篋笥歸妖僧持所咒妖水令虜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采雲而去

皖髯事實

明錢秉鐙藏山閣文存云皖人阮大鋮少有才譽萬歷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有重望引為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于顏面急權勢善務伐悻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江西劉弘化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鋮大鋮亦方假回左時已轉僉院急招入京大鋮既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鋮淺躁語易泄不足與共事也左意遂中變語大鋮曰某公艱信已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乎大鋮業心知其故謬曰可于是具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題而命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下蓋大鋮於此時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鋮到任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看左某如何歸耳楊左禍機伏於此時矣次年春難作

毒徧海內大鋮方里居雖對客不言而眉閒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實非大鋮所能為也大鋮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通閹者倪文燦也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月即回心知魏閹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即購其名刺出故籍閹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鑽導而已先帝即位之初舉朝皆閹餘黨東林虛無人于是楊維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不意倪公元璐于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垣為之理屈詞窮而大鋮在籍既聞閹敗急作二疏遣貴入京其一疏特參崔魏一疏為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為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為王安而羽翼者東林也諭役特示維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脫猶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鋮疏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鋮倍於諸閹黨矣崇禎元年奉優旨起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已為魏公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鋮實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列名欽定逆案十七年不能吐氣矣大鋮雖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為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廬地方利弊或相諮訪大鋮遂以誇張于衆門庭氣燄依然熏灼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鋮所私極陳向往之私大鋮聞之逢人輒述新直指語迨直指涖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鋮灑掃門巷勑庖廚音樂以候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鋮即以下石

自居實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鋮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遊俠希以邊才起用惟時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鋮大鋮懼乃閉户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固與同譜謫戍諸白門同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還互相勞慰耳宜興相公周延儒為髫年暱友既回籍大鋮過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鋮遣使往候以金杯為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舉杯酹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兹之出實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即爾主也歸語爾主倘意中有所為一人交者當用為督撫俟其以邊才轉薦我相機圖之必有以報耳使歸大鋮以為無如馬士英者遂以士英請延儒入即拔士英為鳳督甲申國變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實由大鋮致之也聖安以福王踐祚從前東林所爭者具有成案固大鋮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閹南奔大鋮一一招致之深相結納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閹入内皆悉陳于上前又極稱大鋮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鋮矣士英特疏見起以報前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鋮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于士英意外也中畧聖安蒙塵後大鋮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固與同官交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鋮即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譁紳士公檄其罪逐之出境大典遣人護

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與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鋮善談論至則掀髯抵掌國安為之傾動與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聯宗為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管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某某子也固為大鋮氣類在台州激變奔杭值北師至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留台悉匿端士所杭越書信往來不絕大鋮因是潛通降表于北且以江東虛實啟聞北師在江頭為北師間諜者幾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大鋮投誠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與方國安走台州大鋮獨至江頭迎降蓋馮銓已薦為軍前內院矣既見貝勒于衣領中出一紙條授之有字數行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鋮以軍前內院從征急招士英國安出降自請於貝勒願為長驅破金華以報恩初大鋮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備禦宜嚴及是大鋮專用大砲攻西門門塌城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縶至帳前大鋮遙望見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舊為巢縣令故稱父母因向諸內院稱某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之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鋮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鋮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於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籌運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翅此矣其中黑內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鋮教以聲偶令作詩纔得押韻協律即拊掌擊節贊賞其佳黑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固聞其有春燈謎燕

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高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審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帳內劇談聽者倦既寐有鼾聲乃出遍歷諸帳皆如是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鋮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陳復人人饜飫蓋豫飭廚人以夜備矣一日忽面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暫駐衢州俟我輩入關取建寧後遣人相迓如何獻忠以語大鋮大鋮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强弓鐵錚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奸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又曰福建巡撫已在我掌握中諸公為此言得毋有異志耶獻忠復諸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甚知東林復社與渠有仇因見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如此疑即請同進關可耳於是與大鋮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鋮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鋮在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於汝復生蓋示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先登不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為仙霞最高處見大鋮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騎不應馬上以鞭擊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聚哭極哀急命置薪舉火焚其屍家僮固請全屍歸葬先壟諸公不能久待昇以十二金命為殮具僕下嶺求棺數十里外無居人三

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往移之下則已潰爛虫出矣

按阮大鋮事跡惟此篇最詳眞可謂無恥之尤者矣投降以後事皆得之耿獻忠口述耿字伯良粵東反正擢升司空在端州為田間先生述其事田間併為髯絕篇一首以大鋮髯而無嗣故以髯絕名篇也

太子之疑獄

錢䵍甲申傳信錄云冬十一月忽有男子貌似太子同常侍投嘉定侯周奎府中曰皇太子也周奎佯不能識奎姪鐸以侍衞引與公主見公主抱頭大哭哭罷奎飯之行君臣禮因詢太子向匿何所何由得至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日夜潛至東華門投腐店中店中小兒心知為避難人也易予以敝衣代之司爨恐有敗露居至五日潛送至崇文門外尼庵中以貧兒託投為名尼僧不疑遂留居半月而常侍偶來得見尼僧始覺常謀之竟日恐不能終匿常遂携歸藏予密室以故得存無恙今聞公主在故來言訖傍晚與公主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前來皇親上下行禮進膳頓生疑釁可他去愼無再至也痛哭而別十九日又至奎便留宿二十二日奎姪鐸與奎謀曰太子不可久留留且陷害不如去之奎因語之曰太子自言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即向官府究論太子曰我悔不從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如此不遣行乃留我何意奎曰汝第言是姓劉假太子即已太子堅不從晚奎令家人椎擊之逐之門外捕營健卒遂以犯夜擒

去明晨獻之刑部曰此假太子也即會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勘其事鳳覽字子端號蘭臺浙江會稽人以佯狂嗜酒為事訊內侍舊臣真偽何如內侍常共言此真太子也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聲稱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宮中事頗同歷訊之內監多不言是有一楊姓內監在旁太子曰此楊太監常侍我訊之可知楊倉猝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侍者非我也因呼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齊跪曰此真太子願無傷訊之晉王晉王執不言是獨舊常侍內監是之遂下常侍內監及錦衣十人同太子皆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終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偽者卒以太子所不能之事為難錢鳳覽宛平民人楊時茂順天府人民楊博等上疏力辨太子是真舊閣臣謝陞以為非是十二月初十日錢鳳覽復疏劾謝陞攝政王御殿諭羣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我自有著落何必汝輩苦爭而趙開心錢鳳覽復面奏言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真偽皆無傷言真不過優以王爵言偽必偽者家識之乃決獨晉王為明朝王子謝陞為明朝大臣而鳳覽不遜晉王為君百姓罵大臣為無上皆亂民也除太子繫獄外凡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等盡斬之時廷臣共乞生鳳覽開心滿御史叩救開心因開心奏時無甚唐突語以故得免漢臣之救鳳覽者亦力因改絞即日攝政王旨除御史趙開心還職罰俸三月錢鳳覽朱六郡貴尼僧真慶着即絞李時印張文魁申良策鄭國勳楊博楊時茂張玄齡常進節楊玉各斬決後錮太子於太醫院中給十八人守之乙酉四月初

八日東阿縣鳳阿營富民祁八忽聚衆騾騎遇之悉劫往救太子香義村生員楊鳳鳴為軍師祁八稱大將軍張三為前鋒立義旗二竿地近上林上林尉請兵部發騎兵擊之初七日大兵下東阿張三至軍門詈曰若速還我太子不然爾等無遺類矣騎兵奮刀趨之急呼放砲砲未及發而張三已被斫矣遂屠鳳阿擒祁八楊鳳鳴入京斬決後上林生員孫大壯以聚保米育城壯丁千百人復餉初八日獲之繫之兵部訊之曰我非祁黨不必辯然太子固真可速還我遂腰斬之初十日榜示太子稱其僞焉

留都之妖

吳應箕留都見聞錄云乙亥正月十五夜兵部職方錢郎中以微服行燈市中錢翩然年少也有惡少姚某等以其美少年接之至市樓狎褻無所不至後得數弁識其為官也得脫去

又云部郎某短衣刺船夜泊河房之下窺人婦為着糞澆不敢一問

又云甲戌年閶賣糖金道人之女與僧有姦其夫執而送之御史張壽祺張以杵搥擂僧頭至於破腦流血而拘審其婦雖淫褻之詞必探得之通京傳笑遂有張風子之號

又云乙亥王承曾為户部主事寵一門子美少年也每日僱一代為梳掠者值工銀三分望之即如妓裝也一日隨至大衙門人見其内服皆紅紫而梳飾特異忽傳衙門有婦人於是堂官駭異索之則王之門子也

明季兩異人

黃宗羲南雷餘集云丙戌聞有徐姓者莫詳其名不肯剃髮約其宗族數十人携牛羊雞犬菜穀之種耕織之具凡人世資生之所需者畢備攀援而上雁宕峰剪茅架屋數十間隨塞來路去之三十年其親串曾莫得其音塵不知生死如何也

又云諸士奇字平人姚之諸生也崇禎間與里人為昌古社效雲間幾社之文兩京既覆遂棄諸生載十三經二十一史入海為賈其時日本承平以金購中國之書士奇至日本試之以文善之曰自大唐之來吾土者莫不自言為相公此乃真相公也三十年不返族人皆疑其已死余近遇補陀僧道弘言日本有國師諸梵字餘姚人也教其國中之弟子稱諸夫子而不敢字嘗一至補陀年可六十矣余因詳訊其狀貌則梵字為士奇之別號也

鄭貴妃售履

查慎行人海記云鄭貴妃父承憲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為妾臨別悲慟孝廉憫之遺還不責聘鄭感其意脫隻履與孝廉矢報已而入宮大得幸念前事而忘孝廉名命小璫售履于市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於上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歷官鹽運使

客氏

秋鐙錄云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宮女籍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心喜魏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啗小兒腦陽道復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客氏熹宗於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為妻二人在帝前後左右播弄中天啟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筯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褻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一印矣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皇后寶璽焚於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一乳媪特鑄金印賜之過於皇后遠矣

崇禎宮中瑣事

秋鐙錄云禾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因闖賊犯闕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崇禎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為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

餘宮中皆豐美其食惟心所欲頃刻即至日費三千金為例至于宴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宮女次諸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用斤許副之以匜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數十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餘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椿椿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宮中成羣嬉戲竊墜十餘盞頃即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於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卧然後辭去赦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必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踘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食不隔宿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元祐黨人姓氏

元祐黨人碑文云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

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神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光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袞公適

洪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鮮于綽　張夙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正大　呂彥祖　梁寶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伋　許光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君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　濳　陳　㢖　劉經國　湯　𧟊　司馬康　宋保國　黃　隱
畢作游　常安民　汪　衍　余　爽　鄭　俠　常　立　程　頤
唐義問　余　卞　李格非　陳　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　涓
孫　諤　陳　郛　朱光裔　蘇　嘉　龔　夬　王　回　吕希績
吳　儔　歐陽中立　尹　材　葉　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　倚　陳　祐　虞　防　李　祉　李　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　蓋　楊　琳　蘇　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　衮　洪　羽
趙天佐　李　新　扈　充　張　恕　陳　并　洪　芻　周　鍔
蕭　刓　趙　越　滕　友　江　洵　方　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　紃　陳　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章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龍

武臣

張　巽　李　備　王獻可　胡　田　馬　諗　王　履　趙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錢　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　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　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　琓　劉延肇　姚　雄　李　基

内臣

梁惟簡　陳　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　倬　譚　扆　竇　鉞

趙　約　黄卿從　馮　説　曾　燾　蘇舜民　楊　偁　梁　弼

陳　恂　張茂則　張　琳　裴彦臣　李　偁　閻守懃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祜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　珪　章　惇

東林黨人榜

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東林黨人榜於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黄尊素　丁學乾　吳裕中　萬　燝　吳懷賢

劉　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繼善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　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　瑏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楙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子廷
朱國楨　孫鏻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季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憲寵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鄤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姜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翼 楊棟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衆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鄧渼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鍈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紳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　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芝　朱　灝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錦祺　賀王醇　趙德麟　孟稱光　劉斯陛
戴　埴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　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世經　徐遵陽　侯　恂
徐縉芳　蕭　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復社緣起

明楊彝復社事錄云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栴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襄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有會聲氣之孚自應社始也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寀吳江進諸生而講藝于是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僉會于吳統合于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

毋讀匪聖書毋遠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進于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啟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鑣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萬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者又有八人為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熙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為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尚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樸呂雲孚石香吳翻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為復社頗見嫉於維斗孟樸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間兩社始合為一

眉史氏復社紀畧云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學于是為尹山大會苕霅之間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

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條定課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盟詞見前）布告天下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于是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為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

復社聲氣之廣

朱彝尊明詩綜云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有之迨明萬曆間白門再會稱極盛矣至于文社始于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姓氏見前）是曰應社（中略）崇禎之初孟樸結吳翻吳允夏沈應瑞等肇舉復社于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於復社（中略）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士子之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璐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讓

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雲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録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掣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如奏旨朝廷不以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準註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鋮怨戊寅秋南國諸公顧杲吳應箕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歛一疏大鋮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以為防禦心知無其事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俱亡命得脫

按復社聲氣之廣阮大鋮謂聚徒至萬而復社姓氏補録敘畧謂取吳扶九所録本參勘中間相同者千六百餘人吳門之會到者七百餘人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可謂盛已

崇禎殉國實録

顧炎武明季實録云三月初三日先帝驚聞李賊圍城勢甚緊始將誤國樞臣張縉彥召對斥棄十八日賊破彰儀門十九日賊破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執賊傳入琴絃白綾進于先帝時先帝勁旅千餘騎出平子門中官以炮擊回入殿上將宫主劈面一刀隨看聖母自縊即走入煤山長壽宫身著小白棉綢衫披髮跣足咬指血題襟曰百姓不可殺百

官不可留朕實不德以致失國無面目著衣冠見祖宗於地下任賊車裂我尸即自經後襟上血痕亦如生也用白楊木棺殮置東華門之茶蓭蘆棚下安葬無期有一賣菜傭見帝后柩慟哭觸階而死

桂藩之荒淫

酉陽雜筆云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舉有別院十二區每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步兵先於衡城外叔典鋪桂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共二千餘人聚而燔之號呼震天并宮殿俱付一炬按桂藩當卧薪嘗膽之時而有女樂宮女二千餘人其平日荒淫可知

南渡三疑案

錢秉鐙藏山閣文存云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為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府部科道同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癲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鋮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孫振審詞有云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癲主使實繁有徒陰提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諸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兹疏言大悲狀類瘋癲語同囈夢先帝絶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

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理（中畧）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謙益紹芳各具疏辨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于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偽莫辨而又有偽妃童氏之事命內臣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自河南至云爲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令妻子迎候詢其始末言之鑿鑿有據良佐奏之如后以儀衛送之都下上不內下鎮撫考問據報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爲帝故謬認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與王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愠既至下諸獄馮可宗奏其病上命善視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日月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上頭踰墻而逃求可宗爲之轉達上棄去弗視命屈尚忠加酷刑氏號呼詛詈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都陷不知所終）初福王世子歿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貧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世子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邀爰立之功（中畧）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上之業已爲德昌也童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北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馬士英亦未取決以爲偽而首斥其偽

者王鐸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圖于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有應天推官與訊出語人曰即非真亦深諳宮內大事者鞫問計窮楊維垣乃颺言于朝云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馬士英遂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為王之明

弘光非福王世子

劉鑾五石瓠云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王世子名由松今弘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于淮上自稱福藩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任河南知府亦不能辨其真偽徒以藩府內臣舊日知交衆可為與援富貴計遂決志定策耳按弘光旣非由松宜乎不肯認童氏參觀田間先生所記則福世子之偽較然易明而馬士英之肉不足食矣

馬士英之被戮由其夫人所導

五石瓠又云馬士英以魯藩失守削髮而逋令趙體乾築室四明山中自坐一樓促其夫人高氏死高於樓上掩門抱幼子泣士英命婢僕促之再三高竟無一言士英怒拂袖入山高踣踉自追之號於路為大兵所執使導之入山士英乃被擒受戮

福藩之妹

五石瓠又云流賊破洛時有女自稱福藩妹流離中隨太平府優人逃至半途因乏資棄之復隨涇縣客抵南乙酉初留南城坊署而太平優人忽至與涇縣客爭持於外未幾亦指為姦流詐冒而爭者始奔竄馬國亡後仍歸涇縣客

陸周明之收少司馬王公頭

黃宗羲南雷文約云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傳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

顧敬承殉節逸事

徐枋居易堂集云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一日大會于虎邱諸賢畢集言論丰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觶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爲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公蓋自謂衆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爲引爵一飲而盡一坐大驚衆皆疑之未有心許者及崇禎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慷慨指天誓不辱賊即馳馬入學宮長縊而死此甲申七月事也

潘力田之修明史

戴笠潘力田傳云潘檉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專精史事謂諸史惟馬遷書最有條例欲仿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畧同遂與同事檉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曆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實錄檉章鬻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檉章長於考核炎長於敘事互相討論閱出其稿質之錢宗伯謙益謙益大善之歎曰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絳雲樓餘燼尚在當悉以相付連舟載其書歸謙益有實錄辨證檉章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數貽書往復謙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南潯莊氏史獄起參閱有檉章及炎名俱及於難莊氏書以故閣臣朱國楨概為粉本自與苕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為所摭引遂罹慘酷

黃石齋先生逸事

談孺木文集云秋日過吳駿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及漳浦歎曰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牧齋陳卧子夏彝仲才甚可窺其跡惟漳浦吾不能測時在京邸嘗攜榼四器造飲先生僅一童常不襦劇論深夕或出白麪一甌不加籩也室無長物書纔數帙選宮僚楊伯祥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任所注洪範四函函各二帙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楮博八寸修尺有二寸並手書雜引經史百家之言條源析委從空几上三月辦此稿本亦雅

潔稍塗乙字句耳既廷忤脫獄謫江右幕而南吾適游西湖返棹馮元飈赴少司馬之命同泊塘棲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為先生也同舟道覓果見小舠幕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外蓋舟輕不可跨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延謝橐饘四拜訖前被杖雙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述近況四五語即極言時事幹濟憂危救傾娓娓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謝無可著語注易二帙云得之羑里逢櫳踊踏見襆被外硯一筆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浥河水瀹茗坐久之紹興司理陳卧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獨身入舟語中夜而别明日先生遺書相勗今思之廉直學行著人耳目元輔所不專望者而先生自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奕吾不善奕先生強之曰第隨吾下子又能繪人物善分書遇山水策杖日數十里不告勌實未見其挾册洛誦也聞徵時緣樹啖松實累日父覓以歸編蓬為室寘天下書穴通飲食三年出應試戊午乙榜天啟辛酉聯雋殆神人也

方望溪雜著云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于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户諸公伺馬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

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縶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馬士英亦稱蟋蟀相公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

林興珠攜婦人從軍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師行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作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

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查如龍脅平西反正

廣陽雜記云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王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柄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王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淩遲處死

滿人亦有奉永歷圖中興者

廣陽雜記云吉坦然江甯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歷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知滇事最詳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歷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歷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

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馬子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於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絶人騎射為滿洲之冠

明珠家累世富厚

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貴至咸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攖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又云癸酉之變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

又云納蘭侍衛寧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

丐夫陸晉

清汪曰楨南潯鎮志按語云香祖筆記觚賸聊齋志異等書吳六奇事大同小異惟吳騫拜經樓詩話據查繼佐所作敬修堂同學錄出處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

無是事也因謂出於傳聞之誤或以其既貴而爲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丐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嘗爲丐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敘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丐異之急前揖丐丐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偕吾遊爲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丐者得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貲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强之就童子試得高擬及再試僞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乃謀於余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爲塾師出入民間可使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修脯棄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爲瀋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罣于濤事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白先生冤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陛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何意及留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尚存也按吳六奇之事今人豔稱陸晉之事人所不知豈傳聞有誤歟抑爲六奇諱歟

清康熙己卯順天鄉試之獄

永憲錄云康熙己卯順天鄉試主考李蟠姜宸英賄囑公行士子揭其實于市聖祖震怒

宸英以老斃於獄蟠戍邊覆試徐用錫名列第一餘亦寬宥壬午設官字號十名中分中一人以為限制其揭曰朝廷科目原以網羅實學振拔真才非為主考納賄營私逢迎權要之具況聖天子加意文教嚴飭吏治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明詔不意順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絕滅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簡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鏹薰心炎威眩目中堂四五家盡列前茅部院數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勢猶供現物三千(王熙孫景曾李天馥子某)熊蔣以致仕之兒直獻囊金滿萬(工部尚書熊一瀟子本都御史蔣宏道子仁錫)左史貽直潘維震因乃父皆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雲鵬子)韓孝基張三弟以若翁現居禮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堯擕湖撫資囊潛通一萬(年遐齡子餽一萬)朱世衍昇督學織蓄直達寢門(北直學院朱阜之姪)勵廷儀則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訥子)收嚴密乃脩同譜私情不嫌乳臭(榜眼嚴虞惇子)總是老師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姪而獨取其婿(秋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師之婿)更恐言路關頭必欲逢迎之盡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憲劉謙子姪皆中)尤可醜者宛平之門館私人亦不敢違其囑託(王熙西席二人管當子二人一齊中式)所可奇者總督之長班賤役致無弗盡其收羅(王朝範父總名長班)費士龍以居停關說半現半賒(費為黃編修之舅)蔣廷錫餽學道遺貲如擕如取(河南學道伊子託嚴虞惇餽三千)王守烈憑虞山一錢數月前先結狐羣(王因嚴虞惇獻三千)廖賡螢恃相國專房百名外續居狗尾(賡螭父鳳徵為北門館客時出入其家)張融許魁選而得羲經之殿嫌其少也(預報元魁云定張融以所鑽少名次畧後)姚觀以同鄉而兼姻婭之親豈為文乎(姚乃宸英妻親)三場代筆魏嘉謨遂占高魁(魏代熊本)

終場本方十四歲午夜賫緣劉師恕儼居首選督捕右憲劉國黻數日前夜至李姜寓囑託其子遂中式胡承謨之半萬均係
徽商李景年之八千專為廢籍山東革職同學李膺薦之子編修豈能蔭姪知借力於家兄陳恂弟澍餽銀三千
遂中北籍僉事誠為有兒亦貽謀於乃祖趙繼忭濟甯道景從子皆其祖吉士所通超熊詔因王以通李數倍於王
通熊詔託王守烈獻李銀三千徐陳基獻靳以媚姜名先于靳周顒杭州人挾貲五千託徐轉交姜二人皆中北籍二賀父子異籍
且大神通壬辰進士賀寬子宏通中南籍孫秉鉍中北籍兩黃兄弟連名若合左券黃宏深宏湛兄弟各五千魏龍巨萬洵是
魁才魏壽謨係乙丑進士專期子龍河家有巨萬吳李多貲果為首選吳璉徽商係陳恂說合李治亦鹽商借藏身為活計徐用
錫之陰謀徐藏身直撫李光地幕中知縣獻以關節託假館以賫緣謝緒宏之狡術謝乃洮岷道緒光之弟假館于姜而納賄胡天
不弔任與獨少佳兒為主考通線索者張豫章陳恂嚴虞惇子姪皆中胡任與無子但得居間錢耳黃物有靈叔璥豈真難弟黃叔
琳居間中其弟不閱文而專閱價滿漢之巨室歡騰變多讀而務多藏南北之孤寒氣盡取人如
此公論謂何況夫數世長隨擢居鼎貴李蟠祖父皆作長隨八旬老子拔置清班姜宸英年老朝廷待彼
不為薄矣二君設心何其謬哉獨不念天聽若雷神目如電嚴虞惇撫床而囑何偏直受
命之辰嚴初六日至李寓囑託子姪皆中黃夢齡餽參為名何必在赴宴之後姜宸英赴宴後差人至黃處取參半觔中其甥貴士
龍
龍門未啟題目何以喧傳蕊榜未懸元魁何由預報預報諸名分毫不爽售關節於殺妻之兇犯
豈謂知人王兆鳳本姓賈高郵人殺妻問罪逃至京師匿良鄉傅署中李姜屬意中解元冒北籍寄耳目於舐痔之懷來寧云擇侶
此番皆懷來縣錢世安把持嗚呼噫嘻投身鮑氏固已薄其為人李蟠中狀元後投拜內監鮑三老門下不赴親喪早已
窺其短行姜宸英親死不奔喪身辱者心必喪李孝虧者忠必衰姜似此敗檢貽玷清流以禦魑魅

未足蔽其厥辜肆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輩進退不苟死生惟命務請尚方之劍斬彼元兇當路風聞既確目擊又真何惜彈劾之章達諸天聽不然苟白簡之遲遲致羣情之洶洶一旦有義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於國門或殺之於車下四方聞之恐笑士大夫之無人也

清雍正時禁民間用銅器

永憲錄云上諭錢文日增而錢不見多價復不減必奸民圖利銷燬打造器皿嗣後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黃銅器皿其餘限三年之內將所有黃銅器皿出買給以應得之價違者治罪尋議除一品外悉不准用奉行不善至沿門搜索賤價勒買十三年又查買一次乾隆元年戶部尚書海望奏停止收買禁用黃銅悉從民便

野虎入年羹堯家

永憲錄云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年羹堯家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鎗斃之上降旨朕將年羹堯解京本欲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相傳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今野虎由郊外入其家而無一人見之亦非偶然矣

乾隆時偽皇孫

嘯亭雜錄云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初履端親王諱永城純皇第四子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以痘殤其

郎人皆言為王氏所害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鞫保勵堂侍郎時為軍機司員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為人所紿乃敢為滅門事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戍童子於伊犁

闕不全

清龔煒巢林筆談云漕憲施公貌奇醜人號為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耶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按小說家有施不全之說不謂真有此也

萬季野錢亮工修明史

阮葵生茶餘客談云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瞽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授而籍之錢晝則徵逐朋酒夜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室中季野據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而其間受託請移夜錢者乘機損益點竄諸史官之傳紀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史官數十人之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夫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雖宵人而其才亦不可及矣

戴名世之獄

桐城方戴書案記云方孝標記在滇黔時所聞所見明季國初以來彼邦時事刊入生平

所撰鈍齋文集中時邑人戴名世亦與孝標晚年相接早年聰穎才思豔發好讀左氏太史公書尤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網羅放失時訪明季遺老考求故事兼訪求明季野史參互考訂以冀後來成書倣太史公之意藏之名山嘗見方氏所撰滇黔紀聞之書未及深考康熙某年其門人有舒城余湛字石民者偶與釋氏犁支相晤談桂王時事蓋犁支本為宦者後因桂王為吳三桂所害此宦者乃皈依釋氏改名犁支時名世聞之乃往余生處訪問而犁支已去不及相見名世歸乃屬余生將所聞於犁支者一一書示逾年名世得余生所記後得方氏滇黔紀聞考其同異并以所疑致書於余生書曰前者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為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為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為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撰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没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廑廑識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當世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况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志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者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

此為念者又足迹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乃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時事也至三十九年庚辰至四十年辛巳戴氏均膺浙江學使保德姜侍郎棣之聘姜公稍助買山之資又以前次十五六年幕囊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趙為買田五十畝屋一區於故里南山岡以四十一年壬午冬由江寧卜居於此時其門人尤雲鄂生平所鈔戴氏文百餘首為之付梓因卜居南山岡即以南山集命名此與余生書即刋入集中自云此集僅得全集五股之一其集頗流行外省至四十四年乙酉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五十九名年已五十有三至四十八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年已五十有七在京供職至五十年辛卯冬十月丁卯左都御史武進趙申喬據南山集奏參原奏云題為特參狂妄不謹之詞臣以肅官方以昭法紀事欽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敦尚正學訓飭士子天語周詳培養人材隆恩曲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無不恪循坊檢懍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徒使市井書坊翻刻貿鬻射利營生識者嗤為妄人士林責其乖謬聖明無微不察諒俱在洞鑒之中今名世身膺異數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厠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為此特疏糾參仰祈勅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鑒施行得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旋據九卿議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載萬國朝宗車書一統薄海內外咸奉正朔皇上御極以來隆禮前朝軼古超今天下人民咸戴生全義育之恩淪肌浹髓方孝標喪心狂逆倡作滇黔紀聞以致戴名世摭飾其間送書流布多屬悖亂之語罔識君親之大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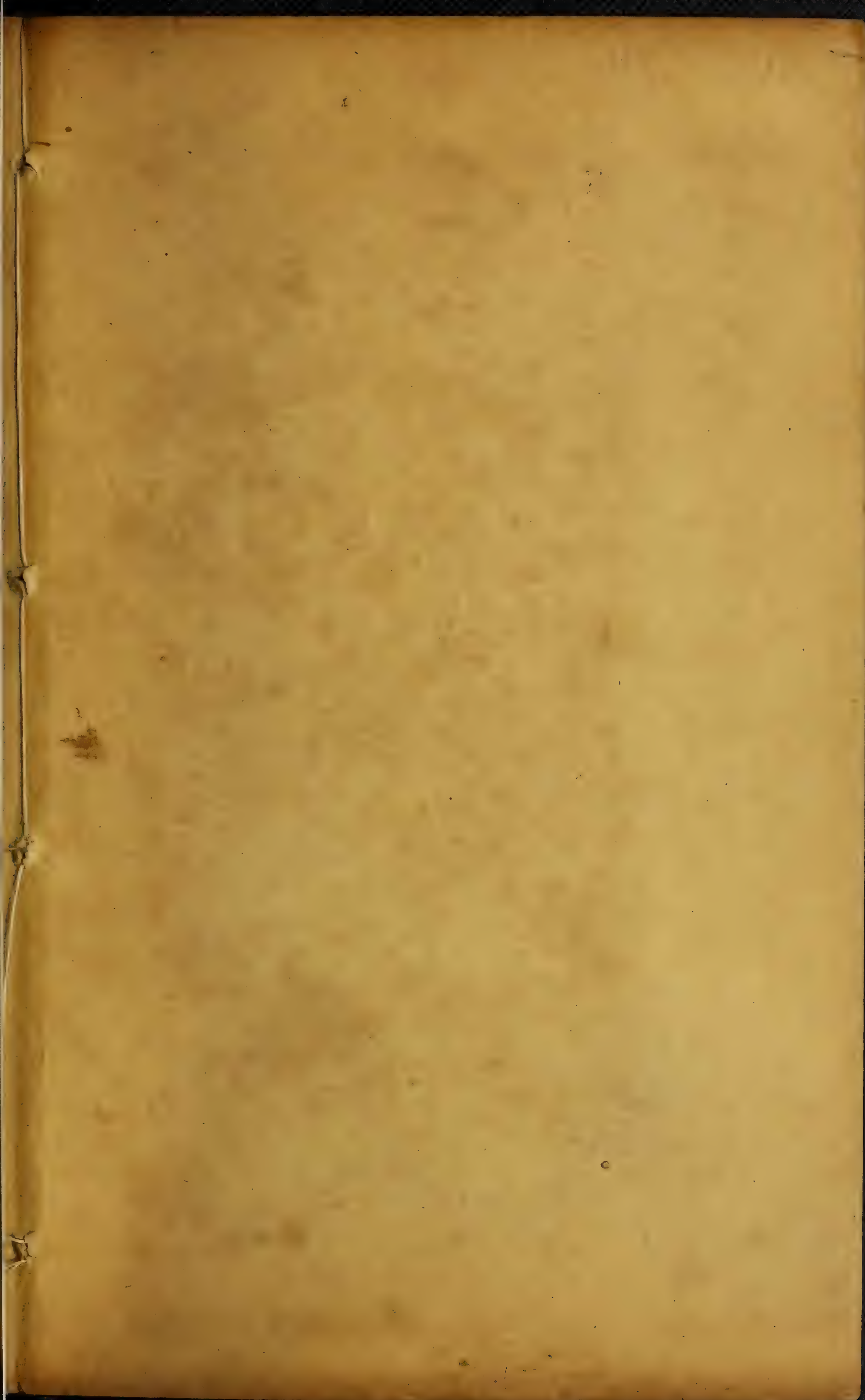
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又刑部為題參事今看得左部趙參戴名世一案夾訊戴名世供南山集孑遺錄方正玉刻的南山集係尤雲鄂刻的雲鄂是我門生我作了序放他名字汪灝方苞方正玉朱書王源序是他們自己作的劉巖未有作序我與余生書內有方學士名即方孝標他作的滇黔紀聞內載永歷年號我見此書即混寫悖亂之語罪該萬死等語訊問方登嶧供我自幼繼與方兆及為子我生父方孝標的滇黔紀聞我聽見戴名世被參之說書內有方學士書我問我姪方世樵說家中有鈍齋文選板我叫世樵寄信燒燬等語據方世樵供我寄信燒燬板是實那滇黔紀聞即鈍齋文選內二篇書等語據方苞供我不合與戴名世作序收板罪該萬死等語據方正玉供孑遺錄是我銀子刻的序文是我的名字有何辨處等語奈訊尤雲鄂供我先生戴名世書是我銀子刻的序文是我先生作的放我名字等語查戴名世書內欲將本朝年號削除寫入永歷大逆等語據此戴名世照律凌遲處死伊弟戴平世斬決其祖父父子兄弟異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弟之子給功臣為奴方孝標身受國恩尊崇弘光隆武永歷年號大逆已極依律凌遲今已身故應剉骨財產入官伊子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照律斬決孝標族人不論已否孝服盡除已嫁之女外一應放黑龍江汪灝方苞應絞立決方正玉尤雲鄂妻子放寧古塔劉巖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責四十原任尚書韓菼三十七人俱係時文毋庸議余生等六人至拿到日再結王源朱書

已經病故毋庸議南山集板燒燬行文各省將方孝標戴名世所造之書查出燒燬五十一年壬辰春正月丙午刑部等衙門奏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即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內亦有大逆等語應剉其屍骸戴名世方孝標之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給功臣家為奴方孝標歸順吳逆身受偽官迨其投誠又蒙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書大逆之言令該撫將方孝標同族人不論服之已盡未盡逐一嚴查有職銜者盡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到部發與烏喇寧古塔伯都納等處安插汪灝方苞為戴名世悖逆書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鄂聞拏自首應將伊等妻子一并發甯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僉妻流三千里上曰此事著問九卿具奏案內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為偽相方孝標亦曾為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也夏四月壬戌刑部等衙門議覆戴名世等一案上諭大學士等案內擬絞之汪灝在內廷纂修已久已經革職著從寬免死但令家口入旗方登嶧之父曾為吳逆偽學士吳三桂之叛係伊從中慫慂偽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留在本處則為亂階矣將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為允當此事所關甚大本交內閣收貯另行啟奏五十二年癸巳春二月乙卯大學士等以刑部等衙門審擬戴名世私造南

山集照大逆例凌遲一案請旨上諭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充發黑龍江此案內干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按清初文字之獄使聞者髮指方戴之獄此篇記之獨詳故全錄之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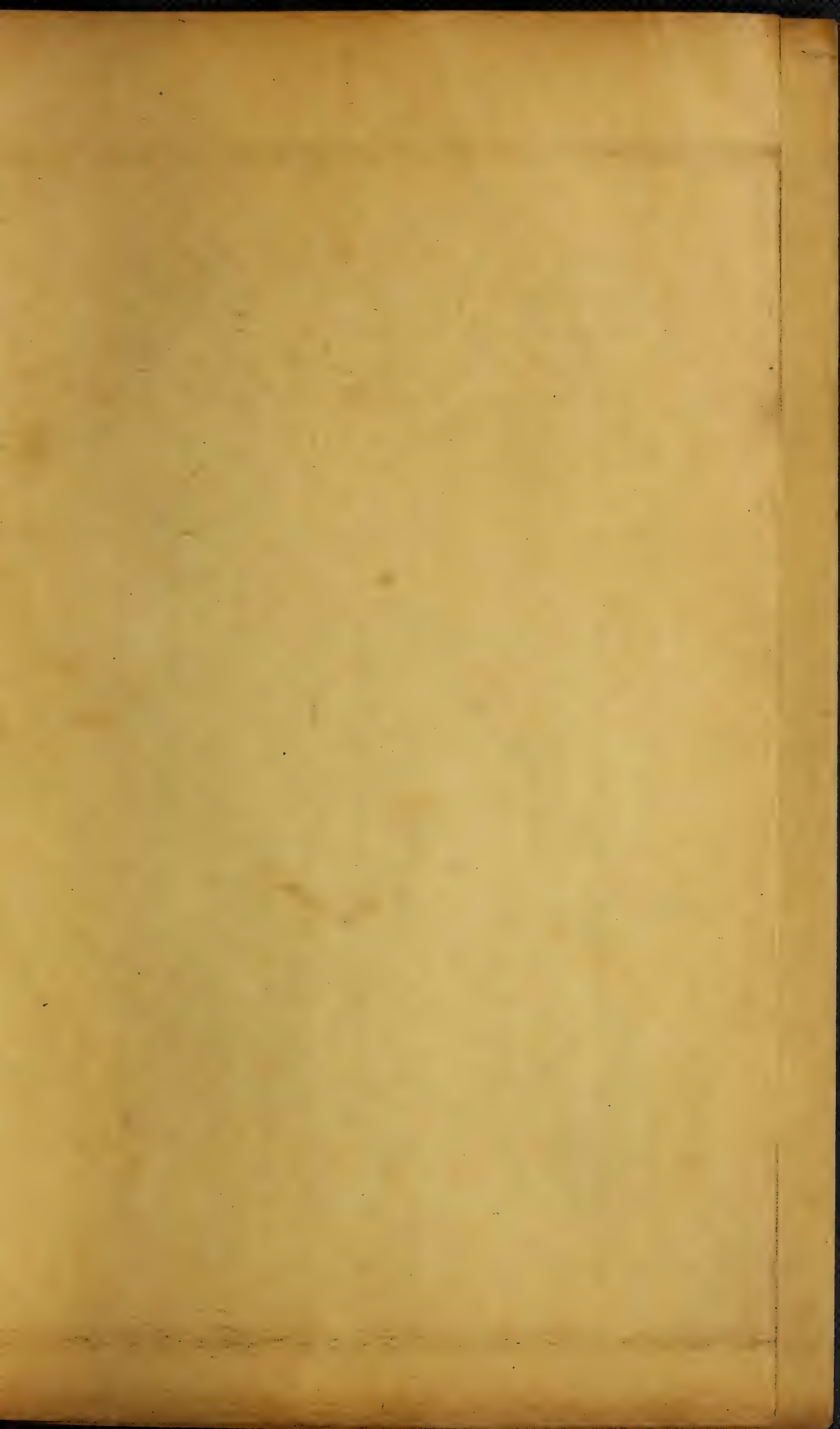
二事原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事原

一、二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目錄

事原

元旦朝賀之始

上元張燈緣起

婦女社日停針線始於唐

清明戴柳圈始於唐

四月八日食烏飯

龍舟競渡非始於弔屈原

紗囊盛食非始於弔屈原

中秋賞月之始

春聯之始

撤帳始於漢武帝

暖房始於唐

人死以紙覆面始於吳王夫差

印板之始

活字板之始

活字排印邸報始於明

朝報號新聞始於宋

庶人稱白屋

假山之始

忌辰禁嫁娶始於清雍正

浴堂之始

井欄始於夏禹

陽溝古名楊溝

袜肚始於文王

袴有襠始於漢昭帝

釘鞋始於禹

雨傘係魯班妻所造

燕脂始于紂

帳竿二字始見于南史

籌馬法馬之始

以油燃火夜讀始于黃帝

磁器之始
騎馬之始
配置偽睛明時已有
手爐始于明嘉靖
比鉀雲肩繡花之始
陞官圖之始
紙牌之始
骨牌之始
宦官始于黃帝
闞夫子之稱起于明季
北京各省會館始于明嘉隆間
碧蘿春茶名始于清康熙
茶食之始
點心之始
麪始于王莽
饅頭諸葛武侯始製

老爹之稱明人甚重

老兄之稱始于唐

仁弟之稱始于宋

年兄之稱亦始于宋

自稱小生之始

自稱晚生之始

以哥稱兄之始

晉人亦稱妻為姊

稱岳丈之始

壻稱半子之始

內兄弟之稱

宋人呼婢為鵶鬟

稱奴產子為家生子始于唐

姑姑之稱

禁服黃始自唐

忌白之俗始于宋

茶鋪始于唐

琉璃書肆始于明

長壽麪之名始于宋

唐時房屋已有看街樓

氣樓始于南唐

指北針宋時已有

拜匣之名見于梨洲之記載

鏹水中國已有

香珠之始

水車之始

紙鳶之始

爆竹之始

以水佇石為玩具始于東坡

呼鸜鵒為八哥始于李後主

金魚之蓄始于宋

洗三之俗甚古

燈籠始于夏時

稍箕始于秦漢

八仙桌之名北宋已有

剪刀黃帝所製

溺器軒轅所作

餛飩之始

諸餅之名原始

磨磨古名䃺䃥

吸菸始于明

大蒜張騫使西域始得其種

開市

放債起息始于周

利不得過三分始于宋

稱先輩之始

居停主人之稱始于宋

侍生晚生之稱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

事原

元旦朝賀之始

通典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後世元旦會百官朝賀遂援以為例是元日慶賀始于漢高帝也

上元張燈緣起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襍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洪邁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提要錄云梁簡文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三宮是則唐以明前不常設燒燈故事多出佛書

廣記又云歲時襍記上元宸毬燈設機關于燈毬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宸香毬制度外郷多為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幹旋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動其膏油不灑其烽焰不閡云

明郎瑛七修類藳云元宵前後三夜放燈起自唐明皇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十五十六三夜放燈

張鷟朝野僉載云先天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二十丈燃五萬盞燈

按上元張燈之緣起一說始於周顯王正月望日謂之大神變化周顯王令燒燈燭表佛法大明一說始於漢武帝武帝以正月望日祀太乙從昏達旦大概至唐明皇始盛耳

婦女社日停針線始於唐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鳴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婦女社日停針線自唐已然

清明戴柳圈始於唐

唐景龍記云高宗三月三日祓禊於渭陽賜羣臣細柳圈各一云帶之可免蠆毒也今俗清明小兒戴柳圈蓋其遺意

四月八日食烏飯

釋經云四月八日目蓮賫食往地獄中救母恐衆鬼攘奪乃採楊桐造為烏飯鬼以為不潔之物而莫之奪四月八日食烏飯本此

龍舟競渡非始於弔屈原

梁任昉述異記云吳王夫差作天池造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按此事在屈原之前紗囊盛食非始於弔屈原

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飢故設此囊

晉王嘉拾遺記云周昭王時東甌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同溺江漢之人到今思之至暮春上巳之日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結五綵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沈水中以驚蛟龍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

按梁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常年為蛟龍所竊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然據王肅喪服要記王嘉拾遺記紗囊盛食並非始於弔屈原而太平御覽飲食部引異苑云屈原婦作粽則粽又屈原婦所作亦非始於漢區曲也

中秋賞月之始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賞月不知始於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前乎杜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

按藝文類聚歲時部無中秋而中秋賞月之見於記載者唐逸史載羅公遠開元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天寶遺事載蘇頲與李乂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玩月然則中秋

玩月盛於開元以後乎

春聯之始

陳雲瞻簪雲樓雜記云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之家必須加春聯一副帝微行出觀以爲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爲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爲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挂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香祝聖爲獻歲之瑞帝大喜賚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撒帳始於漢武帝

事物原始云撒帳始於漢武帝非始於翼奉也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

暖房始于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甲申張全義鎮進暖房物或設此暖房之始然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是暖房之名起於唐

人死以紙覆面始於吳王夫差

郎英七修類稿云人死以紙覆面小説以爲起於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爲我以帛冒之

印板之始

綱目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壬辰二月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

陸深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印刷

雲溪友議云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按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于五代精于宋人

活字板之始

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鉛為活字視印板尤巧

沈括夢溪筆談云慶歷中有布衣畢昇者為活字板則是活字板非始于明實始于宋也

活字排印邸報始于明

清張穆亭林先生年譜云先生與公肅甥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朝報號新聞始于宋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庶人稱白屋

顏師古云庶人以白茅覆屋白屋之稱本此

假山之始

三輔黃圖云梁孝王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栖龍岫此假山之始

三輔黃圖又引漢伯儀云茂陵富民袁廣漢于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于中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未知與孝王事孰先孰後也

後漢書梁冀傳云采土為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按此亦假山但土非石耳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司農張倫最為豪侈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始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烟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間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唐以前假山之見于紀載無有更詳於此者

忌辰禁嫁娶始于清雍正

清葉名澧橋西襍記云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繼鼎于忌辰昏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時憲書于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永為定式

浴堂之始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浴池之風開于邵伯鎮之郭堂後徐甯門外之張堂效之城內之

張氏復于興教寺效其製由是四城内外皆然並以白石為池方丈餘間為大小數格其大者近鑊水熱為大池次者為中池小而水不甚熱為娃娃池

按物原云高辛氏始造為湢此沐浴之始禮内則外内不共湢浴注浴室設之湢七修類藁吳俗甃大石為池穹幕以甎後為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據此浴堂始于吳非始于邵伯鎮但不知孰先後耳而畫舫錄所載浴堂之名有小蓬萊廣陵濤白玉池清纓泉之名亦極文雅

井欄始于夏禹

物原云夏禹作石甃按石甃即井欄也

陽溝古名楊溝

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今俗設明溝為陽溝暗溝為陰溝矣

袜肚始于文王

古今注云袜肚文王所製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為之宮女以綵為之名曰腰綵即女人脇衣也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按宋遺史唐楊貴妃私安祿山指爪傷妃胸乳始作袜胸蔽之一名訶子又名包肚留青日札今之袜胸一名襴裙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襴袜肚與袜胸不知一物二物據留青日札

袜胸自後而圍向前與今日包肚異

袴有襠始於漢昭帝

明張萱疑耀云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按物原云夏禹作袴古今注云袴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為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為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據此則古人袴無襠也今日本人所服之衣而無袴以下裳圍之意者其古制歟

釘鞋始于禹

前漢書溝洫志禹治水山行則梮如淳曰梮謂以鐵為椎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按此當是釘鞋之權輿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惟李叔明之子昇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嚙臂為盟著釘鞵行滕更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鞵之制雖始于禹而其名則始見于唐書

雨傘係魯班妻所造

家語致思篇云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或謂雨蓋即雨傘然不明為何人所造宋魏慶之玉屑云魯班妻所造謂其夫曰君為人造居室不能移妾所造傘能移千里之外玉屑又云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時以竹碎分並油紙造成傘便於步行騎步據此魯班妻所造之雨傘或與今異今時竹骨紙衣之雨傘則始於元魏云

燕脂始於紂

古今注云燕脂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按演繁露燕烟

帳竿二字始見於南史

南史宋蒼梧王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按二儀實錄云帝嚳始制帳物原云軒轅作幃帳有帳當即有帳竿特不見於紀載耳

籌馬法馬之始

儀禮鄉射籌八十注籌算也禮記投壺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是籌與馬皆古人所以記數今博戲者以物衡錢謂之籌馬交易者以銅為比謂之法馬均本於此云

以油燃火夜讀始於黃帝

淵鑑類函云黃帝得河圖書晝夜觀之乃令力牧採木實製造為油以緜為心夜則燃之讀書

有嘴壺始於元

格古要論云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壺瓶及有嘴折盂茶鍾臺盤皆塞外人所用者中國人用壺則始於元古定官窯俱無此器按壺之名見於古籍何休公羊傳注腹方口圓曰壺是用非始於元或有嘴之壺始於元耳古人投壺之壺其式與今之缾無異

賣酒家豎旗始於晉

晉人孫玄隱於村中賣酒立旗懸之樹杪以為望子後之賣酒家豎旗當本於此

酒之始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原酒之始實本於桑晉江統作酒誥曰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生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朱翼中著北山酒經三卷曰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醞以稷黍以成醇醪酒之始也藝文類聚食物部引晉庾闡斷酒戒亦云空桑珍味始於無情灵和陶醞奇液特生按此則造酒始於空桑

沙糖始於唐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糖者皆糟耳

唐書西域摩揭陀傳云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設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

按三國吳志孫亮傳注引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或謂三國時已有糖不知甘蔗餳者甘蔗汁也老學庵筆記所談糟非糖霜也糖霜則始於唐

白糖始於明嘉靖

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

椅子交椅繩床杌子墩子之始

物原云召公作椅漢武帝作交椅風俗通列國趙武靈王作胡床（即交椅）為高坐之始至東漢末始斲木為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然皆盤膝無垂脚者故侯景升殿距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為殊俗駭觀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其椅子之名則自宋初始至於杌子墩子之名亦始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必大玉堂雜記五代史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何焯讀書記設椅子始見於此毛西河經問古人無椅制布席而坐注載宋當南渡後毛晃增韻始有椅牀櫈諸字前此字書與行文俱無有據此則椅牀櫈諸字始見於增韻一書即以為椅牀櫈之始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牀火爐牀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牀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但外間不復用耳據此宋時猶未通行椅子兀子也

扇之始

世本云周武王始作翣（同箑孔鮒小爾雅大扇謂之翣）古今注云舜廣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此

箑之始也按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亦曰便面今人稱扇爲便面本此

羽扇之始

拾遺記云周昭王時塗修國獻丹鵲雌雄各十孟夏毛脫聚鵲翅爲扇一名條融一名灰影此羽扇之始

按扇之由來見於周禮巾車重翟注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崔豹古今注謂殷高宗有雉雊之徵服章多用翟羽扇亦始於殷高宗雖不見於經典然非始於周昭王可知

風扇始於漢

西京雜記云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輪扇連續七輪大皆徑尺夏月使一人運之滿堂皆寒

按此即風扇之始但綴輪爲之與今時以布製異

摺疊扇始於宋

春風堂隨筆云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以爲貢於朝鮮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詩詞詠聚扇者頗多子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面烏竹骨充貢按此則秋園雜佩所記宋朝握團扇其摺疊扇自永樂朝鮮貢始頒其式失考矣

穿衣鏡始於隋

隋煬帝幸江都羣臣獻方物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得遷通守按此即穿衣鏡之始也

眼鏡明時始有

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得見宣廟賜物加於昏目能辨細書近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孫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人其名僾逮一作靉靆今謂之眼鏡是眼鏡一物至明始有且極為貴重

刮舌之製始於佛

法苑珠林云佛法漱口聽嚼楊枝用刮舌不得過三反不得大振手通俗編云刮舌之製佛時已有牙刷則尚未有故以楊枝代也

宋時已有湯婆子

陔餘叢考云今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謂之湯婆子其物見於東坡致楊君素札送煖脚銅缶一枝今通謂之湯壺又范石湖有脚婆詩是宋時並有脚婆之稱也

竹夫人之名亦始於宋

陔餘叢考云陸龜蒙有竹夾膝詩天祿識餘以為即此器也然未有夫人之稱其名蓋起於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又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自注云世以竹几為竹夫人也黃魯直詩序更名青奴按青奴之名為世所不常道

撲滿西漢已有

鄒長倩與公孫宏書云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俗名悶壺盧按此撲滿已見於西漢矣又悶壺盧三字為人所常道不知亦出於漢文也

磁器之始

瓶花譜云古無磁器皆以銅為之至唐始為磁器厥後有柴汝官哥定龍泉泉均州章生烏泥宣成等窰而品類多矣

格古要論云柴窰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

又云汝窰器出汝州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蠏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脉滋潤亦甚難得

又云官窰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脉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窰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窰偽者皆䢒泉所燒者無紋路

春風堂隨筆云哥窰淺白斷紋宋時有章氏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窰稗史類編宋時有章生一生弟兄各主一窰生一所陶者為哥窰以兄故也生二所窰為龍泉以地名也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閒紫足今少見焉

格古要論云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土脉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

又云古饒器出今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按江西大志景德鎮在今浮梁縣西興鄉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鎮因名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總管監陶有命則供否則止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開窰燒造解供用

騎馬之始

犀碎錄云孔頴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曰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正義曰者服牛乘馬馬以駕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朝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日知錄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亦不始於春秋也按毛西河云人多因易書詩無騎字遂謂古人不騎馬騎字是戰國以後之字若然則六經無髭鬚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髭鬚乎今四子書中如滕文公之馳馬孟之反之策其馬子華之乘肥馬子路之願車馬等語歷歷可証古人之騎馬且夫子曰吾猶及有馬者借人乘之是人之騎其來尚矣又況鞍的勒𩋾已造於禹時之奚仲古人若不單騎何需此鞍的勒𩋾為哉據此騎馬並不始於周也

配置偽睛明時已有

張尚瑗石里襍識云杭州張存幼損一目後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不能辨其

僞吾邑吳燕勒先生目偏盲崇禎己卯鄉試有召乩仙決數者問今科何人獲雋乩大書一貴字榜發見吳名乃悟爲中一目人也燕翁當懷杜子夏之恥亦命工以僞睛置眼胞中人視之烱然雙眸但微有動定之别一日晤縣尹茗談僞睛忽墮茶甌中聲鎗然里中傳爲笑談按配置僞睛明時已有精其術者惜其法不傳使西人得以術自鳴耳

手爐始於明嘉靖

楊復吉夢闌瑣筆云古人向火多用火爐若手爐明嘉靖以前尚無之故屠隆考槃餘事曰薰爐書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譚之具如倭所製漏空罩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罩蓋方圓爐亦佳

比甲雲肩繡花之始

汪師韓談書錄云比甲雲肩之製皆始於元元世祖皇后宏吉剌氏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效之又順帝本紀有雲肩合袖天衣輿服志云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緣黄羅五色嵌金爲之襯甲制如雲肩青錦質緣以白錦衷以氊裏以白絹雲肩之名至今無改比甲在明曰褙子今或稱背搭背心明洪武元年定命婦之服俱用翟衣而有等焉繡翟九重一品翟衣八等二品七等三品六等四品五等五品自一品至五品衣色用紫四等六品三等七品凡六七品衣色俱用緋四年以羣臣不敢用冕命亦不當用翟衣改制金繡文一品金繡雲肩大雜花二品金繡大雜花三品繡小雜花四品鎖金大雜花五品鎖金小雜花

六品大紅素羅八品九品至霞帔褙子墜子首飾鐲釧團衫子制各有等差

陞官圖之始

談書錄云陞官圖前人設之選格今設之百官鐸相傳此圖乃倪鴻寶所作其官制皆明之官制也其實官名雖從時而圖戲則自唐已有房千里骰子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震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文獻通考經籍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攽撰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又有進士采選一卷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官制時遷除格例也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於小經記內其見於歌詠者孔平仲毅父有選官圖口號云環合官圖展觀呼象子圖飛騰隨八赤摧折在雙元已貴翻投裔將薨卻上天須臾丈換武儀頃後馳先錯雜賢愚品偏頗造化權望移情欲脫患失膽俱懸慍色觀三已豪心侍九遷甯知即罷局榮辱兩茫然至如遼史言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此則真似骰子選官者矣

紙牌之始

談書錄云紙牌之戲前人以為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鶴格小葉子格然葉格戲似兼用骰子葢與今之馬弔遊湖異矣世人多設馬弔之後變為遊湖亦非也二者一時並有特馬弔先得名耳馬弔本名馬掉脚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為弔（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行明時或訛脚為角）遊湖廣三十葉為六十葉其名自康熙間始有然前人用三十葉其曰看虎一名鬬虎曰扯三章曰扯五章者即遊湖也（杭之西湖蘇之虎邱揚之紅橋其船皆曰湖船客皆曰游湖馬掉取乘馬之義游湖取乘舟之義）其見於書而可摘錄者若唐鶉同昌公主傳宋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四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宋史藝文志遼史穆宗本記明方密之通雅吳梅村綏寇紀畧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周櫟園因樹屋書影王阮亭分甘餘話王敬哉冬夜箋記申凫盟荆園小語鈕玉樹觚賸呂種玉言鯖申之騄二申野錄高江村天祿識餘而如通雅所引之咸定錄惠棟漁洋詩訓纂所引之品外錄此二書猶未之見也其獨成一書者則有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恒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遂球運掌經一卷龍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弔脚例一卷皆明代人也明時紙牌其名有曰空湯瓶曰半鱉（五割切缺齒也又器缺也）亦曰鱉容又曰枝花（謂花未成果其自一至九咸呼為果）曰尊曰極今猶有裝其名者而潘氏所云序為順純為豹順又作猿或作獭（音速）又作𤢵（音嗔）豹則有半豹夭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為截角二為斜眼三為豹牙四為內缺五為雙白六為雙箸七為斜齒八為外缺九為弦月又有曰駁曰虎曰獅（亦作狎又作窮）曰劫又曰穿山

鉀曰駑曰狲音付亦作䄻又作富曰雄三九曰真君三三曰少君與夫馬掉之所設大小公㝉雌今人知其名者鮮矣

骨牌之始

談書録云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牌譜以三牌為率三牌乃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恒續葉之譜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為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㨪湖之濫觴也叢睦乃吾里當時多鉅富者大凡游戲之事必自富貴人倡之

宦官始於黃帝

明張萱疑耀云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

關夫子之稱起於明季

王夫之識小録云湯義仍集于主考但稱舉主某公可見濫稱老師萬曆中年後之末俗也崇禎末年乃有夫子之稱尤可笑者至以關侯與孔子同尊據此則明崇禎以前稱關侯不稱關夫子

北京各省會館始於明嘉隆間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會館之設於都中古無有也始嘉隆間葢都中流寓十土著四方

日至不可以戶編而數之也用建會館士紳是主

碧蘿春茶名始於清康熙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洞庭東山碧蘿峰石壁產野茶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載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自是每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盛以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已卯車駕幸太湖以名不雅題之曰碧蘿春地方大吏必採辦而售者以偽亂真元正歿製法不傳即真者亦不及曩時矣

茶食之始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金國舊俗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男行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蜜餻人一盤曰茶食據此則茶食之名亦古矣

點心之始

野容叢談云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如鄭傪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是也或又謂小食亦罕知其出處昭明太子傳不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乎

麪始於王莽

學齋佔畢云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稱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之文據此則麪

始於王莽時矣

饅頭諸葛武侯始製

事物紀原云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為出兵公不從因雜從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頭以祀後人由此為饅頭

包子之名始於宋

燕翼貽謀錄云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包子即饅頭別名按今人生日食包子其風亦古矣

麻團湯團

事物紺珠云麻團公劉製湯團周公製

麪筋

事物紺珠云麪筋梁武帝作按梁武帝好佛不血食悉以麪代之故有麪筋之作

豆腐

謝綽拾遺云豆腐之術三代前後未聞有此物至漢淮南王安始傳其術於世吳夔門云向見書中載有豆腐名鬼食孔子不食一說以豆出漿其渣滓分量稱之不少累黍腐乃豆之魂魄所成故謂之鬼食按吳所言不知見於何書據此又非始於淮南矣

西瓜五代時始有

天祿識餘云五代郃陽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始得回紇瓜種携歸中國種之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以其來自西域故名曰西瓜

公主之稱

淵鑑類函云周武王之女嫁於陳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昏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

宰相稱相公

日知錄云明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為相公

老先生之稱始於宋

史記賈誼傳每詔令下議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老先生三字初見於此未嘗以相稱也相稱則自宋司馬君實起朱子亦稱劉元城為老先生老先生之稱至宋始盛

稱同學始於黃太沖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自前明崇禎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自黃太沖始也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按清代文網密故太沖不敢稱社盟故改稱同學雖一稱謂亦可以覿世變矣

老爺之稱

柳南隨筆云前明惟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吾邑陳莊靖之子少參抱冲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塵容公終身稱老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九卿外而司道俱稱大老爺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大老爺舉人貢生並稱大爺矣

明代閣臣止稱老爺

明高拱病榻遺言云至真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馳驛矣按張爺者張居正也老爺者稱高拱也高以大學士罷歸其稱若此

稱尊官為大人始於清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謂亦隨時為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為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邦夏玉麟垂髫時呼縣令為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為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為稱按此則稱尊官為大人當始於清矣

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父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先大父隨衆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他語而別據此大人之稱明時已有但不甚尊重亦非達官之通稱也

老師之稱始於分宜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京師尊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亦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

自稱下官始於晉

漢書賈誼傳大臣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下官二字見此然非官員之自稱也晉書成帝時庾亮欲廢王道與郗鑒書云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是自稱下官自晉始通典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宋孝武多積忌始革此制不得稱直云下官而已

按吳江郭頻伽嘗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太史少年甲第頻伽頗輕視之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虐作色言曰頻伽先生有何開罪却句句奚落下官頻伽笑曰公讀中祕書言當雅馴下官二字見之稗史奈何挂諸齒頰太史曰晉書有百官志朝士下

官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聞乎頻伽語塞慚不能對此事頗有趣因附錄之

自稱卑職之始

程榮三柳軒雜識云宋淳熙間高曇進對上稱其不為高談梁相戲云高曇不為高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為卑職謂武臣見知州自稱卑職也則屬吏之卑自稱自宋已然

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思謙以仇士良書求狀元侍郎高鍇欲見之曰卑吏便是則是唐人已有以卑稱者矣

宋袁桷清容集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聞知

貴處貴縣之稱有所本

三國志張裔傳孫權問貴土風俗何以乃爾晉書潘京傳趙偉問貴郡何以名武陵按今人稱貴處貴縣本於此

老爹之稱明人甚重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座右編云江右萬拙庵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世俗子為官稱其父為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庵不敢當老爹故不應觀此則老爹之稱明人視

之甚重也

老兄之稱始於唐

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嗣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老兄之稱唐人已有之唐書改老兄作公或以稱謂不雅故改之耳

仁弟之稱始於宋

宋樓鑰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畫云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按此仁弟之稱自宋已然

年兄之稱亦始於宋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是宋人已有年兄之稱

自稱小生之始

漢書朱雲傳雲罷官過薛宣曰君且留我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耳小生之名始見於此然非自稱作謙辭也唐李陽冰自稱其篆書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自稱小生之始也宜齋野乘云自稱小生始於韓退之其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

自稱晚生之始

晉書戴淵云淵弟邈請立學校疏曰今後進晚生目不覩揖讓之儀晚生二字見於此見聞錄云吳內翰黯狀元及第歸謁范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以晚生自稱始於宋

以哥稱兄之始

以哥稱兄始於唐明皇與寧王憲書今則哥遂為兄之通稱矣按哥之稱甚異彙紀於下以哥稱帝見於西王母稱漢武帝以哥稱父見於唐明皇稱睿宗以哥稱子見於帝姬呼高宗以哥稱弟見於欽宗呼高宗古人又以哥為郎君之稱明泰昌卅遐閣臣等請熹宗既出李選侍猶呼哥兒卻還者三可見宮中呼太子諸王皆曰哥乃親貴之通稱故奴婢稱幼家長亦曰哥

晉人亦稱妻為姊

宋黃伯思法帖刋誤云王大令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按此則帖所稱姊者即謂其妻今小家每稱妻為姊不謂亦有所本

稱岳丈之始

居易錄云今俗謂妻父為岳丈皆云起於張說之子均然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

川有壻山晉裴松之注三國志言獻帝舅董承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岳翁丈人之名自漢晉已然不始於唐野客叢書亦引此以為丈人之據恒言錄則謂王氏誤會裴注不足為據

壻稱半子之始

猗覺寮雜記云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

内兄弟之稱

陔餘叢考云儀禮姑之子稱外兄弟舅之子稱内兄弟閻若璩云今人稱妻弟為内弟非也從史記當稱妻弟從漢書當稱婦弟然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内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於舅仲容家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而曰内弟則妻弟之稱内弟唐俗已然不能改矣

宋人呼婢為鵶鬟

宋人異聞稗錄云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稱為鬼母遣小鵶鬟出探又分付鵶鬟為置一室今人呼婢為鵶鬟亦宋人舊語也

輟耕錄云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了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按吾鄉呼婢亦曰了頭

稱奴産子為家生子始於唐

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産子師古注奴産猶俗云家生子也按唐時即有此語故師古引以註漢書輟耕錄更引以為家生子之據

姑姑之稱

東坡志林云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今姪呼其姑曰姑姑宋人已有此稱

禁服黃自唐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牀褥去紫用黃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

忌白之俗始于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掖庭宮嬙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倖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為紅生絹葢忌其純白故也按此宋人已以白為忌矣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帢通為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皆以進御據此唐人不忌白矣

門神之始

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漢書廣川王去疾傳殿門書成慶短衣大袴長劍此門神之始

按世以門神為神荼鬱壘之遺像本於風俗通風俗通云黃帝時有神荼鬱櫑兄弟二人山海經曰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櫑然不言為門神風俗通義又云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則所畫者虎也非人也今世畫勇士於門手斧腰劍恐非神荼鬱壘惲氏之説似為得之

壹貳叁肆等字隋唐已然

清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壹貳叁肆等字陸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内士庶壹方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阡伍百石葢不始自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據此則唐時盛行壹貳叁肆等字以其不典故以詔禁止若後循用則以其可杜改易之弊故至今不廢

石敢當碑始於唐

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云興化軍有石敢當碑註云慶歷中張諱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利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今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鎮於門亦此風也據此石敢當三字刻石始於

唐

急就章云石敢當師古註云石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則石敢當乃古人人名唐人刻石借石敢當三字以厭之又陳繼仔羣碎錄云五代漢劉智遠時有勇士名石敢當

茶肆置雙陸及碁始於宋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據此知宋時茶肆皆有玩具以娛飲者如今時也

以豬頭祭神亦始於宋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二十五日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祠屬金山寺寺以二僧守之榜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按今俗每以豬頭謝神不圖宋俗已如此

宋已有轎肆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子金搜求肩輿賃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已有賃轎之肆

按物原云秦始皇作轎山家清事云夏禹山行乘欙即轎之權輿漢南粵王輿轎過嶺洪景盧謂山行之車只可平地而行孰若今轎為便稗編云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即今之轎也是轎之原起頗早雖非夏禹亦在秦漢之間惟轎肆之設當自宋始

綠輿始於唐

唐張固幽閒鼓吹云李師古跋扈無憚杜黄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門伺候累日有緑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也使者歸告師古折其謀按清制輿轎以緑為貴藍次之蓋有所倣仿矣

門内繫鈴代傳呼之始

清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宋人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於門楣間而綴鈴於門内後書於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按唐制翰林院有懸鈴引之以代傳呼是懸鈴始於唐民間用之始於宋今則通行矣

偷燈令人有子宋俗已然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瑣碎錄亳社里巷小人上元夜偷人燈盞等云吉利一云偷燈者生男子之兆本草云正月十五日燈盞令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之勿令人知安卧牀下當月有娠按余鄉正月十五日有張燈之舉俗人每搶燈送年少夫婦家云令人有子余每非笑之不謂其俗宋時已然也

宋時有燒頭香之俗

宋人異聞總錄云潁昌韓元英事嶽帝甚謹時降其家後神不肯臨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惟享頭爐香每將旦啟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項刻則飈馭登山雖後控請已不聞僕受戒而去既入廟憩於通天數架下不

覺睡熟遂不及事按世俗有燒頭香之說當本於此

名帖用紙之始

明張萱疑耀云余聞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為之所謂刺也今之拜帖用紙蓋起於熙甯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陵文刺為名利奴郗愔遺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類何稱綾文又豈堪寸裂也意東漢造紙之後簡札之制已為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今用七八摺為全柬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節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其字草書蓋真蹟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

簡帖用紅紙始於明

明皇甫庸近峰聞略云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紅紙貴封數十倍

按此則用紅紙始於劉瑾當國時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錄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

按此可知明初名刺尚有白紙也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海瑞晉南冡宰以幣物為質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則其時名紙尚不盡用紅也

明王貞𩔖不𩔖録云相傳司禮首璫與内閣用單紅刺而内閣用雙紅摺帖答之彼此俱自稱侍生又云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内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於冡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内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以下皆以雙帖見報余等於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還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按此所用雙單皆紅紙也

以垂手為敬始於元明之間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胥吏之承官長輿儓之侍主人每見必嚲袖垂手以示敬畏此中外而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為隸人呵之曰岳某叉手正立悚然聽命是知古人以叉手為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垂手者倨也是宋不以垂手為敬矣

曲禮云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拱手者即宋時之叉手也是古人尚叉手不尚垂手矣

唐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文公凝每就寢息必叉手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是唐亦尚叉

手不尚垂手矣以垂手為敬見於明人之載至今循而不改豈始於明人歟抑元人入中國變其舊俗歟

高坐之始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云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為從事設單席於地按舊俗皆席地而坐自有椅牀櫈無復席地者矣觀張充已高座使從事席地坐蓋是時席地之俗正盛當為高坐之權輿也

知縣之名始唐末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末始有知縣之稱練湖碑南唐時立云知丹陽縣鎮縣公事蓋鎮則有兵如知州云知某州軍事也

今人瀹茗之法起於明初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甯陽羨為上猶宋制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茶加香味擣為細末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宮中繡茶之制尤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不知我太祖實首倡此法陸羽有靈必俯首服蔡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按此今人瀹茗之法自明初始也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

起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堂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雪滿盤花徘徊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迨今猶然香鸞類稿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藥之㕮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鸞益南人未知煮法耳按此則今之煮茶亦唐宋以來相承之法非始於明也

按魏了翁集茶之始其字為荼如春秋齊荼漢志荼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未嘗輒改字惟陸羽盧仝以後則遂易荼為茶然漢書年表荼陵師古注音塗地理志荼陵師古注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則漢時已有荼茶兩字非羽仝始易荼為茶也且本草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荼以解(今人服藥不飲茶恐解藥也)是炎帝時已有茶特未為日用所需耳又日知錄載茶始於晉清異錄載茶盛於唐附記於此

茶舖始於唐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魯滄棣以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按此唐時已有茶舖矣

琉璃廠書肆始於明

清李文藻南澗文集有琉璃廠書肆記云琉璃廠因琉璃瓦窰為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舖曰聲遙堂入門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為帶草堂鄭

同陞閣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謂之老二酉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於書又北轉至正街為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矣橋西才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又西為寶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為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即老韋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又西為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又西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即老韋前開積古者也書肆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延慶劉項生大瘤人呼劉噶噠又西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為廠門門外無鬻書者按李文藻清乾隆間人

長壽麵之名始於宋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湯餅即今之長壽麵按此則宋人已有長壽麵之名稱矣

唐時房屋已有看街樓

唐劉崇遠金華子襍編云李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泥封之懼其糾劾也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寶佑坊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氣樓始於南唐

清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南唐春秋盧澤入氣樓盜米氣樓倉屋中高出數椽四空以疏米氣者也按今人造氣樓當昉于此惟南唐時只為倉屋用耳

指北針宋時已有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徧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為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按今人止知中國有指南針指北者悉舶來之品不知宋時已有指北針矣

拜匣之名見於梨州之紀載

黃宗羲思舊錄云沈壽國字治先戊寅余至宛上治先知之將余襆被强搬去拉子同入城將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始知之謂治先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窮則舉會奈何以餉余乎按拜匣之名見於紀載者於此又今人貧寒家往往約親友舉會之事不謂明末清初已然也

鏹水中國已有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鏹水以真硇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徐星伯同年寓伊犁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蠟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鎖鎔一二分而蠟油所畫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携至京觀者以為非秦漢以後所能

斷為秦漢器按此則鎩水中國已有惟不如外國之精耳

香珠之始

洪芻香譜云三洞珠囊以雜香擣之為丸如梧子大青繩穿之此三皇真元之香珠也香珠之製昉此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綵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南中婦女好帶之

水車之始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水車古無見莊子桔槔之制後重前輕此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繫甕一頭虛垂人為制其低昂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魏略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據此水車當始於馬鈞

紙鳶之始

七修類稿云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見李業柬紀原以韓侯為陳狶造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于中以達援軍諸說不知孰是俱不見于史似始于李業稍為可信

爆竹之始

續博物志云爆竹起於庭燎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長丈餘犯之則病寒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烞音朴熚音必有聲聞卽驚遁除夕爆竹所以避山臊也後人束紙爲之納以硝磺

以水貯石爲玩具始於東坡

事物原始云東坡於齊安江上得黃石二百九十八枚精明可愛以古銅盆貯之遺佛印自後山僧效之皆以淨水注石於盤爲玩具此自東坡始也

呼鸜鵒爲八哥始於李後主

古今注鸜鵒一名玄鳥埤雅鸜鵒以足交而孕皆名鸜鵒不名八哥宋陳槱負暄雜錄云南唐李後主諱煜改鸜鵒爲八哥八哥之名始此按漢呂后諱雉爲野雞人皆知之李後主諱鸜鵒爲八哥知者或少故記之

金魚之蓄始於宋

七修類藁云杭自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時生有一種金鯽魚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蓄競色射利交相爭尚多者十餘甌金魚不載於諸書戴埴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沿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金魚之蓄始於宋之杭州

洗三之俗甚古

宋葉氏愛日齋叢抄云禮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東魏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時帝幸其第錫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玄宗臨洗之今俗以三朝洗兒殆古意也

過房之語始於宋

今俗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為後曰過房按朱子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云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是宋時已有過房之語

纏足始於漢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時或言自唐太宗起亦不見出處筆叢纏足周以前無之今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史傳尚不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然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為無見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繞足令纖巧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似札脚至五代時方有之如熙甯元豐前纏足者猶少近則人人相效以不纏為恥也丹鉛總錄云張邦基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知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或謂起於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大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漢雜事秘辛載保林吳姁奏言

乘氏忠侯梁商女足長八寸脛跗豐研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按漢尺小八寸合今尺五寸餘婦人纏足始此其來尚矣

馬頭二字之始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注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今人呼馬頭當始於此

食臘八粥始於宋

明陳耀文天中記云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譬喻經謂諸穀米果煮粥取逼邪祛寒却疾病按今人尚食臘八粥不知已始於宋也

餽歲別歲分歲守歲之始

風土記云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謂之別歲除夜祭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今俗皆然葢昉於蜀也

滿洲入關始用綠頭牌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國朝六曹章奏悉沿明制惟緊急事或設瑣細者則削木牌而綠其首以滿洲字書節略於上不時入奏請旨不下内閣票擬謂之綠頭牌子

花押始於宋

宋歐陽修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於卷即今俗所謂花押魏志司馬懿將統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入請帝殺之已書詔優人于帝前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欲帝速押詔書也漢晉批答皆書諾字北史齊後主紀判文書用依字或自花其名宋則以押代名七修類稿云國朝押字之製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義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僞據此花押始於宋盛用於明

手本始於明萬歷

五石瓠云官司移會用六扣白柬謂之手本萬歷間士夫刺亦用六扣然稱名帖後以青殼粘前後葉而綿紙六扣稱手本為上官見上官所投其門生初見座師則用紅綾殼為手本亦始萬歷末年

度撰始於盛文肅

湘山野錄云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猝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盛度則杜默之前則度撰二字始於文肅不始於杜默觀滿堂皆笑則文肅前或已有此語然不可考矣

橫披畫始於米氏父子

洞天清錄云古畫多直有長八尺者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也據此是米氏前無有作橫披者

凱歌始於黃帝

黃帝與蚩尤戰勝始作軍樂是回軍唱凱自黃帝始

墻壁施畫采始於郭熙

楊慎外集楊惠之塑佛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污者不泥掌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峯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今衙門屏牆亦曰影壁葢始於此

膝袴之製其來已久

某氏筆叢云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衆至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襪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膝袴按余幼時曾見婦人著膝袴今已亡矣

荷包

晉輿服志文武皆有囊綴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乃負荷之荷非荷蕖也今謂囊曰荷包本此

粉之始

墨子禹作粉博物志紂燒鉛作粉古今實采攄蕭史事謂婦人傅粉自秦始按宇文氏粧台記周文王時婦人已傅鉛粉矣

香爐始於漢

格古要論云上古無香焚蕭艾尚氣臭而已故無香爐今所用者皆古之祭器鼎彝之屬非香爐也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中所用香爐也香爐之制當始於此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作卧齋香爐作被下香爐為機環運之四周

燈籠始於夏時

事物原始云燈籠一名篝燭燃於內光映於外以引人步始於夏時

筲箕始於秦漢

事物紺珠云筲箕飯具也始於秦漢

八仙桌之名北宋時已有

雞肋集有八仙案銘云東皐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何必來松菊是吾伴通俗編云此桌名自北宋時已有之

剪刀黃帝所制

古史考交服鐵鐶曰剪刀鐵器也用以裁布帛始於黃帝

溺器軒轅所作

物原軒轅作溺器即溺壺也

餛飩之始

演繁露云世言餛飩是塞外渾氏屯氏為之案方言餅謂之屯或謂之餦或謂之餛是餛飩之名其來久矣

諸餅之名原始

事物紺珠烝餅秦昭王作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避宋仁宗諱內庭呼烝餅為炊餅續漢書漢靈帝作麻餅庶物異名疏干寶周禮注祭用䴚䴢(音搥婁)晉呼為環餅荊楚歲時記伏日作湯餅唐人謂為不托今謂之餺飥(音博托)名義考凡以麵為食具者皆謂之餅以火炕曰爐餅有巨勝(按巨勝即脂麻之黑者)曰麻餅即今燒餅以水瀹曰湯餅又曰煮餅即今切麪烝而食者曰烝餅唐曰籠餅即今饅頭繩而食者曰環餅又曰寒具即今饊子

磨磨古名饆饠

青箱雜記云餅一名饆饠資暇錄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作此食今字從食非也升庵外集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

吸菸始於明

物理小識云萬歷末馬氏造菸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銜長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禎時嚴禁不止一曰金絲菸可以祛濕發散久服則肺焦諸藥多不效熊人霖地其種得之大西洋王士正引姚露旅書謂菸草一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解瘴氣漳州人初至海外携來莆田種之反多於呂宋

大蒜張騫使西域始得其種

孫愐云漢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種中國

開市

焦氏易林云開市作喜建造利事通俗編賈肆每值歲初皆揭書曰開市大利即本於此

放債起息始於周

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賈公彥疏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債起息之由來也

利不得過三分始於宋

宋青苗條例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現錢者比附元請價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請過一貫文納現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此利不得過三分始於宋也

稱先輩之始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甲辰立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為先輩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

居停主人之稱始於宋

綱目宋真宗乾興元年壬戌貶寇凖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乃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凖此稱居停主人之始

侍生晚生之稱

清龔煒巢林筆談云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於何時及閱方奉常集幼見簡帖祇書某人拜後則係於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宏治以前猶無此稱

明代婦呼姑爲娘娘

明黃煜碧血錄云魏廓園先生自譜云孺人龔燈先孺人樞前獨紡常至丙夜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紡如故明日以爲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按今人小家婦有呼姑爲娘者據此則明代已有之

稱人子爲令嗣始於宋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按今人稱人子曰令嗣宋人已如此

混號始於夏桀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夏桀號移大犧謂其多力能推牛倒此爲混號之始

親家翁親家母稱之始

後漢書禮儀志上陵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咸列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曰親家五代史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尖謂劉昫曰此公親家所為葢昫乃道之親家也唐明皇女新昌公主下嫁蕭嵩子衡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母是親家二字起於漢而男女姻家相呼親家則始於唐也呂藍衍言鯖謂親家親字讀作去聲自五代始不知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唐詩已作去聲讀矣

婦稱夫兄為伯見於五代史補

爾雅釋親篇有曰兄公者乃婦人呼夫之兄又稱夫弟為叔是叔嫂之稱見於經而呼夫兄為伯似無據然觀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婦竇氏出參濤濤答拜澣曰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則婦稱夫兄為伯其來已久

醫稱大夫郎中始於宋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神宗立醫官額止於四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為額按今北人稱醫為大夫南人稱醫為郎中葢宋制醫官有大夫郎中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郎中知五府六部事醫生知五臟六腑事故稱醫生為郎按二說皆出於宋人之筆記未知孰是愚謂大經之說穿鑿當以容齋之說為然

單方之名亦始於宋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俣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千二百有六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按今人稱單方本此

藥稱一帖亦始於宋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甯皇每令尚書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甯皇知其然按今稱藥為一帖兩帖其語自宋已然矣

罵人為奴才始於晉

陔餘叢考云奴才之名世謂起於郭汾陽諸子皆奴才之語不知晉劉淵罵成都王穎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也是晉人已有此語矣

生日恩赦始於唐

愛日齋叢抄云唐明皇開元十九年辛未以千秋節降死罪流罪以下原之此生日恩赦之始

生日受貢亦始於唐

愛日齋叢鈔云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丙子千秋節郡臣皆獻寶鏡錄九齡獻千秋鏡錄至代宗大歷元年丙午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生日受貢之始

生日禁屠宰始於隋

隋文帝仁壽三年癸亥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為武皇帝后斷屠此生日禁屠宰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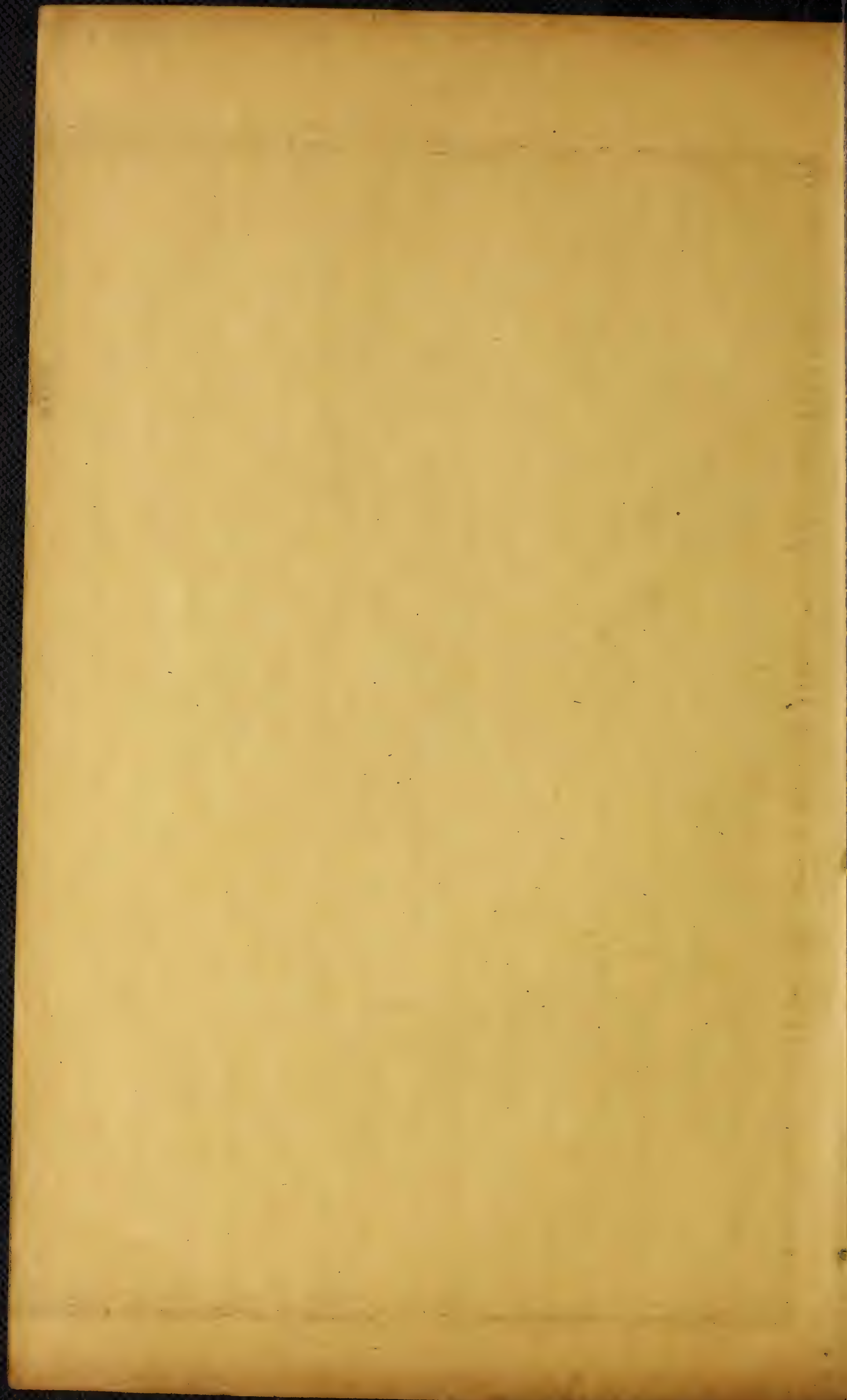
生日度僧尼亦始於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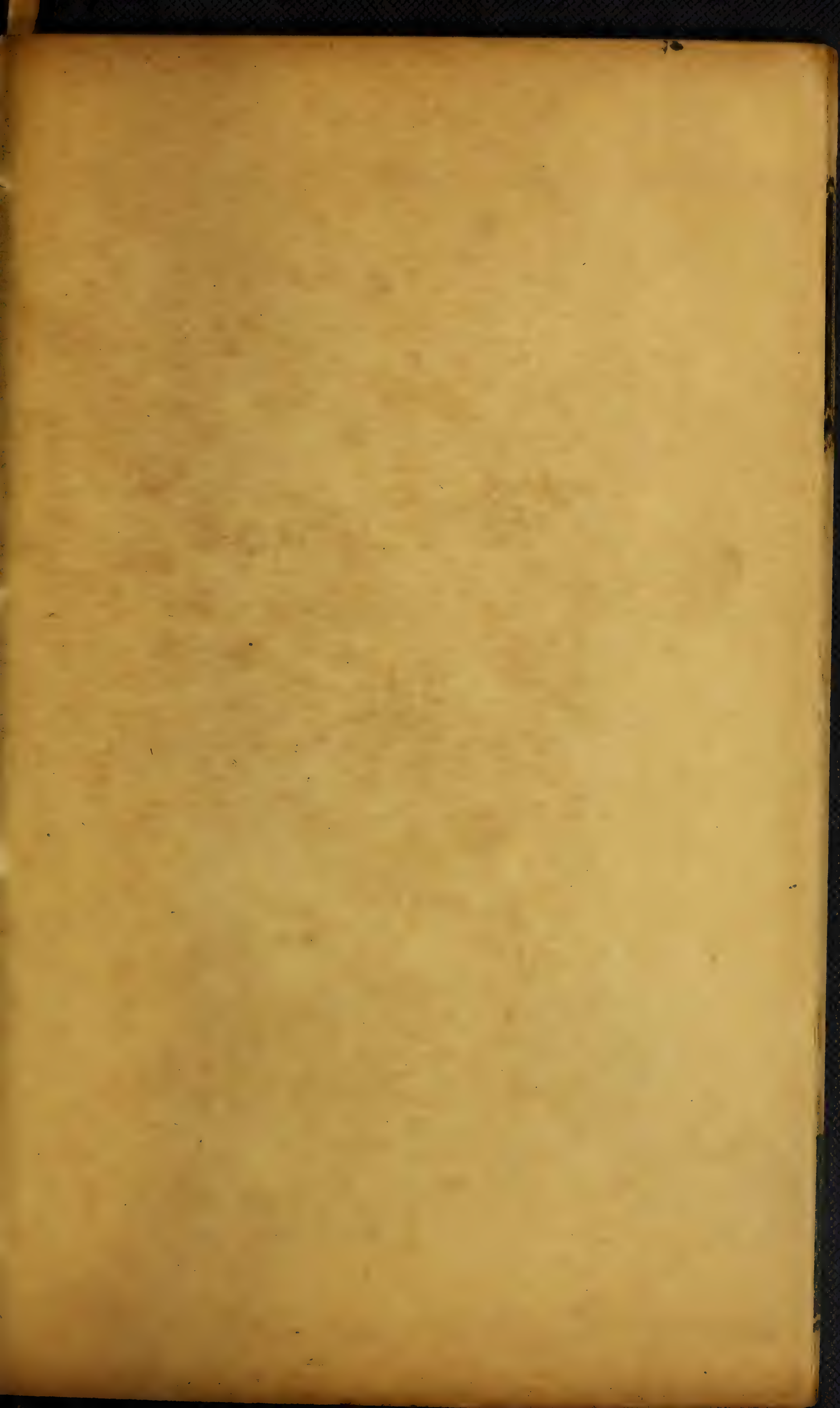
愛日齋叢抄云唐穆宗長慶四年甲辰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生日度僧尼之始

諸節緣起

圖書集成歲時節云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初置除夕周公初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初置中秋齊景公初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寒食漢武帝初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按秦德公置伏見史記周公置上巳見續齊諧記正月七日為人日見東方朔占書餘皆無考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終





三 古蹟 遊記附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古蹟 遊記

一、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三目錄

古蹟遊記附

朱買臣讀書臺
廉石
丹朱陵
善卷山
倪元鎮故居
海忠介石坊
鄭莊公望母臺
百里奚故宅
范蠡宅
賈誼宅
神農辨藥處
綠野堂係李龜年故居
朱買臣故宅
華山韓昌黎慟哭處
傅青主賣藥處
堯女冢

黃帝殿基

堯行宮行臺

滦河橋在山東今人訛爲奈何橋

巫山十二峯

杭州亦有巫山十二峯

揚州二十四橋

懊來橋

且看樓

娉婷市

老虎窩猛虎澗

相州西門豹像有尾

唐時店鋪名

宋時店鋪名

明清店鋪名

娘子橋

鬼門關本名桂門關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三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三

丹谿釣徒編

古蹟遊記附

寧古塔本名寧姑特

方拱乾寧古塔志云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於阜滿呼六為寧姑坐為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曰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坡陀殊不足登

同里本名富土鎮

楊復吉夢蘭瑣筆云我邑富土鎮有沈萬三之壻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訐為胡藍黨遂滅沈顧二族幷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至成宏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土之名買禍也離合其文改為同里

胥江大橋折送嚴嵩

朱象賢聞見偶錄云蘇州之胥門外舊有大石橋跨江相傳明朝姦相嚴嵩見此橋石色瑩潔琢磨工整而愛之郡中大僚諂媚權姦折送私第嵩以造於分宜縣城外予起補江西理治萬載與分宜地界相接每自省往邑先赴袁州必經此橋土人舟子無不曰自蘇州移來予因登岸而觀橋之闊約畧三丈有奇長則視闊十倍有奇下係大環洞五乃太湖之黿頭山石也橋之四面合縫光平兩傍石欄蹲獸百數工緻而整齊江西乃質樸之

區城池房舍無不草草所在橋梁不少並無似此造法者自蘇移去之說不誣也後偶閱吳江潘次耕來詩集有萬年橋一首敘述頗詳相傳之言益無疑矣胥門橋既折去行人必買舟而渡江深水急每一遇風覆舟喪溺多命往來行人及外省商賈爭欲捐助復造而渡船之利日可得錢數十千為豪紳覇佔一有建橋之議即為中鯁吏巧作永久計于郡誌後刻入風水之說謂郡西多山山為煞烈若造橋引煞入城必有大禍至乾隆五年太守汪德馨深知此弊涖任後排去風水之說獨力經營不日成之仍名曰萬年橋

潘次耕來萬年橋詩云舊傳吳胥門有橋甚雄壯不知何當事諂媚分宜相折毀遠送之未悉其真妄茲來經秀江巍橋儼相望橫鋪八九筵袤亘數十丈石質盡堅珉蹲獅屹相向皆言自蘇來運載以漕舫嚴老自撰碑亦頗言其狀始知語不虛世事多奇創橋梁是何物乃作權門餉鞭石與驅山勢力豈多讓充此何不為穹天一手障為德于鄉里或云差可諒不聞掠彼衣而今此挾纊冰山一朝摧沒籍無多藏獨此歸然存千秋截江漲頌詈兩不磨功罪亦相當猶勝庸庸流片善無足況吳山多佳石胥江足良匠有能更作橋舊式猶可訪

真泰山

孔貞瑄泰山紀勝云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命之曰真泰山

六時泉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青城山常道觀後有泉深僅二尺子寅辰午申戌六時水盈丑卯巳未酉亥六時水涸謂之六時泉

罵泉

陸祚蕃粤西偶記云泗洲城有罵泉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詈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謂之罵泉

喜泉

陳鼎滇黔紀遊云安平縣有喜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

拍手泉

閔敘粤述云㞋泉在縣富川縣東北石坎深丈餘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涸

饒州東湖莫莫堂

施閏章矩齋雜記云饒州東湖正殿曰莫莫堂相傳范公仲淹守是郡長安有某師語曰公所治有爨僧今之古佛也盍禮之公至物色寺僧果有執爨而椎魯者狀頗異遽延出方丈禮拜請佛法僧但以手頻搖曰莫莫外無一語公語僧即跏趺坐化蓋爲人所知而不留云

九龍山係九連山之誤

吳偉業綏寇紀畧云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浰中浰下浰即王文成所平浰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爲窟穴按今民間相傳有九龍山爲盜賊巢窟或即九連山歟

藝香山爲西施種香之所

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藝香山在長興縣北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

楓橋舊名封橋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豹隱記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清溪洞

聞見偶錄云初入雲南境行五六十里爲平彞縣即舊日平夷衞也踰城西南三里許有清溪洞又名三臺洞洞廣深數丈可視堂室三楹內有平臺有石乳下滴成柱并有石牀石几西南隅又有洞可入但其中積水冬夏不甚涸或云入里許有石縫僅容一人盤曲而升堂奥天然至八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秘杳冥未有相識之人至者夫山洞多幽深晦冥白日必秉燭而入此則軒敞明爽爲可喜考之一統志未之載入

飛雲巖

聞見偶錄云予遊雲南道經貴州將至黃平州城三四里有飛雲巖又名飛雲洞因停輿

步入山水清幽景緻岑寂再進有石壁寬可十餘丈高約如之其壁漸向外覆巔出于麓五六丈下可坐百人如在軒齋之內壁石蜷蜷宛轉有若飛卷舒故以名也頂多林木面列小峯左掛飛泉右環曲水誠為佳境遊人題詠甚多石刻林立夫黔為苗夷之地山多巒巘唯此處獨為奇勝亦可愛也時有大明一統志在因開帙欲考其詳誰知並無載及嗚呼如此名勝而不知采訪志載陋矣

朱買臣讀書臺

吳縣光福鎮西北數里地名避村其地僻靜幽深言可避亂也進山二三里有一拈花寺寺在山麓即穹窿之陰寺後有大石一座長可一丈有奇闊則過半厚約三尺有奇上鐫大書朱買臣讀書臺旁有郁祿題等字係本山黃石形式長方而有錯落自然之致卻無斧鑿痕必非後世人採鑿置此乃一舊物

廉石

聞見偶錄云廉石本名鬱林石陸績為鬱林太守歸舟輕難渡海因于岸上取巨石壓之此石相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置院前左偏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為之記日久亭墮石埋瓦礫而廵按御史久已不設院亦廢棄其址在元妙觀西俗名北察院場也康熙四十八年湘潭陳公鵬年為蘇州守修葺郡學因將廉石移于學內置立以對况公祠此石黃色質似粗頑而有絕熟溫潤之意高

一人餘闊殺於高厚二尺許隆顛平下上鐫廉石二大字乃蘇州古蹟之一

丹朱陵

吳寶崖曠園雜志云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啟墓丈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有聲莫測其底石側三篆字不可識

善卷山

許纘曾東還紀程云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於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旁有白龍井與山下潭水相通其下為枉渚即楚詞所謂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為善卷先生釣臺其村亦曰善卷村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直趨洞庭矣

倪元鎮故居

王士禛居易錄云梁溪門人秦道然言倪元鎮故居今為祇陀寺在無錫縣東南二十里所謂雲林堂清閟閣故址皆在元鎮之族今為郈世以貨殖貲雄里中

海忠介石坊

吳寶崖曠園雜志云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名處泚然血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按此事不足信恐係附會之談

鄭莊公望母臺

水經云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注曰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于城潁誓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按世人但知莊公闕地見母不知其築臺望母也

百里奚故宅

水經注淯水篇注云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出縣北紫山南經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按百里奚故宅在紫山人所罕知

范蠡宅

水經淯水篇注云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爲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爲蠡立碑

賈誼宅

水經湘水篇注云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有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神農辨藥處

梁任昉述異記云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于此辨百藥按今醫菜店多有取紫陽觀之名若藥肆取此名頗合

綠野堂係李龜年故居

唐鄭處海唐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善歌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移之制踰于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中其下有原注云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内别墅號綠野堂綠野之名千古美談安知其始乃李龜年之故居乎

朱買臣故宅

景星杓山齋客譚云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内距相家蕩可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徹皆現

華山韓昌黎慟哭處

張尚瑗石里雜識云韓文公登華山巔不能返慟哭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公體素豐肥無濟勝具故耳近有彭荆山棲華山絶險贛人魏禮訪之直上四十里手鐵索蹋飛蹬高于昌黎慟哭處十里

按清畢秋帆督陝甘時嘗登華山蒼龍嶺嶺壁削直上即昌黎慟哭處也畢舍乘輿攀援而上尚不覺其險也及至其巔俯視無垠意甚悚懼不敢下謂此當死於此大哭作書别家中同遊者勸云勿視兩旁即可從容而下畢終不敢後諸人私議勸畢飲酒醉以氈裹縋而下畢既還慷慨謂幕僚曰老夫今日得生還矣乃籌款開廣其道使稍可登

傅青主賣藥處

阮葵生茶餘客譚云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碑衞生堂藥餌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聲僧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堯女冢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張公言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餘寶器極多

王子喬冢

水經汳水篇注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所謂湯冢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其冢之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曰潁州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於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乃造靈廟以休厥神

漂母冢

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注云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

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葢投金增陵以為報耳東一陵即信母塚也

蘇子卿祠墓

唐乃心莘野集云韓古夏陽地邑西北五里許高原斷續有漢典屬國蘇公子卿墓稱蘇山馬墓左有廟所司歲時修祀日久而圮安邑康明府韜園公詳讀故碣見斷石出土中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柏成林枝柯皆南向按蘇墓柏南向當與岳墳柏並傳

宋畫院故址

陳仲醇妮古錄云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

橫春橋戴文進墓

屬鶚東城雜記云明宣廟召戴文進入京為畫院謝廷循所忌逃歸杭隱于諸寺為作佛教諸像今東城華藏潮鳴二寺挂軸尚有存者杭人相傳文進初為銀工所造釵朶種種花鳥人物精巧絕倫思以是傳後後見銷銀者即己手製也悔而學畫遂有名女亦工畫文進墓在西湖橫春橋

藍田叔故居

東城雜記云藍瑛字田叔杭人善畫山水知名於時家東城自號東皐蝶叟又號東郭老農榜所居曰城曲茅堂子深字謝青為諸生亦以畫名龔蘅圃翔麟城曲茅堂感舊詩云他年文酒地腹痛此停軒病葉黃堆徑寒流綠映門斯人不可作茅屋至今存但有空梁

燕喃喃對客喧

紅亭醋庫

東城雜記云咸淳臨安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南面北今名醋坊巷宋時酒醋皆官庫醞造納緡錢於戶部臨安有醋庫十二此其一也莊季裕雞肋編建炎後俚語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發酒醋蓋宋自王安石設法賣酒升醋亦榷之南渡後軍興百費浩繁遂不能革既禁私造其值必昂遂有因此致富者矣

六字地名

明楊慎升庵集云往年在史館時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為三地名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處也

許由故居

宋吳自牧夢粱錄云陶唐箕公許由隱寓昌化晚溪有千頃堂故居

燕昭王沽酒邨

清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云保定府定興縣有沽酒邨刻石云燕昭王沽酒飲樂毅處字剝蝕在縣西

闔閭流杯亭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游賞之處

言偃故宅中浣紗石

吳地記云常熟縣北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監原注監壇也監北百步有浣紗石可方四丈按此則諸暨西子浣紗石外更有一浣紗石也

薛濤井

明包汝南中紀聞云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貢奉歲止獻六張餘為蜀府所留按此語殊不足信錄之以資談助

王士禎隴蜀餘聞云薛濤井在萬橋西錦江之涘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傍有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甚工按此則又造二十四幅矣

屈原馬跡

宋劉敬叔異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淨慈寺建文帝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淨慈寺永樂間建文帝隱遯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琉璃河本名劉李河

清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琉璃河宋王曾奉使錄作劉李河金史亦同因劉李二姓居之河以是名今訛曰琉璃河

黃帝殿基

清吳寶崖曠園雜志云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堯行宮行臺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湞水源有堯山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又初學記引始興記云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

㮈河橋

㮈河橋在山東今人訛為奈何橋

顧炎武山東考古錄云泰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為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南流入於泮曰㮈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㮈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何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巫山十二峯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巫山十二峯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

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其裔孫凝附注云按別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峯盤龍仙人

杭州亦有巫山十二峯

清翟灝湖山便覽云吳山火德廟前後石十二玲瓏瘦削如山峯雜立各以形象名之曰筆架曰香爐曰棋盤曰象鼻曰玉筍曰龜息曰盤龍曰劍泉曰牛眠曰舞鶴曰鳴鳳曰伏虎統稱曰巫山十二峯雍正六年總督李公衞建亭題曰巫峽峰青

揚州二十四橋

揚州二十四橋能舉其名者鮮矣宋沈括補筆談載其名云最西濁河橋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廿四橋即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揚州鼓吹詞序云是橋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據此二十四橋只一橋之名未知孰是因兩錄之

懊來橋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臨安府治前曰州橋俗名懊來橋蓋因到訟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

以呼之

且看樓

西湖志引寒夜錄云錢塘祝吉甫居西湖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有富家築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川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娉婷市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復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溫柔鄉

老虎窩猛虎溝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禮檀弓孔子過泰山側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跡

相州西門豹像有尾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而笑之令斷去

唐時店鋪名

唐韋巨源食譜云闔閭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供而需每節則專賣一物

宋時店鋪名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有曹婆婆肉餅清風樓酒店李生菜小兒藥鋪醜婆婆藥鋪史家瓠羹賈家瓠羹孫好手饅頭熙熙客店

宋吳自牧夢粱錄所載有貓兒橋魏大刀熟肉金子巷口陳花脚麪食店修義坊張古老臙脂鋪修義坊三不欺藥鋪太平坊大街東南角鰕鱔服酒店沙皮巷雙葫蘆眼藥鋪

又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鋪朝天門裏大石版朱家裱褙鋪朱家圓子鋪蜜糕鋪灞橋亭側朱家饅頭鋪周摺疊扇鋪陳家畫團扇鋪又有朱骷髏茶坊一窟鬼茶坊

又云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酒店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燈夕惟杭蘇溫華侈尤甚蘇州賣藥朱家燈燭之盛號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亦用雲母石及繒楮品類繁夥而皆琉璃掩其名焉按此朱家必宋時著名之藥鋪

元吳自牧夢粱錄記杭州鋪有尹家文字鋪又有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

癸丑雜識云隆興間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按李婆婆張家必當是著名之菜肆

明清店鋪名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戴春林香鋪戴春林家四字傳為董香光所書

唐西鎮姚致和痧藥店海内所稱姚丸者是也其家致和堂三字亦董香光所書

劉鑾石石瓠云揚州包壯手製燈太倉顧夢麟婦手製蔬菜崇禎末名於一時

清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自明以來縉紳齒錄但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鋪按洪家老鋪當是著名之刻字店

明趙凡夫金石林緒論云國朝人寫吾吳諸額如徐有貞中街路清嘉坊生幼堂祝允明之夏氏藥室按生幼堂不知何店名或亦藥室歟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都城舊日如句欄衚衕何關門家布前門橋陳内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前趙家薏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丸藥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至鈔手衚衕華家專煑猪頭内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當時太平勝概也

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喬姥于長堤賣茶每茶一盌一錢稱為喬姥茶桌子

又云雙虹樓燒餅開風氣之先宜興丁四官開蕙芳集芳以糟窖饅頭得名二梅軒以灌湯包子得名雨蓮以春餅得名文杏園以稍麥得名謂之鬼蓬頭

又云肘草坡豆腐乾姚氏為最稱為姚乾

又云市酒以戴氏為最謂之戴蠻

又云中中如者素食店也在釣橋外

劉廷璣在園雜誌云杭州芳風館世以製扇為業遂致素封城内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雨石疊意中山為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憑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又云主人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不能造造亦不佳矣

娘子橋

周亮工閩小紀云泉州洛陽橋望北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先是番船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蟒出為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覺後見富家女為婦富家翁怪其誕妄因紿之曰余女畏渡海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即嫁女與之其人即作橋布金俗因呼為娘子橋

鬼門關本名桂門關

閔叙粤述云鬼門關在北流縣西十里許兩石峯對立如關諺云十人去九不還輿地紀勝云本名桂門關俗呼鬼門關似惡其名而附會之耳

深五百餘里之洞

陳鼎滇黔紀遊云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東七日炬可達都勻境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曾盡遊焉余有好奇之僻因具十日炬裹一旬糧而入初數里甚宏敞愈入愈窄止可容一身若是者十餘里乃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則可馳五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題句云隆慶三年錢塘方紹宗於此煮泉筆墨淋漓字畫遒勁大可愛人蓋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煮泉行十餘里則不復曠蕩矣竟行九日半始得達後口乃都勻府之東盡境窆麻地方再五里即苗𤏲中矣

盤江鐵索橋

許纘曾滇行紀程云盤江水出烏蠻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至此者用渡船行駛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栈於兩崖貫之以索憑索曳舟乃得橫渡所謂牂牁是也故遂以名江楊慎牂牁即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栈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建橋者天啟初水藺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於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為扣聯扣為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綆貫兩岸

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蓋以大板石猊水犀之屬爲橋鎭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肇固費金錢巨萬起工於崇禎元年正月落成於二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閶弔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遥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

百二十丈之繩橋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將至青城再度繩橋長百二十丈分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曬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

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

明張岱夢憶云至曲阜謁孔廟牆上有樓聳出扁曰梁山柏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清金武祥粟香四筆云小說家艷稱梁山柏祝英臺事而未知所出山堂肆考亦以爲俗傳蝶乃梁祝之魂爲不可曉余閱宜興荆溪新志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云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爲擇偶英臺曰兒當出外遊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柏遂偕至義興善權山之碧鮮巖築庵讀書同居同

宿三年而梁不知其為女子臨別約曰某月某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後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臺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墮入塋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封為義婦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為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為立廟於鄞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為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尚謂祝英臺云

又云吳騫桃溪客語云梁祝事見於前載者凡數處甯波府志云梁山伯字仁家會稽出而游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偽為男妝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於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之父母請求為婚而祝已許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梁死葬鄮城西清道原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為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墓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於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冢

按梁祝之事未免近於無稽好事者坿會之見之記載述異之流耳而山阜曲亦有梁祝故跡則不可解矣

青冢

宋犖筠廊偶筆云嘉禾曹秋岳先生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㝠濛作黛色古云青冢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閼氏之墓為蒙古書按世言昭君墓草獨青故謂之青冢觀此則非也

王士禎居易錄云陳給事言明妃冢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廣數畝冢前尚存石虎二其色黝黑石獅子一色純白幢一上刻蒙古書豎幡其上冢巔有小方亭中藏畫佛冢旁大柳一株根分為二相距三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為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

昭君祖冢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歸州有古松枝碑在高陽鄉朱家村碑在樹上去地十丈許相傳云昭王祖冢按昭君冢人所共知昭君祖冢則知者鮮惟其云碑在樹上千餘年猶存恐不足信也

虎邱本名海湧

清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虎邱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邱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遥望平田中一小邱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邱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劍池兩厓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為吳中絕景王元之張

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邱銘曰虎邱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虎邱山絕嵒聳壑茂林深篁為江左邱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嘆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覩虎邱逾於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邱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

若耶溪改名五雲溪

王士禛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溪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邪之溪因改為五雲溪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溪矣按徐浩以若耶與勝母並稱蓋讀耶若爺言母不可勝父豈可若故易其名王半山詩云洲迴藏迷子溪深疑若耶以迷子對若耶亦讀耶如爺也楊升庵云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烏江又名遙江

玉篇水部遙字注云屋姑切遙江項羽渡船處也按今人只知有烏江之名不知遙江矣

溫州之桃源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唐著作顧況仙遊記曰溫州人李庭等大歷六年入山斫柴迷不知路逢見漈水漈水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為漈中有人煙雞犬之候尋聲渡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古莽然之墟者好田泉竹果藥連棟界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迴環

深映有象耕雁耘人甚知禮有鳥名鴿飛行如鶴入人社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殺令地震有一老人為衆所伏容貌甚和歲入數百匹布以備寒暑乍見外人亦甚驚異問所從來袁晁賊未平時政何若具以實告因曰願來就居得否云此間地窄不足以容為飲食申以主敬既而辦行砍樹記道還家及復前蹤羣山萬首不可尋省按桃花源記本彭澤假託之詞此則擬彭澤而命筆者不必實有其處也惟王象之既錄入輿地碑記目亦文人之談助也故轉錄之

因周厲王之處

太平廣記狐類引紀聞云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二丈厚七八尺名曰因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流王於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即葬城之北

魚羊共谿

張尚瑗石里雜識云安遠篔簹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萃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掺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

魚龍同穴

拾遺記云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脱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

哺飢坂

明董説棟花磯隨筆云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晉趙盾哺桑間餓夫處

爾雅臺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峽州郡圃有爾雅臺相傳郭景純注爾雅於此臺

怨碑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陝西通志云項羽入關掘開始皇冢見先時所埋工匠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象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

蘭亭

友人陳佩忍五石脂云右軍蘭亭變遷不一相傳有晉蘭亭宋蘭亭明蘭亭之別晉時蘭亭故在蘭渚山麓廢其久滅無可尋討宋代蘭亭在今蘭亭東北離婁宮步不遠即宋唐林二義士以冬青樹作標識瘞埋高孝光寧理度六陵遺蛻處也其址今亦漸泯惟有道旁數石可證以為當時門限之屬余於戊申二月二十七日過此遇老人俞木春為余語之甚詳其地面東背西周圍甚廣前占平陽約二三畝許後有竹老人云即藏骨處右旁一亭名曰半憇則茶寮也明蘭亭在天章寺之左傍稍前即今蘭亭是也中有康熙御書蘭亭序碑石甚巨非架木不得搨別有蘭亭二大字亦御書外此有石韞玉等諸石刻俱

嵌壁間位置甚佳惜多頹敗矣左有祠祀右軍余即修禊於此預會者凡七人

又云蘭亭本句踐種蘭渚田見越絶書或稱蘭上里謂因蘭溪得名見水經注恐未必然右軍之會自謝安而下凡四十一人故敘有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之語及唐大歷中又有朱迪呂渭吳均等三十七人一會則舉世罕知之矣及宋至道二年內侍高班內品裴愈始奏請於蘭亭傍建寺賜額天章至明時亭復毁吾鄉沈江村先生啓守越因省方出郊始於荒墟榛莽中得其故址又三年乃修復之乞文徵仲記其事大旨謂舊亭所在已失清流激湍亦皆堙塞於是翦芾決澮尋其源而通之行其源於故址左右紆回映帶仿像其舊壘諸鶩字悉還舊觀然則江村之於右軍其力亦勤矣先生本名宦故有此風雅云

又云蘭亭之會人各賦詩四言五言藻彩斑玢今人只知右軍一敘然孫綽當時別有後敘且右軍敘祇四言綽敘則屬五言兩則固不可偏廢也右軍二詩今多失載故錄之於此四言云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好散懷一邱五言云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以外謝安等十一人詩二篇都成又有郄曇等十五人亦俱成一詩而謝瓌邱旄王獻之楊謨孔盛劉密虞谷勞怡后綿華耆謝藤（一作勝）白凝呂系呂本曹諲等十六人詩皆不成罰酒三觥孫綽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詘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

遠矣近詠臺阿漢魏百三家集阿作閣非顧稱增懷聊於暇思縈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二物哉曜靈促轡元景西邁樂與時過悲亦係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良歌詠之有由或謂據何延之蘭亭記四十一人有詩詢支道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今皆不可攷

又云蘭亭各詩今所傳者祇唐柳公權節本公權自云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各載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也余以詩無別本未忍棄去因依其次錄之瑯琊王友謝安詩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杯邱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又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危復彭殤司徒左西屬謝萬詩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元嶠吐潤飛霧成陰又玄冥卷陰旆句芒舒陽精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遠騰鱗躍清冷左司馬孫綽詩春詠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陰沼旋瀨縈邱穿池激湍連泛觴舟又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鶯羽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行參軍徐豐之詩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咏嘆又清響擬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去病案此二首似節句前餘姚令孫統詩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元同競異標旨平

勃運謨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又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廻沼激中逵疏竹間修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王彬之詩丹崖竦立葩藻映林綠水揚波載浮載沈又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王凝之詩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又絪縕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與時游逍遥映通津王肅之詩在昔暇日味成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靜又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咏曲水瀨渌波轉素鱗王徽之詩散懷山水俯然忘羈秀薄粲穎疏松籠涯游羽扇霄鱗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二奇又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真齊契箕山阿去病案以上凡四句者皆節本陳郡袁嶠之詩人亦有言意得則歡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又四眺華林茂俯仰晴川渙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咏舞雩今也同斯嘆以上各成二篇又散騎常侍郄曇詩温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遠郊前參軍王豐之詩肆眄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跱上虞令華茂詩林榮其蔚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潁川庾友詩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淵會司馬虞說詩神散宇宙內形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人郡功曹魏滂詩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和駕言映清瀾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郡五官佐謝懌詩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潁川庾蘊詩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前中軍參軍

孫嗣詩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玄風絶千載挹遺芳行參軍曹茂之詩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徐州西曹華平詩願與達人遊解逅游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流無何鄉榮陽桓偉詩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宣尼邀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歎斯遊愠情亦暫暢王玄之詩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王蘊之詩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淵王渙之詩去來悠悠子被褐良足欽超跡修獨往真契齊古今以上各成一篇然斷章居多

又云明太祖有御製流觴曲水圖記一篇讀之足以想見東晉風流之盛記云古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沸湍仰茂林而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鵞一䄠一皮二人露立流側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撇鬚而向一凝卷而聽巖傍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按膝竹間二人一卷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二人年邁屈脊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探杯澗北二人一據膝而向一以手即地而聽又竹邊二人一取卷而捲一紐頸而觀詩底一人按筆硯整衣冠而坐穎川庾蘊過酒覆杯交睫不開僕者撼之參軍楊謨隔流而躍如伶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憩王肅之將俯流而取觴司馬虞說凝軸以言呂系側身以手踞地而聽后緜酩酊握卷坐寢孔熾酒後持卷仰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覆杯王玄之王彬之相揖而講詞謝繹擇疥王徽之舉幅執筆而書勞怡擊杯鵲下徐豐之玩鵲遞觴華耆停杯於地視曹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卞迪迎流欲觴謝禹

回顧長松曹謜舒手回顧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谷捧觴而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袁嶠之讚他文王豐之開卷誦之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器者一擎瓶者二掬酒者一發杯者三受酒者一中有遺滯杯者一末有童子五人捧殺者二呼杯者一縱杯者二一卷凡六十人內鳥一隻其或吟或咏或醉或眠或俯或仰或起或坐或舞或起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異焉皆始於一良工之胸方有名於筆鋒之下是可奇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美有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秋七月記去病案此文敘次井井頗似韓退之畫記惜畫者為誰不可知矣

又云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三月上巳李亨特守郡嘗與袁子才錢梅溪等二十一人修禊於此繪蘭亭禊飲圖丁嘯谷闞斗泉二人筆也亨特與徐嵩姚興潔並為之記時隨園老人年七十七矣方與其徒張香岩從金陵再渡錢塘作天台遊遂與於會而梅溪則時從亨特修府志云

按佩忍能文章尤長於地理每酒酣與余談山原水脉及前人古蹟則娓娓不休自來記蘭亭無詳於此者故全錄之

關索嶺

許纘曾滇行紀程云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征孟獲威勳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之此以其名名嶺

按關雲長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而謝肇淛滇畧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出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諸葛元聲滇事紀畧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雲長少子關興即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則是索即興並非第三子也而古今圖書集成引蘄水縣志云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笄年未字有膂力精諸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適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桃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女材行與桃悅似而悍鷙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從關百戰以終據此索又係雲長子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又雲南通志雲南亦有關索嶺以其嶺高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關索嶺之一說也

躲婆石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右軍爲蕺老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值數來求書羲之厭苦避於此石之後也

瞞公橋

德清西門外有瞞公橋謂有一婦人出私財建橋不使翁知按瞞公橋正與躲婆石相對

衡嶽遊記

黃周星遊衡嶽記云衡嶽距湘潭二百里而遙余以九月既望癸未薄暮發舟同行者白門鄉僧津修邗江程生雲朗蓋先是修從金陵得得來以八月抵衡會連雨弗克陟巔歸來僅能為余極道嶽路松之勝余頷之至是復攜與偕越三日丙戌抵衡山邑呼篼輿詣嶽廟甫行數里許望見道旁蒼虬千尺森峭觸天果如修言稍進則寒陰夾隊屹如巨人冠劒林立拱揖相屬大夫良為勞苦與人向余言是中松奇特可志者二曰龍頭曰子抱母龍頭今亡矣子抱母宛然會天將暝疾趨廟止宿崇甯寺僧舍明日丁亥晨起謁嶽帝廟貌窿閎賁鏞喤然時釐禱者甚衆半皆村甿羅拜鑪烟下口喁喁不辨為何語余雖通籍猶然布衣也僅齎瓣香為獻醆寒可掬俗人腹笑之知帝不我訶也時修朗皆在側惟仰視甍桷嚄唶曰夥頤嶽之為殿沈沈者繞殿巡行略無往蹟可紀遂復返寺飯罷謀登山時陰晴相戰輿人環立聽命余悉謝去獨與修朗及童僕數輩策杖徑往有送余者偶得小僧名福頗解事籍為鄉導余袖中亦有圖經遶廟西行隰畛間二里許至茶庵庵則隰之終而山之始也稍上則岡矣送者別去余輩拾級而登幽草野花秋色堪把稍前遇石磴磴本一片石人達而登之傍有時人新題之曰雲梯不知何義過磴始聞潺湲聲自遠而近砰磕如奔雷下矚深澗中若斷若聯如曳練如縣箔者絡絲潭水也余心神澄曠次然有會福遙指潭處示余時志在高山未暇窮源遂去過玉板橋水聲益瀧瀧沸耳然又非絡絲潭水蓋由是以趨潭者余踞盤石憩木蔭中良久復前山勢漸峻至此始有嶽

意遊者始杖既陟復降陗塹相間然塹弗及陗十之一此所謂小竹篙嶺大竹篙嶺也竹篙本象山形巉削南楚方言耳而後人輒更為祝高殊無謂兩嶺皆岞峈巑岏與浮雲相亂初望前嶺煙靄中有白衣以為天上人比達煙所則白衣又在天上凡數休而後至據地惵惵渴肺願漿然屠蘇相望僧茗可乞既踰嶺則嶽悉過半矣於是有半山亭亭已虛無人空閉旃檀數軀莓苔告哀佛有憂色出亭四望則宜眾峰羅立湘流縈帶矣時山雲樓起滃滃無所見福妄言之余妄聽之修朗輩妄附和之稍上雲黨益盛餘弗迷者咫尺遊情少倦遂折入鐵佛庵弛裝脫屨擬稅駕於此矣時日猶在悲谷天色乍開乍合然可決其不雨余復投袂起曰今日即不登峰夫豈無傍近散勝可撈胡駭坐為余目福福曰有之此傍近為兜率庵懶殘巖余欣然往尋由庵右取道南折而下先過懶殘巖巖庳濕不可坐半芋既無牛糞亦少上數武即兜率庵庵徒四壁立荒略草創斧痕尚鮮階有秋花亭亭頗類貧女顏色詢之老僧曰鐵線牡丹也時天忽向霽出庵徧索無餘勝意微怏怏然往返經行處桐竹參差橫斜宿草殘碑或僵或立似王侯家新廢臺榭令人愴然生盛衰之感仍取故道歸偶登坂少憩余坐諸人皆坐見白雲庵庵舒卷不恆儵忽萬變雲有孤飛者羣遊者旁午相觸者前後相逐者有滃滃四起忽復回互者少焉衆雲烏合直來逼人余輩急起欲避無地頃刻匼匝並在白光封裹中余歎息謂修朗輩吾與若終日地下看雲亦曾見如是雲乎嗚呼此乃其所以嶽也修朗皆憮然返於庵傚夢禪榻深山

無酒倦劇如醉越明日宿霧益壯似欲雨者然不甘枯坐於晨餐後信脚登山已過丹霞寺余自下上有客自上下邂逅於泉樹翳薈間客乃吳人亟搖手謂余曰勿往適峰頂大風雨徒敗公芒屨强挽之至庵中然庵處固猶未霑濡也余疑之客曰茲嶽蓋有三天焉自玉板橋以下一天自橋以上至半山亭一天自亭至峰頂又一天往往雨其上霽其中雨其中霽其下而甚者或雨其下霽其上霧其中非復人世陰晴也余又歎之有頃天微霽余意仍欲撈傍勝屢目福福謝無有良久曰無已則下火場於是遂東之下火場然心怪厥名弗韻比至則畦竈穢俗所見無非野覓名稱其實但竹石磵道亦彷彿昨日兜率路差可不悔時霢霂已霏霏矣疾趨返未及庵而大雨明日又雨余惟匡坐繩牀時時呼老衲說無事鬼話福笑於前修朗數於側僧童輩皆寂無聲老衲炊飯作供案間有蒟蒻根竹花菌皆山蔬也余屢為厭餐蓋自丁亥至己丑凡三宿庵中留小詩於壁記之明日庚寅雨少歇霧晦如故余決策前進褰裳先登仍過丹霞僧智融持一卷索詩泚筆題之而去遂歷會泉經湘南寺徘徊弗果入乃至南天門此土人所稱横嶺者也嶺當岡巒之脊嵽嵲綿亙實中分嶽嶺之陽曰前山嶺之陰曰後山又自山下仰矚者高迄嶺而止自峰頂俛矚者卑亦迄嶺而止蓋登斯嶺始獲覩祝融云時有僧持茗出飲客偕夫而操吳音修呼問所勝對曰過此則飛來船講經臺矣遂從歧路趨至船所船之上下左右皆石也船則高庋兩崖間適當石之門戶處人皆從船底往來船上亦捫躡可登余與修盤礴

流連未始不歎其奇也周視絕壁間有題曰石舟者有曰蓑雲鈎月者又有擬題曰慈航者以船喻船都無是處往觀講經臺臺上劃有壽嶽二大字云是宋徽宸翰然奇處正不在此遂復返尋登峰路時霪霧迷離對面茫茫如半山亭時余輩惟以福為目福高亦高福下亦下經獨覺門故址余忽恍然低回久之不能去蓋余初登橫嶺時將謂過此以往當步步攀躋直到上頭矣不意此處復作凹凸既斷復起類蜂腰然然嶽中絕無關繫處而余獨默契其理以為登峰非如此則不妙似先得我胸中邱壑者未暇與俗人言也經獅子泉入上封寺寺僧極磊苴向人惟攢眉說苦然寺亦漂搖頹殆無住理去之上天尺庵至峰頂時雲絮四塞白日暉其外一氣氤氳浮動如混沌未分時遊者亦莫知為祝融峰則有小祠石其垣鐵其瓦前以位嶽帝後則思大禪師有行僧顛霜種種從祠中出自稱雒陽人曰余老此孤峰絕頂十五年矣指余輩登望月臺數人者據石趺坐相顧淒然如在窮荒海島中時見雲色稍明澹幸其或開僧掉頭曰全未全未余悵然乃下此初登也遂西過不語巖至會仙橋橋即道書所號青玉壇又在後山之後矣兩崖斬然中斷如峽惟近北崖者石脈不絕如駢拇枝指相去三丈許復突起而為會仙峰橋橫跨之廣可數尺下臨萬仞余飄然徑度修從之餘人或色戰縮朒久之乃過然余既度此峰天色忽慘變濃雲如墨溼霧濛濛蕩潏窅冥疑非人世余亦悄然悲恐提修臂曰人言地獄景象幽晦無晝夜當作如是觀修點首去峰數尺復有巨石鉗閜初不相屬或云可躍而下以

試人之心遂名曰試心石石隙有古松數株拙禿如畫不知何似天台橋畔峰上望捨身崖殊了了路紋如綫足跡可數會昏黑不辨陵谷身固難捨心亦懶試仍循舊徑南下過觀音泉蒼翠幽溼步步踏落葉有山衲扶籐相御則觀音巖僧碧環也巖一名圓明洞一名高臺寺今皆不可攷獨巖在耳巖左復有小巖蓋新出之土中者其洞外有石龍首洞中有降龍尊者像不知何代遺蹟向來遂埋坳爾許年巖額平廣如席僧或乞名余即題曰降龍巖傍有石類蟾蜍西嚮癡望如請雨者而觀音巖上故有圓通閣懸崖置屋結構牢密僧指石上短松曰此念庵羅先生手植也薄暮霧愈甚就憩閣傍僧舍神骨頗覺高寒中夜時聞淅瀝聲蓋林露霄霔兼山溜泠泠俱非雨似雨者比天明乃真雨披衣出戶四望黢然僕夫況瘁余猶躊躇未決問福福不言問修朗朗曰下山修亦曰下山余無可柰何遂如所請然終不能忘會仙橋也復踏幽溼往觀之昏黑如故乃東觀望日亭舍利塔脫殼池而還返至湘南寺忽簡圖經曰此處有貫道泉即入寺訪之泉頗幽洌石壁間有大觀中趙岍絕句岍不知何許人詩亦平平無奇而此山唐宋人留題絕少見此聊慰典刑復過鐵佛庵庵前為歧路東西分由東道下山可十五里即前日來時路也西道倍之且茅塞不良於行然福嚴南臺諸境俱在西余一意討勝遂麾奴子肩襆被從東下而余與修朗輩策杖而西仍下兜率庵至中庵庵荆扉反鐍惟餘蕉花守籬外道經巳公巖巖在隔溪徑路斷絕余意頗怠而福力薦此巖殊谽谺非曩所見諸巖比遂從亂石僵樹

間猿挂而下入巖見空洞可容百餘人福言不謬有五臺僧龕其中聞足音楚然似有喜色余默思此中面壁何減少林祇恐為僧心不了耳出巖天忽霽路漸蕪翳茅葦如人長時見衰藂中一片皆死央菊土人或不識此毒卉也然花自可翫望福巖寺在前欲往詣之而福先引至羅漢洞洞即獅子巖以形得名相傳前代有五百聖僧居之日飯於福巖寺寺中故有凡僧五百合為千人然飯罷輙隱其半主者疑焉一日披荊跡之盡在洞中後遂移巨石塞其門至今無敢排闥者說雖不經然余觀其塞處庨豁如城闉石自内出殊不可曉石傍有隙修以杖探入數叩之聲硿硿然俄而狂飈怒起福曰此豈洞中羅漢嗔耶往年故有雷雹之異然同行者皆不顧益賈勇陟其巔風倍勁吹人欲墮有頃乃下風亦旋止坐坡側少憩正見三生塔鼎立層岡纔露龜結會雙脛告憊不任婆娑囑修福兩人先往之有奇則以聞良久返命曰亡奇乃已遂入福巖寺寺亦無他奇惟古松數章龍鱗獼栗實為此山之冠余亟稱之寺僧為樵李人向余指畫形勝云此地四峰環拱後嶂則狻猊狀也前臨平畬有孤垤突起如龜爬堰且行且視之信然時已過劫餘之南臺寺矣回望宋人黃桂所書大壽字在宿莽中遂至退道坡坡間石磴略如東道所稱雲梯而廣長數倍歷百餘級始盡或呼為天生磴察其傍則金牛跡存焉蹏痕參錯間以人趾此中安得有是跡豈亦效顰蠶叢故事為之耶下睇嶽廟歷歷在目以為西道之勝已盡而道左有三石相疊俯瞰欹巖欲墜不墜者飛來石也修朗輩皆危且奇之余曰夫嶽則

廣矣大矣諸勝備矣胡拳石之足多抵廟時天已暮余中夜深念此來往返於嶽自丁亥迄辛卯凡五晝夜矣而山靈妒人雲煙黨錮祝融之真面目其終不可識乎澄爽有待務堅定以勝之越三日甲午天則大霽曉望衆峰歷歷老黛如沐余仰面長笑不復言急呼僕夫戒裝提修挈朗仍取玉板橋故道而上江山草樹如故也而點蹴眺聽觸處軒豁恍如別一天地令遊人精神怒生俄而半山亭俄而觀音巖背疾於鳥巖僧環復趨迓山阿草草相勞苦是日碧空皎澈上下中幸歡然同一天矣絕無向客所言兩三天之惑而余輩懲前者雲厄有戒心皇皇焉惟恐失會仙橋接屨而趨至橋則日方亭午此番陵谷劃然崖為之加深橋為之加細余仍飄然徑度餘人從之時修慕試心之名欲從甜間處躍而下環從後呵之不止竟躍而下有奴子繼之而余亦從橋畔梯而下繞峰而達於所躍之石諦視石上字乃定心非試心也然定而後試良亦至理石隙禿拙松故無恙有善緣木者能王長其間獨捨身崖則無敢嘗試者身固重於嶽耶遂趨登峰頂是日天地始分鄉之混沌者一變而文明騁懷極目見界諸境咸來奔會環復一一指畫初下其手曰此某峰某峰也又下其手曰某河某河也復四面下其手曰此周遭大小諸某某山衡陽郡邑也長沙郡邑也邵陵郡邑也余惝怳久之或叩後山諸勝地則皆在峰脚右畔如古大明寺如茅坪如九龍坪又歷歷入環指掌精藍繫蘇遠松如薺噫吁嘻危乎高哉自登此峰而七十一峰皆盆砌間物耳今而後祝融君猶得不以真面目奉我乎此再登也將下

峰閒傍有太陽虎跑二泉遂幷觀之太陽泉亦與貫道諸泉伯仲而由泉以達於上封寺有石筧焉溜涓涓緣之以下約二里許云是唐時一老女所鑿至今以名其筧此老女大好事毋乃蹋地喚天無聊之極思耶虎跑即在寺後出樹石根罅淙淙不絕然皆不甚著歸巖語環曰余詰旦欲觀日環曰今且請觀落日遂假道圓通閣上觀音巖頂與修並坐觀之烏輪墜處與平地所見亦略同但下方已黤晦而山際猶輝輝弄景為異耳是夕念念作日出想殆不成寐夜半環促之起嵐氣嚴礉不霜而淒行者皆擁罽挾纊暗中燃枯竹牽率至望日亭時北斗煌煌在天寒雞尚未初號同遊數人莫不延頸東望恭默鵠立如金閨待漏圖從者或蹲傴蜷縮抵背鼾睡久之月始上盈盈一鉤清輝如濯此人間夢回酒醒時也又久之東方始作初僅一痕白白者漸高漸淡則黃繼之黃者纔高則紅繼之紅者既高則紅盡處又漸淡而為白白則又黃黃則又紅如是者又久之乃吐一綫於莽蒼閒倏而半規倏而全輪紫燕支赬玉盤不足以喻其色也轉瞬扶桑載拂則色化而為光不能正視矣而觀者咸詫光中猶蕩漾如冶金此不知是日動目動時朝旭已璁瓏同遊者人人滿志而去無他望而余獨中懷勃窣似仍不能忘祝融乃復登之瞿然顧其後相從者惟有一修是日所見則又異雲瀰於山腰凝而不流無遠近皆作一片白日光在上映之粼粼灂灂遙峰如鳧雁出没渺然洞庭萬頃余不覺驚喜狂叫顧修曰大奇大奇昔人云雲海盪我心胷此其是矣蓋余三登峰而山亦三變始則海終則湖獨中所見

者山耳嶽哉嶽哉何其善幻而不測也觀止矣亟去無太奢侈取造物忌既返於巖遂浩
然南下將至湘南寺忽又簡圖經知此處有隱松巖不憚煩披蒙茸探之荒陋殊難為品
題不知何故被此嘉名或者岸谷變遷抵寺日猶未晡是日蓋乙未也計往返於嶽者又
兩日於是遊聲始振乃公對鏡引杯頗有驕色栩栩然自謂目無全嶽而嶽廟前招提星
羅煙巒相望豈遂略無小勝可紀則拱手應客曰敬聞命矣竊已於前兩日了之以壬辰
了其西則集賢書院也宮庭肅潔清風穆如諸賢人姓字煜煜所云開雲霽雪之先輩具
在院後琅玕萬个間以瘦松芬碧蕭疏能使六月無暑或采杜句題曰湖南清絕地差不
惡此外如胡文定湛甘泉兩祠僅可備元旦酬酢例到門投一刺而去不見主人以癸巳
了其東則所謂華嚴閣甘露林諸所俱卑庸無足道最後至一處號近聖蘭若者廣長不
及十笏室已闃寂偶爾步入正中有出山老迦文妙相鬚鬘如生肉色溫好紺目流波顧
人而笑余極駭悅修朗亦皆駭悅歎未曾有然莫識所自返至司馬橋適遇福試詢之福
遽曰是某所活佛耶余輩始知為活佛獨怪此中人殊乏心眼不活佛之則已既活佛之
不以活佛之道事之而乃聽其抱膝冷坐於蟲絲蝸篆之下衆生夢夢至此此前兩日所
了廟傍小勝也攷圖經水簾洞去廟差遠乃以下峰之後一日往了之其日則丙申矣暄
麗如暮春仍呼福導夫先路行十里經桂藩新卜寢邱稍坐松根觀之亟去覓水簾路而
福初不識途妄引余輩入山行二里許不聞水聲頗疑之望見隔溪村煙曖曖髫嫗雞犬

如桃花源人家命福往叩之始知誤入急返故道得牧牛兒為指南越陌度阡跉踔畈畷間久之始涉澗舉頭遙見白練知是簾所為然此微簾耳又行二里許山路始見全簾蓋朗不能從馬獨修與余偕飛流自山頂兩折而下峻壁高可百尺水徑之故曰簾瀉珠濺玉真有銀河九天之想敧坐崖上毛髮淅淅魂骨俱清簾畔大字標天下第一泉而余所坐處石平如砥亦大署朱陵太虛洞天其傍宋元人姓字楚楚視嶽有加然皆不見汗青何殊腐朽聞水中有冲退石堪坐臥若斗絕無路可下未敢以身許之然此處亦值得一死恨不立化為猿鶴余歸途目修言此亦奇觀矣未知與匡廬瀑布孰為雄長顧水而簾簾而洞三之則美斯全今乃闕一故吾深愛其簾而猶微恨其不洞返至先所涉澗即簾之餘渴甚掬水飲之果甘洌異常此泉合置第一抵廟偶過準提庵忽有懷赫虩見訪者為天台寺僧湛公湛公之來則邀余為方廣遊也嗟乎余念方廣久矣未入嶽神已先往但以距嶽頗遠故後之今不意遂得湛時不可失遂欣然命駕以明日入方廣有從余遊者即前送余茶庵別去者也具日修行朗不行或便謂修勝朗然山水有緣亦胡可強初所歷皆官道平楚蒼然黃疇相錯矯首望天柱赤帝諸峰猶冉冉送客久之始入山山徑崎嶔微類福巖路而詰屈倍之既過西明寺則益巉嵯不倫怪石虎蹲藤樹交蔭林礁齒齒千澗皆鳴行人屢入箐樾中幕歷如幄或數里不見天惟聞荔藟龍從下水聲瀄汩然亦不辨水所在時於蔓葉疏隙窺見之桐栗俱歲年老大結實纍纍枝頭自笑沙磴多碎

散石膚布地如魚鱗鑠鑠有光或即舉以當雲母仙家大藥不應狼藉如許徧歷𡸁篠間竟日不逢一人鳥雀相呼亦少斜曛始抵方廣寺寺故壯麗屢遭鬱攸今遂零落然規模猶依稀可覩殿上佛軀極偉皆負牆露坐塵隆於鼻覺活佛遭際猶幸立荒臺佇望四面銛峰苞簇環繞如城僧言此地形絕似千瓣芙蕖寺基乃在蓮房上熟視之信然遥指疊巘有紅葉半灣正出萬綠深處余與修聯眇久之秋魂欲醉飯於僧閣窗扉怡悅此中儘堪寄夢而湛巳庀榻於天台勢不能不天台遂別去過洗衲石補衲臺皆梁海尊者遺蹟石去地無多許水徑其上欲簾不能然簾意亦可想臺則硱磳樹石間可設蒲團孤坐後人或又題曰嘯獨計此一衲耳既洗又補何當復嘯稍前度石橋修翳四合激湍清越此亦絕無關繫處而余又樂之低回駐戀如過獨覺門時既瞑乃投天台一徑森黑穿蘿而入寺極典嚴是湛所經營頗不類巖阿結構明日晨起往觀拜經臺惟有荒寒一片尋無縫塔塔甃亂石為之位當兩山之會罡風曉昏雷吼而浮圖尖終古矗如甯無呵衛回視前山椒亦有亂石塔與此相望昔年經震霆摧而為二然俱植不踣以彼塔匹此塔所謂東鄰西子也返過妙高峰峰通體皆石峭壁仡仡如百堵牆而石上有一徑儼然軌涂即以車轍名其亭上剔留元圭六大字柳骨顏筋皆備殊可法有石欹覆高崖間其形正方曰分糧斛不知斛化為石石化為斛又有稽首石上者幘痕宛然石乃不剛於顉顧之失笑返於寺湛欲相淹信宿而佳處已盡入奚囊安能為蔬筍留偶聞福昌寺龍潭有幽致

遂紆道取福昌路而下既至則茫不知潭所寺中人導觀之潭處亂石間竹蔴冐逢遊屐罕到一泓黝窅疑為龍湫修稍進投石試之導者變色呵止以是潭嘗殺人故然我輩豈潭所得殺也笑而退是役也以丁酉往戊戌還初志在方廣耳乃兼得天台可謂不負西來意矣擬束裝言歸忽披圖經蹶然起曰尚有黃庭觀見遺其以明日往至則荒寂無煙松筠空鎖亟訪魏元君飛仙石突兀傍簷跂腳浪吟半天笙鶴縹緲可想返至中途聆澗聲觸耳知從絡絲潭來忽憶前福所指潭處尚未到慨然往尋之衣榛帶棘上下岡岅乃達潭所潭不一水水不一狀然潭所經無非澗者攲臥石上看壁間飛流所謂砰磕如奔雷者足當水簾之半然又不可以簾論故是氣象別耳水傍有山客某小篆趙澗二字鉤畫亦俊健世人耳尊於目趙澗之名遂以絡絲潭而掩非身到誰知之者是日己亥山行告終雙履盡穿踵決尚未覺明日庚子高臥僧舍稍息勞生然胷中躍躍然全嶽動盪醒與俱醒夢與俱夢方寸幾不能自主辛丑乃出嶽寺僧送之廟前見道左頑石上標佛號漫訊之僧曰此嶽石也蓋世傳嶽帝宮故在峰頂陳時有思禪師欲踞其地與帝約曰吾拋一石視石止處創爾祠故祠遷於平麓即今廟是矣余又爽然念此等閒鎖事不叩則亦不知也凡余所歷嶽中諸勝有前人所未及者多以善問得之九煙氏曰余於茲嶽蓋亦得其八九云從來品嶽者高言祝融幽言方廣奇言水簾余既兼而有之若夫高外之高幽中之幽奇前後之奇亦鮮不爬羅剔抉征翳伐荒鶩入詭出與猱鼯爭智勇可謂不

遺餘力矣所微憾者獨後山未到人言其金碧繡錯緇錫如雲安可過而不問噫余本以數千里外之身一旦裹糧挐艇跋涉山川徒以嶽故若僅取金碧錙錫鋪染快目豈余所急且亦豈嶽所望於余者哉雖俟異日焉可也

千頂山遊記

張玉書遊千頂山記云遼陽城南五十里為千頂山頂山多奇峰巑岏稠疊不可屈指故名千頂僧寺最著有五曰祖越曰龍泉曰中會曰大安曰香巖其創建在元以前顧不得其詳循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籬落類江左至八里村有黎百萬樹雨後吹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為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邪崖路徑仄偪萬峰回互鳥鳴樹底雜卉蓊翳梨最盛彌漫山谷七八里不絕過南塔有官亭餘址勝國時將吏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寺環山而構面俯背倚左拱右揖高輒數百仞巒巖洞石名各肖形有仙佛蓮月盂鉢螺髻獅象之屬惜無名流持擇品評故稱名近鄙而不變也由寺東緣磴而上脫帽杖藜盤礴沙礫數百步得巨石石形如丸以丈許兀踞峰頂淩虛聳特不欹而仄石上為松坡為石佛為羅漢洞洞對面曰振衣岡磨巖大書蒼潤可愛名字剝蝕畧見彷彿而已又里許歷危磴數百級石巔鑿壁為斗室顏曰無梁昔有僧精梵律者常棲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其側中夜惴慄不得安息云

自祖越折而西可五百步兩岸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泠泠如操石琴溯流而上一徑

盤紆古木間直達龍泉寺聞粥古聲與泉聲相應軥輈鳥語雜沓其中泉出寺後彌勒峰峰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刳腹數竹引入牖下若懸溜凡祖越所見西北諸峰皆在寺東峰勢詭異遊者目駭心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數畝其結構亦依山偃仰有曲折迴環之致故山徑峭窄而取徑特奇寺為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其子忠貞所書尺幅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客結構嚴冷如見其人

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衍虎跡縱橫竟日無人行晨起循龍泉麓折而南有牝鹿數十注板徐下僧曰此鹿就澗飲耳頻與人狎然時落虎口至中會寺寺前為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霪潦溢漫九谷之水匯注於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魚泳頗極登臨之勝今閣久傾而水勢亦湮塞所謂九谷故道無識其源流者中會在五寺中最為閒寂刹非舊觀僧聦若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堆案西南諸山皆倚室東隅而松岩峰西峙與粥魚庵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

出中會行十里許草樹蘙密溪流鏘然水穿石中時露時伏是為大安寺山址又里許徑路盤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步徑漸平復騎距寺半里許奇峰疊嶂聳出雲表如立如拱孤挺峭厲卒去地數千尺寺枕山之中前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憇五峰丈室閣鈴松韻時發異音久之邀兩僧導遊一摻一籐杖循百佛堂過薛庵至瓔珞峰峰突兀無梯滕行而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不見天日野卉數十種色丹而妍錯

亙于古松之陰幽麗特甚自此山益奇徑益仄沙礫雜糅積葉數尺怪石怒攫下視無際心惕然而危乃令兩僧前推後挽策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莽排朽株纍纍然趾頂之相錯也行十里許至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巖後阻辟壁對峙有明嘉靖華亭學士蔡題石出洞折而西遥望石穴如牖為雲封洞背洞過馬蹶峡當象山之中南面通明北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石門渡嶺天風乍起山木盡號仰睇仙人臺一峰斗絕空際疑不可即循磴道而上約數十尋至臺趾左深潭右絕壁環顧諸山盡在跨下臺上布枰柳州記仙弈山庶乎似之其直立萬仞之巔崚嶒奇詭飛鳥垂翼虎豹却步中原諸山所未有也此山居大安中會香巖之間山脈之所萃故遊大安者指為盡境折而下則去中會為近於時夕陽在山陰氣慘肅不及返大安遂尋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有徑東南行孤峰旁突為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特勝衆山環列蔚然巨觀又東為夾峰元僧雪庵棲息之地峰下為洞洞口正黑傾仄不能措足手捫一穴僅容膝兩石離立橫木其中履木下見深塹側身而入攀穴而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對立一峰架木為梁闊僅踰尺引絙乃度夾峰之名以此仍觸險出洞口歷鸚鵡石雨花臺循錦繡坡至香巖日已暝僧言深夜常聞虎嘯繞佛閣數匝而去遂閉戶就宿曉起捫石碑得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記字畫漫漶不可辨强衆僧鉤剔滌除纖翳盡去所刓缺者纔七八字耳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遒潤諸寺碑版之文以此為最由山後尋舊徑度嶺又尋別峰東過雙井

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徑大安而返千頂之勝以大安居首而山徑奇特寶香巖大安交會之界以道出諸山之背邃奧深隱多見側勢登覽者憚其僻遠往往避而就夷皆未能得茲山之勝槪也康熙壬戌記

鍾山遊記

洪若臯遊鍾山記云鍾山周圍六十里在建康城東北古名金陵山後名鍾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揚州人也擊賊傷額死於山下吳孫權時歲大疫子文顯靈異遂立廟祀之因名蔣山輿地志稱子文祖諱鍾因改馬明宋濂稱吳大帝祖諱鍾按孫堅之父實名鍾輿地志誤云六朝時又名北山齊周顒隱此孔稚圭北山移文所由作也康熙庚子春水部郎蔡君子靈孫君堯表約余同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西有宏覺寺寺僧煮虎跑泉茶相酌泉在寺門之右古梵嶒崚水甚清冽浮圖七級年久圮仄不可登經修廊東行緣石級而上登觀音閣凭欄四眺江流浩渺葭蒹楊柳一望無際征帆魚艇上下往來閒而輕鷗鳬雁相與戲廣浮深令人低徊不能去下至兜率巖仙洞即道書三十一洞天一名文殊洞高二丈餘洞口如甕茫無畔岸既而登山之背觀昭明太子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洞浮圖立其前爲辟支佛藏舍利處嘗放毫光其陽則明太祖陵墓在焉南望聚寶山頭昔賢所營方正學先祠址執笏而北面拱之者也入陵墓門守冢者則猶勝宦者年已八旬自言嘗逮事

神宗帝言宮中事甚悉有不勝致憾於桓靈之感余因慨於宋元之際矣夫西僧楊璉僧伽之慘豈堪聞哉周封般墓晉修虞祀史冊美之國朝於勝國特立守陵人戶給其廪餼俾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既而日將暮南行山路斗峻遙視山足則落照在田禾黍映之繞黃縈碧真堪令人悠然遠想起高世之志五里至獻花巖相傳唐高僧懶融常居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因名遂至華嚴寺寺南有遁雲亭又南有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羣峰攢蹙悉在目睫與蔡孫二公小酌焉二公曰此行不可無記予韙之又二里出山至署日已暝遂秉燭而為之記焉時三月十五日

廬山遊記

袁枚遊廬山記云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崖為最余乃先觀瀑布於開先寺畢既往黃崖崖仄而高簇輿升奇峰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已不敢仰視貪其奇不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峯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往五老峰路漸陡行五里餘四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宿何所輿夫觸而顛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愈濕愈重擔夫呼詈家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

急前奔赴則萬松庵老僧曳杖迎喈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峰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峰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極深故盡數十刻尚未至底邪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水陸二宕遊記

曹宗璠遊水陸二宕記云會稽之山以秦望南鎮爲冠吳生言水陸二宕之勝買畫舫載酒往遊遥山環翠瀠水霏煙竹籬雞犬如武陵漁也水中蘆田或方或員纍纍三十餘里吳子曰此爲陶堰地脉所謂鳥跡蛛絲者也望見曹山青螺出雲際有小橋畫舫不能進遂易小舟行里餘深碧百仞天門峭闢一山卧獅一山象鼻形絕肖中爲放生池石簣先生書室臨焉可以論古可以洗心對之肅然所稱水宕也已而登陸婆娑獅象頂折而南至陸宕奇壁駭立六月生寒泉涓涓流窪石爲罏滿則下瀉掬飲不減雲門乳泉平石可坐十客旁有仄徑百餘步下瞰方池山巖樓六楹有人岸幘碁聲余歎曰使此人終歲無出山去仙豈遠哉吳生仍邀至放生池貯酒以澆月吳子曰茲池本石山也石上斧斤錚

錚霞駁錦紋日輪於市不知幾百千年遂坳而停水耳愚公移山非寓言也高岸為谷其一徵乎余乃喟然歎曰夫山之延亘也嶄巖巇崎嵯峨岌嶪其質也今實者以虛高者以深豈山之性哉斤鏤斧琢事勢漸靡使然也夫人修身立行欲為聖賢之學一漸染於世味之中剛毅化而柔軟醕樸化而佞巧仁慈化而殘忍和洽化而擠排又豈人之性哉斧斤之鏟削甚焉矣而一二慷慨激昂雷煜飈發者世逆折而無以達其才則相與恬澹頹墮寢歎愁吟勞人化為逸民藎臣化為文章之士彼七哀五噫者誰耶是豈性情之初耶莊子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人之益也易性變情幾不得返故山川之高卑必有間矣久則山可化而為川人亦慎其化乎而操化人之柄者烏能無懼無令石工操斤而數其拙也是不可以無記

翠微遊記

惲敬遊翠微峰記云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峰若相負北峰為翠微峰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峰有崖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為金精洞即翠微峰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扃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盒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盒山而闔為從游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崖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崖為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梯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為第一巢復登為梯磴二十有八有巢隘於前不可息為第二

巢級十有七為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為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崖日果果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為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為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甯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推際瑞為本朝招吳三桂將韓大任被難焉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甗洞構橫閣翳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於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澐澐首銜尾逺肩歧腹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又三百餘步所至果盒山石矗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磴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孤山遊記

邵長蘅遊孤山記云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輞川者家兄學士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

暑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皆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奴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徑沮洳至望湖亭憑欄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亭適居湖山之中於夜月光尤勝亭廢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欄學士指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即此地嗟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為寒煙矣而舉其姓者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

涇縣山水記

涇縣山水記樸安往日之作錄之以寄故鄉之思云爾

涇縣古揚州地在甯郡西南一百五里漢屬丹陽郡後漢因之楚王英好佛謫居涇縣是也三國時吳置安吳縣在今縣治西藍山南屬宣城郡晉以後因之隋廢安吳仍為涇縣大業末涇人左難當據縣武德三年難當歸唐築城於縣治西三十里改為猷州授難當猷州刺史七年輔公祏叛遣兵攻猷州難當却之八年州廢縣仍屬宣州宋乾道二年升宣州為甯國府後因之涇縣屬焉今府廢屬蕪湖道此其區域沿革之大略也夫一縣之

中有山兩山之間有水是為輿地之公例今先舉涇縣之水而次及於山凡合縣之政典大事人物土產文學風俗悉歸納於其中案涇縣之水除東北鄉胡村水出甯國縣界入宣城縣界西北鄉虎狼澗水入南陵縣界外其餘諸水悉歸經流經流來自石埭縣之舒溪及太平縣之麻川二水相合在縣西南百餘里有麻溪渡出麻口入縣境下澀灘經九里羅浮等潭隨山旋繞湍激清折幽奇之氣實產文士唐時許棠詠月中桂詩第一列於大歷十子中又有萬巨者工詩太白贈以詩云吾愛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一來遊相歡詠佳句今觀其故址實山水佳處也特水淺流急不便於行舟於商界上無特別之色交通不便故也然萬山重疊絕少平行人衆田少艱於謀食於是遠去他鄉各圖生計涇縣本地雖無市場而在外經商者足跡幾遍十八行省地勢使然也水自羅浮而下北至桃花潭昔李白嘗遊於此上有踏歌古岸所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者此也今潭上為翟氏村煙火萬家而汪氏式微焉又北至落馬潭晉桓彝擊韓晃戰北落馬處也水至此合山溪澗壑諸水經縣治西南二十里之後山至巖潭與藤溪合藤溪源出于縣東南之旌德支流之大者也又北合上坊河水至縣治西合新河新河者宋熙甯中以溪流東注為城邑患縣尉劉誼築此河以殺水勢新河西有白雲泉白雲泉出自白雲山山舊產茶今則滿目蓬蒿一林荊棘矣又北合幙溪幙溪出自幙山在縣治東三里左難當與輔公祐嘗相持於此又北逕柏山合紅子港柏山有白龜城左難當所築又北過赤灘合琴溪諸水

琴溪者因晉高人琴高而名世傳琴高鍊丹丹成踏鯉而去至今土人嘖嘖稱道夫科學不明多奇怪之論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書于史册此何足怪也然其地多竹其水多魚且異於他種所謂琴魚琴筍者即產於此又北至馬頭馬頭在縣治東北三十里商舟輳集一縣之市場也水至此入宣南兩縣界為清弋江經灣沚方村至蕪湖而入揚子江夫涇縣固山縣也羣山匝地萬峰攢天然秀而不凶奇而不險統一縣之山畧分為三條中條諸山發源於朝山由朝山北走而東折逕榧嶺連嶺筆架諸山至蘭石山而止蘭石鎮在馬晉咸和中桓彝使其將俞縱守蘭石拒賊賊將韓晃攻蘭石縱敗死郡志云藤溪西流受楓林溪水又北受窄溪水逕蘭石匯為星潭即俞將軍死處今觀其地萬山環繞一水瀠洄路窄林深山高水急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此兵法之掛地山谷之間路可通苟得鄉導無險可守而出奇制勝使守之得其人賊亦莫知所攻關之東北為汪姓倪姓村居族微人少世無顯者由榧嶺分支而西走逕齊雲舍坑茯嶺馬鞍諸山至山西而止茂林在馬鞍之南潘村在齊雲之東逕邑村居之大者也族衆能文吳氏芳培潘氏錫恩皆其傑出者由朝山而西走逕銀嶺萬象銅坑嶺諸山至水東大山而止翟氏村居在馬翟氏世居水東元末有沔陽張氏者為漢王大將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翟氏以居冒其姓後年遠月深支裔蕃衍遂別號翟氏曰老翟今則老翟式微所謂翟氏者悉張氏之後裔有翟義仲者善詩歿後包慎伯弔之云忽忽過荒墓長懷翟秀才神期乍

譚笑文采竟蒿萊寒谷泉空咽哀楊葉自摧誰憐荒草宿蕭颯北風來由朝山北走而西折至樞嶺分支逕博道伏牛旗頭諸山至戰嶺而止戰嶺西為章氏村即章家渡渡頭有一坊顏曰西來第一鎮一縣之小市場也戰嶺山南為康郎山安吳縣址在馬梁大室初宣城內史楊白華不附晉侯進據安吳今則有安吳市及安吳渡即包慎伯先生之故址也吾涇文辭之學涇川叢書涇川文載所載世有傳人（涇川叢書趙琴士輯 涇川文載鄭相如輯）經濟有用之學至慎伯先生始傑出今讀其齊民四術而兵農禮刑諸學何其博大而精深切實而有用中衢一勺一書河漕鹽三法悉具焉吾涇潘文慎督河時先生實左右之大河安瀾洪水不波然後歎先生之學不徒託諸空言而見之實用也先生覩世局之變遷閔小民之困苦嘗作說儲一書多改制之微言其精義在于重官權達民隱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王梨洲作原君于滿清之初先生作說儲于嘉道之際或抑君權或伸民權其先見特識皆非時流所能及嗚呼先生非一縣之人實天下之人非一世之人實萬世之人也先生于近三百年諸儒首推亭林然其言曰使得與亭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議論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林亦可少術疎之誚矣則先生之自信力實有過人者而後生小子徒寶先生之墨迹可慨已由朝山而北走經連嶺至伏牛山分支至承流山而止羣峰環繞秀甲一邑積雨初晴空翠欲滴而中條諸山至此盡焉西條諸山發源于黃龍山由黃龍山北折而東趨經岑山巴山至龍珠山而止盤旋曲折如往如復西連青陽南接太平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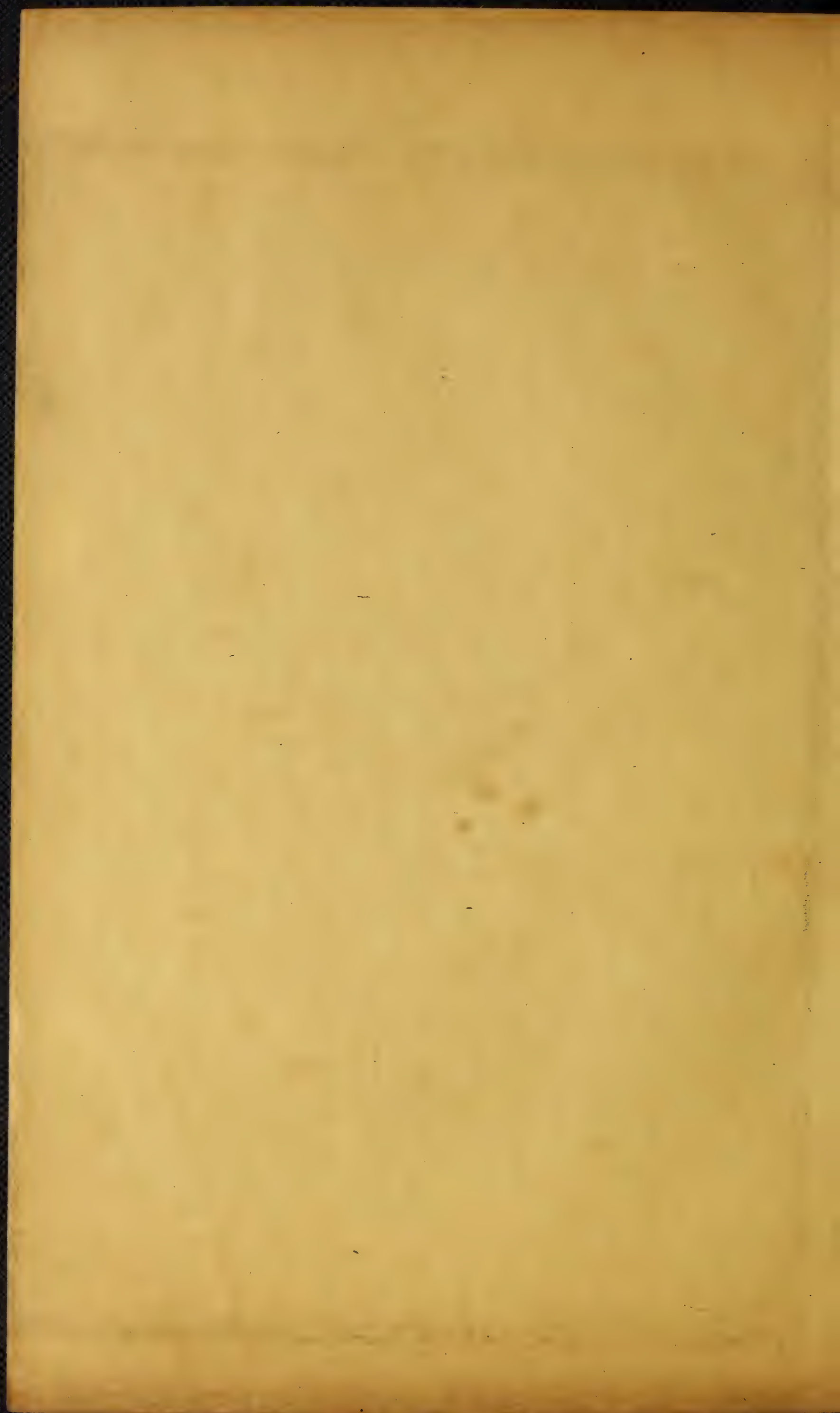
壑幽深林木古茂而查村王村李村萬村皆在其十餘里內萬村者萬應隆之故居也查村者查子警之故居也由黃龍山北折而東趨經黃蘗山五城山至大藍山而止郡志云縣西南七十五里曰五城山五峰環繞勢如城郭東曰藍山俛瞰安吳渡是也由黃蘗山分支北趨而東折經大城雲嶺大小嶺巫嶺盤坑格山水西白雲諸山至響山而止又自盤坑分支經孤嶺北石諸山至柏山而止水西山在縣西南五里林壑邃密下臨賞溪上有寺最清幽可觀唐宣宗微時曾游于此有報道風光在水西之句風光宣宗小字也又有水西書院明查子警講學處子警查村人名鐸舉嘉靖四十五年進士弟子蕭彥立朝有聲彥弟雍宦績亞于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事在明史列傳今則書院已廢講學之風久息而所謂水西寺者尚不改舊觀響山石壁聳峙格山盤旋環繞盤坑土人嘗陶冶其地孤山上有黃巢砦由黃龍山而北趨經黃蘗西公碎石嶺紀家嶺濯坑石砦馬公諸山至分界山而西條之山脈遂止由南至北橫亘百里蜿蜒奔赴如蛇走壑界青陽南陵兩縣為涇邑西北之屏藩特地僻山深聚族而居者絕少大姓無人文之可紀而大小嶺實產帋之地亦工界上之特色也東條諸山發源于唐山唐山西北為磨盤山磨盤山西為湧溪山山有羅隱墓又有羅隱故宅磨盤山西北為黃覚山層巒疊嶂狀如蓮花山之西南為朱氏村山之正西為胡氏村朱氏族大散居於縣之東鄉縱橫十餘里戶口數萬人文蔚起朱理之政事朱琦之辭章至今族人能稱道之世業鹽財富甲于一邑今則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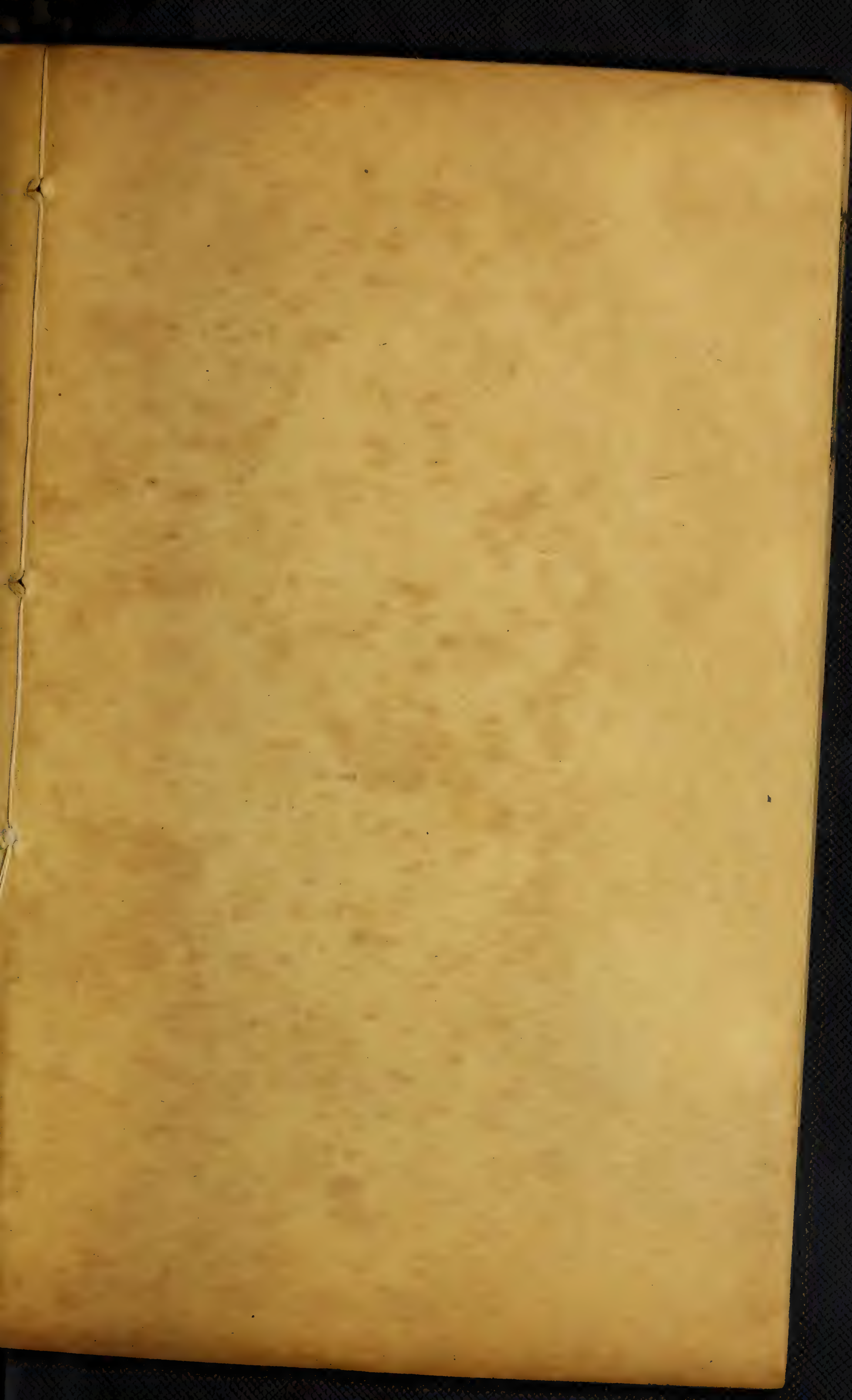
上之競爭變而為生計上之競爭其商業之偉大實足以左右一縣之概上海裕源裕通紗廠及麪粉織布諸廠資本數百萬皆朱氏獨力經營不可謂非商界上之特色也胡氏聚族而居縱横不出十里煙火萬家財力甚微世以文學顯胡氏蛟齡與承珙皆卓卓有名承珙字墨莊邃于經學所著有毛詩後箋爾雅古義諸書考覈精詳古訓賴以不墜清自乾嘉以來海內士大夫爭言漢學而吳皖二派為至盛吳學一派篤信好古實事求是皖學一派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吳派以惠定宇為大師皖派以戴東原為大師其弟子著學說者皆數百人遍大江南北今讀墨莊遺書實皖學之中堅戴氏之後勁也蛟齡字偉人立朝有聲乾隆十餘年時江南徐州屬之邳宿諸州縣海州屬之贛沭諸縣每當春夏之交栽植甫畢横流隨至瀰漫一片不見阡陌先生時為御史上書請築海州圩岸近年淮北湘南多水災諸公衮衮未聞發一言以籌善後即賑濟一事亦半出于商界好義之舉于此愈見先生之關心民瘼矣由黃兇北折而西趨經佛牙百花尖遊馬考坑煙石嶺諸山至東山而止佛牙山之東北有黃沙嶺黃沙鎮在焉唐武德六年舒州總管張鎮周擊輔公祐將陳當時于猷州之黃沙鎮破之是也考坑山有巖關明末金聲所築東南十餘里有破脚嶺晉桓彝拒韓晃戰死處今嶺上有桓公祠東山者縣治之主山稍西即縣城也城內大姓若趙若左趙氏琴士與星閣左氏春谷其學術皆卓有可觀者與東山相連有鼓樓山前代烽火時置鼓角樓于此由黃兇

山南折而西趨逕石巖青山紫金鶴峰諸山至鄭家坪山而止而洪氏村居即散處於此山脈之中涇邑東鄉凡八姓若朱若胡若洪若鄭若汪若倪若管若唐其餘諸姓則甚微焉然此八姓中惟朱胡洪三姓為最而洪姓中之傑出者以洪氏琴西為最琴西讀書負大志與曾文正甚相得曾文正嘗與書云夫金石之契青霞之想可以起沈鬱之痼可以作飛動之興固非藥餌所能擬其功亦非語言所能傳其妙也亦可想見其為人矣由百花尖分支而北趨逕佘冲畫眉嶺琴溪諸山至模山而止琴溪山琴高鍊丹處也模山左難當與輔公祏相持處也由唐山北折而西趨逕烏雀戰嶺金牌嶺豸山鼓樓馬鞍諸山至馬頭山而止界旌德甯國宣城三縣為涇縣東北之屏藩而東條諸山盡于此矣統一縣之地截長補短東西約百餘里南北約八十餘里計八千餘方里全邑之田三十餘萬畝約計為全邑面積一百六十分之一十一涇邑之米穀自兵燹以後毫無進口而出口之數亦微以產穀之數計及人口每方里得三十人而在外經商者約計比居本邑者多三分之二出產以絲為大宗每年出口數約洋五十餘萬蔴布十餘萬紙十餘萬其他土貨亦二十餘萬共計不上百萬進口之貨無可稽查以人口計之總在三百萬以上其虧欠之數全賴在外經商者為之接濟故涇邑雖僻在邊隅其盛衰有關于全國之商務而全邑壙產甚富近來雖已開取只以交通不便而采取又用古法所以不甚發達科舉時代讀書者甚多自科舉既廢學界上甚覺寥寥此大可慮者也總而論之涇邑之地樹藝

之地也涇邑之人商業之人也近年以來商務漸覺減色樹藝又無人過問生計日覺緊迫户口亦因之減少嗚呼山河如故舉目皆非桑梓之鄉關情更切一水一山考古證今聞不如見雖然一國者一縣之所積也吾草涇邑山水記不覺有今昔之感於是更有無窮之悲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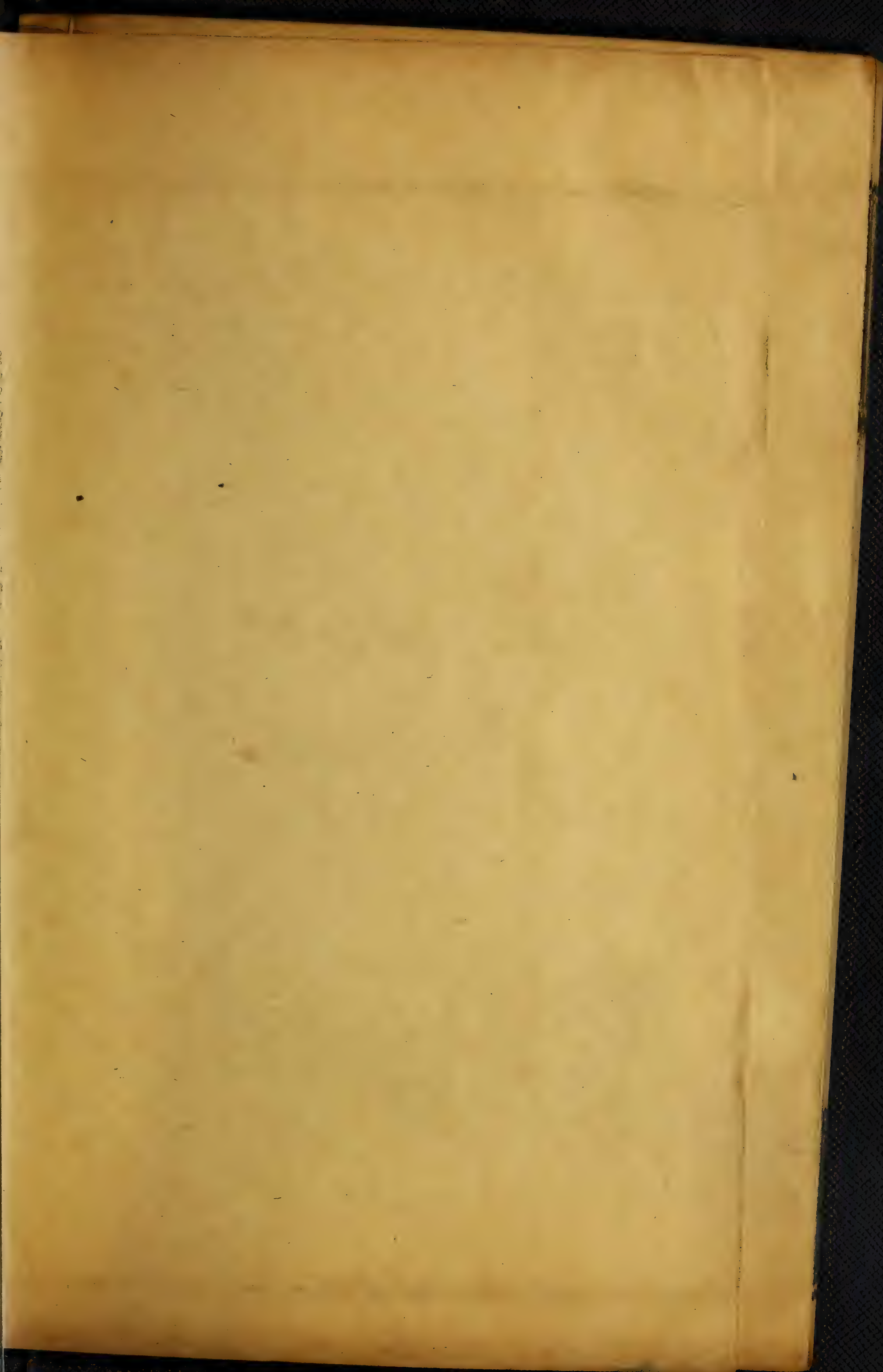
四風俗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風俗

一・四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四目錄

風俗

串月

婦人裸撲之俗

八大八小

撒金錢於地命講官俯拾

賣懞懂

賣春困

元旦聽卜

宋人極重寒食節

宋婦女有削眉之俗

宋婦女之裝束

唐制庶人服黃

宋制禁服紫

明制每年衣服之節

禁商賈服綢紗

宋制公服不得用紗

幞頭有垂脚不垂脚之別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四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四

風俗

漢中尚白之俗

王士禎隴蜀餘聞云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為武侯之說非也

打沙鴣

隴蜀餘聞云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鬻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鴣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為沙鴣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為予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碉樓

隴蜀餘聞云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為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此碉樓之始

白河風俗之陋

陜西白河縣志云白邑土瘠民貧人皆儉朴男婦項多癭瘤婚姻以布疋通好居喪以哀慟爲先歲時節序不知往來無宴會常時唯以濁酒探親而已蓋因零星散處無三家村堡無半畝平田亦習俗使然也

補天

陸烜梅谷偶筆云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唐李覯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今俗女子常以此日穿耳

宋時士大夫有起舞勸酒之俗

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優作而舞遂廢又云優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按士大夫起舞勸酒如項莊舞劍之類

婦人尚黃之妝飾

淥水亭雜識云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

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按婦人之妝飾尚黃如黃額黃眉黃面知者頗少如此則黃臉婆當以美稱矣

歲時節物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糕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糕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糕糜結杏子點炙杖之今不行耳按唐時節物宋時已不盡同至今日更異矣錄此亦存古風俗之一端也

則劇錢節料錢

宋岳珂愧郯錄云今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錢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則劇嘗讀蔡絛鐵圍山叢談知國初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絛之言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后詔一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末云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則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

李鎬時也娘娘即杜太后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係謂其弟倖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云按觀此可見今昔奢儉之一斑

古人早食粥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護聖楊老說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後讀李端叔詩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古人晩亦食粥

清沈自南藝林彙考引余氏辨林云朝饔夕飧考通俗文水澆飯曰飧是古人夜亦食粥也又引韻會注云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飧為飯别名釋名云飧散也投水于中解散也按飧與粥係兩物飧當是今日水泡飯之類

唐時鵝價

宋趙叔向肯綮錄云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鵝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予謂晋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唐時價每隻猶二三千按晋宋南方亦不易得鵝則鵝之價必不減於唐時或且過之王右軍以字易鵝可謂得善價而沽者也

男服婦人服

汪師韓談書錄云熏衣薙面丈夫恥之何況粉黛後魏彭城王韶為北齊文宣帝薙其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此出於不得已

者也後周宣帝令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當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有軸車加粉黛焉但其時自有妓樂大成元年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二年四月幸中山祈雨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且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

男子亦稱歸寧

宋趙湘南陽集有送周湜下第歸寧序其文言周君進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是男子亦稱歸寧也

蜀粵婦人皆不履

清劉鑾五石瓠云四川婦女多殊色穠妝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縢無屣如霜素足嘗見於大市中不以為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躞躞晴雲赤日之前不以為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閩婦女亦多不韈

迎青龍

俞蛟潮嘉風月記云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為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為輿管絃鉦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女郎之未經梳攏者（按係娼家女）皆濃妝艷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艷心眩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少年爭

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賈不惜千金為製衣飾與之梳攏昔邱海陽鐵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俱張全不飲爭圍臺閣看新妝又云一枝花鬬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知春恩屬何人盖實錄也

宋時酒店中稱呼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云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皆謂之大伯更有街坊婦人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劄客亦謂之打酒坐又有買藥或果實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暫

歡門

東京夢華錄云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

宋吴自牧夢梁錄云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酒店門首綵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梔子燈又云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盖因五代時郭高祖遊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倣傚成俗也

鬼市子

東京夢華錄云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東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漢衣裳制

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妖服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

明初衣裳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命禮部尚書李源名等參酌時宜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出拳

明季衣裳制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古人上衣下裳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按稷若與亭林交卒於清初其所云四五十年前者當在明季也

宋婦女重著裙之風

宋程頤家世舊事云曾祖母崔夫人與從曾祖母雷氏奉祀二叔舅姑晨夕敬畏平居必著長裙

明初禁庶民服靴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臣鑒錄云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據此明初庶民不得著靴也

明人以鵝為貴重食品

明王世禎觚不觚錄云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鵞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史無食鵞例也按此明人以鵞為貴重食品

以雲為餽送品

戴延年秋鐙叢話云天都黃山之雲海相傳為第一奇觀山中人往往以盒收之紙固其口作土物餽送開放時縷縷而上結成峯朶直冲霄漢洵異觀也按陶宏景詩云山間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豈知黃山之雲固可贈耶

五雲山僧進雪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宋時每臘前必奉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按進雪與送雲可為巧對

辰俗雜錄

顧炎武朗季實錄引蒼梧酉陽雜筆云俗供神像有有頭而無軀者名儺神一于思紅面號東山聖公一珠絡窈窕號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為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皆崇祠之

婦女耳墜若番僧銅鏍男家聘婦用墜即表于耳有重至一兩者

嫁女用嫁履盈筐廟見後出以送其夫族（原注云即草履）

楚俗信巫尚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竈突炊烟曲屈不得出蒸而為煤薰而為涕更可笑者門廡廳樓簷宇逼湊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

楚人作門戶檻最高門最低稍長者必俛首出入偶一忘懷必遭磕擊比戶皆然

辰俗動以強姦誣人教其妻堅執其所訟者首尾揑造若有粉本及視其妻則禿頂蠶面皤腹巨擘滿堂匿笑而長舌益厲痛治一二乃絕

辰俗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貴再婚亦須三十餘金前夫久而復訟謂之求敷訟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七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也

辰俗棄妻不以為異其退婚劵中立誓云一休二休十離九休高山磊石沈落深溝清白親夫永不同頭

有叔頌姪者稱其夫婦曰哇夫薑婦亦新

辰俗呼溺曰觀風

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妻凡弟為舍舅呼叔曰晚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為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為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

甘州人之稱呼

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擔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慧之子曰瓜子

擕紙錢問疾

宋王銍默記云晏元獻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擕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帀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後數日即薨按擕紙錢問疾宋之制度實如此也

金人婦女亦纏足

楓窗小牘有汴京閨閣妝抹一條末云今閒虜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徧體香皆自北傳南也按是書作于宋南渡初所云虜中即金也是金婦女亦纏足矣

程氏婦女不裹足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為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尚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

男子纏足

宋王明清揮麈餘錄云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為樞密計議官履方美鬚面若滑稽之狀裏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鈎口同舍王侑公為語之曰君明皇時四人合而為一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按此則宋時男子亦有纏足者豈習俗如此耶

三大節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按今俗以元正端午中秋為三大節與宋時異矣

田生日

周亮工書影云吳俗以正月三日為田生日見無顏錄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為上有年則極驗

上元日箕帚諸卜

江南嘉定縣志云俗謂正月百草俱靈故於燈時備諸祠卜箕姑以筲箕插筯蒙以巾帕

請之至則能寫字能擊人帚姑以敝帚繫裙以卜至則能起卧竹姑以小竹剖爲二人各一筯對擡兩端相向如舁輿狀神至則雙箸中合相戛爲兆或能鼓其中謂之開花箕姑亦同鍼姑以鍼對穿一線請之神至則鍼尾相合舊說魏文帝美人薛妃鍼巧入神故後世祀之以乞巧七姑羣女以箕篙偷門神糊於上畫成人面以柳枝爲身以衣覆之神來即能拜或云唐俗請戚姑之神蓋漢之戚夫人死於廁故詣廁請之今稱七姑音近也紫姑顯異錄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爲妾其妻妬之正月十五陰殺之於廁中天帝命爲廁神故世人作其形於廁間迎之俗呼三姑又云坑三姑娘按此可見吾國人民迷信之一班

棄病人於野之薄俗

隴蜀餘聞云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輙舁置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按棄病人於山林必爲虎所食愚人無知以爲變虎真薄俗也

宋時洗面濯足之繁文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用一湯用二人類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一日小浴又間一日大浴按以洗濯常事而有如

許縈文可異也

以樹葉為衣之俗

陳鼎滇黔紀遊云夷婦紉葉為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卻雨

翁鞋

清朱點東郊土物詩注云北人冬月履納綿絮臃腫粗笨謂之翁鞋李崆峒集中用之

餅肆祀漢宣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漢宣帝在仄微時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幾千百歲而關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按木匠祀魯裁縫祀軒轅無人不知餅肆祀宣帝知者頗少豈宋俗如此今不然耶抑僅關中餅肆祀之耶

黃犬祭竈

荊楚歲時記注云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祀之謂為黃羊陰氏世蒙其福據此古人祀竈有以黃犬代黃羊之俗

客至設茶湯之俗

宋無名氏南牕紀談云客至則設茶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按客至設茶至今存之湯則久廢矣但不知當日所用之湯何湯也

紅指甲

朱象賢聞見偶錄云鳳仙花一名金鳳花江南最多而易生二三月間下子即發萌芽五月始花赤白紅紫或赤白相間者俱有之花至八九月而萎有一種重臺者又重臺而並蒂更有花開於葉上者甚爲稀罕而難於培養結子亦不繁多爲貴重耳遇七夕婦女摘其英擣染指甲其色鮮紅楊廉夫詩曰夜擣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觜閑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汎流水但不知始於何時嘗觀張祜彈箏詩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斜過翠雲中按此唐時已然矣

五通神

聞見偶錄云吳俗有五通神相傳爲明太祖定鼎後夢中求封者甚衆由是令各處鄉里立小廟每祀五人以仿軍中隊伍之意故俗稱爲五聖吳中之上方山建有大廟塑神像正中一婦名太母謂生五神者也左列五男即爲五通右列五女爲五夫人謂五通之妻旁側有白髮老者名馬阿公謂其僕也能降禍福於人有病或事故即問巫者無非云觸犯某相公或云某相公要某女某婦服侍須用某某物件某等筵席到廟祈禱畫船簫鼓闐塞於石湖焚香禮拜絡繹於西郊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有愚邪小人向神稱貸者至廟禱祝取神前紙錠而歸後或負販或賭博等類即有利益每歲必上息錢若干幾年還以若干倍或有少艾爲某相公所悦其女於神來之時如醉如迷已嫁者夫婦不得同衾

枕在室者父母不得至牀前是以吳中娶婦之家必先祀五神豐潔其儀倩男巫宣祝疏意樂人度曲吹彈盈晝徹夜謂之待茶筵然後迎娶又有花髻送與新婦戴以入門髻上爲紙人一百有八取八罡地煞以鎮壓邪神之意自是花燭之夕新郎則下拜新婦袖手一福而已邑有諸生范姓其妻亦爲神悅而歿憤控當事睢陽湯公斌巡撫江南奏於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十月毀之將上方山神像投於石湖并行文各省咸即投之水火此患遂絕然今吳俗凡娶婦者猶踵待茶筵戴花髻之陋習更見常州府署左有五通神廟毀滅時添塑二像爲七偽稱他神得免焚毀至今猶存按吾鄉有五昌五道之神亦云明太祖所封鄉人極尊敬之云犯者必死甚矣迷信之難破也

送春歸

聞見偶錄云吳郡一年中俗例閒遊之事最多內有雅致可稱者則送春也此雖始自前人而蘇俗行之甚爲合俗俱於春盡日凡士人女子咸乘畫舫列珍羞笙歌載酒群往虎阜或於山上亭軒或泊山塘隄畔有嬌歌艷舞者有呼盧暢飲者有吟咏唱酬者有清談小酌者留連竟日至暮而返謂之送春歸亦看新綠也每歲率以爲常施一山先生有送春曲云明水漾孤舟迤邐隨春去春去憶春來春來去何遽交交鳴黃鳥園綠成新陰隴麥復漸漸對之傷春心誰家遊冶子彩鷁徵笙歌笙歌悅人耳其如春去何亦有深閨質掩扇窺輕紗不盡憐春意雙蛾斂鬢斜揭來登山閣命酒酧春風春風殊黯然所賴素心

同素心雲雨散倏忽朱顏換一曲歌未終餘音復飄斷

串月

聞見偶錄云吳俗每年之八月十八日赴上方山看串月畫船簫鼓徧滿石湖或捥洲渚之間或泊行春橋畔隨意醼樂徹夜至明而返蓋上方山在吳城之坤方東臨石湖石湖之東數里有寶帶橋橫亘南北此橋最長通水之環洞五十有三仲秋之十八夜月光出土正對環洞人必於山間之望湖亭東瞰而橋西波面一環一月連絡橫流蕩漾里許儼如一弦貫串故為串月少頃月行環洞之上側射湖中又如一塔靜明炫燿實是奇觀若月出時雲氣遮蔽或雲開而月已上橋即無此景是以月初吐而遇清朗無雲甚為難得一歲中除此日之外亦不能然也施一山先生亦有詩曰石湖湖水平仲秋秋月明月光水色一萬頃畫船絲管紛相呈登山露白月更皎寶帶雲開望中小月入玲瓏散作珠顆顆分連勢夭嬌潭影層層還向西玉幢晶塔眡沙隄目經惝恍猝難定境轉虛無旋已迷放權湖心載歌曲洞簫嗚咽潛蛟觸興盡歸來月滿卮螭膏鳳腦燒千枝

婦人裸撲之戲

明張萱疑耀云宋嘉靖閒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名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

清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為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

門百戲之一也按今西人有裸體跳舞之事宣知中國自宋以來已禁止也

八大八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王大父終養歸後入補官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欵接受扇而卻紗蓋嚴雖黷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當時皆然不以為怪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八幣而以他物如數侑之謂之八大八小按今八大八小之筵席其名實由於此可見習俗由儉日趨於奢

撒金錢於地命講官俯拾

查慎行人海記云景泰初開講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拾不便無所得見蔣一葵長安客話按宣德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上懐金錢撒之於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其事不始於景泰朝按此直以講官為戲耳何明時有此惡習也

賣懞懂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告之曰賣與爾懞懂賣口吃亦然

賣春困

陸放翁乙丑元日詩云惟思買春困熟睡過花時自注云俗有賣春困者予老憊思睡故

欲買之按今人常書字黏於街市牆壁云出賣大傷風其即賣懞懂賣口吃賣春困之遺俗與

元旦聽卜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記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云楚俗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通塞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黄姓者亦預同升黄面有瘢人呼為黄豆子諸曾赴試朱夫人以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黄痘子也得已而提音至果然按朱夫人乃子固兄弟之母

宋人極重寒食節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楮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火吉則燃木炭取不煙不吉不敢用火按宋綿上火禁之嚴如此未知今何如也

宋婦女有削眉之俗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按此宋時婦女猶削去眉毛今俗不然矣

宋婦人之裝束

明楊愼名畫神品目有宋懷懿皇后李氏御容注云用紫色粉自眉以下作兩方葉塗面頰自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紗幕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者始以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唐制庶人服黃

宋陳昉潁川語小云國朝之令非婦女小兒不許衣純紅黃唐制庶人服黃繫銅鐵帶非庶人不服黃與本朝之制不同岳陽有呂洞賓像烏帽革帶麻履而服黃袍或云御賜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

宋制禁服紫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國朝既以緋紫爲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皁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皁白二色

明制每年衣服之節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百官衣服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至十月初三日穿羅俱司禮監豫題以中旨行之

禁商賈服綢紗

仁恕堂筆記云會典開載凡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綢紗蓋前王隂寓重本抑末之意今無論細縠輕紈商賈恬不知為僭妄且士而賈官而賈者何限按時勢不同風俗遂異錄此見古俗輕商之一班

宋制公服不得用紗

宋趙與時賔退錄云故人楊晋翁天桂嘗語予昔為龍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識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據此知宋時公服不得用紗也

幞頭有垂脚不垂脚之别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幞頭起於後周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為硬脚不載所始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李方鎮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上曲五代後漢漸變平直按幞頭即今黎園中紗帽也有硬翅軟翅之分硬翅者即古所謂硬脚也軟翅者即古所謂垂脚也窜相紗帽則兩翅上曲即古所謂脚上曲也脚上曲最尊硬脚次之垂脚又次之

清沈自南藝林彙考引燕談錄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偽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偽孟蜀始以漆紗為之湖南

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為幷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按如團扇蕉葉即今黎園中所戴圓翅紗帽也

又引席上腐談云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

宋沈括筆談云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虛設

潤筆錢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云予與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云按一墓誌文而以七十萬為誌可見唐人潤筆之巨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閶門之西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為賦詩姚致香為惠東坡於虎邱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按致香爲惠即潤筆錢之類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已有之唐人所謂義取者也明唐伯虎有一巨冊錄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有人求文於桑思元託以親昵無潤筆桑曰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壹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還可也有人求文於祝枝山枝山問是見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應曰然則欣然捉筆錢棠叟已病革託黃梨洲代之至在枕上叩首云以喪葬事相託即閉梨洲於書室反鎖其門一日而畢三文者一顧雲華封翁墓志一雲華詩序一莊子註序

正月六日送窮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歲時襍記云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

陝西臨潼縣志云正月五日剪紙人送擲門外謂之送窮延綏鎮志云五日飽食謂之塡五窮則是送窮又用五日也

正月晦日送窮

歲時廣記云古今詞話太學有士人長於滑稽正月晦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予幼時亦聞巳談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更有筵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

二月二日迎富

清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但送窮不知迎富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為貧驅竟難逐素為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我亦為里俗相傳今已久漫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清明後一日為黃明

清崔應榴攡飯續談云吳興風俗清明後一日謂之黃明鮑西岡鈖令吳興日有詩曰喜見柔桑鬧雀口清明明日又黃明又曰冷風疏雨過黃明

宋時乞巧用七月六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襍記京師人家左廂以七月六日乞巧右廂以七夕乞巧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已然唐世無此說想必出於五代耳

明沈得符野獲編云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閩俱化之遂以成俗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為七夕然則七夕之用六夕自南唐始

九月九日為息日

晉干寶搜神記云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

有程不如限者使復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江南人皆呼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按九月九日登高避難世人悉知不知又有息日之說

交年節掃灰塵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呂原明歲時雜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錄他書未見載又引歲時雜記云惟交年節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諺云交年日掃屋不生塵埃

小年夜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獄中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注云二十四日俚語謂之小年夜按吾鄉於二十四謂過小年猶宋俗也

清葉名澧橋西雜記云文信國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為降聖節聖祖於是日降延恩殿見宋史禮志乾淳時為小節民間謂之交年見乾淳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女兒節

日下舊聞考引宛署襍志云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研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為女兒節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

女孩兒節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還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來亦曰女兒節按此一歲中女兒節有三也

唐宋有使人傳拜之俗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闥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為禮如賓主

笑領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受人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舟行伐鼓

宋陸游入蜀記云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按今日舟發鳴鑼與宋異矣又輪船離埠時悉鳴汽笛日本船獨鳴鑼

燕人諱四十五

清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

蔡京當國諱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輙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以為哉音與災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按文字至諱用哉字則無所不諱矣小人顓國禁人言時事其手段至於如此

宋時諱太行字

宋孫升孫公談圃載崔公度伯易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蓋太大二字同形亦通用諱太行實諱大行也

元人諱一百六十七字

清劉廷璣在園襍志云元時進賀表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頹毀偃卜壞破晦刑傷孤墜墮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哀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剝革暌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獻諱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按此忌諱之密更甚於宋矣典法憲等字亦在忌諱之列其何所觸犯耶抑專制之主不許人談典法憲故避之耶

俗諱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按江西人諱飲藥為吃好茶亦有趣也

古人書疏皆題後以答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古人往來書疏例皆題其末以答惟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柬為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

古人名刺相見後即還

蒿庵閒話云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

宋人書札之稱呼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有陳文惠書云堯佐白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

宋陳叔方潁川語小云昨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直書君復奉呈某人秀才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即以花書代名不再

出名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姸狀如花葩也

元人書札之稱呼

清錢大昕恒言錄云宋存理鐵網珊瑚錄貞溪諸名勝詞翰皆元時筆札也其紙尾署名有云晚契生紫陽方回頓首拜有云眷生張端肅莊奉書有云友生王逢頓首再拜有云臨川晚學生郁堅肅呈有云鄉末惟善上有云友弟錢應庚再拜有云眷晚生邵亨貞頓首九拜有云契弟邵亨貞再拜有云友弟亨貞書有云東郭姻末錢抱素稽首拜呈今友生友弟之稱惟以施之門下士而契生契弟絕無稱者

名帖

明張萱疑耀云余聞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為之所謂刺也今之拜帖用紙蓋起於熙甯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馮緘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為名利奴鄭愔遺賤詣桓溫子趦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類何稱綾文又豈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之後簡札之制已為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今用七八摺為全柬是後人極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大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其字草書蓋真蹟也亦用副啟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

名客共作一簡

宋胡仔漁隱叢話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有一條云名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按今人請客多有用此例者

禁屠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崇甯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按回教禁殺狗今土耳其京城之狗多於人不謂宋時亦禁殺狗也

唐代路祭之盛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獸之屬亂喪以來此風大扇窮極技巧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范陽祭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於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其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於衛州大河中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幷管內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

周亮工書影云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畫雞今都門翦以插首中州畫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畫大雞元旦張之蓋北地呼吉為雞俗云室上大吉也可發一笑

燕俗紀畧

順天府志云順天府屬州縣二十有四霸文偏於南與保定河間相似昌黎偏於北與宣化永平相似寶寧富庶俗尚奢靡平懷狹隘民情弇鄙又云順天地多磽瘠人近樸陋距京師數十里即棲茅啜菽一如窮鄉僻壤

清柴桑京師偶記云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挖去骨肉外皮皆完揉輭以盛湩酪酒漿謂之渾脫

又云泣童割袖之風盛行於今執役無俊僕皆以為不韻侑酒無詞童便為不歡內府之雕鞍駿馬錦衣繡被下逮優伶章服可謂掃地矣

又云南人在都下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

清無名氏燕京雜記云京師溷藩入者必酬一錢故當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復傾溺器於當衢加之牛溲馬勃有增無減以故重污疊穢觸處皆聞又云便溺於通衢者即婦過之了無作容

又云人家掃除之物悉傾於門外竈爐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積街道高於屋者至有丈

餘入門則循級而下如落坑谷

又云外城東有東小市西有西小市俱賣皮服倚桌玩器等物而東市皮服尤多平壞數十畝一望如百獸交臥東小市之西又有窮漢市破衣爛帽至寒士所不堪亦重堆疊砌其最便宜者割方韓為鞋值僅三四十錢官則不屑商則不宜隸則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隸而久留京邸者則甘之矣西小市之西又窮漢市窮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爛布溷紙於五更垂盡時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矣

又云西小市又名黑市五更交易不然燈燭暗中摸索隨意酬值至有數百錢而得貂裘者又有數十金而得破衣爛服者此皆穿窬夜盜夜售天曉恐有覺者故賣者買者俱未細審其物也後有司禁之遂絕

又云京師賣物或荷擔或市肆遇貴人必昂其值僕隸則常價得之矣余嘗偶立門前有荷蟹過者問其價昂甚後進內喚僕買之則前價一半耳余思其故不得後問久旅者咸謂與貴交易時必與僕隸交易時多倘以常價賣於貴人便破僕隸浮開之數于是羣僕交詈遞相遍告無復與交易者以故與貴人交必昂其價值云

又云鵝之大者至有十餘斤人不常食惟有凶事者用之

又云京師美饌莫妙於鴨而炙者尤佳其貴至有千餘錢一頭

吳俗紀畧

吳郡志云郊無曠土多勤少儉

戴延年吳語云櫂歌以吳江第一大約不出男女相慕悅之詞而發情止義好色不淫頗得風人之旨夜程水驛月落蓬窗每與柔櫓一聲相間動人鄉思悽其欲絕

又云碧螺春産洞庭西山以穀雨前為貴唐皮陸各有茶詩宋時水月院僧所製尤美號水月茶近易茲名色玉香蘭人爭購之洵茗品中尤物也按碧螺春原名嚇殺人余已錄之據此又有水月茶之名故復錄於此

清顧祿吳趨風土錄云行春之儀附郭縣官督委坊甲裝扮社夥如觀音朝山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采蓮之類名色種種國初猶以優伶官妓為之今皆乞兒亦應故事

又云郡縣城隍廟及本里土地諸神祠男婦修行者年初皆往燒香必經歷十廟而止謂之燒十廟香歸必炷香於家堂司命諸神之前曰回頭香

又云五日為路頭神誕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為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是日市估祀神懸旌返肆謂之開市

又云薺菜花俗呼野菜花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竈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竈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或以隔年糕油煎食之云能明目謂之眼亮糕

張大純姑蘇采風類記云大家小户最重年糕文人墨士守歲例作歲交詩是夕有打灰堆賣癡獃等事

蘇州府志云當趙宋時俗丕變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遺風焉及後禮義漸摩而前輩名德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動後生文詞動師古昔而不梏於專經之陋矜名節重清議下至布衣韋帶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俗甚美惟奢侈之習未能盡革

皖俗紀畧

安徽通志云安徽為東南都會水深土厚習尚敦麗

洪玉圖歙問云客曰形勝不必辨矣夙聞歙之風俗富厚今何如乎對曰歙之視他邑有異也人尚氣節民素朴淳語音不一嗜慾靡同西北好飾而柔雅東南守約而勤儉刀耕火種婦子苦營無騎徒步衣食鮮豐寧甘鬬訟好故爭不憚卜兆厚親是存閏歲驅疫癘而賽社五日泛龍舟以招魂此其大畧也

涇縣志云清明插柳於門人簪一嫩柳謂辟邪具牲醪掃墓以竹懸紙錢而插焉或取青艾為餅存禁烟寒食之意

又云四月八日浮屠是日浴佛有五色香水民家採烏桐葉染飯青色有光曰烏飯相饋遺

杭俗紀畧

浙江通志云浙東多山故剛勁而鄰於亢浙西近澤故文秀而失之靡

汜祖述杭俗遺風云杭城風俗七月十二夜須接祖宗家廟設供茶点十三十五十七均須祝享有餛飩石花二品凡新喪在中元以前者名曰首中元靈前設供細点每十二十六錫盤為一桌多者數十桌均親戚所送擺列香案結綵懸燈桌圍椅帔均皆素色接陪喪備酒飯親友均來弔奠另室鋪經壇或僧或道拜懺念經十三以前街上只見送禮十三以後街上只見轎子世情好者甚至有百十家弔奠者此為萬路齊開之一大勝場也

又云承寄乾兒子乾女兒之風杭州可謂盛行蓋惟恐其不壽而以出姓為名其實亦不過以有事為榮也乾爺乾娘送禮以包袱兜肚二物為重其餘衣帽鞋韈等項若云取名壓帖此中豐嗇不等其子女送乾爺乾娘者備素菜十碗并糕桃燭麵鞋襪滕一切須用物件隨同本身父母前往齋供王母壽星至於每逢各節一年之內亦如新嫁女兒須送各式節景予子女除夕又送年飯三年為滿

秦俗紀畧

陝西通志云土厚泉深樸實是好

孫兆桂風土雜錄云舊說長安城中逢月蝕士女競取銅鏡銅盆之類擊之琅琅盈耳滿郭皆然蓋云救護也今此風尚存

陸文裕知命錄云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即馬嵬坡楊妃葬處夷然一隴

當路旁問之土人云楊妃粉挖土四尺餘可得如礓砂石研之可傳面想亦一時傳會之談

顧炎武利病書云金牛事載蜀記胡曾咏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餘里人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至若險陡阨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為傳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崖上有石鐘石鼓形象宛然民間有謠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人若識得破買了元興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今鐘形有殘闕焉

蜀俗紀畧

四川通志云蜀雖邊徼地秀者服詩書之澤朴者安耕鑿之常

成都府志云古蠶叢之地其民重蠶事故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種號曰蠶市

王士禎隴蜀餘聞云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邑舊家家院落皆植之

豫俗紀畧

河南通志云豫居四方之中其風土之剛柔習俗之淳漓服食器用之奢儉較之鄰省差得其中近其地者率染其俗勢使然也然亦有習尚不異者如元旦祀先卑幼以次拜尊

長親鄰交賀上元張燈清明日拜墓插柳於門端陽戴艾虎食角黍飲雄黃蒲酒以綵線繫小兒腕六月六日曝衣七夕乞巧除日易桃符放爆竹男女守歲在在然矣

粵俗紀畧

朱彝尊明詩綜云粵俗好謌語多雙關詞不必雅然情必極至先嫁一夕戚懿與席者各坐堂歌詞有云燈心點着兩頭火為嬢操盡幾多心天機所觸自然合韻

粵東筆記云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次日為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祀曰送年以灰畫弓矢於道射祟以蘇木染雞子食子以火照路又曰賣冷

桂俗紀畧

馮贄雲仙雜記云桂人好食蝦蟆仍重乾菌為務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

林坤誠齋雜記云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

粵西叢載云廣西風俗自唐宋時頗多不美如民之貧者歸罪墳墓不吉掘棺栖寄他處名曰出祖生子不舉溺之於水名曰淹兒臨喪頗家供佛盛饌待客名曰齋筵病不延醫殺牛賽鬼名曰毛藥民多出外他人略買其妻名曰捲伴

沈曰霖粵西瑣記云折柬招客惟官場則然若士庶家宴會則以箬葉裹檳榔代柬應名者則留之不應名者則還之若留而不應名大不可也

又云拐案極多及訪其被拐者則又並非原夫而先為拐得者至於一拐再拐三四五拐

輾轉而歸之原夫者凡婦女出行必乃夫自押之方可無虞否則如行李貨物之為他人有矣

鄂俗紀畧

隋書地理志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檝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皆有鼓節羣譟歌謠震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

顧氏蘄州志云楚俗尚鬼而儺尤甚蘄有七十二家有清潭保中潭保張王萬春等名神架銅鏤金雘製如梳刻木為神首被以綵繪兩袖散垂頂繫雜色紛帨或三神或五六七八神為一架馬黃袍遠游冠曰唐明皇左右赤面塗金粉銀兜鍪者三曰太尉高髻步搖粉黛而麗者曰金花小娘社婆鬚而翁者曰社公左騎細馬白面黃衫如俠少者曰馬二郎行則一人肩架前導大纛雉尾雲漢㯻㮣格澤等旗曲蓋鼓吹如王公迎神之家男女羅拜蠶桑疾病皆祈問焉其徒數十列幛謳舞非詩非詞長短成句一唱衆和嗚咽哀惋隨設百獻奉太尉歌躍幢上主人獻酬三神酢主人主人再拜須臾二蠻奴持紲盤辟有大獅首尾奮迅而出奴問獅何來一人答曰涼州來相與西望而泣作思鄉懷土之歌舞

畢送神鼓吹偕作先立春一日出神於匵具儀簿隨土牛後春分後藏焉

湘俗紀畧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云湘潭十五總興仁巷河下水一石視他水重五斤蘇人業銅鑼者必擕至水次就沙石少磨之提出水面重擊三下其聲始亮不尒則嘶

孫兆溎風土雜錄云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斛歲旦取江水一斛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重則大輕則小

又云岳人以兎為地神無敢獵取者

岳陽風土記云岳州自元旦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為雲開日

路史云荆湖南北路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

太平御覽云四月八日長沙市肆之人無子者供寺閣下羊肉薄餅結願以乞兒

贛俗紀畧

清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鰣魚產江水中江西惟南昌縣河泊所一處有之上下不過十里而已此魚非土產必溯江水而上但自湖口入鄱湖由吳城抵會省約五六百里（按止三百餘里）曾不獲寸鱗而必網之於河泊所豈此六百里地鰣魚皆潛行而過耶此極理之不可解初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官巨賈不得沾箸陸文裕公菽園雜記謂江西人以鰣魚為瘟魚棄之不食

清張尚瑗石里襍識云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為鄙妄圖像於屋壁頭大如輪頳顏皓髯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畫工揖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屆端午則喧金鼓糜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鬬毆叢生其中

按迷信習俗於余所見無過於江西憶十六七歲時隨先父讀書南昌端午前後十日城內外各廟土偶悉四人肩輿而出前數日名為出方後數日名為收方橫行於市且前且郤曰神醉店戶競放爆竹誇多鬬勝門前積廢紙尺餘多者積二三尺以為豪有某雜貨店與某鹽商競放爆竹竟以傾家後柯遜庵巡撫江西禁止之並勸各店戶捐放爆竹之款十之一二修百花洲

閩俗紀畧

謝在杭閩俗記云閩俗元旦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取石而返云得寶即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於正月二十九日死世俗作糜著破衣祝於巷曰除貧按是日人民雜飴果煮糜相餽遺此其遺俗也惟福州有之

閩俗記云閩人以五月四日作節謂王審知以五日死故避之

景雲類纂云九日蒸糕惟閩城仍用角黍按謝在杭云閩人於是日作粿與端午同又莆田縣志云是日謁墳墓同清明

魯俗紀畧

孫兆溎風土雜錄云濟南婦女喜作踏青之會戲場婦女尤多女閭三百之風至今尚存且大半善崑曲者

又云婦女梳頭如墮馬髻美人髻之外又有如元寶頭而心分兩縷盤如翦刀股者似覺別饒丰格蓮鉤雖老嫗村媪亦瘦削端正竟有不足三寸者每至冬令皆換著小鞋極精致絢爛

孫點歴下志遊云市肆以四隅頭爲最喧閙果品蔬品及山海異味陳列甚多凡時物之自外省及南省新來者各舖皆用紅箋書新到某物插於其上精飲饌者過之必購歸嘗新閭有市人攜出踵門求售者謂之報新價過尋常數倍風行已久

又云妓寮僦屋數重藏畜粉黛所居狹隘不壯觀瞻人之多寡不一或兩三人或五六人或十餘人妍媸備具其本家所購者曰櫃上人其外來而挂籍者曰上房子

又云鄉閭婦女最勤紡織七八齡女子即優爲之男子冬月無事抱兒負暄使婦得不曠織故布帛之利不減吳中

又云新人入門後凡賀客登堂者皆不令見入夜毋送其子入房親友概不得入故無南省閙房惡習此風最佳

又云小兒出痘七八日後親友送以燒餅油果謂之結痂蓋取結痂之意出痘家用寸

許寬四五寸長紅布掛於門首謂之挑紅

晉俗紀畧

徐崑遯齋偶筆云山左多狼性最狠而黠善伺人常在荒村夜推碾有聲一婦啟戶出負之去長子縣風俗小兒三歲以下死草裹之置狼常所出入處飼之如圓澤投胎之說者閱一二夕尚在則復移之必啖乃已

隴俗紀畧

無名氏蘭州風土記云土人以一人為一塊生子則稱某娃往往至老不改

又呼妯娌為先後呼妻為婆娘

又云土人逢客至以酒當茶卻無下酒物南中所謂寡酒也

又云土人有喜事賀客滿門不論冬夏皆戴白胎涼帽相習成風

又云婦女皆坐敞車出門服飾鮮麗面上卻用烏紗罩之可以見人不令人見

又云婦女晨起皆撒溺於盆溺溫即以洗面免費柴火按此俗太汙或記者言之過甚想未必然也

又云門首幌子畫一酒壺即妓家也酒名酩留子

孫兆溎風土雜錄云入甘省過平凉府即窮八站其地井水苦而鹹不能下咽且多有無井處其人鑿澗冰或收雨雪入谷其窖係掘土成坑行人至彼飲伊坑水不過兩三盞即

須數十文而窨水碧綠混濁略勝井水苦鹹而已

滇俗紀畧

釋同揆洱海叢談云滇人名墟集為街子大理西門外敎塲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為大街子百貨聚集結䔍為屋如闤闠文武當事共出彈壓下帳房設兵以防蒼山後生猓獻刼如小街子則逢二五八日於各廛市畧聚午過則散矣

許纘曾東還紀程云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為年節是晚婦女俱艶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焜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為過年

陳鼎滇黔紀遊云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熾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珀碧玉珍寶彝婦紉葉為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棠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亦可却雨也

王思訓滇南雜志云火把節即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通省皆然按此則二十四日為年節者即此也

又云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亥滇謂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曰龍街戌曰狗街

又云滇人一歲有十二市俗皆以市為景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棉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口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黔俗紀畧

貴川通志云風土近剛習尚從儉性情每多質直器用絶少奇淫

許纘曾滇行紀程云貴州各屬産米精絶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擧為褒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檀萃黔囊云貴陽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其祠在馬永甯有諸葛碑施秉有諸葛洞而黔中兒女用五色錦綫織錦繼之呼為武侯錦云蠻兒女患疹多殤求之武侯武侯教以此為卧具活之也

李宗昉黔記云前胡遍生山谷閒春初吐葉土人採為菜味極香俗名羅鬼菜又名姨媽菜黔中婦女好遊相識即通往來呼為姨媽飯則必設此故名

又云黔人好食臭腐物每歲三月洗白菜鋪巨桶中加以小米層菜層米滿則以巨石壓之至五月始開味極惡沸湯食之頗以為美也土人呼為醃菜

又云黔中婦女作背兜負兒于背每歲中秋夜以少年裝束如子背瓜鼓吹送至親友牀上名曰送瓜

又云俗稱妻父為泰山以其有丈人峯也因此遂稱人妻母為泰水更可噱者謂人妾父為郎㙇妾母為行潦黔中納寵母必隨以來久則驕恣詬誶之聲不可聞也試用令某在黔納姬其母頗悍時為所窘令與余善余於端午日在黔西道中遇驟雨山水陡至幾被

漂溺及返會垣令迎於道旁慰曰别来無恙乎余曰為天中節為行潦所虐耳令大笑

張澍黔中紀聞云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又宗懍荊楚歲時紀云望日之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幷占衆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蒙箕箕簪以花朶兩手托之問衆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

滿俗紀畧

清方式濟龍沙紀畧云鄂倫春婦女皆勇決善射客至腰數矢上馬獲雉兎作炙以餉載兒於筐裂布縣項上射則轉筐於背旋回便捷兒亦不驚

又云臘月八日達呼里紅呼里男婦並出獵兎取腦為速產之藥

又云東北邊有風葬之俗人死以𦊰裹尸懸深山大樹間將腐解其懸布尸於地以碎石逐體薄掩之如其形然

又云稻米甚貴販自瀋陽用以待賓客病者

方承觀卜魁風土記云泥樸處人禳病祈神列植松樺於野徧挂牛羊肉羅拜於下

吳振臣寗古塔紀畧云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坑坑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坑濶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

横臥坑上必並頭而臥橱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邊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坑有南窗即為內房矣無椅杌有坑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坑內眷不避無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畧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後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為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為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為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夜半賀歲如遲至午便為不恭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

方拱辰寧古塔志云尋常庭中必有一竿竿繫布片曰祖先所憑依動之如掘其墓割豕而羣烏下啖其餘臠則喜曰祖先豫不則愀然曰祖先恫矣禍至矣

又云百里往返不裹糧牛馬不携芻草隨所投如舊主人為主人隨所供不責報亦無德色按楊賓柳邊紀畧云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令則一飯一宿必厚報之矣

楊賓柳邊紀畧云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蓋以此為壽也每宴客坐南坑主人先送煙次獻乳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為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於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

主立而酌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脣則已沾脣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或惧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即古之單也進特牲以觧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滿洲西清黑龍江外紀云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划襪行然野花滿鬢老少無分故有修頭不修脚之誚

又云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酷好

蒙俗紀畧

阮葵生蒙古土風記云蒙古不建祠廟山川神示著靈應者疊石象山冢懸帛以致禱報賽則植木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

又云革囊以革為之用代筐筥甖盎食用鉅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蓋俗然也

李德喀爾喀風土記云杭靄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惟煖匠早起被地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髭鬚手僵必待呵耳鼻寒窣有聲或爛且脫

徐蘭塞上雜記云蒙古碁者局縱横九綫六十四罫棊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

礮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礮居中之左上於將一曻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差同乎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宗象教也象刻駝或熊迤北無象也多卒人衆以為強也無士不尚儒也基不列於綫而列於曻置器於安也馬行六曻駝橫行九曻以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為界所為隨水草以畜牧也卒直行一曻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嘉有功也衆棋還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為敗北考象戲始於周武王司馬溫公損益其法為古局象棊圖蒙古此戲其仿中國或以意創為皆不可知然國人為之亦遂有工拙之不同焉

藏俗紀畧

王世睿進藏紀程云男女皆衣氈裘披毛褐皮履蓬頭垢面閒有以羊皮冠者其富者則衣花氆氌至明正巴裏等土官錦冠高頂絨緯而袍褂一如漢制其他營官皆高冠服色緞或服花氆氌束蛇皮鑾帶與漢官見先遞哈達如漢儀之以手本接見者漢官亦賞之以哈達次送奶茶亦賞之以茶塊並頒及銀牌綾緞之類番國無城郭其房舍之壘土而層高者為碉房其壘石而層高者為碉樓多營建於嶮巇懸岑之上地不產五穀種青稞牧牛羊所食惟酪漿糌巴閒有不火而生牛肉者殆依然茹毛飲血之古風歟人嗜飲茶緣腥羶油膩之物塞腸胃必賴茶以蕩滌之此川茶所以遠行也番婦幼以琕璪鐲手帶之至老及笄則以珊瑚松石蜜蠟琉璃珠等物飾長辮綴於首死則取以送梵寺不傳子孫

也死不哭不變服有火葬水葬者置山頂者置樹又者衢以飼狗者飼鷹者將其骨和土搗如泥鑄如佛置之廟內或塞之山脚者婚姻則以狐皮為禮而嫁之其贈奩或以牛或以羊狗喜奉佛家延一僧日夜誦法華經多喇嘛寺梵宇琳宮金碧相望樹之寶幢懸之錦幢塑像一如內地番民傾資供奉馬鑾娼名為打沙鴇番漢交易多此輩主之在西藏者以珍珠旋繞於帽頂之上精光奪目有一帽而價值數百金至千金者

伊俗紀畧

紀昀烏魯木齊雜記云諸州商賈各立一會更番賽神雜工所奉曰羅祖賽會則雜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執藝雖呼之亦不敢來

又云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年而娶髫齡之女者

又云元宵燈謎亦同內地風俗而其詞怪俚荒唐百不解一

洪亮吉天山客話云塞外雖兩三家村必有關帝廟其房用火宿客之處密如蜂窠一室除土炕外地僅尺許又煙塵薰雜余冬往夏返夜皆宿車箱未嘗一詣土室可咲唯麥餅尚烘炙有法

又云伊犁雉免並佳而雉尤美冬月以此為上味產烏魯木齊及奇臺者亦相倣

回俗紀畧

回疆風土紀云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即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

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嚥方為善把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日夜禮拜悉以淨水徧身澆灌而後行禮毛喇阿渾等禁忌尤為繁瑣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見新月如鉤則開齋過年矣回人謂之入則

又云回民禁忌猪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者非其人宰殺去血淨者不食

又云夫婦不和隨時皆可離異回語謂之揚土爾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棄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攜取子女亦各分認夫得男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不相干涉矣往往有離異數年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又有歷數年更數夫而猶與往來者

苗俗紀畧

田雯苗俗記云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裳服先用蠟繪花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裒以錦故曰花苗所食多以麥稗雜野蔬每歲孟春之月合男女於埜謂之跳月葬不用棺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為吉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髮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襞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　青苗在鎮寧州服色皆尚青性強悍好爭鬬　白苗在龍里縣服色皆尚白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　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

長裙綰髻　九股黑苗在興衛凱里司服尚青性尤猛　紫姜苗在都匀丹平嗜殺尤甚以十一月朔日為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短裙苗在思州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夭苗在陳蒙爛土夭壩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裙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埜外處之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户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　黑羅羅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悍而喜鬬愚而戀主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後有功封羅甸國王即安氏遠祖也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　白羅羅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不通文字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　犵狫其種有五嬌而善走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以幅布圍腰花布者為犵狫紅布者為紅犵狫男女蓄髮寸許者為翦頭犵狫面經年不靧與犬豕同牢者為猪豕犵狫　木老性狡悍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黔西皆有之　狆家貴陽都匀鎮寧普安皆有好樓居衣尚青以姿色定聘貲多至牛三五十頭　狗耳龍家在康佐會竹衣尚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　宋家蓋中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為𡰪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織　蔡家即宋人亦為楚所俘在威清平遠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綰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為業　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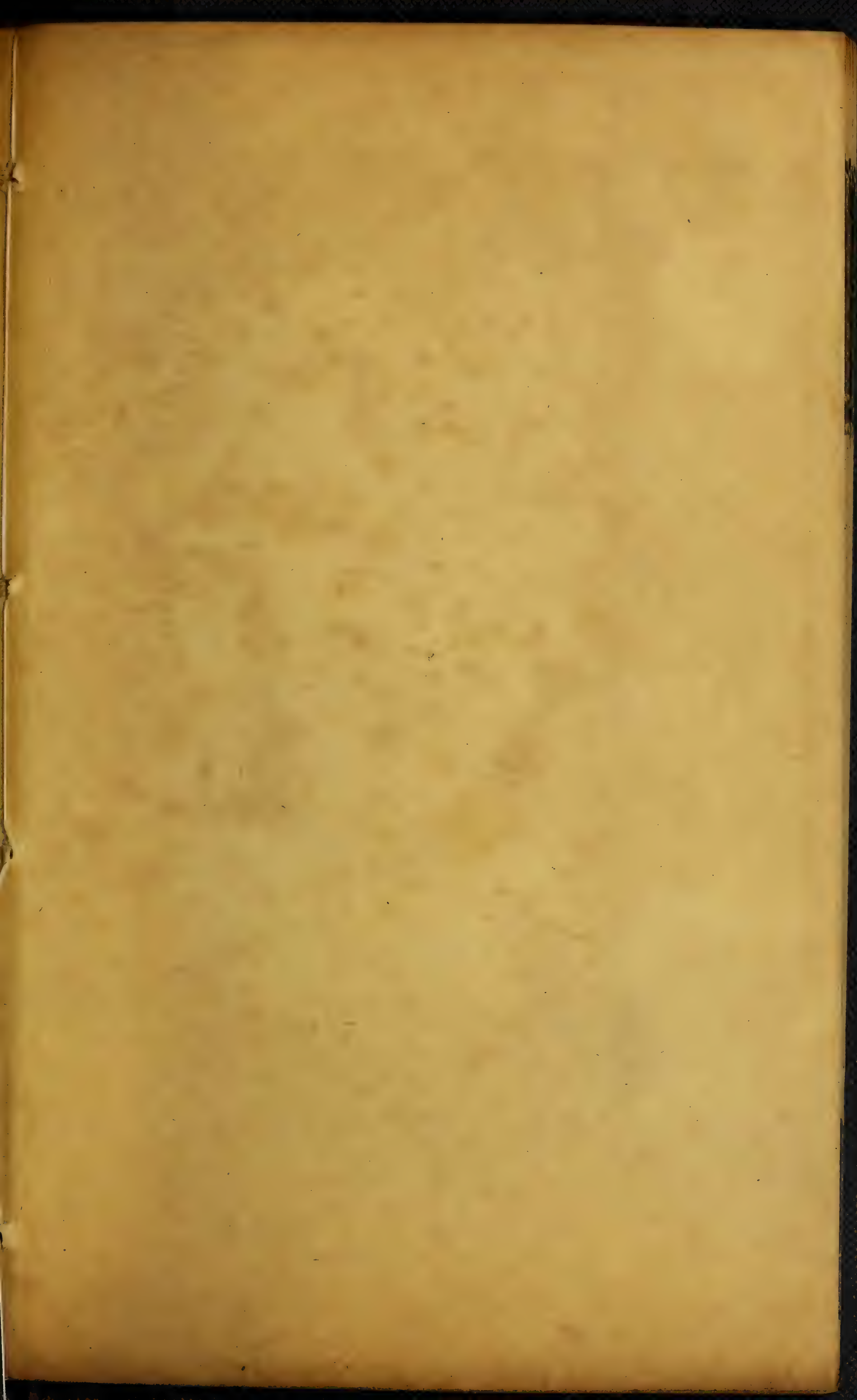
所在多有之　狰獞居萬山之中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　蠻人性獷戾以十月朔日為節　楊保性奸狡其婚姻祭葬悉同漢人　僰人男女皆冠片氈垢不沐浴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按苗俗此記最詳因節錄之
鄘露赤雅云四姓髻鬟有芙蓉有望仙有懷人有双蛇有孤鳳有濃春有散夏有懊儂有萬疊愁有急手妝其下者有椎髻有垂鞭有盤蛇有鹿角豪家髻鬟稍不稱者羣笑之目為丁妝按四姓者宋家蔡家羅家龍家也

蜑俗紀畧

吳震方嶺南雜記云蛋戶即龍戶以船為家以魚為業見水色即知龍性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為客泅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餽羣婦子飲於舟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謌為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即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而蠹吏每索詐以困之
陸次雲峒谿纖志云蜑有三蠔蜑木蜑魚蜑寓潯江者乃魚蜑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歌與民相類第其人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上耳其謌云錯畔行過蘇興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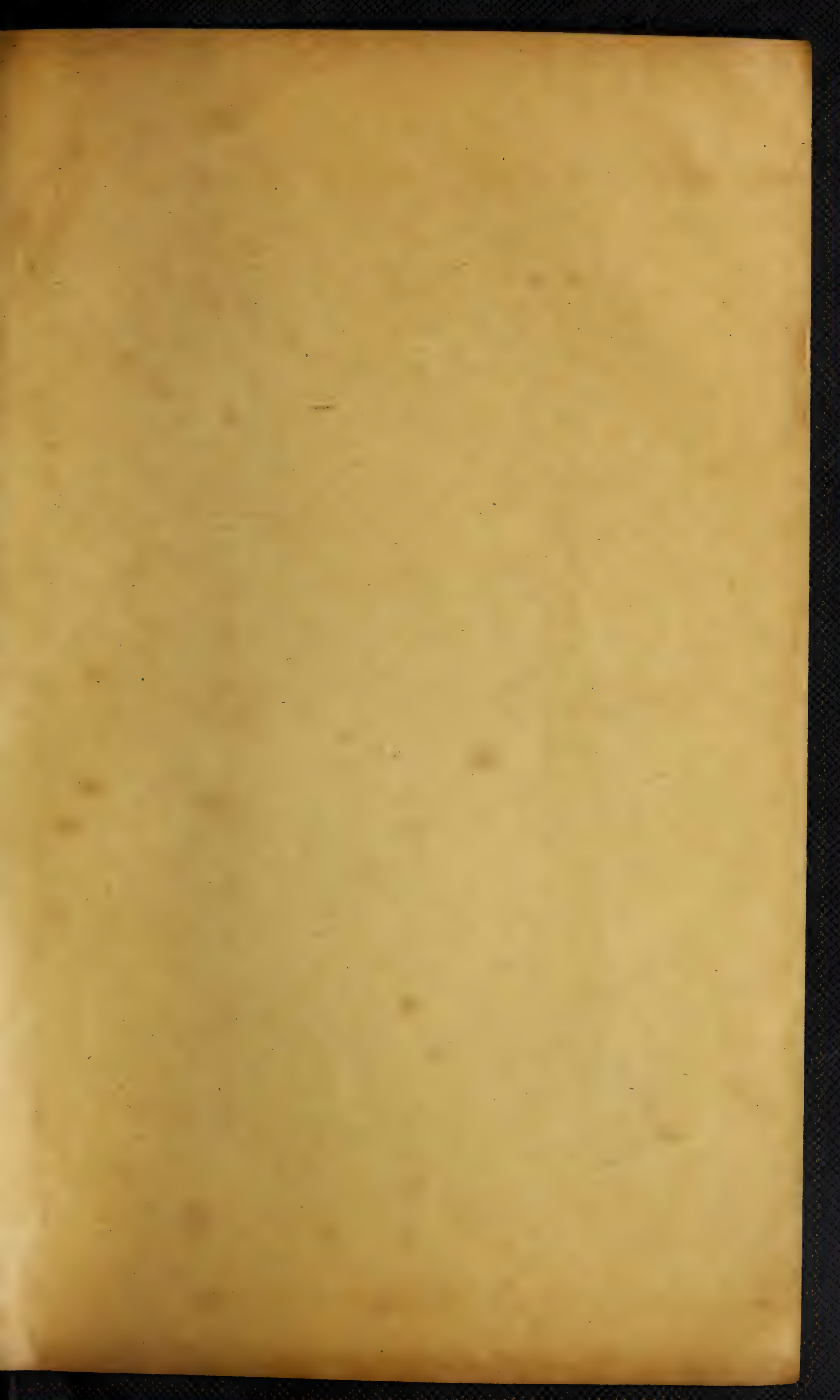
五 諺語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諺語

一、五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五目錄

諺語

生活

生口

挐訛頭

膿包

不郎不秀

之字路

一窩蜂

極沒要緊

俏

疑心生闇鬼

磨杵作鍼

對牛馬誦經

衚衕

東西

乳母

喜子

街談巷議

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遠水不救近渴

鬼見拍手笑

宰相肚裏好撑船

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

忙家不會會家不忙

豬來窮狗來富

上有天堂下説蘇杭

張冠李戴

無狐魅不成村

未喫端午粽布襖未可送

千里寄鵝毛

情人眼裏有西施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強將手下無弱兵

求人不如求已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掩耳盜鈴
外甥似舅
狐假虎威
心堅石也穿
夾雨夾雪無休無歇
慈不掌兵義不掌財
船裏不漏鍼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龍多旱
動手動口
四月八凍殺鴨
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

張家長李家短
日没胭脂紅無雨必有風
銷金窩
等人易久瞋人易醜
貴州没天理十里當五里
勞心不如勞力
忍事敵災星
捉賊捉贓捉奸捉雙
皇天不負苦心人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天弗怕地弗怕
驚天動地
風花雪月
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
鵞行鴨步
不成人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五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五

諺語

人様子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偏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風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人様子狄詠狄青子也

下馬錢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令狐楚傳始忭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郤不取即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親家翁親家母

清趙翼陔餘叢考云輟耕錄云男女姻家相呼曰親家翁此三字見唐書蕭瑀傳瑀嘗因宴太宗語羣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羣臣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何說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天子親家翁又唐明皇女新昌公主下嫁蕭嵩子衡妻入謁帝呼為親家母是也然隋書煬帝令宇文述之子士及尚公主呼述為親家翁述治李渾獄成帝曰吾宗社幾覆賴親家翁而獲全則隋時已有此稱又後漢書禮儀志上陵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咸列註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曰親家是親家而二本起於漢也五代

史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翁親家翁所為蓋昫乃道之親家也蘇氏閒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妻譴罵鳳令婢訴道凡數每言道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此亦親家翁之見于記載者呂藍衍言鯖謂親家翁親字讀作去聲自五代已然然亦不始於五代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唐已作去聲矣

布袋

陔餘叢考云俗以贅壻為布袋按天香樓偶得云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舅有瑣事輒曰令布代之布袋之訛本此

底下人

陔餘叢考云俗稱奴僕為底下人南史陳伯之傳褚緭謁范雲雲不見緭怒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唐洋州刺史趙匡議選舉疏有曰授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室之歎

姦細

陔餘叢考云舊唐書王晙傳云此輩降蕃翻作細作宋史紹興二年翟汝文與秦檜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

雜種畜生王八

陔餘叢考云俗罵人曰雜種曰畜生曰王八後漢書西羌傳滇零等招集諸雜種晉書燕載記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此雜種之名所由始也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時則又曰畜產後漢書劉寬傳坐客罵蒼頭曰畜生寬私遣人視之恐其自殺曰此人也而被罵畜生吾懼其死也北史高車傳其先匈奴單于生二女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當以與天乃築高臺處之三年有狼視高臺不去小女意其神欲嫁之其姊驚曰此乃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遂為狼妻子孫繁茂成高車國此畜生之名所始也隋文帝寢疾太子廣與陳夫人侍夫人為廣所逼奔歸于上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以實對上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誤我此又罵人為畜生之明文也北齊熊安生以訟事欲訴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及相對時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觸觸生羣公哂之以其音同畜生也五代史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此又王八之稱之所始也金史亦有王八與王毅共守東明兵敗被執王八前跪將降毅以足踏之此則不可與王建並稱為賊明人小說又謂之忘八謂忘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八字也

嘖嘖大吉

燕北錄戎主太后嘖嘖近位臣僚齊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按今鄉里俗傳小兒嘖嘖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

綠頭巾

陔餘叢考云明制樂人例用碧綠巾裹頭故吳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謂其夫為綠頭巾事見七修類稿又知新錄云明制伶人服綠色衣良家帶用絹布妓女無帶伶人婦不帶冠子不穿褙子然則伶人不惟裹綠巾兼着綠衣按唐史及封氏聞見記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綠巾以耻之隨所犯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此服為耻明之令樂人裹綠巾或本諸此也

底物底事

陔餘叢考云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入之書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為底物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為底耳

這箇那箇

陔餘叢考云俗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為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外後日

陔餘叢考云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

此語裴老為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相打

陔餘叢考云俗以鬬毆曰相打語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出氣

陔餘叢考云俗語以泄憤為出氣北史作吐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執楊愔謂濟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吐吐氣耳何關遲暮然氣鬱於中而借事以泄之究以出氣為是

生活

陔餘叢考云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臨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萬他物稱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齊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

生口

陔餘叢考云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為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為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畧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常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嘏仍止取價八匹則以牛馬為生口三國時亦已有此語矣

拏訛頭

陔餘叢考云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拏訛頭此俗語未有見之筆墨也顧甯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者請將巡城改為中差拏訛頭三字見此按滬上有攀叉頭一語吾鄉有拏錯處一語或本於此

膿包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禿堅謂老的沙曰今上膿團不可輔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按世俗謂人無用曰膿包或本於此

不郎不秀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

之字路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人方干詩路尋之字見禪關蓋謂盤旋而上形如之字也五代劉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今俗有之字路之語由來古矣

一窩蜂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富池昭勇廟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建炎中大盜張遇號

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珓一珓騰空不下一珓躍出户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按一窩蜂俗語今尚有之不知是宋時盜賊號也

極没要緊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公是先生極没要緊一卷即劉原甫弟子記也於時人或書名或稱字蓋以微旨别其人之賢否耳按極没要緊今人嘗有此種俗語不知當時何以以此名書

俏

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謂美好為俏按朝野僉載云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原注音七肖反是唐時止作樵字集韵始有俏字武林舊事雜扮有胡小俏鄭小俏自來俏此字蓋盛行於宋矣

疑心生闇鬼

宋吕本中師友襍志云潘子文師事伊川先生聞人説鬼怪以為必無此理以為疑心生闇鬼最是切要議論按宋時已有此語至今不廢

磨杵作鍼

宋鄭思肖百二十圖詩有一題云驪山老姥磨鐵杵欲作繡鍼圖今俗語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作鍼即本於此

對牛馬誦經

齊東野語載姚鎔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是已

衚衕

查慎行人海記云京城各巷曰某衚衕謝肇淛五雜組曰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于西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衖後因訛為衚衕

東西

楊復吉夢蘭瑣筆云市語以什物為東西明崇禎帝嘗問其義周延儒對曰南為火北為水水火至足無待交易故言東西而不言南北也按此乃附會之談市肆所鬻四方物產舉東西而置南北省文耳猶市語皆言南貨不言北貨也原注云翟灝通俗編古酒器有玉東西之名紀昀槐西襍記有半酣笑勸玉東西之句

乳母

毛詩疏昏禮鄭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按乳母之名始此但與今時乳母別耳

喜子

毛詩疏郭璞曰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云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虫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按喜母親客之稱今不聞有此語喜字書

作蟢

鬼火

毛詩疏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

雷公天公

禮記疏鄭駮異義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

蒼頭

禮記疏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

天門地戶

周禮疏河圖括地象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

無賴

史記高帝紀集解引晉灼云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姘頭

說文引漢律云齊人予妻婢姦曰姘按今滬諺有姘頭一語當本于此

先後妯娌

顏師古注漢書郊祀志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為妯娌音軸里

一擔

後漢書韋彪傳注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

土敦石敦

爾雅釋注釋邱云江東呼地高堆者敦按吾鄉呼土堆曰土敦子石礎曰石敦子其語本此

店肆

古今注云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所以置貨鬻之物也今俗稱店肆本此

英雄豪傑

人物志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淮南泰族訓云智過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今人混而稱之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富鄭公有守口如缾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何經按此二語今尚有道之者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賛皇幕中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

後得虞翻集果如公言按此語今猶熟於人口蓋自唐來已然也

鐵樹開花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里襍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家圃中其人言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嘉靖四十五年再花信書中所載不悞按鐵樹卽紅豆樹今俗鐵樹開花之語言事機之難遇也

乾阿嬭

汪師韓談書錄云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嬭遂大為胡后所昵愛此後世乾阿嬭之稱之所自始也南史褚彥回傳宋明帝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流泣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襬彥回悲不自勝黃羅襬乳母之服也宋史胡寅上高宗書謂黃潛善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者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是三人者皆乾阿嬭歟若何承天年老茍伯子呼為嬭母直以形如老嫗耳

活剝生呑

大唐新語諧謔類云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

歸有東强尉張懐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為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街談巷議

雲谿友議自序云余少游秦吳楚宋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

按此街談巷議之為諺語其來久矣

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北牕瑣言云晉相和凝少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諺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遠水不救近渴

雞肋編云陳無己詩不應遠水救近渴卽俗語遠水不救近渴也

鬼見拍手笑

雞肋編云陳無已早作詩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調卽俗語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也

宰相肚裏好撑船

水東日記南京大理少卿楊公復能詩有名其家童往往於玄武湖堧採萍藻為豚食吳

思菴以其密邇廳事拒楊戲答詩云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蓋諺有宰相肚裏好撐船故云

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

日聞錄云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飡蔬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顓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按輟耕錄野客叢書升菴經說皆引此諺字句稍異按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語本於此

忙家不會會家不忙

邇窗瑣言云諺云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嘗聞吾東郡敖公靜之云槐花黃舉子忙閑時做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不黃

豬來窮狗來富

雪濤談叢云余邑諺云豬來窮家狗來富家貓來孝家故豬貓二物皆為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解曰諺語政不尔無足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豬來非豬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多遺骨多故狗來非狗能兆富也家多鼠虫為耗故貓來孝家則耗之訛非貓能兆孝也按吾鄉豬來窮狗來富貓來開當鋪之諺豬狗相同惟貓則大異

田家五行志亦作豬來貧狗來富猫來開質庫

上有天堂下說蘇杭

七修類藳云諺曰上有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霅州殊冷僻茂苑大繁雄惟有錢塘郡忙閑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

張冠李戴

留青日札云俗諺云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曰物各有主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而戴之按今諺作張冠李戴蓋肴語也

無狐魅不成村

朝野僉載逸文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未喫端午粽布襖未可送

劔南詩藳五月十日曉寒詩短褐竟未送自注吳中諺語曰未喫端午粽布襖未可送俗謂典質曰送

千里寄鵝毛

復齋漫錄云千里寄鵝毛禮輕人意重鄙語也按東坡以揚州土物寄子由詩云且同千里寄鵝毛

情人眼裏有西施

復齋漫錄云情人眼裏有西施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其答益公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斯為得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譚槩云田登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笞舉州皆謂燈為火值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強將手下無弱兵

蘇詩合註桓魁墓詩側手區區豈易遮王註編曰時河決水方退諺有強將手下無弱兵之語

龜背上刮氈毛

蘇詩合註東坡詩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王註次公曰龜背刮氈毛乃諺語也

百無一有

蘇詩合註答二猶子詩云古來百巧百窮人施註古老有百無一有百巧窮之語至今俗諺尚爾

佛面上刮金

湧幢小品云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没入正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惡人自有惡人磨

野獲編云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太倉人有膂力倔彊使氣常與同里吳侍御愼菴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中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遷居鄉居不敢出吳為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乾笑無以答

冬至長於歲

舊唐書禮儀志一景龍三年親祀南郊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避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于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鬼門關十人九不還

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容州下都督府北流州所治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南三十里

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代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北關其南尤多瘴癘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

騎虎不得下

新五代史郭崇韜傳莊宗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位兼將相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

金史熙宗記皇統八年十一月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郡長吏當竝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一致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非驢非馬

漢書西域龜茲傳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鸁也

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

古今印史云印法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此取奇數也其扶陽抑陰之意乎按吾

鄉信封面用印有俗語云一凶二吉三俗四平安與此不同

牌無大小只要湊巧

馬弔牌經云諺云牌無大小只要湊巧不湊巧不能弔也

好牌不落第三家

馬弔牌經云居三未必惡自註云諺云好牌不落第三家

臘雪是被春雪是鬼

羣芳譜云諺云冬無雪麥不結至第三戌爲臘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若立春後雪則不宜故又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

三伏不熱五穀不結

羣芳譜云三伏宜熱諺云三伏不熱五穀不結蓋當槁穲之時又當下壅晴熱則苗旺涼雨則苗沒

收麥如救火

羣芳譜云大抵農家之忙無過蠶麥若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諺云收麥如救火信然

春風分芍藥到老不開花

羣芳譜云芍藥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分花自八月至十二月其津脈在根可移栽春月不宜諺云春風分芍藥到老不開花以其津脈發散在外也

求人不如求己

經鉏堂襍誌云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馬者仕而仰祿中馬者就館聚徒下馬者干求假貸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諺曰做個求人面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產無此惡況矣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宋李之諺東谷所見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邮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促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巳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按方禹為楊五所害死後向楊索命有此語見夷堅志

掩耳偷鈴

能改齋漫錄云諺云掩耳偷鈴非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悦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急掩其耳然世之恐聞其過者亦猶此也任昉勸進表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按今俗語作掩耳盜鈴按通鑑唐高祖起兵時有此語

外甥似舅

宋洪邁容齋續筆云舊說又有用書經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狐假虎威

容齋五筆云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之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畏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止矣俗諺蓋本諸此

心堅石也穿

野客叢書云世言心堅石也穿按真誥昔有傅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遇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

夾雨夾雪無休無歇

丹鉛總錄霄雪雨字音義皆異霄之從肖音屑說文雨霓為霄爾雅霓為霄雪注冰雪襍下謂之霄雪說文霰稷雪也詩補傳曰粒雪郭璞爾雅注謂雨襍下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帶雨不成花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也按余鄉諺云雨

夾雪無休歇首語也

慈不掌兵義不掌財

丹鉛總錄云諺曰慈不掌兵義不掌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掌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掌財盜也按慈不掌兵二語今人猶嘗道之

船裏不漏針

丹鉛總錄鄒穆公引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宋歐陽修筆說云俗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卽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悉之也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鶴林玉露云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卻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鶴林玉露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吉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

者往來熏染習俗壞了人也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至切之論千萬勉之千萬為門户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

龍多旱

松牕百說云壬申歲樂清元日賀令至客次者二十一人爐火盛熱爐木至一邊盡衆客環視莫令止之直舍吏至始撲滅僕嘗好犯衆然亦方覩其理徐笑謂隣坐曰一二客在豈至是乎今不救之罪分於衆而難責則皆莫之顧况横身犯衆為人肩利害事耶諺所謂龍多乃旱也按吾鄉謂人多而事不理云龍多旱虎多亂又云一個和尚挑水喫兩個和尚擡水喫三個和尚麽水喫吾鄉無音作麽猶北音作毛也

動手動口

明詩綜卷一百常州人為江陰無錫語云江陰莫動手無錫莫動口原注江陰人拳勇無錫人善歌

四月八凍殺鴨

明詩綜黔中風土諺云四月八凍殺鴨按吾鄉此語盛行黔中之諺不知何以流行於吾鄉也吾鄉三月十六賽會四月八日亦賽會小兒語云三月十六凍殺鹿四月八凍殺鴨

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

中山詩話云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宦遊紀聞則作來

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按宦遊紀聞有閑時不燒香五字

閑事莫管無事早歸

茗溪漁隱叢話云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云閑事莫説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豈有不省事乎

鄉里夫妻步步相隨

升庵詩話云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話按吾鄉稱妻亦曰家

蘇州頭杭州脚

升庵詩話補遺云唐人舞妓皆著靴杜牧之贈妓詩曰舞靴應任傍人看黄山谷贈妓詞云便從伊穿襪弓鞋則汴宋猶是唐制至南渡頭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故當時有蘇州頭杭州脚之諺

强龍難敵地頭蛇

洴澼百金方選陳篇云鄉民勸諭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歲飢盜起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槍刀神槍大砲等件纔是禦備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揑造謠言疋

要我們亂動他好搶刼略有見識的怎肯墮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護

大家齊心擒捉看他如何搶刼俗云强龍難敵地頭蛇我們土著居民道路熟便他們就

是强壯道路生疏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

大家齊心向前不怕他不勦滅

上牀蘿蔔下牀薑

用藥法象或問生薑辛温入肝何以云入胃口曰俗以心下為胃口者非矣咽門之下受

有形之物及胃之系便是胃口與肺系同行故能入肺而問胃口也曰人云夜間不食薑

令人閉氣何也曰生薑辛温主開發夜氣本收斂反開發之則違天道矣若有病人則不

然也俗言上牀蘿蔔下牀薑薑能開胃蘿蔔消食也

捨命喫河豚

本草綱目鱗部河豚註時珍曰吳人言其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目花有油麻

子脹眼睛花之語江陰人鹽其子糟其白埋過治食此俚言所謂捨命喫河豚者耶

小孔不補大孔叫苦

景岳全書一疾病誤治及失於調理者病後多成虚損盖病有虚實治有補瀉得宜斯為

上工余見世俗之醫固不知神理為何物而且并邪正緩急俱不知之故每至伐人元氣

敗人生机而隨樂隨斃者已無從訴其有幸而得免而受其殘剝以致病後多成虚損而

不能復振者此何以故也故凡醫未明萬毋輕率是誠人積德之一端也至若失於調治致不能起則俗云小孔不補大孔叫寃苦亦自作之而自受之耳

亮一亮下一丈

田家五行志逸文云久雨忽然明亮主大雨諺云亮一亮下一丈

書無百日工

法書要錄唐徐浩論書云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白日無談人昏夜無說鬼

龍城錄云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渡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按龍城錄宋時王銍所作乃托名柳子厚者

娘兒愛俏鴇兒愛鈔

余懷板橋雜記云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流連不計錢鈔其

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打得船來過了端午

武陵競渡略競渡舊制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賭賽十八日送標訖便拖船上岸今則興廢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標者或官府先禁後弛民情先鼓後罷也俗語好事失時者云打得船來過了端午至今不足爲誚矣按余鄉有識得秤來肉賣完了與此同意

夏至無雨碓裏無米

農占夏至無雨旱諺云夏至無雨碓裏無米得雨其年必豐諺云夏至日個雨一點值千金

湖廣熟天下足

地圖總要湖廣總論云湖廣古荊州地江漢若帶衡荊作鎮洞庭雲夢爲池衡隣嶺左永接桂林郙陽綰興元之口荊州受蜀江之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郴走閩粤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穫柴桑吳楚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沃廣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

人命無真假只在原告不肯罷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嘉定風俗有傾險狡悍之甚者睚眥之憾或先有借貸邂逅一家之內有死者輒以告官禁人不服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言曰人命無真假只在原告不肯罷

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曹縣賦役原額均徭應設官吏坐理治法甚善行之既久寖失初意每一役出輒下鄉索括金錢謂之攢回流小民不勝其擾故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謠至萬歷三年知縣王圻歷任恩為一條鞭法卽古免役一切照地丁徵銀官為顧役民甚便之

張家長李家短

蜀碧云賊天性特與人殊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户以死者有言事小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堊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献献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遽命釋焉

日沒胭脂紅無雨必有風

山海經補註長留之山其神白主少昊居之主司反景註云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屬之仲秋蓋倒景反照在秋為多其變千狀有作胭脂紅者諺所謂日沒胭脂紅無雨必有風也

銷金鍋

武林舊事云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時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日糜金錢靡有旣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等人易久瞋人易醜

吳中舊事葉少藴言吳人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理

貴州没天理十里當五里

滇黔紀遊云平彞里前朝平彞所屬境也過此十里卽滇南勝景則雲南境中矣語云萬里雲南自江甯至雲南省實五千餘里耳然道里遼闊每百里抵江南二百餘里諺曰貴州没天理十里當五里統而計則萬里豈虛耶

勞心不如勞力

呂氏官箴云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忍事敵災星

呂事官箴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處事之本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捉賊捉贓捉姦捉雙

畫簾緒論治獄篇云刑獄重事也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為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奸須捉雙此雖俚語極為有道故凡衆囚供欵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於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愧於心乎

皇天不負苦心人

明戚繼光練兵實紀練將篇云第一正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人之為類萬有不同所同賦者此心也夫為將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寀之交下服三軍之衆惟有正此心術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於忠君敬友愛軍惡敵強兵任難上做去盡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堅持積久久則大大則通通則化幽可以感動天地轉移鬼神君父寵之僚寀敬之三軍樂服莫有異同衆皆尊而親之諺云皇天不負好心人皇天不負苦心人是也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譚槩云錢兼山等酒令舉諺語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按吾鄉今日常有作此語者

天弗怕地弗怕

堅瓠集云張小舍居維亭世為公家弭盜故吳諺有天弗怕地弗怕只怕維亭張小舍按

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有貞撰張處士墓志石田乞之也

驚天動地

明郎瑛七修類藁云諺語至理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時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按清張之洞督兩湖時楚人為之語曰䭾其來時求天求地及其既來翻天覆地送其去時謝天謝地諺語與此同

風花雪月

七修類藁云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又云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於理也

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

元李治古今黈云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今俗語當本此

鵞行鴨步

宋齊邱玉管照神胡僧論相書總要訣男兒怕削卻嫌鼠目麞頭偏喜鵞行鴨步五行生剋丰鑑詩論富曰鵞步鴨步不蹭蹬

不成人

晉書涼武昭王傳手令戒其諸子曰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按吾鄉俗

語凡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謂之不成人本此

時氣病

山海經英山有鳥馬曰肥遺食之已癘郭注無時氣病也

六月六貓兒狗兒同洗浴

餘冬序錄載姑蘇毛都憲珵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蓋用俗語為戲也按俗以四月八日為佛浴日六月六日為貓狗浴日

斧打鑿鑿入木

王充論衡効力篇云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按今俗語有斧打鑿鑿入木一語當本此

好人難做

宋李之諺東谷所見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

出處不如聚處

宋曾幾造姪寄建茶詩買應從聚處自註姪居三衢俗言所出不如所聚

天高皇帝遠

明黃溥閒中今古錄云元末民間語云天高皇帝遠

一客不煩二主

山谷集題跋云余與魚洞陳允之對棊以三紙書對樓子四間而允之敗遂以樓子施五通堂僧清巽嘉允之能藏機願施即書字遺之紙窮文未竟復增施二紙冀允之解此意幷以樓屋旁餘舍施清巽所謂一客不煩兩主人也

熱竈一把冷竈一把

劉端簡公宴客舉令各用唐詩一句綴以方言一士夫云熱竈一把冷竈一把

利上生利

舊五代史梁末帝紀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

出恭

劉安別傳安旣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謫守都廁三年按今人謂如廁曰出恭當本此因不恭而訛為出恭也

小便大便

說文㞙人小便也後漢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有大溲按晉語有大溲小溲旣稱為小便則大溲當稱為大便也

男左女右

禮記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丁相公畫一字

山堂肆考載元丁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民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按今俗語謂作事迂拙者及畫一不二者皆曰丁相公畫一字

好時好節

宋陳造雪夜次韻詩注云六一謂聖俞曰山婦云好時好節送詩擾人家不知吾輩所樂在此

良家子

史記外戚世家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前漢地里志漢與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按今人稱良家子本此

小妾

晉語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偏房

列女傳晉趙衰妻頌曰身雖尊貴不妒偏房今俗稱妾為偏旁本此

寡居

史記外戚世家衛子夫傳是時平陽主寡居按今喪夫稱寡居本此吾鄉稱寡居嫂或訛為寡婦又有稱半邊人者亦有意義

自有旁人說短長

宋張仲白𫗦髓載趙從善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從善像旣成有郡士題詩於堂中有句云自有旁人說短長

癡人面前莫說夢

陸象山語錄引諺云癡人面前說不得夢按此則此語已行於宋時

南都閭巷常諺彙錄

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

饒人不是癡過後討便宜按吾鄉有饒人不癡漢癡漢不饒人二語與此同

人算不如天算

捉賊不如放賊按吾鄉有捉賊容易放賊難一語

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

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

日食三餐夜眠一覺無量壽佛

不看僧面看佛面

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

燈臺照人不照己

酒在口頭事在心頭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若要好大作小

喫得虧做一堆

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

牡丹雖好綠葉扶持

鍋頭飯好喫過頭話難說

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

爛泥搖樁越搖越深

陔餘叢考成語彙錄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原註見家語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原註見隋書煬帝賜楊素詔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原註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原註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原註陳後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　原註見翰苑名談本唐太宗詩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憒

然李嗣源為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　原註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

在家貧亦好　原註戎昱詩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原註皆杜荀鶴詩堅瓠集亦載之

俗語云勢敗奴欺主

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原註見古今詩話

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　原註曹鄴咏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原註馮道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原註亦馮道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原註林寛詩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原註白樂天簡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原註杜荀鶴詩韓昌黎亦有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原註見雲溪友議釋靈徹答韋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原註見西溪叢語蔡州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原註丁冠詩

猶恐相逢是夢中　原註晏叔原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原註見輟耕錄

腹有詩書氣自華　原註蘇東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原註見宋人螢雪雜說

真個有天沒日頭　原註宋神童詩

閉門不管牕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原註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名藏一之詩真西山劉漫堂賞為警句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原註見冷齋夜話華亭船和尚詩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原註以上二條俱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原註見夷堅志按一作大風吹倒梧桐樹

兒孫自有兒孫福　原註見癸辛雜識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原註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原註元遺山論詩絕句一作鴛鴦繡出從君看

死人身邊有活鬼强將手下無弱兵　原註見周遵道豹隱紀談及秉齋詩話謂俚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綹多　原註見堯山堂外紀嶶川誚唐皇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原註見輟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狎妓臨卒索詞丹谷集舊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　原註謝在杭詩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原註本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句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原註見管子大匡篇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原註見俞文豹唾玉集

遠水不救近火　原註失火而取水於海雖多而火不滅遠水不救近火也又後魏杜弼周請宇文泰來主賀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以不解解之　原註見呂覽審聞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原註見莊子逍遙遊

知其一不知其二　原註史記漢高帝與王陵論所以得天下之故

數米而炊　原註見莊子庚桑楚篇

見笑大方　原註見莊子秋水篇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搔虎頭弄虎鬚　原註見莊子盜跖篇

亡賴　原註見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為無賴

官久自富　原註見貨殖傳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　原註見管晏列傳又宋書何承天戲庾登之語

一敗塗地　原註見史記父老欲以沛公為沛令高祖辭之之言

傍若無人　原註見史記荆軻與高漸離飲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　原註見史記魏文侯與李克之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原註見史記召平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綽勸宋文帝語

明目張膽　原註見史記張耳陳餘對陳涉之言

不中用　原註見史記秦始皇謂吾收天下不中用者盡去之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原註見說苑權謀篇

談何容易　原註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為　原註枚乘諫吳王書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關西出將關東出將　原註張禹諫安帝乘涼州之言

百聞不如一見　原註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酒囊飯袋　原註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

守錢虜　原註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　原註馬援對隗囂述光武之為人如此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原註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為袁紹作檄討己辱及先世琳對操自解之言

騙上高樓拔短梯　原註見世説殷浩廢後根簡文之語

人面獸心　原註見宋明帝紀按史記有人頭畜鳴之語

不長進　原註宋書孝武責太子子業曰汝不長進字跡特其一端耳

不耐煩　原註宋書庾仲為人强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妹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原註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引宋人譏檀道濟之語也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原註南史齊高帝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　原註齊書張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籬下

風流罪過　原註北史郎基歷官清勤惟令人寫書潘子義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聞名不如見面　原註周書房景伯為郡守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聞名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諷示之

斬草除根　原註張東之等旣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幷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

當復生

快行無好步　原註朱敬則傳急趨者無善跡

上不上下不下　原註田季安傳譚忠說李歸正之言

垂頭喪氣　原註韓全誨等失勢皆垂頭喪氣

張公喫酒李公醉　原註張鷟耳目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張易之兄弟李公謂廬陵王

不快活　原註五代史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劉昫李愚罷百官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北齊書和士開勸武成帝曰一日快活勝千年則快活二字六朝已有之

酒有別腸　原註五代史閩主王曦宴羣臣惟周維岳不醉曦曰岳身小何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乘船走馬三分命　原註北夢瑣言在杜彥林墜馬條內

一網打盡　原註蘇舜卿以故紙錢會客為王拱辰所劾得罪者衆拱辰曰吾一網打盡矣

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原註晏敦復對秦檜之言

汗流浹背　原註趙巖謂豐稷曰聞君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蟹不如一蟹　原註通鑑陶穀使吳越錢俶以蟹供客自蝤蛑以下十二種陶謂一蟹不如一蟹又勾龍如淵傳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來謂一蟹不如一蟹

耳聞不如目見　原註見韓琦君臣相遇錄琦為陜西安撫使疏中語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原註黃山谷謂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佛頭着糞　原註典籍便覽歐陽公修五代史或作叙冠其前王荊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糞也

福至心靈　原註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叅政以學究登科後為學士嘗草制以示歐公歐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大人不責小人過　原註見沈作喆寓簡有士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啟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蓋二句本皆諺語

打草驚蛇　原註見續常談有王簿貪賄事上長官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自身照不亮　原註夷堅志胡仲崴將應試有富人亦就試欲胡為助胡曰吾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原註夷堅志姜七以養母豬為業有客客其家聞豬作人言客以語七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陰地不如心地好　原註癸辛雜識倪文節家與秀王邸為鄰頗被侵占文節常語曰佳塲好不如肚腸好陰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原註百川海婺源民詹惠明乞代父償命臨刑無懼色誦此二句太守曾天游奏之乃免死

精神滿腹　原註本溫太真譽錢鳳語

揑了一把汗　原註元史憲宗召趙璧問爲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璧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黑漆皮燈籠　原註輟耕錄元至正中遣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納賄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過橋拆橋　原註續通考許有壬科目出身會有罷科舉竟署有壬名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

一馬不被兩鞍　原註見元史列女傳

讀書種子　原註鶴林玉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又姚廣孝囑文皇入京勿殺方孝孺謂此讀書種子也

拔去眼中釘　原註五代史趙在禮殘酷及去任民相慶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後還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語撞倒牆　原註宋胡瑆蒼梧集錢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剛勁須推老兄一語撞倒牆亦是老兄

一牀錦被蓋過　原註宋史酈瓊素與王德不睦會張浚以瓊副德為都統制瓊懼謂德曰向來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牀錦被蓋過德不荅瓊遂叛降劉豫

脚着實地　原註宋史邵雍傳雍論司馬光為人如此

蛇無頭不行　原註見金史

騎驢覓驢　原註見傳燈錄道人不解心卽是佛直是騎驢覓驢

旗鼓相當　原註管輅别傳太守單子春欲試輅之才辯謂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　原註宋王韶欲取洮河言只用回易錢便足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𦆵人易於動工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此諺所本也

兩脚書櫥　原註齊陸隆學極博而讀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書櫥也今人謂讀書多而不能用者為兩脚書櫥本此

小屈必有大伸　原註宋書孝武以張岱為新安王子鸞别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膽欲大而心欲小　原註見淮南子

積少成多　原註董仲對策聚少成多積小致鉅

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原註胡澹庵謫嶺南時方務德為廣師待之頗厚秦檜死方罷官入京謀起用會澹庵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由

此進用故時人有樂得為君子之語

古諺彙錄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劉壎引諺見隱居通義卷二十五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見蠡海集言草木經牛食必重茂經羊食必悴槁豬食亦然吾鄉有豬口香嚼斷菜根光之語

水無一點不為利　見燕閒錄

田是主人人是客　胡宗洵引諺論田地見呵凍漫筆上卷

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寸　見七修類稾言諸木中惟黃楊難長故諺云云

飲啄有一定之數　見七修續稿玉堂閒話逸文亦有一飲一啄繫之于分之語

鹽筋醋力　見留青日札

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　見留青日札一作七字安排好秀才

滅門刺史破家縣令　見西墅雜記

蘇城街雨後着繡鞋　見三餘帖言蘇城街衢潔淨也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見嘯虹筆上句本羊叔子語至元人遂成為俗語矣

官無中人不如歸田　見藝文類聚卷六十六魯褒錢神論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見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

糞田勝如買田　見荆川稗編

十金易一筆百金易一篇　見十國春秋楚彭玗傳

槐花黄舉子忙　見秦中歲時記

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　見熙朝樂事清明前兩日謂之寒日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

雲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見月令廣義

朝餧猫夜餧狗　見月令廣義

北人水旱聽命於天　見郡國利病書卷五十河南一

久佃成業　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三福建三盐漳州田有三主之説一租主一產主一佃户佃户輾轉私受故有久佃成業之諺

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見湘潭記

好男勿鞭春好女勿看燈　見鎮江府志閨範註作美女不觀燈好男不看春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見說苑

伊洛鯉魴貴於牛羊　見洛陽伽藍記

東菜西水南柴北米　見夢梁錄吳自牧引杭人諺論杭之日用言東門菜圃西門多水

南門多山有柴蘇湖之米則自北門入也

金山山裏寺焦山寺裏山　見駢字類編卷三十七引汪彥章金山龍游寺記

雨師好黔風伯好滇　見黔滇遊記言黔多雨滇多風也

天不生無祿之人　見練兵實紀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見桓子新論據文選陸士衡文賦註

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　見桓子新論據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見潛夫論賢難篇

巧詐莫如拙誠　見三國志劉曄傳註

能理亂絲乃可讀詩　見太平御覽學部

長江無六月　姜夔送王孟玉率歸江陰詩云人道長江無六月日光正射青蘆葉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宋趙汝燧詩嫁狗逐狗雞逐雞蓋全用俗語也

五月下峽死而不弔　見唐國史補下卷

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　見歸田錄

田怕秋旱人怕老貧　見通俗編卷十四陳後山引諺語

愚者得良家梨必蒸食　見南部新書

人生百歲七十者稀　見玉壺清話

依樣畫葫蘆　見東軒筆錄宋太祖引諺嘲陶穀

文選爛秀才半　見老學菴筆記蓋宋初尚文選故時人有此語也

蘇門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見老學菴筆記蓋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蜀士尤甚故有此語

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　見雞肋編言越州土風

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歡　仝上

瓦罐終須井上破　見雞肋編

鷺鷥腿上割股　仝上吾鄉有叫花子身上扯破片之語與此意同

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見癸辛雜識見蜀人不洗浴也

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　見通俗編翟灝引漢諺

禍不入慎家之門　見王子安集

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　白香山集雙鸚詩云鄭牛識字吾嘗歎自註諺云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

無錢喫酒妒人面赤　蘇東坡詩何復得此酒冷面妒君赤施註俗諺有無錢喫酒妒人面赤之語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　見張太岳文集

百日斫柴一日燒　見全唐文卷四百八李諲妒神頌序

仙人難斷葉價　見湧幢小品

千里相送終於一別　見全唐詩

狗乃虎之酒　茅亭客語凡虎食狗必醉俗云狗乃虎之酒也

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清異錄寶歷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末香每宮嬪羣聚帝躬射之中者濃香觸體了無痛楚宮中名風流箭為之語曰風流中的人人願

趨織鳴嬾婦驚　見毛詩草木虫魚疏

心安茅屋穩　見升庵經說卷四詩類

飢梳頭飽洗澡　見升庵經卷九禮記類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　見風俗通

利令智昏　見史記平原傳贊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見史記鄒陽傳

殺人一萬自三千　見元史洪君祥傳

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　見明史高巍傳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見明史奸佞馬士英傳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摭異記載李泌奏疏引古語云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

奢自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新五代史王彦章引諺語

護家之狗盜賊所惡　見宋史趙范傳

以狼牧羊何能久長　見遼史蕭岩壽傳

一世破婚三世窮　見人譜類記卷下劉宗周引諺

近家無瘦地遥田不富人　農書民居去田近則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諺有之曰近家

無瘦地遥田不富人豈不信然

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泥　見本草綱目卷四十八禽部

莫飲卯時酒莫食申時飯　見景岳全書卷十四嶺表十說

燈花今夜開明朝喜事來　見田家五行志

蒼蠅不叮没縫鴨子　見錢氏大昕恒言錄引明釋沈袾宏諺謨

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　仝上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　見晉書涼後主李歆傳

錢無耳可使鬼　見魯褒錢神論

鬻棺者欲歲之疫　見漢書刑法志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見漢書藝文志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見漢書王嘉傳

貴易交富易妻　見後漢書宋宏傳

盜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時封賞踰制蕃上書諫曰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掩目捕雀　見後漢書何進傳

蝦荒蟹亂　蟹譜引吳人俗語

冬無雪麥不結　種樹書麥最宜雪故諺云然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見顏氏家訓

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　見畜德錄

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仝上

閑人有忙事　能改齋漫錄閑人有忙事俗語也韓偓詩用之云須信閑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按吾鄉有無事忙之諺即由此語而省也

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　見野客叢書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仝上

亂王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　見丹鉛總錄

褒彈是買主喝是閑人　見明楊愼古今諺錄按淮南子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諺語當本於此

服藥千裹不如一宵獨卧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　仝上

淫諺彙錄

吾鄉諺語頗多以上所見者不再錄或有與各諺意近者附註各條下亦不再錄茲所得數十條或為吾鄉獨有者或為通行者不可考彙錄之亦風俗之一斑也

乾天無露水老來無人情　言人年老而寡情也

過橋抽板　言事過忘情也按續通考有過橋拆橋之語

手背也是肉手掌也是肉　言父母對於子女其愛均也

嫁了女兒潑了水　言已嫁之女父母無權干與也

燈籠不知脚下亮　言人無自知之明按衷堅志有自身照不亮之語

上梁不正下梁彎　言子弟為惡由於父兄不賢按即表正影正之意

有理堂前打太公　言齒尊者不能作無理之行為也

老鼠跳在秤桿上自稱自　言人自大也按古諺亦有鮎魚上竹竿之語

死人傍邊有活人活人傍邊有別人　孤兒寡婦為人所欺傍觀不平之言也按古亦有死人傍邊有活鬼之語

家賊難防偷盡屋梁

家鬼弄家人

打得一場開免得百場來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按古諺亦有在家貧亦好之語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言不善人必無善語也

燒紙錢惹鬼　言以財賄賂人而愈不可收拾也

有錢買得鬼推磨　按魯褒錢神論錢無耳可使鬼古又有錢能通神之語諺語本此

活到老學不了　言學無止境也

上當學乖　言喫虧處卽是長見識處也

八十歲學吹鼓手　言過時失學之人卽努力亦無益也

關門打鑼響聲在外　按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諺語卽本此

家醜不可外揚　按戰國策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

通計也諺語卽本此

一不拗衆四不拗六　言人當從服多數也

事怕中人斷　吾鄉口角或錢財細故卽請族人調處經族人斷者無論何方面皆不得

執拗故諺語云然

打狗看主面　按古諺亦有不看僧面看佛面之語

不到黄河心不死

家有老是個寶　按古諺有若要好問三老之語見陸容菽園雜記

手臂膊打斷向裏彎　按詩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諺語卽此意

打腫了臉充胖子　言要虛場面也

老虎頭上搔癢　按古諺有撩虎鬚之語

牆頭一株草風吹兩邊倒　言中立派也

窮不打丁富不生根

富人鍋邊刮窮人不算他　言愈富愈吝愈窮愈不算計也

三日不開口神仙難下手　言忍默者人莫測其淺深也

山高遮不得太陽官高壓不倒鄉黨

早起三朝當一工

河裏打魚河裏了　言毫無蓄積之人進多出廣也

壁上無縫打横丁　言横蠻者不講理也

穿不窮喫不窮算計不到一世窮

冷溲餓屁窮說謊

來說是非是便是是非人

刀切豆腐兩面光　言人二面討好也

黃鶴樓上看翻船　按卽隔岸觀火之諺語也

狗子捉老鼠勞而無功

男挑一擔女挑一頭　言男女皆當維持生活也

大魚喫小魚小魚喫蝦子　按卽强食弱肉之意

家有千金身有千觔　言富人身體不能耐勞也

一死無大難討飯再不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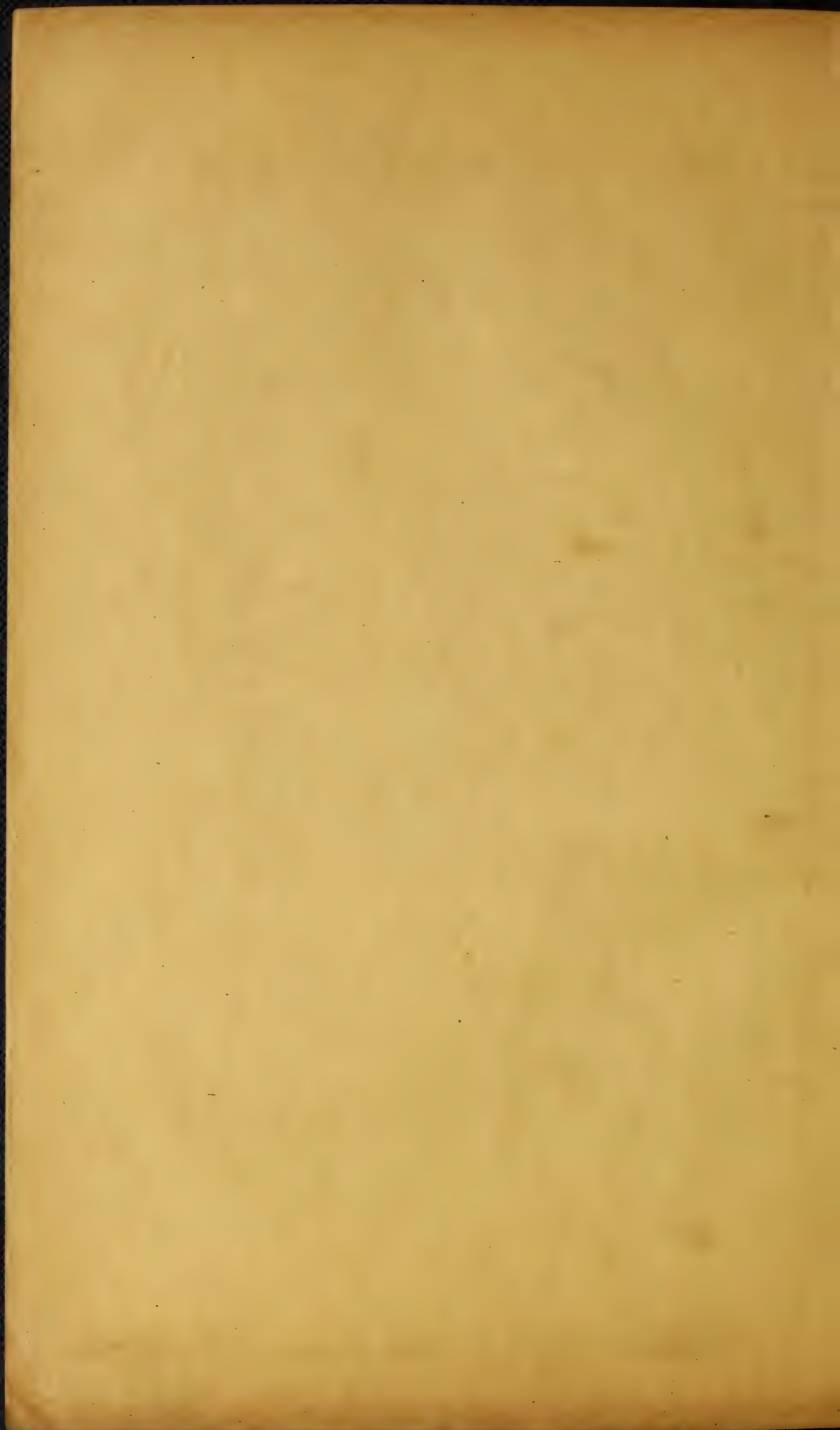
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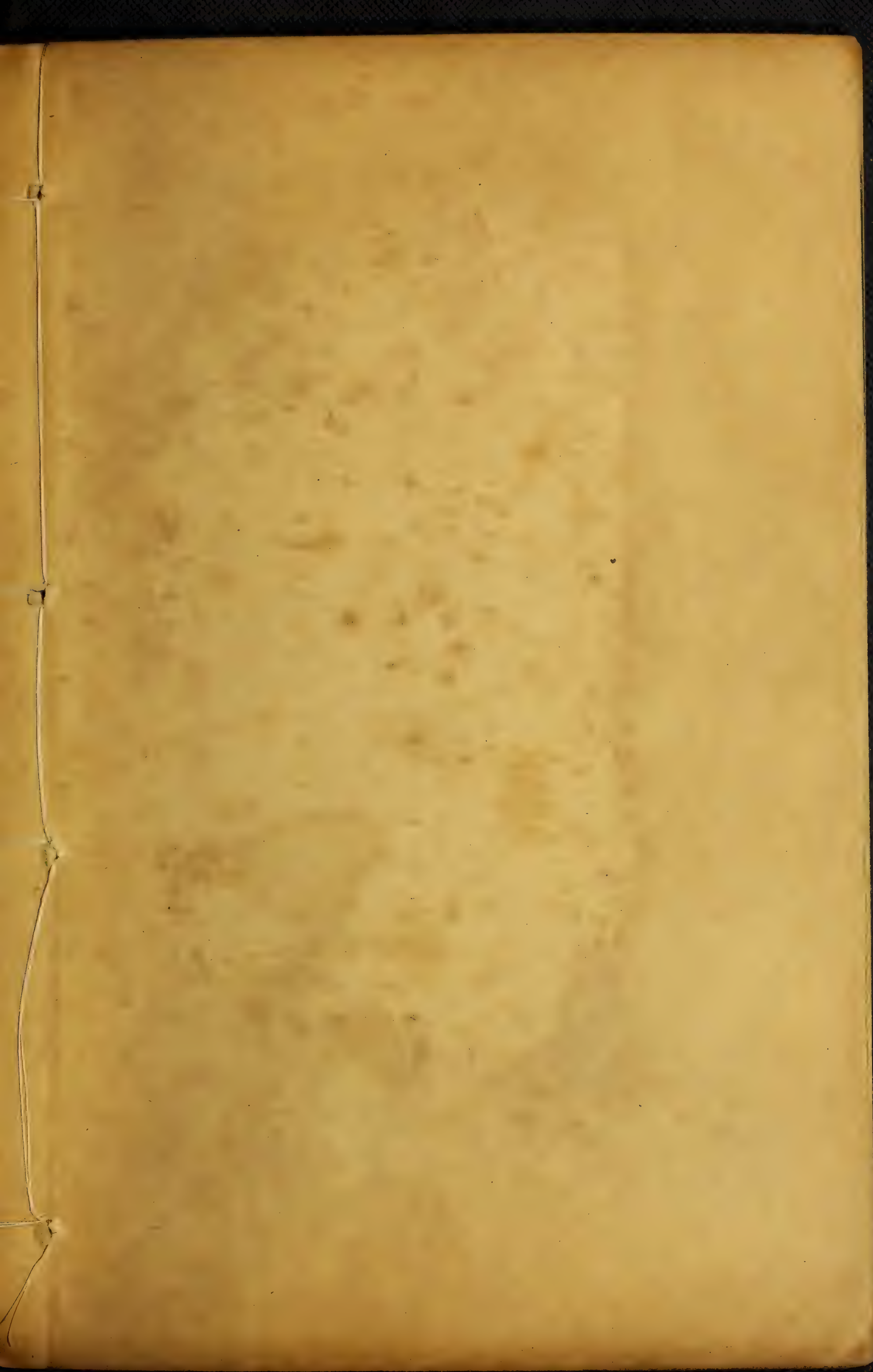
穿破綾羅纔是衣送老歸山纔是兒

黃靈官鬍子癡的轉不得灣

黃媽媽裹脚又臭又長　言作文不通而又甚長者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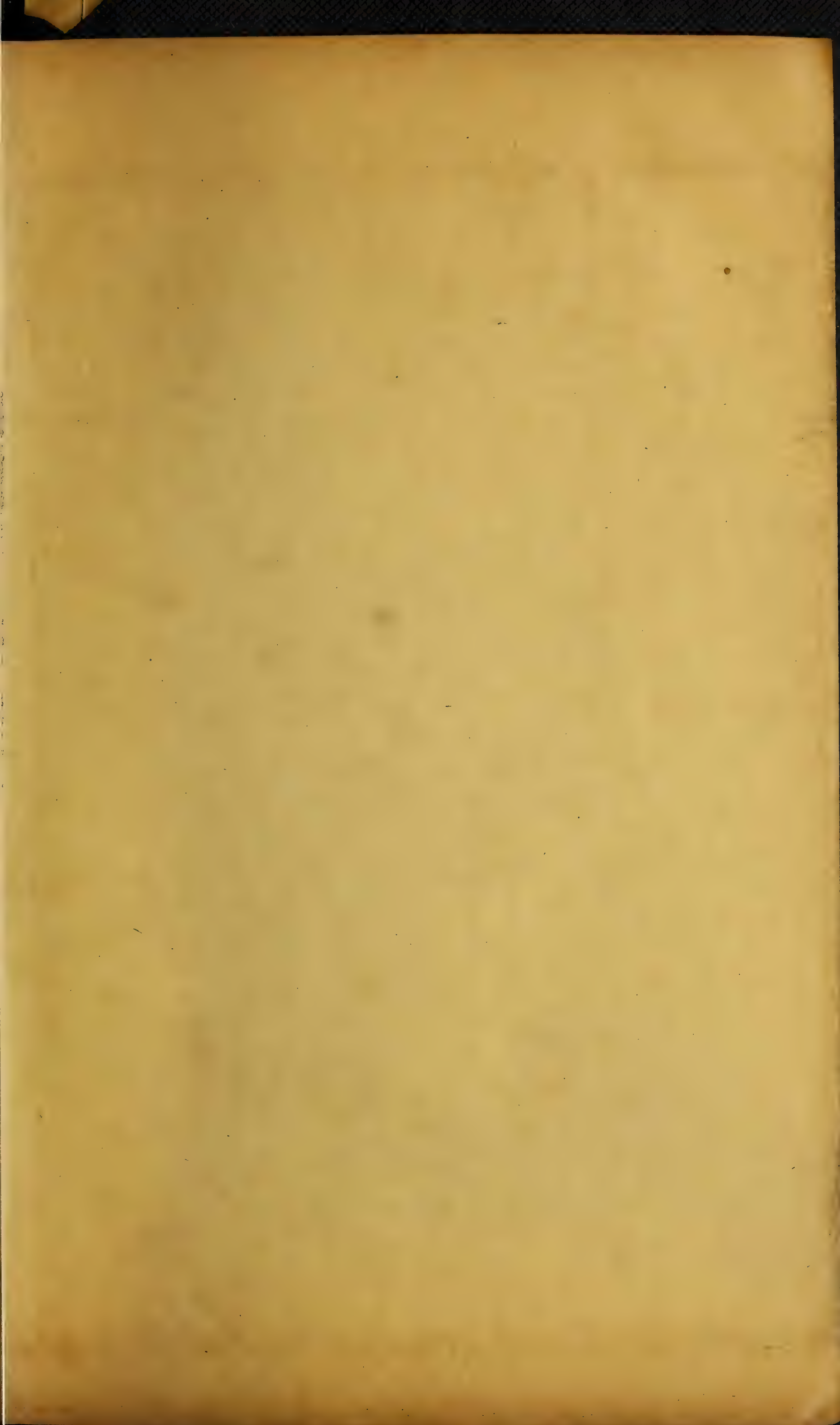
六方言

第一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方言

一、六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六目錄

方言

旱魃曰旱孤椿

跑骰

打椿　扣環　打條　雲了

彎脖野雞

穿鼻公

庫布子　二毛子　羊孤盧子

糞鼠子

孤東

練椎

打油干

繁華曰紅花

買青

牆子

樹窩

王瓜船

呼豕作弟

老繭人　端午景
南京鯿
土户兒
八脚行販
肥子　莊　手　苗　索
銃
棒棒
紮包
轉窩子　門斗子
塘子　私門子　做客　么婆
保爺
春
鼇
觀
老
搭子　合子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六

方言

甜霜苦霜

清方式濟龍沙紀畧云秋分之後微霜以降著花減色名為甜霜更十餘日一霜而百卉皆盡如出湯釜是名苦霜

拉核牆　挂泥壁

龍沙紀畧云拉核牆核猶言骨也木為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如柱五尺為間層施橫層施橫木相去尺許以䜌草絡泥挂而排之歲加塗焉厚尺許者堅甚于甃一曰挂泥壁

鑼鍋　占葫蘆

清西清黑龍江外紀云八旗兵每名例弓一張梅鍼箭五十枝腰刀一把皆官物而櫜鞬自備外銅釜一口兩共之晝可炊夜擊以警號鑼鍋蓋刁斗類也亦有司掌之從軍用梅鍼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骲頭銜鐵鏃較梅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為壯士率佩七八國語按國語即滿語也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

稱戰船為花船

黑龍江外紀云二號戰船謂之花船江船謂之小戰船見于官文書而盛京通志所載划子船今無其物且不聞有舉其名者疑花船即划子船轉音攻戰之具必不以花名也

黑龍江外紀云將軍副都統五日一入署餘日屬僚就邸中畫稿謂之上門

小疋大疋

黑龍江外紀云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竹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為京靛而江南來者號抽機布俗謂一布為小疋二布為大疋製一衫小疋不足大疋有餘

搯子鋪

黑龍江外紀云地方所有興作無項可支例由八旗照數攤派各佐領借之鋪戶而以兵餉償之謂之搯子鋪搯子云者稱貸之符契也

稱無賴為狗皮

黑龍江外紀云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玆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部徙置墨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援嘗不待三年即占土缺餘並傭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藉號呶於城閭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稱

花臉子

黑龍江外紀云黠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為薩布圖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衆大半閩粵

楚產

一封一箇

黑龍江外紀云土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飯黑茶國語喀喇釵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

一裹圓

黑龍江外紀云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襲補褂惟蟒袍終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禊之袍也亦名一裹圓

屋脊壓草之木曰馬鞍

黑龍江外紀云屋脊置木壓草以防風攝謂之馬鞍亦有以甎代者

焚屍而瘞曰熟葬

黑龍江外紀云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熟葬之法舁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熾屍起挺而仆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置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為灰燼

水讀為髓柴讀為財

黑龍江外紀云水讀為髓柴讀為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髓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竈中大喊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旱魃曰旱孤椿

黑龍江外紀云內地掘僵尸火之呼為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椿明季已有此稱

跑骹

黑龍江外紀云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骹

打椿　扣環　打條　雲了

黑龍江外紀云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椿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矢曰打條颺去曰雲了養鷹之隱語也

彎脖野雞

黑龍江外紀云土人得野雞例挾手于翼下故關內有彎脖野雞之稱

穿鼻公

黑龍江外紀云回人賣牛肉例請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司榷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勾魂牌也聞者慍噱按呼牛為穿鼻公當是黑省之方言然頗有意義

庫爾布子　二毛子　羊孤盧子

黑龍江外紀云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整售謂之羊孤盧子猶關內之謂羊腔也

糞鼠子

黑龍江外紀云鼢鼠穴地行經過處踏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多鼢鼠也

俗呼糞鼠子

孤東

黑龍江外紀云達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霜降節近躍躍于呼瑪爾河

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曰果多轉為孤東故達發哈有孤東魚之號

按黑省方言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蜋蚓曰曲蟺螢曰火蟲蜣螂曰矢殼

螂蜻蜓曰螞螂阜螽曰螞蚱鼅鼄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甚差異

練椎

清方觀承卜魁風土記云婦女鬌髮垂肩曰練椎

打油千

清楊賓柳邊紀畧云正二月內有女之家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繁華曰紅花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記云商民流寓往往不歸曰此地紅花土語謂繁華也

買青

烏魯木齊雜記云二三月間田苗已長商家以錢給農户俟熟收糧謂之買青

牆子

烏魯木齊雜記云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禁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志則日暮後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樹窩

烏魯木齊雜記云城西茂林無際土人名之曰樹窩按吾鄉稱樹林亦曰樹窩

王瓜船

清黃鉞泛槎錄云過紹興大雨船滲漏薄暮抵曹娥壩冒雨渡江換船船狹而長方言所謂艑也彼處呼為王瓜船象形耳

呼豕作弟

泛槎錄云浙東儉約之郡路人呼豕作弟蓋說文彘字或曰彘聲之轉耳

量酒

孫兆溎風土雜錄云酒肆中每至晚則按日間所貨之酒照册唱報其聲宛轉抑揚頗覺動聽謂之量酒按此係指杭州方言

淫沛

清柴桑京師偶記云浙中人家水溝多用淘瓦為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北地水少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則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肉屏

京師偶記云北人呼駱駝爲肉屏沙漠雪盛雨駱駝架斷梗其上覆之以氈終夜不動暖勝肉屏也

耳墜

京師偶記云珥耳飾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環北人曰耳墜

𪎭春

清無名氏燕京雜記云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謂之𪎭春又作春餅

翦綹　小利

燕京雜錄云竊行道人佩物者南方謂之翦綹京師謂之小利方其割物時道傍見者不敢言言之即以暗刃相仇

趁墟　趕集　趕會　趕廟

燕京雜記云交易于市者南方謂之趁墟北方謂之趕集又謂之趕會京師謂之趕廟月之逢三日聚市于南城土地廟凡人家器用等物靡不畢具而最多者雞毛帚之短者尺餘高者丈餘望之如長林茂竹月之逢七八日聚市于西四牌樓之護國寺逢九十日聚市于東四牌樓之隆福寺珠玉雲屯錦繡山積華衣麗服修短隨人合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覩者

賫婆

燕京雜記云京師有婦抱物登門俗名之賫婆珠翠滿箱遨遊貴宅常得其婦女歡如欲奇難寶物皆可立致然弊竇叢開常有意外之事

呼嶺作梁

清吳錫麒熱河小記云凡口外呼嶺皆梁按口外者謂古北口外也

趆猛將

清顧祿吳趨風土錄云正月十三官府致祭劉猛將軍之辰遊人駢集於吉祥庵庵中然銅燭二大如栝棬半月始滅俗呼大蠟燭相傳神能趨蝗天旱禱雨輒應為福畎畝故鄉人酬答尤為心愫前後數日各鄉村民擊牲獻醴抬像遊街以賽猛將之神謂之待猛將穹窿山一帶農人舁猛將奔走如飛傾跌為樂名曰趆猛將

爆孛婁

吳趨風土錄云鄉農以糯穀入焦釜老幼各占一粒曰爆孛婁謂卜流年之休咎

觀音山篛子

吳趨風土錄云觀音誕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後已聯綴于塗馬鋪橋迤西乃到山路也人多僦坐竹輿資以代步不帷不蓋兩人肩之以行俗呼觀音山篛子

紙鳶曰鷂子

吳趨風土錄云紙鳶俗呼鷂子春晴競放川原遠近搖曳百絲晚或繫燈于綫之腰連三接五曰鷂燈又以竹蘆黏簧縛鷂子之背因風播響曰鷂鞭按吾鄉呼紙鳶亦曰鷂子

秋老虎

吳趨風土錄云土俗以立秋之朝夜占涼燠諺云朝立秋涼颼颼夜立秋熱吽吽自是以後或有時仍酷熱不可耐者謂之秋老虎

磬巧

吳趨土風錄云七日前夕以杯盛鴛鴦水掬和露中庭天明日出曬之徐俟小膜生面各拈小鍼投之使浮因視水底鍼影之所似以驗智魯謂之磬巧

按磬集韵都毒切音督落石也吳人呼乞巧為磬巧或以鍼落水而驗巧歟又吳音呼落為磬如二人並行落脫一人則亦云磬

攏𢶍

吳趨土風錄云俗以冬至前後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則主年夜雨雪道塗泥濘諺云乾淨冬至攏𢶍年按攏力盍切𢶍疾盍切集韵和雜也又糞色言不乾淨也滬言垃圾即此吾鄉亦言攏𢶍但莫能舉其字

老繭人　端午景

清嘉秀芳真州風土紀云將近端午僧道送符外致雨盒如芥菜蘿蔔乾蠶豆瓜瓣之類

是節玩物最夥削艾為人剖繭作虎像生店製小龍舟閨中製如肖生物襟上佩之曰老繭人即俗云端午景也

南京艑

真州風土記云五月初一日龍船下水雖三兩隻而其船荷花瓣底比揚州平底輕捷且龍身長大倍之遊人坐小舟謂之遊湖小者曰草上飛大者曰雙飛燕間有秦淮籐棚來曰南京艑艑土音讀入聲作擘其價獨昂

土戶兒

范祖述杭俗遺風云土戶兒者生意場中之財主而生成樸實者也如有誠實之子為其賞識鮮不得其提攜此土戶兒之名所由著也

八腳行販

杭俗遺風云八腳行販者事事在行般般皆會此等人大約通於世務長於應酬即諺所云藥中之甘草也

肥子　莊　手　苗　索

清曹樹翹滇南雜志云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嘗蓄之以為首飾俗名曰肥子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按許氏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十六牝貝三寸六

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八月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由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秦滅六國惟楚莊蹻王滇秦雖使常頞略五尺道然未嘗屬秦故貨貝之在南中獨不變

銃

清李宗昉黔記云借短票銀市商謂之銃

棒棒

黔記云酒一壺曰一棒故呼酒壺曰棒棒

絭包

黔記云男婦做客俱取席果糕餌之類包裹攜回曰絭包

轉窩子　門斗子

黔記云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轉窩子轉窩子所生名門斗子再傳則土人矣轉讀去聲江西人尤多

塘子　私門子　做客　么婆

黔記云凡妓所居濫者曰塘子潛藏者曰私門子男女往來曰做客稱游妓亦曰客俗稱最小者曰么婆幼妓為小么

保爺

黔記云黔人生小兒必寄人為乾子呼其義父曰保爺至有寄於巨石者於石上鐫其兒名呼之曰石保爺

舂

清張澍黔中紀聞云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為舂余莫知其解或曰穿思之知當為川始信土俗方言果符訓詁之指歸也案山海北海經倫山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郭注云川竅也而姚旅露書引山海經川作穿蓋穿可訓川故釋名云川穿也顏師古漢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貫穿而流通也裴氏廣川記云南海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海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號是川之訓穿傳記多有之也張揖廣雅亦云川臀也可證按此黔人呼牛馬之竅為川因音訛而為舂耳

斄

黔中記聞云黔之人儕輩相呼其偶不往赴則唉曰斄質問之則斄者不來也案古斄字本有來音劉向引詩來牟作斄麰郭顯卿字指斄字从犛徐仙民讀與來同鄭康成儀禮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徐廣云貍一名不來天子設貍侯所以射讀侯之不來者取之意也是黔人之言不來為斄猶貍名不來為反切之音如廾夾為籥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鞮為披之類皆以雙聲合為一字

觀

清施鴻保閩雜記云興泉漳永等處凡紳富皆稱爲觀蓋官字之訛也

老

閩雜記云閩人呼酒曰老呼官亦曰老新舊慶白行五種酒名也耿精忠叛時濫受僞官人亦謂之五老即借酒名前朝舊官重出仕者曰舊老舉貢生監入仕者曰新老現任官從逆者曰慶老出銀捐者曰白老無肩輿而徒行者曰行老閩人謂酒醅以火再焙者爲慶見甲寅遺事

搭子　合子

閩雜記云建甯人稱婦女美者爲搭子亦爲合子蓋搭子者女傍著子爲好字也合子亦謂女傍合子字

多板

閩雜記云市肆主人及船中長年等閩俗多稱多板義不可解按吾鄉稱老板義亦不可解或係老販之訛

聊蕩　潑皮　老表　泥腿　打溜　闖棍　狼狗　野仙

閩雜記云地方惡少遊手覓食訛索詐騙官法懲之不悛者律稱地棍吾鄉人施鴻保錢塘吾鄉者指錢塘也謂之聊蕩言無聊賴好遊蕩也亦曰濫聊則尤甚之詞江南人謂之潑皮亦曰賴皮江西人謂之棍子亦曰老表廣東人謂之濫仔亦曰泥腿蓋皆古人所稱破落戶也閩中

上諸府謂之打溜亦曰搭流下諸府謂之闖棍亦曰匪仔興化人又謂之狼狗言兇如狼賊如狗也惟福州人謂之野仙亦曰田羅漢脚其義乃不可解按吾鄉曰若家亦曰痞賴蕪湖等處曰青皮上海曰流氓江西亦曰赤膊鬼

苦酒　小酒

閩雜記云興泉人以醋為苦酒福州以為小酒

開口繭

閩雜記云饅頭皮薄口開者為吾鄉之燒賣也閩人則呼開口饅頭亦曰開口繭

福色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揚郡著衣尚新樣近用膏粱紅櫻桃紅謂之福色以福大將軍征臺匪時過揚著此色也

海子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若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按今北人遇大水輙呼海子本此

三脚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

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按吾鄉有三脚貓一語據此不僅吾鄉之方言矣

孤都

王士禎居易錄云通雅蓓蕾謂之葧又為葰北人謂之孤藹音如孤都即宋景文所云胍肫今山東方言尚云孤都也

搭子女

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為好也陋者謂之七謂女字少丿不成女也按福建建甯稱婦女美者曰搭子據此宋時已有此稱矣

老兒當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按今不知曾有此語否

秋霅霫

清惲敬大雲山房襍記云霅勅立切霫息入切大雨也今吳以秋雨為秋霅霫

麻沙

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此

等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按吾鄉方言亦以候為等

嗄啱啱

吳棖臣甯古塔紀略云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小兒哭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棖臣漢槎子吳江人吾鄉者語吳江也之嗄啱啱也按嗄啱啱乃父母噢咻之聲

陝西方言

史記武帝本紀注云三輔謂日出清濟為宴

史記天官書注云關中俗謂桑榆蘖生為葆

史記陳平列傳注云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漢書高帝本紀注云秦隴閒謂父曰翁

漢書武帝本紀注云馮翊呼葵音如誰

漢書郊祀志注云三輔謂山阪閒為衍娣姒關中為先後

漢書天文志注云極屋梁也三輔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閒名棟為極

漢書楚元王傳注云西方謂亡女婿為邱婿邱空也

漢書鄒陽傳注云梁益之閒所愛謂肥

漢書灌夫傳注云關西俗謂得仗呼及小兒啼呼為呼[illegible]

漢書廣川王傳注云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漢書外戚傳注云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又云漆漆物謂之髤今關西俗云黑髤盤

朱髤盤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注云秦俗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

西京雜記云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通名市語

說文關中謂天為祆

啟顏錄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

沈括補筆談云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

邵氏聞見錄云潘邠老花妥鶯捎蝶妥音墮不知秦晉以落為妥上聲如雨妥花妥之類

少陵秦人也

老學庵筆記云秦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

西溪叢話云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臨潼縣志云酒肆曰務酒罈曰㼜取物曰刁水滾曰尖渾者全也窵者長也促者短也夏者橫也眼黑者憎惡也圪喇者言不順理也囊囊突突者背地短人也阿跌多者怪嘆聲也這搭此處也兀搭彼處也吃扎填早飯前食餅也開鑿袍也生活筆也頗煩者厭棄不

耐煩也虎淡者其人大不才也收拾幾下者管教子弟也廉恥幾句者呵叱子弟也晢者美也駭者醜也哥懵者可愛也乒乓者快也胡基者土坯也矢巴牛蜣螂也打捶者廝打也鎮早晚這時節也言喘者說話也棱香者老大也不接掌者羞見人也其四鄉或以俺為嗳以咱為才以父為達以大為垛以地為剌以了為老謂祖母為阿婆伯母為阿姆嬸母為媇朋友中之長者稱為某師子曰娃女曰女娃及笄者曰客人妻曰屋裡的山峪為凾峇姓為御惠姓為戲雎姓為徐岳父為媇父岳母為媇

延綏鎮志方言字義云汞音鑽去聲水入土也　坐與漫同水冒土而流也　卡音嗄食在喉中上不上下不下也今伏路兵亦謂之卡　乑與覷同三人不出頭也　丼同瞎人入井也　閳同鑽身入門中也　囬同磣土入口中也　炅音迸火炒豆則迸也　蝒音掙身能自立也劉蝒人名見宋史　鍪音班俗以為文武全才也因有取以為名者　峁音卯山之岡坡皆謂之峁魚河堡有魚兒峁者是　㙮音蛙山之污下也　墕音煙兩山中臨溪之小徑也　綏德州有一步墕者是　坰同畇牛之耕地曰幾坰也　墫音尋山之田不能畝計者曰幾墫　吉同縫土開口也　埜同野　粈音參莜麥仁也　鋡同釘有同無　梁俗呼山脊為梁　刄呼器具為家使作此字　吃躂亂說也　圪塄音格勞去聲山之窩處也　圪塔小山相連峰起之名長樂浦東二十里有一湖傍起五沙峰俗名五圪塔　遲退音先生俗呼瞽者之能卜筮也　嶮嵝山之過峽處也　喜同喜俗以

二吉為喜　碼俗以碼磁之碼為法馬之馬又騙人曰碼騙是馬扁之訛　變音便急走也　穜然字去聲俗以麥稭和泥塗壁謂之穜草

同州志云雨霑足曰爛雨

山東方言

清孫點歷下志遊云東省與都門近土音亦略同但稍重濁其尋常稱謂及方言之獨異者略記數則以廣見聞省垣謂父為爹東三府謂之爺謂母為媽有嫡庶者嫡曰媽庶曰娘外府則嫡為娘庶為媽謂祖父為爺爺祖母為奶奶東三府謂祖父亦為爺爺然讀作去聲謂祖母為媽媽然讀作上聲謂伯為大爺伯母謂大娘叔為叔叔母為嬸兄弟姊妹稱同弟若與他人言及其兄亦稱幾哥從無有老幾之稱者夫婦男稱女為家裡此稱最古見玉臺新詠女稱男為外頭翁姑稱其媳皆指子女而言呼子幾嫂而加以你字媳稱翁姑從其夫嫂叔娣姒之稱與他省同小兒乳名以意為之其最俗者如淘氣兒迷糊兒及犬馬之屬蓋命以至賤之名冀可易養此風他省亦有之自謂為俺謂人為你

又云外戚以外祖父母為重謂外祖父為老爺外祖母為老娘舅為舅舅母為衿子姨謂之姨姨丈謂之姨夫姑謂之姑姑丈謂之姑夫中表兄弟姊妹率以兄弟姊妹稱之岳父母之稱不同有舊親者仍其舊否則隨其妻之稱以為稱妻兄弟姊妹各從其稱而與人言則謂舅姨然土俗最忌小舅之稱往往有以兄弟呼其姊妹丈者舅嫂各不相見連襟

謂之兩喬蓋本大小喬之義

又云雇覓長工謂之做活的東三府謂之覓漢客作謂之短工女工謂之女媽東三府謂之辦飯的凡有吉凶事來應伺者謂之行人東三府謂之管婦女產後謂之月子裡東三府謂之睡倒了土棍謂之無賴尤娼謂之苦瓜又謂之媳婦兒民婦有外遇者人皆謂其夫為當鼈凡婦女往來出門後必連呼來字竟有人去數武猶呼之不已者妓送客亦然

又云謂物之不佳及事之不成者謂之不濟按左傳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似宜作此蔇字方合此山左方言之最古者

又云謂有息之錢為取錢無息之錢為借錢此語最古見史記孟嘗君傳尋常用錢率用蚨票以五百錢為一千謂之京錢一吊然必滿十文方謂之二十文十文內者皆從實數

又云形體之屬大略相同惟咽喉為嗓子東三府謂之呑子讀作去聲謂臀為定竟有緣詩經麟之定謂此語為古稱者殊可笑也

又云鄉俗以辰時為東南晌巳時為巳飯時此沿古十時之稱而未改者謂昨日為夜兒前日為前兒明日為明兒後日為後兒此口頭常語無可考證者

又云街市閒遊謂之逛讀作廣字去聲相聚閒談謂之拉聒聒字讀作瓜字上聲彼此相罵謂之搼義取言語互相攻擊如席之可互搼也打人謂之掫韻本平聲而訛作去聲者謂餓為飢困謂未見為沒見沒讀作覓

山西方言

山西通志云娶婦曰逆婦原注左傳隱公二年紀霈繻來逆女又宋督目逆而送之

又云稱父曰老子原注庾亮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宋書大范老子小范老子

又云呼小兒曰娃原注吳有館娃宮後宮人美者皆曰娃蓋愛惜之稱也

又云人憒憒曰不中用原注史記外戚傳武帝擇宮中不中用者斥而歸之

又云鬬爭曰揵拳原注石勒曰我時飽卿我拳杜陸曰巨顙折老拳李襲吉為晉王諭梁書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

又云縉紳曰官人原注杜詩曰劒外官人冷韓文誌銘王處士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

又云合人曰夥伴原注史記陳勝傳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杜陵詩青春作伴好還鄉

又云妬人曰不分原注唐詩不分桃花紅勝錦

又云人無賴曰惡少年原注漢書昭帝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師古曰謂無賴子弟也

又云憶舊曰往年原注黥布傳往年殺韓信

又云子招人家曰贅原注賈誼傳家貧子壯則出贅

又云妻原配曰結髮原注師古曰結髮言始勝冠也新婚別結髮為夫妻

又云勉人曰努力原注翟方進曰努力為諸學問
又云人壯大者曰魁梧原注張良贊魁梧奇偉應邵曰魁梧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曰悟
又云人懦退者曰不長進原注晉王夫人云女何以都不復長進
又云呼親家親作去聲原注云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
又云娶妻曰索妻原注蜀志云吳孫權遣使為子索公女隋房陵王傳獨孤后曰為伊索得元家女
又云兄弟妻曰先後原注郊祀志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古謂娣姒今關中呼為先後
又云長身曰䠷土了反短身曰㒓七禾反原注唐書王伾傳伾貌㒓陋
又云謂人粗蠢曰笨村原注晉中興書史疇以肥大為笨伯
臨事憒憒曰糊塗蟲原注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楊用修云本聲濁蟲者此古語也周禮有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濁是其證也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錄作鶻突皆非
又云打呼曰鼾睡原注宋太祖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又云責人曰數說原注左傳乃執子商而數之史記范雎數須頓食黃魚
又云惡味口曰蜇原注列子蜇於口慘於腹也
又云多曰夠少曰不夠居候反原注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
又云受人之物曰䝻䝻音晴以物予人曰歸原注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

又云霞曰燒原注語云早燒不出市晚燒行千里

又云電曰閃原注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天閃也

又云雹曰硬雨原注宋呂居仁曰紹興初臨安大雨雹大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言雹稱為硬雨

又云酒帘曰望子原注見廣韻注

又云牛羊不生子曰犢昌來反馬不鞁而騎曰驏原注令狐楚詩少小邊州慣放□驏騎蕃馬射黃牛

又云孔曰窟攏

又云怎麽曰左

又云來讀為釐飛讀如希房為縛羊為樂驚為戟明為覓養為樂上紖為縛上境為戟去命為覓去

湘楚方言

說文云楚人謂渡曰芰謂𪒠曰𪏮謂當為當謂兒泣不止曰噭咷謂跳躍曰蹠謂信為訏謂疾行曰逞謂卜問吉凶曰𣪠謂筆為聿謂瞋目顧視曰眮南楚謂眡曰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曰膢劍楚人謂治魚也謂竹皮曰箬謂竹篝曰牆居相謁食麥飯曰養相謁食麥曰飵言恚人曰餽謂𨙸為當謂楣曰梠謂櫝曰梜謂寐曰寱謂藥毒曰痛刺謂大巾曰帉

謂無緣衣曰襤南楚謂單衣為褋謂相驚曰獨楚人謂慙曰㥏謂憂曰慦謂懼曰悼凡無耳者謂之䏃撲拔也南楚語楚人謂姊為㛂謂妹為娟南楚之外謂好曰婧楚謂好曰娃謂寡婦為霜謂蝺為蚊

急就章注云麻枲雜履南楚人謂之麤

釋名云荆州人名搏腊為麤謂長婦曰熟謂襌衣曰布䙱舟中牀以薦物南方人謂之笭突

楚辭章句云羌楚人語辭也楚人名被為扈為澸為憑為任為傺名轉為邅為淵為潭名圜曰搏名里曰閭名巫曰靈子名羲敗曰爽名冬生草曰宿莽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名池澤中曰瀛名澤中曰夢中名長劍曰長鋏謂相調笑曰咍編竹木曰付

水經注云楚人謂冢為琴

述異記云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閒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柳宗元鐵爐步記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柳宗元袁家渴記云楚越之間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

夢溪筆談云楚辭招魂句尾皆曰些今湖湘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此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岳陽風土記云湘人謂吳船為䑼

周官注云楚人謂濆為漚

儀禮注云荆以濯為湙

左傳云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左傳注云楚謂火滅為熸

穀梁傳注云兩足不能相過楚謂之踂

詩釋文云楚人名火曰燥

詩疏云蟋蟀楚人謂之王孫蟏蛸荆州人謂之喜母

爾雅郭注云逮荆楚人皆云遝楚人謂冢曰諈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瓿甊長沙謂之瓬

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山形陿長者荆州人謂之巒

爾雅孫炎注云荆州謂枏曰梅

爾雅疏云楚名麥門冬曰馬韭

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名鴞曰服

史記陳涉世家云楚人謂多為夥

史記正義云黶子楚謂之誌

史記韋昭注云楚人謂麋為麃

漢書注云楚呼娣姒為妯娌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楚俗謂牽引前卻為根格

後漢書南蠻傳云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
南史始興王蟾傳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
莊子云楚人謂嘯極無聲曰嗄
淮南子云楚人謂扇為箑謂牢為霤謂豬為豨謂士為武謂力類為鉄謂袍為裋俔候風也謂之五兩謂不得為柸治謂倨為倦謂躓為蹟翣扇謂之翣謂中庭為壇謂户限為轔謂壓為堁

房縣方言

江湖長翁集云房人謂巧避為趄避力尋曰跋尋晨起霧久乃開土人目曰澇潮潴水溉田曰酉得雨曰一折雨土人晨飲茶曰勝山嵐氣又曰防三分瘴麵皆滲不滲者曰皮子麵稲得霜乃收曰飽霜米弓手下鄉目以緝捕年日飲酒曰坐年社日曰歛脯俗謂戲曰頑羮曰骨本賣枯竹供爨曰竹茇村落所聚曰梘

按房縣清屬鄖陽府民國選舉區域湖北第七區今屬襄陽道

巴東方言

巴東縣志云縣雖僻處深山而語音朗徹頗似中原雅音四聲中獨無入聲如呼屋為吳呼渥為訛之類平上去三聲惟庚青蒸梗迥敬六韻呼為根親珍頂痒覲餘悉如本韻後四里間有吐音重拙轉入別韻如呼黃為環呼譚為唐呼放為范者又有兩字互易如呼

府為虎虎為府呼富為互互為富者又有齒舌之間吐字不真如呼提為奇帝為計故後里媳婦為之奇互蓋媳讀為乞乞轉為奇而婦轉為互此乃前里所無也其他稱謂大約與中州人不甚相遠惟祖謂之老爹母謂之媽姑夫姨夫謂之姑爹姨爹外祖父外祖母謂之家公母或謂之家家似江漢間語而前里又稱父為阿巴母為阿姐後里又謂祖為阿他祖母為阿木烏父為阿巴母為阿牙伯父為阿徘叔父為阿必公蓋田野中俗稱而士大夫家罕言之又後里前代多為蠻語清江南北各為一種桃符口又為一種總謂之草語雖本縣世籍亦所不釋自西山之亂縣民寄居枝江宜都十餘年始歸聲音遂變

按巴東清屬宜昌府民國選舉區域湖北第五區今屬荊南道

廣東方言

廣東通志云古稱鴃舌者為南蠻猺岐諸種是也自秦以中土人與趙佗風俗已變東晉南宋衣冠望族向南而趨占籍各郡于是言語不同省會音柔而直歌聲清婉可聽唯東新各邑平音多作去聲韶南連州地聯楚豫言語大略相通其聲重以急惠之近廣者其音輕以柔唯齊灰庚與陽四韻音莫能辨輿甯長樂音近於韶謂我為哎廣人呼為哎子東至潮語同閩有音無字與廣人語多不通肇高雷廉土音略與省會相合而舌本强廣州呼人曰個窗曰隻而諸郡相反

又云瓊島孤懸海外音與潮同雜以閩人間有與廉州相似類廣西梧州音者

又云廣州謂父曰爸(音巴)亦曰爹母曰媽(音馬)亦曰毑(音拿上聲)謂風亦曰毑即颶母之說也

又云謂子曰崽(音宰)亦曰仔凡物之小者亦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廣州多用亞字發語)奴僕曰弟仔惠州曰賴仔言為主人所賴也

又云謂嶺北人曰外江獠指外省人言語曰蠻聲呵橫恣者曰蠻澄鋹劉鋹龔澄樞古粵人之橫逆者也

又云肇自稱曰儂與吳近

又云稱外祖父曰公低亦曰翁爹外祖母曰婆低

又云子女晚生者多名曰孻(盡子也音賴平声)或曰屘(尾子也音米)貴而故賤其名使易育曰狗仔

又云美人之貌曰靚呼癲曰廢遊戲曰則劇順德曰仙新會曰了

又云廣州謂來為黎走曰趯取物曰攞謂欺曰到謂卵曰春食飽曰𩚬(音救)數物之束者曰一子二子家曰一主穀曰一造

又云瓊州數尚主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曰一串物六十斤曰一担

又云潮州以錢八十為一百

又云自陽春以下至瓊地名多曰那某曰羅某曰扶某黎人姓名亦多曰那曰扶曰抱潮及惠之濱海者髻曰莊鬚曰秋牛曰悟字與音全相反峯(音斜俗字)人謂火曰桃花溜溜謂飯曰拐儂瓊人曰邁此須重譯乃通者也

又云如俗字穩坐之為坔（音穩）人物之短者曰⿱不高（音矮）人物之瘦者曰奀（音芒）山之巖洞為⿱石山（音磡）水之磯激為砅（音聘）蓄水之地為氹（圖錦切）通水之道為圳（屯去声）水之曲折為乪（音灢）路之險溢為卡（音汉）隱身忽出為閄（音閃）截木作墪曰不（敦上声）門上橫木曰閂（音拴）物之脱者曰甩（倫粒切）此粵字之隨俗撰出者也

又云粵多譌字如華為蕐泥為坭誕為誔循為揗敎為教隣為僯帳為⿰犭長閱為閲眖為⿰月兄曷為曷闈為弁徊為狥激為㵨之類皆承訛襲謬而不知其非者也

又云⿰石句作碙蜑作蛋今通用

粵東筆記云廣州謂平人曰佬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壓獠威壓之意也

又云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令持齋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為有夫之娘也

又云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者稱小娘眾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大小娘

又云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身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

又云謂子曰崽水經注弱年崽子是也謂雲孫曰儶玄孫曰塞息訛為塞也

又云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主人之爹是也

又云陽春謂外祖父曰公爹外祖母曰婆爹高明呼曰公低婆低

又云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婆

又云廣州謂母曰嬭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即母也亦曰毑凡雌物皆謂之毑

又云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列子家父執席是也

又云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謂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父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

又云謂從嫁老婦為大妗

又云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男曰花公女曰花婆

又云子初生者曰大孫頭新會則曰長仔或曰髧

又云奴僕曰種仔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耕傭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小奴曰細仔小婢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子東莞稱無賴曰蹧仔

又云稱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

又云多以屎為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

又云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者曰房客

又云巫曰師公師婆

又云瓊女賣檳榔者曰山子猺之峯者亦曰山子

又云謂外省人曰蠻果海外諸夷曰番鬼按番鬼之語今已不聞矣
又云司柁者曰柁工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司命即三老也揺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頭事者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駕長
又云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人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田户之首為使頭
又云廣州謂硬直者曰梗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轆力言其力如車之轆也角勝曰鬬轉曰翻謂淫曰姣音豪又曰嫪毒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釐溺人曰碇罵人曰閙拏曰扱
又云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網得禽獸也到得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
又云謂猥猿者曰魁摧出賈誼哀時命篇即詩之虺隤也
又云縫衣曰敹書曰敹乃甲胄凡細者縫粗者敹著裡曰縫著邊曰敹
又云東莞謂光曰皎音效美曰好持物曰的肥曰脸肉熟曰肣禮記腥肆爓肣祭注肣熟也爓或為腤也廣州習烹物為腤亦曰炟也
又云謂港曰涌沖音涌衝也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亦曰塘若白蜆塘擂塘菱角塘是也
又云凡水皆曰海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
又云謂潮曰水潮起則曰大水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

一潮者曰子水

又云二水相通處曰滘按滘音叫粤之俗字有地名大黄滘清彭玉麟於光緒甲申乙酉之間常駐軍於此

又云稱山之有林木者曰山無者曰嶺

又云廣州謂帆曰㡠挽索曰繵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

又云芟草曰嬦草亦曰撈諺曰耕而不撈不如作暴

又云西甯謂魯種曰魚口小豬曰豬口

又云廣州數食籮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佃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嘗救施僧智顗梹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核蘇軾詩西隣蕉子熟時致一梳黄謂衣一套曰一畓畓襲也訛襲為畓楮錢一斤曰佰綫縷一綹曰一子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萬州以禾十二把為一擔潮陽以築墻縱横一丈為一井

又云化州石城間貧欲避火於野外搆茅以棲名曰艼（音竂）雷州有艼村有蒲艼口有新艼島吳川有芷艼鎮瓊州有芒艼港儋有郎艼墟定安有坡艼市萬有黎艼都樂會有薄艼鄉文昌有罟艼墩

又云廣州語多與吳趨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

音德慶亦然新會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為凍以平為去謂莞為官以上為平香山以人為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謂刀曰多增城為産曰竄謂視不正曰乜（音咩）以刀削物曰捭（音批）切細物曰剩（音速）削去物曰嫳（音撇）謂多曰夠少曰不夠無尾曰屘（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屘謂腿曰屬（音彼）髀也以手按物曰捺以拳加物曰攎（同杈）以手覆物曰揞（庵上声）以指爬物曰搲（鳥寡切）搬運曰摙（連上声）漱口曰敕（音速）口謂人愚曰猥殘怒目視人曰睞（音利）謂田多少曰幾畂肉動曰僬（音繳）瘡腫起曰釁（興去声）裸體曰軀軆（音赤歷）不謹曰邋遢露大齒曰齙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擡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帨履曰荷恵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通曰打燈謎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毽謂雲脚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頭高要人謂婿曰郎家女巫曰鬼𡜂

章炳麟嶺外三州語云肥大曰厖壯謂兒肥盛為本尊謂小子曰滿子謂人瘦曰癠

又云謂美曰勁亦謂竫謂人貌美曰奕或曰奕致謂人白好曰𡢃謂人佳儷有態為僐謂人醜曰顛醜音如熙

又云謂歡喜為嬹謂勤曰猒亦曰勤猒皆讀去聲

又云謂相激為掉磬磬讀如敬

又云謂狡為獪讀從入聲如括讀欺人曰詑人音轉如撻謂言不實曰危譎謂好司察人

為徼音如栲
又云謂慙為恇恧謂遲鈍為儒輸謂慢曰嬾怠怠音如司謂㥝曰戚謂猝驚為㻐遻謂心不安曰愵愵音奴六切謂紛曰纕音如農
又云謂人執性古曰寡性古音變如寡也酒味苦亦曰寡苦音變如寡也
又云謂嗇為儉音如劍謂貧為匱謂衆多為穰謂廓大充滿為恍
又云謂及曰唐逮謂互相牽引為甹夆掣曳甹夆音如兵邦謂行止相隨為騰謂為人所踐曰蹸
又云謂行止不正為獵跋
又云謂藏匿曰屏謂擿棄為叓謂看人不審為瞶瞶
又云謂升飯為飢飯謂哺歠一度曰嗺一餐謂以掌進小兒食謂之唅
又云謂微烘曰爣謂治燒鐵已用水激之曰焠
又云謂漬水為漚水漬藥為漚藥
又云謂曾孫子曰息子音如塞謂懷妊為有身
又云謂夾脊肉為胸條謂赤子陰曰鮻謂耳安曰兩耳極䎽
又云謂鬎髮為髡沙門為髡子轉入聲作苦骨切
又云謂相鬪指人出血為疻出血或疻爛音如支

又云謂小兒面腫為瘻
又云謂屋傾曰閜牆閜屋讀若阿
又云謂雞棲曰西音如細
又云或用麻及稷稭當燭謂之蒸子
又謂粢食所藉竹具曰箅子謂煎餻為饊子謂柴曰樵謂臿曰钁頭謂柔皮為皮謂器破曰㪚
又云謂皎白為翰白水濁曰涹濁亦曰涹葳
又云謂鳥巢曰藪雞伏卵曰伏藪蟲窠亦曰藪
又云謂牛胃為肶絅其下端曰百葉

廣西方言

嶺外代答云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蔓語如稱官為溝主母為米囊外祖母為低僕使曰齋捧喫飯為報崕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福建湖湘皆不如也其間所言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曰箄以瓦瓶盛水曰罌相交曰契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為不事產業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

上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韵按交趾語字字有異惟花字不須譯又謂北為朔因并誌之

青箱雜記云嶺南謂市為墟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墟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墟人即此也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村市滿時少虛時多

張師正倦遊雜錄云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鱔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

謝肇淛五雜俎云嶺南之市謂之墟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瘧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墟而嶺南多婦人為市又一奇也

沈曰霖粵西瑣記云由與猶不分於與如不分惟與為不分此意義之誤也以付代儒以屎代屬以岂代豈以头代頭此書寫之誤也呼認為幸呼子為宰呼梁為林呼濬為遜此聲音之誤也習之慣方能辨之若在乍見雖有子雲無從問也

又云坐音近陳謂舊產也甠音近產謂假子也毜音近滿謂最少也奀音近某謂假父也物之不大為奀音如米即彌之誤物之不高為𡮟音如呆即矮之誤亞音阿凡阿字俱寫作亞字

孫兆溎風土雜錄云臨桂等處專用土字皆以意爲之如𡘯音矮不長也閂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坴亦音坐義同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口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𠀉音臘不能舉足也𡛂音大女大及嫁也𥑥音磡山石之巖窟圀武后所作國字其地亦用之

粵西叢載云廣西風俗自唐宋時頗多不美如民之貧者歸罪墳墓不吉掘棺棲寄他處名曰出祖生子不舉溺之於水名曰淹兒臨喪破家供佛盛饌待客名曰齋筵病不延醫殺牛賽鬼名曰毛藥民多出外他人略買其妻名曰捲伴按出祖淹兒齋筵毛藥捲伴等方言惟淹兒頗通而毛藥一語恐非他處人所能知矣

靈川方言

靈川縣志云方言天曰鐵地曰的父曰阿把母曰阿嗟哥曰郭嫂曰搔水曰輸火曰呼喫飯曰慊詩喫酒曰慊揪喫茶曰慊酌喫湯曰慊唐袍子曰包子外套曰物套帽曰毛力靴曰赫靴力鞋曰嗄碗曰窩筋曰跨鍋曰谷力甑曰再扇曰射壺曰乎

按靈川縣清屬桂臨府民國選舉區域廣西第三區今屬桂林道

永康方言

永康縣志云土語近城村落差可會意如緣隴之間皆土司土語細察其聲皆閉口鼻音非重譯不可以解今分類出以備方言之一則天曰捫亦曰旻地曰堆上聲日曰櫱月曰能風曰朧雲曰葷雷曰拍拉雨曰烹星曰勞內長曰旱霜曰聳雪曰錫霧曰木山曰恩不

拉海曰害山曰崗河曰打湖曰河蕩曰測郎抹塘曰當城曰尋浪曰郎春曰村夏曰押秋曰抽冬曰董廟曰繆孔聖人曰信陽關帝曰官否追城隍曰尋烘土地曰土堆火神曰和色觀音曰衮央親曰生師曰篩祖曰公爹祖母曰姆把叔曰妖哥曰恩嗎兄曰佩嫂曰輩嫂弟曰奴敎弟媳曰怒夫曰百公妻曰不下妾曰下内兒子曰勒媳婦曰勒婢姪曰覽茅孫曰覽女曰勒嫂重孫曰東篩外公曰外大外婆曰沒于女婿曰哥爺外孫曰懷筍親家曰村家頭曰恩留靣曰恩哪眼曰恩他耳曰恩而口曰恩柏平聲齒曰休鼻曰恩郎古曰吝喉曰河手曰枚脚曰脛腿曰推指曰即墨指甲曰不墨皮曰囊毛曰烹乳曰能木肚腹曰恩同肚臍曰雖奴腰曰那墨背曰竦冷股曰側害臀曰偕陽腸曰他雖胃曰梅力脾曰盃心曰筍肺曰不血曰勒氣曰嗟眉曰盆他鬍曰猛身曰陽骨曰諾胎曰梅孕僕婦曰福灰了灰瞎子曰房呆子曰呆嘴聾子曰六花子曰告凹啞子曰惡抹癩子曰劣秃子曰樓諾欄子曰仇遮

按永康縣清屬太平府民國選舉區域廣西第六區縣志載方言頗多玆所錄者不過十分之二

興業方言

興業縣志云粵西方言各別佶屈綿蠻卽一隅亦有不能盡同者呼父曰爸亦曰伯曰卬叔曰卬兄呼母為姥亦曰卬婆曰卬嫂曰卬姐曰卬媽曰卬娘呼弟為太亦曰卬弟呼兒

為仔亦曰崽曰㚬曰卬兒自稱曰儂亦曰我曰我隊稱人曰渠亦曰他曰渠隊他如兄稱妹曰姑婧亦曰卬婿曰卬妹弟稱姐曰卬姐亦有大仔姐之類皆不可遽曉

按興業縣清屬鬱林府民國選舉區域廣西第二區今屬蒼梧道稱父為哥稱母為姐唐人嘗有此稱至稱母為嫂似未之前聞

永年方言

汪師韓談書錄云永年人李同知芳莎作方言以釋永年之音康熙初知縣宋世緯永年縣志載之（今新志已削去）而亦有南北相同者摘錄於後

薅　原注云高蒿除草也詩以薅荼蓼

賴　原注云爭攘也左傳昭公十二年鄭人貪賴其田

整治　原注月令仲夏之月注飾者整治之又石仲容整治器械

軒　原注云音憲即餡也內則野豕為軒

幕　原注云音漫錢之背也史記大月氐以西錢如其王面幕如夫人面

瓨　原注云貯水器貨殖傳醯醬千瓨俗作缸

小鬼　原注云俗言鬼必加小字漢書杜伯小鬼之神者也

笮　原注云音乍漢書耿恭傳笮馬糞飲之

棓　原注云剛去聲三國志胡列曰白棓數千俗作杠

替　原注云几下凾也宋武帝為殷淑儀作通替宫引替覩屍

騍　原注云牝馬也西凉李暠白騍馬生駒

左近　原注云附近也梁書扶南傳左近人剝取樹皮織布

坑　原注云音亢俗作炕隋書河東隱士張文詡曰吾昨風眩花坑

火　原注云共事人也唐書兵志十人為火火有長

合同　原注云判契也宋史郭延濬傳乃置合同馮中應命

樓羅　原注云軍士也宋史張思均沙河人質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按婁羅已見

唐書

欱　原注云音喝飲水也西京賦欱豐吐鎬

跐　原注云足踐也吳都賦抗足以跐之

金蓮　原注云晉無名氏詩霧露隱芙蓉金蓮不分明則金蓮非自東昏始也

苗　原注云窺面相戲之聲郭忠恕逢人無貴賤輙呼苗

薩　原注云俗謂三也北史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

按永年縣清屬廣平府民國選舉區域直隸第七區今屬大名道

徐州方言

清方駿謨徐州輿地考云謂橋為圯名缶曰缶多謂之夥人語而過謂之訏餘為之子殺

謂之虔㦬謂之脅閲謂之懷䓓謂之蘡儋謂之攍皆西楚語也

又云頟顙謂之顏亭卒謂之求盜皆淮泗間語也今睢宿境

又云愛謂之年或謂之憐往謂之適失謂之台息宋沛之間謂之餽醢汁宋魯謂之潘雞

雞徐魯之間謂之秋侯子皆宋魯間語也今豐沛境

又云知謂之哲哭極音絶謂之唫大謂之巨或曰碩皆宋齊間語也今邳沛境

又云謂至曰艐謂傷曰悴宋語也今蕭碭境

又云劉熙曰天垣也垣然而高遠也青徐以舌頭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青徐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腰在頤青徐謂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女青徐曰娪娪悟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植苗之先生者也厚後也有終後也故青徐人言厚曰後也事偉也偉立也而青徐人言立曰偉也

又云蘺以柴竹作之青徐曰据据居也居于居

又云癬徙也浸滛移徙處自廣也故青徐謂癬為徙也

又云取曰撏好曰釥曰嫽黏曰翻曰敹眡曰睎居曰慰相正曰由迪憖曰㥏熱曰飪

又云徐兖之郊麤履謂之扉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鄴角塵土謂之蓬塊皆徐之通語也

又云壯恒佩匕首原注刀不盈尺徐人謂之攮子恒佩不去身

又云爪出呂梁今徐人曝鹿葱以為蔬原注俗名金鍼菜

又云蕭産佳楮原注俗名桑皮紙

又云徐人或摩楂為糜和以飴原注俗名楂餻

又云熬飴為餳原注俗名皮糖

又云宿之腊雞豐之醃豕俗名風雞風豕

真州方言

清厲秀芳真州風土記云冬至前後所醃鹹貨至是時煮之曰煮年看庖人倩夥來幫忙曰幫年祀竈後開發年事曰年賬族戚寒素者送以炭貲曰年敬往來饋遺者曰年禮神祠燒香曰年香正初須吉日開生預於是時蒸飯曰飯乾又曰隔年陳飯乾盛以斗或方式或元寶式上插小旗竿內嵌諸果品曰年飯甑雖柴米亦曰年柴年米莫不冠一年字以寓傍節之意

滬瀆方言

清葛元煦滬游雜記云滬上為通商總集五方雜處凡無業游民遇事生風者人目為流氓氓或作蝱字典注嚙人飛蟲其意近似

又云滬上無業游民串詐鄉民孤客或乘機局騙或無債索償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偽謂之拆梢黨按拆梢二字他處亦無此方言

又云字典載姘音怦男女私合曰姘滬上野鴛鴦成羣逐隊其事始于娼家僕婦男女相悅人遂目之曰姘頭

又云白螞蟻專蛀人家房屋上洋有等婦女經手買良為賤設計圖財窩藏拐騙最易壞人名節其術雖異用意則同人亦目為白螞蟻云

又云豢鴿而放必裹同類歸來獲利數倍近有以人為鴿者如來歷不明之年輕婦女或售賣自身或願入人室不匝月非捲貲遁歸即誣控拐逃使買主人財兩空謂之放白鴿

清黃式權淞南夢影錄云滬上方言有不可解者稱龜子曰嘉定老先生稱鴇婦曰父兄娘稱挑夫曰野雞按野雞者指行業之無牌子者言非僅稱挑夫也如野雞輪船野雞人力車之類是稱蜂蝶媒曰拉皮條稱狎客之一偶至者曰丹陽客人稱賭局害人者曰牌九司務稱大言誑人曰賣野人頭稱妓家傭曰燒湯龔謬承訛莫可解說

松江方言

黃式權鋤經書舍零墨云燈下偶檢松江府志得數十條錄於左

娘子　原注見陶九成輟耕錄

温暾　原注見王建宮詞

罷休　原注見史記

甋磚　原注見魏㔯纍傳

人情　原注見杜詩
毛病　原注見山谷集
擡舉　原注見白香山詩
多謝　原注見漢書李廣傳
留神　原注見東方朔傳
打算　原注見元史劉秉中傳
本錢　原注見貨食志
點心　原注見唐史
墨尿　原注音迷痴見楚詞招魂
含胡　原注見唐書胡杲卿傳
了頭　原注見劉賓客詩
孛相　原注山谷集
磊𡨴　原注𡨴音堆見趙宦光傳
經紀　原注見蜀志楊戲傳
黃六　原注見沈自南藝林彙考
不耐煩　原注見宋書俞炳之傳

耳邊風　原注見杜荀鶴詩

涇縣方言

洪亮吉涇縣志轉載鄭志云邑中方言家曰各平聲戈瓜切　一曰噶該佳切　生曰商江曰岡今曰庚角曰閣假曰各上聲無曰麼硬曰柳輭曰阮買曰馬縣曰院房曰杭臭曰湊會曰外瞎曰呷急曰艮入聲下曰鶴上聲望曰孟撐曰倉鳳曰共濃曰融縫曰問貓曰卯夏曰鶴去聲飛曰非虎曰甫街曰噶講曰旽靴曰蝦蝦曰花牛曰齵碓曰帶帶曰大打去声歹曰打韭曰苟咬曰嶺去曰氣呂曰李膠曰高翁曰拉賒曰沙間曰甘鹹曰寒蚊曰猛平声舞曰母梅曰埋埋曰麻野曰雅尺曰策橘曰棘眉曰迷叔曰粟熱曰涅牙曰口昂閣切　學曰鶴以上城鄉同音

又云水曰洗同喜冷曰能上声舉曰癸食曰席升曰星窺曰區樂曰口昂各切　酒曰久雪曰血走曰主證曰敬歲曰戲花曰口數奢切　生曰酸吹曰溪錢曰杈奇關切　以上西南鄉雜音

又云風曰分月曰軏伯曰剥孝曰耗舅曰后姐曰假你曰傑以上東鄉雜音皆字音之別者

又云蛋曰子睡曰困棹曰臺盞曰鍾讀書曰念書音舒男揖曰喏茶上声　女揖曰福音夫一曰相假産子曰勘兒音俛白晝曰日音匿裏晚間曰暗頭按東鄉曰夜裡雅曰老哇雀曰了雀音削風箏曰鷂得尾曰尾音米巴指頭曰擲頭一曰擲摸得音東鄉　虎曰嗝音摵猛得瘧疾曰半週得按當作半晝得係西鄉語東鄉云半工得皆語音之變者

又云稱縣令丞簿尉官曰老爹而冠以大（代佐切）二（佽既切）三四字（按此稱久已無聞）父曰阿伯（城語鄉稱）（爹有丁居丁加二切）母曰阿姐一曰妣（西南鄉如音東鄉間作弋佳切）祖曰老爹祖母曰奶奶曾祖父母曰太公太婆媳曰新婦媳稱舅姑曰老爹媽媽外祖祖母曰家（各平声）公家婆凡尊卑大小均呼小名（或單或雙無拘雅俗）小名下押一字長輩曰官同儕曰哥呼童子貴者曰姑賤者曰兒（音倪下做此）概曰小末兒處女曰了姑一妹妹（音埋）婦人曰老相（去声）德或作輕之之辭稱人父母曰老子娘人兄曰大（惰去声）漢夫婦曰老公老婆奴曰做活得皆稱謂之俗者

又云如之何曰孰（作平声讀下倣此）那（或作儺）一曰孰甯噶（東鄉語）一曰孰亂（西南鄉語）如今曰甯庚（該杭切西南鄉語）何處曰那（乃果切）哩反詰不然曰約莫得不滿意人曰嘖（管翁切翁上声）儂（西南鄉語）恁地曰着箇突然曰三不知苟且塞責曰鬨鬨（音憒）兒壞人曰糙物（物音墨下做此）一曰惡物一曰僊賴物當時曰億歇兒稍待曰過歇兒候人曰等等相親依曰倭熱（音湼）沒要緊曰麽搭煞不情曰埋（音麻）乘頭不修邊幅曰刺（音辣）乘頭謝人曰括刷可憐人曰在辜你得詰問何物曰什麽（音墨）得駭人多物曰過些彼曰猛（猛本切）箇此曰億箇反應曰莫怎（此字隨開說作變換）伊（如說要打應打伊之類屬市井戲謔語）皆語義之約略難曉者

又云神臣辰仁程陳曾仁成沈醇同音（俱常尊切）人壬銀吟迎甯凝誾同音（俱倪金切）行勤禽裙羣同音（俱棋欽切）時遲辭慈詞持同音（俱廚茲切）胡無吳湖壺巫狐蕪扶乎同音（俱文敷切）兒魚虞尼疑宜儀霓愚倪泥同音（俱吟雞切）元言嚴粘年同音（俱誾堅切）居雞几幾朞拘羈同音（俱巾溪切）為違肥微圍

同音俱文非切蛇茶佘搽同音俱隨麻切莊張章臧同音俱占常切詩思絲尸司同音俱書疵切知之咨枝同音俱諸疵切朱諸株猪同音俱芝初切餘余遺逾諛貽頤予同音俱雲虞切黃皇王亡同音俱闤方切書舒蘇輸疏紓同音俱雖初切盧離驢犁氂羅黎同音俱靈低切三山杉同音俱酸陽切遠煙焉淹醃寃湮同音俱禹佬切父武戶舞伍烏侮婦同音俱尾補切耳語女你同音俱傑紀切雨矣毉以于與羽禹衣宇同音俱湧記切西南鄉語音同尾治是柿耜痔似同音俱下止反倖幸近杏同音俱距頃切閨倭甯濘認同音俱膩敬切潤鄭任順盛剩陣同音俱仲正切足築粥竹囑同音俱執蹴切石宅擇碩翟折同音俱昨責切物墨目木沒同音俱未北切協叶竭桀脅同音俱及結切褐合曷盍同音俱鶴割切字事寺視同音俱注至切玉肉獄縟同音俱匿菊切復福勿狒弗忽拂幅同音俱服汨切入賊直實直什拾同音俱孰質切國骨汨谷穀同音俱姑勿切佛服斛物伏同音俱屋勿切逆日溺匿同音俱涅吉切皆聲義之混雜無辨者至紅五兩韻平上同聲全入鼻音反切俱窮三江六麻七陽俱張口音而作倭口則已全訛閩邑無江麻陽音十灰韻城微張西鄉全倭又西鄉於蕭肴豪三韵幾聲混十一尤矣若鹹閑顏嚴間俱闔口音而作張口今韻刪咸同收則雖半訛猶屬轉韻之可通未可謂溼之方言盡非也

節錄杭世駿續方言

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為夃

詩釋文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

漢書灌夫傳注吳楚俗謂牽引前卻為根格

禮記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為禿楬
說文益梁之州謂聾為聹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聹
漢書賈誼傳注引晉灼吳人罵楚人曰傖
思玄賦注引纂要齊人謂生子曰娩
說文南陽謂大曰𡜐
史記淮南王列傳集解引孟康西方人以反間為偵
說文蜀謂母曰姐淮南謂社江淮之間謂母曰媞
說文楚人謂寡婦為霜
釋名青徐人謂兄為荒
漢書廣川王傳注關中俗婦呼舅為鍾
釋名齊魯謂四齒杷為欋
說文秦謂筥曰籍飯筥也受五升陳留謂飯帚曰籍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為籍
考工記冶氏疏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鏦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大者謂之曼胡曲者謂之句孑
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曰綾

詩斯干釋文齊人名小兒被為褅

郭注釋言河北人呼食為餥

釋名宋魯人皆謂汁為瀋

釋名齊人謂豉聲如嗜

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也

史記封禪書集解引李奇三輔謂山陵閒曰衍

郭注釋邱江東呼地高堆者曰敦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文頴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

郭注釋蟲虹蛵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

郭注釋魚鱣江東呼為黃魚

郭注釋魚鰝鯦鱖鯞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為魚婢江東呼為妾魚

節錄梁同書直語補證

正經　論語攻乎異端疏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

邊　公羊傳僖十六年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月之幾于盡也今俗猶有初十邊二十邊月盡邊之說

腥臭　山海經其血腥臭不可生穀

花花綠綠　元好問解嘲詩憑君細數東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間

膆子　倡伎之稱見輟耕錄

貼身　俗謂左右媵妾曰貼身見宋莊綽雞肋編

下流　見論語

發財　見大學

辛苦　人有往來行役之事彼此相慰勞曰辛苦書洪範凶短折傳凶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辛苦孔疏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又爾雅矜字注可矜憐者亦辛苦疏引爰及矜人箋云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是辛苦之人也

解交　俗以事不就理曰解交不來又以事得斷絕曰撒開交按漢制拜官以對拜為交禮遷日對拜而去謂之解交見麗南英文昌雜錄

媳婦　俗字也偶見宋拓東坡帖作嬎婦查字書不載此字不知何本

家常　嵇康養生論此家常而不變者也

囯　糸　斉　斎　李　今市儈書之皆起於宋見孫奕示兒編

節錄章炳麟新方言

何胡遐瑕一語也小雅遐不謂矣表記引作瑕注瑕之言胡也凡詩遐不眉壽遐不作人

皆即何不也浙東紹東謂何處曰瑕里何人曰瑕氏讀如蝦蟆之蝦又通語不審人言問之曰瑕或侈如夸湖南湘潭問問何事則曰夸的

何與可阿同一聲故問訊言何者蘇州言阿是者為此亦為是今直隸山西許人語則應曰遮本是者字

毛無也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衍集毛字無无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靡有子遺耗矣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音毛今湖南閩廣皆謂無為毛

晉語引詩候人彼己之子韓詩外傳引詩羔裘彼己之子春秋左傳夫己氏杜解猶言某甲今淮西淮南江西輕其人則稱老己

說文処止或作處從虍聲則處亦可讀虍經典相承多借所為處亦借許為處檀弓高四尺所正義所是不定之辭今人則作許矣許音近虍所從户聲亦與虍近故今松江太倉言處言許音皆如化謂內曰裏許音如裏化所在曰場許音如場化幾何曰幾許音如幾化

方言一蜀也廣雅蜀弌也管子形勢曰抱蜀不言謂抱一也蜀音市玉切音小變如東福川謂一為蜀一尺一丈一百一千則云蜀尺蜀丈蜀百蜀千音皆如東蘇松嘉興一十諸名皆無所改獨謂十五為蜀五音亦如東

詩小雅夜如何其夜未艾箋云芟末曰艾今紹興謂事已畢為艾哉

古人於大物輒冠馬字馬藍馬蓼馬䗬馬蜩馬蚿是也今淮南山東謂大棗為馬棗廣東謂大豆為馬豆通言謂大蟻為馬蟻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今人謂物之安事之日曰亭當言決定者亦曰的當的亭一聲之轉

說文饒益也江甯市閭買物欲其增益曰饒

說文晰昭晰明也易釋文之世反浙江謂明潔為清晰

周禮地官司市注曰物行苦九章算術有行酒行者粗惡之義今吳越謂器物楛窳為行貨

說文侖思也力屯切字通作論大雅於論鼓鐘傳論思也浙江令人自反省者曰肚裏侖一侖

說文大象大形故知古語稱人曰大今盧州鄙人謂都邑人曰奤子奤音如太即大之俗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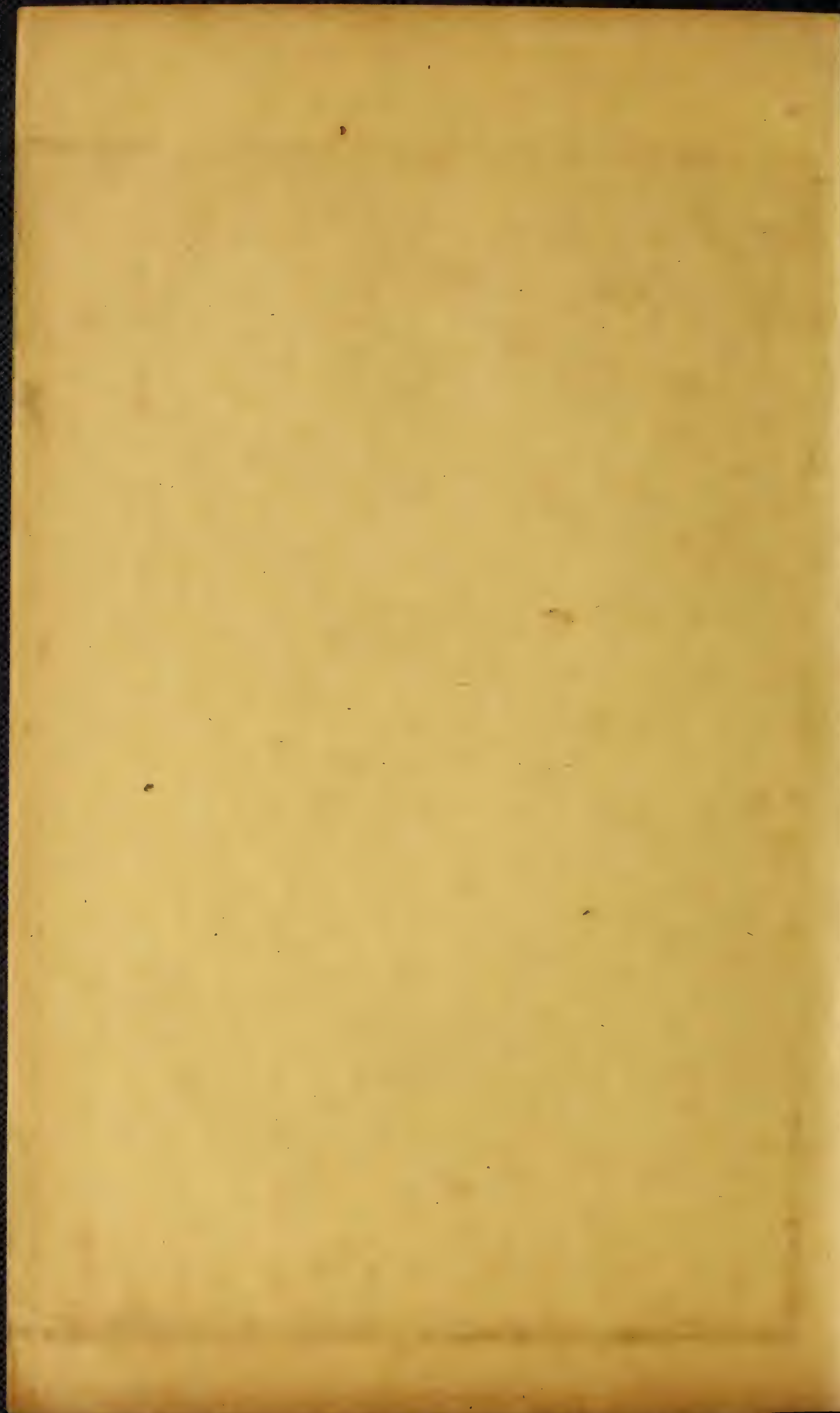
華中國也傳曰裔不亂華古人以國稱其種族今直隸淮南呼山東人為侉子侉即華之聲借若華亦作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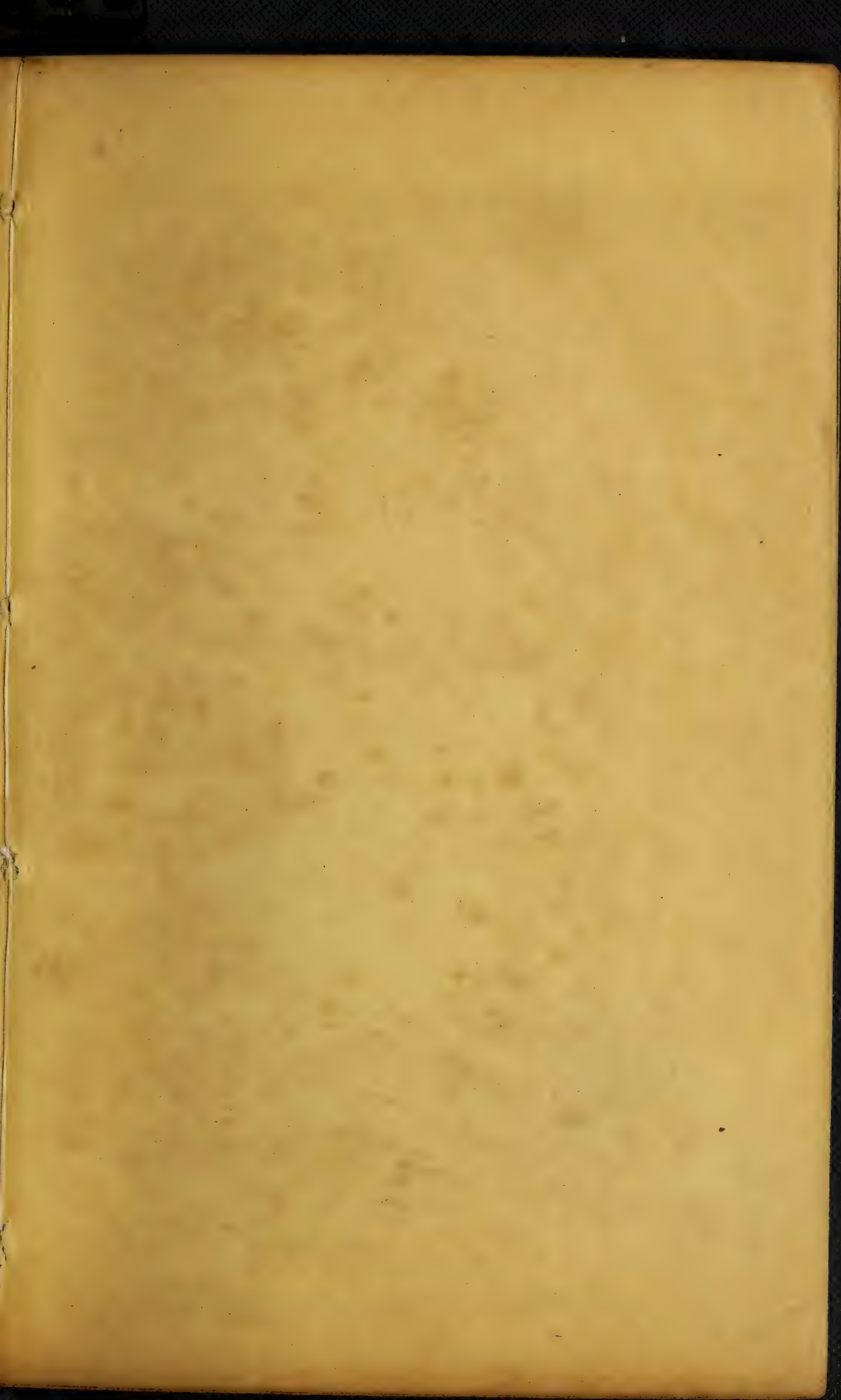
晉陽秋曰吳人謂中州為傖人俗又謂江淮間雜楚謂傖人尋方言壯將皆訓大將倉聲通傖人猶言壯夫耳昔陸機謂左思為傖夫蓋謂其粗勇也今自鎮江而下至於海濱無賴相呼曰老傖

說文刺戾也𣥂足刺𣥂也讀若撥江甯人謂性很戾者為刺子通言曰𣥂刺貨𣥂讀如潑普活切

說文待竢也今謂竢為待音如等等待皆從寺聲故音轉呼待如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六終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豪傑

二・一

第二函

七豪俠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七目錄

豪俠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七目錄終

豪俠

虬髯客

唐張說虬髯客傳云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公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

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氏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又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無憾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異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為何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請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

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手拱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可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叩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錦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命其妻出拜蓋亦夫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

酒家人自堂東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重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載建小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特達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力盡心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賢聖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貲遂匡大業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衣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車輪耳我皇家垂福萬業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奇男子

唐許棠奇男子傳云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官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之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即引之俾其縻薄

倖也嘗諾之仲翔頗有幹用嘗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仰慕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於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即保安鏤銘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反為所敗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入絹三千足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略云永固無恙傾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海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甯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欲狂腷臆流動不知涕之無從昨嘗枉問垂聞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

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蠻俗以吾國相之子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刻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倘吾伯父捐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毋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姚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二年不通音信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

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類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為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重違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小口車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郤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户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吾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授選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決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於竹籠而徒跣馳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

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甚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汝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釘其足背釘達于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關鎖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元振）郭震字為武后擢用後至同平章事封代公能詩

荊軻客

曹宗璠慶餘云荊軻客軹深井里人欲死國埋名故史不著其名學劍慕聶政之為人也游大梁為夷門侯嬴御如姬既已竊兵符授公子救趙恐晉鄙宿將專閫見公子輕車來代心狐疑再請事敗侯生令客袖鐵椎鏦殺晉鄙客謝曰吾所取者秦王耳胡嚄唶為見朱亥退游于衞荊軻兄事客弟畜高漸離軻與魯句踐爭博道句踐目攝之客從旁躡荊軻足默不應俱適去遂游燕荊軻漸離酒酣和歌燕市井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客引軻至僻處曰彗掃尾箕望氣來高丈餘前赤而卬聽都邑人民之聲律中商馬鳴悲皆兵兆渤碣之間復為長平也軻曰天道元遠吾儕游悲歌慷慨敢于急人惟燕趙士耳新從邯鄲來不忍去也客辭謁蒼海君且曰即有急車折轅馬蹶蹄集響至燕太子丹不量力欲報馬烏之恥因田光先生跽請荊軻揕刺秦王荊軻許諾美人供帳惟恐不得當也軻遣

高漸離之東海召客未返秦師壓燕境事急太子丹具駕軻叱曰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少留待吾客與俱今太子急豈疑軻畏强秦哉遂去不顧荊軻提匕首刼秦王不幸中銅柱火燃秦人誅荊軻而客之易水上太子丹與賓客白衣冠祖道處高漸離擊筑客起舞劍泣下數行歌曰壯士怒兮入秦關匕首摘兮驚龍顏鈹交胸兮袖胡絕白虹雌兮仇未雪誰報太子兮徵聲竭長平髑髏兮飲血泣又歌曰東連三晉兮搆强胡齊楚逢蠭起兮策可圖曠日持久兮不能拔四海縞素兮倚鉏鋙與漸離分背別去及始皇滅韓張良破家報仇從蒼海君借客號力士客語良曰自高漸離死筑始皇不近諸侯客無可為者今離穴遠游可取而代也遂與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客歎曰始皇有天命誰謂荊卿劍術疎哉始皇大索客避地吳中依項羽楚漢兵起張良事漢客事項王號蒲將軍與黥布季布以少擊衆常摧鋒冠軍項羽威震天下名聞諸侯皆三人麄戰力也客業從項王救趙降章邯夜阬殺秦卒二十萬於新安入關焚咸陽宮室手斬降王子嬰持其頭祭荊軻墓曰吾可以報荊軻之志矣項王欲割琅琊郡封客客謝曰秦暴虐無道故從大王率天下諸侯滅秦今政由己出封賞不均漢王失職陳餘怏怏諸田亦未有所樹而多王群臣諸將善地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忍見父老子弟再罹鋒鏑且臣與荊軻刺秦王義不獨生以秦未滅故烏視禽息今臣事畢願從荊軻九原之游乃自刎荊軻塚旁後田横之客聞之五百人咸伏劍殉也所謂畢命遂志義俠者乎張良請漢王令有司歲以太牢祀也

馮燕

唐沈亞之馮燕傳云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户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户嬰還妻開户下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怒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司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圍而看者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為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偽俠客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

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宰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賦得堰俗號為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繞樹春園裡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令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貲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義氣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囊首彰露以為已累客既不來計無所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至此而頓衰矣

河街虬髯叟

宋江洵燈下閒談云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於妖亂志中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覘其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取其裴氏劉下獄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

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歆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祇應將淚比流泉其二鸞辭舊律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顧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常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往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睛光射人彩色晶瑩如叟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心中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曰祇今便為取賢閣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于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實慮過已盈亦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試及一身又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特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惑亂律身仍于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加罪叱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恡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賫金及裴氏還劉不待明促舟子解纜虬髯亦無蹤矣

向鄉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

向某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楊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五峰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盛于斯

周亮工盛此公傳云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為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為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公以為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為廣陵兒所紿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為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閈里閈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為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瘳右臂詘伸不已若指遂不詘申此公故工書乃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為苦願其書則益工時為人據石擘窠書好為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閒至秣陵遇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閒有盛此公工為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為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

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别余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為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鋭往之氣頫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予毋嗤予為悲慟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縠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汩汩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内予墓在焉予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予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

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為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袠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嫠婦穅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闃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菴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嘗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白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遣掾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著書咸為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卧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塡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子受而泣因為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為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煢煢未占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為存問遺書狼籍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

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姱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籛今尺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

如皐縣隸

陳定九王義士傳云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皐縣隸也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問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于是皐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温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

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千古蓋僅見者矣

明季五奇人

吳肅公五人傳云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棹候吳門相持痛哭罵忠賢不去口為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韋於是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為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顙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為贐或趣裝走京師撾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為謁兩臺以釋眾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

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躪泥淖沒脛骭吏部舁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鐺鈕鐐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為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閶門粥衣人揚故牙儈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頭矣遂手銀鐺擲階砉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輿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屐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椽梢

梢動驚而隨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厠中𦡆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黄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郡執市人撻之郡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厰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為聲析聚衆者誰為爇香號泣者誰為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為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隋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所夷璫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燄所偈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萬夫雄

張南邨集云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持樹往追里許震天一呼虎為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梃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鬬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卻且前又奮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于其手家九宣從涇川來為余集其事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磊砢不凡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士亦視所托身為貴耳得交萬夫雄雖陷入虎口虎不能害也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

江天一

汪琬鈍翁文集云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敝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

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授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畧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為遽歸囑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曰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為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為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東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為齎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

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為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别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乙邦才

汪琬鈍翁文集云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聞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别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援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

圍出賊大驚既而知其邦才衛也皆止不敢偪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冦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被圍陷陣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顧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歿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蠭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過之濠上直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閒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郤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吳六奇

鈕琇觚賸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莫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款視良久心竊

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楞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游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躭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

主帥備陳粤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祗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衜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粤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筐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衞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廉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粤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烈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槖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

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尚存

葛誠

清褚人獲堅瓠集云萬歷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刁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負擔出入必稅錢數文閭閻擾動吳人葛誠義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隆走杭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名誠改為賢疏聞後以赦得出又十餘年以疾終吳人義之呼為葛將軍未死時江淮間客舟祭賽之輒有驗死葬虎邱五人墓側文文肅公題其碑曰有吳葛賢之墓康熙癸丑春予過虎邱於其猶子處得瞻將軍遺像稍帽戎裝猶凜凜有生氣上有吳因之文文肅諸先輩題讚按葛墓今尚存余從前作葛將軍歌即據此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太監孫隆以督織造駐蘇州朝廷方起稅額惡少年行賄充委官乘輿張蓋勒索商稅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衆二千人分作六隊一人搖蕉扇前行後執梃隨之知長洲縣事鄧雲霄見民情洶洶擒委官頭目械於元妙觀衆立毆死裂其尸知府朱燮元勸諭始得解散此萬歷二十九年事也葛成慷慨就獄後得宥罪

清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萬歷辛丑歲催稅事起自商販工作以及菜傭細瑣畢稅市人

洶洶遂期於六月初三日詣元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曰團行不呼而自集者萬餘人以某巨魁爲討環其廬而詢之會已亡去乃縱火不取一錢有私自入者共擊殺之惟罪人是討蘇守與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解散越八日忽有一壯夫袒肩搖蕉扇排衆出揖太守曰予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申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義之于是諭衆散其黨成獨請囚太守爲之流涕遂亦罷稅成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遂以聞諸撫臺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成尚家居崑山七日聞變方入郡觀奇事不覺爲義氣所激實非戎首也時天氣晦冥盛暑竟如秋時霆雨怒風不止當事者始擬重辟後乃末減一時傾動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感應人目之爲葛將軍眉公重其人與之交成亦嚴事眉公嘗執爨竈下眉公曰是人氣韻開朗似有道者因又稱葛道人

熊廷弼

鈕琇觚賸云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躬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甖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鬬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

曰海内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册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粗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匕餘而已熊起入内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傴僂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于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致其家華筵奇餚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覯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降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遥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至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徐作霖張渭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云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

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蔚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鬖鬖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蹉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目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白下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梡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胥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淵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

中外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頭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鬚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眉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即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崔猛

蒲留仙聊齋志異云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師所賜也年十六七强武絶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室崔抑强扶弱不避怨嫌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周䘏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

子而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與否請先自問能改否也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即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飢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于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吊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撲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號稱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積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縶樹上榜笞刺劉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鞭馬前向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吊而歸不語不食兀坐直視妻詰之不答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于床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

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寔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于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族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行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寔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為經理生業予之貲不受崔遇厚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鬬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刦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請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厠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嬸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

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為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為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荊棘即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傚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之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縶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嗷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于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峙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睹覘之賊果大至繈屬不絕

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叫號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禁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于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刵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强冦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髯樵

顧彩髯樵傳云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錢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捽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隋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

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赦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且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扃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官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官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官併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髯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髯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髯去鬻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闥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髯得間以陳情告女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髯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舁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紿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鱉號呼來追髯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髯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髯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髯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𨺚龍廷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

能為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顧子曰義哉髯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況樵子乎髯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髯樵槪亦可以知所儆乎

魯亮儕

隨園文集云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永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闇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鎭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年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

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愛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符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為質子

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裌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劉淑芬

王韜淞濱瑣話云劉淑芬海昌硤石鎮人具俠腸喜讀書好擊劍馳馬意氣自雄視世之習帖括家言迂氣滿紙者不值其一盼以是鄉里人亦輕之謂劉氏子惟知疏狂任性耳豈足為豪俠士哉淑芬家本素封良田數十頃納太平租稅外頗足自給優游卒歲惟性好揮霍周貧濟急罄其貲無所吝有偽為困苦狀以乞憐者並不加察率如願以償之坐是家中落慨然思作汗漫之游售其城西別業得萬金挾以北行抵揚州暱一妓曰嫣雲國色也所擲纏頭無算黃金既盡猶眷戀不肯捨妓寮中龍媪鴉鬟多厭惡之時以冷語相侵生謂嫣雲曰吾橐中所攜萬金盡散卿家他人雖不知卿則知之稔矣數月來何求不遂吾豈薄待卿哉嫣雲泣曰箇中豈可久居哉妾篋中積有五百金願出以壯行裝若猶不足阿姊素雲亦有私蓄當代假之妾頭上珠翠計可值三千金特倉卒間無售主耳即出貲授生曰男兒當志在四方自奮於功名久戀兒女子何為哉生以嫣雲生性豪俠甚欽敬之拍其肩曰卿真今之女郭解也不意於章臺中遇卿吾苟多財當拔卿於風塵俾卿主持家政必不如齷齪女子所為嫣雲於巨金之外更益以佛餅二百枚曰此戔戔者供途中所需足矣餘則當作京師旅費衣服冠履皆嫣雲代為經理置之行篋縫紉周

密生甚感之歎曰語重心長意密情柔今見卿矣世徒以勾欄中人雞聲斷愛馬足無情多致譏誚豈所論於卿哉嫣雲更以己貲為生作餞行筵一時五雲畢集團欒共坐生則居中南向五雲者一妙雲最長二曼雲三綠雲年並十七皆同月生四素雲五則嫣雲年皆十六時有語云揚州五雲少者絕倫酒罷束裝遂行沿途猶作書寄嫣雲媵以粉匳脂盝情語纏綿致聲珍重至京師後途遇故友李海帆亦豪士也與生為莫逆交在吏部行走聲望頗著因招與同寓勸生納貲入官慨然貸以千金生即以嫣雲所贈五百金交部驗之則贋鼎也部中堂官厲聲詰所自來生以直對幾致不測幸李友代為之辨得無事生於是歎曰此中人情抑何險哉始悟前日之贈金勸駕者蓋欲生之速去也憤然拔劍斫石曰誓必有以報之昂藏一丈夫竟墮狡獪女子術中復何面目以見天下士哉捐納既以缺貲未遂意殊怏怏李因代為之謀曰聞玉泉山呂公祠中現來一客真奇人也虬髯廣顙儀觀雄偉操秦音自言為陝之盩厔人每與客談戲指空中飛鳥跕跕下墮或言其嫻劍術當非虛也生聞欣然偕李命駕往西山訪之道經望湖亭湖水澄鮮浮光蕩影岸柳低徊晴絲披拂遙見亭左一人箕踞西向坐以雙劍迭擲空際起落飄忽有如宜僚之弄丸李見之即謂生曰吾所言者即斯人也生遽前長揖其人收劍答禮詢生姓名并及顛末生謂願附門牆學習劍術其人曰劍術可學至於成仙作俠則在乎己耳生視其人收劍之時迅捷異常三尺霜鋒已藏肘內因問曰劍與人能合為一乎其人曰術成乃

能之觀子身有俠骨心有殺機雖屬可教恐必破戒如欲學劍可即來余匝月後擬赴峨眉飛羽仙之約矣生是夕即襆被宿祠中其人自言姓濮陽字歐冶蓋慕古時歐冶子而自名也問其年曰百二十歲而狀如四十許人先以舞劍之法授生始而雙鋒迅起左右盤旋既而萬道寒光不可逼視久之人劍俱杳生急索之則已捧劍立於生後凡歷四十餘日法乃純熟歐冶曰余今將往峨眉不可以久留子如必欲成名可在此待余去後生日夕自演不敢一刻間斷習之既稔漸有所悟一日早起方當意興初酣之際渾脫瀏灕備極其妙忽有一白猿來手舞鐵楞與生相角須臾雙劍盡入猿手生赤手奮呼逐前欲搏白猿棄劍遁去自此白猿每晨必來或鬭劍或賭拳生皆不能勝習之一年生日有進境有時猿所持鐵楞亦為生所攫取一年後歐冶忽歸觀生舞劍曰工夫頗密業已勝人一籌顧其舞法猶未入神悉心指授閱半年其術乃成因令生習修煉之功繼而採鐵於澗溪中煅之適三月忽爾爐火純青雙劍迸出淬之犀利無前舉以畀生曰子得此可以橫行天下矣今與子別子其往哉生以劍術雖精然猶未能變化固請歐冶授以全法歐冶曰是不難苟子願受三無之厄則劍術可以通神生問何謂三無曰無子無財無爵子然一身貧無立錐且為舉世所唾棄則正是功夫圓滿時也生曰余意本欲超出於世外也久矣視世上之富貴功名兒孫福澤如飄風之吹馬耳何足為重劍術已全正可以證仙道長生久視又何難哉歐冶曰子志如此真吾弟子也遂授以符籙咒語能搓劍如丸

納之口中復吐之出則雙劍躍入空際夭矯如龍能取仇人首級於洞房邃室之中惟意所欲雖以銅鐵爲牆壁不能阻也生學之三年遂盡其技乃辭歐冶而行徧歷滇黔秦蜀一無所遇仍至維揚偶游竹西歌吹之場忽有所觸遂訪嫣雲於昔時所居則門庭如昨景物已非人面桃花不知歸於何所因姑置之久之偕同人往平山堂觀芍藥姹紫嫣紅絢爛如錦其時游女叢集幾於袂雲而汗雨生見一處人聚若圍場環之三匝中有女子數人苦不得出乃掉臂而入則嫣雲姊妹行也粉黛浸淫意態殊窘生謂之曰尚識我否嫣雲驟覩生愧悔之狀幾若無地可容生曰勿懼余送汝排衆突前衆咸辟易數女子隨之而行莫敢逼者既出險僕媪亦來數女子殷勤致謝嫣雲爰邀生臨其家坐甫定生即抗聲斥之曰子以僞金幾陷余於死地居心抑何忍哉嫣雲猶欲粉飾多詞强爲辨論語意之間隱含諷刺生憤甚手略一指首已墮地玉碎香銷舉室喧沸鴇母痛錢樹子之亡也立縶生送之縣生至縣庭自陳前後顛末一無所諱縣令頗愛生亢直命羈之獄將隱爲之地也翌日獄卒報生脫縲絏逸去縣令亦不復問越一年縣令告病乞休將還故里道出山東境上猝遇劇盜數十人遮道而來馬驟車奔勢甚猛迅悉掠行李而西縣令已戰慄無人色突見一壯士自林薄中出呵盜曰止止爲首者方舉刀躍馬作欲鬬狀生以鞭揮之盜首無故自隕羣盜皆奔生馳白縣令盜已遠可勿驚行李無一失也縣令感生甚曰願聞壯士姓名曰即前殺嫣雲之劉生也言竟馳去轉瞬不見李壬叔善蘭精疇人

家言與生同鄉時由滬上抵析津遇之於途壬叔狎一津妓曰繡蓮眷愛甚至丁孃十索所欲殊奢壬叔猶竭力與之周旋生曰個中況味余已備嘗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他日裘敝金盡悔之晚矣壬叔盛氣折之蓋神雞之夢未醒交紅之被正暖迷香洞中固能入而不能出者多也生絕不與較一笑置之翌晨壬叔開眸徧視則玉人已杳金屋亦非室中一切布置忽爾迥異怪呼顧僕詢之莫明其故旋知已至京師寓齋一夕間竟馳二百數十里此皆劉生軼事也蓋俠而近於仙矣

殷柳二翁故事

右台仙館筆記云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為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已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錐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于市夜則席地帷天與群丐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

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隷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遣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即古事而誤傳為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為不誣姑為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田興

田北湖田興傳云明太祖起布衣不十五年而成帝業芒碭之英濠濮之靈應運來歸聚合於草澤智者決謀勇者奮力始終左右之以經營天下一時懷抱奇特抑塞於闇世而無所求試者皆得抒其不平之氣盡效志願相與定大計平大亂而告武功之成拜爵明堂刻券盟府十八人為公二十八人為侯諸從龍者遭逢其盛無不致身榮顯姓氏光於史冊祿邑及於子孫未有與共憂患屏絕功名飄然遠引不屈於萬乘之主如田興者也開國之初記載草率畸行高義非史官所及聞私門譜錄又復蕪雜失次予述茲傳以表祖德而高廟之軼事遺詞足以資野獲焉

君諱興無字山東青州府安邱縣人也齊王之孫子守在故邑本支百世未嘗他徙高祖而上多以材武入仕籍趙宋之亡先後陷陣殉節至二三十人元主中原恥食其祿終元之祚歷三四傳一門族姓無服事北廷者曾祖祖父皆隱於農暇則驅車遠賈往來兩河之間扶急救難好行其德時人以義俠稱之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君生於大石莊

君軀幹魁梧幼而好勇兒時入塾所經關羽廟階石纍二十四級一日數過與羣兒超距為戲久之一躍而登猶以為未足復舉周倉像旁百斤之鐵刀跳舞升降洎為塾師所見驚告家人意將戒之祖父皆曰是兒生有神力吾族又武世家今天下多事吾輩期望至殷竊善孺子可教不墜祖業於地方誘掖之不暇奚忍沮其志氣哉先生勿過慮也自是廢讀武藝益進少室僧置會顏神鎮徵集四方教師君往較技無有與敵時僅十六歲耳中途逆旅遇儒生談古人事怦然動焉鬻所乘馬盡購諸史鑑荷担以歸朝夕展覽幾忘寢食尤喜袁了凡綱鑑出入懷挾兩袖若不能屈伸蓋數十寒暑未嘗少間也

君既弱冠出走四方貿遷土物徧於江淮之南北什一所入悉以周濟道路之貧困者或遇不平之事必出死力以營救嘗曰吾一販夫家無王侯之富手無尺寸之柄生平志願百不一酬自念既披人皮即當稍盡人道以求此心之所安苟有危急之狀寃苦之情入吾目中不能為之救其難捍其患乃吾之所至痛不至貽災於身也至正丙戌阻雪潁州之老子集如厠見太祖殭卧草堆已兩日不得食無過問者掖至旅舍為之治湯藥備衣

屨知其孤露載與俱行太祖不耐瑣屑經紀使附豆船返臨淮既厚其貲且慰之曰他日有緩急願以告我同伴竊竊訕笑羣謂此丐形狀詭異令人嘔逆作惡天與窮骨乃至懶不可醫不旦暮塡溝壑者吾弗信也

自後汝潁淮泗數與太祖遇遂結義爲兄弟君故長於太祖太祖事之若同產太祖曰吾受子亦多矣而窮䝉流離如故四海雖大吾無容焉君曰子固非常人也吾不足爲子畫生計大亂將及何施而不可丈夫貴得時耳會方國珍踞台州張士誠亦以販私嘯聚於淮南江淮亡命之徒爭往依附太祖欲納草求効君曰鼠輩昏於淫利但負海濱之嵎其人其地皆不足與屈伸者古來有事無論爲帝爲王爲寇爲虜必根本於大江以北黄河以南已而太祖入濠州君欲郭子興亟游揚之太祖因以見重卒得假籍兵柄君又陰求羽翼先後引進胡大海常遇春諸故人北取滁和南收姑孰君所洪策爲多時時語太祖曰元以苛虐致盜賊無賴乘間而逞民陷水火虎狼復相搏噬有仁者出稍稍問其疾苦保全其生命使得一見天日可以唾手得天下寇不足平也每聞太祖下名城輒廁流亡中潛視軍紀將士有刼掠爲暴者必馳書相報以盡忠告起兵以來周旋六歲所受委託亦至重顧蹤跡飄忽未嘗久留行間太祖知不可强始終待以客禮及丙申克金陵後不復至太祖所

洪武三年六合來安間有虎患朝夕傳警歷五六月一時獵户弓手更番迭進諸捕虎者

悉為所傷詔求壯士甚急益增所懸賞卒無應者君方行貫沂兗轉運六合紙葛鍋瓷諸貨歲必再至慨然曰我所經行之地乃有虎當道乎徒手伺山谷中旬日而殺七虎土人感其義日具牛酒迭相慰勞更治舍於六合之曲澗君故愛其幽僻流連不欲去縣官賫金帛來固辭弗受問姓名亦不答則曰山東男子生平慣殺虎非為應募來者何與官府事吏表其狀奏朝廷太祖笑曰必吾故人田興者使素識者蹤跡之果君也命宋濂題七坊立石徧識其地曰大明洪武三年九月某日山東田興打虎處今六合西鄉五十里外瓦廟子之打虎窪石柱當路巍然存焉其鄰近之村落所謂田家牌樓又西北二十里所謂田家巷者皆有遺跡父老猶能言之

太祖既聞君在六合再發詔使堅不入朝復遣詹同奉手書渡江其詞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游之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為之喜不可仰兩次召請而執意不我肯顧如何開罪至此兄長獨無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僭兄長勸我自為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為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德無才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為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

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為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為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一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弟兄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敘弟兄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腳色君既得書野服詣闕太祖偕之於龍江歡讌累月如家人然稍稍及時事君曰天子無戲言所約我者而忘之乎太祖因亂以他語明年卒於應天太祖臨其喪悽然曰二十年來與我共患難而不共安樂者斯人而已為之置冢於落鼓坡詔留二子於京營並授錦衣衛指揮二子以遺命辭歸耕曲澗編在民籍是為六合田氏之始遷祖越五百三十年二十一世孫北湖敘次為傳別附於家乘

義盜

聞義云湯若士應公車北上有髯而偉者遇諸途行止必偕已相語稍狎謂湯曰囊金幾何湯告以寔又曰吾令人負以休從者可乎湯曰可弗疑其為盜也每憩其人輒先驅為具食以待湯凡數日乃視湯而笑曰長者哉若人予故綠林豪也利子之囊將不利於子不謂子推心置人腹中不予疑也竊已驗囊中果如君言予雖盜然何忍以金故賊長者

前途多吾屬且送子于是送之度且抵燕境曰往矣可從此別遂去湯至京久之有邏者梏盜赴市湯適過而見之則前所遇也湯愕然意欲前致問遂目湯令勿語蓋恐相累也于法盜而騎鏑者無所事鞫獲則斬之湯無如何愴然而已

蕭倫

聞義云蕭倫字彝序閩人賈于蕪乙酉鼎革金太史聲起義於徽兵敗與其徒江天一陳繼遇一作尚遇吳國楨書吏佘元英四人者俱就縶南都被害收尸至蕪倫既而往拊棺而哭告其徒曰是廣柳車可藏碧血乎吾嘗賈文木貍首值百數十金乃公所安寢者也亟易之而天一故人閔遵古者痛天一之暴骨于莽也欲收之且并斂繼遇等三人顧詘於財醵金而不給不知所出倫知之屏人問曰子得毋以四骸未收耶曰然曰我任之遵古俯身伏地拜畀以所醵金遂同江陳兩家扶櫬返而吳佘無所歸并厝之屏處踰年買地葬之而賈於四方倫既去或以吳佘無主宜石而誌之比倫返曰向實碑而後去眾披莽視之碑果在焉眾益嘆服每寒食倫必奠酒肴挂錢楮曰毋令為若敖之鬼人為作蕭義士傳

沈雲英

毛西河文集云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授書

於家衕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于孫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即往謁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去既而遇其從弟舉人婁瞻于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遽別其後予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為誄詞弔之既而其從弟索予為墓銘其中即以所見敕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載于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啟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捱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嘗一問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曾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秉中俞右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予為敘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弇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吉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為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為之表章豈非憾事況喪亂之際事易湮沒即傳聞甚確尚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明白証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為數行附錄於後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誡唐詩宋詞畧涉目即記

憶不忘于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為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於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葬鞫壅流血足僵墜鐙為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砦乘賊未集伍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桂吉三王竄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降敕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蔭一子入監以雲英為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于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卧而卒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彭夫人

魏叔子文集文云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為婺江主簿父懋恕貢士為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貧

氣概有凶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閒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酖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為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為賊陷長女罵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閒擷稻先熟者舂滋米以啖姑自拾秬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驛絡數千人夫人支吾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為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練儲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囑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櫬返里舍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絕故瘞毋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山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梃刃篝火坐公鼾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兵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豪邁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日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為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為人而戒諸子勿從之游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

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為人所淩踐奮慍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為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為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歸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鄙莱萸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死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為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禧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加夫人固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江石芸

吳良樞江石芸傳云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

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刼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刼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屋之中有黄夫人者與之善黄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為黄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屋下讀易終日不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為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金陵女子

吳陳瓊瞽女琵琶記云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游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没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袖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今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别望女子行若鶩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牀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别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

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豔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内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畧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内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賽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竟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申屠氏

無名氏俠女希光傳云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蕙既長慕孟光之為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裡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之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為學宫弟子虔既見之學宫遂以希光予昌希光臨行紀留别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為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絶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悦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得

輕比獨昌報殺幸妻子毋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既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偽為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殺其侍者二人其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家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楊氏女

徐芸奇女子傳云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為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迨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繾綣不肯妻慂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鞾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

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撾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矙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為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為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鄣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為廝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兩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彈耳纂檻之中颺翮樊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雛若折朽其深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辨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逮盱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為卒縶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袨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憯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弁夫闌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

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為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蠱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識雨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歟

澹齋

黄太冲文集云澹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為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飯粥絮藁藥餌器用無不具如是數十年一日寺中遇黄太冲衙袖墮一紙拾之則有兩人姓名太冲驚問此其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澹齋僞為不知狀固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因飯囚故習之知其為忠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兩人可出矣此語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太冲曰此吾輩事也奈何累子時錢虞山寓武林太冲往告之以五十金畀澹齋過三日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決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

女豪傑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為貞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按楊大眼妻楊氏稱楊將軍見魏書本傳許勍妻劉氏稱劉將軍見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此類尚有之至統兵自成一軍者則罕見金史完顏仲德妻率諸命婦自為一軍親運

矢石於城下此則非趙氏所及見矣

明周嬰巵林云唐書韋后時有內將軍賀婁氏肅宗乾元初衞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集州婦人王一娘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咸官妖也

巵林補遺云漢紀琅琊呂母為子報怨聚衆數百人自號將軍宋書顧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孔氏為司馬女將軍女司馬偉矣年百餘歲而能服軍政振古之奇婦人也

明張萱疑耀云庚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愚按同建節異泊營二句疑趙王夫人亦自成一隊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裝與士夫交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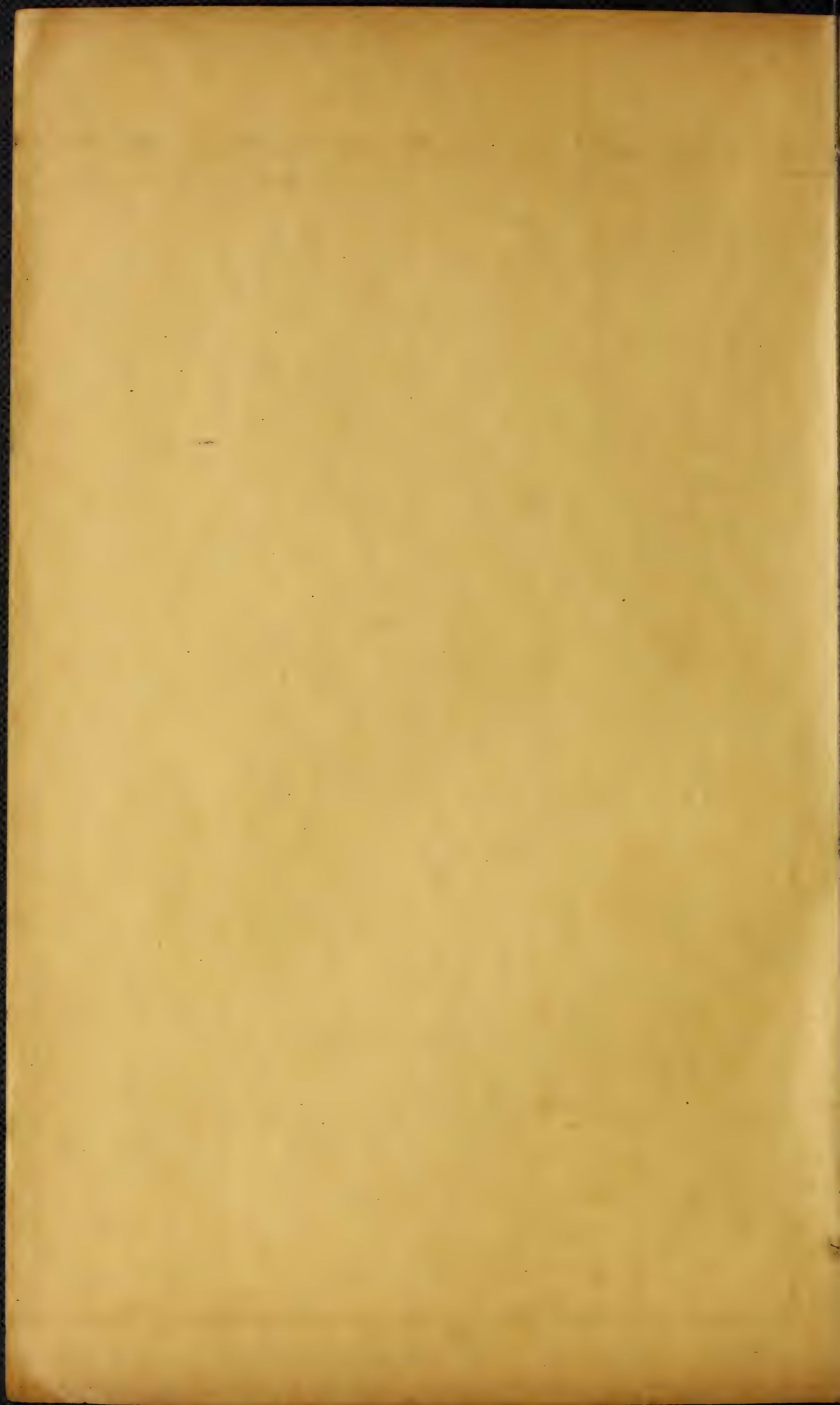
又云霍山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往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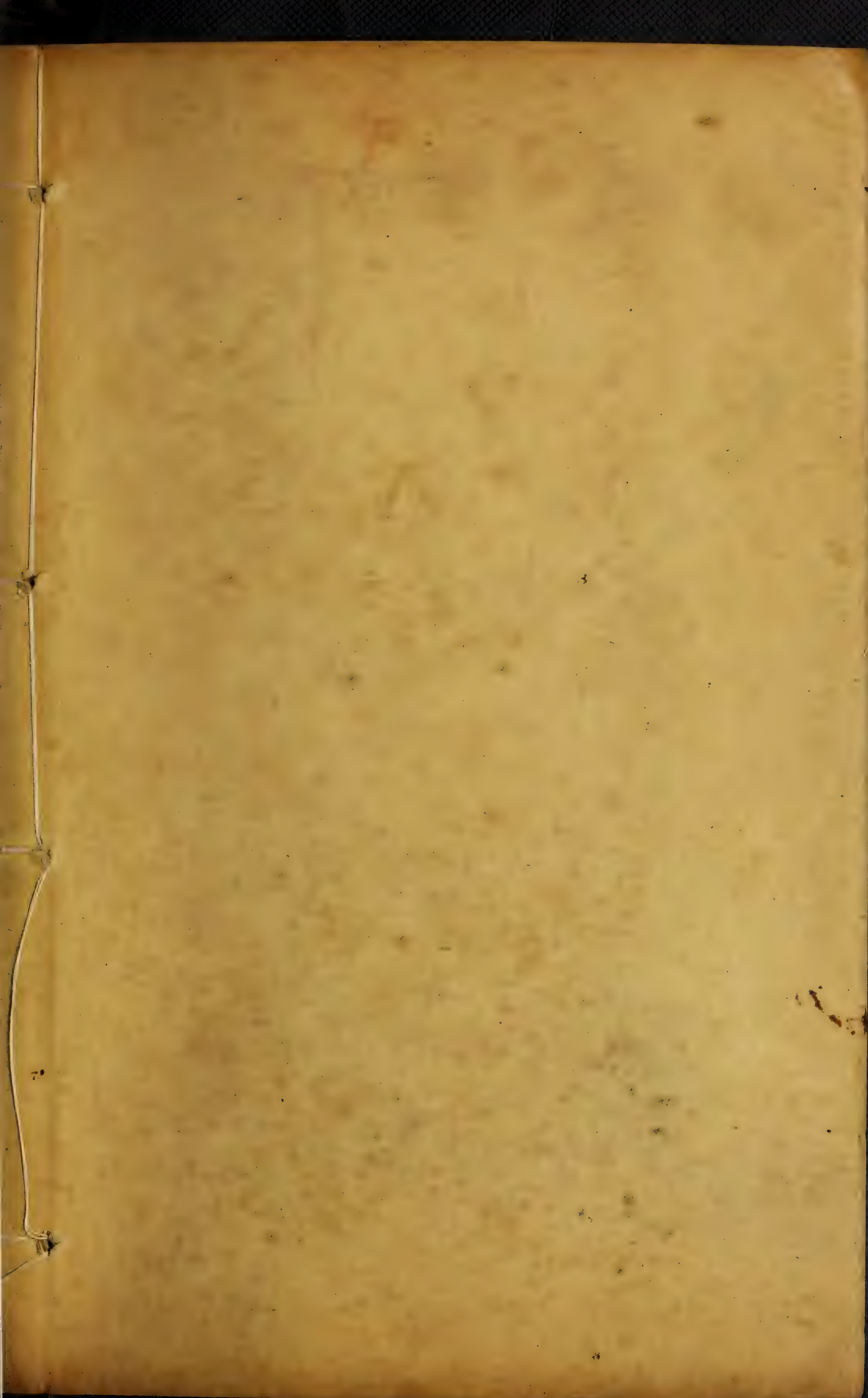
降終不出山按此女真有丈夫氣惜不知其姓名

荊兒

無名氏女俠荊兒傳云廣西百色縣有五雷嶺峯高插雲山巖中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圍大一丈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為神縣官每歲以牛羊致祭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令鄉里獻十二三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則禍作縣官苦之出重金購貧家女及有罪者女養之屆期盛設香燭彩樂送童女置蛇神祠旁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祠蛇索童女苦不可得邑民俞某者家甚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荊兒年已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駭甚阻其行荊曰蛇烏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耳兒自有術敵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且留兒徒為父母累不如賣兒得金以助家計固請行俞某固不肯昏夜荊兒潛逃叩縣官庭陳來志請攜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縣官壯之留置署中為之儲備一切屆期將送女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舁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甕雙目閃爍如懸燈聞米餅及蜜麵香先啖之荊兒匿穴旁以伺其變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荊兒揮劍斫蛇中其眼跳開尋丈外蛇怒一湧出穴外荊復自後斬其尾斷蛇荊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衆馳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之為子婦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七終





八 文士
九 神童

第二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文士 神童

六 二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八目錄

文士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八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八

文士

義之獻之不解字義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羲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羲尊即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茍者羲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韋應物少年無賴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按人但知韋應物性高潔不知其少年放恣如此且以少時一字不識之人竟以詩名千古亦可異矣

唐李觀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云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數小人直戇之性不圖行絓時禁坐貽伊戚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奚在此令吏推責反復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云云按此則韋蘇州詩格雖高其人品或可議矣

開元中十八學士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煚吕向咸廙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董蕚畫像御製賛為千載翰苑盛事按太宗時以杜如晦房元齡等為十八學士至今豔稱之而不知開元時又有此十八學士

杜荀鶴及第試卷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作龎潁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是杜荀鶴試卷至宋猶存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荀鶴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因試卷事并記此亦名場佳話也

李太白軼事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昔與蜀中友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為未盡

白龜年遇李太白

明周嬰巵林云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者樂天姪按樂天有姪阿龜屢見於詩不知其後乃有此異事

韓退之軼事

唐王讜唐語林云韓愈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按此亦曾子之意而世罕知者

韓退之喜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予舊於滍城孔甯極家見孔毅私記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按所云吳家未詳疑字誤

柳子厚軼事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請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柳子厚不敢用碣字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為渴而又自為之音曰讀當為曷按水經穀水著千金堨

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正為堨字子厚豈疑其不古而遂以書渴為雅也
按柳子厚不敢用堨字亦如劉禹錫不敢用糕字唐人詩文所以異於宋以後乎

杜子美得謚由元太監紐憐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劉禹錫之博洽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劉禹錫唐卿嘗謂繙討書籍最為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多以博洽推之

張籍後不盲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澈攜手城南歷舊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唐詩人劉方平家世最貴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唐詩人劉方平河南洛陽人家世最貴政會事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贈戶部尚書封渝國公方平子符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珪等皆仕官崇珪子岳後唐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温叟宋初御史中丞子照贊善大夫燁龍圖閣直學士燁

嘗獨對明肅太后謂曰知卿名族十餘世欲一見卿家譜恐吾同宗也對曰不敢后數問度不可免因陛對佯為風眩仆而出唐中葉詩人後嗣昌盛者莫如盧綸而方平歷五代迄宋科名德業相繼又為過之

白香山生日

清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故厥會彌盛我郡則虎邱雖有白公祠未聞有為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為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寧楊芸士廣文文蓀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此實吳中創舉

張涉日試萬言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向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循席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謂多矣何須萬具以狀聞敕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七編誦萬言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上書自舉并云一編能誦千言敕付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一編誦千言能十編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公遂出一

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徧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徧畫地記讀七徧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徧敬忠曰七徧誦得何用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卽日聞奏恩命引對賜緑衣一副拜東宮衙佐仍直集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為儕類所嫉中毒而卒

歐陽公場屋中軼事

宋王銍默記云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少年舉人乃歐陽公是榜為省元按歐公為試官事人多知之其自為舉人應試事人罕知者

默記又云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憒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坐者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閑懷若此頗覺

成篇至於詩亦然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此亦歐公場屋中軼事

歐陽公夢為鸜鵒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歐陽公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按此可與莊生曉夢並傳矣

康節先生軼事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熙甯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按先生感黑猿而生亦異聞也

又云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卧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為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按此事甚異其女子既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耳乃死後十餘年便能拜能言豈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

邵康節聞越鳥聲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甯歲君等誌之按康節聞杜鵑人盡知之此云越鳥自來無用其事者

江鄰幾

宋盧懷杼情錄云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郢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如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强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云　江嘗通判盧州有酒官善琴以坐職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道士及里敵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趨道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道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耳

劉道原日記萬言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旯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蘇子瞻章子厚遇虎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僉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旣近取銅沙羅於石上攧響虎即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按此亦所謂能拚命者能殺人也而此事罕知者

東坡一字子平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蘇子瞻一字子平文與可月邑齋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摩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注云子平即子瞻也按軾者車前橫版也則名軾字平義蓋相稱

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叙帖近刻石於蘇州蘇欒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自題曰蘇轍同叔案俞德鄰佩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是字仲和非和仲也

老泉山人即東坡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然則世稱蘇明允為老泉誤矣

東坡善射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東坡善射有次韵子由聞子善射詩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

將解論文劉績霏雪錄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東坡與子論少游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方得此如在齊聞韶也女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忌日

宋趙與貴賓退錄云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襍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按今世士大夫好事者往往為東坡作生日至忌日則無為修供者矣生日為十二月十九人人知之忌日為七月二十八則能言者蓋罕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為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真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真文忠公建甯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

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切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卻是誰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孕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按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劉伯溫事與此相類

石曼卿受杖

宋元懷拊掌錄云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街司所錄曼卿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按曼卿雖以詭詞免然不免受杖亦可為文士輕佻者之戒

范忠宣高卧對客

宋徐度却掃編云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己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王荆公不識字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王荆公晚喜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覇從雨不從西也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如此按宋人不識字者頗多不獨荆公惟荆公更穿鑿耳

元吾衍閒居錄云宋儒不識顧眄字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寫作使民盻盻然之盻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為盼今詳之曰從丏者音湎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異

倪雲林納粟補官

清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以議叙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去元未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末造尚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受道官豈爛羊侯尉之比乎

王梅谿異聞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為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劵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劵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劵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為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為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清戴咸弼瑣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

於中老僧知其為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塡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按此則書券者非王梅溪矣

劉青田異事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卧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無可復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開窗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

明楊愼升庵集云元至正間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唉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鸕鷀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盧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

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後劉公伯温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按此又一異說也

楊愼後身

清陳寅清榴龕隨筆云張文通館於莊氏草稿皆作細楷時子相已死矣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無人作傳故勉應之亦不虞其至是也聞其膝上有淡墨痕成都楊愼四字按張文通亦死於南潯莊氏私史之獄者所云子相即莊廷鑨也張文通吳江人名雋著有西廬詩草豈升庵後身邪

唐伯虎逸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同郡唐寅字子畏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後訪閩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驚曰此吾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三

袁凱狂佯避世

楊儀明良記云袁凱狂佯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與你說個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讐怎麽不揀一個大得人憎的與他一個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

遣使潛察之凱益為狂廢以糖和熟米摶為犬豕糞狀夜密棄牆根草際晝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陳翰林善忘

楊儀明良記云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遲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譴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尚編修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馬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金聖歎身後異事

清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載稽永仁與黃余部尺牘云周計百使君司李賡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爲人遣使齎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歎絕命之辰也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裡聽啼鵑吳薗次云

清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金聖歎前身爲杭州昭慶寺僧死後吾郡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游歡愛河中故有是刼今脫矣當爲鄧尉山神

擔水夫之婦能書畫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侍講漢雯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傭工夫婦能詩文

又云宋中丞牧仲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爲誰何也

薙髮匠能詩

清熊寶泰藕頤類藁云吳鼇鬍髮工桐城鍊潭鎮人余不知其能詩也嘉慶壬戌余在濬縣濬人官貴池者刻其詩以傳始知之詩筆秀詞清老於聲律者余最喜其微軀病轉尊之句改為壓卷而再刻之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米紫來漢雯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衞輝貌甚寢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時癸丑會試其孟子題為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注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復至焉

王价人

紐琇觚賸續編云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工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善順治中言遠為廣州太守約价人攜稿入粵將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鎮有張睢陽公廟即鄱陽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以是帆檣所集香火紛稠牲血池殷羽毛阜積价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撑半壁陰主楚粵之靈封默相風濤之巨險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禋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為文祭告焚於鼎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刼舟同舟之貲已罄搜及价人篋衍唯詩藁四五帙怒投於湖迨至羊城官署言遠

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其副墨竟不能記錄隻字欝居歲餘復得詩餘百闋緘之藤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而詞槀碎如刀劃迎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絶少其金陵懷古十絶句極為時所傳誦猶誌二章云鍾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遥想當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秋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毛西河

施愚山文集云毛甡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塡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甡問高下甡略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甡又因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閒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為謗誹謀訐而殺之旣而按驗無實得不坐甡自以為無罪雖數瀕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胠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甡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於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閒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甡所為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横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悦游靖江當鑪馮氏者悦其詞欲私就之甡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為召諸

名士詞人畢集為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許其文曰才子之文雖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於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為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姓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戴南枝

潘次耕文集云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為俟齋任其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山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

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為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為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耒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耒遠游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即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慭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耒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耒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為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袷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黧面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悴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為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眾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簦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為而為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為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畧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俟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為越人將去念之令人嶃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丁葯園

林璐丁葯園傳云丁葯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葯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瀠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葯園詩家有攬雲樓為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葯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葯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葯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葯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鄉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為婦所紿葯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葯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葯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為幕府紿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知護騎以告葯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葯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葯園居法曹

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犖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鶩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葯園復賜吏人鶩炙時葯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匕箸葯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為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為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夷崇從東出葯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葯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為葯園退而笑曰我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葯園曰上聖明賜我游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葯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為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葯園避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葯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葯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葯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葯園飲酒賦詩禮為上客然葯園亦困甚塞上風刺入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鴟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

以尾擊户葯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曰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生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淩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讖乎貽書報葯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李文貞公逸事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為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懽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烟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户覘之則伏於地

戕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托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即幼子所傳也嗚乎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莪圃觀察

慎和

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為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月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劃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為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鍬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鍬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

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紀文達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為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即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擎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必羅列榛栗棃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 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或謂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麪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 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為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為比雖不

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　芝音閣雜記云公善吃煙其煙鎗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為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毋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猫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猫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猫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猫即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為公前身矣

文人食量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相傳國初徐健庵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衆門生醵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殽胾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賜喫肉准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卒以遺文恪轎箱為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轎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

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猫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

按古今食量鉅者頗多彙記於下至於何書則不能記憶也

清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與齊名一日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笥之便便至於飯來開口略有微長但不知盧後王前孰為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如何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啖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爾侍郎不服約於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尚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比設食只有飯而無殽謂將軍曰此亦所謂皛飯也昨以肉食為鄙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殽而不能下咽也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明萬歷二十年進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啟初以討平奢崇明及安邦彥即擢兵部尚書兼督雲南貴州廣西諸軍崇禎初巡撫貴州賜尚方劍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四年論桃紅壩功進少師左柱國六年加世蔭指揮僉事十一年春卒於官燮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初官陝西時遇一老人載與歸盡

得其風角占候遍甲諸術臨别謂之曰善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由江平康民奇士也兵未起語人曰蜀且有事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如爽元乃不愧廉將軍之善飯矣

淸浙閩制府孫公名爾準字平叔患水腫經年以夢白先生薦差官延夢廬往診夢廬至公疾已不可爲診視畢問頃日所食幾何侍者從旁答曰此時胃氣大衰每食只可七八碗夢廬駭聞訝然曰健飯若此何云胃氣已衰侍者曰爺不知較大人平日所餐已不及十之三矣因言公未病時常餐需供豬蹄十個他物稱是云

史記稱頗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粟肉十斤使者歸爲言廉將軍尚善飯秦苻堅時有夏默者爲左鎭郎護磨那者爲右鎭郎奄人申香堅爲拂益郎三人皆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南燕王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鐙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拜爲遂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按前燕錄謂三人並身長一丈三尺餘皆同其言飯一石肉三十斤蓋共計三人所食也

文人善飲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文士飲更

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呶即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堯文廣文(松雲)尚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大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為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即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搊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眾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

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予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復札曰我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按古今飲量鉅者頗多據酒顛所載擇其尤鉅者記之於下

劉伯倫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管輅字公明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

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聲若洪鐘飲酒一石不醉

山濤字巨源飲酒至八斗方醉帝以八斗飲之又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蜀中治郫時嘗刳大竹釀酴醾作酒香聞百步外號郫筒酒

中郎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使人掖出之璡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家有酒法號

甘露經營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柳公正字謇之身長八尺風神爽亮開皇初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善談諧飲酒至一石不亂

梅聖俞字堯臣飲酒百許盞醉輒高义手而語彌温謹

沈文季字伯達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張端公字伯玉飲量過當世有一士人負豪飲求謁端公公與共酌數斗士人辭醉端公笑曰量止此乎遂自滿飲數十舉一掃詩百篇為范文正重客

孔稚珪字德璋官太子詹事風韻清疎飲酒可七八斗性喜獨酌門庭之内草萊不翦時有蛙鳴笑謂客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沈孚中

陸次雲沈孚中傳云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為之叫絶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嵊方醉睞未開履無詳步扶

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嵊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闋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餻撐傲骨與秋鏖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嵊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為俗吏態者把嵊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為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嵊曰善令未成而嵊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辭嵊即嵊辭令交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嵊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為研鞫嵊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閣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跡西陵嵊往談兵士英偽為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嵊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為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嵊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奇二種縮春園尤為詞場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南邨

先著張南邨傳云張南邨名惣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敎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

邨幼為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游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驚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錐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虀盂粥鉢宛然頭陀蹤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游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苕霅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即忘饑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柹為記采樹葉題詩以為常南邨為人坦夷近情不為矯激之言不為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襆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即甚湫隘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即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攖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過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悶焉

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為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爐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為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剠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為詩人奚愧焉

侯方域魏禧

邵長衡青門文集云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

名士共為檄數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肺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冦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師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旣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旣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鍜鍊久之會

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魏侯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中窾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為守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庵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淩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

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蔣山傭

紐琇觚賸云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閒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為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為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郯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閒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

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武畧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瀣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此

袁子才逸事

沈起風雜記云錢塘袁公簡齋為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俱備觀者環若堵墻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媿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

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産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即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褓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為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鐸曰含垢納汚之說為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為衆生說法耶

小鳳

史震林華陽散稿云桃源薛懷號小鳳葦間居士邊鬚之甥也才氣清恬詩詞書畫皆酷似其舅而鬚則童然不如乃為乞鬚詞以自禱余因反其旨轉其語為免鬚詞命小伶歌以賀之葦間居士掀髯而笑曰是眞鬚也將使渭陽成不毛之地乎余謝曰佞鬚惟我固善至於鬚之軼羣而絕倫者殆將褒之矣乞鬚詞云松窗棘院消磨處無端卅年虛度七尺休誇二毛已賦不道鬚偏遲暮殘天乞與便幾縷風前代將吟塵曲徑撚時應添多少好詩句于思不敢請耳但臣之壯也一婆堪懼漫把菱花寸田尺宅盼斷渾無頭緒山妻

笑語問於意云何躁心如許且製羅囊異時留滿貯免鬚詞云青衫彩管風流處幾會卅年虛度七尺堪誇二毛雖賦猶喜鬚偏遲暮願天勿與恐髯愧羣羊尾慚仙麈撚斷休煩自添多少好詩句于思徒取誚耳有婆心一片婆顏何懼最厭蓬鬆寸長尺短欲理竟無頭緒佳人笑語免雙夢同時刺人如許省卻羅囊睡時難盡貯髯仙程魚門見之嘆曰世無郭忠恕誰肯雜鬚以效顰者當為吾鬚作解嘲編以五色縧妒煞薛郎可耳程研民曰余家有竹實山房小鳳所來儀也鳳比靈於龍龍有髯天奈何獨吝鳳哉余亦鬑鬑有鬚者假鬚而可贈余固不吝此於小鳳也

黃九煙擔柴

鈕琇觚賸云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面加姍侮則哂而置之其寓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蚩蚩然肩負擔而口吟哦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吟相示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云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看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鏗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耳

唐宜之卧魚缸

鈕琇觚賸云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為絕類桑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

為伴家貧恚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生卧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鴻寳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卧客路清惟有鶴隨

陳鼇覆試第一詩

清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云六安陳鼇中嘉慶丙辰科進士覆試第一時題為首夏猶清和陳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賸幾分丙辰以前數科覆試第一多得狀元人俱以狀頭期之乃不數日即卒竟未與殿試

羅隨園

清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關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闢地誅茅偶有怪石便疊為山偶臨水便濬為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遂自號曰隨園云按此隨園未知與袁誰先後也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清葉名澧橋西襍記云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號詩亭逸老見程哲所刻蓉槎蠡說序

懶雲山人

黃協塤鋤經書舍零墨云山人姓潘名家恩卯橋其字也為邑諸生生平學問無所不精

而尤長於詩著有悶花買愁囊等集惜年未不惑即赴玉樓遺稿為人攘去誠可慨也余最愛其題桐下悲秋圖一絶云遮斷朝陽日影紅芳心似與訴飄蓬袖中團扇枝頭葉生怕秋來一夜風青麗芊眠足為晚唐詞響此外佳句如賀人續娶云鸞鏡舊輕人照玉鳳幃仍聽步搖金題朱竹汀舟訪友圖云蒹葭水濶詩情遠楊柳風疎短棹徐贈周夢琴云無味不談雞肋語有情竟作虎頭癡俱清婉可誦

屈悔翁秋草詩

史震林華陽散稿云秋草者屈悔翁詩也悔翁陝西人鰥而為客客蜀客晉楚既而客吳年且老北上客燕趙既倦止京師之湘潭書院依恪勤公之子刑部郎中陳樹蓍都人素聞悔翁名喜其至王公以下交贄於其門悔翁年已七十鬚眉皆白方袍赤舄著梅花錦襪登座説詩諸名士肅然環聽長洲馬授疇博學有奇才尤敬事之雍正己酉余識之於廣陵乾隆丙辰與曹震亭訪於都請其集未刻少時有刻者今毀去授余秋草詩十首詩云天盡平蕪匝地凉玉門昨夜有微霜望中白日寒山上愁外蒼煙古道旁西去關河連絶塞南歸鴻雁叫斜陽茂陵客有劉郎否萬馬蕭蕭獵未央角弓風勁更誰論一片寒蕪似錦茵難與綠莎逞鬬色那堪黃菊共爭新踟躕徒使藏狐兔搖落何須泣鳳麟見此茫茫驚歲晚登臨常憶故園春迴風動地萬方前黃落何堪眺覇川踏作塵埃迷四野遥隨車馬轉青天陶家三徑應成恨漢代諸陵倍可憐垂老有情思故國榮枯果否似當年露

深長信離宮靜火燒咸原白畫昏海角無端歸燕子天涯終是怨王孫沾衣路狹長安道曳履城頹古塞垣悲向西風曾作賦適來南浦更消魂蒼涼日日喚愁生不雨陰寒不擬晴縱有腰鐮傷歲暮曾無烈火賴山行惱儂攪結三春事悲此凋殘萬古情多病遊人頭盡白百年容易暮雲平萬壑荒烟萬里悲東西南北更何之蓬飛畦隴崑崙轉風動蕭森海島吹雞犬不鳴荊棘旱田園有跡雪霜遲只應莎草寒猶綠腸斷春明舊鳳池李花歷亂最青葱無意迴飈甸宇中冀北霜華常七月燕南袍色逐東風誰家陵闕荒殘照何處牛羊見故宮時序已宜盡樵采江天猶自滿寒空水真衣帶魚龍夜山似蓮花翠綠枯白露為霜幽徑冷六朝如夢桂花孤不知蝴蝶飛何處尚有蚑蟲繞敝橱桃葉渡邊猶旖旎琅琊大道弔蘼蕪大江北望大河流河畔烟霜動客愁欲問夕陽空照水深知遠浦不勝秋彝門今日悲前度梁苑當時怨白頭記得落花雖有恨蕭條中野古神州中天白露尚溥溥滿目淒迷忽已殘平野經時鉏未盡深閨幾日鬬方闌風吹禾黍行人少水涸池塘曉夢寒不是一番霜有信樵青安得倚雲看

龔蔣兩君軼事

淞濱瑣話云龔孝拱名公襄仁和人其名字屢改而益奇僻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湛深經術而精於小學性嗜酒與余交最善晚閒賦閒必詣其寓齋與之作康駢之劇談為劉伶之痛飲上下今古適畧罔倦孝拱謂飲酒須先知酒味申浦絕無佳品故

從杭城運至味極醇厚試之果然孝拱爲閣齋方伯之孫定盦先生之子世族蟬嫣冢門鼎盛藏書極富甲於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士大夫家未見之本孝拱少時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燈鈔錄別爲一書以故於學無不窺胸中淵博無際後燬於火遂無寸帙殆遭造物之忌歟孝拱生於上海觀察署中後隨其先君宦游四方居京師最久兼能識滿洲蒙古文字日與色目人游戲徵逐彎弓射雲試馬躡日居然一胡兒矣在京與靈石楊墨林相稔墨林素有豪富名設典肆七十所京師呼之爲當楊揮手萬金無吝色孝拱曾與刻叢書未成中多秘籍或言孝拱係毒龍降世先是檇李三塔寺未建之先其前有一潭寬廣百畝久爲孽龍所據有高僧偶過其地知潭中有神物將來必爲民患本擅咒龍之術因即結壇潭側面潭誦經三日後龍現於夢曰大師何苦我爲僧曰汝在此潭中造孽不少我將代民除害汝若能使潭水立涸可建寺基則舍汝且汝亦得成正果永爲佛門護法龍頷首而去明日潭中無滴水爰即以其地建寺寺門所塑韋陀像頗莊嚴即此龍也定盦先生中年乏嗣其夫人詣寺求子初入寺門見韋駝聳身撲至驚悸不敢進歸即有娠將產定盦先生適在外是夕見一偉男子龍首人身掩入其室索之杳無所見數日得家書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孝拱墮地時啼聲甚雄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旣生數日有一僧造門求布施與之錢米不受謂願得一見新公子家人不可久之乃曰須識我言他日勿至三塔寺掉臂竟出仰天歎曰生非其時出非其地惜哉孝拱固淡於

仕進性冷雋寡言語儻入廣衆中一坐即去好作綺游纏頭之費數百金輕於一擲中年不得志家居窮甚恒至典及琴書旅寄滬上與粵人胡壽圖相識時英使威妥瑪膺參贊之任司繙譯事宜方延訪文墨之士以供佐理壽圖特以孝拱薦試與語大悅庚申之役英師船闖入天津孝拱實同往焉坐是為人所詬病晚節益頹唐不振居恒好嫚罵人輕世肆志白眼視時流少所許可世人亦畏而惡之目為怪物不喜與之見往往避道而行舊所得書帖物玩斥賣殆盡始納一妾覓屋同居海上擅寵專房時繩其美於客前而尤屬意於孌彎孅小後又新購一姬則其愛漸移棄置別室不復進矣與妻十數年不相見有二子由杭來滬省親輒被逐論者擬之陳仲子之出妻屛子焉有弟曰念鉋以縣令候補江蘇亦不相睦卒以發狂疾死死時出所愛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完生平著述無人收拾散佚不存余所見有元志五十卷漢雁足鐙考三卷不知尚在世間否同時有蔣劍人者寶山人工詩詞亦居滬作寓公雖與孝拱相識而不相能余撰瀛壖雜誌甕牖餘談老饕贅語曾記其軼事劍人生平頗有跅弛名而與咸豐癸丑秋上海失事後獨潔身遠害翛然局外幾陷賊中卒能自脫避兵予家城北草堂首尾二年棲遲斗室中一榻孤燈苦吟午夜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其所作草土餘生記可見一斑其言曰危矣哉草土之人幸邀皇天默鑒祖宗有靈入險出險得為完人然而招禍有因戡亂何日驚魂甫定孤憤益深爰叙賊中曲折雖言之無補亦無罪也上海自縣尹袁君死難後二十

曰聞官軍將至予即已避兵城外宿余友王子九秀才城北草堂二十八日辰刻因他事入城俄而官軍抵北關外城遂閉鄉民不得出者數百人度無如何亦聽之賊上城與官軍接仗畢即殺五人於九畝地有兩人者冠軍功六品身號衣徒跣入城稱投順見賊首劉廷入詰問知其偽手刃之予往視五尸纍纍血糢糊繫手足殊身首蒼蠅羣嘬之嗟乎此義鬼也揖之乃去夜礮聲殷天鉛丸飛墮屋瓦震震二十九日官軍攻北門賊開城突出擭數人入仍殺之於九畝地閘城外死傷甚多斃賊三名殮郵受弔賊羅拜之賊首親奠賊黨死志益固三十日賊首出示勸捐至云官軍沿途淫掠民遭塗炭赫然斯怒一鼓而敗其水陸之師噫斯言胡為乎自賊出哉邑廟園中殺一衣工懸首示眾是日有犯法將刑者詭稱予戚賊大喜詢予所居答云不知恐喝之吐實且言渠必不肯來賊沈思良久問孰與予交密答以徐某賊曰吾即浼徐某往聘之先是余已慮虛名累我預書誓言吾家數世膠庠平生讀書何事橫被迫脅有死而已作書與徐君屬其覓余遺尸他日樹一碣曰清故貞烈士蔣生之墓足矣九月朔日賊又殺人云是奸細夜二鼓方作書與家人訣忽十餘人排闥入操粵音意似守予者余笑問若輩中孰主張是對曰李兄往詣之可乎對曰可令導之往李得余甚歡陰念好語結之或得脫即坐中抵掌談時務論古來流寇失策即敗當反其道行之李欣然心折復太息曰使春間當事者早用君言我輩安得至此且誰非血肉軀乃以叛逆取滅亡耶吾自起事以來城中秋毫無犯有出淫掠者

即已正法聞官軍所過雞不塒豚不笠女夜號於室謂能賢於吾輩否余默然問糧食人數李笑曰此籌之久儲之豫矣凡同會結生死者三千餘人近募浙粵及本地人約千五六百皆不足恃充數而已米可三千石陸續無難接濟礮位鉛藥官物我用兵杖旗幟隨時製造我與官軍相持旬月事未可知其餘當與君深思密謀何如余陽應之曰諾辭以出李持余手曰天將曙矣遂謁吾帥何如余微哂之汝謂予逸乎欲求賢者自輔有推轂造廬之故事在亦兵機也否則吾戴吾頭來李唯唯遣人送歸予默禱大士前卜籤吉得僧衣冠易之平明一賊持令旗令鄉民未出者闢城出之納予言也急趨而出羣賊夾道立刃攢及背大聲叱曰去嗚呼噫嘻草土之人卒為完人也危矣哉蔣君所自述如此危難中不變其志操可嘉也蔣君雖負奇才懷大志而貧困一生當道知之而不能用之癸亥余客粵中遇丁雨生中丞垂詢滬上人才余以蔣君對及中丞奉命觀察蘇松遂羅致之署中逮權兩淮鹺務離任去特薦之於應敏齋方伯方伯固與蔣君素相識至是相得益彰晚境殊甘己未及數年遽以老病死文人命薄可慨也哉余始識蔣君在壬子十二月十有三日是日余偕李君壬叔雷君約軒蔣君劍人同至酒樓轟飲把杯聯句聊以遣興僅得數聯興盡不能再屬予尚記一二云著屐踏殘雪買醉黃公壚相逢酒賢聖載賡詩唐虞時清東高閣吾輩猶江湖歲暮歸未得痛哭聊狂呼詩罷作狹邪遊有校書以語侵劍人劍人怒而出毀客之乘輿壬叔在後幾為輿夫所厄落拓不羈於此亦足見其一

斑劍人沒後二十年予為刻其嘯古堂詩集八卷芬陀利室詞集五卷詩詞補遺二卷詞話三卷亦一段香火因緣也余與孝拱劍人皆文字交孝拱所學尤邃予處僅有詞二闋餘無一字傳於世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八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九目錄

神童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九目錄終

神童

賈嘉隱

唐韋絢賓客嘉話錄云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二歲童子能言

清羅天尺五山志林云萬歷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見之抱膝上令寫字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

黃魯直八歲作詩

明張萱疑耀云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刪去不收集中

八歲童子書碑

清吳震方嶺南𧁈記云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有雁回人遠碑為南雄府界從此入粤碑為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

生十四月識字

金元遺山詩集有贈利州侯神童詩自注云生十四月識字余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又云兒字金鼎

元遺山中州集麻徵君九疇傳云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息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詩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名重天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生四十月能書

金元遺山詩集有一題云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

陶隱居五六歲善書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陶隱居父貞寶家貧以寫經為業書類蕭思話羊欣一紙價四

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即解書

破日入學

清周亮工書影云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就師學父紿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疑

汪洙九歲善詩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宋鄞縣汪洙字德温九歲善詩賦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邪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為汪神童詩後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

堅瓠集又云神童詩一舉登科日句乃宋陳林贈王俊民登科詩時韓魏公亦贈詩云青雲一第人皆有白髮雙親世所無

張適

楊循吉蓬軒吳記云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為詩社號十才子

趙葵幼慧

明姜南半村野人閒談云宋趙南仲葵父方甯宗時為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

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别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蔡伯俙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於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俙奏末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又云切念臣幼稚幸會効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男兒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為生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前時耶後閱宋與仲續歸田錄云伯俙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旣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上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宫祠其略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

授校書郎春宮伴讀自古神童之最幼者僅見此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又云孝宗時呂嗣興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滎國公伴讀

朱氏神童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召至睿聖殿賜五經出身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賜五經出身又云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幷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各七十五通又試論試大義三道文理稍通賜五經出身以上諸條止書月日而不書年以上文推之蓋元豐七年也

饒州神童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饒州自元豐末年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慕之小兒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苦之以至於死者蓋多於中也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

著粉紅袴赴鹿鳴宴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李仁甫十八歲為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赴鹿鳴宴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為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宋室神童

宋袁褧楓窗小牘云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黄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焕以童子召對令從秘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為秘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虔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吕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

舉幼童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大明會典各處舉到幼童奉旨送本院讀書習字月給米食内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奏請擢用始自正統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及楊一清李東陽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書有司以奇童薦命入翰林院充秀才讀中秘書

神童能醫

右台仙館筆記云河南中年縣民間一女子生而兩目與人異其瞳子旁有白痕一綫圍之自幼能見神鬼甫能言即言空中某神人過某仙人過人雖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童穉所能知亦頗異之也五六歲時即能為人醫病久之其名大盛延請之者無虛日其治病也不切脈處方隨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買藥物少許所買藥皆人所當用之品且所值不過一二十錢而病人服之無不瘳者一時閧然以為神醫然不受謝或以食物遺其父母少則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過十八歲如期果無病而卒其人蓋在道光初年惜談者失其姓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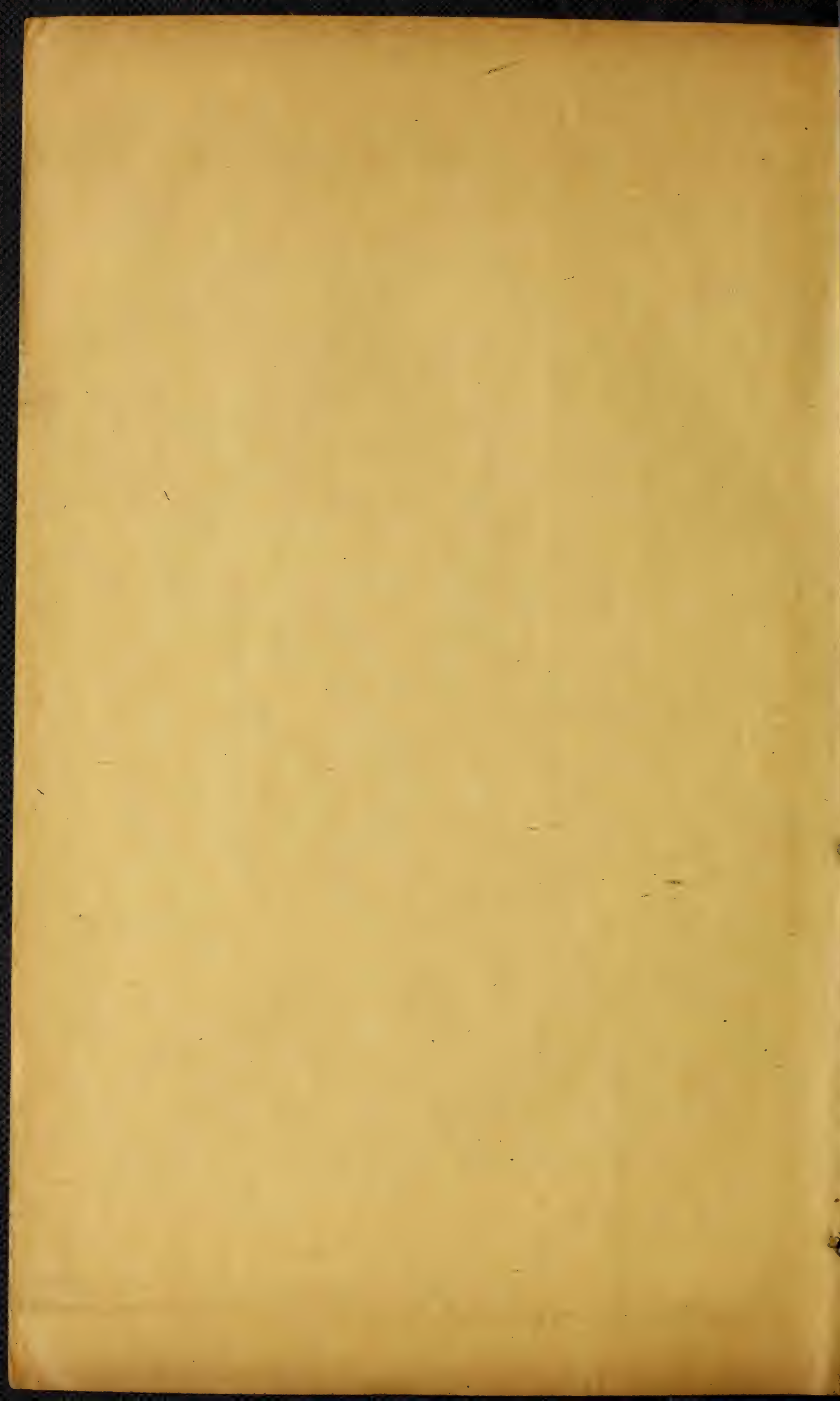
九歲女子割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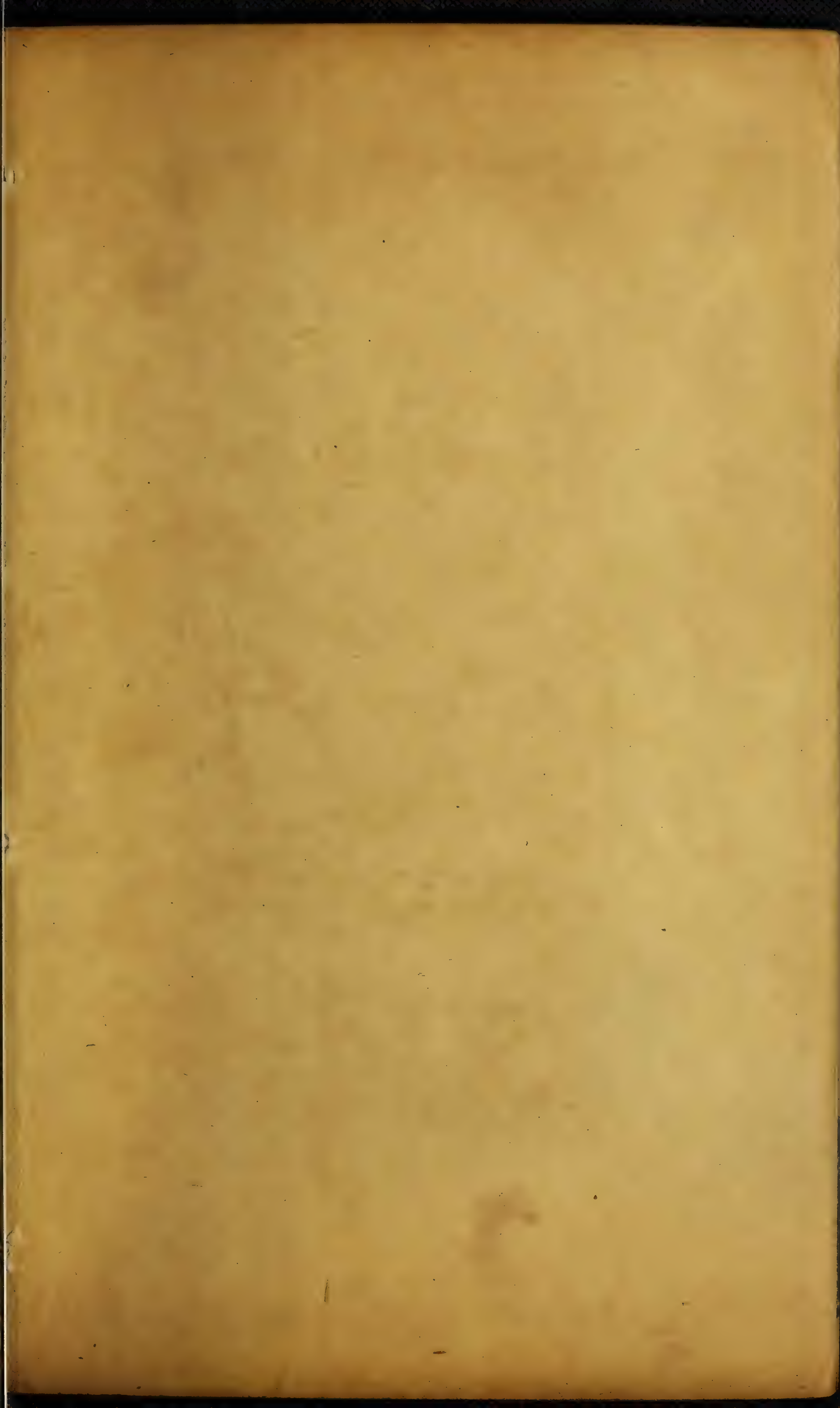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謨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七月六日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截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敕周小兒方至髫年允茲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表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八歲女子善棋

清黃子高粵詩蒐逸載宋人劉鎮詩有八歲女善棊一首云慧黠過男子嬌癡語未真無心防敵手有意惱詩人得路逢師笑輸機怕父嗔汝還知世事一局一回新惜未知此女是何名氏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九終





十 美人上

第二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美人(上)

二・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上目錄

美人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上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上

美人

秦始皇美人

水經注沔水篇注引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又引樂資九州志云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遐此美人死葬山上山下有美人廟按此美人惜不傳其名也

項王妾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德經冢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復有眈嗜元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趙后遺事

宋秦醇趙后遺事云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為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共處帝忽攘袖瞋目直

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遽自離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親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犯威稜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為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灧灧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躶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

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童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過暮方離后而后因帝幸心為姦利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既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重沐恩施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内宮盈實月脈不流愛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娠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為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為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為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

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
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內子驚啼
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攜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
泣曰為之柰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娠當
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
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
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
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宮吏蔡規曰急為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為
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
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
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乃下丹水中水即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
日不輟丹乃成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春濃
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聲息閒然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
頃帝崩大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在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
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
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黿居

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黿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顒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按趙遺事載於漢魏叢書此篇則宋秦醇補正成篇者

綠珠附翾風

綠珠傳云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于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歌明君曲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采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

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珮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艶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緼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于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褘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具帶貌甚美與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細碎花樓

下金谷千年不更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御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自綠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荆州刼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共為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黄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以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墮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廹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强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閤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横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知之私託承奉家閹奴傳詩于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于井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

後詩人題歌伎者皆以綠珠為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為綠珠舞李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揔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凛冽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為此傳非徒賛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容貌無比特以恣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石聚如糞土皆異方外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靈性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覩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縈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結紳繞楹而

舞使晝夜聲色相接謂之恒舞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木之香如塵末布置象牙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則即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為羣竟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張麗華

陳張貴妃傳云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侍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惟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皇后素無寵于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悉以沉檀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

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教之歌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進止閒暇容色端麗每瞻矚盼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靚妝臨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荐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又工厭魅之術假鬼神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聚諸女巫使之歌舞使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尊法度有絓于理者但求哀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于是張之勢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紀綱瞀亂矣及隋軍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于青溪中橋

劉無雙

唐薛調劉無雙傳云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

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扶柩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續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前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鏁却大門鏁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畧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

覓一深隱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鏁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鏁守門者不一持白梏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郤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絶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宅中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相見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

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令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遽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似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訪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

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古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之為何人也生云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五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至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靈應

唐無名氏靈應傳云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為政之未數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某即君之閽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嬪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

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竇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竇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居郊園緜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煢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竇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為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竇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寶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沉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王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我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為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

果貽天譴覆宗絕祀削跡除名惟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劓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兹土之别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凊久違離羣索居甚為得志近年為朝郵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郵遂通好於家君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郵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為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徵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虜無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廹於走兎寶玉遷徙宗社淩夷萬乘

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污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為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況芈氏為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昔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其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致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嘗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為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營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徑行於帷幌之間有如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酧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

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茍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湫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廟之間天明亦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單弱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于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嘆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沙走石登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

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若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玆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于堦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櫜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為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隆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乃再拜昇自西堦見紅粧翠飾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

起吽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恩憫其孤惸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忠今不棄弊陋所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賜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伏兵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則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圻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直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安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

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覺動人竟夕張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隣童迫脅幾至顛危非有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賢之婦又為朝那之囚矣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拜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雷震一聲醒然而寤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效即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洎遭釁累譴謫于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挾泰山以壓卵決東河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走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見

杜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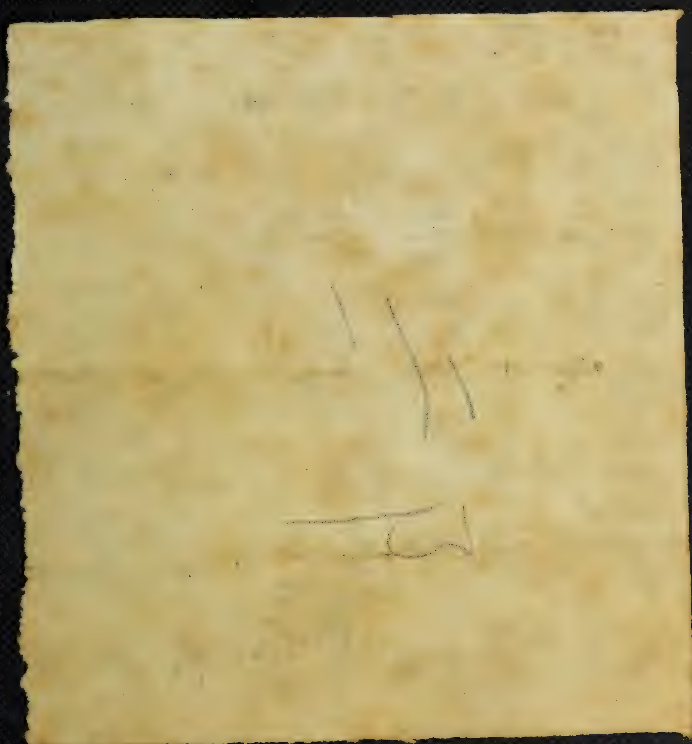
唐杜牧杜秋傳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凉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

首見斷簣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步非烟

唐皇甫枚步非烟傳云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任綺羅善奏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子曰象纔弱冠端秀有文于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婉述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身福薄不得當耳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也乃復酬篇寫于金鳳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方翰兩情深薄于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見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廻消息千廻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

先取需用量。置於小玻杯中。最初滴以極少量之微溫水或冷水。十分攪拌。俟相當混和以後。再加以適當水量。調成糊泥狀物。即塗患部。能速愈。物。本劑忌遇氣。瓶口必須密閉。



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彩箋小簡詩曰無力嚴粧倚繡籠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于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為回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輕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惝怳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嚬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報徑齎詣烟武公業時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武入府曹烟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于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非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于秦臺薦夢尚遥于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堂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步而至笑且拜曰趙

郎願見神仙否趙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種悉俟晤語旣曛黒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而下旣下見烟靚粧盛服立于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背釭解衿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于垣下烟執象手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持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衷承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雲行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千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神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詩寄情往來更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如常人身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户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至閤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至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

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拋牀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狄氏

宋廉暄清尊錄云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須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

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兄弟夫族皆可為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為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秃媪而主客不相問使彼何以為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赬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强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為治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搴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荅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為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郤為盡卮即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為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關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

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曹氏女

宋廉暄清尊錄云崇甯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忽忽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媼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媼媼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刼之曰汝為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户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為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媼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為生費所餘與媼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

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隷樂籍易姓名為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讌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雨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為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為余言

東坡妾碧桃

清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署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為此詩

東坡妾榴花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嘗謂余曰東坡賀新郎詞後攧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朱淑真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云歐陽永叔生查子元夕詞誤入朱淑真集升菴引之謂非良家婦所宜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辨之詳矣魏端禮斷腸集序云蚤歲父母失審嫁為市井民妻一生抑鬱不得志升菴之説實原於此今据集中詩（余藏斷腸集鮑淥飲手鈔本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景元鈔本又從宋元百家詩後邨千家詩名媛詩歸暨各撰本輯補遺一卷）及宅書攷之淑真自號幽棲居士錢塘人（四庫提要）或曰海甯人文公姪女（古今女史）居寶康巷（西湖游覽志在涌金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邨（全浙詩話）幼警慧善讀書（游覽志）文章幽豔（女史）工繪事（杜東原集有朱淑真梅竹圖題跋沈石田集有題淑真畫竹詩）曉音律（本詩答求譜云春醲釀處多傷感那得心情事筦弦）父官淛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璿璣圖記有云家君宦游淛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池北偶談）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緑亭諸勝（本詩晚春會東園云紅點落痕緑滿枝舉杯和泪送春歸倉庚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蝶趁落花盤地舞燕隨柳絮入簾飛醉中曾記題詩處臨水人家半揜扉春游西園云閑步西園裡春風明媚天蝶疑莊叟夢絮憶謝孃聯蹋草翠茵輭看花紅錦鮮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西樓納涼云小閣對芙蕖囂塵一點無水風涼枕簟雪葛爽肌膚夏日遊水閣云澹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欄無箇事水風涼處讀殘書納涼桂堂云微涼待月畫樓西風遞荷香拂面吹先自桂堂無暑氣

那堪人唱雪堂詞夜留依綠亭云水鳥栖烟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好月十分魄萬里無雲一樣天　案各詩所云如長日讀書夜留待月稿是家園遊賞情景淑真宅作多思親念遠之意此獨不然依綠亭云風傳宮漏到湖邊當是寓錢塘作不在于歸後也）夫家姓氏失攷似初應禮部試（本詩賀人移學東軒云一軒瀟灑正東偏屏棄囂塵聚簡篇美璞莫辭雕作器涓流終見積成淵謝班難繼予慚甚顏孟堪希子勉旃鴻鵠羽儀當養就飛騰早晚看沖天送人赴禮部試云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鞭屢皷莫嫌非作氣一飛當自卜沖天賈生少達終何遇馬援才高老更堅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菑川（案二詩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者（本詩春日書懷云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里泪長流寒食詠懷云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筦紛紛逐勝遊春色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案二詩言親幃千里思親懷土當是于歸後作）淑真從宦常往來吳越荊楚間（本詩舟行即事其六云歲莫天涯客異鄉扁舟今又渡瀟湘題斗野亭云地分吳楚界人在斗牛中　案舟行即事其二云白雲遙望有親廬其四云目斷親幃瞻不到其七云庭幃獻壽阻傳盃又秋日得書云已有歸甯約足為于歸後遠離之碻證）與曾布妻魏氏為詞友（御選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嘗會魏席上賦小鬟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為韻作五絕句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並載集中淑真生平大畧如此舊說悠謬其證有三其父既曰宦游又嘗留意清玩東園諸作可想見其家世何至下嫁庸夫

一證也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二證也（案本詩江上阻風云撥悶喜陪尊有酒供厨不慮食無錢酒醒云夢回酒醒嚼盂冰侍女貪眠喚不應睡起云侍兒全不知人意猶把梅花插一枝淑真詩凡言起居服御絕類大家口吻不同市井民妻若近日西青散記所載賀雙卿詩詞則誠邨僻小家語矣）魏謝大家豈友駔婦三證也淑真之詩其詞婉而意苦委曲而難明當時事跡別無記載可攷以意揣之或者其夫遠宦淑真未必皆從容有賓滔陽臺之事未可知也（本詩恨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云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梅窗書事云清香未寄江南夢偏惱幽閨獨睡人惜春云願教青帝長為主莫遣紛紛點翠苔愁懷云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是與花為主一任多生連理枝　案愁懷一首大似諷夫納姬之作近有才婦諷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鷗鷺莫入隊政與此詩闇合游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以為淑真厭薄其夫之左證何樂為此其心地殆不可知）宅如思親感舊諸什意各有指以證斷腸之名（案淑真歿後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真自名也）尤為非是生查子詞今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四庫提要）宋曾慥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並作永叔慥錄歐詞特慎雅詞序云當時或作豔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此闋適在選中其為歐詞明甚余昔斠刻汲古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詳記之茲復箸於篇

崔瑩

黃九煙張靈崔瑩合傳云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為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事撲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曰松竹兎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驚令賡詩靈立即揮百絕而去遥見六如及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為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

陽為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絶句如佳則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吾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帖為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為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絶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發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丐者為張靈嘆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為榜人所促遂返豫章靈既于舟次見瑩以為絶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鄞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跅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

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號何處再號彼能號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襄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靄（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字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字文儒善書）金陵錢韶（字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字小馮善舞）荊溪杜若（字芳洲善箏）洛陽花萼（字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字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簫）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筵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歉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來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憤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

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默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始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成復為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為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乃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卧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憀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呼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為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為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踣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

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撿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卒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為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為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煢孑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拉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為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挐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壠間及返即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為殉啓靈塚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縟絡喧闐雲烝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撿瑩所遺橐中裝為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

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指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欷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為我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為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來此花滿山中高士偃卧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為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闃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記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贗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瑣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尚以太白與崔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為第一而夢

晉顧舍彼而就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情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凛凛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或者猶追恨夢晉之早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陳圓圓

陸次雲圓圓傳云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咸皇皇畹憂之語圓圓圓圓曰當亂世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郤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

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即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秖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吾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縶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

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主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蠱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鈕琇觚賸云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榦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鷙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褎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自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嘅然歎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覬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豔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擅妃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鬟纖屐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纍纍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

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耑受脤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愜君侯以田竇之親坐膺紱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媵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縶纍初索金帛次錄人産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為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茀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鬟風鬢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闌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豔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羨梅村太史有圓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師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非吾

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青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客坐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秖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　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五華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

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豊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絶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匜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禪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於繡裀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偶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悍妒絶倫羣姬之豔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姒娣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費宮人

陸次雲費宮人傳云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絶憐之宮人見上憂流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容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為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為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為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為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于鼎湖也時尚衣監何新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為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

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為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眢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升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于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于闖衙䧟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酧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謝從難太監王承恩于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為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為同牢巹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得予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鼾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闖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刭粉項而悠然逝矣闖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為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耶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即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為君子而不君子者

柳如是

鈕琇觚賸云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環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亦什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壒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咿唔倖竊科第者皆傖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駔儈之藪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臥子為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覬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嗜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覿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魏科贍學又於陳為先輩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過宗伯為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罏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

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
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衰之恨方殷解珮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結褵於芙蓉
舫中簫鼓遏雲麝蘭襲岸齊牢合巹九十其儀於是三泖薦紳喧馬騰議至有輕薄之子
擲甎彩鷁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為絳
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
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輿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
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怒薄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
披吟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讎惟柳是問每於畫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繙樓閱
雖縹緗浮棟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
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耆舊宗伯赴召旋罣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
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帔出與酬應否則肩筠轝
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彥莫能屈之宗伯列不薊甍曰此我高弟亦良
記室也常戲稱為柳儒士越十載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
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為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不帶愁參差高柳
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釵頭相看可
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

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訌於堂柳泫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奩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為宗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貲盡矣誠不足以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烹羔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麕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環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幷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君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紼繂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鮐背髮已鬖

鬢斑白而柳則盛鬋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醮終身以之即奉雁牽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粟兒

鈕琇孤賸云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豔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署為侍硯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輿至揮絃粟輒攜小猊狻以從拂石几爇名香終奏氤氳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粟唇恒沾墨瀋麝蘭餘芬拂拂出袿袖間見者無不歎刺史風流亦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嬴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辯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目公子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窗清簟如水公子孫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

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粟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爵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楦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沈水䄂以輕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粟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綏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遑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為圖小像以誌弗諼粟曰兒對鏡自看羞亦無恨唯寫眉時稍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為夜光以終此身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挈袴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袞袞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戀其傾倒纏綿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呼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鵲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巳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詘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覩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睞娘

鈕琇觚賸云睞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閥閱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為牽各以鎮金牌記之其錦韜玉軸者為最品睞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名姓叩以所作某畫睞即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齠齔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絶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豔盈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娟復嫣然善睞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為睞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沈秋八月睞與父母夜飯罷畫檻閒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睞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賚於鄰側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睞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饘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為灰燼亂稍定睞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睞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於離亂煢煢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為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為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痼疾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睞娘視睞娘若子也倩有表

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徙倩之側室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閴寂日以事請見眯目哆口歛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感焉久而相悅睞之卧室去倩之卧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睞睞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邀睞娘往遊睞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罏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緣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足愛也挈睞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鬢髻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睞之右肩睞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睞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睞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睞知倩之賣己也赬顏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恥睞之獨為君子也故潛生於以園俟睞之至將市穢於睞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慊於睞而為生計益深一日睞娘曉粧方竟綺窗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蚕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閒樓級忽有點屐聲乃倩娘至睞拾袿連屧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睞急取置鏡臺鎖橺

內而紙尾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睞止之不能惋悒而已倩出中堂適
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下乃無擲車
之果耶生舒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睞娘小字紅箋是
潘郎良媒也生攜箋而去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淒綠睞孫坐凝眸
惘惘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為娘午茶少潤
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緘重
重發緘而觀則薄赫蹏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
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香錦綻舊瑟調鸚鵡蘭酒新罏憶鷫鸘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
影到西廂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睞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潓焉起
立碎紙而擲於地隨鬟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裀裁鳳花細襪忽見睞以睞至意必
有合移席駢坐為睞整髻上墜釵睞暈臉潮紅嚴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
外孫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
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
致以纖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
流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歛獻再
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睞之父母將欲迎睞睞適歸驚喜道故睞

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父母為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肯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睞而不愜其願故揚紅㦸之詩以誣睞使聞於睞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睞父母家起居外並為睞議姻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睞父睞父無忤色因極口播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睞母耳密語睞父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禮睞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睞至宴爾之夕銀釭斜照黼帳高張夜闌撤粧流眄見此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睞大號慟絕而後甦問香馳走驚呼睞父母至睞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排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攜數椽別墅挈睞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妒素知睞之不禮生也為盛怒以待睞睞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為硯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鄰女見黜其主睞愈不禮生生大慍睞叱詈之聲達於庭戶睞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寃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鬚何眉無恥無禮我死為鬼爾生尚能為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青燈熒熒睞矇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窗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為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為我送易氏爺娘書畧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況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

溺情芸藝散志籤圖將謂結禱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湼我素名織彼萋計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爲沈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蠡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淅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譙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零倚其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窗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鮑絲稠雜諧笑爲歡方今之時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踰失意遷怒於女笞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小鬟問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窗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强飯自愛無以女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緣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是人弄玉偕仙徒爲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雖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睞父母得書憒駭長慟而至則睞已縊於前軒左櫳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睞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睞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睞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織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

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紈無托紅顏非耦才豐命嗇生短恨長悲哉睞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日忽有豪士戟鬚拳髮紅巾綠縵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睞之門排門直入豪立馬柩前掀鬚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糊模一髑髏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為睞寃之所雪云

顏柔仙吳似音

鈕琇觚賸云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臞公女也歸我邑爛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泊無羣好幽閒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窗時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夭吳名薇字似音

小青

小青傳云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頴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

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為妾噬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
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名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
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
子也性嘈唼慈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
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
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
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
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謔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
嘗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瞷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乜登
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
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平章鋒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
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
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
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
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矣為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
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

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闃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粧冶服擁襆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寛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促筆于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敘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偽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

詩云雲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未顛顛筆落牕外松風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淚悄悄絶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轔轔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是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鬬羽翰脉脉溶溶灎灎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玉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峰高昨夜慈親入夢遥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想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某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校書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纒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

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狺語岑聲日馬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痕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令兹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慼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兹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刦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髣髴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邵飛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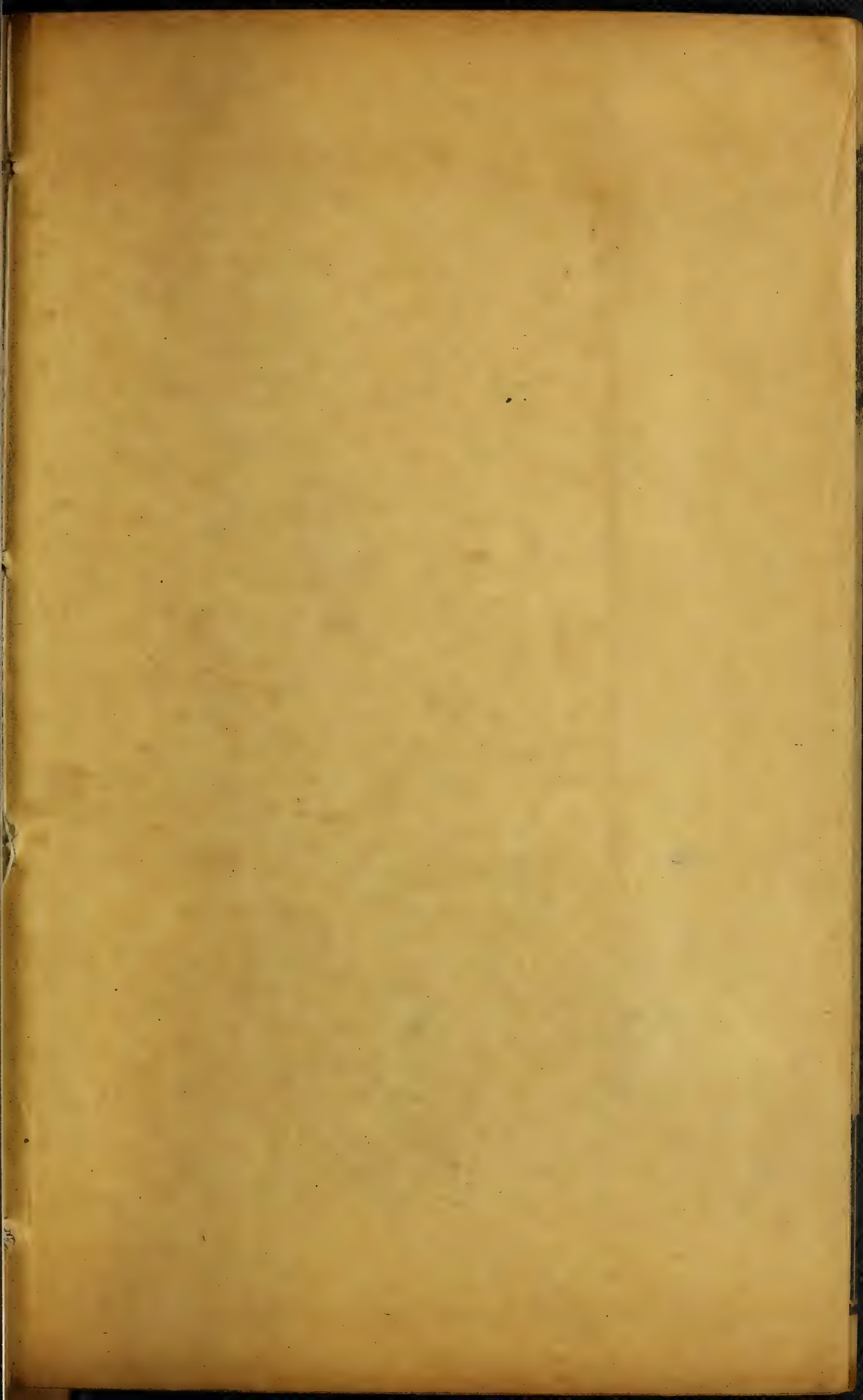
陳鼎邵飛飛傳云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河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徧記學庸論孟毛詩常闇誦於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目了然稍講即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售顯者以圖富貴也閩寇伏誅姚□菴總督閩南幕員有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澣衣河畔豔羨不已復廉知能文遂殫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餽母又厚賄其季父即歸之居五載秩滿還京師其婦悍妒且虐不能容遂以飛飛配閽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台詞十絕句以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鬢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傖父雙足健漫云佳壻喜乘龍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為誰容如何嫡嫡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停鍼無語對銀釭心自酸辛淚自雙高疊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綰烏雲不畫眉羨殺隔街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臙脂鶼鶼比翼兩相依文彩徧褷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鎩翎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蓬牕掩面啼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游而今無復泛輕舟自憐磊落看花眼日對烟牕雨淚流積雨污泥盡沒階行行溼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坏黃土百年心自排薄命更誰如蘭不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珠圓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薄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也

是奴儂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儂去配司閽兒郎薄倖眞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闌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使琵琶別調彈淡淡春衫㛹㛹腰菱花自對亦魂銷如何剛狠河東性相見雖憐總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報生身親血母賣兒還賸幾多錢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癡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隨風信莫怪絲絲綫不牢無奈鳩鳩居鵲巢啄將紅蘂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其燕台詞曰袴褪郎當短短衫高籠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常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摩挲雙眼蹙雙蛾掩面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的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人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椀大葵花滿髻簪怪聲咀嚕誇多般反道奴奴䭾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喨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圂雞棲暑氣重嗡嗡滿屋門青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劈牙蘭老米鍋焦飯南國佳人幾慣經秋宵偏厭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門前猶喚賣甜漿騾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青蔥纖似玉日生爐火簇烟煤北地風高朔雪寒滿天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共三十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徧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

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況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忌也丈夫擅之且猶不可況女子哉況女子而猶使之不得其所哉宜其怨之深而言之忿必至於死而後已也余讀飛飛詩三十章感慨係之矣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上終





十美人下

第二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美人（下）

二、四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目錄

美人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

美人

巧蝴蝶

鄒樞十美詞紀云余在襁褓即外祖母撫育十二歲外祖母憐余深夜讀書無有伴者乃命媒婆莊嫗以三十金買得徐氏一女年十二眉目秀麗如畫以七夕來呼為阿巧數日後巧垂泣告余母曰我非徐氏女乃某族之某房女也余母大駭即命莊嫗召其母至曰我與汝家係至戚豈可為此事若論中表我與汝兄弟也令愛與我之子女輩亦兄弟遂備酒同拜皆以兄弟相叙巧敏慧詩詞寓目三遍即熟好畫蝴蝶若有滴水在案即隨水畫蝴蝶形閒則研朱砂濾青花粉買白箋描畫蝴蝶到後園撲取活者置室中掩牕户以扇逐之觀其飛舞之態於是畫愈工余母常以素綃製新樣裙命之畫服之風吹裙帶蝶若飄舞見者嘆絕呼為巧蝴蝶一日與侍女海棠同宿余作歌嘲之曰巧蝴蝶作盡風流業若到花叢伴海棠花神定有勾魂帖巧因自嘲曰巧蝴蝶欲畫心終怯高飛難近寶釵旁低飛且隱湘裙摺嗣後更不復畫會東城伍學憲有公子字存敬者中年少嗣欲娶偏室先於横塘綵雲庄上構造鴛鴦樓雕甍畫棟為瀟湘緣綺窗琪花玉樹交映前後以見金屋貯嬌之意然後謁余父求巧以二百金為聘余母厚備粧奩如親生者去後慰問不絕曾以柿蔕綾一方作小楷備叙姊弟相依之義風雨聯吟之情後附意難忘詞三首

外有水晶圖書二枚金陵色箋一匣西洋白苾布一疋水沉香三兩遺余余徧示兄弟皆為慘然余以南京花綃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淺色絹作小楷述舊意和其詞韻答之甲申乙酉歲余兄弟避亂於鄉明年歸城而音問疎矣

借梁園金谷培養瓊肌珠作唾玉為啼道黌堂女婢聰明侍鄭槐扉根葉窈窕名崔蝶譜時窺鳳毫輕點巧奪滕王孰與齊粉字吟梅和雪寫碧箋咏柳帶煙題　曾共湘簾吹絮倚簫選夢多少事說着眉低青嶂隔紺園迷缸花夜笑往恨重題鵲渚遺簪淚辭春閣鳳樓鑠珮影伴香溪鴻音憑紙待尋踪南浦橫塘待渡踏遍雲堤春風嫋娜

如意

鄒樞十美詞紀云余年十五外祖母以二十五金買一女名如意年十四色態俱絕外祖母於寢室旁闢一小軒俾余夜誦女洗硯擁書拂几掃榻瑩潔一塵不到余甚喜之如是者一年余偶於書中得西廂有紅硃評點余笥中有花間集亦以硃點批閱余疑此處更無人到出自誰手乃呼女問之女笑不答余曰此必汝所為吾觀汝非尋常女也曾讀書否女曰我南城織戶陸氏女七歲鬻於顧氏家主憐我聰穎命我入館伴讀主母延女師訓諸姑師姓沈嘉興秀水人工詩詞盡心教我以故詩詞頗曉余曰何又來此女曰主母以我長成恐家主見留乘家主赴杭立命陳嫗轉鬻於此但家主恩深不得一辭為恨耳乃嗚咽淚下余因檢其奩中得詞調生查子詞云粧罷倦臨幃燕語鶯聲寂誰與伴香奩

一卷花閒集瑣細製芙蓉裿旎薰安息枉自足風流沒個人憐惜余笑之含羞索去及余十六歲秋夜將半酒微酣呼女曰我欲為西江月詞汝為我聯去因指燈曰金粟初垂一穗女即曰銅壺已報三更余曰梅花繡帳影搖燈女曰可是芳魂未定聯未畢外祖母以夜深催寢女去余亦睡從此吟咏或詩或詞幾於盈篋余長兄一日潛至余寢所啟篋一見袖去洩之於母母大怒呼余責曰我望汝讀書汝但為詩詞狎昵奴婢乃立命莊嫗遣女去適有杭宦娶妾許之女臨別更無一言惟以繡花汗巾挽結數十擲我而去余悽惋至今不能去懷

紗牕夢未醒簫聲斷遙憶玉嬋娟記美髮未齊嫩鴉初握步蓮堪印小鳳新彎銷魂處流波傳細語低翠掠煙鬟薛氏校書芙蓉養希崔家錄事芝髓封編　草蔥蘭佳句相鳴和巧樣卵色魚箋誰是多才情種我見猶憐嘆輕鴻甫就銀屏生暖彩鸞旋去繡榻重寒多少愁霜悲火頭上心前 內家嬌

喬王二姬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云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即名晉姊王蘭州人即名蘭姊既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呼其小字故為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嗚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中丞飛熊三君子

之招道經平陽為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紓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妁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為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妁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為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猶不數覯況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詩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聽予以聾瞽目之非惟詞曲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為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曰樂予謂能解其中情事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為我道之渠即自顛至末詳述一過纖毫不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即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異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即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

不難請以半月為期盡改俞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余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噪噪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為齊人之傅果如期而盡改纍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樸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閶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主故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乎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凰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於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須善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是曲授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一意者上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尚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於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句以後師謂青出於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罘罳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損篪互奏鳥必鴛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為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乃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即授以歌向以師為師而今

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於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為偕凰之鳳合塤之篪矣請以若為生而我充旦其餘脚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為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樽二簋亦必奏樂於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御史何省齋太守周櫟園副憲武林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咸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為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為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即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為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為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

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疾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寫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瘧即曰中暑總無辨其為癆者病劇半載從未戀榻惟臨終數日始僵卧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卧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即自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世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視或出譫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著芝朮為何味忽於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為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為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為喜今則轉喜為憂矣又以同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子及諸妾曰生卧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

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自得所之為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多少艾者諸艾可守子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待對曰主母恃諸郎君子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淚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子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死亦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為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尚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偕王粲左思並立猶自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即赴耆英真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為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耶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無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始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為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畧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為我得人皆有目我將誰欺

姍姍

黃永姍姍傳云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群輩

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之親為束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綉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勿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誦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為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貿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姬肥婢慵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窟築避風台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旬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遽從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故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

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惟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弟子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輙大恚至是聞嫗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輙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促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凄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竟劇醫來猶强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雲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有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于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眷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來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逝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曰吁

姍姍死矣雲孫旣内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動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于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效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排徊色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度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欲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情儂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治色是溺蓋亦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旣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春娘

王明春娘傳云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藝事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有着摸處玉為人容貌清秀舉措閑

雅不事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眷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户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户年少司户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户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户又蒙青睞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户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户佯醉嘔吐偃息於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户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疑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媼所生也司户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在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户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户慰勞之曰汝日日鮮衣美食時皆愛重而不為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户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有所慮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户置酒為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嫁亦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决矣司户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為郎官乃

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户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户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户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廚司正鋪排開宴司户曰此老尚作少年態也錯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户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理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為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户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嫗嫗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數年雖蒙汝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嫗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户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户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又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户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設盛筵就會勝寺請翁嫗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沈淪糞土之中無

有出期遂出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絶春娘曰吾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我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續求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今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當時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婉蘭

徐岳婉蘭傳云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託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沈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妾主母妒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沈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然

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温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毋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刻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曼殊

毛西河文集云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踈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攜來縞袂賣花之嫗　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鬧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　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一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嘍啣不可辨阿錢遥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卽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黰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鬢流銀蒜雙雙垂綵索曉日曈曨射妝閣　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　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綈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　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圍自摇曳採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　方編修象英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摇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淒絶

豐臺舊日山張中書眘詩云百結雲環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留視圖猶在減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傍青山長不埽有

誰堪作畫眉人顧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愠歸不再出予來京師益都

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闓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碧

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在東牆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主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

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

自顧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

中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萬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粱肉皆塵土不顧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

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鐄詩云毛子鑾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

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盎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為

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𢥞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為插蓮

花玳瑁簪邛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

傳婦妬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縕袍之色況乎桓家郡主性極於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宏將膺九錫

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憾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漫生求婚三唱踏莎行怨傳婦妬錢

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

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陳序云僕於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詡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

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為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靜因親耽禪喜遂傍稽夫梵夾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啟詩云曼陀花散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鬟蔡修撰升元月上紗幮

夜烏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　續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驂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為徵名曼殊本在西方處曼殊既歸執摯贄即顧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為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　吳文學陳玫詩云學書不學衛夫人別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拈毫似夫婿燕釵作贊仿來真施侍讀閏章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似朱供奉葉兒樂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鉤學寫相思字嘗為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閑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新聲於絃上詢難字於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銜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贊　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姝漫七年每閒素腕寫鸞箋　潘檢討耒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鸞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為有燈前擁髻人　予有曼殊病詩云黛椀誰書刺銀牀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拍度節絛柔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閒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　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詩君細聽　續長恨歌云學書便傲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　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埽酒闌一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微歌月底眠　田編修儒詩云百縮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　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雞嬌欲絕簫聲同徹鳳樓西　王光祿三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　曼殊自為詩云階草斷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攜錦瑟請唱祝家園第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銜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撚挑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晴通心曲朱絲絃裏盡攜書卷玉鏡臺前　尤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數趙瑟儂家古子夜吳歌近日諳　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秦箏雙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　馮檢討勗詩云細拋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祝家詞　吳別駕融詩云綠水春來豔金槽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脘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痃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

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煿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貟之行又不足縋筐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綵為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行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
弟子不治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迹猶長金蓮處處花嘗夢鄰廟奶
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
唱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自好容顏寶髻
堆雲作百環喚作佛花原自悞如今爭肯住人間 吳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 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
影禮蓮臺百鬢巧髻靚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 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糢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龕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 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
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為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
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綰一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捨
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 沈明甫暐日詩云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離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 阮庶常爾
詢詩云新鏤香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人 汪春坊彰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欹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
徵士述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妬人鄭瞟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賒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
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處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强予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
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有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二三
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慘淒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為作記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 又云始至將逼迫既乃復揶
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强起事跏趺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 李中允詩云蹴

瞬貯別館咫尺銀河懸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傳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結聞言一悲憤氣絶如縧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 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桓家郡主驚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飄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不是 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構猶矢若金石惟願得死於才子之手 彭侍講孫遹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 張文學闇紱詩云曾說南園卧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 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 楊文學卧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犨死魄回生後殘眉未埽時 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歎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塞因之綺羅中愛粲清靜禪 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扃長齋頂禮願難成綵鸞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 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籍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穰李榛顧士元馬左西泠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聿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簠劉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記碧虛仙史作盡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 義死時羸甚及歛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 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歛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梛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嬌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郤剪紅裙大呌曼殊將不去人十洲外飛行為覓返魂香 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淡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牀長恨無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陳小憐

杜濬陳小憐傳云陳小憐郯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暱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閒者以為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為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遝遝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遘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為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愿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為跼蹐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伻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

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意故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輙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為觴政下令人各飲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為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也誰也小憐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瀋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為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莫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為有勢者强劫以去猶留書於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輙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為立傳

程弱文

羅坤程弱文傳云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輙閉户欷歔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揭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董小宛

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云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

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閧集喧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況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夘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閒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囂徙之金閶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囂囂非受縻於炎炙則必逃之鼪鼯之徑一日姬方值醉唾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

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哭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為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刼去矣辟疆正旁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鐍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炧無光藥鐺狼籍啟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偶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沈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

日辟彊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彊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撻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緘細札責諸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彊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彊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為之喜極淚下榜發辟彊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彊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錢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彊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為伴親為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為姬與辟彊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疁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為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彊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為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辨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恒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坼辟彊避難

渡江舉家適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閑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殁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子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裀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娟娟

娟娟傳云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常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峰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寤而起其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小溪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妝小院黄昏人定後隔簾遥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進見一女郎從二女侍遊花下迤邐將返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郎徐邀二侍穿别徑結伴而

去生竚立轉盻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遥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從倚彌望而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于樹曰異鳥奇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沈鉤人間三日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拱璧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擬閑遊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井傍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旬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遥歷覽畫壁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曲室幃帳妍麗金玉煥然至一室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覩物興懷不覺遂興傷感然當時溪樹

上有二絶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絶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强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携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内美難徵儼然秦觀峰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歎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請以弱女為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生以督運南行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整清遣人問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騷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影扶踈玉漏嚴秋浦芙蓉偏獻笑半簾斜映水晶簾其冬〻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氷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娟同居約以氷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别明年春娟病不能行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繞陽台百種春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女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恨花殘月減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兎太匆忙秦娘似比當年瘦李衛暫多舊日狂梅影横斜啼烏散繞天黄葉倚繩牀人多傳誦焉

太原女

徐瑤太恨生傳云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美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靜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早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為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甯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為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為生子媼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媼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為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媼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為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宛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為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睨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媼欲為生成之會生仍往茂宛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閒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為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即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惸惸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為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

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白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毋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闋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啟高堂明成嘉禮倘稍逞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為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閒遇生輒遜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為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即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亦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妝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曰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奉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為

師燈前月下授汝以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識意義女微笑覆之不遺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芳郁絕人雅好淡素粧荊釵布裙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卻之或以夫人命始受生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為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為養媳誘媪兄及侄坐侄主婚而以媒事屬媪甥更為流言以揑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為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為聘紿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取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為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為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于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為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衹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門乞命于計較可辦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凄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欷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時女密藏酖與剪于袵為女伴所覺

摟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于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嫱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為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娌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矣夫為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令流離輾轉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為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為之其又何尤兒為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孽案耳今與郎君義斷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為念即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傷神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為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為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耶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悃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

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令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消此恨綿綿寗有終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為作咄咄吟一卷情巖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為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癡情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閫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寗守經毋達權事固勿易為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乎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金姬

金姬傳云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濟南章邱人李素女也五世祖嘉謨偽齊劉豫時以四郡強壯應募為雲從親衛子弟豫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偽齊官因納為壻將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

豫敗故得免禍歸田里為富翁宋亡其孫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悲歌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身託南行遂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從母為金姓不復與章邱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子復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貧甚偶章邱有李生至欲求為妾諜之媒氏即以都生女應生李見生以百金酬聘眷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兒即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匹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元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謂不能及也元室政亂民窮李生將携家還山東兵阻從間出羈離旅寓盱眙縣夏暑金氏嘗裸體納涼李生見其肘下有黑痣大如五銖生曰吾肘亦有一黑痣形甚似豈天以形類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章邱士人之子本亦姓李父早喪從母姓為金聞先大父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孫婦子孫婦謂金德淑妾固生從女弟也相顧慚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為尼以贖骨肉之恥自是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未及笄分配太妃曹氏帳中為侍兒曹氏頗賢智偶問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又言自幼祝髮為尼頗知經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退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統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董摶霄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

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曹氏命金兒卜之得无妄之小過執策進曰天下雷行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謂首顛顛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而合道變體以柔得中下怫上悖趾趨爪璧故必畏以省同政奮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當天命也然其繇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終天祐無咎主公令方改元天祐顯著卜詞事同圖讖取威定霸決於此矣既而脫脫兵日集勢號百萬遂壁其城士誠危蹙計將背城死戰曹氏復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兒曰雖需於泥其利用恒能敬慎則不敗也又以立準之曰奐之初一赤卉方銳利進以退其測曰赤卉方銳退以動也蓋陽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為奐雖勿肆終無怫慎毋妄動也更二夕時當冬忽聞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良久天將曙趨告曹氏曰龍文虎忿悉見我營上時不可失請急擊之曹氏即以告士誠俄而諜者緣城至言元主有詔削奪脫脫官爵四更時親衛鉄甲軍聞報皆喪氣散去矣士誠乘隙開門縱擊之大敗元兵軍勢復振由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為姑姑曹氏益寵愛父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髡緇而脩持如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讐殺英不能勝過江求援於士誠疑為元兵說客按劍臨之辭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饒富玉帛子女冠於海內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為質士誠夜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金兒問之對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人帳後窺見主公

顔色似得之天成妥見太陰累犯壘壁軒轅又見太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犯太微光掃天枀其應在吴江南之禍必不能免曹氏强之卜乃請扶乩占之曰天遣魔兵殺不平世人能有幾人平待看日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平明日事聞於士誠時士誠改歷明時大喜以為日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先遣其弟士德選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為鄉導擊横栅以渡至福山時已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雖已知我渡江令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醉飽未必有備乘間即趨之可即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李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兵直趨城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為鄉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合兵縣治其寔欲以英嘗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來吴自言裔出關西為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五世祖汝江為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又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為倫次遂土著椿為人尚氣節好文章鎮帥脱寅知其賢召為館客既又署為參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言南渡脱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機調兵至則與縣魯達花赤議論不合椿歎曰我本邑人為元帥守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頃之聞士誠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興福寺中計士德必從福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渡要擊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聞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還趨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將至墅橋朱清曰此去湖橋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木繁茂不可不為之備士德乃遣其將韓謙錢輔將

兵前行至湖橋椿從其家廟中鼓譟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出不意不戰而走椿追至小山頭士德聞變疾趨之潰卒望見士德旂幟反兵奮擊一以當十椿見勢不敵且戰且却循山而南復湖橋整旂肅隊堅壁以待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伯昇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刃而下遂遣朱英將其步卒從虞山頂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疾馳下攻之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蹂躪死者各千餘人血流遍野椿僅以身免遁入郡中士德既據常熟復用維揚人蘇昌齡計二月壬子朔士德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寅告急於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者勝請以身當大敵乃自率梟銳直赴士德搏鬥自辰至晡士德身被數創輔謙持短兵接戰亦皆重傷忽屋瓦飛墮馬士德持鎗突前刺椿洞其胸椿死罵不絕口脫寅方與伯昇戰於婁門聞椿死亦敗走匿叢篠中亂兵殺之蘇州遂下士德據承天寺為王室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改平江路為隆平府以鍜工周仁為太守悉以郡中院寺及豪府第宅分給居之捷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為弘文館學士遣齎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郵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入服御器用皆假乘輿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憚之設齋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塵世間物也試與議之如何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奇驗軍旅事多未暇見耳趣使召之金兒青衣跣足垂涕而出衆皆駭愕曹氏大詬侍從令易衣金兒收淚徐對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主公安

敢粧飾取便一時愁眉怨語體皃不端士誠凝立忘言注目諦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易常服出拜士誠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達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然占有數宗汝得其幾金皃曰占有定天人宗太乙宗五行堪輿宗建除宗叢辰宗歷宗妄皆究之惟象緯蓍龜之占乃出聖賢正論故古之卜者掃除設座正其衣冠起居自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正以對孀婦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之重事不敢不以敬也後世之卜齊楚異語瓦玉異用而其人又多誇浮虛矯居卑行汚何足與論卜哉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稰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故古之聖王建國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占體辭象用范蠡文種為謀臣而推遠西子故能破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壅遏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趙梁左疆為謀臣寵妲己妹喜以為內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國此皆經史所著也士誠曰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非吾有元末革命人心反側將奈之何金皃對曰軍國大事非皃女子之所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言妾聞創業開基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之望非才與知無以服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爭可以羣策謀而不可與羣才斷是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況創業之君乎今以天時人事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迫脅萬姓離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効命

乘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角立羣雄不過一投鞭之勞耳然聞江南捷至而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署官爵已皆濫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非出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為國家深慮耳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荅問輙高其論以動之盛陳綱紀約束其邪思士誠果端然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真天人也安得洸理在此且勿他言但今江波浩渺天險為限又聞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為我卜之得蠱之剝詞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山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頃而福山富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脅於士德之威恐禍及家門遂發江舡百艘殺牛釃酒犒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後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脩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蓍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匝反及游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民為飛伏詞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俟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當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帷幄運籌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賞行册當今即渡江矣聞汝能詩有詩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發蔽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閒私問曰主公以國祚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孚之卦準立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混淪旁薄

正天作主而必待思貞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神戰靈常是反巔覆之虞或難免也故先賢命縣既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得保巔躓隕墜更為士伍其意可見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靈長者何居金兒曰一寒一暑大運周也歷以十二辰為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為丁未別有真人當其榮光者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羈旅俘獲餘生賴汝天賦敏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策帷幄之勳當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邱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矣美好佳麗為衆人患故騏驥不能與騾驢為駟鳳凰不能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且强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無功吾不願臣妾末流也士誠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献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錦繡數千器及暮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澁復發人濬治乘潮平壅絶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每數里為一牐舟至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大或萬斛小或數百石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浙港蘇昌齡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回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為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福山以達郡城士馬騰躍甲仗鮮華壅塞兩岸將二百里旌旂鼙鼓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纛搴帷顧盻意滿志驕追憶金兒之占驗使人召見初金兒見士誠於狼山屬軍旅急遽危疑未安又為金兒危言所恐敬畏之未敢他有所冀及金兒入舟發容明麗進止端莊帷幄侍

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紿之曰我有所求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為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觀進曰卜詞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詞金兒不肯荅士誠强之乃以繇進曰三蛆逐蠅陷墮釜中灌沸湔殪與女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首直空楛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鬢笑曰此為聘金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負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受命為王豈忍以妾為驪姬乎士誠不從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繡賜之而命參軍王敬去撰册金姬詞且俟他日加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得忽輕翠已覆體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固當然即命謹厚女士數人從之至曹氏舟屏去盛粧復其常服進拜具陳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得不必辭也又拜劉劉語亦如之又召其父母所親各叙訖忽就舟中啟其故篋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環視者皆無所聞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急趨呼之已絶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手哀慟不已求良材為棺不可或曰曹氏楄木皆楩楠油杉可用也即出諸水中架空熬沸油灌其頂水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葬築坟道旁土既寔乃行舟次湖橋昌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觀之見陣亡將士屍骨横籍積如邱壟心恨椿又見椿舊宅祠宇尚存即命守將盡撤之徙建金姬墓道其園圃中嘉樹珍草悉令乘時移種又發曹氏園亭益之由是數日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老柏喬松交蔽内外繁華盛觀雖出一時而棟宇花石皆成舊林

儼然一古寺古宅也又籍楊椿産業以給姬親黨從行者使留守姬墓將俟成大業後別

為陵寢徙之未幾拜其父素為隆平府丞時有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或即其人姬母封夫人與素別縣而

處避兄妹之嫌也其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六年士誠謀取江陰久未得逞因感

金姬之言加封護國定仙妃饒介之撰文周伯奇書篆刻石神道國初張羽所撰之七姬權厝志並銘祠而卜

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國家舉事大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脩德以塞天譴來

歲此時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妾受夫人恩有不測當相庇劉氏私心憂

懼秘不敢言預召姬母厚撫之賞賚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

陷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各給銀三斤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取多則反

為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家舍月餘嚴稍解乘間馳至湖村視姬墓則已成邱墟矣

其同時親黨尚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兵發姬墓屍已脫去棺中惟

衣衾在焉葬姬時事起倉卒士誠先以珠寶金銀盡埋土中其母獨識其處乃就廢穴旁

又發土數尺悉存無失者母盡取之復自福山渡江還章邱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之末其季領山東鄉薦將赴都下母戒之曰京師平宇街南官房口有一盲

母年八十餘矣汝可密訪之勿令人知寄言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母教以行至

京拜戶部主事訪得之夜入其家姆盲不能視隔屏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荅曰我

章邱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連批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

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可速還家竟即推出閉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兒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邱云

藥孃

王韜淞濱瑣話云鄭篠史汴人僦屋維揚為寓公其居近小金山後購冶春園遺址葺而新之樓臺亭榭頗有可觀又復疊石為山引泉作池池流曲折駕以飛橋東西迴廊周繞隨地勢高下為參差最奇者為芍藥圃圃前有門扁曰塵飛不到字勢飛舞有逸趣呂仙降乩筆也一入門內便見高峰插天循徑而上路殊紆徐既登絕頂有亭翼然倚欄縱眺全園盡在目中既達平地則彌望皆芍藥也雕欄石磴環護倍至中間所植為金帶圍尤稱名種相距數十武有樓五楹極軒爽樓上藏書數萬卷緗帙縹函什襲珍庋多人間未見本樓左偏葡萄作架薜荔為墻槐榆千章芭蕉百本覓路而入綠蔭森沈精廬三楹為閒時憩息所盛夏居之幾忘炎熇生雖坐擁厚貲而不喜居積會計之事悉委於人讀書之暇惟知蒔花玩石此外別無所好納二妾一曰綠媚一曰素修皆虹橋小家女子頗識字生另購二室以處之月榭雲窗備極幽麗室外雜植花卉二室遙隔半里許通以閣道如亘長虹於半空二女有時靚妝炫服憑朱闌而延佇見者疑為閬苑神仙縹緲天外生分宿二女處月不過數日偶有餘閒即課二女以唐宋人詩詞二女志甚相得序齒以姊妹稱綠媚年十七素修年十六花貌玉肌堪稱雙絕素修於書史尤慧警一夕素修方臨

窗握管書字忽見窗外人影幢幢疑為綠媚潛踪而至因隔窗呼曰綠姊何不即入乃作門外漢須知闚觀非正道也旋聞有彈指聲曰既欲我入何又閉門拒客耶其音清銳絕不類綠媚姑啓雙扉女已掩入燈下視之意態妍麗丰韻娉婷艷發於容秀入於骨世間無此絕色女子也不覺錯愕卻步女曰姊幸勿驚妹來伴寂寞耳請觀與卿家綠姊孰勝素修曰小園與外間隔絕不通姊何由至女曰妹久居尊園姊自不識耳妹來欲出小詩奉教幸勿瑣瑣固詰以敗清興袖中出詩本一束擲素修前素修視其籤題曰紫霞軒吟草下署竹西謝春芬藥孃著於是始知女字藥孃開卷七絕一首句妙欲仙心甚好之竟忘其為宵深地僻從何處來也亦出所作示之相與娓娓談詩燭屢見跋呼婢瀹茗以解渴吻佐以餅餌曰倉卒未知姊臨不能作咄嗟主人姊勿怪也俄而村雞唱曉女乃別去素修約以明夕來女曰明夕子有心上人至恐無暇念妹矣素修秉燭送之出戶方致聲珍重而女去已遠翌晨紅日上簾素猶未起梳洗方罷生適來見几上詩草詢何人作答以鄰女並不言其故生見其詞語清新為易數字并加評焉夜果宿素修所素修訝女若預知者越一夕微雨廉纖挑燈獨坐正思女不置隱隱聞遠處有屐齒聲漸近並聞笑語聲知是女來啟戶視之見女已立窗外更偕一人至並入室中女無暇寒暄即坐几旁捉足脫屐易履曰今日憊甚素修視同來之女子長短適中纖穠合度雲鬟霧鬢飄然若仙與女固堪伯仲也爰詢姓字曰姓徐字玉孃前居蜀岡今處尊園以勢分懸絕故未敢驟攀

清話耳素修曰既忝姊妹行猶過作謙語是見外也今而後請勿復爾因詢玉孃曰既與藥姊同居當必能詩如攜佳作來請以見示共相欣賞玉果出一册於懷袖間書其眉曰蘭因賸稿素讀其詩情致纏綿遠勝已作更深悅服由此二女與素往來綦密有時二女令侍婢攜酒肴來熱氣蒸騰若新出於釜異饌醇醪莫能名狀素修益奇之思禮不可不答特出己貲密囑廚孃為備盛筵今夕將以讌女客且戒勿洩於人適綠媚之雛鬟曰蔬香者以事至廚下聞刀砧之聲喧徹於外雞豕魚蝦堆案盈几問今日豈主人生辰耶抑別有喜慶事也有竈下婢與蔬香相稔者附耳告之曰今夕素孃讌客豈綠孃未見請耶不然安有不知蔬香怱怱回面有喜色曰我孃今日食指動否夕間素孃大開東閣我孃當必預列綠媚曰此時已晚尚未遣使來邀中必有故我當往探之逮夕從複道持燈往甫近已聞笑言喧雜匕箸觥籌交錯之聲從窗隙窺之明燈朗耀客座二女子美麗異常玉色雙輝珠光四照思戚串中並無是人當必有異敲扉竟入笑曰不速之客一人來素修即起相迓曰難得阿姊自來二女亦殷勤行相見禮曰素知綠孃美今日見之果然不覺自慚形穢素修遽拍藥孃肩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玉孃曰我每見素姊輒自歎弗如為不樂者竟日於是四美合尊促坐洗盞更酌或折花枝以當酒籌或擊鼓傳花或彼此拇戰釧動花飛藥孃量最豪飲無算爵更闌始散綠媚問二女住何處曰距此不遠山後即是蓬廬耳二女既去綠媚備詢顛末歎曰其來也突兀其去也杳忽其言所居也支離

此渺爾培塿不過土戴石而成者耳安有廬舍在其間如有之我何出入不一見哉以我揣之必是靈物幻化非鬼即狐素修怫然曰狐鬼而能幻人形事或有之至狐鬼而能詩妹未之聞也即出二女詩册與之觀綠娟見藥孃詩卷有生筆跡驚問曰豈郎君亦與相見乎素修曰郎君但見其詩未覩其人妹亦不敢直告也是夕綠娟即與素修同宿生詣綠娟所入房寂然蔬香告以赴素修讌有女客在故也生遂獨眠達旦循閣道而回遥見二女子一衣紅一衣白穿林中而出由石徑登山入深林處忽不見生因默識之逾數日綠娟素修俱集在書樓下生偶述二女服色形狀曰與阿素作詩友者是此二女歟素曰髣髴似之生曰測其踪跡殆非人歟素修聞言殊不悅約生俟其來入與之言疑可立決夜間二女偕臨詞辯鋒起須臾生入二女欲避去素固挽留之曰何妨以通家禮見昔謝道韞施青紗步障與小郎解圍此姊家故事甯不能效之耶二女遂出見生元言奧旨持論縱横生不能屈歎曰女相如洵辯才無礙哉藥孃曰聞君家多藏書何不令余入而縱觀以擴眼界生訂以明午翌日二女果至生導登書樓玉軸牙籤一一指示二女歎為大觀藥孃曰世徒知寶宋板書視若拱璧空使觸手若新曷嘗細心自校此真耳食目論之士也雖多奚足貴哉二女由是又與生為談友雖日間亦留不去談論則並坐飲食則同席絕不避嫌每值花晨月夕輒置酒讌賞生居中而四女環侍馬飛斝傳觥情殊相暱然皆以禮自持毫不可狎以私生愈敬而愛之曰與二姝交正如對名花止可餐其秀色耳

一日二女至容色慘沮藥孃謂素曰妹與姊緣盡矣他日姊如相念就妹沒處掘土三尺餘有琥珀一方即妹精誠之所結置之佛前香花供奉三十年後可得往生淨土姊幸勿忘玉孃在旁嗚咽弗能成聲曰姊死妹豈忍獨生素方曲為慰藉忽窗外黑雲如墨風雨大作二女倏不見頃之雹下中庭紫芍藥蹂躪殆盡逾月樓西玉蘭一株亦憔悴死按兩美人係花之化生故錄之

梅無瑕

王韜淞濱瑣話云男女大欲王者不禁究其故不過交相慕悅星期月下訂以嫁娶如願而止卒之或成或不成亦付之無可如何從未有九死一生矢志不變彼蒼亦若為宛轉斡旋使之備嘗苦況屢蹈危機而後玉成其奇遇如林生之於梅氏女者林彬字尚均福建上杭人幼失怙恃附讀於外家梅氏舅父母年近五十無子一女絕慧美名雪小字無瑕鍾愛甚至當林氏之依其舅也生九歲女七歲延師教之讀師陸無功亦邑之名士見生與女英英露爽如一對璧人因而絕愛憐之俾同几席授書亦相埒不三載生已通經史課以文斐然可觀兼及詩賦頗近晚唐人風格女見而愛之浼生購得玉臺新詠課餘選讀遂工五言偶詠新月云纖纖一痕影浮雲半掩之風磨兼雨洗自有鏡圓時生贊其佳評隲之有不經磨鍊光明不顯於此可覘身分之語師見而戒之曰非小兒女所宜也既而女漸長父母不令入塾生雖依舅居而閨闥深邃非令節及有事與女罕見面見亦

婢嫗雜侍寒暄數語外惟四目相視而已女有婢阿星性儇巧善伺人意常出外庭摘花遇生輙目之而笑詢以姑作什麼曰亦如郎之書讀寫字耳問我何為生乃修小札密賄阿星達女女曉妝甫竟折視緑箋摺疊端楷云自隔芳儀莫通絮語春花秋月天道運於上夏葛冬裘人事轉於下所不變遷者我兩人之心而已以彬之惓惓於妹知妹之亦惓惓於彬也彬以孤露之身粗涉文翰得遇名師復與妹同硯席昕夕聚首問難兼資猶憶月中桂風入松之對彬於燈下駢兩指戲擊妹掌為師所訶此景此情儼如昨日嗣妹折仿格彬為莊書洛神賦一通後從此妹深居不出結語所謂徬徨不忍去者遂成今日之讖驚鴻游龍時縈夢寐既而思之丈夫貴自立彬行年十六功名富貴非異人任將決然舍此而去挾策問世投筆從戎他日得當而歸為先人吐氣所不能恝然者妹耳妹齡及笄高堂具慶夫復何憾惟以妹之淑質清才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特恐為淺見者所悞明珠投暗彩鳳隨鴉悔之何及彬行矣臨别贈言千萬珍重女讀畢悄然俯首凝思淚涔涔下阿星從旁目灼灼視微窺女所屬意惟生因慫恿之曰姑毋戚郎欲赴試特久不見姑藉要姑以一言留之耳必不肯捨茲遠適也盍裁答之女無言以札扃匳中起身入定省母謂之曰汝表兄將入郡應試兒欲購書籍花粉者令阿星出屬之女笑對曰諾略坐返閨中以浣花箋鋪几磨墨隆隆濡筆直書曰妹歛衽謹啟幼小無猜得奉教言者幾易寒暑回憶弄筆晨書波融鴝眼燃脂瞑寫格砑烏絲一旦室邇人遠日惟對鏡憐儂夜則背燈惜

影今則風雲奮垂天之翅金玉鏗擲地之聲鴛牒未諧而驪歌遽唱因思凡人之情形遇者淺神注者深既沾丐乎蘭藻復紉佩夫韋弦妹身非木石固已心心默印新月之詩昔蒙垂鑒皦日之誓夫復何疑延佇捷音藉圖良覿碧霞洗一串玉魚佩一枚聊侑覆函伏祈哂納橋霜店月珍重萬千外書雪滌緘三字袖之出立屏後適小童灑埽庭中呼之曰來夫人命交林公子手童遞入生見封面字知女所貽反覆數四驚喜如奉綸音并洗魚什襲笥篋踰數日束裝就道入郡一戰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同譜生留以待秋試爭相欽慕寓會城南之靈芝寺生不能固卻身雖在客心未嘗一刻忘女也課餘排遣每形歌咏有四憶詩云玉潤珠圓絕世姿同窗生小最嬌癡離情苦被青衫賺別淚臨風憶別時箇人心事只儂知茵涵名花孰主之呼婢添香簾不倦閒愁無那憶吟時見每矜持別便思微波何處託通辭蘭因絮果關心事擁髻無言憶坐時蓬山遠隔數歸期側側輕寒自護持斜月上窗燈半灺裹頭拋卷憶眠時獨吟自語曰非我佳人莫之能喻緘封欲寄苦乏鱗鴻便未幾入闈三場文刻意精思斟酌飽滿讀者擊節歎賞決其必售同人苦留待榜排日邀生遊讌花天酒地祇覺鬱悶寡歡已而榜發生掇高魁同舍獲售者兩人宴鹿鳴後結伴遄歸生喜姻事可成便道謁父執蹇翁浼其執柯欣然自任同舟返上杭至舅門則泥金徧貼老僕出迎曰郎來乎吾家姑病垂危諸名醫咸束手無策主人出備殯殮物殆將歸生聞不暇顧客亟趨入則悲泣之聲盈耳迅步登樓見舅禱天跪拜口喃喃誦佛號若

無所見入房婢媼環侍床前啜泣徑揭繡帷則女已雙眸緊閉氣屬如絲生傾頭枕畔且泣且呼曰阿妹彬在斯彬在斯言未畢女忽星眸微啟喉間咯咯作響櫻唇徐動吐痰塊如冰舅母聞聲入唶曰甥何時來婢媼急白姑甦生不住低呼淚墮如綆縻女秋波旋轉直視生面良久呻吟一聲淚珠隱隱兩頰泛紅色母及婢媼皆額手慶頌亟進以參湯生命下帷戒靜俟勿喧坐定詢病所由舅母含糊未答聞枕上呼阿嬭視之則以手指口似欲啜粥婢執銀匙進薄糜半盞神氣漸清母乃招生出外間縷述別後事初生赴省垣應試女隨母燒香南臺有貴公子窺其艷驚絕尾舟後訪姓氏得實浼邑令登門强作蹇修父既慕公子勢又重違令意入謂妻曰吾女福相果獲良緣如是如是母審知女志所向力阻之曰勿孟浪雪兒之於林甥陸先生曾目為一對璧人況彼既孑身我又乏嗣息計不如膩合為佳父聞之作色曰唉窮措大身無立錐忍以掌中珠委糞壤耶吾意決毋多言立出允婚令索庚帖去越三日即委禽焉追女知之柔腸寸斷惟矢一死以報生毀妝絕粒奄然遂病生捷音至父頗悔而已莫可挽回妻日詬誶女日沈綿阿星日侍湯藥惟冀生歸以圖他計詎生留省星又以母喪下鄉幸生至女甦舉室皆有喜色俄而老僕奔告則公子諏吉期迫官僕縣役同來逼索允帖喧嚷滿堂生出見舅張皇莫措憒斃中燒直前徑批僕役頰怒罵出門去亟令舅避匿生坐待竟夕不至翌日女精氣漸復乃謀喚小舟俾母女避鄉間抵暮出門住阿星家甫入夜公子率豪奴數十持刀杖破關入明火

登樓搜索殆徧毀壞器物無數臨去大言曰老烏龜敢出頭直當打殺尚書公子不畏人也生與舅屏息匿複道得免天明縣符下立提舅入署責賴婚叱辱備至拘令獻女始釋生孤掌難鳴思徧集同年赴省上控鄉人又以女病危來告急徒步出城視之較前更劇僅餘微息生泥首庭中願減已算以續須臾聞舅母呼聲少緩入房女目動神復氣已漸平方共慰藉而舅忽至駭詢之則曰正爾拘禁忽喚上堂溫語放回生入城探之道路喧傳某尚書以墨敗公子鋃鐺入獄家產籍沒矣乃喚舟迎全家歸女病旋愈仍乞蹇翁為媒擇吉成禮明年生及第歷官清要四十後即解組伉儷唱和優游林下任內疊遇覃恩舅父母亦得貤封焉

顧慧仙

王韜淞濱瑣話云顧慧仙吳興人居道場山下茅屋數椽背山臨水頗有泉石花木之勝父讀書閒居不樂仕進以故從未出而應試儔人廣座中有高談帖括者即一笑去之早鰥止生一女並無嗣續慧仙喜學詩詞有所作輒就正於父父每顧之而喜曰此我家女學士也但不櫛耳年及笄父為擇壻遴選甚奇低昂多不就遠近多憚其難無敢問名慧仙矢志不嫁願傚北宮嬰兒子事以事其父時逆燄甚熾湖郡既為所陷山中風鶴頻驚殊不可居因是轉徙至滬上居久之賊平遂寓吳郡無何父患疾遽逝慧仙孑然一身無可棲託囊中雖不乏金錢然一切購置皆須仰賴乎人有以外事求見者雖以婢媪傳言

終不能明有從浙中同來一戚曰錢姆深知其故時來勸女曰不如早嫁為得所并言此間有巨室曰孫冶秋其弟曰硯秋咸通文墨有妹曰妍春工詩善畫尤出兩兄上論其才則寶玉明珠無此朗潤也論其貌則春花秋月無此妍麗也兩兄皆娶於名族而妹猶待字所延教讀之師曰李世璜通今博古尤長經學吳下名孝廉也年僅弱冠丰致翩翩聞尚未有室若妙選東牀此可當坦腹一流人矣女紅潮暈頰不作一語嫗曰此阿姑終身事如姑意許可老身可銳身自任也女畧頷之因歎曰家事如此不得不爾由姆為處置耳嫗子亦已遊庠爰令往為執柯李孝廉素耳女名曰願乞繡餘吟草一觀安知一段好姻緣不成就於七字中哉女素有紫藤花館詩以昔年家在道場山下臨窗有紫藤花一架花時繽紛怒發每日把鏡理妝必對之飯罷茶餘輙坐其下執卷徵吟故集遂以是名所作倚聲曰紅豯閣詞止百數十闋嫗託言孫家女子借觀遂索之去李每閱一篇輒為傾倒曰此真詩中之聖詞中之仙於閨閣中吾見亦罕矣翌日嫗子往詢佳音李譽之不容口嫗子曰事必諧矣李曰未也但見其才未覩其貌也我欲一覩仙姿當以何法嫗子沈思良久曰半月後為顧媛服闋之期當偕我母詣九華寺還願君託故前往可得飽看事成當何以報九華寺在城西固孫氏之家菴是日孫氏適拜大悲懺超度九靈孫母及妹俱往女最後至李已坐俟於禪寮之西憑欄凝眺初見孫妹以為女也替月妍姿驚鴻艷影不禁為之目眩神迷時嫗子已來立於李側李顧謂之曰的是可人名下洵無虛也嫗

子曰是真代李以桃指鹿為馬矣別有妙人資君眼福也須臾嫗偕女至較之先所見者正如尹邢嬙旦之互相伯仲春蘭秋菊之並秀一時也李亟稱妙由此婚議遂定合巹之夕李詢女曰曩初見時與卿並坐東堂者誰歟女曰此孫家小妹妍春也君何為不相識歟自覿面後時來吾家以詩詞相質證彼工六法點染極佳妾自愧弗如也李曰不知將來誰得消受此艷福真為幾生修到者矣女曰此亦何難君茍能從妾所言一二年後定看君坐擁雙嬌室對二妙也李笑曰諾女勸李勿為教讀曰舍已耘人最足為學業累又勸李專習帖括勿旁涉詩歌自出奩資以助膏火李自辭孫氏館亦無內顧憂日作課文已臻純熟乃令李出遊以暢靈襟李北上京師射策女親送至江干握手作別曰君往燕北妾在江南耳聽好消息也榜發李得列前茅旋入詞林正擬束裝就道忽有急足至則報妻喪者也自五月榴花開後瑤臺傾矣遺緘一紙則勸生娶孫妹為鸞膠再續計李痛不欲生還至家鄉步步淒惻逾數日有冰人造門則女生時所託者也孫家早已俞允送庚帖來矣生再三力辭兩冰人弗許一諾既訂六禮遂行一切幣帛珠玉皆女前時所豫備儀從之盛陳設之華一時無兩道旁觀者咸嘖嘖羨生之福而歎女之賢花燭之夜紅巾初揭端視玉容儀態萬方姿質似較女更為穠粹奩中攜有女之詩詞蓋當日女所寫副本也簪花妙格親出女手生甚寶之不啻拱璧卷末鈐小印一方曰同心合意永不分離則徐袖海所鐫者也生詢妍春印語究作何解研春方欲吐詞淚為之涔涔下曰自在

九華寺中初相識面彼此愛慕遂訂金蘭簿結異姓姊妹相約以後共事一人勿相離遂不料今日妹來而姊亡矣世惜無李少君其人能致姊之魂魄藉以面訴離愁一傾衷曲時侍女中有曰嬌蘭者乃女舊婢從浙中攜來者頗見信任因乘間告新人曰閶城東有女巫謝珊珊者擅異術能致生人之魂亡人之魄勾聚一室中晤談無疎生時盍招之來俾試其技果爾有驗可慰相思生從之翌日即以厚幣邀致及入門則一嬝娜娉婷十六七歲女子也一見生即曰官人今貴矣忘却當時撮合語乎今日得遇吾福不淺哉旋即索茶飲欠伸作倦態俄而拍案作老人欬嗽聲曰吾送李翰林夫人至矣一路足無停趾氣無停息風馬雲車瞬息萬里甚矣憊可具一杯酒畧酬我勞飲酒既竟隱几而卧忽仰首上視作女子聲曰李郎孫妹何為至此尚記郤扇之時與李郎語乎今日郎已遂欲何竟忘我耶言訖一若欷歔不勝者李曰何敢忘卿卿究以何病致棄紅塵曰我豈以病沒乃仰藥以求死耳一自獲聞捷音之後知孫家之姻事可圖閫內之誓言可踐爰備禮儀務求美好男媒女妁悉饋巨金衣襦百事先自摒擋又以停柩室中恐愴郎心故暫寄九華寺內冥府閻摩以妾賢而不妬賜以返魂香納之身畔明旦詣寺開棺可冀重生人間再為夫婦李聞之不勝喜躍妍春方欲再詰巫忽蹶然起立曰我暫去汝等好為之苟不信我言則茫茫塵海永無相見之期矣詰旦生與妍春乘輿偕往甫至寺門住持尼淨因手捻念珠迎門相謂曰貴人今日履賤地非已知尊閫夫人重生佳耗乎茲在竹軒啜茗盍與温存

以解其惑昨夕更鼓三下忽有金甲天神自九霄下問李翰林妻柩可在東閣否今女巫謝珊珊已致其生魂來數當復活重結人間伉儷緣汝等可速啟棺緩則有咎逮入視則夫人已亭亭自東閣出嫣容媚態一如平時非邀神佑曷克臻此李急趨入則女方端坐觀書果不謬以事駭聽聞不敢告人商之妍春妍春願下之以姊妹稱至此方知前後事事皆女為之從中播弄也女先以重金啖女巫故其事不洩於外珊珊雖習巫覡術亦良家女尚未適人女勸生納之為簉室嬌蘭亦備箕帚列珊珊亦頗識字善於持籌握算出入稽覈不差纖毫嬌蘭善烹飪羹湯非經纖手親調者食之不甘生每日惟於二女詩詞唱和以文字自娛往往斟酌全篇推敲半字動至達旦不寐生輒顧而樂之以為雖南面王不易也自散館授編修後不復至京師嘗艤櫂金閶見一榜人女頗具姿致惑之挑與語亦不拒因微諷之欲娶作小星嚙臂為盟冀留與亂女曰貴人金屋所貯不少阿嬌鸞皇豈肯下配鴉雀哉茍始亂之而終棄之則我父非善良輩妾之性命必懸於君手矣與其為異時之怨偶不如作今日之無情生聆其言悚然改容歸告妍慧二人妍慧曰如但愜君意而不能當我兩人之心事亦弗諧也即呼其舟往遊虎邱與支硎上方諸山日夕流連頗與相稔榜人女名阿秀工目聽善眉語尤能先意承志二女大賞悅之遂以四百金攜之歸置之畫屏之列二女苦不育阿秀連舉三子具有異相人方謂將來能光大門楣者必三子也不意一月間長幼俱以痘殤二女謂生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當此時

誠稱極盛矣果有何修享此清福鄭州決口民庶流離盍亟捐輸以拯數萬生命生曰諾立畀八萬金觧至災區中男雖已染痘而平安無害或謂二女卓識出生上而慧仙之慧尤不可及

西湖麗人

繆艮泛湖偶記云丁未夏予泛棹西泠橋畔別舟坐麗人斜露背影於蓬窗外風鬟霧鬢恍如神女凌波予口占阮郎歸詞一闋微吟云衫羅廥玉映分明舟窗背影真風兒偏肯做人情吹來橋畔橫雲髻墮可憐生擬從湖口迎風兒不肯做人情阻儂舡一程韻隨風度麗人若有所聞含笑回眸而予舟已遠矣薄暮由南山歸舍舟而行過堤上寓樓紗窗半啟而麗人在焉予徘徊久之復吟最高樓詞云垂楊裏隱起最高樓雕欄曲綺窗幽碧霄乍看開金鏡珠簾卻好上銀鉤倚樓瞧瞧着我一回眸他初見人來微靠後他又見儂來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應知心事遥難達如傳眉語轉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吟已夕景蒼茫衆山如睡予懼城闉之隔踉蹌歸家感而成夢嘗譜高陽臺詞以紀之云皓月初升良宵大好愁人總在愁中靜掩雙扉倦眠孤枕朦朧誰家二十輕盈女喜孜孜慰我途窮最堪憐一握拏來三寸弓鞋依稀認得芳容似前曾相識今夕重逢喘息噓噓嬌聲怯怯惺忪瞧樓更鼓敲來急把佳期一霎成空儘無聊剔起殘燈聽吽幽蛩次日復至其處朱門晝掩閒其無人問鄰人知為姑蘇巨家寓此月餘今晨已還吳門矣悵然而返作唐

多令詞以寄意多少離別衷相思誰與同水程三百信難通曾記向人閒語處明月下隔簾櫳西子返吳中迴廊響屧空夜深獨立怨東風便令身輕如燕子飛不到館娃宮事隔三載未能去懷庚戌春偶步湖堤日將夕矣忽一小鬟招予曰家主人候久隨指前巷小門相與欵戶而入主人出即前所見之麗人也予頗錯愕麗人笑謂予曰君忘三年前一面緣耶向在湖湄辱君獎以新詞雖未能暢聆然微聞音韻知為此間才士本欲一圖良晤奈已定歸期遂爾相失因叩予姓氏麗人喜曰名下無虛士君往歲非館吳門某氏者耶君時作永遇樂詞有云叫破碧雲問天何苦令人若此淚灑西江和濤滾滾直下三千里又云二十四年大半消磨馬足車塵裏此詞流傳閨闥妾愛誦不去口謂蘇辛秦柳不是過也獨恨才子窮途佳人薄命往往同一浩歎耳予唯唯謝亦叩以姓氏堅不吐少頃黛臉微紅不勝怨慘低告曰妾愛才若渴不幸辱於袴紈前見君丈采眷戀已非一日適從窗隙窺見之感觸舊懷特命婢子奉攀清話已憎越禮安可再以姓氏告耶君如異日垂念但誌小字香卿可耳既而治酒予背誦高陽臺等詞麗人曰君詞褻矣然妾非無情者羅敷有夫使君亦應有婦妾與君為丈字交則可其他當結再生緣也予聞之肅然生敬酒半麗人以今夕之遇不可無詞以紀其事予調倚沁園春云小巷幽灣轉過溪橋輕叩朱門聽有人啟齒低聲問訊有人啟戶笑口懽迎尊酒相陪寒暄略叙看似無情卻有情真堪謝謝宵來好雨帮着留人今朝邀幸三生把往日相思一夕陳記你初見我蓮塘

銷夏我重逢你桃溪嬉春一日三秋離多會少情話依依天已明還堪恨恨此番別後依舊迷津麗人賦一斛珠詞云今宵歡聚綠窗下並肩兒語綾箋公譜相思句說不留情總被情牽住一刻千金空擲去他時重會知何處風吹斷鸘鷞羽悵恨風前還向東風訴復飲予三爵并以金條脫相贈揮淚而別

徐孃

繆艮徐孃自述詩記云徐鳳簫才女也偶爾懷春為吉士所誘往來情密懼小婢洩其事死之遂繫獄乃集古人詩句成十二首以自述其邂晤云綠窗無伴動春愁誰綰青驄涕滿樓不敢衆中明向我幾回擡眼又低頭井遇云銀瓶素綆汲井漿偷照紅妝玉井傍妾自含情只一笑暗擡星眼擲兒郎送領云暗香星頸細裁縫半幅紅綃意萬重妾自愛他針線好襟邊添朵繡芙蓉樓會云人來窗外月三更相識雖新有故情雲雨未諳心尚怯卿須憐我我憐卿贈珠云玉郎贈妾翠金環妾贈珍珠淚暗彈他日綠林能結子爭如三五月團圞計逃云溫柔何事獨稱鄉私約檀郎語短長弄玉願隨蕭史去為他人作嫁衣裳婢瞷云隔簾小婢笑梳頭窺得檀郎語不休恐怕春光多洩漏紅絲一縷鎖香喉妹逼云同胞頗不甚相推十二巫峰願已灰慢自作真呼阿母金蓮搥地走輕雷目刺云心火因君特地然拚教薄命委重泉分明燕剪梨花碎血淚染成紅杜鵑驗供云縣吏傳呼入巷門芳心此刻不堪論從頭說出風流話路上行人欲斷魂囚禁云析聲繚亂夢魂中月

照圖圖貌嘯風自恨身輕不如燕那能飛出禁牆東悔悟云薄命紅顏自古悲悔隨蝴蝶上南枝不堪回首妝臺月夜半無人私語時情真語至用古如自已出每一展玩歌泣隨之蓋惜其才尤不能不惜其為聰明所誤云

十八娘

趙古農十八娘傳十八娘者粵之美娘子也離姓父名枝或云出黃帝時離朱之後族類繁衍子孫多散處閩蜀南粵間粵位南離離為火得天地精華之氣為多故娘子之生佳麗莫匹獨行列最少因呼之為十八娘云相傳其母常夢流星入懷有感而孕及產芳香滿室秀色斕斑比長顏如渥丹中含雪膚性復甘潤腰細而長好著紅羅衣夏時與其凡曰側生好居深灣嬉游於綠陰樹下貌甚俏艷妝照水人望見之涎為之垂曰何美而艷也有宋端明學士蘇公子瞻謫宦游粵見丰姿林立星布纍纍驚歎願作嶺南人為臭味交人謂之曰學士特未覩十八娘耳學士因贈以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蓋娘子實錄也而蔡氏君謨又為離氏作譜牒叙支派甚詳如陳紫宋香方紅江綠丁香子輩皆其族許字於人者也先是南越武王佗備物以獻高帝鮫人而外離氏女與焉北方有離氏自此始至武帝破南越擒離氏女歸上林院作扶荔宮貯之顧北土地寒非土著鮮不變者遷地弗良不特橘踰淮北為枳也迨永元中帝聞南海有離氏美人容色殊絕詔下選馬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入宮

人苦勞役臨武長唐羌上書力陳有玩人喪德好色不如好德之論上可其奏詔遂寢厥後數傳至娘子唐開元間楊氏玉環稔知離氏支派尚繁於粤又以曲江張公在禁中西掖嘗盛稱之作賦揚詡其實玉環思得一見為快爰遣使飛騎迎入見則為笑杜牧所以有一騎紅塵之詠也時適長生殿新曲譜成會娘子進遂以名其曲因召見娘子於沈香亭勅宮人扶持之為其好衣紫也賜緋衣一襲由是寵愛日深波及子若弟有賜狀元者游升至一品者更或入為尚書出為將軍者皆以娘子之貴貴之而娘子仍不欲以紅粉取憐於人惟日侍宫奴名旁挺者出入宮闈自署為絳衣仙子一日忽尸解去若蟬蛻然宮人竟不知其所之云

贊曰十八娘豈真離朱子苗裔耶不然何生長於南者猶以火德著也彼離者麗也艷麗之至而爭妍於顔色間且再索而得女離之謂乎宜其取悦於人也夫為尤物足以移人信哉

舟中女子

右台仙館筆記云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艷來橈去楫一瞬即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朶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

呂不知敬君事悃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幀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即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為君作蹇脩竟宛轉媒合之一時以為佳話

秦娘

右台仙館筆記云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為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愒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為假母謀曰凡為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為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為汝覓佳壻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

字晉郎泰晉自宜為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愠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涔涔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為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為風塵中人苟遣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為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為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强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為客狀啟戶逕出大駡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强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冤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産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

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凡盤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楚川平叙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遥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詑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為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為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為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為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為作秦晉配傳奇

臨平姚美人

右台仙館筆記云余外家臨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婦於吾外王父為尊屬余不及見矣傳聞其生前姣孋無雙且雙趾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綫插髻上幫帛垂耳後纔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良於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今臨平有地曰美人埭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恒與其姑立而誶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死

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磎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曰凡縊死者下有遺魄不掘出且為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幼時曾過其家家尚溫飽亂後復訪之則無一人矣有字蓉齋者於余為舅氏為賊掠去不知所終嗟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孫之克昌則是無天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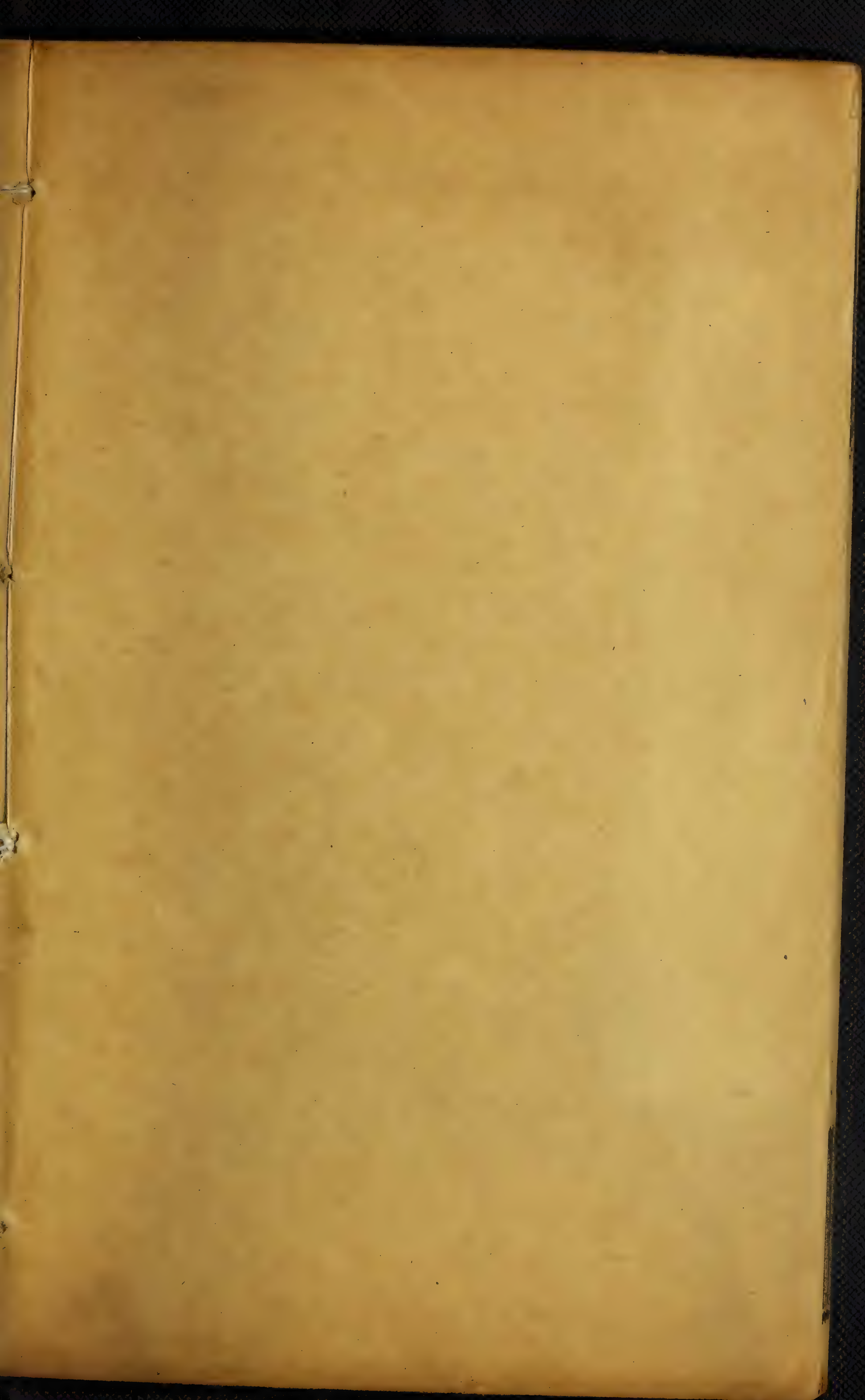
閩城女郎

太曼生傳云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吉州還閩僦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于委巷屋只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疏花柳間植有濠濮間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鬟導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逡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且聞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迴眸轉盼百倍撩人生自是神魂飛越讀書之念頓灰越旬餘復于園內遇向者雙鬟因殷勤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鬟曰女郎時手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能為一達乎鬟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某當為作寄詩郵耳生遂賦一絕云春時花事鬪芳菲萬綠叢中見茜衣自媿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聯翩展畫衣自媿一雙蓮步濶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槐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攜書于別業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倍相狎昵因贈生玉玦半規紫羅囊一枚生

賦詩云數聲殘漏滿簾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剖贈半規蒼玉玦分將百合紫羅囊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裏粧一枕遊仙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采女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倚恨隔墻空聽讀書聲踰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永絕焉然詩札往來歲猶一二至越數歲生舉賓薦戒行有日女寄書以通殷勤生賦柳梢青一闋別之鶯語聲呑蛾眉黛蹙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閨夜永月滿離樽羅衣空濕啼痕腸斷處秋風暮猨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温存後隔數歲女因念生得瘵疾臥床日久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僞託為醫以診脉進女見生揮涕如永訣狀遂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慟而卒生哭之以詩曰玉殞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蛺蝶花樓下記刺鴛鴦繡幕前祗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烟紅顔皓齒歸黄土脉脉空尋再世緣不數日而生亦卒詩若為之讖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終





十一 妓女上

第二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妓女（上）

二・五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一上目錄

妓女

非煙
柳枝娘
頓子真
蘇小小
嬌陳
徐蘭
李師師
宋時官妓
蘇州虎邱妓船
巫娥月妹
李香君
高三
沈素瓊
梁昭
李蓮
朱素

尹春
李十娘
葛嫩
李大娘
顧眉生
董小宛
卞玉京
卞敏
頓文
馬嬌
顧喜
王月
王節
寇湄
宋蕙湘
燕順

二湯
朱大
銀兒
愛兒
董三
張玉秀
郭心兒
徐九
唐小
謝楚楚
許壽子
王二
湯四
陳小
周四
方琁

金玉琴蘭珍附
文心
蔣玉珍
王稱蘭
王瑞蘭
王小蘭
侯雙齡
高蘇林
張繡琴
張杏林
于三
宮露香
周翠齡
許畹香
楊枝
王寶珠



妓女

李娃

丹谿鈞徒編

唐白行簡李娃傳云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竹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畧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餘月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者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荅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悦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即

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税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興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為厮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

如響將致薦酬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間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走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官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笑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

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証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轝威嚴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為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

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而歸豎閒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凛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楚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温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一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類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絶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絶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

道天性也使其情絶殺而棄之又因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既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聽身當與此子别卜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温凊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上思寂慮黙想曩昔之藝業可温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覽賅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袵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方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某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儁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縭鼎族以奉烝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

子若棄我當自刭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鷰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兄弟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有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楊娼

唐房千里楊娼傳云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五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倡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

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德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易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計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辜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

章臺柳

唐許堯佐章臺柳傳云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為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問候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

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也李生素重翊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生坐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閒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俟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吒沙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

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吒沙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候忽而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吒沙利恩寵殊等翃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翃久列參伍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恐撓法憑持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楚兒

唐孫棨北里志云楚兒字潤娘素為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

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為人異常兇惡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瞻時為補衮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伴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秖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令則無矣蓋恐嚇之辭）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顏令賓

北里志云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再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即呈之

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駞駞使唱駞駞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麞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駞駞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駞駞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為恥遽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金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王團兒

北里志云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徽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

髀上為山所見（名就今字哀求近曰小求寀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三郎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瀍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彩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為稱愜持詩於窗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鬬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處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翼日詰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

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箋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為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為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徧通反甲反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敬瑄二縗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為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為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為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張住住

北里志云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為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為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既而小鳳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為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

我不已骨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十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足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遮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悞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荍（音趙）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脚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王蘇蘇

北里志云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

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

俞洛真

北里志云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繼冒其季父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為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令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勝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朞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為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表仁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詩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瀚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選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

聳然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乃遂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眞讖詞也

曹娥秀

元黄雪簑青樓集云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絶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内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

青樓集云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踈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郭二姐

青樓集云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為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温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

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樊事真

青樓集云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為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為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為雜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於世

王巧兒

青樓集云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巧兒曰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構忽剌罕赤闌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非烟

宋張君房麗情集云咸通中武公妓也善擊甌其隣趙象窺見因門媪以玉葉牋題詩寄之非烟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花牋贈象以通其意

柳枝娘

麗情集云洛中里孃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頓子真

吳從先頓子真傳云頓子真名淑行五秦淮女子時秦淮頓氏典教坊故多女子充樂部脂粉剩水可膩桃葉之波錦隊花間五色重影焉觀樂者多物色小五名遂獨豔然素心自照不願以色事人惟寤寐才士曰長沙妓遇少游不難以身殉也相士二年而得鄒生謂鄒生爲定情矣謀贖蛾眉自以金藉鄒固浪於錦琵琶隊中貽知已羞致教坊辱子真者不置反而求之不得於心乃以死償遂投之池閣以自溺聞者憐而弔之

蘇小小

清梁紹壬蘇小小考云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塘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俸祿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爲二分一以與弟

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為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為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匹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多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塘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塘門邊去西泠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蘇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塘之墓為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嬌陳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氏奕葉貴盛睦州刺史諱齊物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為

士子所奔走睦州君悅焉嬌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即奉事終身蓋戲之耳翌日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門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元宗聞嬌陳名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不可絕也許其歸嬌陳以風塵中人為貴游家妾而不貪妃嬙之位涕泣辭歸亦可謂賢矣

徐蘭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為三吳之冠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

李師師

李師師外傳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為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為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亦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為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為佛弟子者俗呼為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娼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既即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為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

中粉飾為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園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為狹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為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為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翌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為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脩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簽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為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湢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為徙倚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艷服新浴方罷嬌艷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為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

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强之乃遷至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為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閒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漫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為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急披帷出姥聞亦起為進杏酥飲棗糕餺飥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為者姥笑曰兒强項可令御史裡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啼泣泣謂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蚹琴蛇蚹琴者琴古而漆黷則有紋如蛇之蚹蓋大內珍藏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粧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為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勿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欄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宣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為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為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為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蚹琴為弄梅花三

疊帝御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肴饌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尚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令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賜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暖雪燈芳苡燈大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杯琥珀杯琉璃杯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餅飥寒具銀餤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頷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欲出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溪鳳咮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溪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為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出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為之屏跡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鬮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簟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

條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彩流蘇冰蠶神錦被却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粧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為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游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啟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為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闥懶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為蹤跡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寵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為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為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汍瀾也

張端貴耳集云道君北狩在五國城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年行李師

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尹京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裡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宋時官妓

元徐大焯燼餘錄云朱三官者周二娘之女故世家也宋末沒入官故事官妓歲選十人各給身資十千五年期滿歸原寮本官攜去者再給二十千軍妓以句闌妓輪值之歲各人值一月後多斂資給吏胥購代者於是軍伍掠婦女誣為盜眷官司錄罪孥及於良家

婦之候理者固有宋第一粃政二聖北狩始議革除按宋時官妓名家詩集中往往有之不知當時之爲虐至此也

燼餘錄又載一事云道君晚年得茯苓千枚於宮樹下皆成人形北狩後宮親戚貴編管家奴軍妓外后妃等千三百人皇子等二十人肉袒於廣門外披羊裘及腰縶二氈條於手二聖引入幔殿行牽羊禮宣赦肆赦二聖受爵服出有頃出鄭朱二后歸第已胡服出婦女千人賜禁近猶肉袒髮鬅賜苓羣貴情景見普天同憤錄后妃之貴至於袒露人前或亦粃政之報乎普天同憤錄乃宋人李茂菀著其孫美臣又集金人亡國事作普天洩憤錄二書亦有國者之殷鑒也

明時籍婦女入教坊更虐於宋之官妓明内臣王永章載莊烈帝諭袁妃云我朝以大臣子女罰入教坊究是虐政旦夕賊至汝等將奈何又載三月十八日投闖内監杜勳申之秀入見出偽書云大順皇帝諭限十九日子時以前具表投降以公主及張后等十九人照單一一獻出須知天道循環洪武待順帝宮眷何等淫毒永樂待忠臣眷屬何等慘傷事有成例爾當平心嗚呼出爾反爾一至於此亦可鑒矣

蘇州虎邱妓船

元徐大焯燼餘錄云鼎革後城鄉編設甲主孥人妻女有志者自裁不幸有舅姑兒女牽繫欲求兩全者竟出下策爲舟妓以舟人不設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虎邱桃隝之間遂

多名姝皆良家子耳曹大娘為某縣令妻沈二娘為某牧伯妻沈德齡著小蠡湖水調歌虎邱游春詞詳記之

又載一條云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不知凡幾金芸樓室人周氏花燭之夕甲主踞之周以熨斗破其腦亦自經芸樓懼禍縊其旁越三年五月五日聯合省郡同殲甲主按元初甲主之虐至於如此然其始也一人而享二十家之奉固為甚優其繼也以二十家而殺一人又為甚易矣

燼餘錄又載一事云楊柳隄北舊有徐家祠鼎革後有達官奉母攜眷避甲主之患榜於門曰孤竹院倩一僧持香火以令甲惟娼優隸卒僧道尼丐不隸甲下也事洩全家皆披薙不數月又下搜禁僧尼同居之令密捕遽至全家沈於井蓋其始猶可避於僧尼及禁僧尼同居則眷屬不得同居止可以死矣亦甲主之為虐也

元政之虐至此明代婦女發教坊亦酷政也乃又有二事明無名氏櫟社瑣記云自太祖定制杖皆臀受雖婦女亦以臀受杖犯姦婦女又沿元代去衣之例裸而杖之民間親串家往往以口角細故積久成仇巧搆疑似之言證成中冓之事賄屬問官逮其婦女而裸杖之先期傳召親友麕集公廷名曰看打又重賂伍伯百端淩辱有掘芋蒡挖荸薺剖葫蘆剝菱角諸名目又或官未升堂先去其袴名曰晾臀又或杖畢不令著袴即曳出大門名曰賣肉於是轉展報復尤而加甚婦女不勝其辱多有死者又凡罪人妻女逮赴公廷

有跣足過堂之例傳集諸婦女繫於桎梏閒褫裙褰袴使露其股乃舉其足而跣之藕覆蓮鉤拋擲滿地任人拾取傳觀市上或自朝自暮官不坐堂則明日又如之過堂之後又命示衆一日仍繫桎梏閒無賴子弟撫摩把玩以為笑樂亦多有死者聞胡宗憲妻女亦嘗受此辱云按此等虐政為人類所不堪受附記於虎邱妓船之後

巫娥月妹

清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壻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昕夕歌舞四人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詠荷云好趁春晴著意栽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云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餘詞不備錄酒地花天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閽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閽者納之賈即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飛騰賈率多人毀門而進攘攘中將四人負出返之於其寓賈函告某公公遂致書於四人折之得詞三首云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

堂望子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四人得詞遂歸

李香君

侯宗李姬傳云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

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高三

寓圃雜記云高三者京師娼女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搆誅以土木之變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若累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旣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縫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沈素瓊

天香談藪云明崇正中揚州名妓沈隱字素瓊偕母遊西湖卜居於樓外樓樓本宋人所建歌舞舊地也嘗語人曰但得一眞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一日尋蘇墓見西冷橋上一才子獨坐縱飲狂歌自得訊之爲新安夏子龍也負才使氣傲岸不覊瓊竟歸之夏故揮霍家赤貧瓊甘焉未幾夏以痛飲傷肺卒瓊視斂盡哀遂盛妝飾自序平生詩稿題曰幽憤言復成絕命詞三首以紅絲自經於柩旁余友鈕滄亭賦念奴嬌詞弔之曰凭高長嘯喚起耐雪梅魂酹他紅友檻外奇峰留古色一任癡雲浪走青眼杯邊白頭字裡月淈章台柳秋風太慘花銷並蒂香藕不堪破鏡尋鸞縞衣拭淚仍是描蛾手三尺紅絲知我意

綰住黃壚佳耦野塚雙鴛遥天孫鶴環珮西湖口問今歌舞還學得素瓊否余讀之有感爰題二絕於其端曰烟月蕭蕭罥柳枝錢塘還記舊遊時怨紅愁綠情誰寄却見西湖輓玉詞懷古無端有淚飄青蛾化土不堪招南屏鐘響風篁和欲醒芳魂在六橋

梁昭

十美詞云紀梁昭吳門妓也姿色絕麗酒微酣兩頰紅暈望之如桃花士女時吳門有徐六度曲俞愛之撥阮汪君品玉簫管伍吹管子為歌壇絕頂昭師事徐六學度曲不逾年精妙反過於徐諸樂中惟管子合曲最和協而管伍之管其細如縷昭動口簫管稍低於肉聽之若只知有肉而不知有簫管也者而簫管精蘊暗行於肉之中偷聲換字令聽者魂消意盡虎邱中秋夜勝會畢集若昭等不來皆以此夕為虛度後適一錢姓者錢以事繫獄將死昭殉身以報投繯於尼庵時人皆稱其烈焉荳蔻衣香芙蓉笑譜小立春風門巷蜻蜓碧淺魚子紅深可體縠紋三兩戶外亂擁雕輪陪宴蘭臯繫舟湖上把瓊簫漫品錦箏微撥遏雲聲響　還自結顧曲周郎哀絲豪竹心力盡消歌唱誰知燕燕不信鶯鶯烈骨竟藏鴛帳思守藁砧又因金谷摧殘墜樓悲壯女丈夫櫬在吳門堪與要離同葬惜餘春慢

李蓮

十美詞云紀李蓮吳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客常以小札招

呂湘烟及余至其家蓮靚粧艷服迎坐小軒設餚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絃索唱西廂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瀏亮嫣憐惜不使之畢而蓮不顧也是歲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減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淚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憊也今則不能矣請君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闋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湘烟賻之甚厚至今言及猶悵悵云鴛樹凝愁珠樓墮影慘慘啼紅幽夢扇冷桃花把香車誰控掩坊曲常自瓊梳懶掠粉椀梅鈿膠凍單鵠離鸞語此生休弄　憶芳筵曾受憐憐重扶衰體笑解春風鞋勉強撥施搊箏苦霜飈吹送葬西阮近在真娘塚簫聲斷零落歌紈鳳問誰念小玉情真賦招魂是宋 拜星月慢

朱素

十美詞絕云朱素者北濠名妓也色調稱絕好酒然不遇知心不飲也余常結俠友數人為連夜飲時有張孟恭劉默生呂湘烟陸森玉等而素亦與焉素愛惠山雪酒每飲必瓷罎屢易坐客或有倦睡受罰者而素卓然無倦容後隨嫣至杭有李生往天竺遇素於湖心亭素款李生至家備詢余等數人李生歸述蓋不勝欷噓云鮫宮一縷冰絲影亭亭幻成嬌倩梨夢方縈梅粧初洗迎入宜春歌院相逢未晚正茂苑新鶯白隄清管羯鼓催樽竹林頹玉笑稽阮　雙紅豪思誰比酒壇臨未久離袂旋判南內雲痕西湖雨蹟暗把吳

綃偷梁零箏斷扇念影伴無多壁沉珠掩欲賦閒愁未吟先意懶 齊天樂

摘録余淡心板橋雜記

尹春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温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障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塲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荊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泪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為葺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强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咲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

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訌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已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歛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兒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晳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泰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

葛嫩字蕋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畧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

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為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卧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温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篤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闤闠仍以教女娃歌舞

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孃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潸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孃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隣壁

顧眉生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東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塡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誆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顧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

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 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巵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為人妖後龔竟以顧為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小宛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

經其户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黄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絶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宫尹十絶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粧樓盡室蒼黄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玉京

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丘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黄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

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卞敏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赬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屨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游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沒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頓文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為健兒傖父所陁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顦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鵑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

比憐兩相慕悦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遘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呼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馬嬌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沒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硏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咲語為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弘光帝自為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鋮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

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閒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鞮汗山入陿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王月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並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飭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治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帨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嵩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

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卧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咲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宋蕙湘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眠今

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為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詈不止兵竟刃之

以上板橋雜記

節録珠泉士居續板橋雜記

二湯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赬唇乍見者如一對壁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為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

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尚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傖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為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鬒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齲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遂初既賦寄興掃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於銀鐙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甯時一過從瀹茗清談目為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迴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為業余聞之嘆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為然

銀兒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温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顧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從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鉤月洗盡

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嫗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為傖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佽助並糾同志為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為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颻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為誦家梅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遂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愛兒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於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闤闠幽深脩然絕俗有傖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

服盈筒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與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强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曰董大眼光如醉次曰董二姿亦白晳然以視三姬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甯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幗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之為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槖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盡傾箱籠長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眦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聞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

所為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為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爾閻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惜未及聆之其繼妹曰張二弱質纖姸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纔十一白晳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觀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心兒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脅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諸姬以蘇帮為文揚幫為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為維揚諸姬之冠都人士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赶熱郎未易得覯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李子影生甚與善嘗為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饒桐光漱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戟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顴韡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徐九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臙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為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薔長於姬而姱容修態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楚楚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囀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許壽子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為業而

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如是者有年既而生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繼姬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為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為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王二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房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為之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甯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笑而詰之姬面發赬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越妙合自然洵美材也

湯四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豐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為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靨輔間數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峨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蓓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秃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之魁首也

周四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曰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姐官字瑟瑟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姗來江陰人吳雙福張大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巖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嫮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

以上續板橋雜記

節録珠泉居士雪鴻小記

方璇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為金陵女伶余於辰秋曾相識於王氏

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琁字曰姍來於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嫣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閤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緑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仙吏為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傖父使酒駡座意將逮辱姍來緑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髻束雙彎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緑也為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於新月澹於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浼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闔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

王瓏

王瓏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值瓏將赴某鉅公招華粧炫服怱怱就道閱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蕖妙在絕去彫飾耳於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讌余於薄醉浼其輕歌瓏力疾為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斂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淄轉如鸝音入耳闃聲對影令人真箇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騅夙駕蕡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

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瓏以稚齒韶顏猶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黃綠筠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二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為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頬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匜因格於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為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為妾丞素漁於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悻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痾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刼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莫天福夫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恝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於安宜問遺不絕嘗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姸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日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閏夏遽賦玉樓鴛盟未諧鵬飛何亟吾為杏浦傷並為綠筠痛矣附錄研香詩誌人琴之悼且以詒好事者詩云青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刼

明珠一粒委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泰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如兒箱琅玕一片總淩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妬花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鴟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顧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為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於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即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為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掬花人也未幾間

緑筠為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尚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㦂論及之心㦂又為之悶悶者累日　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賞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為王三童養媳虐於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癸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竚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即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顰蛾斂黛湘裙微蹴蓮鉤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晌凝眸金尊奉鶯啼嚦嚦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況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為花憂余亦日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鉤低徊索笑相識尚含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小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門相思

此後何處采忘憂對酒高歌慷當以慨慶為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為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為慶兒幸也

楊大

楊大蘇州人籍甚聲名甲於北里向為鹺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讌遊不復握雲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隗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儵然絕俗落落大方當為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污顏即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笋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薌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為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蘇高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頎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閱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豔名相埒今竝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於時不至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既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以上鴻雪小記

節錄秦淮畫舫錄

金袖珠

袖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迺伶仃依外家以居嫻靜不多言余評為花中水仙殆非過譽裝束甫畢即攤卷相對而修眉慘綠恒覺楚楚可憐蓋促迫尚無嘉耦也今年春自瓦梁來賃居棘院前倚雲閣中一角紅闌湘簾高捲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偕棟塘過訪值其赴讌他所遲之迓久甫得一晤翌日即裁鳳紙作簪花小楷遣鴉鬟來假余紅樓夢説部去玉皇前殿掌書仙殆又姬之謂夫　姬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海棠柳絮諸詩詞皆一一背誦如流與吳中高玉英校書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書中真假二字兩

姬其皆會心人耶抑皆箇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菴前亦高豔名時論以為玉屏風也

吳喜齡

吳喜齡字藕香生與招齡同里舊有葭莩親故亦同院往來遊者知有絕不知有吳也吳後以不合去即陶三春故宅別營軒檻未半年聲稱藉甚幾駸駸度驊騮前矣石船子工傳神余向避暑飛雲閣時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丐題清妍澹雅姿致超羣經過趙李者當不數數覯某公子與有茂陵之約事垂成忽捨之去適南州司馬江上行春酒次偶值之遂以扁舟載入五湖唯鍾情人迺能享此豔品彼趕熱郎直襪襪耳

吳玉齡

玉齡行三小字叩兒曾乞字於抑山抑山字之曰綠波吳巧齡喜齡妹也年十五六風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來雜遝姬甚厭苦之頃即藕香故宅建閣曰蔻香一息樂諳霧笠諸君游讌極數曾與再過其地姬豪於飲而以拇戰自負樂諳霧笠皆歛手稱弟子焉

劉二姊

劉壽兒燕趙閒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偕所天來金陵寓烟柳湖邊年十六皮媚色稱如漢殿春柳飄曳隨風而細骨琤琮直可為掌上之舞向在伊園席上觀其捧觴侑客

釗繫釵飛當之者莫不魂與延盈盈禁臠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豈真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聲價耳便松太守劇為所感約搆金屋貯之壽兒似亦心許既太守入都注選入籍往還無多日壽兒已琵琶別抱不復待五馬來游已

王翹雲

王翹雲行二金陵人余輯畫舫錄以其久飲香名與秋影春痕豔雪等相埒擬不贅入適紫珊自棠邑寄桃花畫幛索題蓋其與翹雲初晤時翹雲嚙舌血於素絹上以矢其誠因屬松壺道人衍李香於侯生故事添綴枝葉而成者頻伽小雲蘭邨海樹湘眉竹士諸君皆為塡詞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雲亦與彩雲俱化竹士頻伽蘭邨海樹又各散處一方名士美人淪落同慨余既為製小調并述其槪以為風月佳話且補紀翹雲佚事之缺

陸綺琴

陸綺琴名桐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樓在丁官營內其父本梨園老教習探親過白門遂家焉綺琴早揳宮商妙嫻絲竹雖豐容盛鬋微礙妝花而雅度勝蘭令人浮躁之氣胥斂龍眠山人授以畫蘭心訣甫越宿即能規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聞依一木客徙居細柳弄中春波樓已易為客寓每值打槳過之輒為惘惘

陸朝霞

朝霞為綺琴女弟蛾眉漫睩纖弱如也嘗買畫舫邀蕖賓鄞樓載遊桐灣桃渡間朝霞撥四條弦歌蓮弄數闋蕖賓復倚洞簫和之東船西舫莫不停橈悄聽藝也而進乎神矣歸午山司馬後芳訊遂杳

金玉琴 蘭珍附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蘇人年約十四五手致不如袖珠而嫺雅幾與相敵偕容酬對時有腼腆意無機詐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誑之余訪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迓曲意周旋溫其可匊令人留連不肯去蘭珍貌亦娟好年又小於玉琴與同鄉里凡有酒宴則依依附下丫角嫣然

文心

文心字馨玉生長綠楊城郭年約十八九本良家妾蕩子行不歸逾三年先其父母來吾鄉投其戚某戚又轉徙他郡不得已遂賃水榭結鳳窩馬體纖細而靜婉工於酬酢往來者莫之或迕紫卿太史向有盟約緣其二老伶仃尚未畫鴛鴦諾也

蔣玉珍

玉珍蔣九女也號襲香同居文心家手姿濯濯向人鄰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靈敏工小調近有新腔號三十六心者當筵一奏令人魂魄飛越湘夫云玉珍據全身之勝尤在裙下雙鉤曾見其珊珊微步恍坐吳宮響屧廊聽弓弓點屐聲也年甫破瓜魁為米商偷入

桃源卒至訟作株連幾於不免殆矣

王稱蘭

王稱蘭年十五小字愛卿亦瑞蘭妹也雛鶯么鳳不屑作時世妝見人輙俯首弄帶嬌婉可憐平山太守碭山令尹前後委重聘為在東之請故其書懷詩云青鳥憑他自往還紅窗幽怨一齊删儂家自愛江南好羞説平山與碭山意旨分明已

王瑞蘭

王瑞蘭行七肌理瑩潔玉光無瑕不必斤斤修飾而眉睫間時流雅韻吾友再芝有仲容之姣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範卒不允也後見伶人張桂華演玉簪茶絮齣極纏綿之致姬謂張作齣且然儻偕真伉儷必非如李十郎鮮克有終者適買小蜻蜓親赴蘇臺晤張之大婦闗説定仍返金陵就桂華於家其母頗詬誶姬固始終安之所居伴竹軒側枕城闉縹紗半掩瀟灑無點塵時或偕其妹小蘭凭闌倦立望見者疑在湘臯雒浦間也七夕生云姬先與筠如公子一見傾心雙盟囓臂姬偶小恙公子為之稱藥量水瑣屑躬親姬亦感感之迨公子隨宦他徙戒途不發為姬作平原之留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畫梨花滿地不閑門圖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載而姬已許歸桂華嗟乎駿牛癡女河漢相望千古鍾情人可勝浩歎不謂才逢簫史又拍洪厓如姬其人者夫亦太褊急已是則青樓薄倖之名在梟梟亭亭且自不少甯獨責之平安杜書記哉

王小蘭

瑞蘭第八妹曰小蘭琅邪多才幾有盌脫之譽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聞而憐之為製豔秋詞三十闋風懷露約半屬寓言耳姬吐屬極風雅一日姬妹稱蘭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門請入稱蘭不即譍姬適過之曰此為十扣柴扉九不開也稱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

侯雙齡

侯姬雙齡吳人住祁望街廊上初來余家遂園時才十三四曳茜紅蝴蝶履禿襟窄袞辮髮黝然如漆亭亭嫋嫋誠哉既含睇兮又宜笑也後一年再見於春波樓倏已頎身玉立與里中施郎善施固小經紀亦傾心於姬而假母方以姬為錢樹子迫施之囊橐垂罄假母更無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飲回忽咆哮若中毒狀家人方馳赴姬處詢之乃姬亦玉碎花殘香魂如屬縷已蓋姬與郎計事終難諧秘謀飲酖同就地下為連理枝耳事聞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詩詞弔之者如東笥錢塘袁蘭村作鴆媒曲一篇最為悱惻動人

高舜林

高舜林字韻香桂子之嫂也眉目雙彎梨渦淺注極婉媚可憐之致初為高氏大婦頗欲香名余嘗偕綺江小蓮石生醉後過之一二語後舜林獨向余昵昵敘家常不輟余劇賞其真時玉堂令尹編秦淮花略徵美於余余方首舉舜林屬為佳傳乃未幾而不安於室

失身非偶噫嘻既作沾泥之絮復為落溷之花如𦮼林者亦可悲也夫

張繡琴

張芳林名繡琴行二居水閣東瞳泥秋水面逗春風嬝嬝動人性復温順雖激之不稍迕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與四松堂楊寶霞同往往返吳江澌水間葳蕤自守不易見客歲之庚午梅農自武林來值姬於白雲水榭兩情繾綣匝月勾留繪有伴梅小影七夕生與姬省識為題清平樂一闋於上嗣梅龍北去後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尋香生計甲戌之冬七夕生於役邗溝復於一枝草堂與姬邂逅雖鬟髮髻鬢軃笑依然而眉睫之間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訴前事不休姬蓋篤於情而深於舊者

張杏林

張杏林通州人小集杏兒繡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頗有餘色豐而姣如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生小抱潔癖起居均極精雅卧闥傍小軒軒外僅三弓地荔牆苔甃蒔秋海棠數十百本花時娟娟弄影弱不勝嬌姬凝妝對之若有所悟近尤酷愛杜鵑花選名瓷庋高架五色俱備爛若霞錦為文酒之會者借酌其間真如雲想衣裳花想容已

于三

于三逸其名字以行行如臯人或云即吾郡人居鈔庫街南年已幾及李隗而雋不傷雅姿度嫣然秋崖嘗與之遊余卒未之識及秋崖病肺癰於寓所輾轉牀笫予往慰問僮僕

皆散去姬獨肩輿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汙穢之役靡不躬親盡瘁秋崖終不起殯之日姬慟哭失聲盡典釵珥資其喪事且為安櫬於水西庵中俟其眷屬來迎交昇而後去噫今之居青樓者所斤斤為阿堵物稍或不給遽加白眼欲求貌為真摯已不可得而况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篤行豈第可風若輩中人即鬚眉而丈夫者忝然講友誼矜氣節一旦臨大事依違不決若將浼焉不知凡幾矣

宮露香

露香雨香同居聽春樓中玉樹交枝瓊花並蒂鈿車寶馬如水如雲錦𨗴太守之兄某一見露香即為傾注未匝月即有帷幕之徵出蓮花於青泥某亦豪矣哉露香小字阿金本姓禹宮蓋從其假母也

周翠齡

周翠齡行三茂苑人居鈔庫街與方翠齡同時色藝更出方上每於被酒後放誕風流能令當者心醉東鄰空谷生為其破產以博一歡姬謂花場留戀彈指皆非虛牝黃金擲之何益君其早自為計乎百計勸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鬱夭年二十一

許畹香

許畹香行一元和人住貢院旁余初見七夕生贈姬詩謂是龐士元稱引人才或過其分繼晤姬於畫舫貌旣明秀性且溫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墨且喜譚說古事

凡吾鄉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餘酒次或舉以難客腹儉者輒瞠目不能對

楊枝

楊枝行一招齡義姊即依招齡以居年才及笄而手韻天成橫波一翦偶爾傳觴奏技亦不減阿姊風流也橋西太史未脫白時深為激賞辛酉天中邀余輩買畫舫挾姬為水嬉太史酒酣親解繡巾繫姬腰際切切作湖州後約姬亦展轉向之廼未三載太史果從蓬閬遊歸而姬已鳳泊鸞漂不知所往吁是豈尋春之獨遲哉抑狂風作劇無從覓殷紅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鄞樓皆譜楊枝詞紀事他日當甄而録之

王寶珠

王寶珠住姚家衖旁余初不之識子白招遊畫舫適一皂攜寶珠亦來河上遂得相晤年約十五六聽其語音似是同鄉人貌頗妖冶而探喉發響絕不類其人座客咸惜之樂語獨為注意即席因有獲此懷中寶真同掌上珠之詠

陸茗玉

茗玉為陸氏養女亦不詳其何處人居鷲峯寺前曲衖中姿態嫵媚脉脉盈盈余曾偕子山一皂往訪之姬方酒後坐簾角下懨懨斂息如不勝慵惰者詗知余與七夕生善即移席詢其蹤跡不已七夕生時返吳中姬并屬余作書致之

萬袖春

萬柚春上元人行八住飲虹橋西門臨大槐樹豐肌卓雪笑靨盈盈蘭坪暱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啗其兄購為小星姬殊不欲後蘭坪觀劇岳廟姬來進香油壁乍逢依依眉語意其猶有觖望耶惜崑崙奴無繇覓得郭家紅綃兒猝難致之

陳小鳳

陳小鳳年十四余為字曰文香居板橋頭吳下臨邨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雲伯孝廉嘗主其家極孌之余輩偶作畫舫遊必載與俱憶客夏招同湘亭雲伯鄰樓珊青諸君逭暑河上小鳳亦在座雲伯大醉時已紞如三鼓天且微雨雲伯喃喃強欲送小鳳去而山公方倒著接䍦勢不能行踟蹰間珊青遽褫衣以背負小鳳至其家吁僂指往遊三週鷓蟀雲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雉皋余與湘亭鄰樓尚戀戀雞肋小鳳昔之垂髫者今迺及笄矣年光如女樹可勝嘆哉小鳳工串生旦劇向在綠園見其演跌包甚佳

張寶芬 張蘭英附

張寶芬字韻仙本邑人或云刋江人住貢院前吳蔻香故宅年十九面圓而腴星眸四射余初與姬晤叩其姓字年齒殷殷作答甚覺篤實可親宜其偕素蘭蘅香並騰芳譽也蘭英一名蘭官與韻仙同姓亦同居絓索姿貌不出韻仙右先曾主曹鳳家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為秋水養女柔姿皓質氣宇清醇善飲酒而不醉雖百榼不辭與添

石生為齠齔交互相慕悅誓必相從生固鍾情者而世家子決無於平康下玉鏡臺事遂滯良媒姬由是無俚且失意於家人鐫譙四至某掾吳中薄俗兒也秋水利其貲竟以姬歸之姬即甚不欲而幸是得脫孽海亦竟拂衣去異日生過掾門外姬適窺見密遣雛鬟招之入握手訴別後事彼此哽噎不能出聲生歸後為之惆悵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裹足花塲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諸豔向推湯氏壓畨花自後代興有人而班行秀出者無過倚霞為壓畨花內姪女飲量豪放嫻於觴政每值嘉夜既挾蘭芷薦芳送客留髡幾不知何者為白雲鄉也添石生云倚霞雖在烟花而秀朗有方家局度其被摩登伽攝入婬席者屢已終以不負桂音故不及亂可為膩友觀耳

馬蘭姿

馬蘭姿與桂音倚霞為左右鄰筑田謂其貌豐容而莊姝傾心於某公子擬歸之其家不之允姬乃藉他事鳴之官遂脫身去竟歸某公子荆釵裙布處之晏如亦衆中之皎皎者

馬喜姿　貴姿

馬喜姿字次湘姣麗而善病自其姊蘭姿適人後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紅窗子夜殆又踵蘭姿而鵲起矣妹貴姿貌亦端好嘗來倉山壽芝亟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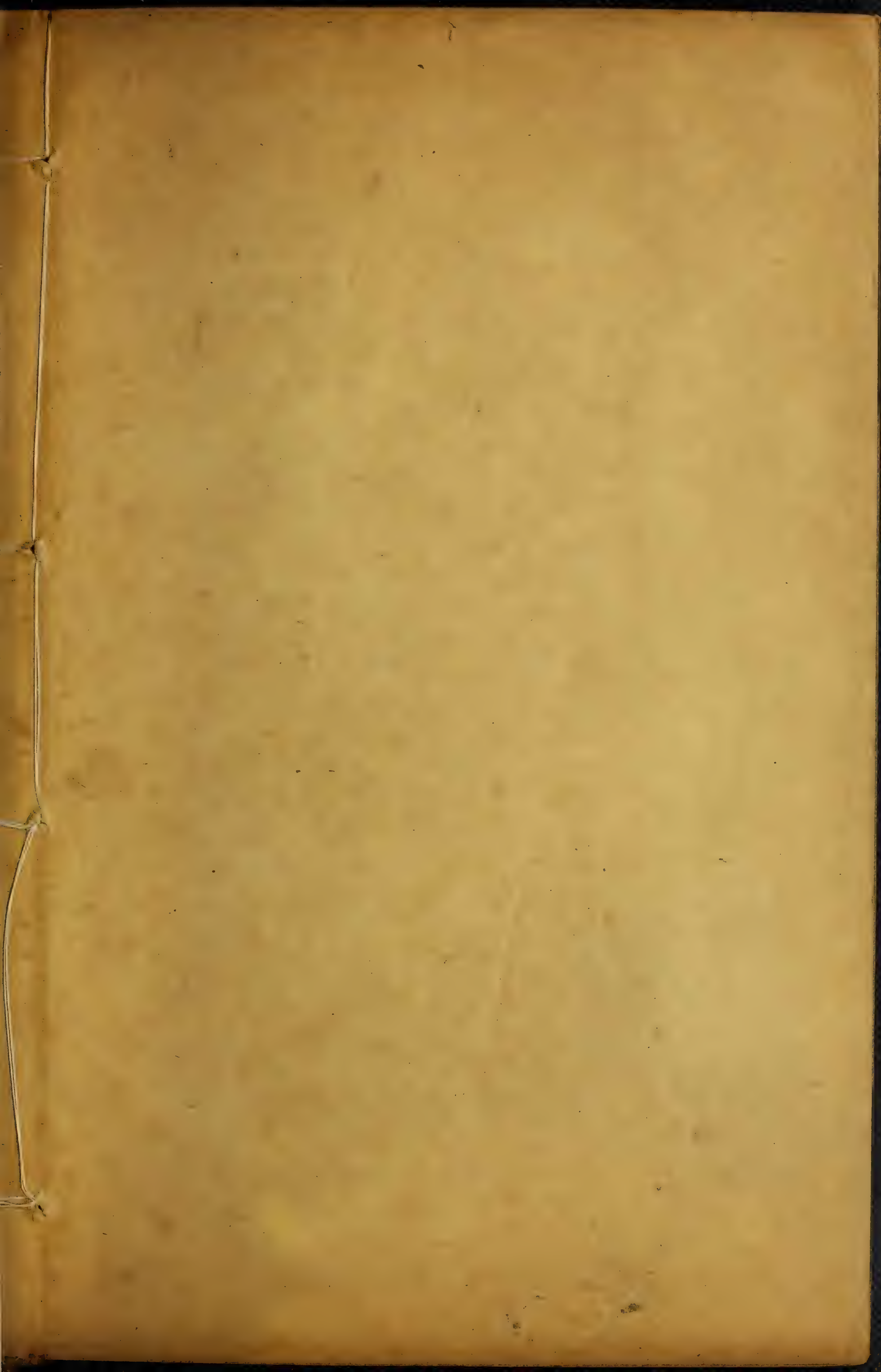
湯心官

湯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與倚霞同處一室性慷爽而善譚甚或終日不倦纖梧劇善之嘗曰小霞亦娟態者流耳而能財輕若籜情笃於山向以重貲收某介特所天復躭博進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於不給簪珥被服悉歸長生庫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亞矣

以上秦淮畫舫録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一上終





十二妓女下

第二函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妓女(下)

二六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一下

妓女

寶娘　小琳
雛妓
老妓
某姬
某妓
金玉蟾
記滬上在籍脫籍校書
大文寶
王寶珠
蘅香
岫雲
如意
小桂
金仙
妙紅
彩雲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一下

妓女

馮蝶翠

說聽云洞庭葉某商於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迨凍餒爲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矖參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强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罄其金仍傭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儻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陜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貲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

白女

說聽云白女者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人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嘻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袁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袁爲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

玉卿

鋤經書舍零墨云陳玉卿校書廣陵人本良家女性敏慧能詩工弈父母俱歿依其族叔某叔無賴也利其姿色以計鬻勾闌中乙亥夏隨假母轉徙至滬上滬上為煙花巨藪姊妹行俱以塗脂障袖為工玉卿芝蘭自芳不屑與小草為伍以故未知名於時縷馨僊史本海上知名士一見傾倒賦詩揄揚名遂大噪一時王孫公子走馬章臺者無不以得入迷香洞題詩照春屛為榮玉卿對客雖酬應圓適而傾心絕少獨於浙西陸吉仙及縷馨僊史二人向慕流連繾綣倍至吉仙嘗贈詩作纏頭資玉卿步韵和曰愁眉深鎖怨芳時佳句飛來比色絲從此春江花月夜新歌不唱唱新詩又疊韵贈縷馨僊史云畫樓寂寂鎖芳時煩惱多於十丈絲只有鸚哥能解事口啣紅豆記新詩頗清腕可誦也玉卿居小東門外湫隘囂塵不堪駐足有某君者戲曰鳳凰亦棲於枳棘耶則應之曰鳳凰何敢當妾此生有似鸚鵡困於樊籠耳其聰穎類如此予今春薄遊滬上將及半月思欲一訪雲英而人面桃花杳不可得因就平日所聞者泚筆書此亦紅粉叢中一段風流佳話也

張麗人

鈕琇觚賸云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娼也以善歌轉籍入粤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于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

麗人堅不為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汚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邨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為妃醒以語其母泫然淚下柏板而歌羅郎比紅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豔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鬟風鬢一唱三嘆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毅乎

雙雙

鈕琇觚賸續編云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豔冶儇態輕盈琴精弈妙復善談諧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悅以千金買之携至京師扃置花市畫樓窮極珍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以為瓊盎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巵行酒呂斟其舊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為卿浮白蔣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留茗話徐生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

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埒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徙倚曲欄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跫音忽焉腸斷此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為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紅娘子

鈕琇觚賸續編云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群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顏美如玉而詞筆媚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罏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為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閒也發其緘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為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為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嗤以暱紅咎西崖也

瓊枝曼仙

徐岳瓊枝曼仙記云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群獻忠

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柰我何哉獻忠轡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欵稱臣峩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娼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為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歎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瑞雲

聊齋志異云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母蔡媼將使女應客瑞雲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弈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亦竭微贄冀得一靚竊恐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相見一談而欵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白客來生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情不自已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

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乃歸心甚悒悒思罄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强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濶無何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勝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囊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耶遂不復娶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芳儀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淪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令治具者有懽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靧之隨手光潔艷麗一

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雪梅柳鶯

周友良珠江梅柳記云辛酉秋予赴穗垣鄉試同寓者程子香輪也程雅好狹邪游省城中故多烟月作坊莫不流覽殆遍而於珠江春色尤屬意焉然有所遇輒勾留移日不辦妍媸同輩笑之終已弗顧知予選色必求備每難當意是以未嘗與偕一日聞西關外有地名沙面者新來兩美一曰雪梅一曰柳鶯皆色藝超群為珠江翹楚以其初入妓館身價未昂程子舉以示予予姑妄聽之耳未幾同往西關訪友中途遇雨呼小艇暫避而程子意在梅柳命榜人移棹向西予無可如何亦且任之時晚潮初漲沿流而下已報伊人室邇矣遂艤舟登閣鴇母延入客座俄而珠圍翠繞以次出見有二美者珊珊來遲半遮半掩顏有羞澀狀予意必梅柳也詢之果然程子顧予曰若可謂名下無虛今君不負此行矣予乃首肯因議各挾其一而二美意皆屬予微露拒程之意程子亦心印笑向予曰君少年未婚花林所歷所謂兩美必合何妨左擁右抱乎予口雖謙讓心焉許之於是呼酒張筵樂而忘返也酒半攜手入雪梅卧房碧檻紅窗繡簾羅幙几案床褥色色可人壁間一聯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寫俱佳饒有雅人深致室中管絃羅列予度佳期一曲梅唱絮閣柳唱思凡繼之音韻繞梁令人心醉斯時羣美畢集中有春桃者色稍遜於梅柳而姿態橫生且喜其同以花名促程子留焉程子賦七律二首予和之云名塲試後

赴歌塲鄉到温柔醉亦鄉才子本來多好色好花如此况聞香金樽泥飲情初洽銀燭高燒樂未央一曲嬌喉珠一串賞心何獨是周郎衆香國裏品名葩門艶爭妍第一家柳底藏鶯歌乍囀梅梢點雪玉無瑕碧桃未放含春意丹桂雖濃剩落花我欲夢為蝴蝶去芳魂同繞綠窗紗次首隱寓雪梅柳鶯春桃名第六句蓋以程子名倬桂別號丹東而今夕皆有興尋花無緣折桂耳詩成復入席暢飲盡興而罷相與來春桃房中開燈吹烟而譙樓已漏下四鼓矣予別程子同雪梅共歸柳鶯房促膝談心二人問予年予以弱冠對因問知梅小予一年柳大予一歲三人年相上下亦緣之巧合也兩人知予未娶曲盡綢繆予見其舉止大方無烟花中習氣詰其失身之故皆淚下柳曰青樓薄命感荷垂憐既已傾心願陳衷曲我兩人係某氏愛妾同居頗相合不幸夫壻身故慘遭大婦凌辱屢欲投環又以嚴密提防無由得閒今賣妾等至此自惟陋質粗通翰墨各曉笙歌故入院以來不乏名公推重然性成疏懶見登徒子未肯逢迎是以怨多而恩少命誠如此夫復何言倘蒙不棄卑微一邀青盼足矣但妾兩人鬱鬱不得志恒與筆墨為緣月夕花晨此唱彼和聊以排悶非敢言詩也今遇知音願求訂正隨各出一帙示予書學簪花詩成詠絮不禁嘖嘖歎賞有兩人互成花月吟云花園碧檻月當天月影離離花影妍何處月明花正好滿庭花放月初圓花間步月三更靜月下飛花一色鮮遥想春江花月夜有人擁月伴花眠月滿樓臺花滿林花魂月魄雨陰陰移花就月雲初散戴月攀花露已深月下花羞

開並蒂花間月喜照同心願教月與花常好花不飄零月不沈復加一酒字聯句成一律云摘花釀酒月初來借月分花入酒杯酒熟對花邀月飲月明攜酒賞花開拈花弄月酒為主沽酒探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坐花醉月酒邊陪稿中佳卷甚多不能盡述予不覺技癢書一律於卷後云乍聽喉歌百囀嬌酒香花豔夜迢迢何期月暗來雙鳳疑是春深鎖二喬半醉半醒人已倦雙棲雙宿福難消有緣幸遇多才侶不羡天邊渡鵲橋吟畢風雨聯床三人同夢不知東方之既白矣晨起流連依依難舍予謂梅柳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竹籬茅舍及早抽身縱此時柳搖金縷梅如玉盌不念梅子心酸柳皺眉乎二人斂衽而謝曰妾等生不逢辰早年淪落倚門賣笑入室含悲每思跳出火坑爭奈無人援手君言及此豈無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耶余曰卿果有情俟予明春畢婚後定當竭力圖之耳二人喜甚適程子挈春桃來促予歸予重訂後期牽衣惜別兩人各以詩相送柳云暫別如何且暫留欲留仍別淚盈眸難忘一夕鍾情話差喜平生夙願酬南浦緣波人去去西窗紅燭夜悠悠奮飛憐我無雙翼心已隨郎到畫舟梅云花發嬌枝占早芳橫斜踈影淡梳妝自甘冷艷浮溪月誰把梅魂聘海棠粉面暫消新點雪梅心猶鎖舊時香評章幸藉詩人筆自掃門前待玉郎後予往來月餘情好彌篤忽為仲叔拉予歸里忽忽未叙離別之意心殊悵然明年予成室後至省再尋舊約而雪梅已病瘵亡柳鶯移家江門又為大力者所得杳不可見嗚呼噫嘻予與二女之

情僅止此耶疇昔之事為歡幾何顧已浮生如夢耶爰約略記之以誌不忘云

繡琴

珠江奇遇記云阿叔南海人姓鍾氏字秀霞美風姿好修飾嘗同余館別墅叔之大阮與焉阮叔之余亦叔之同學皆叔之故阿叔之名無不知者歲戊寅端陽適叔反邀余赴珠江觀競渡畫船簫鼓士女如雲其風景不亞離陽也日既暮飲於西河水榭叔與阮皆在妓出見客內一妓鬟低斂霧腰細驚風年約十六七甫睨叔既逡巡掩面奔入叔尾之少頃出面微赬意頗索然詰其故不語但呼奇遇為閒耳余語曰此女子君識否曰未見一斑安知全豹叔曰郎君詩所稱東風飄白絮春雨溼紅襟者也余初以為妄既而疑之急詢之鴇曰此妮子鬻自梧江名繡琴初來未諳見客官人勿罪也阮在旁不解其故詰叔不答詰余亦不答固詰再三余微露之阮大笑謂叔曰今使汝二人一敘舊情可乎叔倉皇急目瞪之阮置不顧強鴇招之鴇曰是妮子大不可人慣忤老身命承官人見召當提來頃鴇出曰妮子害羞怕見貴人老身強之不來想無福消受官人擡舉也阮有慍色偕余往覓遇之避搴簾入見其俯首拈帶倚牀不語而已屢命出弗從阮怒形於詞鴇懼撻之始出俄而就席時諸妓互相行酒繡琴遍酌同席不酌叔酒數巡阮謂琴曰當日與大相公情深如許今日相見不當一浮大白耶琴擎盞進強叔飲畢繡琴傾餘瀝於地細語曰如此薄情人當奠九泉下阮曰琴大不情琴含淚曰人若有情妾身胡為流落至此言下

淚簌簌不止余與阮爲之悵然初繡琴少爲叔家婢名柳燕稍長秀慧絕倫年十五叔愛欲犯之拒僞訂爲側室亦不可及笄頗涉懷春不能自持竟與叔通綢繆數月父母不之覺及父母爲叔娶婦婦防叔密遂疎燕然遇婦且歸至家猶不忘夙好也後適邑人某爲妾得值三百餘金以其不貞歸之父母母聞婢歸大駭詰其由燕伏地自投以實告詢叔叔諱燕堅不移叔羞憤成怒杖之燕痛泣矢自盡父母雖廉得其情以素溺愛叔故置不深究父母欲留副叔婦妒甚不果適媒媼來以賤價售去年來音耗遂絕今猝遇之豈叔之夙緣未盡耶余聞叔與燕事甚詳叔所云東風春雨二語余曩憐柳燕之無依而作也久之鴇聞其事心耿耿恐琴戀叔情隨叔逃又懼叔以勢脅叔等每往招琴鴇必善爲說辭不敢面叔且余聞其姊妹云琴偶與叔交一語則必撻琴故叔至琴必深匿余嘗憐之恒至不問不數月鴇終不自安竟携琴去由是不知所之

狀元夫人

趙翼簷曝雜記廣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蜑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鎗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非真蜑戶也珠江甚闊蜑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駕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閒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

繞行水街者賣果實香品竟夜不絶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絶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自富人亦裒多益寡之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蓬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為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絶出某修撰視學粤東試潮畢以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為綠蓬也夜就寢忽蓬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船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綃抹胸膚潔如玉褰帷就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别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墜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蜕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為夫人作婢以没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資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之謂狀元夫人云按今日賽金花真狀元夫人矣

狀元嫂

檀萃楚庭稗珠錄吳殿撰於潮巷一妓妓持紙乞詩即書一絶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蹙錦鞾休詡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因呼為狀元嫂蓋粤妓稱為阿嫂因殿撰之眷而獨異之故稱狀元嫂也後知交間有見之者而人頎然而目衝焉不似當年李琪風韻使殿撰而在再得見之則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能無再借重於端明乎

潮嘉風月記節錄

濮小姑　艷妹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艷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温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亦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袵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為吟壇主臨安吳殿撰頡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為毛遂轆轤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于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偽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為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覿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嘗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閒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

今潮人艷稱之噫歌姬中如濮小姑者亦傭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懟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即位尚求微時故劒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為夫婦其高義有足多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即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子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歌絃酷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弈者即煑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藏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尚在曲中

蓉娘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嚼半杯即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煖睡昏昏日過高舂尚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蕖隔岸香侑酒卻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姪女曾春姑落籍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艷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

辟彊柳如是之懷蒙叟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繳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阜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咏屢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閒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為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塊壘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豫昌公餘登河濱之鄉嬛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閒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遘嬰疾柳南為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裂如意一鉤各執半要盟以待異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嵩伻厚幣來聘勢不可却刻日戒塗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汍瀾酒半柳南偽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閒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別久淚痕多孫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鄉嬛十娘已病臥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鬥芳辰一枝冷艷誰堪似

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竪指學紅綃鐵鍊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慮十娘效紅拂故事跬步小婢隨行）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壻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賈賦懸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台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攜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為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時人面也

寶娘　小琳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姓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讌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都無所屬意獨傾心于宗君時宗君耄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于溫柔鄉中即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于金寶亦淡漠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謂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于君

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為美談吾當為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即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琤玲多情為我歌金縷倦倚篷牕半醉聽濛濛香篆障輕綃鬓嚲釵橫奈此宵觸迕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指一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旬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婉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闋以贈藍橋本是神仙窟為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繞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覷鬟影脂香輕盈媚嫵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笑擲心賣眼多少紈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豔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欵接凡至其舟者煑茗陪坐終日無倦容于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

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船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蓀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手酬應足當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蓀云胭脂河畔女兒家治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花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村秀茁蘭芽有小蓀莊蝶翩飛不知處一原注小蓀自莊漁莊潮陽携來一空教杜宇漬啼痕後小蓀以愆少招飲堅拒不去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

雛妓

程江蜑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髦髮鬖髿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櫳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為之倩人梳櫳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傭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為雲為雨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龑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為樂名為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雛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櫳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老妓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

諸見一少年于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毋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予不敢聞命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强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

某姬

江左楊少愔者年弱冠丰姿研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輙發赬强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北齊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當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為一雙玉樹臨風搖拽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輙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慾然謀事在人君攜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鴇不從計無所出唯閉戶掩泣或散步芳郊旬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嗚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為世間佳士一灑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顛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蓬牕撥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岔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

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鴇母責其買良為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鴇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己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至舟視之曰真汝偶也飭繳身價給鴇促兩人買棹遄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為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攜尊逕入揖生稱賀蓋即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日者別後謀為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焉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奔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釂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

某妓

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成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脩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儇薄者恒非笑之為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為凡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塗有日驕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之守不作狹邪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穽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幕寮虞有禍轉懇陳生為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歛容致詞曰我蒙陳君覆幬久矣今聞遄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餞以伸悃曲煩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蚨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慫慂之生

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即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侍奉無半語涉譃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漾耶日暮辭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鷁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即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坌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為之徧體按摩覺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於蘭不禁神魂駘宕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目亦憔悴尫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具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為鈎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穽今觀於此可以猛省矣

以上潮嘉風月記

金玉蟾

王韜淞濱瑣話云名妓金玉蟾者吳門人珠江翹楚也年甫破瓜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豔聲藉藉噪徧章臺花國羣芳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未能一

望顏色鄒生蔓樓固金閶世家子工詩文嫺繪事以索逋至粤中盤桓匝歲久耳姬名偕友往訪枇杷花下一笑相逢傾談之際姬極服生才彼此依依竟如舊相識於是兜情溜媚送客留髡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始悉姬即吳人辛某之女辛某飄泊穗垣歲杪積逋不能償擬鬻其女生憐之傾囊畀焉旋夫婦相繼病逝女無以自全為惡叔所賣仍墮平康貌既冠時才亦出衆獵豔者不啻蠅之逐臭鴇遂恃為錢樹子姬懷貞抱璞雖坐客常滿祇許神交不以身合雖極知己者不過竟夕談心未敢相褻故在溫柔鄉中猶然處子也當日感情報德分外相親嚙臂盟心矢以嫁娶自此無日不往兩月餘阮囊羞澀垂橐興嗟顧鴇願所望甚奢始猶售畫揮金繼因欲壑難填乃日從事於長生庫中以償夜合資姬知之潛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則已如不鄙風塵欲置之於伉儷之列則宜早為之計勾欄輕薄樂事難長好姻緣不可恃也生戚然曰僕初日逢卿本思偕老然以長卿家徒四壁子敬座剩一氈而遽欲鴻案相莊鳩媒是遣誰其信之哉今者旅況艱難羈愁潦倒竟半籌之莫展覺來日之大難因口二絕吟云漫嗤孺子竟長貧手到黃金盡散人難把惜花心事了名花無計脫風塵一心何敢負卿卿直把相思了此生填海補天還易事只愁鑄鐵錯難成姬聞之泣數行下既而曰吾輩平康生活大抵富貴賤貧雖家有銅山亦不能滿無底之壑日來知君典鬻旅物以供花前買笑特恐難為持久計何生欷歔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倘過此以往好事多磨拚一死以殉知己姬即掩生口曰誰

令君出此言不怕旁人愧死耶君如愛妾彼此不妨熟圖媪所欲者阿堵物耳君為妾雖耗費無多然以寒士視之不啻腰纏十萬況當鴇母向君喋喋時極意逢迎亦許以量十斛之明珠下一臺之玉鏡聘棠嫁杏曾有成言君試申前說或不至苛求重價竟食前言也生難之姬曰君得毋慮妙手空空乎且試探之果能允諾再作商量君貲不足兒薄有所蓄可為同心助一臂惟允許時必以言誘之使不能悔生如姬言乘間問媪且謂嫁娶之盟姆所親許天日臨其上鬼神鑒其旁口血未乾想或不負今小生將作歸計擬踐前約聘資如干望為明告自當設計圖之鴇已悉生窘狀忽聞此言笑為夢囈睨而哂曰官人欲娶吾女耶前說誠有之然妮子入門老身撫養不易今欲脫籍他人必得萬金念官人貧且讀書人願減其七如得三千金即惟命是聽倘不足此數無咎老身不情也鴇蓋念三百尚非窮措大所易辦況十倍此數更何從措置哉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籌幾何曰質鬻兼營祇可得三百金如媪所言今世難期好合矣言已淚涔涔下姬亦哽咽不已但促生姑為謀之生悉索所有得二百金其餘皆姬任之急付生攜以送鴇鴇大驚錯愕顧語已出口不能悔無已納金署券命盡褫姬之衣服裙釵僅留衷衵逐令速去姬於篋底出舊衣一襲泣告曰此破絮襖可相贈否藉禦兒寒感情豈淺哉鴇初不之理繼見其觳觫狀始曰汝自著去勿惺惺作假態也生攜姬至寓所旅況艱辛相對涕泣途長資短莫適所從寓主人憐其孤寒贈以白金四笏然後成行時春早天寒風淒雨苦一肩

行李生自負荷姬韜容披髮徒步相從日行十餘里不及投宿輒寄人籬下或宿古剎如街子之雙棲風露星霜迍邅備歷夏首春餘始至閩省資用乏絕會久雨黃梅蒸潤泥淖難行姬蹣跚污淖中足破膚穿血流襦韈脫以示生生流淚曰僕飄泊窮途孽所自取乃累卿如此實覺不忍於心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今日但患難亦尋常事人不能極苦必不能極甘不能極貧必不能極富祇求立志堅定便可由塞而通所慮者君家夙稱素封今顛躓歸來其能免鄰里姍笑乎生曰卿意將若何姬曰妾意小作貿易較跋涉少安且可稍權什一異日闔家溫飽熱鬧還鄉或不至旁人齒冷君以為然否生曰卿言良是顧何從得貲殖貲姬曰君果有志容妾圖之行三日抵閩之漳浦既安栖宿重問曩言姬笑取舊衣出寶石一大如椒付生入市易五十金乃於闤闠稅屋數椽設當壚業生著犢鼻褌應客閒作一畫而江城斗大風雅絕稀故再世龍眠絕少知音問鼎生遂專習賈事瑣細必親暇惟搔首問天徒呼負負而已半年許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作此不厭乎生曰以今視昔較長途靡定者相去不啻天淵雖有壯心且為自抑曰君言固然但所操太狹恐為冷眼嗤必稍擴充乃可生曰然則何如姬又笑取舊衣出鑽石一枚比前稍巨付生鬻得三百金居然設巨肆持籌握算生計益宏能畜傭媼生大志已淡至此日親會計夜擁麗人以為人生至樂無有過於此者一日相對小飲酒半酣姬問生曰君本讀書當以顯揚自許茲甘儕市儈願終身浮沉耶生曰賈道亦佳得隴何敢望蜀曰請

問賈與仕孰優曰賈賤仕貴奚可相提並論哉然賈亦有大小小者不過負販之流大者席豐履厚出入車馬交結官長頤指氣使人多仰其鼻息一旦納粟入官頭銜有耀列於縉紳財多者指捐某省即日可以赴任卿豈可輕視夫賈哉姬曰然則君其歆慕於此乎生笑曰生平讀書所學何事少時亦嘗有志於登仕版矣期於有益乎民生有裨乎家國必以實心行實政實事程實功庶幾以有用之才而為世用卿不觀今時之為仕者乎民脂民膏供吾私橐雖閭閻之疾苦家國之安危有所弗恤但觀其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出則高車駟馬入則重茵列座自以為一世之雄此之謂官我所弗屑也不謂卿雅人亦墮世俗之見遽欲以此動我淺之乎視丈夫哉曰君既知之云何不仕況今當國家求才孔亟之時何不出而霖雨蒼生以一展其抱負哉曰卿眞耶僕縱讀書未經列榜安能一行作吏變白屋而青雲曰司馬長卿之才尚以貲郎自顯安知市廛之宅不鐫德政之碑乎況賈可為官君曾言之矣茲曷弗步其後塵哉曰卿眞妄矣區區作賈貲尚賴卿維持得有今日又安能一旦得志哉曰君果欲官妾能謀之然丞倅府縣分位太卑惟監司觀察之尊多冠繡衣之榮或可稍為吐氣生曰計將何出卿試言之姬出舊衲破以小刀破絮中所裹粒粒皆明珠也盛以雕盤數之得千餘顆大者如豆小亦如椒更於領際剖得一紙大僅逾掌令生持赴省中向某莊領得三萬餘金促生赴部以海防籌餉例銓選僅兩月授湘東觀察使挈眷之任時土匪未靖行旅戒途歷任當道皆以粉飾因循致跳梁者

益無憚忌姬謂居官之道務在除莠安良因勸生力為整頓雷厲風行檄飭所屬緝捕從嚴未一年境內大治薦章交上升任黔中廉訪使旋升方伯改授雲南巡撫攜眷赴滇首在察吏安民杜姦去害時邊徼甫平強鄰密邇生一切處之以雍容靜鎮內消反側外絕覬覦遠近晏然官民咸倚為長城在上亦嚮用方殷生惟以清廉自矢白水盟心敷政優游時與閨中人心膂相資適境中出一鉅案牽涉某大僚生惟一秉至公絕無瞻徇某大僚幾以此獲罪心甚銜之特指使某御史論奏其黨亦復交章彈劾上不能無疑特遣大臣按省查辦生慮禍且不測姬殊坦然出曩所得珠穿成珠花二配以寶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密遣人獻於大臣之寵妾璇娘求其乘間緩頰事遂得解大臣臨行徧訪境中知其政治之善浹洽人心輿情愛戴出自真誠還朝據實奏聞上大嘉悅特賜御書福字以獎其德政生至是心乃獲安姬見宦海風波無端猝起勸生及時引退明年生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里優詔不許再請而後允生既罷官愛光福鄧尉之勝遂卜居焉出囊中資築一小園曰潛園樓臺亭榭之華池石花卉之妙一時無兩姬之惡叔尚存勸生收養家中並不一提前事姬封夫人生丈夫子二皆早貴姬年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

記滬上在籍脫籍校書

王韜淞濱瑣話云自余相識諸詞媛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雖幸東風之有主而深嗟北里之空羣殊令人不無今昔之感矣茲觀昔年花榜中人不禁感慨繫之蘭陵惆悵子所定

書寓花榜十名一曰姚婉卿性格温柔煞有見地二曰徐雅仙跌宕自喜盡得風流三曰陸月舫荳蔻香初閨媛風度四曰周小紅仙露明珠天然嬌好五曰朱慈卿嫣然一笑使人意消六曰史湘雲餘霞綺晚雛鶯初啼七曰殷墨蘭鸚鵡依人新月初上八曰朱素貞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九曰周小翠清歌婉轉名噪一時十曰張書玉倏焉有遺俄焉有睨曲中花榜十名一曰李黛玉脩眉聯蜷風度端凝二曰金彩娥穠纖得中光溢四座三曰顧蘭蓀粲然玉齒秀骨天成四曰謝寶雲濯如春月蟬媛其姿五曰蔡桂生肌理可鑑無言自芳六曰王素芳面如滿月不染纖塵七曰薛定錦長袖善舞翩若驚鴻八曰趙玉卿聰慧寡匹奇花初胎九曰花桂馥妖冶可喜神光合離十曰許小紅體態渾成自然娟媚此二十人悉已從人去矣婉卿則嫁敬仲後人碧甤自守綠葉成陰矣素貞矢脫風塵願從米賈顧其人得消渴疾中道分離後於甬江別有所屬小翠所謂狀元夫人者伯樂一顧頓爾不凡從知以千金買駿骨者非無其人也李黛玉始暱於江夏後忽背盟竟至見金夫不有躬然仍不能終諧歡好遂作紈扇之捐聞遠詣漢臯不知有所遇合否也顧蘭蓀已嫁而再出仍復豔幟高張巷深綠柳門繫碧驄赶熱郎趨之如鶩未幾即從所歡去矣其人亦具有標格月舫最後脫籍壬辰重陽隨人遄往浙西聞仍居妾媵之列先是月舫出二千金自贖改姓華轉從於尚仁里清和坊門前車馬如市頗有欲以金屋藏之王臺聘之者而月舫之意弗愜也楚南某觧元從湘水來尤眷愛之自號粲花吟吏贈以四

律云白門新柳暗藏鶯千載風流有繼聲漫道佳人皆薄命邇來名士悅傾城鬟雲欲奪遥波綠眉黛疑分遠岫晴箇裏銷魂誰肯得褰簾一笑最多情取次尋春每恨遲今來剛趁養花時西陵嘉樹成連理北里羣芳雜卷施碧玉小年曾就抱靈芸非雨總堪疑相如賣賦長門罷不惜黃金入酒卮福慧從來苦不齊對人含笑背人啼琵琶幾見檀槽蝕槃袖翻嫌玳押低慣把舞衫教我疊故將歌扇索郎題生憎燕子雕梁上白日分飛夜並棲海上看花近十旬鶯嬌燕媚逐年新明知色界皆空界偏泥迷因當局因楊柳芳菲悵離別芙蓉豔麗想丰神亟須珍重千金體待覓雲英再見身可謂傾倒之至矣天南遯叟自十四五時即呼之侑觴至其從人時猶贈以珍異房中所用一切牀榻几椅皆遯叟舊所貽也可謂眷戀情深始終不渝者矣辛卯有走馬看花客來滬上自謂薄遊申江縱情花月所閱不為不多然從未加一品題蓋恐耳目難周不免掛漏以致屈抑真才翻成憾事故筆欲下而仍停者屢矣倉山舊主亦以為然久之閱歷略徧勉操選政先取尤者三十六人並乞倉山舊主各就芳名撰贈楹聯即為評語見者可以索解於詞中亦可會心於言外顧蘭蓀蘭以香居梅菊右蓀之幽與芷蘅同余舊贈以句云蘭蕙同心原綽約蓀荃竟體自芬芳蘭蓀復出身患弱疾兩手冷若冰雪握之猶不温王金鳳黃金合買傾城笑彩鳳還期比翼飛今么鳳已飛入桐花底矣或得時啄竹實未可知也陸小寶多情霍小玉絕色袁寶兒小寶之母曰昭容豐碩穠麗人比之楊玉環有聲於北里小寶亦以豔名

喿一時枇杷門巷賓從如雲顧年止十六七而梢頭荳蔻已綻含葩葉底芙蓉偏多結實性極聰慧諸詞曲無所不工亦能演劇裝束登場傾一座如買胭脂等尤所獨擅見者無不銷魂蕩魄顛倒失志旋有賞識之者以數十金脫其樂籍其母亦同時嫁人林桂寶新詞合譜折桂令豔福誰賡得寶歌姚雪鴻奚必肌膚爭雪色漫將情意等鴻毛雪鴻春風屢孕未知為誰氏之子故下聯有微詞歟曹縵雲對月自宜操縵賞此花端合倚雲裁縵雲本名王佩蘅不知何以遽改姓字惟久溺此中驪齒加長恐已數到星張翼軫間矣王月仙端宜風月談今夕共說神仙即美人月仙維揚人自蘇垣來遽張豔幟或謂其秉性驕悍蓋一點梅酸未免其風肆好此固醋娘子之常態又何足怪朱小卿論定前身為小小修來何福喚卿卿小卿一字筱卿工畫梅竹能詩文士詩人多為之提倡聞者頗羨其雅不意後竟有不然者有筱蓮笙者優伶也頗與之善陳金玉到此合傾金谷酒頻來愛聽玉人歌金玉頎長崑曲體肥而性傲鬖䰉軒主所謂百尺樓主人也顧彩林願染彩毫描倩影悅從林下覩仙姿彩林丰姿綽約韻致天然所謂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兼而有之林湘君湘水綠波生眼底君山黛色在眉端湘君生自梁溪來遊滬瀆初亦頗著名譽後則門前冷落車馬稀矣繼有好之者攜之遠至高勾驪或可為安樂窩歟周鳳林繡口高歌么鳳曲芳顏占斷一林春鳳林容僅中人眉濃而眸倩歌聲激越而尤擅場於戲劇每見其演昭關一齣聲情酷肖巾幗而有鬚眉之氣直忘其為女子也後為富人以

九千金落其籍或曰僅八千金耳則以鳳林腹中尚有一千金也陸小香小影重摹霍小玉香名不讓李香君陸黛玉黛色淺描眉樣好玉容總覺目前稀黛玉為五雲深處之人年甫破瓜尚未梳攏膚甚白皙惟嫌其尚乏媚態然尚足稱陸家之巨擘後客以二千金脫籍則陸氏一莊荒矣王素娟豔質果堪希素素香名端不讓娟娟王月娥今夕祇可談風月人間誰不愛嫦娥左小玉酒為小鬟催易醉花因玉手折尤香小玉容態端麗姿致娟妍立於衆姝中自覺嬌然特出為都知錄事未久即為人以重金購去金如玉如此良宵如此樂月中仙子月中逢如月在雛姬中曾魁花榜與林桂芬王二寶洪蘭蓀並稱四美王二寶揚州二分月吳宮寶相花徐三寶柳媚花嬌三月景珠圓玉潤寶兒歌吳秀卿一種可餐為秀色千金難買是卿心是聯第二句不獨指秀卿也天下凡為詞史者皆作如是觀金佩香誰償解佩三生願我抱憐香一片心辟金蓮手把金尊催客醉心同蓮子苦誰知高蘭卿蘭為香國無雙品卿識風塵有幾人張寶玉寶馬香車馳綺陌玉簫金管奏新聲楊純卿笑比純鱸猶有味嗤他卿相並無名李小紅豔說多情如小玉新歌莫唱比紅兒謝湘雲湘江妙曲風吹浪雲海相思我共卿吳佩香似聽佩環降天上微聞香澤到尊前佩香情態旖旎性格溫柔頗能飲雖醉不辭彌見其真始在吳新卿家名譽不甚著旋從一鄉人非所願也及再出豔幟獨張而巨閥富商爭擲纏頭錦者無數惟恐不得其當卒為有力者篡去趙文仙文章似此應無價仙子從來必有情文仙風流秀曼跌宕

自喜在同儕中可稱傑出惟膚色略次耳然早已吹上花枝矣花佩蘭恍疑環佩從天降豈必芝蘭擇地生武雅仙合聯風雅場中客疑是神仙隊裏人雅仙以聲調勝人一曲轉喉能傾一座徐潤玉潤色全憑才子筆玉容綽有美人風潤玉久住勾欄雖賓客滿座而為贖娥眉者絕無一人倚玉生贈以一絕猶幸相逢未嫁時青琴彈碎少人知如何絕世娉婷質也向章臺唱柳枝癸巳初夏以急疾殞玉碎香消惜哉王蘭生蕙心蘭質無雙品活色生香第一流蘭生吳人麗質妍容自超儕偶雖雙眉黛色濃似遠山然不損其美也既拔豔幟於吳中復擅芳名於滬上所至狂蜂浪蝶無不環繞其左右豈蘭有國香當服媚之如是耶洪蘭孫蘭居雞嶺梅上孫在湘衡沅芷間蘭孫亦後起之秀惟是能言鸚鵡當不久羈於雕籠中也顧桂卿敢謂鯫生堪折桂不圖今夕又逢卿雛姬之中近日頗有人材然自林桂芬去後已無有領袖者矣桂芬慧心麗品月皎花妍其神清其容媚但嫌質弱恐不永年其妹寶玉盈盈競秀亦可人也向與同居一衖中者曰林寶寶雙瞳剪水妍冶罕儔陳媛媛家居蘇之百花巷來此已兩年矣圓姿秀靨亦屬當行周麗鴻體肥若環媚態天生尚未逢時故名譽不騰謝寶琴嫻靜雍容有大家風眼微近視益形其媚而性尤聰慧喜讀書識字寶樹胡同中當推巨擘鮑巧雲玉潤珠圓性情流利不施脂粉自然嫵媚問其年正盈盈十五也居雛姬中可為冠軍擬贈以楹聯云乞得天孫巧行來神女雲相識未久惜為有力者量珠聘去時正端陽後一日也每值榴花照眼輒憶及之

巧雲正如袁寶兒一流憨之一字可以當之王寶珠年甫及笄尚未破瓜豐碩秀整可匹大體雙欲歌得寶請試弄珠王薇卿居同安里齒雖稍長而風韻婀娜秀眉彎黛媚眼流波遙覩之有如圖畫中人惜如趙飛燕正復不耐多視耳其家有彩娥慧娥皆止十二三已工酬應姊妹花並秀齊芳正堪瑜亮至已從人而復出者一為水素玉即徐鳳琴也雖墮平康非其素志然三分姿色尚堪買笑章臺工詞曲尤長刺繡不愧鍼神之目一為貫怡紅即武迎芷也重來滬曲再入歡場而摧抑自傷常多疾病論者當諒其心矣蔡紅玉新自姑蘇來前在滬時所稱為楊蒓香者也碧月秋宵浸香玉綠波春水擷紅蒓不知誰氏句也交錯迴文亦是聚六州鐵鑄成者歟胡月娥改名陸蘭芬艷名噪一時旋有謗之者不能樹幟於北里乃僦屋別居不與此中人伍矣王雪香從想九霄於京師後復來滬癸巳秋思理舊業然秋娘老矣惟一段丰姿尚足為勾欄翹楚呂翠蘭少時妍冶絕倫鸚鵡聰明鴛鴦嬌小相逐於蘭苕翡翠之間殊動人憐城北徐公眷之出巨金為之梳攏或獻贈一聯云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徐家子弟邪人多於正人後以事易名謝湘娥或更諷之曰呂翠蘭有口難分謝湘娥抽身便討頗極詼諧湘娥能演劇如九華山翠屏山諸戲皆工摹寫神情頗稱維肖而於黃鶴樓一齣尤為擅場滬上之演貓兒戲者共有三家一為謝家推湘娥為巨擘雲娥次之一為陶家朱賽玉賽花為尤著王雯蕙賀蘭姿錦心繡口堪稱絕倫超羣一為李家獨以紅玉為作手近如王月娥王彩娥亦能裝束登場別樹

一幟矣馬巧珠後改姓馮前時寄吟生所定名花幼品稱為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者也姬丰神冷峭每侑觴旁坐靜默寡言中州公子獨賞識之竟攜侍畫屏以一舸載至粵江矣因緣自有前定信哉嗚呼世間作狹斜遊者身入歡場託言游戲而一至溺情惑志竟視庸姿為妍麗譽驕性為溫柔喜蕩逸為風流美沈默為貞靜尋常一語即以為有情即以為愛我宛轉相引遂入彀中然或有既歸閫內而愛極生憎中道棄捐者不然閉置閣中無殊入於牢籠亦或有彼姝非由真心不過假以脫累既出風塵遂成陌路以是種種因生種種緣此其間具有前定冥冥中或亦有氤氳使者赤繩繫足歟誰歟能參透此美人禪哉

節錄白門新柳記

大文寶

文寶字韻珊金陵人本良家幼隨阿母避寇杭州轉徙至滬上孤苦無依遂落平康籍年十四豔美絕倫滬上為通商馬頭富商大賈麕集時江浙尚未克復兩省豪貴亦多寄居於是文寶名既噪門前車馬絡繹如織而文寶獨敬禮文士視彼市儈蔑如也滬之北里在洋涇浜樂戶不啻數千家多蘇人習尚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桂珠黃愛卿相伯仲嬾雲山人滬上本事詩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茗話溫終帶六朝煙水氣移來海上也消魂為文寶作也歲庚午歸金陵杜門謝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會招之

則必至並不取纏頭貲所居曲房綺闥香爐茗椀位置楚楚山人時客金陵再贈詩云幾年滄海別惆悵意如何南國拋紅豆東風捲綠波重逢疑夢寐絮語代悲歌莫漫傷遲暮看余兩鬢皤一日進香清涼山有素未識文寶者偵知之馳數十騎隨去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其為時所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寶每值夏夕獨坐一涼篷懸名人書畫燈數盞以棗花簾障之艙內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見者疑為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文寶故知書楷法妍雅繼從山人學詩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為平沙落雁曲嘗於月夜操縵泠泠動心魄山人曾為水閣之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為之冠文寶度曲解為新聲豪於飲工為酒糾觥錄事座客無不沾醉清涼仙子於座中識文寶為本事詩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謝雕飾一泓秋水出芙蕖又云珊珊秀骨翩翩影多在回波一笑時其風致可想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肯赴有貴客遊金陵冒風雪相訪一見欣慕謀落籍置之金屋卒謝罷之然擇偶甚苛迄無所就亦不免春華易謝之感山人贈詩有云偶彈寶瑟酬知己生恐紅綃誤此身又云素面久除塗抹習丹砂誰識女兒身蓋憫其遇云中州野鶴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寶名歎門求見意甚虔文寶慨然出見敬禮備至道人快甚常津津於齒頰間也

王寶珠

寶珠錢唐人幼為父母鬻於金陵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雨靨微渦頎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及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櫳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清涼仙子以庚午秋赴金陵鄉試訪見之擊節嘆賞謀以五百金落其籍鴇母居奇未之許未匝月已為浙人設計賺去仙子方落第歸里及至聞其事悵惜無已賦失珠詩云絲絲楊柳畫樓春長板橋頭履跡新江上秋風千古恨何時再遇弄珠人迴憶蕭齋寶相開金樽玉笛共徘徊從今痛灑鮫奴淚十斛明珠換不來

蘅香

蘅香廣陵人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度作淡粧無抹脂鄣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金陵宴會以樂倦齋為最盛幕客寓公逭暑消寒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焉蘅香既與諸名公遊遂乃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拍拍悲歌聽者為之掩淚悔餘庵主人來往金陵奇賞之主人有孔北海風座上客常滿全力為蘅香提唱賦詩紀事座客從而和之積至數百首之多今悔餘集中載疊韻詩七十首皆由蘅香而發其警句云文無不是迷陽草坐久心清入妙香則專指蘅香也蘅香羞與市儈伍心日強境日蹇益以麴櫱自戕又癖嗜芙蓉膏體日尫弱雙湖外史與蘅香雅相得歌場酒次相對忘言淡而彌旨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既有小隙外史心弗善也遇蘅香加厚病中常遣使

存問兼致醫藥之資亦可謂深於情者矣辛未秋季卒年二十四葬清涼山側嬾雲山人呼蘅香為酒友其卒也山人弔以二絶云一醉沉酣永别離負卿惟有寸心知生平愛作香奩體偏是蘅蕪未入詩占得清涼土一坏荒郊埋玉不勝愁何人為立真娘碣點綴風流似虎邱

岫雲

岫雲一名秀芸興化人幼隨母居仙女廟己巳春來金陵年十六姿態嫵媚秀外慧中善歌舞豪於飲居城南之璇子巷聲名藉甚與蘅香如意常往來於藥倦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繼因投契過深晷生嫌隙海上客遂專注岫雲花晨月夕觴詠流連岫雲無不與者海上客善度崑曲每偕岫雲更唱迭和色授眉與旁觀亦豔羨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試金陵一見岫雲遂相欵洽岫雲手持素箑上畫雞冠花索居士題居士援筆立就句云雖然非草非花質却比羣芳出一頭意以第一人許之也岫雲喜甚居士又屬泰西人為照像遍徵題詠由是岫雲名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百金落其籍未之許江左某生亦來應秋試者强納為姬拒之吏力生乃糾惡少年十餘人謀竄取之居士偵知匿岫雲於别室匝月事寢岫雲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嗣居士將歸岫雲每詢行程輙有采鳳靈犀之感臨别折蘭花數枝授居士曰以此訂同心耳居士譜高陽臺一闋云丁字簾前辛夷花底維舟曾共尋春慵自梳頭淡粧不著羅裙閒雲心性生來嬾只閒情絆住閒身待安排

紙閣蘆簾貯取真真無端又作天涯夢嘆飄蓬蹤跡同是沉淪兩度秋風爭忘石上前因搴蘭當作離芀付簫郎暗領清芬最難禁握別綢繆後約殷勤明年居士重來訪岫雲於釣魚巷鶼鶼鰈鰈又逾兩月客有與居士同遊者性暴躁岫雲不甚禮之一日偕居士過訪岫雲匿不出客大怒出聲詬誶碎其香奩什具殆盡居士再三勸解不及居士性極温存乃為朋友所累深自惶歉又因岫雲別有所歡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與絕懲偽駮人戲代岫雲作菩薩蠻寄之云曲闌倚遍愁心續郎心更比闌干曲寒意襲輕衫郎心寒不寒秋風吹木葉葉與林長別莫漫怨秋風春花往日紅近惟海上客與岫雲情好無閒云

如意

如意廣陵人居釣魚巷之西圓頰豐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環目之愛作淡粧如梨花倚雪有屏棄鉛華之意陽羨山樵雅憐愛之名與蘅香岫雲埒時雙湖外史提唱蘅香海上客提唱岫雲山樵則專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藥倦齋秤宅巷兩處雅集座無雜賓惟乘驄舊使柳下客西湖漁隱嬾雲山人間與焉諸君品題謂蘅香豪邁岫雲冶麗至於靜穆自喜不即不離青樓而有良家氣韻者斷推如意為最然如意頗自矜重非所屬意纏頭錦雖厚不往有武弁某招與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圍門以威力相脅如意偵知由後戶先避去是時駐防兵弁日與歌樓尋釁遂有大鬧秦淮之舉繫妓女數人曳歸城內數

日始放還從此如意視煙花爲惡道深自潛匿日以從良爲念庚午夏揚州司馬納爲姬同伴羨其得所而山樵悵惘不已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揚州小杜腸斷煙波江上路葉已成陰孫負尋春一片心宵涼夢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瑤臺風露多

小桂

小桂廣陵人如意之妹也長身玉立豔冶如桃花善談諧能令四坐解頤與素娟雙鳳小瀛仙小玉紅相善號五姊妹爲後進之翹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全真散人於畫舫招來侑酒歌喉清脆酬酢當人意手持摺疊扇扇上小楷能辨認散人稱賞次日散人遊秦淮又見小桂立於柳陰之下旁侍一女童儼然畫意遂贈以虞美人詞云蘭湯浴罷梳妝嬾寶髻鬆鬆挽白羅衫子茜紗裙閒與知心小婢立斜曛桃枝綠葉搖風細粉汗香融膩扇頭誰寫十三行仔細端詳筆畫似檀郎時悔餘庵主下榻於欒倦齋方搜羅秦淮佳麗一見小桂嘆爲名不虛傳擬排日宴會爲得人慶適有淮西降將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攏小桂不願又懼禍乃宵遁近聞豔名已噪竹西矣

金仙

金仙廣陵人面帶微麻人戲呼爲麻姑而酬應周至歌曲瀏亮殊不惡劣半月君極垂憐焉時素娟方負重名半月仰慕之招來侑酒輒當素娟意珮瑤巾扇力求精品相貽素娟身分既高視之殊落落半月君不憚陽爲頂禮素娟實則狎匿金仙也金仙與水閣主人

不合半月曾與水閣之宴擬招金仙侑酒主人長揖求免金仙聞之銜恨入骨半月亦怒形於色轉丐全真散人贈詞以釋其怨散人賦臨江仙云金粉叢中誰作主仙緣即是塵因漫將嚼蠟視橫陳為卿搴杜若聊當麝蘭薰霧鬢風鬟人隱約隔簾輕啟珠唇聞歌子夜也消魂泥他烏帽客何事妒紅裙

妙紅

妙紅字韻秋金陵人年十八舊妓宮小婷女温潤秀逸如玉離璞如花逢春雨頰渦生雙鉤窅瘦工擫蘭能操琴就京帮而論色藝可肩隨文寶前記巧齡傳中期其延京帮墜緒得茲妙紅或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幼時隨母避亂海陵壬申秋季回金陵居桃葉渡之東舍館甫定即為有心人物色傍花居士偕野鶴道人訪之一見傾談風流蘊藉大相稱賞居士出素箋索畫蓋將面試之也妙紅對客揮毫撇葉點花了無羞縮之態居士珍同供璧遍徵題詠次日為舞劍叟言之招來侑酒叟贈二絶云幼婦芳名迴出儔比將風格待羅虬水香荷芰都閑過艷絶芙蓉絢晚秋舊稿湘蘭着意臨調脂吮墨費呪吟有人雅愛天然素莫把紅心壓素心

彩雲

彩雲興化人年十八由廣陵來金陵與小金齡同居金齡輕盈若飛燕彩雲豐艷若玉環人稱雙美秦淮燈舫盛時各路歌妓畢集謂之趁熱水魚目明珠頗難辨認因此彩雲未

甚知名孟蘭會後趁熱水者陸續散去浮雲既淨高秋自清黛色嵐光始露青山真面目矣一日傍花居士與龍檜子泛舟清游彩雲適在鄰舟度曲哀怨悠揚聽之有驚秋意曲終小立船頭欵洽絮語殊增留戀越日冶秋之集遂招侑酒入座微帶愁容酬酢間頗露呻吟之態野鶴道人異之代爲診脉始知其感冒已久力疾而來同人倍相憐惜龍檜子贈以詩云顰眉如見病西施風露清寒怯不支我喜賞秋勝銷夏閒雲心性彩雲知

以上白門新柳記

節錄白門衰柳記

湯小聰

湯小聰字綺琴金陵馬氏女爲湯如珍養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賞識之金陵陷避亂姑蘇時丙辰丁巳間而如珍老矣小聰本在芳齡明眸善睞慧麗絕倫幼讀書通文義工度曲尤精畫蘭得馬湘蘭遺意黃山初白子一見愛悅遂爲置釵環賃屋居室氣象煥然一新於是姑蘇之名大噪而初白子益嬖之纏頭之費逾千金有傳其事於黃山者嚴命敦促歸里不忍別繪歌樓聽雨圖遍徵名流題詠溪上老漁賦高陽臺詞云桃葉移根竹山攜酒相逢名士傾城心字香燒蘭一氣雙清姑胥臺畔絲絲柳惹絲絲楚雨含情畫樓深綺語誰知只有紅燈緣窗人去眉峯遠怕鷓鴣吟斷蝴蝶魂醒約畧春愁和烟圖上湘屏尋芳小杜重來未願珠徽長儷鵜笙吏消停門掩梨花剪燭同聽清涼仙

子詩云好尋碧海三生約莫負青溪九曲深又贊其畫蘭之工云心靈自擅生花巧腕弱偏能擫葉工初白子自賦七律十章留別警句云作繭已拚蠶自縛迷香未必鳥知還爐煙比似郎心熱一味騰騰裊博山歌曲擅長招姊妒詼諧對客解郎圍此身容易卿卿屬乍見矜持習見狂割臂悔要前夕誓顰眉偏吝一聲麐小別何曾虛一夕再來爭忍說經年惺惺相惜人三兩脉脉中含語萬千破鏡因緣關妾念投梭心事慰君懷可謂哀感頑艷矣無何姑蘇又詔小聰轉徙如皐至甲子金陵克復始歸初白子來應秋試重晤於洋珠巷執手纏綿淚隨聲墮蓋匪特兒女情悰傷離惜別兼有慨於滄桑之變幻金粉之凋殘也初白子又賦秋柳四章寄慨警句云垂垂不覺青娥老楚楚相逢白下秋情絲欲絕終難斷綺夢雖遙未易醒金縷已殘休作絮青絲不綰嘆飛蓬重聽別調翻三疊忍見長條近十圍則又似為小聰傷遲暮矣丙寅春清涼仙子來金陵於牛市訪見之徐娘雖老尚有風情初白子與仙子本舊交因此時相聚晤是時嬾雲山人太史某君樂倦齋主人常來往於金陵皆樂與小聰遊其後初白子之官江西仙子歸新安小聰於水閣設祖帳酒闌歌罷各自黯然大有一曲陽關淚萬行之態已已仙子復來白下則小聰已歸歐陽氏矣小聰旖旎風流吐屬典雅絕無倚門氣習後來之秀如白門新柳之記者惟大文寶庶乎近之蓋同得六朝煙水氣也嗚呼可多見歟題小聰畫蘭多見於近人詩稿悔餘庵云湘蘭合是前身欲步橫波後塵任是秋風吹瘦娥眉猶鬥精神我願花如人壽誰憐人

似花蔦恍見唐宮妝束墨痕注到唇邊藤香館云劫後秦淮水不温美人名士各消魂可憐金粉飄零盡賸馥殘膏帶淚痕畫閣圖成墨未乾心香私爇馬湘蘭天涯歲晏無芳草留與蕭郎鄭重看丁字簾前壁月孤重來往蹟認模糊迷香有徑何人熟讓與風流鄭鷓鴣風枝露葉影殘春遲暮相逢似我因我是江南吳祭酒當筵親見畫蘭人

安月娥

安月娥金陵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為秦淮舊妓昇平時齒尚穉頗著豔名煮石頑仙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嚦嚦妒啼鶯靨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慢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荳蔻含香芙蓉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淒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此詞膾炙人口至今傳誦金陵陷月娥避至他處迨克復後始歸六代鶯花都非疇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尚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重為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侑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為京帮生涯頗不寂寞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邇來養女巧齡巧珠日漸知名遂不屑再登歌席惟在室中伺客坐享其成云

以上白門衰柳記

節錄珠江名花小傳

文采

文采自言良家女因貧不能給遂流落風塵者貌盈以莊肌膚朗潤有楊玉環之肥然性簡默粗識字對客無詼諧語惟借扇頭書約畧讀之此亦可以想其風致矣余與姬定情之後其諸姊妹黃鸝惜别紅豆相思乞書函者爲相錯余亦不憚煩劈箋搦管不覺更殘燭跋矣芙蓉帳裏實虛度春宵耳迨素秋過訪詢知其遷徙梧江東風人面未嘗不有崔護當年之感云

芳草街良家女王翠鳳小字大姑年及笄貌亦豐盈以莊柔若無骨雙鉤極纖小性簡默客至但迴眸一笑欠身凝睇而已日坐綠窗下工刺繡房櫳精潔壁間懸美人新浴圖一幅予戲題巫山一段雲詞云彳亍蓮生步輕盈柳作腰酥胸半褪裹冰綃一捻紫葡萄密意迴眸欵柔情結想遥楊妃出浴者般嬌泚筆也魂消後爲某明府之弟以百金娶去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今讀文采小傳其風致殆相伯仲歟繆蓮仙

鳳彩

鳳彩年十五善歌清娓動聽少失怙母貧不能養女僅週歲假母收育之外美內慧舉止

安詳負知人識遇風雅士日與談謔則樂而忘倦儇薄貴介千金挑之不為動也所居卑陋往來鮮知名人故名甚晦鳳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為假母所拘恆怏怏不得志怨恨形於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鳳破瓜又贈百金為裝飾費利而許之不謀諸鳳鳳既知憤不欲生投繯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婉諭再三鳳跪泣而前曰兒前身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風塵兒之守身如玉豈冀他日金屋貯耶但願得一有終始者事之願母許兒自擇今而後請月以三十金奉母兒之出入弗阻也假母無奈諾之鳳遂移居別榭賓客往來漸增聲價而鳳彩之名至是始著鳳雖應酬甚盛而分外之遺毫不苟取故篋無藏資諸客中無合意者惟與夢花生相得最深余遂之鳳凡侍客酒燭跋即佯醉辭退嘗恐人有微辭而余與夢花生至則不然剪燭談心雞鳴猶促之不去臨別必依依不舍訂約再三初生識鳳時猶依假母居一見兩相愛悅既久情益洽嘗為所居卑陋有玷玉人會里胥子事遂躬徙寔生有以教之也鳳固久屬意生羞於啟齒乃歌紅顏薄命曲見志音節悽愴聞者無不墮淚又倩余婉商諸生而生以庭訓嚴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贈鳳詩甚多余嘗見其書團扇詩云十三學得琵琶成早日青樓博盛名好是酒香人語細爐烟暗遞浩歌聲愁頻不解解風波禁得消魂白苧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誰言司馬淚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湄裁字慚無幼婦詞扇影人情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且將團扇暫徘徊嘗恐秋風暗裏摧桃葉但歌迎接句不辭風雨渡江來

吾友王乾應嘗稱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諺遇有才人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尚豪華未幾予訪之一見如生平歡因慕王笠舫名以團扇屬予索書亦可謂愛才如命矣工於酬應人爭慕之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往視伏枕妝樓强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台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朶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今讀彩小傳益令我如不勝情

繆蓮仙

新嬌

新嬌年十九姿容秀潤有胆識且智慧過人今為黎生秀良姬初生業儒事計然策於珠江識新嬌一日生偕客飲於新嬌所適生同夥負債事質邑令語連生故隸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賄隸託病新嬌不可曰是即所以弄假成真也盍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歸告母妻然後赴讞新嬌曰垂暮風燭豈可駭彼聽聞況此事不過株連公門需索妾當為君備辦生感謝首肯隸欲執生新嬌急呵之曰是烏可施之清白人耶力爭始免乃以十金付隸屬曰微薄之資敢煩照拂他日案白當相報也隸憐其誠竭力代為周旋然以事實關涉羈候不能驟歸新嬌固一時翹楚頗有蓄積聞信託心腹早晚饋送食物時親往探視又多方為之關說始以親到候質不行逃避其無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

俱未之知新嬌由是心力俱瘁矣同伴姬母訓新嬌曰往者貴介相愛子亦泛泛置之胡黎郎則如是之關切也新嬌曰黎郎豈他人比哉人之貴得一知己沒世無恨者亦以患難相扶持耳使漠然坐視又何貴乎予非諂也此所以報知己云爾生出獄感其恩誼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僦居別院焉

瑞蓮

瑞蓮自少即知名肌豐骨瘦濃纖得中動靜中自具一種嫵媚態不事鉛華而輕勻淡掃每顧影自憐邇來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即姬亦以憔悴羞郎千呼萬喚始一出見然珊珊來遲欲前仍卻其風韻猶存也夢花生嘗寄青衫溼詞一闋以贈云老大嫁作商人婦那不憶當年舞衣歌扇金尊檀板迷也真仙紅顏老了琵琶猶抱淒切絲弦知音誰是江州司馬同病相憐余謂樂天琵琶行一篇因潯陽商婦而作不意淪落之感後人猶為慨然也

婕卿

陳婕卿字小好居羊城少失所天歸依母家家綦貧母勸令博纏頭貲以供晨夕婕卿不從久之益不支乃稍稍出款客竊欲藉此作擇木計也未幾盈門車馬聲價重一時余初識於大塘別墅一見即戀戀不捨傾吐衷曲越日招余於近聖居其母家在焉由是晨夕過從兩情益密月餘母擕之他徙音問遂絕他日遇之相敘數句後復睽隔歲己卯秋閏

報罷氍毹詩成婕卿使人招余余報以金箋數日復貽箋簡余辭不獲乃得聚晤於仁厚里婕卿風姿綽約意態閒雅淡若秋菊和擬春蘭知書能為四六言然性磊落不以才華自擅偶爾拈毫非相知有素者不輕持贈也己卯秋貽書于余云侍兒阿婕奉書仙查先生史席竊婕風塵薄質蒲柳微姿黃蘗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深悼泥污雖飄弱絮於江頭猶抱寒馨於籬下頻年爐邊賣酒敢妄希司馬之琴鎮日花裏閉門從不唱秋娘之曲居恆落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幸袪俗習每留花而不發欲解珮以誰投自憐小草輒淒懷於萎露凝霜願接春風獲快意於攀雲睹日先生襟懷磊落睥睨人寰舞席歌筵亦有刻翠剪紅之賦酒闌燈灺莫當妃青儷白之心乃前歲梅花放後風雅人來瀹雪歎茶驅寒煮酒十年並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其後妾移洛陽之居君訪南唐之屋何意重逢阿軟依然前度劉郎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捫心慚耐矢報涓埃故自奉起居閱月以來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慚鄭婢知詩不謂把袂言離竟成闊別雲山咫尺一日三秋今歲重陽忽貽簡翰永珍雅箋貺以新詩敬悉芸館下帷矢不窺園者一載棘圍鎩羽未克捲翮於九秋偃蹇遭逢古今同恨然風雲際會自有其時人世功名豈容勉強但冀隨時珍惜勿過搔憂轉瞬飛黃繼之衣紫彤廷簪筆瑣院司衡以先生史筆傳家經綸有素如此氣格如此才華豈非可操券得之耶況茲際蟹肥菊瘦綠雨緗烟正撩人愁思之天轉動我別離之感聊備小酌乞枉高軒暢敘幽情稍申菲意如蒙許可

自當掃徑而迎幸勿來遲業已佇門以俟耑函佈達順請吟安伏惟青睞不宣侍兒阿婕斂衽再拜

以上珠江名花小傳

節錄吳門畫舫錄

崔秀英

崔秀英一名漱英行二居山塘彩雲衖豐肌弱骨雅度翩翩淨洗鉛華見者不疑其平康人也慕寂靜寡酬應嘗買舟遊西子湖登鷲嶺步蘇堤撫西泠松柏弔小青墓飄飄有出塵之想當道某公招置湖樓誠非所樂經月而返家有綠雲樓銀蒜垂鴨爐香暖銅龍滴漏鸜鵒呼茶閒與二三知己酌醽醁淨紅螺金釵半醉滿座春添喜撥絃一歌小調喉珠一串不數燕趙佳人蓋是曲以北地勝姬來自維揚得擅其妙初姬為補非老人所賞貌圖以寄致書云侍兒秀英奉書補非先生閣下竊兒臨風弱質照水疎枝雖飄斷梗於麋城實抱寒馨於虎阜頻年吹簫夜月敢妄希鸞鶴之音鎮日掩鏡秋蟾從不染塵氛之色居恆落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深憎薄俗自憐小草輒愴懷於姜露淩霜幸遇明公獲快意於攀雲覩日先生睥睨人海嘯傲塵寰亦有剪紅刻翠之詞終乏儷白妃青之選卅年曾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敢不傾誠葵藿矢報涓埃故自奉杖履兼旬以來實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慙鄭婢知詩深悵六鷁遄

飛弗克雙鳧遙逐為此特圖陋質專遣賫呈但願常侍釣顏無遺棄鄉公自心同金石兒賓望切蔦蘿指月窟以盟悰人對青天碧海企雲居而結想魂依翠巘丹梯伏冀先生善養天和早圖良覿含毫俏涕意不盡言老人復書畧云老人當歌對酒垂三十年贈玖投瓊幾百餘輩忽忽虛過六九悠悠閱盡風塵亦有閒情從無滯跡迴憶綠雲樓上夕月人雙青鏡臺前朝暾影並一憑欄而羣芳失色甫按拍而萬籟銷聲此景此情如夢如幻朔風多厲珍攝為佳晝飲宵夢均需節制晨饘晚粥務及時宜素箋長存如親玉腕紅綃永繫莫負霜鬚補非老人僑寓白公堤之日游蔓趣樓書此以復嗣老人惓惓不置時寄金通意姬悉以賙親戚貧乏之妹金官與某生昵媒孽者搆釁雀牙事連坐復捐多金斡旋上下訟乃得解故人多其義不僅以色藝賞之

李倚玉

李倚玉行三白皙而頎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俗呼冶坊浜者為游船停聚處每當曜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晝橈動地紅粧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莫不歷歷目前地擅勝游人無俗韻拈毫覓句動滿濤箋姬言詞温雅粗識字好文墨故收藏之富諸院中莫及焉庚申秋余與七夕生有武林之行琴仙餞別舟中修秋禊故事以絲竹侑觴得識姬遂次作秋禊十絕以寄菊天反棹稻蟹初肥姬斫霜螯篘桑落招飲花前為賦儷語一章居二年臘雪初晴放棹白堤姬憑欄眺

望見之囙請登樓雲鬢風鬟怨恨見於眉宇蓋姬初與某生為割臂盟事不果剪青絲寄之乘夜沈於河得不死飲囙豪以酒自毀蕉萃日劇余見而憐之邀至舟同人聯句以記事有云帷開翠袖迎簾捲花枝嬋忍寒理梅粧珠光鬥眉嫵又云尋詩過野橋磬口芳心吐拈花泥人簪春意含釵朶臨別倩余作梨花滿地不開門圖明年圖成并媵詞一闋以貽之琴仙代為題云杏花纔過梨花落流鶯啼倦鞦韆索十二闌干倚遍時日高看舞氍毹鶴花落花開春復春春風顛頓鏡中身爐香茗椀誰知己儂是天涯淪落人又寫得月樓圖某生題云不識是恩還是怨一行紅淚不分明姬之惓惓於圖畫良以崔徽薄命恐一旦不及卷中故諸君之惋惜者亦深今雲英嫁去矣撫今追昔人隔紅牆而落拓青衫依然故我不覺感慨係之樓中囙多粲者如偕玉如玉已不及見次温玉貌豐美友人娛谷亟賞之次輝玉次媛玉俱相繼去是樓黯然無色矣

楊玉娟

楊玉娟小字自馥居虎嘯橋流寓金陵鈔庫街俊逸明慧修眉横波甲子秋琴仙娛谷鏡卿偕試白門遇姬於秦淮水榭與鏡卿邂逅目成焉翌日同人集王韻秋水榭韻秋名桂故為琴仙眤圓靨清臚肌膚玉雪亦秦淮翹楚席閒以玉娟詢述目成狀韻秋笑目鏡卿曰若是儂則當為瘦腰人急療飢渴乃以油壁迎之來瓊席甫即眉語旋通射覆飛觴靈心激注觴政值生渙度曲姬為歌明人傳奇占花魁一闋酒闌同人慫恿生送之歸申後

約訂明當集綠雲圖室蓋即洛陽女兒對門居室爲毛君畹蘭別業倚清淮面丁字簾前毛復廣交游名流雲集先是有欲得姬一笑者屢靳之至日聞姬之爲生至也命侶咸集姬殊落落比生至則媚靨圓頰唇展捧研吮毫以扇乞書生爲寫紅豆折枝并繫以詞夕筵既闌衆賓就散眉月銜嶺涼星壓波乃凭露檻訂星期出袖藏絡繡羅帶一襲贈生生固豐於才而嗇於財者轉難之姬曰妾身值金二百君第謀其半妾當鬻釵珥得如數生終以四壁爲慮未之領毘陵某生者願與生訂縞紵且豔其事攜朱提付生將爲石家半斛珠生郤之比竣試有力者欲强委之以重金啗假母豫買舟河干將爲褰裳之涉姬偵知之有適志而未發也中秋夜同人復置酒綠雲圖室爭致之珊焉來遲雙黛縈愁默默不一語數拈帶而已索巨觥痛飲并酬生黯然告別厥明而爲驚鴻之逝時八月既望朝也生亦尋爲友招游攝山追賦十絕以寄茲錄其三酒鱗瀲灩處瓊卮摔燭生烟綠繚眉恐是同鄉試相問微波剛注水偎祠曾呼雙槳訪清谿長板鶯花半已迷喚出尊前楊妹子六朝山色盡眉低木蘭催上太匆匆懊惱絲楊萬縷風便放石城烟艇去莫愁湖上最愁儂讀其詩可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矣

如蘭

馬姬少未有名隨園老人過吳門名之曰如蘭老人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是也瀕行與姬約返吳當作兩月聚至梁溪盛稱姬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分獨

於姬莫得形容語公子曰豈即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老人擊節相與大噱時與集虛
送客胥江舟中述此取以補姬傳之畧

杜凝馥

宛蘭落籍後乞贈言於錢塘陳雲伯雲伯為作小傳云杜姬凝馥吳之吳趨里人生而玉
靚花明麗入圖畫秉性幽素蕙心蘭氣曳紈縠被金翠非其志也妙解音律尤工胡琵琶
銅絃銀甲轉軸一奏四座禁不發聲至變調入破指無停撥絃無滯響覺蘭陵王著銅面
具馳快馬入陣無此豪快也吳中多工此技無出其右者因稱第一琵琶云姬貌明麗皎
若朝霞品花者以天香國色宜為牡丹而姬獨愛蘭謂美人香草擅芳空谷由其色佳其
品潔也嘗誦汪詡若一種幽芳宛似蘭句因以宛蘭自號所居研花樓在水潭側紅簾碧
檻鏡影澄波鳧鼎螭盤位置妥帖素諳琴理兼參畫禪文人翰墨尤所心嗜長箋短幅橫
陳四壁玉軸檀冊盛以桂櫝雜置鏡台香奩間拱璧視之勿翅也吳中繡谷園蔣氏故有
楊子鶴所繪張憶娘簪花圖國初諸老題詠幾徧袁簡齋詩所謂袖角裙邊半姓名是也
春瑤倩周君雲巖仿其意作後簪花圖江左能文之士咸為賦詩卷中人規模相似得毋
即憶娘後身耶七夕生與姬善星河案戶密誓三生是夕室中蘭開有雙頭並蒂者咸以
為兩人真意所感山陰王梅卿女士為寫同心蘭圖沈茂才鏡卿賦焉姬之將歸於生也
假母積逋負三四千金將以居奇生籌千金不足姬則質釵珥又假他債以自贖姬既子

身出而吳之人以姬負重名不欲其去則假他詞嚇之謂生故貧窶不足以活又謂室中人妒將不容姬咸不應惟謂生曰今日之事妾生死依君矣望君如歲忍相待乎余之再經吳門也適生以此事未得籌策謂余曰某德薄不足辱第一人請爲君作蹇脩可乎余素聞其事辭不可惟請一見顏色以爲幸時姬已移居妹家矣至則遲久不出强之方出天人玉立光采照耀一揖而退重簾寂然生爲道余傾慕之意請奏其技不可强之乃隔簾爲奏出塞入塞之曲余賦詩記之并囑同人排當其事姬終歸生

以上吳門畫舫錄

節錄吳門畫舫續錄

潘素貞

潘素貞字慧卿常熟人今居上塘丁家巷秀潤温雅幽閒自愛澹於秋菊潔若水仙無撩人之光彩有療飢之丰姿其遷寓丁家巷也同人載酒作餞席羣蘿補屋翠袖天寒七夕生一見傾心逢人說項浮眉生方與商量筆墨劾糊窗補壁之勞不二旬爲競渡節慧卿食指以什計他物稱是停橈治芳渓傾城屬目元遺山句云海棠一枝春一國可移贈也

黃月娵

閩姬豪於飲工崑曲惜余訪晤時扶病下樓嬌喘莫制未及見其粉添顏色響遏行雲琵琶亦擅長偶一奏之未得聆其續續彈也

黃月舨一字月舟名婉僊行大初居風箱衖後遷楊菴浜仙姿曠世佚態離倫慧業三生佳人絕代癸亥秋余浪遊京口時瑯琊仙吏方在幕府夜雨連牀問余以茂苑名花誰為第一余答以月舟瑯琊曰月舟何如余曰嬌矣好矣美無倫矣芙蓉臨鏡不足方其豔也明月入懷不足方其朗也鍼穿七孔錦織迴文不足方其巧也冰瓜雪藕仙露明珠不足方其聰雋峽猨啼月絡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而酸楚也青眼照人識余兩閱歲曾未聞女蘿之托也瑯琊唯唯若未深信月舟早得盛名俯視緣雲得月研花諸樓而諸樓中亦甘為避面余猶見夢樓太史所贈詩字體整暇其卒章云甘作陽臺局外身洵老眼看花者傾心若揭矣會稽太守揮三千餘金欲置為側室姬緣太守愛已博不果行後歸於高氏不容於大婦流離漂泊仍返吳門余以丁卯秋出長安道經金閶聞姬新遷楊菴浜與張輕雲同居輕雲者亦茂苑名花語詳西溪畫舫錄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瑯琊實捍衛焉或以余言為不妄也及訪晤時余固滿面風塵姬亦玉容憔悴斷梗飄蓬相為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終已不顧以不獲晤瑯琊為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聞姬已歸瑯琊枯魚竟展之清波飢鳳既飫以竹實今而後月舟得所矣

以上吳門畫舫續錄

陳月娥

海舨治遊錄云陳月娥亦滬中才妓也本舊家女子父没之後無以為生遂隸平康少曾

讀書及長壹志詩詞遂能吟詠既墮風塵輒自悲悼而全家數十指悉仰給於姬一人庶母乏香性刻酷待之尤虐每逢佳客為姬所知心者輒加白眼而獨以大腹賈為上賓曲意逢迎強姬延接姬心弗願也姬玉立細軀輕盈綽約望之如神仙中人性又端莊凝重不苟言笑入以游詞頰暈朝霞輒不能答喜與文士談詩竟晷不倦閨中陳設精雅筆牀研匣外圖書盈架而已箏笛琵琶非所好也與茗溪醉墨生最善往來年餘兩情浹洽縱無纏頭之贈姬亦不作丁孃十索也每於夜闌燈灺言及終身之事輒為欷歔暇時輒與生唱和寫愁寄恨累牘連篇令有情人不忍卒讀生俱珍藏之篋笥姬色藝雙絕名冠章臺招侑觴者絡繹於道姬以戀生故輒託故不往自此鴇母漸厭生每值生在座則指物以詬之或姬不在則待之以閉門羹生固棄儒冠而執賈業者貲本不豐又遭折閱計無力為姬脫籍遂與姬絕泛櫂金閶別謀生計驪歌催客別調終彈鴻信懷人離情莫訴生不禁為之惘然特作惆悵詞四絕以寄意水晶簾卷雨如絲小語娉婷送客遲應是鴛鴦初罷繡暗彈清淚怕人知愁心自古美人深不語還傳一曲琴豔質休孤天付與好憑青眼覓知音相逢轉瞬又天涯流水無情日易斜願逐春風化蝴蝶一生生死總隨花遊蹤十載類飄蓬金屋何能貯玉容但賸零脂殘馥在和詩都入錦囊中

楊寶珠

海陬冶遊錄云楊寶珠真如人其妹為桂珠皆其假母之錢樹子也桂珠與假母並籍隸

金陵寶珠習久相忘亦能操金陵方言不知者多誤以為來自白門寶珠態度苗條丰姿綽約亦章臺中之矯矯者初居兆榮里後遷尚仁里與緞莊某甲善繾綣情深有金屋貯嬌之意顧落花有意流水無心珠與某不過博其纏頭錦買笑錢而已珠之心心相印者則蜀人鄧某也鄧固博徒在漢皋曾以局賭騙某商萬金後不能容挾術來滬尋花問柳獲識寶珠鄧雖在博場生活而善自誇詡低幃暱枕每自炫其多財珠信之不疑時珠迎新送舊年逾徐娘一日某謂珠曰蘇小墳前空留碧草真娘墓上已落夭桃人生幾何有如白駒過隙卿雖不至門庭冷落車馬稀疏然回首當年流光若駛蛾眉雖好已歲月之頻經馬齒徒加覺鬢毛之欲改卿如有意僕當與卿白首同諧風月場中究非結局珠曰妾天涯淪落青眼難逢海上論交白頭莫賦以蒲柳之姿得蔦蘿之託豈不甚願獨是舞衫歌扇玉釧金釵與夫貰酒買花各項清償須六百金君能為妾部署妾從此逝當以惡道視烟花矣某如數畀珠乃與鄧某連夜避居他處翌日某貿貿然往鑰扃門戶簾靜房帷雖無塵跡珠絲業已桃花人面某悵悵而返為咄咄書空者匝月珠與鄧遷僻衖雙宿雙飛服食起居埒於素封不兩月床頭金盡蓋鄧日溺於呼盧喝雉中固銷金有窟也鄧本無恆產至此無以為生珠乃質首飾於典閣得三百金俾為逆旅主人設大有棧於桂馨里鄧非貿易中人無能為役資又告罄珠又從人貸三百金暫以支持不轉瞬間悉為過眼雲烟自中秋至除夕僅四閱月一千二百金蕩然無存珠至此逋負如山徒呼荷荷

除夕鄧諸債麕集向珠索貲不應憤火中燒陡咬珠之左耳去其半輪血肉狼籍珠擬訟之公堂不果遂與鄧絶旋鄧以另案被繫新衙珠之誑某卒以自累於此歎花叢果報之不爽

朱湘卿

海陬冶遊錄云朱湘卿琴川人雪膚花貌旖旎溫柔工詞曲知書識字丰度嫻雅酷似大家顧見客酬應絶不作矜持態性愛文人才士雖竟日流連不倦苟遇大腹賈即以閉門羹待之矣年未破瓜才能詠絮初來滬上僑居尚仁里未甚知名經諸人提倡風雅贈以詩詞而後章臺中無不知有朱湘卿者丹徒吳子名下雅流也一見心醉歡讌累日贈以七古八章驚才絶豔神似太白由此名噪北里辛夷花下丁字簾前車馬往來幾無停轍尋芳者爭以一見顏色為幸旋又遷於兆榮里照春屏上爭題九迷之詩藉甚香名幾於一時無兩姊妹花中無不讓為獨步姬與吳興陳聽雨為尤暱旋有賈客某願致湘卿於金屋姬亦心焉許之繼而某詞林來滬續與姬有割臂盟客恐為捷足者先得一日偕姬同乘馬車而出為偽遊雲夢之舉匿姬別墅不復使歸并預寫婚帖為涉訟地絶代名花一旦忽為沙吒利折去聞者惜之

岳小鳳

海陬冶遊錄云蘭史岳姓字小鳳吳鄉望亭之農家女也父為布客挈鳳僑寓吳郡祖仍

居鄉業農咸豐庚申父歿兵燹中鳳隨母氏來滬杷杷門巷賃屋棲止時鳳年十齡許耳客至恒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鳳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叟賞之欲購為媵未諧贈以金使遷寓滬北母見其姿首明豔知可作錢樹子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舉止倜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顰笑為幸鳳少所許可某軍門自津抵滬啗以重金鳳拒之軍門謀以勢劫鳳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為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聘鳳鳳許之顧祖猶未知鳳之為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濱鳳已逾笄而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鳳為恥選色徵聲非鳳在弗樂也是年秋鳳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刦者十載誨盗誨淫此閭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為別明日盡室他徙甬江某庶常偵知其赴吳命舟隨往求之不知所在

余素素　崔小韻香

王韜燕臺評春錄云余素素皖人丰姿旖旎通書史見篇章詞曲輒愛玩不忍釋癸亥重見求為畫江梅幨子往來甚歡素能繪蘭案積縑紈不得暇每倩予代作一夕微醉詰之摘髻上晚香玉相贈有時解羅襟出香囊相貽午寢晨粧情欵頗暱會友人有妬者蹤跡遂疏秋末客或招飲別洳箋見寄深衷密意殊可感也貽以楹聯云余懷同靜寄素願結

芳馨甲子余入秦素從何員外何没復歸袁明府自都中攜所畫乞詞睹其用筆益古淡填玉京謠一闋淒楚之思溢乎言表矣嘗憶癸亥五月驟雨如注慕君驅車相過約同訪素素值有客欲出素急止之須臾客去方共談諧而召佐酒者數輩素留予少待因與慕共論詞曲素歸問曰久憩悶耶作何消遣予告之曰會真記藻采奇麗妄夙好讀顧所賞何等也慕曰閑簡神奇變化余曰不如哭宴至性淋漓素曰拷紅瀏亮伉爽慕以素與余獨以文字相知舉我有翡翠衾一節諷之素顧余微笑予曰你便知我一天星斗煥文章誰可憐我十年窗下無人問今千古文人一齊拭淚素曰小姐可憐我為人在客相與歡笑已而客麕至比宴集闌珊東方既白遂同載歸今素不得見而慕宦東粵卒於官悲夫

崔小韻香賦性便娟善解人意甲子秋避雨其舍遂相識戊辰春試復時過之雅以才調見重雖富商豪家視之蔑如也姬工筆札嘗畀余一緘云一日不見邈若三秋況今三旬耶不奉顏色思何可支病魔相侵委頓牀褥近已小愈枯坐無聊烹茶延娭過我作清談何如周小卿居愛蓮堂院中以弦子六呼之妙於箏阮能鼓琴余西邁日客有餞於周者羣姬未至枯坐無聊聽彈湘妃一曲覺泠泠然有凌波出塵之致曲終縱談人間世出語超脫時雜禪悟亦不愧一時名姝也

珠江名姝

王韜珠名花舫記云粵中豔跡以珠江為最風月繁華尤聚於穀埠有上中下三檔之分

紫洞艇排如雁齒密若魚鱗櫛比蟬聯幾成衢市可以信足往來別有數船儲貨出鬻如或有所缺乏取攜甚便至夜月明風清波平若鏡琉璃燈火皎潔如晝所有珠娘咸羣結隊晚妝初罷妖態萬方客至開筵陳設華煥先之以管絃嗷嘈笙簫喧沸諸校書各逞珠喉互賡迭唱脆堪裂帛響可遏雲歌聲既闋然後入席珍錯雜陳烹調盡善即鴨臛魚羹亦復別有風味席撤再唱綺興愈濃往往至星隕月斜重復入席斯時侑酒拇戰釧動釵飛擊鼓催花傳觴醉月倍極其樂遊客至此無不色授神眩魂銷心死纏頭一擲動至不貲兩情既稔三生遂訂鮮有不為丁娘之十索而能守漢法之三章者然則紫洞艇中亦不殊於迷香洞耳況乎玳梁棲燕翠蓋藏鴛所以便雙宿雙飛者又有因緣艇焉誠所謂昇平之樂事花月之新聞也今先臚其尤者於篇羊城當秋試之時士子雲集珠江風景分外清娛往遊穀埠問柳尋花者紛如也梁生南海人性倜儻以風流自命於羣妓中少所許可一見阿雲極為顛倒問其所生向居西樵山麓錢塘蘇小固屬鄉親因此尤眷愛之幾於形影不離阿雲曹姓年十有七明眸善睞膚若凝脂殆江淹賦所謂氣柔色靡者也頗能識字解誦詩詞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詩婢泥中之對也梁生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堂中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往驚風又拂衣衫去多悶多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鶯春正滯珠江櫂愁秋始返雲山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名花飾雲鬟低亞胭脂亦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

成梁生擬娶之為營室出千金為脫樂籍惟須待塲後鹿鳴讌罷乃可商之堂上也二詞則已盛傳於勾欄中汪蟾輝南海良家女性溫和吐詞雋雅幼時母授以書輒能記誦稍長尤工刺繡針黹之暇愛作小詩頗有風致及笄誤嫁娼家深以為恨然已無可奈何惟時時背人飲泣而已姑亦憐其俊慧俗客造訪概勿與通遇文人詞客始令接見即於舫上作小樓半間以居之窗明几淨法帖奇書雜陳左右笙笛箏琶不屑置也客至焚香瀹茗相對清談不雜一淫褻語逢二三知己必置酒小飲或飛觴月下或分韻花前興亦不淺與番禺徐生菊仙情性最洽幾無日不至常持扇乞詩生戲題二絕云不須彈雀畫求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向小亭花影裏撲將螢火一星紅欲錫嘉名定合徽暑消三伏勝裁紈只愁赴約黃昏後故障嬌容不許看既而生父聞之嚴加防範欲尋舊好莫得其便汪猶未知之也以書招之不至緘詩寄生云緘書昨已倩鱗鴻滿擬西窗話舊衷不意近來踪跡闊仍將離恨寄絲桐記否當年月下時雙攜素手步階遲縱然未訂三生約合向春風折舊枝生讀之感念昔游寄詩以謝云初度相逢尚憶不嫩涼天氣近中秋憑欄共玩西樓月殘夜疏簾未下鈎醉月評花念夙歡每逢佳日共盤桓自憐抱病秋風裏細檢刀圭手自丸旋生赴秋試竟賃其屋為別館夙契重溫纏綿臻至生擬以巨資啗姑迎置金屋想姻緣簿必能為其如意珠也阿金陳姓姿容清麗風韻娉婷待客無生熟皆極殷勤以故所歡多作耐久交豔名噪一時能唱諸曲鶯聲嚦嚦中能作變徵之音尤所擅長

者為夜觀星象曹福登仙淮陰歸漢魯智深入寺每喜與阿奇對唱抑揚宛轉酣暢淋漓無不各徵其妙變化入神當其發聲也嘉賓滿座肅然靜聽雖經千百回不厭也勾欄中多以曲聖呼之可謂空前絕後矣旋有北人官粵者甚愛其藝有嚙臂盟罷官後竟為脫籍載之北歸擅專房寵焉孫姬十五字阿梅肌膚白皙豔奪雪光面有微麻不損其媚姊妹行中與夢花最稱莫逆每唱必與俱珠喉一響可以遏雲裂帛最工者如百里奚會妻四郎探母白帝城託孤聲之高下抑揚幾與金石相宣於夢花可稱雙絕夢花尤以色勝人因以銷魂夢如意花稱之其顛倒人可知矣潤嬌亦字鳳珠身材窈窕性格瀟灑雙瞳炯然若剪秋水亦珠江之尤物也其唱如春娥教子何文秀附薦音容宛肖以一人而能兼老生小生小旦頃刻間三變其音講聲伎者推為絕調以是綺筵一開徵召者紅箋相屬某太史眷之贖作小星謂人曰東山絲竹聊怡我情時脫籍之貲不過八百緡既歸太史啟其笥篋得三千金皆粲然白鏹也纏頭所積固屬可觀而潤嬌平日間絕不一露聲色亦可謂苦心孤詣矣彩玉肇慶人丰韻婀娜腰枝輕亞固一時之秀也顧容麗而性峭初見客面即發赬絕不能入一游語客多以紅樓夢中妙玉目之謂之曰如卿者真可謂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者矣所唱如夜困曹府最為擅長潘氏子漱芳素以佻達稱一見彩玉賞之不容口立呼侑觴自飲無算爵拇戰既北則令彩玉代不可則強灌之須臾彩玉竟醉而漱芳佯作玉山頹矣於是同宿姻緣艇上夜半酒醒彩玉已縱體入懷日間同客

在座則莊甚疑若毫不可以犯干初不意蕩甚也後潘竟娶之卒以瘵死東有番禺人本良家子誤墮風塵殊非已意見客不善作酬應語與之狎亦不甚拒但嫣然微笑而已能唱高平取級聲情激越妙響驟發雲生水流小青字碧雲濠鏡人善唱花園跑馬柴房相會稱為河調中宿將一日余偕羅介卿買醉花舫苦無當意者介卿因代為招小青良久不至余為吟日暮碧雲合美人殊未來句介卿遙指曰此嫋嫋婷婷者非小青乎余視之容亦中人及入座唱歌殊覺不凡始知所長者在此不在彼也小鳳新會人年未破瓜而情芽已露見客每作飛燕依人不離肘下能唱祭奠項良愁狀哀情俱作媚態餘如李仙附薦打洞結拜輒與阿有對歌並皆佳妙韻協音諧聆之忘倦

燕臺名姝

王韜燕臺評春錄云余友第九洞天樵者客居燕臺時作綺遊南旋遇余於蓬萊仙島酒酣談洽出示評春錄曰此北方之雪泥鴻爪也余因為采錄二三花天酒地中亦足覘其一斑矣潘藕仙行五維揚人舵師女失風泊津門修艙三月貧不能歸因鬻院中貌娟秀性和靄舉止溫婉客至瀹茗治具事事精辦都事與舉子相識多厚索贈遺金珠綺繡皆取給焉稍不滿則招之不復至獨藕仙不效丁娘十索歌與諸暨周孝廉善時過所居言及身世飄零未嘗不哭失聲值吳會淪陷南中音耗不通周與余相對長愁不能以斛珠贖惟於酒邊燈下把袂拭涕而已李一菊如本良家女居楊梅竹斜街為鄰子所誘已而

金吾羽林監史掾奴窺其豔爭求識面李悔之不能復拒惟匿閉不甚見客而已滇南何君制府之介弟一致於露君家肌膚潔白秀目長眉弓鞋纖瘦如指性沈靜寡言語是日荷花生辰主之者花鈴洞天樵者與李水部共讌於種玉園諸姬諧笑甚歡菊如終夕不發一語俯首微粲丰姿媚絕賈緻秋貌妍艷聲價甚重室中陳設都麗流蘇繡褥異香噴溢性嗜睡嘗隱紗枕囊春夢沈酣漢皋子為作海棠春睡圖題者多一時名士錢桂卿與藕仙同院居髫年豐潤潘工愁桂卿瀟洒自喜蓄英石一枚癸亥復來則藕仙已嫁桂卿亦他徙未幾於潘秋琴家見之憔悴不似昔時見之幾不復識桂卿笑曰君不記供石人耶始恍然悟緬述亂後情事回憶昔游真如夢寐黃壚邈矣歲月如流可勝慨哉京師三曲多在城外胡畹鄉居宣武門內年甫十六靚好如處子王麗君粵東人丰神清朗而舉止落落大方周冬郎集揉秋襛端坐笑言娓娓作清談灑脫可聽都中妓多皖齊燕代產蓮涇竹西絕無僅有至珠江春色亦於此一見云韋桐仙小字鳳兒年十七小鬟窄袖風致楚楚與林公子有齧臂盟欲貯之金屋而假母方以奇貨居之公子陰令人訟諸司城託給諫落其籍竟輾轉得之林官秦中挈之去林死潼關姬遂琵琶別抱洞天樵者贈以楹聯云桐閣香芭朝翠鳳仙源麻飯比紅兒馬露君豐靚秀麗眉目間朗朗如玉山照人慷爽自喜好豪飲每倚醉捉耳灌客滇南花鈴本蒙詔世家少豪侈下筆警絕并習拳勇刀劍弓槊事事精妙入貲為郎官上自公卿邸第下至輿臺役隷無不知其名不二年揮

霍十餘萬金以鬥促織罷官出從大帥征皖語不合歸狂歌斫地益無聊與予遊往來露君家酒酣緣橦舞劍想見壯心欲裂也予出都後花鈴再遭蜚禍幾陷大辟昭雪復起為京秩予亦九死一生幸脫賊刃霜雪關山得復見悲喜交集花鈴悔少年孟浪余亦癡頑自殲相對意氣都消問露君亦不知何往矣潘愛琴姑蘇人少鬻甬上為妾夫亡有閒閤之命遂還白下已而轉入京師隋落平康閒長眉壓黛秀靨承顴雖齒少長而風致嫣然操吳音錦麗可聽庚申夏秋南道隔絕余愁思坌集每相對談浙東景色輒復黯然癸歲復見秋娘老矣而風情如故未幾珠殞玉化惜哉潘後改字秋琴余集文選贈以楹聯云秋芳自賞琴德最優岑二雅仙性情溫厚某太史嘗稱之曰見雅仙醰醰有味如飲越中女兒酒不自知其心醉雅仙能唱南曲彈琵琶此他所弗能逮者也蓋南中妓悉能刻宮引徵竹肉相宣令人聽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予初至時賓酒尚有看饌伎出局承應尚鞶裙侍飲尚行令拇戰近概蠲免予戲曰實事求是悃愊無華謂之講學家可登之卓異薦牘亦可然多見士大夫舉止大方是其所長也金月卿頗冷然有豪氣不屑屑作兒女態西賈挾巨金啗之夷然不顧其風格如此高春痕纖瘦波俏體若凝脂秉性簡默而意韻沈穆中風度適逸盧陵歐陽伯子贈以詩敘有鈔延瓜蔓嫖烽碎鐵漢之魂夢別桃花鉛水下銅人之淚句為一時所傳誦曹馨薌行三以琵琶著名性佻達數從人恆以不合放歸而豪華自喜貴介俊英無不傾倒都中伎近日尠解音律獨丁月卿以簫稱李竹

仙以遂高三以阮咸蓮仙以琴蓉卿雅仙俱以琵琶得名蓋所謂庸中佼佼者餘多肉屏風矣張韻珊初依兄避難淮上嫁一遊客相從入都始知為人所漁獵既至院中常鬱鬱不得志性卞急不能容物昵之者多失歡去然貌瘦秀玉骨纖腰甚都雅故名冠章臺庚夏月卿嫁後所遇無當意者得韻珊甚愜曾贈以楹聯云閒翻韻府尋詩料醉把珊枝當酒籌其年秋七月津門事棘踉蹌出都某帥勤王室以油壁車迎往天甯寺寵甚已而帥下獄珊亦退老尋嫁作商人婦嗚呼大樹蕭騷殘花飄泊與雍門琴響有以異乎或傳韻珊軼事者甚可笑一日出眺户外有子女匄食者問之曰吾瓜步人父母同入京訪戚里適是人以事去南旋抵王村父病死貲斧罄草草藁葬復折歸母又臥病無可為計故偕行乞耳珊憐之慨然曰吾鄉顯者未知耶奈何無桑梓情出十金貽之曰將去作小販勿乞也苟不足當再相告予嘉其義欲解囊畀之則艴然曰吾行吾志豈望君欲助乎錢晼卿年十五秀冶天生一日與友人同飲摩雲閣有客新授觀察頗揚揚有驕色錢甚鄙薄之雋詞冷語尖刻異常合座為之大快張芝卿行九母蘭仙素負重名嘉道中六街禁令嚴歌郎比户而平康錄事不敢僑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測少昵妓者至咸豐初年有蘭仙竹仙蕙仙一時名噪都下朝紳爭聯鑣詣之金吾令亦少弛矣蕙仙能詩畫蘭仙工歌曲竹仙善奕余見芝卿時蕙仙已死竹仙已嫁獨蘭仙在亦謝客為大豪所主秋夕至其家聞唱絮閣一折風雨淒淒蕉聲滿耳聽念奴一曲真不知人世有愁思也芝卿貌亦娟娟

李竹仙以工笛故取子淵願字洞簫之意清韻拔俗亦都中一名輩也潘孝廉至京一見昵之幾於無竹仙不歡揭曉日醉卧其家比明媼婢市登科記付之竹仙則潘已獲雋相傳為佳話韋芸香貌極豔唇下有紅痣余嘗戲之曰此洛花中一捻紅也癖愛畫凡一冊一卷收藏若拱璧後嫁一貴官去韋素雲擅名北里車馬駢集於門素雲性尤驕矜閩中某太史納之太史南旋留都下會笞婢死事發下獄鋃鐺鐵索如閻幼芳之備受笞楚矣錢素卿行四本回鶻種柔情多態與花鈴生極暱花鈴從軍淮上姬繡小影並作二十三札寄之花鈴亦刺臂血書長歌以報歌凡三千餘言王盼雲頗妖麗飲饌居處甚華縟五陵裘馬少年趨之若狂余為畫宮紈題有莫謂薄命人寫此一幅桃花照語盼雲捧扇汍瀾因感悵竟日金小雪卿團靨長頸肌理白皙足趺春妍可愛自以頗有名都知老舉闇倨甚一時采聲譽者爭以得見顏色為幸癸亥復至則所居已易主門前車騎喧闐如故而春風環佩杳然人世矣何月仙皖籍和平雅素人也容姿妖麗雙眸炯然殆古之所謂佳俠含光者也性豪邁纏頭到手輒揮霍去殊不甚惜或有規之者必笑為守錢虜生平極愛文士見有貧不能自振者輒資之蓮溪生京師中巨賈也偕其友張茂才往天甚寒欲雪張猶著單布袍談吐生風絕無瑟縮態纔送之出挺立朔風凜冽中若毫不知冷者月仙甚奇之時張欲南旋應秋試慨然出二百金贈之明年張捷南宮鳴騶過訪立傾囊中金為之脫籍鼓樂迎歸居然為正室云

紫鵑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粤人某甲游於滬悦一妓名紫鵑脱籍携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鵑自鬻於平康以其貲料理訟始解鵑再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為脱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醵於舊友久而無成鵑在粤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為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津門妓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鄂人王慕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齎寓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痕鬢影隱約可覩王意方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識之至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輾然曰誤矣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即是前緣君既閒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介歟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

客囊如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秣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尚有故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齷齪頗具湖海襟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面不知何處矣

山東妓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咸豐三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遽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娼也殊不慚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拙哉賊也何不即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韁繫己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為其牽曳而去顱碎脅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李玉桂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李玉桂者妓也故蜀產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皐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閒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計偕北上道出漢臯為友人拉作狹邪游遂與妓相遇妓屢目之友曰若愛李郎乎是故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貲如干當出以佐君為脫籍費李感其意諾之而請俟之禮闈捷後已而春風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偃蹇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豔其色强委

千金於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紅蘭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賈媼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措大乎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紈絝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緜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吾當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為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從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為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為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蘭陵女子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常州一女子談者失其姓氏自幼為父母鬻於妓船女絕色也船媼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撻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豔其色爭啗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媼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為計咸豐己未歲媼載女至湖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為佳士也遂與訂嫁娶陸去女白媼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即辭母

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媼知不可奪諸之女處媼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貲女出私蓄洋錢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即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憫女而惡陸之無行强使經紀其喪焉余亡友徐誠庵大令為作蘭陵女子傳

月桂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月桂者直隸欒城妓也家貧父母强使為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為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異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既入無寒暄語輒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某所桂唯唯屆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翦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闃然桂與尼俱杳矣

沈秀英

繆良蓮仙沈秀英傳云秀英沈姓維揚人年二十許自幼隨其母流離轉徙旋入粵中庚辰秋友人王笠舫招飲予始晤於羊城小東別墅秀曼都雅玉立亭亭弱不勝衣時有飛鳥依人之態低鬟一笑行酒數行坐客皆為心醉未幾遘疾僦屋而居予訪之知其誤投

藥餌因浼友人蔣稻村診視旬餘疾少瘥將移寓水南依依話別情若有獨深者子書秀色如卿蒼亦可英雄失路病同憐楹帖贈焉後屢託友人趙小補傳聲邀子久未踐約冬初予匆匆作綏江之別遂不復相見一日友人王應乾寓書於予中有青樓惜玉才子多情黃土埋香佳人薄命數語反復披閱猶未知秀英遽然朝露也正疑慮間適稻鄉書又至乃云所不堪為君告者秀英香消玉損已返方諸脫化時尚惓惓於君以不能面別為恨今墓於大姑山下君鍾情人也曷不為之傳刊附集中使千百年後知有其人錢塘蘇小不得專美於前也予覽竟泣數行下嗟乎心雖通於一點緣未了於三生徒以淪落天涯惺惺相惜而彌留之際猶念鄙人泉路茫茫恨何如也他日返棹穗垣當與稻鄉諸君鼓蘭棹泛珠江挈榼提壺訪秀英之墓招芳魂而酬之將見白楊蕭蕭愁雲一縷結於山巔水涯而不散者其必秀英也耶爰徇稻鄉之請而為之傳

傅彩雲

樊增祥彩雲曲序云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為簉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攜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庭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象時論榮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逐福留彩寖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夭天年彩故與他僕

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遂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巳魁天下遽與珠絶珠寃痛累日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曲云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尚吳棉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蹔踏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皇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游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持婁奉章錦車馮嫽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盤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環珮奴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裝束潛將西俗嬌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投書亦解繙英字鳳紙

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後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枝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丈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别宜城從此羅帳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台擁衾總怨金龜壻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啟轉塵玉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苎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孌漁童美繐帷猶掛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裡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郎章臺依舊柳鬖鬖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時嘗蒯得恩憐貴後萱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遊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户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一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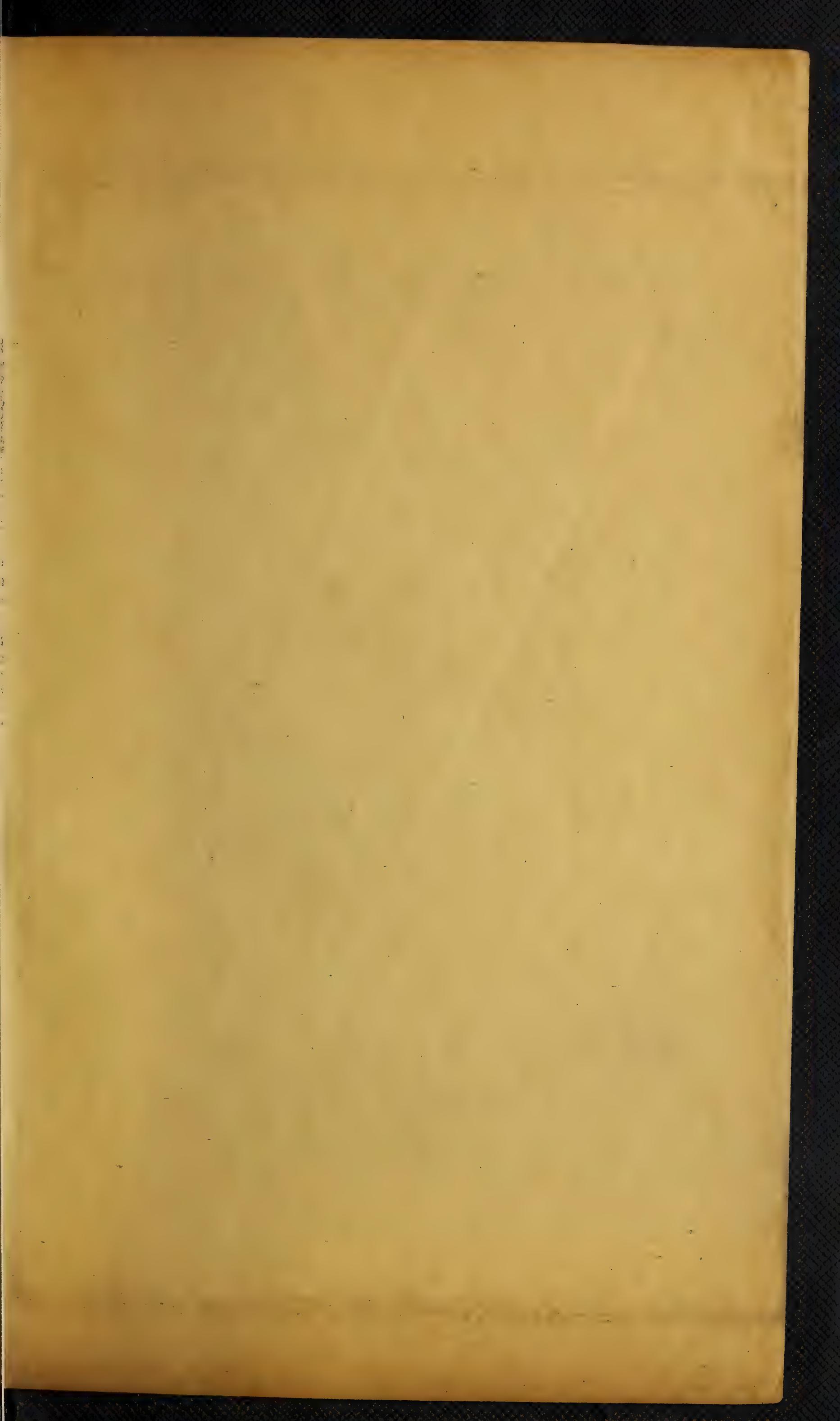


十二優伶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優伶

三・一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二目錄

優伶

樊香歌
小玉梅
張玉蓮
趙真真
李嬌兒
張奔兒
汪憐憐
米里哈
顧山山
李芝儀
金鶯兒
劉婆惜
小春宴
孫秀秀
王奔兒
吳桐仙

張金麟
王蕊仙
鄭建貴
沈寶珠
胡喜祿
周稚雲
朱蓮芬
沈芷秋
李鹽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二

優伶

黃幡綽

羯鼓錄云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撻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千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一作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訖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綽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肉（一本無肉字）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走下階而北鞠躬大聲曰奉勅監金雞上大笑而止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

俳優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

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缾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於教坊弄婆羅人中初有康廼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驃兹康國疎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為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為面其捍撥以象牙為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卧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鏖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横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

歌者葉記

唐沈亞子歌者葉記云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遠邇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多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為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節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鐃乃曰吾緑組初秩盜宜厚畜以自奉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且作樂乃合韻奏緑腰俱囑葉

曰韋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諂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鄰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且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與歧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壁李元憑世稱為知音之尤皆善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彈曲打顛

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彈曲起於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為拍彈優伶打顛亦起於唐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風憲不往台遂以為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王大娘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為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宴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

詠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飛鸞輕鳳

杜陽雜編云寶歷二年淛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軿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獻也軿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石火胡

杜陽雜編云上降曰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蚩尤戲

梁任昉述異記云秦漢閒說蚩尤氏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按角觝亦作觳抵見史記李斯傳亦作角抵見漢書武帝紀李斯傳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今讀述異記乃知本於蚩尤戲按蚩尤戲即後世扮演古事之權輿矣

演戲之始

清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

舉人流落教坊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教坊之長）同賀莘老莘老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線見因啟相公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赶逐不上劉為大笑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廣東劉八工文詞因赴京兆試流落京腔成小丑絕技如演廣舉一齣毛把總到任一齣曲曲如繪按此亦丁石之流亞矣

元院本無生旦

清沈自南藝林彙考引胡氏筆叢云元院本無生旦與雜劇不同元時雜劇旦有數色所

謂裝旦即今正旦小旦即今副旦以黑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為之又云元襍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離魂中末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為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襍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知矣據此則元襍劇亦無生與前說又歧

首坐點戲

清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自嘲賀新涼一闋同杜于皇賦其小序云于皇曰旅舍風雨中與其年杯酒閒談余因及首席決不可坐要點戲是一苦事余常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春圖名甚吉利亟點之不知其殺伐到底終坐不安其年云亦嘗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榮華以為吉利亟點之不知其哭泣到底滿堂不樂

文班武班

梁章鉅浪跡續談云劇場有南戲北戲之目不過以曲調分近人有文班武班之目文班指崑曲武班指秦腔則截然兩途矣余金星不入命於音律懵旡所知故每遇劇筵但愛看聲色喧騰之齣在京師日有京官專嗜崑腔者每觀劇必攤綴白裘於几以手按板拍節群目之為專門名家余最笑之謂此如講古帖字畫者必陳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對觀適足形其不韻真賞鑒家斷不如是也憶在蘭州日適薩湘林將軍由哈密内召入關

過訪素知其精於音律因邀同官以音觴讌之坐定優人呈戲本余默寫六字曰非思凡即南浦握於掌中將軍果適點此兩齣余曰君何必費心余已代為之矣開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語余曰戲雖小道而必以雅奏為高若猥語亂談則輿隸所樂聞豈可以入吾輩之耳余曰君言誠是然既已演戲則徵歌選舞自以聲色兼備為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和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台為之結綵張燈肆筵設席而品評其行頭之好脚色之多乎合座群以為然而湘林為之語塞矣比年余僑居邦水就養甌江時有演戲之局大約專講崑腔者不過十之三與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淨末

梁章鉅浪跡續談云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所載亦多不可解惟莊岳委談云傳奇以戲為稱謂其顛倒而無實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談則云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至堅瓠集謂樂記注言優俳雜戲如獮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為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優俳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此近穿鑿恐非實事

猿騎戲　馬戲

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正會殿前作樂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挂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按今時尚有此伎江湖間跑馬走索皆此類也

武英殿叢書按語曰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令人於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頭尾臥側縱橫名為猿騎我今日歐人之馬戲我國古時已有也

影戲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更有弄影戲者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於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

宋周密武林舊事影戲有三賈三伏注云賈偉賈儀賈佑伏大伏二伏三又有黑媽媽當是女流

斬關某影戲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道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某輒為之泣下屬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

或能為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

肩擔戲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闐詞白則用叫顙子均一人謂之肩擔戲

傀儡戲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

雜劇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獨命詞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

目連戲

清董含蓴鄉贅筆云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按此清康熙中事也

花十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幺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又王晦叔碧雞漫志云歐陽永叔詩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過錦戲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説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並閨閫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要把戲等項皆可承應按吴梅村詩中有所謂過錦者即是此戲

爭交

元吴自牧夢粱錄云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瓦市相撲者先以女颭數對打套子令人觀覩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峯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杯綵緞錦襖官會馬匹而已景定間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温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補軍佐之職杭州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鄭伯人鐵梢工韓通住楊長腳等及女颭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為雄偉

翻金斗

明于愼行穀山筆麈云齊梁以來散樂有擲倒伎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

明張萱疑燿云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爲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斗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㫰則觔斗當爲跟頭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王煥戲文

元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於群奔遂以話去按王煥不知何人戲文所演亦不知何事遂至誨淫如此亦奇

扮馬上故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人定然後議扮法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又云壬申七月村村禱雨余里中扮水滸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

好漢箇箇呵活按此二則可見明季風俗之侈

花旦

元人雪蓑釣隱青樓集云凡妓以墨破其面者曰花旦

點戲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

彭天錫串戲

明張岱山夢憶云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氣無地發洩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其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

江湖十二脚色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

又云大面周德敷以紅黑面笑吽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勤奴吽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按笑吽跳亦梨園中名目雖老於觀劇者或未知也

又云圍班之人蘇州呼為戲螞蟻按蘇俗凡人之奔走其事者輒以蟻呼之

倡優名班之始

清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每宴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明于愼行穀山筆麈云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倡伎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朱楚生女戲

明張岱夢憶云朱楚生女戲耳其科套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嘗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崑山老教師不能加其毫末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丰韻

衣盔雜把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扮女扮之分雜箱中皆用物把箱中則鑾儀兵器此謂江湖行頭

清內廷戲劇

清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云乾隆初命張文敏製諸院本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皆奏演

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謂之月令承應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其於內廷諸慶事奏演祥徵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又演目連尊者救母事析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演唐元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矣

京師戲館

清戴璐藤陰雜記引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比年如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諸園俱廢查樓僅存木榜惟方壺齋屢易新名人尚稱為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

吳長元宸垣紀略云查樓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戲樓巷口有小木坊書查樓字乾隆庚子燬於火重建

北曲

沈德符顧曲雅言云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郎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尚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

矣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為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制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梢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𠪨䜱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令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着蓑衣金粟道人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為節奏也況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令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誚之曰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今南腔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尚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啟口便成南腔正如鸚䳇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强名曰北　老樂工記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𥕛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為輔則其正音反為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蚷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啟朱唇即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

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髙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旣諳疾徐之節且助傳換之勞宛轉髙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崑腔

亘史曰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亮而忌澀尚潤而忌類尚簡捷而忌漫衍尚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有飛度而無稽留魏良甫其曲之正宗乎張五雲其大家乎張小泉朱美黃問琴其羽翼而接武者乎長洲崑山太倉中原音也名曰崑腔以長洲太倉皆崑所分而旁出者也無錫媚而繁吳江柔而淸上海勁而疎三方者猶或鄙之而毘陵以北達於江嘉禾以南賓於浙皆踰淮之橘入谷之鶯矣遠而夷之勿論也間有絲竹相和徒令聽熒焉適足混其眞耳知音勿取也善和者其見賞溢於肉其獨操也秦之簫許之管馮之笙張之三絃其子以提琴鳴傳於楊氏如楊之擫阮陸之搊箏劉之琵琶皆能和曲之微而令悠長宛轉以成頓挫也然絲竹皆自為音而不籍於倚和者也至於吹蘆結篳碎葉刓核其細已甚非雅流矣而肉音如梁谿之陳陽羨之潘晉陵之褚婁水之顧雲間之倪新安之羅若吳皆擅場一隅而莫之能競其技之專一故也大都輕清寥亮曲之本也調不欲緩緩令人怠不欲急急令人躁不欲有餘有餘則煩不欲輭輭則氣弱吾嘗觀妓樂矣靖江之陳二生也湖口之

蔣善擊鼓外也而沈旦也皆女班之師也錫山海虞之妖而治也其曼聲遠梁者鮮矣而陳其最也於曲品則班之下者也彼孌童如金陵金昌婁江越來嘉禾武林慈谿猶之乎中原之鄙而夷也其音無以埒於中原進於曩師審矣自鬱金堂之徵歌借聽於客湘簾風來桂舟波激音稍稍始振其次則佳色亭雅集奏技一聲而燭跋再闋而雞號幾合陰陽之和盡東南之美然而未至也於時而青鳥集於三臺畫屏張而翠帷褰矣則雲間傾六朝之豔而𥪡上與之頡頏吳越之靡靡以飛英聲揄修袂且陳於亞旅閒焉嗚呼盛哉含意未申餘響遽歇銅雀臺何預人事而聞者酸辛雖金家金谷排只充庭而樓扮一墜夜笛闃然亦足悲也嗟夫梁伯龍張伯起吳允兆皆審音者也或云曲為情關或云歌以當泣或云聽以忘憂於余無闇然則余猶幸以多聞人也音絕矣聽止矣復何遺恨之有

霓裳羽衣曲

宋王灼碧雞漫志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為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楊敬述白衣檢校涼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德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卿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季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

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霓裳競揺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
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
為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無名中使輔璆琳宣
進止令於太常寺刊石内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津陽詩注葉法善引明皇
入月宮聞樂歸留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為散
序敬述所進為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為易美
名最明白無疑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裳作舞衣詩家搜奇入詞非決然信之
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宮聞樂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
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
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
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
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曲
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
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
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蔡條詩
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

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金章餘亦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於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寶避風臺偶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為太上皇就養南宮遷於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閒作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維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述五代時任六郎事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為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

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為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為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為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程以為非是則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乃指為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遥樓楣上橫書耶今並士守程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橫擊擫吹彈聲迤邐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壁騞初八拍秋竹吹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郤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譔沈指霓裳羽衣為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所

作傳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為勾遺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枊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並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攧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歇拍殺衮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亦疊以舞拍故不舞又畫師於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刻市律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明熹宗自演戲

清陳悰天啟宮詞云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花發時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

梨園演張縉彥

清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賀新涼一闋其題云甲申之變迎降者大司馬某亦與焉其人

後官兩浙開讌西湖召梨園侑酒即命演闖賊破都城故事闖賊入城一人執手版蒲伏自唱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蓋某即坐上客也某愴然不懌良久曰嘻亦太甚矣某何至是遂罷酒去按明史七卿表知所謂某者張縉彥也

御前優人以子瞻為戲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先生言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為戲者一優云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頤按頭上子瞻謂帽也上文有注云士大夫近年傚東坡桶高簷短名帽曰子瞻樣當時優人竟於御前為此語足見宋禁令之闊疏而子瞻之名動九重亦後世人臣所莫及矣

戲綵亭聯

梁章鉅浪跡續談云温州郡署寓眷屬於三堂庭院極寬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氣必於前廊搆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為歲時演劇之所恭兒題亭扁曰戲綵跋云宋温州通判趙帆迎養其父清獻公於倅廳搆戲綵堂當時傳為盛事東坡頻濱皆有詩今資政公亦就養郡齋而玆亭適成因以名之並乞余撰為楹聯余亦即用此事題柱云舞綵又成亭故事遠慚清獻德逢場憑作戲正聲合補廣微詩時次兒丁辰由内閣請假南來省視亦於亭角附題一聯云勝地許循陔成玆樂事齋心殷舞綵讓爾先聲跋云敬叔弟屬撰亭聯因答其意付之可謂一時佳話矣

看戲

浪跡續談云吾鄉龔海峰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署齋讀書一日偶以音觴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子文季觀察瑞穀遂答曰看戲好先生艴然斥之退長子端伯郡丞式穀對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談也誰不會說次子益仲孝廉受穀對曰書也須讀戲也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說恰似汝之為人三子小峰邑侯對曰讀書即是看戲看戲即是讀書先生掀髯太笑曰得之矣聞其時甘肅有譚半仙者頗能知未來事先生延致署中數月臨行手畫四扇一作老梅數枝略綴疏蕊以贈端伯一作古柏一樹旁無別物以贈益仲一作牡丹數本以贈小峰一作蘆葦叢叢以贈文季且語先生曰將來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視此矣由今觀之則與所答看戲之言亦隱隱相應也

裴大娘

教坊記云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八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為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勿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顧擎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比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

也或言土袋綻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補之更勿令綻開也

張少婦

教坊記云蘇五奴妻張少婦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輙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永新

樂府雜錄云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逈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槳催送莫愁來）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内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没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遏高秋朗月臺殿清虚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謩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諠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擧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斷洎漁陽之亂六宫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

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張紅紅

樂府雜錄云大歷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荳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龍異宮中號為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日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貞元中有田順曾為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陳彥暉

義優

簪雲樓雜記云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歷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

同行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遥語之曰若爾祟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顱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女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五百餘兩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横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汝既負冤祟何也曰冀獲中理不意皆自怖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汝寘彼於法汝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翼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耳無何大巡初涖蘇撫君設飲范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汚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徹紫清關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並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寔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金鳳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

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馬伶

侯方域馬伶傳云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而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

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傳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稱馬伺伺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柳敬亭

吴梅村文集云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吴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迟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

也聞子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昵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

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徼不甚中竅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郄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稽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以親信即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籍束藁臥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乃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

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横士與予善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為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為李宮保衛所賞按李敏達所賞必非常技乃不得與前諸人齊名何耶然前諸人亦惟柳敬亭最著孔韓二人有知有不知矣

又云紫瘌痢弦詞蔣心餘為之作古樂府紫瘌痢之名亦新奇可喜也

柳敬亭晚為蔡襄敏客

清王澐漫遊紀略云蔡襄敏公再起視漕趨予行壬寅季春自淮浦登舟公之客共載者有瀨上宋生知醫白下柳生王生善諧談包山秦生曉音律舟中休暇命柳生談隋唐間稗官家言其言絕俚柳生侈於口危坐掀髯音節頓挫或咤叱作戰鬬聲或喁喁效兒女歌泣態公嘗竦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柳生即敬亭也余澹心版橋襍記稱柳敬亭甯南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吳梅村作楚兩生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間帥雲間帥即馬提督逢知也皆不言其為蔡襄敏客而王勝時與之同在舟中則柳晚為蔡客信矣其年蓋康熙元年也

清徐釚詞苑叢談云淮陽柳敬亭為左甯南幸舍重客甯南歿於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

下憔悴失路垂老客於長安龍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看荆高市上賣漿屠狗云云據此則敬亭垂暮又客京師未知其南歸否

柳敬亭技不見長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並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几焚香瀹岕片置壺一杯一比至經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强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羅節

十美詞記云羅節金閶女優也為旦色柔婉絕倫媽以其年漸長思得一富家兒為破瓜計節曰我為名優嗣後以所得者酧母正多我終身事母幸勿預一日節在余家演劇卸杏色外衫於衣桁余見其衣帶上繫小紫香囊内有琥珀墜素綃半幅上書細字辭義俱不可解忙向余索去自是年餘節忽不見媽徧求不得思想成病半載後媽忽不見方知其綃上所書密約也珀墜贄物也節之去踐盟也媽亦去迎養也節亦青樓中之異人矣縱流温傍玉評不到此真真看鳳曲鶯喉鵁鶄燕舞態盡花茵步幄珊珊暗出似巫峯墜

下一絲雲料想蜂狂蝶䮍自應無處藏春　誰知斂恨與收欣却早乞閒身看仙杼梭霞芳屏畫草願事情人蘭棹五湖歸去迸慈幃猶念舊時恩鏁任花心梛性莫教飄蕩風塵

木蘭花慢

優人遇鬼

客窗涉筆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攝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債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為真關君特與訴冤汝等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按此與義優事極相類或即一事而誤為兩事歟

飛瓊

見聞錄云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既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

之清初為大師所得仍隷樂籍一都閫狎之千金買去大師持其短復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閫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主於獄底也遂辭去復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朗遊人雜沓飛瓊撩鬟凭欄喉囀一聲響傳九陌觀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間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閫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昵動虧國課致陷縲絏故蒙垢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復陷穢濁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李仙鶴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俳優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

梁伯龍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雅擅詞曲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囀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為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

海鹽腔

清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澉川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于貫酸齋源流遠矣

妓樂

吳有牧夢梁錄云散樂傳樂教坊三十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掌範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緋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义襴雜劇部皆諢裹餘皆幞頭帽子更有小兒隊女童採蓮隊其外別有鈞容班人四孟乘馬從駕後動樂者是也御馬院使臣凡有宣喚或御教入內承應奏樂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曲並撥臨安府衙門樂人屬修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應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南渡以後教坊有丁漢弼楊國祥等景定年間至咸淳歲衙前樂撥充教樂所都管部頭色長等人員如陸恩顯時和王見喜何雁喜王吉趙和金寶范宗茂傳昌祖張文貴侯端朱堯卿周國寶王榮顯等且謂雜劇中末泥為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先吹

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徧此本是鑒戒又隱於諫諍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諫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於上顏亦無怒也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經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今士庶多以從省筵會或社會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散樂家女童裝末加以弦索賺曲祗應而已大凡動細樂比之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每只以簫笙篳篥嵇琴方響其音韻清且美也若合動小樂器只二三人合動尤佳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鍫琴合葫蘆琴或彈撥十四弦獨打方響吹賺動鼓渤海樂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兒敲水盞打鑼板和鼓兒皆是也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元夕放燈三春園館賞玩及遊湖看潮之時或於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祗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若論動音比馬後樂加方響笙與龍笛用小提鼓其聲音亦清細輕雅殊可入聽更有小唱唱叫執板慢曲曲破大率輕起重殺正謂之淺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為一體但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廷御宴是歌板色承應如府第富戶多於邪街等處擇其能謳妓女顧倩祗應或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祗直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

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醜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桃師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搭羅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娘媄背陳三媽屐片張三娘半把繖朱七姐轎番王四姐大臂胡三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說唱終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令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於上鼓板無二也蓋嘌唱為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名為散呼若不上鼓而止敲盞兒謂之打拍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合循環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悞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令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竇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牕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世香沈二郎雕花揚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況唱賺最難兼優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今者如路岐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梁三姑

清周亮工書影云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備供奉天啟甲子二月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㜸曰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廷靜攝樂坊樂坊皆湮廢三姑箏塵久矣因請見三姑辭再四則列幛坐右為奏一曲聽者悄然慨歎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閶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其時劉弱亦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嗟乎箏亦技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梁嫗已没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歌者徐生

余懷寄暢園聞歌記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為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數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囀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邈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遒然毋剽五百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豔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

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荊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擫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峯盛於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奪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為之惝怳為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躧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

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小郎兒曲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玉版橋一乞兒家業素豐以好小曲蕩盡至於丐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為小郎兒曲人豔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採茶養蠶諸歌之遺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郡中剞劂匠多刻詩詞戲曲為利近日是曲翻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貨鋪所在皆是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

五更曲

今世俗有俚曲名歎五更考宋時已有之宋王楙野容叢書云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並月聊持劍比霜似此五轉今教坊演為五曲為街市唱然則此曲固原於宋教坊也

南曲樂工

余懷板橋雜記云曲中狸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又云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鬃帽擲之於

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又云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武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復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擫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岕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及年卒以窮死

曲師劉培珊

白門衰柳記云劉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師亂定重理舊業新柳記中人大半稱女弟子衰柳記中人則又從前朝夕承值者也花白髭鬚老而不俗是丁繼之一流人物善吹笛女郎度曲律呂稍有不合輒委曲成全之彈箏擿阮尤擅絶技每值跛烏西墜顧兔東升煙水迷漫之會坐一小七板來往於利涉橋大中橋一帶為群弟子按拍繞離西舫又上東船真乃點水之蜻蜓穿花之蛺蝶也嬾雲山人贈聯云九曲清溪一聲長笛大江東去孤鶴南飛又出素扇求詩山人贈以四絶云魁官笛子卯官簫往事蒼茫話板橋各有宗風尊護法彩雲仙隊領嬌嬈新栽楊柳碧芊緜幾輩王孫繫畫船天寶詩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龜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戡是舊人我醉扣舷歌水調可能擫笛付真真祭酒詩編楚雨生南朝狎客並知名暮年冷淡無吟料借爾箏琶遣我情

節錄元黄雪蓑青樓集

南春宴

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奈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

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為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

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畬栗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雙月清冷

玉蓮兒

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揪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于四姐

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為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有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

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次者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

樊孛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王玉梅

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

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為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為娼

朱錦繡

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蘭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

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廌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携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為常

小玉梅

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能雜劇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張玉蓮

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疊疊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多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欵士夫復揮金如土無稍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

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黧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真真

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閏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

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嫻雅時人號為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為盛事

張奔兒

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為溫柔旦李嬌兒為風流旦

汪憐憐

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湼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湼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湼沒汪髡髮為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

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哩哈

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

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於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於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

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構出繡花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所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抛閃的人獨自遥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裡直

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劉婆惜

樂人李四之妻也與江右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善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日守官清廉文章政事剔歷臺省但未免耽於酒色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飲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家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甚高勾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王奔兒

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為教師以終

以上青樓集

節錄帝城花樣

吳桐仙

吳金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其師嘯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輩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文士性復若溺於學故朱藍湛然厥功甚深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平安館插架皆精帙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事皆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或聞琴聲冷冷出戶外僉曰此中有人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鬮題分牌桐仙必參一席墨痕淋漓與襟袖酒痕相間也書法松雪老人尤工繪事學甌香館寫生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所作韻語楚楚有致暇復倚聲學塡長短句亦自可誦指事類情一座傾倒以故文人學士亦樂與之遊年逾三十而尋春車馬猶爛其盈門云昔王子猷性愛竹所居輒指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亦可以審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菖蒲

下拜甘蕉許彈坐對此君自爾蕭然意遠

紉鄉

長春字紉鄉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稱狀元夫人是也乾隆初畢秋帆先生春試報罷留京師桂官一見傾倒固要主其家課讀課書如嚴師畏友庚辰秋帆尚書第一人及第時史文靖公重宴瓊林來京師謂諸君曰聞有狀元夫人者老夫願得一見一時佳話流傳至今隨園所謂合使夫人讓誥封者正指此事也皇州春色百花爭放秋芙在群芳中如紫薇善笑又如薔薇多刺品格固未足高然尚不至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長春花為土抹麗其花見日則斂向夜復開四時不斷而託根流蔓生不擇地既少芬芳又復旦暮變易當萬葩競秀時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顧令此無足重輕之小草蔓延庭階大是恨事若長春者其品格在萬花中乃適如其所自名耳海鹽諸九朶山以癸酉拔萃為戶部郎見長春愛之甚幾無一日不浹洽無何朶山以乙酉丙戌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而要其識見則遜桂官遠甚矣

小蟾

聯桂字小蟾黃姓皖之太湖人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為人疏節闊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伉爽笑語甚豪每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夫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為尤三姐愛之者阿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

生品評不謬足見其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見客長揖不拜高談雄辨驚其座人顧好奸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若輩咸嫉之我輩如邱東麓温伊初諸君尤恨小蟾甚小蟾生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十四年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時年纔十五同輩中落籍之早無過之者

鸞仙

鳳翎字鸞仙陳姓菊部中推絃索好手嘗演別妻一齣彈四條絃子唱五更轉曲歌喉與琵琶聲相答琵琶在金元時本用彈北曲鸞仙齒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纖脆而不激圓轉瀏亮真覺繞梁遏雲之音令猶未歇非他人所能及也丰儀修朗笑語俊爽雙瞳湛如秋水余嘗戲呼為玫瑰花以其英氣逼人大似探春也仲雲澗塡紅樓夢傳奇葬花合警玉為一齣南曲抑揚抗墜所貴諧婉非鸞仙所宜然聽其越調鬥鵪鶉一曲哀感頑豔淒靡掩抑雖少纏綿之致殊有悲涼之慨使當日竟塡北曲鸞仙歌之當更可觀耳丙申中和節移居藕香堂聯升舊居也余為作小篆題榜曰紫桐花館

小桐翠霞附

秀蘭字小桐范姓此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神氣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天香國色豔冠群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蘭畫蘭於紅氍毹上染翰如飛煙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著

色沒骨體娟秀婀娜並皆妙佳頗覺旗亭壁間生香四溢洵佳話也所演雜劇如葬花折梅題曲瑶臺秋江皆有可觀動止蘊藉妙於語言當日呼玉妃太真為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也丙申春暮小桐於燕喜堂張筵召客一時賓霍豪家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麇至來會者六七百人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蓋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復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為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竹褰裳投轄卜晝卜夜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嘯雲桐仙小桐以次奉觴為客壽客莫不欣然釂三爵太平盛事數年來所未有也吾友趙友竹嘗貽我紈扇命曰國香秀影其神情態度乃無一不相肖者畫中人自足千古矣其弟曰翠霞字青友壬癸之間娟娟楚楚大似杜鵑花乙未冬始入光裕堂張緒當年亦是佳品也

眉仙

雙壽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豈靈秀所鍾有時歇絕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秀天然想見王謝家子弟執玉柄麈尾傾倒四座時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典雅庶乎近焉嘉慶二十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擅一時名韻香春珊蕊仙蕋香冠卿鸞仙小蟾小雲次第脫身去秋芙最後亦於丙申夏初自立門戶惟眉仙琯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潭琯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

三和堂相去數十弓兩恨人望衡對宇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誦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嘗演葬花為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雰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作了傷春證候之語如聞春鵑如聽夜猿不殊一聲河滿矣余目之曰幽豔嘗謂紅樓夢曲子盛傳於世而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穠即失之勁不得已姑以眉仙充之瑤草瓊花固自與夭桃郁李異耳

瑤卿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於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殷采芝弟子別居後授徒三人皆庸碌釵裙瑤卿豐容多肌當其不櫛而巾亦是尋常兒郎至於薰染梳掃擁髻升歌豐融旖旎意態動人酴醿香夢怯春寒恍惚遇之矣演長生殿驚變一齣於太真醉態頗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所惜鶡旦不鳴三絃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鑄鐘過厚之歎耳

秋芙

天喜字秋芙夏姓揚州人先年春臺部有天喜天祿天壽齊名故呼秋芙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人大天喜久為所掩今歌樓但知秋芙曰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以賣胭脂

寡婦上墳二齣得名詭浪笑傲冶容誨淫浮梁子弟無家良人曰卟淡說梁謂靡然從風一唱百和幾有若狂之歎癸巳春即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被面如繁星而眉目自然嫵媚健談能飲對壺杓意氣豪邁僭稱大户有俯視一切之概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筐篋絃索拍板入酒家觴詠既陳絲竹迭奏秋芙既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睥睨餘子旁若無人攘袖飛觥洶洶之狀勢將用武余輒笑謂取骰子來既至秋芙輒據盆高座雄若迷龍衆人杯柈殽盌雜遝下注余輒命巨甌如鉢者滿斟為孤注喧鬨笑語呼盧喝雉衆聲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芙轍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蠟代月照其𡢃態矣其冬為消寒之會秋芙無日不在座余既數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芙不悔也既入座賈勇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為書楹帖曰花到生天纔富貴玉能延喜況温柔秋芙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以高小樓太史一聯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誦北苑芙蓉畫不如温麗可誦如集唐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蕖二語在離即之間猶是讀書人吐屬也余既習秋芙悉知其行事其為人胸無城府坦易可交惟是率真任性既不能作嬌嗔笑面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所短嘗戲謂秋芙為撥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當是持門健婦王熙鳳同一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麻直欲以鴛鴦擬之非其倫也

春波

福林字春波郁大慶弟子也自春珊之去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桃花靧面神采煥發光豔四照長眉入鬢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眉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意態如此擬之石頭記中人性情極似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羣芳中當是素馨花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温克沈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人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

小薌小蘭附

愛林字小薌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為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末為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嘖嘖歎好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園掣大刀旋轉如風一時稱妙然不足敵小薌也柔媚是吳兒本色小薌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荼蘼酒座薌澤微聞如佛手柑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稱可人又曰可兒瀟湘館中紫鵑也丙申秋杪脫籍後自居香雪堂即小蟾春元堂舊居也先在敬義堂敬義堂為三慶部大家主之者曰董秀榮以小生擅名冠卿鸞仙咸出其門合其徒尚六七人若小薌者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對之彌令人廻憶當年全盛時就中有名小蘭者余識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初卸春服既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為余洗塵小蘭如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姍姍來遲媚不可言坐對名花遂至沈醉海棠睡未醒予輩

於重房複室中環守之至夜分乃送之歸乙未冬在廣和樓即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情幽咽聽者但喚奈何日昳偕友訪之雨鬟風鬢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首是夕冠卿鸞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一曲壁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字調和之不能壓其聲也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彌不自勝為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間歸路馬蹄踏月彌憶壬辰春夜紅燭籠紗時情事不能置也

以上帝城花樣

節錄粉墨叢談

周鳳林

鳳林吳人小字桐蓀三雅部中妙選也三雅既歇子弟散若晨星法曲飄零幾至音沈響絕鳳林遂隸大觀京部既復改隸天仙年可二十餘圓姿替月潤臉羞花顧盼生姿流利馨逸好事者簪梨園青史儷以白芙蕖品曰娟秀我友小藍田懺情侍者見之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瑤臺月曉仙露凝香花國稱王洵無愧色遂手繪海天國色圖贈之鳳林雖工京戲然其擅場者究在崑曲所演驚夢佳期盜令挑簾獨占等劇柔情綽態宛轉抑揚每當月滿花滿酒滿之時掠鬢薰香搴幃一笑花枝招展寫上春屏見者如游羣玉山頭不復作塵世間想性耽風雅喜與文士游談吐風流一洗脂粉之習視阿堵物蔑如也

工寫蘭石偶作花卉亦頗楚楚可觀家有古琴一張暇或清簟焚香臨風一奏高山流水能移我情近更喜做簪花妙格濡豪運腕跡秀絶倫且能撫寫鐘鼎古文懸針折釵盎然古趣寸縑片紙人爭寶之

吳蘭仙

蘭仙為南皮太守後人自字號紉秋館主工畫墨蘭風枝雨葉婀娜橫斜大有馬湘蘭遺意間作小詩亦頗楚楚有致平日湘簾棐几煮茗焚香手一編孜孜不倦時或春秋佳日欵步芳郊細數落花緩尋芳草見之者疑是烏衣子弟不知其為菊部雛伶及夫簪花傅粉裝束登場則又艷麗輕盈婠娥靡曼彷彿漢皐日暮解佩仙人豈西山白桃花獨得秀靈之氣與瘦鶴詞人與之暱瑤情玉意密若漆膠嘗輯春江燈市錄一書甄綜群芳遺未載入予戲賦七絶調之云徧從滄海網珊瑚紫姹紅嫣細細摹獨有幽蘭在空谷秋風蕉悴泣遺珠蘭仙見之嗚咽者累日

十三旦

癸酉甲戌間十三旦以艷名噪燕臺旦秦人能作秦聲貌亦姣好蛾眉曼淥宛若天人品花者以碧桃擬之初都門不尚山陝雜劇至有嘲之為弋陽梆子出山西粉墨登場類木雞者至是而靡然從風爭相傾倒冠裳裙屐座上常盈既復航海來申在丹桂茶園箸籍甫一登場擲纏頭如密雪其演新安驛也紅虬怒磔綠鬢低盤兒女英雄真令人又驚又

愛不數月纍纍者已盈鉅萬乃重返都門近則一片飛花又不知流向天涯何處矣嗟乎其可復見乎

王畹雲

畹雲吳人總角時隨其父桂芳至滬掛籍天仙園桂芳以唱青衫得名裂石穿雲不足喻歌聲之妙畹雲髫年明慧一經指授即能青出於藍顧素性好高不屑與梨園中人伍雖或登場獻技時以飄茵墮溷爲虞每當知己談心往往淚如玉箸蓋亦彼中之有志節者也甲申春航海入都都人士久耳芳名無不一見傾倒丹山雛鳳譽滿金臺黟山覈軒主著瑶臺小詠品爲第一狀頭花盈盈高折益覺車馬盈門未幾患虜瘡滿面痂痕見者爭先趨避畹雲亦咨嗟太息伊鬱寡歡覈軒曰此正天之所以玉成畹雲也今而後當不致抱白圭之憾矣遂賦王生行慰之去秋有王畹雲者隸籍老丹桂年可二十餘丰貌遠不及畹雲云

十四旦

十四旦精拳棒善超躍雖裙下雙勾瘦如春筍而輕盈矯捷無異鷹隼之擊秋旻歌喉亦嘹亮不羣時或改而爲小生扮賣胭脂之郭華翠屏山之石秀輕衫窄袖款步上場微動香唇白雲頓遏蓋不以色選而以藝傳者也性豪邁一言不合輒肆睚眦而扶人之危濟人之急雖罄纏頭亦所弗惜世稱馬湘蘭爲紅妝季布今得十四旦其人意者慷慨任俠

之風仍不讓蛾眉獨步乎

陳彩林

彩林幼為某内侍家伶内侍為言者所彈幾遭不測梨園妙選散若晨星彩林轉至滬上掛名天仙茶園箸舞雙刀脫手彈丸熟能生巧而其清矑一轉流盼多情尤足令三河少年為之顚倒閒或按象板炙鵝笙妙響初傳梁塵直簌簌下亦彼中之美村也近雖年矢催人芳姿漸改而身材輕捷猶能冠絕時流泉唐倉山舊主嘗題贈二絕句刻入海上吟中

滿天星

滿天星秦人七八年前曾邂逅於某巨公席上雛髮覆額嬰伊可憐見之者咸以韓家雛鳳目之未及一年即已引去甲申春復至申江時則豐肌瘦盡非舊日丰姿每當酒罷歌闌往往掩抑悲悽自傷老大蓋自邁歸日下作客京江馬足船唇星霜飽閱雖余髮未經種種而香蔫玉損已如金縷秋娘矣潄綠君賞之品為秋海棠謂當於綠天深處相與綮

斷腸禪

以上粉墨叢談

節錄懷芳記

張金麟

張金麟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為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為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崑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麗春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楊太真為最宜名噪一時為櫻桃第一枝

王蕊仙

王長桂字蕖仙揚州人年十四五娟麗無匹二十許豔冶如故是餘慶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槐慶房櫳曲折簾幙深沈茶熟酒香魂銷心醉游者視若迷樓焉范秀蘭字小桐以字行為吳金鳳弟子金鳳字桐仙能詩解屬文為何尚書所愛有盛名於時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書畫嘗自畫蘭請名流題詠離師後居寒葭潭是芥子園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娛客然知音絕寡以其性太高潔不入時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鄭連貴

鄭連貴蘇州人堂名曰淨香妝武旦態度絕倫凡武旦皆以跳躑相撲為長連貴獨以步驟勝前乎連貴後乎連貴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嘗讀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以此兩語狀美人疑其不類必見連貴之扮戲乃知此語形容之妙亦惟連貴可以當之

沈寶珠

沈寶珠字蕊仙儀容豔逸骨采飛騰每入座中竦動羣客吐屬可愛真如聰慧女郎語山可比夏秋芙蕊仙可比王長桂其美皆國色以蕊仙較語山則蕊仙獨多清氣矣扮雙拜

月贈劒等戲觀者神爲之往

胡喜祿

胡喜祿一名長慶字藹卿敬義堂弟子長身俊眼別具嫵媚自云蘇人殊不類吳產工於黃調且能爲西音但扮血手印則觀者如堵

周稚雲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倚雲弟子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故云一時傳誦流聞禁中

朱蓮芬

朱福壽字蓮芬蓮卿胞弟也視其兄尤靜雅稚齒喜作字後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極精亭亭物表獨步一時無與抗者潘侍郎極賞之蓮芬遂謝却梨園閉門種花臨帖若舊相知招邀堅令偶持歌扇觀者益瞪眙以爲幸矣以蓮芬方吳桐仙有過之無不及二十年來亦惟此兩人爲足當大雅之目耳

沈芷秋

沈芷秋蘇州人朱韻秋弟子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矯矯不羣極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囀喉座客無復喧呶者一聲初動物皆驚四座無言星欲稀芷秋度曲有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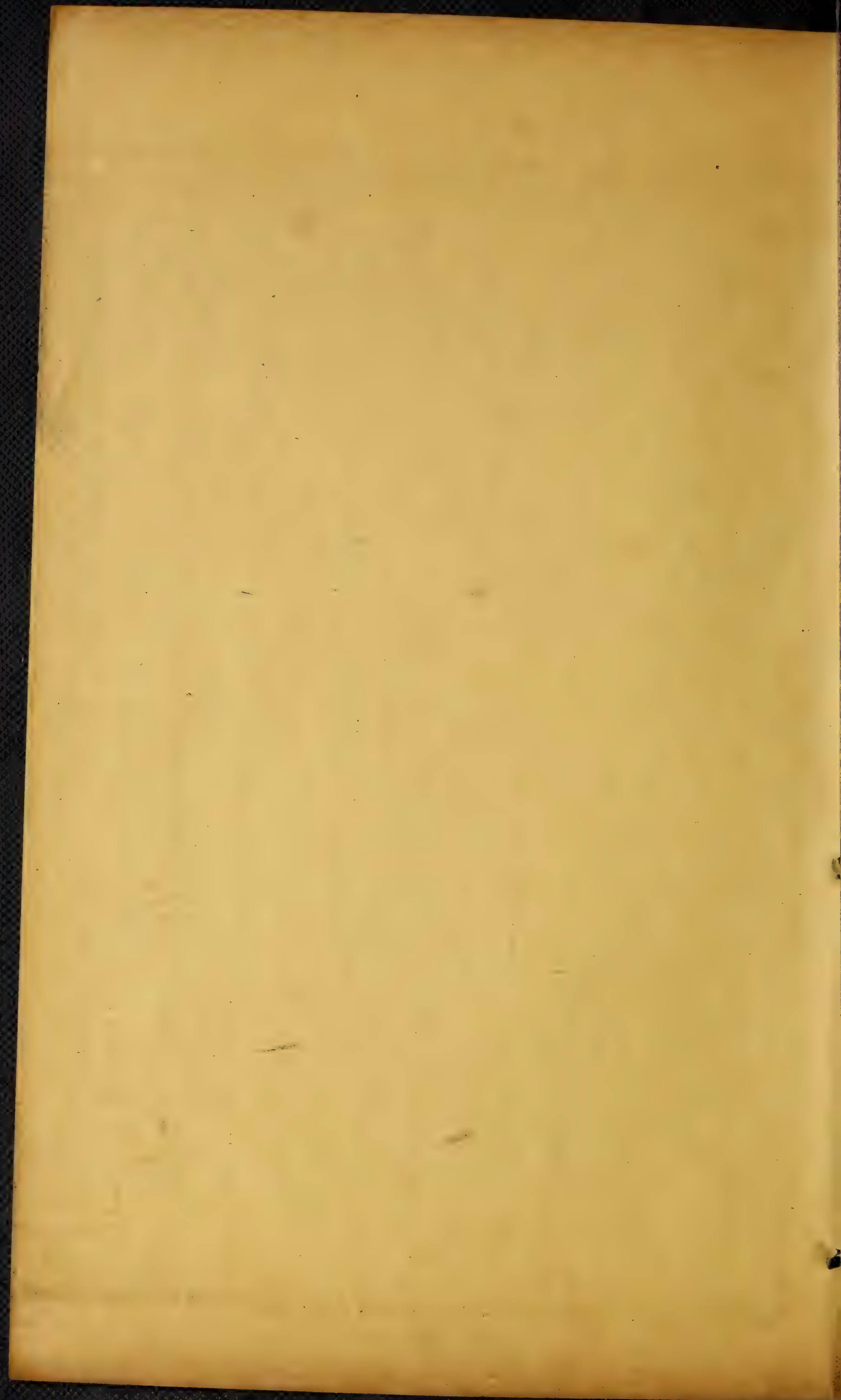
理焉余見芷秋年已二十餘矣其在春華堂稚齒時有吳舍人悅之欲購為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鴉片以死亦可謂情癡矣前二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蕊仙致之而殊不然蕊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蕊仙亦在座入夜客去甘約蕊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蕊仙至室未啟扉隔窗呼之不應抉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旅費此亦何至輕生衹是醉後神惛無端憤恚耶　春華堂同師韻秋者先後十餘人芷馨最長芷芳演武技擅場泗州城賣藝青龍棍其獨步也稍後王小玉演武生甚慓姚入座恂恂如處女與芷芳皆劉家黑牡丹妍媚在神情中芷芳最為嘉定徐太史賞異小玉喜談交時出冷雋語十九歲死春華堂離師自立者芷秋芷衫之下有芷儂能書善奕演游園看狀最入神已蓄徒矣浙達官某秉節芷儂往依之乃棄其業弟子小儂轉師韻秋名芷蓀以小儂為字演鳳儀亭溫侯闔座呌絕亦妝旦演明妃顧盼幽抑傳神惜不能彈琵琶徒入抱耳又有芷芬揚州人芷馨芷衫之胞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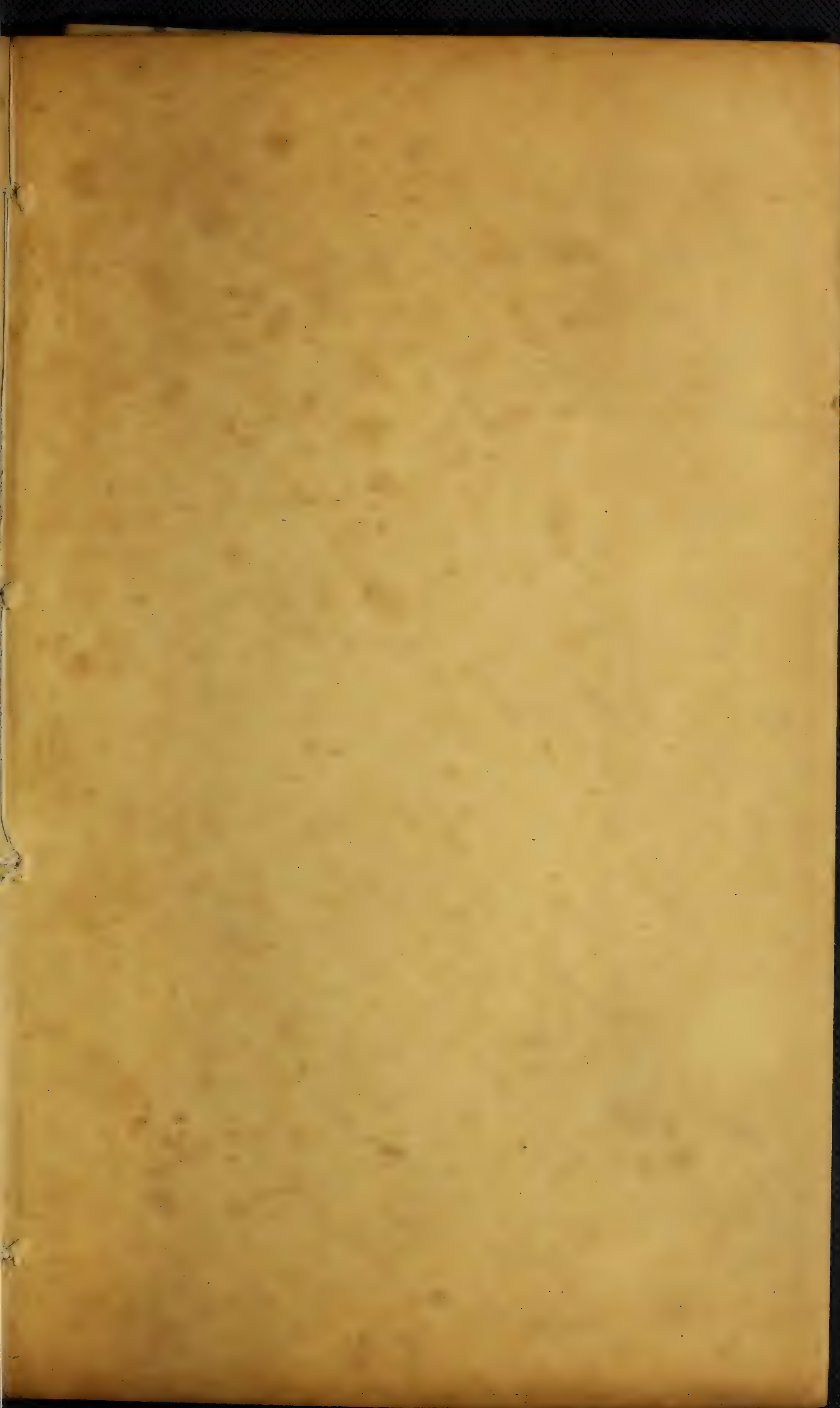
李豔儂

李豔儂大興人所居曰嘉穎堂無脂粉氣無卑陬態無謔浪語朗如秋月藹若春雲待人在若遠若近之間而見者輒心醉語曰蘭無言而自芳又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豔儂之謂矣初唱黃調不為工後扮崑曲之小生烏巾白袷玉山照人乃極相稱自江南用兵蘇

揚雛幼不復販鬻都中故鞠部率以北人為徒雖亦有聰俊狡獪可喜者而體態視南人終遜惟豔儂亭亭獨立如王謝家兒可以憑斑絲隱囊捉玉麈柄清談竟日即追求於昔年南產諸郎尚不易覯不意得之於北產其家本在慶豐牐旁殆鍾潞水之秀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二終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方技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三目錄

方技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二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三

方技

張綽有道術

唐詡桂苑叢談云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游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覩天大晒命筆題曰爭奈何金烏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旂亭而好酒盃也或人招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蝴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常遊鹽城多為酒肉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薰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相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酒食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謀向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只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卻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

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無畏致雨

唐李德裕次栁氏舊聞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急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强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没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足練旣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

一行前知

唐杜荀鶴松窗雜記云玄帝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宫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長嘆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彊及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員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袁天綱爲李淳風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李淳風事以師禮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曰牝而有孕又左目必傷當産一犢李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跡左足深必産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李嘆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

宋連璧

李焕章宋連璧傳云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熊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咥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蹤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揑之即爇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兹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没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胄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

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為逆閹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别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念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魯顛

朱一是魯顛傳云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襆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視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為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即踞地展襆頭出孔中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

兒拳腹堅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槖槖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顧觀顛鼻飲多就冢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臥鼾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己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顛走入問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為惑民縶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躄躄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大悲

皇華紀聞云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嘗畫地為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王文正

皇華紀聞云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諸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捫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

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嘆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

皇華紀聞云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頂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因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雎雎兒

陳鼎雎雎兒傳云雎雎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為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雎雎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雎雎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户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童僕俾嫗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

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為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為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為予言雌雌兒高也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狗皮道士

陳鼎狗皮道士傳云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

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薜衣道人

陳鼎薜衣道人傳云薜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薜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傳以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剖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歟哉其子固强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東牟道人

因樹屋書影云張瑞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於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於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鴇姐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於登聞而惡之

呼至將加責馬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於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效矣公曰姑試之不效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下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殽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柈盂盤盞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氷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則數尺人爭塞向墐户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卧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遊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

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縲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補採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紈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閽而問之

桑山人

毛西河桑山人傳云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為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師之鎮

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嗜者能言許州小男為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搏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徐緯真

鈕琇觚賸云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徧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遥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闥剝啄聲甚急啓户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姸雅再拜稱謝而曰予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還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

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别徐生展閲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閲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閲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録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旣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揑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凉飈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黄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眞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膄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年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眞妄習秉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宋道人

王士正宋道人傳云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暝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其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益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為好語致宋於家陽為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己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庵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厨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顧曰子謹愿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卧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輙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栅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昧爽睡覺則身卧盤石上屋栅皆不見驚愕久

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為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為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

顧玉川

曹禾顧玉川傳云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鬚類羽人劒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於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胡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槲笠如車輪手椶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罌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

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睚眙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槖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槖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槖駝墜於野廁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槖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誡其子孫諱之云

張道士

陸粲庚巳編云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游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席享之學究因亦設酒以謝自是無日不來來必歘飲所費寖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罌堆積滿塲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為怪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日忽所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倣書裹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羣兒奔入告曰有數百個鬼朱髮藍膚頭目獰惡在塲上遊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著紅將軍立塲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捽之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搶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

之投於水入便沈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捽我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數十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老神仙

方亨咸記老神仙事云蜀中劉文季為予云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虜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為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楞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劓刖人至笞掠無算皆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為飛礮所中去其頦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割一人頦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啜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為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為犬豕啖矣何從覓塑

匠曰監軍若令我覔何物犬豕敢唉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紿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覔塑匠笑曰何處覔何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舁一龕索曰何需覔即此是矣可望曰已朽之骨何舁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龕則星眸宛轉猷猷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縧塑匠身高六尺廣顙濶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為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腳者美而慧善書畫腳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腳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為老腳疑旁人伺以所佩刀

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剸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惜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即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鍼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腳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置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卧不顧也迨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郤並肩自顧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踰巉巖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脩然異凡人予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

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為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為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為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鱸一足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橐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復解喻不信詎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

陳士慶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學書不成去學百工之技不樂也出遊名山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籜冠羽衣坐石洞中士慶跪拜於洞口求神仙之術老人曰若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士慶跪拜累日一日老人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遂不復飢又累日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汝事也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識之皆禁方也歸至河南巡撫之女鞦韆墜地折足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父母曰兒得

毋從賊乎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撥拾僅存末四頁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為張獻忠所虜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軍中呼為老神仙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死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病死按此則老神仙即陳士慶也

苗光裔

宋稗彙鈔云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從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吾父也今朝廷廣池將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領之即以表聞已而掘地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反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王勛

宋稗彙鈔云韓王普初罷隴西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騶殿之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即日富貴更强似此人何足歎羨將來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演禽龍眠感化真經一卷或云李伯時編龍眠繪事為宋畫中第

一未聞其留心祿命姑識此以詢博識者

房玄齡為相無嗣

柳宗元龍城錄云房玄齡來責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

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

皆信然也

揣骨相

陸次雲北墅奇書云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遍相諸人

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誤言陳復摸摸輙搖首曰

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酬以金

復為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即寺旁丐者私念

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為神

也

張齊賢形聲相副

宋稗類鈔云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

延一術士於邸不容通謁王踞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

形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顧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

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錢

希白吳越王倧之子

陳希夷知張乖崖

宋稗類鈔云張乖崖太平興國三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顗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毁裂衣冠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子弟事之決無仕志希夷善風鑑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無奈唯賴子滅之然祿後年此地非棲憇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此征吳入蜀之驗也屢乞閒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相國寺相士

宋稗類鈔云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無如君者當擢巍第即大書於壁曰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因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資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敢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技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竦然盡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以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迨庭策唱名徐鋒首名湜為第六

李仙藥

朝野僉載云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奴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嘗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

笑喚妓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悦

張璟藏

耳目記云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璟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張乘槎拆字

明錙績飛雪錄云近世拆字言吉凶者莫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云不為鉤距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樓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改為鎮海樓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相字

右台仙館筆記云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遠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錙績霏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閒挾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言不煩而

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為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棊字問終身休咎范曰凡圍棋之子愈著愈多象棋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棊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棋子非圍棋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棋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為男為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旁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故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謝石

宋稗類鈔云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福禍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

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多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内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曰吾官寄此欲力謀遷動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懷妊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竪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為虵字今尊閤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後復析字謂秦頭大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

術者周生

宋稗類鈔云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析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

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踪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潘溫叟

宋稗類鈔云潘景字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媿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令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妻孕十有四月而俱不產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皆有眉目昌令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妻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謹妻年四十四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至期果亡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稍平而婦人色加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見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之遂能食如故其他所治若此者甚多

趙從先

宋稗類鈔云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顛人授道要於孫思邈至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噓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井於日光下射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

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射照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隆門山道友席洞雲往獨紇嶺瀑水潭側登玩慕其清峭高爽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未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壁巉巖銳峰峭岫拔刃攢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壙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在要回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受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

四明僧

宋稗類鈔云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

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絶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臓皆已衰惟肝臓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臓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及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舒而能食元喜甚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史載之

宋稗類鈔云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鐺亦須滌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在素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蓋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

道人為朱文公治足疾

宋稗類鈔云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竟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尋逐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無意罪之但

欲索追其詩恐復持此誤他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張總管

宋稗類鈔云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傍郡亟呼其徒治之乃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物氣所留竟不可出其徒倉皇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往凡一晝夜而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

俞嘉言

絳雲樓俊遇云嘉言往鄉舟過一村落見一少女於沙際搗衣注視良久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此女身亟從後抱之非我命無釋手僕如其言女怒且罵僕抱之益力女益怒罵大呼其父母其父母出欲毆之嘉言徐諭曰我俞某適見此女將攖危症故相救非惡意也女父母素聞其名乃止俞問曰此女未豆乎曰然俞曰數日將發悶豆萬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其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稍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來取藥無逾越數日忽有夜叩俞廬者則向所遇村中小女之父也細言女得熱疾煩燥不寧狀俞問膚間有豆影否曰不但現影且現形俞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裏之劑此女漸致發透其症獲無恙

又云北城多敗屋居民多停柩其中嘉言偶見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縫中流血若滴驚問傍鄰則曰頃間某鄰婦死厝柩於此嘉言急見其人爲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黯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血流出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其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爲死故殯焉聞俞言遂啟棺診婦脈未絕於心胸間鍼之未起而下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甦矣夫乃負婦抱兒而歸

又云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飲食諸醫羣集投劑俱不效邀嘉言視脈側首沉思遲久而出乃拍大老之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娘非病吾所以沉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脈決之其象爲陰裹陽定是男也已而果驗嘉言以醫名世奇效甚多不盡載

又云牧翁一日赴親朋家宴肩輿歸過迎恩橋轝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驚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挂於地卧則否屢延醫診視不效時邑有良醫俞嘉言適往他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俞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無恐因問掌家曰府中轝夫强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於是呼數人至俞命飲以酒飯謂數人曰汝輩須盡量飽飡且可嬉戲爲樂也乃令分列於庭四角先用兩人夾持其主併力疾趨自東至西自南至北互相更換無一息之停主人殊苦顛播俞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令息則病已霍然矣他醫在旁未曉其故俞曰是疾乃下橋倒仆左邊第幾葉肝搐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擻

經絡則肝葉可舒既復其位則木氣舒暢而頭目安適矣此非藥餌之所能為也牧翁益神其術稱為聖醫

葉天士遺事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當時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症即往執弟子禮既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為一書附以論斷非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為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遘疾幾殆服天士方得蘇甚德之而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外遂喧傳天士為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為一時之冠其老母病熱而脈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証立方其難其慎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鄰叟亦行醫者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其即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瘍生於頭舁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遺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採桑少婦天士命輿夫往摟抱之桑婦大怒詈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甚閉不

能出此我設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鬬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兒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潔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抱歸求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証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兒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至空房中自外出與博徒戲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深歸啓視則兒痘徧體粒粒如珠蓋空房多蚊借其嘬膚以發也鄰婦難產數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天士為加梧桐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葉以是日立秋故耳過此何益其因時制宜之巧如此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徐靈胎

袁枚徐靈胎先生傳云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樸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爔載楄柎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

賜帑金命𢪉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羡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麈之好急思採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𢪉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釚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官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黄家目瞠心駭帖帖讋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唶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為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散也迮驚以為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痹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為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侵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絶口閉先生命覆卧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

遇時胗脉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强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顙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為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鍼砭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爔字榆村儻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為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

醫莫效乃挖舟直至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開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為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蓴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為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採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張鬼靈

宋稗類鈔云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欵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魁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令子殆其倫乎為述是年春祀某乘馬從之馬至潭側忽大驚躍御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連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

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耳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耿聽聲

宋稗類鈔云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柄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巖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衙扣為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與三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為殿巖虎亦秉馬跡皆列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劉雲山

陳氏記劉雲山云劉雲山萬曆閒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

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没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宋代善弈人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云丁卯秋有人持宋刻棋譜示余題爲前御書院棋待詔賜緋李逸民重編逸民云我朝善弈顯名天下者昔年待詔老劉宗今日劉仲甫楊中隱以至王琬孫侁郭範李百祥輩予從春渚紀聞中記得劉仲甫名其餘微此譜皆湮没無傳矣

又云宋太宗作變棋三勢一曰獨飛天鵝勢二曰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今不知尚存人間否此譜中列孫策詔呂範晉武帝詔王武子唐明皇詔鄭觀音弈棋三局千載而下得憑譜覆按之何其幸歟按鄭觀音亦必一善弈人

又云古弈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錯難辨徐鉉改十九路爲字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行六宫七千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容以易古圖之法甚爲簡便

過百齡

秦松齡過百齡傳云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艴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遊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棋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

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譏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桂林韓生

宋稗類鈔云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光難得我懼他日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敝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微子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盡如晴夜月色瀲灧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復黑如故始知韓生乃異人也

無錫幻人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錢愼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謁云某貨若干指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人馬俱活又燒符人馬俱入壁中須臾俱回各持食物擺桌上馮大駭急排户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粔籹乃某店中物也趨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興祚宰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趣行杖杖甫下則人跡滅矣妖術幻怨信然

神行之術

蓮社高賢佛䭾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

鐵算盤

右台仙館筆記云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頗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頭

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卧處蒙被而卧衆呼之曰毋擾清夢衆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饅裹餡耳卧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衆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衆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為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為代僱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胠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為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況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橐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為術士所算也遂别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孝廉遇術士

右台仙館筆記云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攜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為計車夫曰君行既無資住又不可此間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

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塗所行殊非恒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襍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墻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入歷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並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為君償之勿以為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即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携一册歸將以遣日書面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咒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啜茗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語戲以指醮杯中茗畫其符並誦咒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濕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甚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官於越乃往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為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

任子明

蚓菴瑣語云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爲敎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拘晝夜掃卻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喉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卻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功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適明喪偶乏嗣止一草廬日夕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曝背簷下閉目運氣忽聞天地崩裂聲遍身火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醉日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遍身旋轉不呼於外冬可浴氷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欹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沈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十餘徧別親友瞑目而逝鄰人候其繼子袁文耀至時值炎暑屍停七日舉斂不腐蓋尸解云子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停予家與予甚契友人湯啓雲嘗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驗也袁文耀是予義僕故得其詳恐久而泯因書其事以傳焉

鐵布衫

蚓菴瑣語云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綎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略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力友持斧

砍徐略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刦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傳是法符咒俱全自維老矣且徐藉此造逆竟殞其軀前車可鑑若留煉習貽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乃法名非人名也

金姓神俘

蚓庵瑣語云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敧郡主謀倂直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神倂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數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鑼米肉每靶貼砂硃符一道設祭祀焚錫鑼鳴鑼數吹其堂立正後濠股塔偏亦用前法倂直之僑居濠股里與予止隔數家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是術與人倂房為業老死無嗣術亦不傳

薛君亮

蚓菴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至我郡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於案南設胡床於案下牀糊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視鑑中煙起亡魂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平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郡紳徐冢宰石麒父卒時未膺封命後麟貴贈官追至衣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羅法典刑其子高承埏追榜魂至手挈自首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氏以產死追來滿身污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穿水紅衫面色如生

幻術

蚓菴瑣語云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守王公璜司李湯公學尹讌公於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微念咒少頃開視美醞盈杯遍飲在坐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致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裾向空招咒俄頃傾出圓眼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真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罈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睹予友陳賡虞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於筵間攝一少女豔麗異常明燭之下客揖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真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聞言耳飲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風火輪

清方濬頤夢園叢說云伊犂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金為贄授之兩奇術一為風火輪其法覓古寺觀千年瓦當雕作兩小車輪裝於鞋底之中揑訣諷咒其行如飛日可八百里

戲術

彭士望九牛壩觀觝戲云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為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卧起或鵠

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卧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卧卧或一足立或傴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為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為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淡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為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

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傴佝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谿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為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為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携其婦與婦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捃摭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其肌體為寒暑風雨氷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徹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僄敏機利捷於猱猨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稲竝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為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閧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洴澼絖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謟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

煨芋夢

王韜淞濱瑣話云博山居仲琦故世家子少負勇力偶作時文亦復驚才絕艷為人陰愎有機智年二十遊庠文名藉甚慕張道陵之仙術燒丹煉汞卒無所效自念非得真傳不能入門徑因孑身遊四方訪求精詣遇羽客鍊師形貌稍異者必叩求長生術乞傳衣鉢乃探其底蘊非左道旁門即畫符施咒終非上清真諦聞勞山多神仙跡矢願訪之衝露犯霜手皸足繭不以為苦一日抵山麓有珈琳仙觀在焉離壇月冷丹竈烟清祇年長者數輩霜髯雪貌鶴骨童顏垂首閉目見客不作一語居拜之亦若無覩自念非涉山巔斷無奇遇因鼓興而上走齒齒亂石間鳥道羊腸側身而進路有磐石徑可盈丈蒼苔已滿鳥跡猶存暫憩息足腹餒掬澗中清泉和所裹乾糒食之有頃賈勇再上猿啼虎嘯心為之悸凜乎不可久留遙見巨猿跳舞而來怖甚思欲攀援登樹轉念間已躍而過且嘯且奔幸未為所見視足跡大如斗益加悚懼決計下山循途而退抵舊來仙觀渺無一人而徑抱修蛇蜿蜒出林際心更駭絕徒走而奔十里餘始出境行二日抵一蘭若心始定入寺見羽士二人年皆五十許眉宇軒霞飄然絕俗團坐圍鑪煨芋競競居知其異人拜問至道且告腹饑一鶴氅者揮麈言曰我等乃求道而來子何人豈亦勞山至此耶居告以故一衣緇者曰道外無仙心誠則得子亦勞苦甚矣鑪芋將熟且少待之時居已疲極適旁有巨石光潔異常可坐可臥坐定雙眼微倦即欲橫身睡去恍惚間已忘所自見前路

山青水秀風景絕佳並忘枵腹信步前行杳無人跡約三四里峰廻路轉别有一天十餘步外見有二人在石對奕一少年衣青衣一老者濶袖黄衫丰神颯爽居趨前長揖并問姓名老者曰世外散仙飛行絕跡甲子都忘又安能記姓氏哉顧老夫身雖不列於仙班而情不忘乎下界甯人負我我不負人適從蓬萊小讌歸來歲月多閑藉此以供消遣觀子下方俗器尚有夙根今日相逢亦非偶爾然求仙跋涉立志亦殊堅矣奈道品可期塵緣未斷尚須在人世間三十年了此事業非忍心强制不能超登無上乘也因授以一丸大如雞卵堅硬如白石入口香軟無比腹頓果居竊喜俟其奕畢叩求方略老者曰子俗骨未除今日尚難證果然至此亦良不易當少為導引卅年以後再證心傳也因授以吐納鍊氣之法指點一過頗能了了今試演符籙則雷霆風雨應念而來二仙拊其背曰孺子可教請從此行居曰弟子濁世庸流向慕方丈蓬壺之勝無奈肉身凡骨難近神霄今既遇仙師願畧示神通以開眼界老者笑曰四大神洲凡人莫到幸子尚有一見緣請問願游於方之内抑游於方之外居曰請問作方内游如何曰南赴華陽東瞻魯岱西臨天竺北極窮溟瞬息數萬里可御風而行也居曰方外游如何曰朝眞離恨之天訪艷清虛之府瑶池顧曲瓊島看雲或驂子晉之鸞或控琴高之鯉洪崖拍肩浮邱挹袖黄石進履赤松餐霞徘徊瞻眺送往迎來居曰願作方外游少年笑諾令居閉目戒勿開因以兩指掇其身起但覺身輕於葉如墮雲霧中耳畔作風濤澎湃聲約炊許脚踏實地老者呼令啟

睟則貝闕琳宮輝金燦碧雨足所履軟若堆綿蓋已乘雲而行飛游迅絕舉動自如而駕鶴仙眞時復相遇既而至一處一水盈盈岸旁老屋數椽景頗幽寂老者曰此爲天孫織室言次相引入門一女身衣文錦五彩相鮮年可二十許停梭起問老者曰此人間修士探勝而來混擾仙塵願乞垂諒女揖居曰記得前時有張姓名騫者曾到此一游今不知此老尚在人間否居曰此漢時事距今將二千年張騫自天河回親詣成都問卜於君平旋感寒疾而殞今其子孫尚彰所藏支磯片石不知流落何人手遙遙華冑佳話空留矣居因詢牛郎踪跡女他顧不答一言紅潮上頰微有慍色老者曰我等片刻話妨卻織仙幾許工夫玉闕聞之又將示罰可速去無太不情也又乘雲他往須臾至一山下臨一池澄波萬頃蓮花殆滿池旁桃樹數十株開巨花若芙蓉均作淺紅色有結實者纍纍大如斗少年指謂居曰此名瑤池樹上之果即蟠桃也今逢玉帝萬壽節王母特往祝釐故宮禁稍疏然守宮女子多憎生客吾輩勿久流連恐覿面逢其呵斥也遂偕居出未幾又至一處仙官數輩列坐繙書亦有執筆揮寫者上坐一官爲監督衆吏磬欬不聞老者曰此歷刼造册也不可往視少年曰昨日恍聞諸仙曹會議人間將有小刼最便宜者入黑芙蓉籍中老者急止之曰天機祕密勿得輕洩去休無與天庭事致干咎戾旋又至一處瓊闥珠樓光明如晝地上琪花瑤草入眼迷離門前牌坊以晶玉爲之雕繪絕工上有一匾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年曰此月宮也姮娥久耐高寒終歲無所事事吾等可往一訪比入坊

覺冷不能禁如入冰窖老者出紅丸食之漸無苦既見高髻靚妝諸女子霓裳羽衣翩翩然迎風高舉遂各相對而舞庭中桂子錯落交墮其香濃郁透徹遠近舞畢老者向前殷勤問訊白欲一見姮娥答曰往赴許飛瓊彈箏會矣下午集讌於妙鬘宮必至夕始歸也老者乃揖而退出謂少年曰姮娥他適無為東道主人者下方人初至天曹不可不一飲仙醴瓊漿玉液自古所艷稱不獨袪疾蠲憂兼可延年益壽乃相將至一肆珊柯瑤樹目所未經甫入室酒香已溢戶外躡級登樓境界頓闢錦幔香簾碧窗紅檻倍極幽雅書畫鼎彝率皆入古坐定呼酒共酌覺入口芳冽直入丹田自當壚以至執壺觴供匕箸奔走趨承者皆女子也少年指一垂髫者曰此杜蘭香之妹蕙香也以宋玉一日朝參倒特手版蕙香顧之一笑王母謂其情動於中故罰至此俾執賤役今來甫三日耳居量頗豪飲數杯後少年曰悶飲寡歡可招旋娟來飛紅箋去良久見一仙女姍姍其來霧鬢風鬟手姿艷絕老者笑曰旋娟久不見已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矣招之使坐使令歌曲娟彈瑤瑟令少年和雲璈曼聲歌曰境茫茫兮天空霜凄凄兮晨風情無盡兮離別身無定兮飄蓬又歌曰絕代紅妝竟化烟釵聲花影總堪憐愁腸澀盡相思淚難補人生缺陷天歌已若不勝憂老者曰一人向隅衆人為之不懌吾等且飲勿作此斷腸聲乃各飛一爵彼此立盡旋娟正欲展撥攏絃復歌一曲突有偉丈夫從空而下怒目向旋娟曰吾何處不尋汝乃在此狐媚他少年情何可恕遽拔劍一揮首殊而不落頸血噴注當筵杯中酒皆

作琥珀色老者與少年已先遁去居驟覩此變初甚觳觫繼而忿火中燒舉椅投之偉丈夫格之以劍捽居髮向空擲之自分必死及墜地身夾兩山中上懸千仞之峽壁下臨百丈之深溪命雖未絕決難自出爰高呼救人空山杳冥卒無應者自午至暮哭極聲嘶面目盡腫深悔入山求仙之誤忽來一鼠嚙其膚痛不可忍徹於心髓不覺大慟但聞耳畔呼曰道友醒來居驚汗徧體啟眸徵視則身仍卧古蘭若中巨石上見二羽士從爐中取熟芋置几上熱氣蒸騰香參鼻觀向居笑曰幻境如何唉驚不淺哉居呆若木偶細思前夢歷歷不忘而惝怳迷離心頭猶鹿撞不止知二人為有道士叩求方略伏地不興鶴氅者曳之起食以芋而語之曰妖由人興堅持即息世人悲歡離合大抵如斯慎無為偶爾遭逢不由心召也居願皈作弟子遂攜居入山修養茅廬如斗大僅蔽風雨惟置竹几一蒲團一所食桃梨棗栗渴則掬澗泉飲之屋後甕內儲百花釀取之不竭饑食倦眠盡忘歲月居至此一念不生堅持黃庭玉樞諸經晨夕百遍一日有仙真自天而降雲綃霧縠薄若五銖麗質妍容殆無其匹謂居曰子尚識我乎我即前日酒樓中侑觴之旋娟也當時雖殞於劍鋒幸為西王母侍女所救以神膏續骨得以復全子視我頸西周猶繞紅痕一匝也感君仗義頗具俠腸時刻弗忘今知君不日道成故來一見以了前緣居問偉丈夫何人彼心有殺機何猶得廁於神仙班列也曰彼為荊卿我本燕宮姬侍太子丹特以賜彼奉巾櫛彼為劍仙後久已捐棄是日乘雲偶過不料為鶴童攝至致遭此劫亦由前定也言訖欷歔

弗置爰解胸前一鏡贈居曰予持此以照四大洲纖悉畢見大地山河頃刻一轉雖在一室可作卧游此所以報也遂與居别躡雲遽去後約百年二羽士至偕居跨鶴朝真遂不復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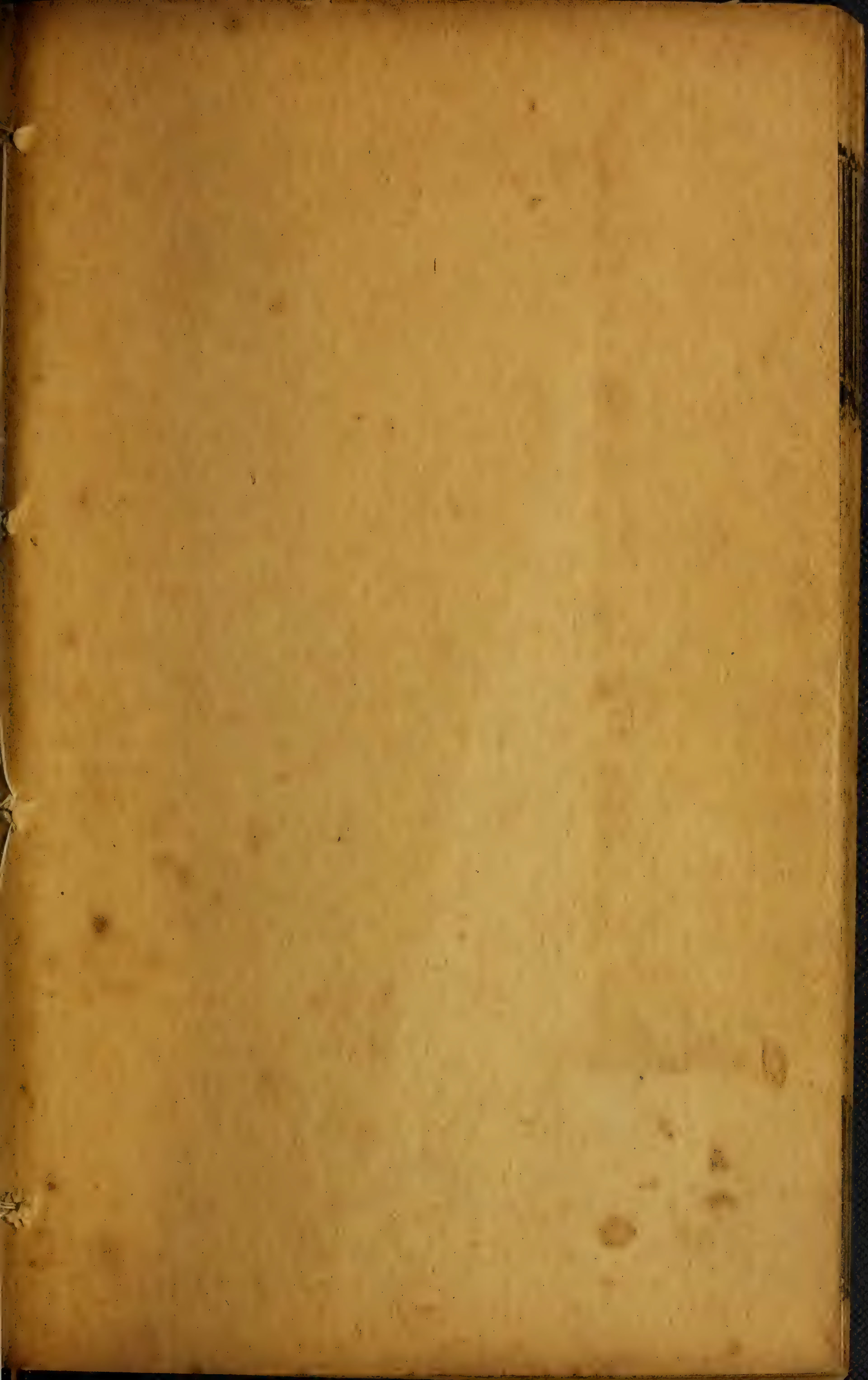
絶技三則

因樹屋書影云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圜某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　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　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粗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絶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吸烟技

張山來云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名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客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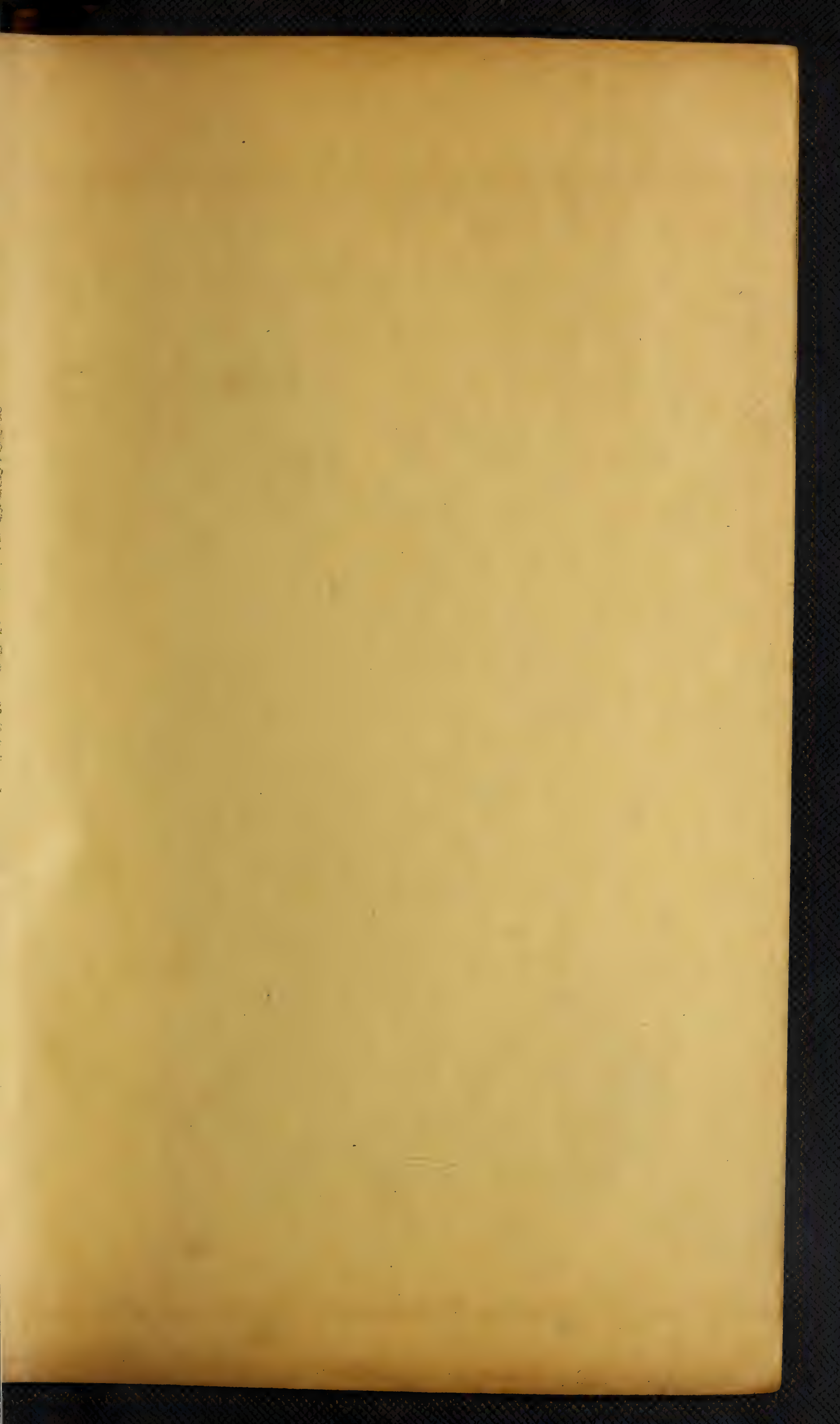


十四、文藝上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文藝（上）

三・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上目錄

文藝

顛倒用事
宋廣平梅花賦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語意重複
梅花詩忌
羅昭諫帖
喻良能評詩
蜀音押韻
押於字韻
作記非實
北方詩社
梅聖俞靈烏賦
海日江春一聯
此夜一輪滿兩句
一個孤僧獨自行

橫看成嶺側成峰
琵琶花下閉門居
鄉音難改面毛鬆
一團茅草亂蓬蓬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訛字
攀棲鶻之危巢
梅花百韻詩
了閒集
兩字對
肝藏饅頭
桃杏嫁春風
薛濤律詩
高麗使臣詩
填詞稱倚聲
以姬人爭物為題
月泉吟社詩社

甲賦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上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録卷十四上

文藝

施武子以蘇詩被劾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乾道間為左司諫宿晚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版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云按康熙中商邱宋氏刻施注蘇詩頗考求施氏父子事實而不知有此事

白公以詩謁顧況

唐張固幽閒鼓吹云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者作顧況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勿易乃越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因詩見罪

歸田詩話云薛令之為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鴟鴞嘴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為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踈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曾棄卿即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雞頭肉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為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張天驥非隱逸之士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為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按今人讀放鶴亭記孰不以張天驥為隱君子殊不知其非也

黠妓賺詩

楊循吉蘇談云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為詩百首贈我以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清宛傳送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多笑其老耄被紿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為奇遇焉

詩賈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黃徽字季美杭州人為閩賈沈翁贅婿繼其業有轂音集何侍郎稱孝為作詩賈傳其略曰唐人以詩名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焉季美詩不妨賈

賈不揜詩遂無前人其賞譽如此

又按靜志居詩話云明以賈客而稱詩者衆矣若欽州之鄭作程誥龍游之童珮皆賈也然鄭程皆授學於李空同童執經於歸太僕則不得以賈人目之

天才人才鬼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十二年得文千四百篇

明王世貞讀書後云宋景濂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

契丹求魏野詩

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熙甯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謁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云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杜詩疵累

清葉燮原詩曾摘杜詩疵累數十條如參軍舊紫髯有髯參軍無紫髯參軍不見杏檀文文謂函文邪抑稱孔子邪馮招疾病纏用左思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而曰馮招可乎

投閣爲劉歆投閣非劉歆事諸如此類難杜老復生不能自解也又如郭元振而但曰郭振起通泉博望苑而但曰名叅漢望苑亦屬不辭

又汪師韓詩學纂聞亦摘數十條如更尋嘉樹傳傳字溱長懐十九泉仇池有泉九十九眼删去八十依舊巳銜泥依舊即巳也年少今開萬卷餘開餘不貫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南喜北吁不成語

杜詩愈瘧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杜子美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瘧法對日握筆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噏日氣一口吹秉上不換手以𠋫病日輒愈按杜詩愈瘧人知有子璋髑髏之句不知又有此也

杜詩漫興之誤

清朱彛尊靜志居詩話云杜子美集有漫興五絕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黄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語韵陰時夫輯韵府羣玉亦采入語韵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必先得其性情語言而後可得其性情語言必自其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見心從而傅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首沿其誤者張孟兼也

杜子美用何水部句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何水曹集後云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句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部信非虛賞

杜詩四十圍不誤

宋王得臣麈史云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是大四丈沈存中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沈精算數不知何法以準之

杜子美社日詩不誤

明張萱疑耀云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杜子美贈李邕年詩可疑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非杜所作蓋岐王死時崔滌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

杜詩用寵光點注字

明李日華紫桃軒襍綴云杜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注唐時有此

二語施之官職選授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今本訛作點綴何啻嚼蠟

杜詩用猿字錯誤

宋張耒續明道雜志云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猢猻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亦大鹵莽矣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裳食花椑因問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極為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椑也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按如此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為異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宋人儒林公議無作者姓名云孔道輔為甯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馬道輔以笏擊蛇首斃之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有云夫天地有純正至剛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南董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武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云云文信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杜牧之阿房宮賦有所本

宋廖瑩中江行雜録云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行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祖長城句法矣牧之明星熒熒開妝鏡也諸句楊敬之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稱之牧之乃佑之孫亦是倣楊作也

林和靖詩有所本

宋呂希哲呂氏雜記云真廟時林逋隱居錢塘累召不至臨死為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先是古人詩云茂陵遺稿惟封禪始信相如死不忠

赤壁賦墨本

元吾衍閒居錄云天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嗚然作馬鬱乎蒼蒼作蔚釃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贏之所共適作共食

范純夫改山谷文

宋晁說之晁氏客語云范純夫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蘇黃改漁父詞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志和漁父詞也蘇子瞻極愛此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浣溪紗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黃魯直聞而繼作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元真子詞膾炙人口蘇黃兩作雖佳似失其自然之趣

樊宗師軼文

清周亮工書影云樊宗師文今世僅傳其越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句曲張菊人大令嘗於河北逆旅人家敗簏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册是寫本蟲穿蟻穴半皆朽蠹以意譯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

岳武穆逸詩

宋趙與時賓退錄云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淦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

詩有正格偏格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古人分韻法

宋程大昌考古編云梁天監中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曹景宗不預固啟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初讀此未曉賦韻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至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啃字是先書韻為鈎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代次韻

格也

古人押韻不甚拘

宋費衮梁溪漫志云東坡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劚黃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砑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後人不曉此理縱不可使亦須强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一笑也

古人句調多複

清周亮工書影云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櫳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乃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六句一樣句法且榆柳桑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為嫌今人用之不知如何揶揄矣

書影又云吳興鄭侯升秕言鄭谷鷓鴣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

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覩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闊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

唐人詩律甚寬

元鎦績霏雪錄云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山問音信又云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韵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餧來肥齊不在微韻

古人疵句

詩學纂聞又摘江文通之嚴風吹若莖以若木為若莖可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不貫稚子候檐隙易候門為候簷隙有語病巡華過盈瑱以盈尺之玉為盈瑱拙劣又摘謝惠連何獨顧衡闈歐陽堅石子欲居九蠻改門為闈改夷為蠻皆是趁韵如此之類雖屬吹毛然不能為古人諱也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顏延年荅鄭尚書詩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余則謂此句當有誤味其意自是封植此樹無忘角弓之意非言琴也或絲字當作梓乎

東坡次韻張耒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屐齒可折屐不可折此亦白

頭播更短之類也

韓柳二表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六年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

韓詩脫字

宋王得臣麈史云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予親家李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為全本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困公安不自閑蓋閑下脫其閑二字又倚掀糞壤下脫一閑字閑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其後豈有臧下脫不臧二字讀之可以考焉

韓海蘇潮

清蕭墨經史管窺引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然則今人稱韓潮蘇海誤矣

韓愈直諫表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為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濕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録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即死矣蓋其失自韓退之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賛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讜唐語林云栁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飡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冐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有未饜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為統公武為將用左氏欒氏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珦字中玉政和中為蔡州守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訴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巳久矣珦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

韓悲白樂

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

首飲酒者九百首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慎升庵集云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禁體詩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進士許洞善為詞章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

編年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趙嘏有編年詩兩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

單題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嶠字巨山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為注傳於世今所傳李嶠詩有日月星風雲煙露霧雨雪至麟象馬牛豹熊鹿羊兎等詩一百二十首即所謂單題詩也

變體詩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章碣錢唐人孝標之子也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足字平側

各從本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薄暮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按詞家有平側兩押體觀此則詩家亦有之矣

六言詩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云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云少則三言多則九言又云三言八字之文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以我姑酌彼金罍為六言

一言至十五言詩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杜先生光庭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可謂大製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為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

伊乎東西南北三皇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為萬夫之特有皓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為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皐陶邁種兮温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于道德也无以清寧豈不聞乎道德于天地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沉風驅寒暑川注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韜賢餐芝餌朮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為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彫簪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无為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為規箴不能勞神傚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傚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按趙甌北陔餘叢考言古今詩體至十一言而止不知有此二篇也然此二篇實亦不佳多用虛字襯貼雖至二十餘言亦復何難

王昌齡詩格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王昌齡字少伯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詩格一

卷

韓翃詩誤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遏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不可據

孟浩然詩失黏

明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乂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

張旭柳詩

清周亮工書影云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偶讀宏治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草書後載其詠柳一絕云濯濯煙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作也

溫飛卿湖陰曲誤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蕪湖至東晉改名于湖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跡唐溫飛卿有湖陰曲叙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為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

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

溫八吟

唐王定保摭言云溫庭筠每賦一吟一咏而已塲中號溫八吟按今人但知溫庭筠有溫八叉之名不知有溫八吟也八叉事出北夢瑣言

項斯詩不足觀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按到處逢人説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其詩無足觀也

駱賓王詩

宋吳坰五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庸作于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畫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只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賓王曰我當爲汝足之即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僧大奇之

添兩者字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范忠文公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却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

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

太白集桃李園應作桃花園

清葉廷琯吹網錄云康熙末年吳門繆曰芑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春夜晏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原注云唐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

施肩吾詩僻山魈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施肩吾及第游南楚楚多山魈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于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不須乖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青衫白髮對句

宋樓鑰攻媿集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云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

元時國語入詩

清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周憲王元宮詞曰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張光弼塞上謠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

拍手趂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皆以元國語入詩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燒酒元時始創其法名阿剌吉稻黍集糧皆可燒按今燒酒盛行然莫知其所自始阿剌吉之名亦不傳矣

歐文精審

宋呂希哲呂氏襍記云歐陽公每為文既成必屢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大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宋沈作喆寓簡云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

岳陽樓誤刻吳江洞庭詩

宋王得臣麈史云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皆在吳江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杜牧華清宮詩失實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杜牧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詩不忌重字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宣宗朝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

如何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清駢藁道人薑露庵筆記云香山劍南今體詩多複字然不犯于一聯中其一聯犯複者張公裕云馬行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東坡云淒風瑟縮吹絃柱香霧淒迷著鬌鬟遺山云聞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得眼中人漁洋云漢廷露下仙人掌銀漢光連帝子家甌北云禁中才子微之句年少神仙子晉笙按此諸聯皆不知而誤犯惟遺山言外忘言二句語意似相承或有意為之在律詩中可稱創格矣

又云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徐子能謂大手筆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

失黏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表啟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者緘啟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啟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渙進聯閨彥某被遇有素起抃懃後且賢者器業本不在于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云云

習詩賦杖一百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政和末李彦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

醉翁亭記誤字

清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至後文釀泉為酒自當作釀謂釀此讓泉之水為酒耳

詩用等字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韻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韵者直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乃取筠韵蓋同用改字十韵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

西銘有疵

張爾岐嵩庵閒話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

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為私賞哉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韵為律詩以兩韵為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韵至兩韵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為往體僅見

平上去入為韵

唐范榮三無私賦以平上去入為韵第一段押平字云三者不忒天下和平第二段押上字云遇木德乃氣騰上第三段押去字云奉此三道守而勿去第四段押入字云齊日月而出入

唐宋七大家

清錢大昕養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

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刋大蘇七集紹為之序紹廬陵人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又云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白鷳失素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四海之内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鷳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鷳失素是未盡識鷳也

唐人選唐詩

宋姚寛西溪叢語云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閒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五言金城

吳任臣十國春秋云劉洞廬陵人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

筭袋中詩句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聖俞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嚼筆書一小紙内筭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一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此與李長吉錦囊事相同今人知長吉錦囊而不知聖俞筭袋也

王漁洋秋柳詩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薗次長短句内語疵奏請毁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絶句及薗次詞語意均無違碍奏上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

高梁柳范

清王世禎香祖筆記云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錫梁周翰柳開范杲也在劉楊之前而人多不知

賦題限韵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韵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蕚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韵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秦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

又云八韻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韵舊例賦韵四平四側質所出韵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舘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韵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韵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容齋四筆云唐昭宗乾寗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復試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刻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韵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韵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韵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韵垂寶祚於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韵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韵賦韵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可異矣

唐代世以詩名者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包融工為詩二子何佶齊名號三包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竇

張碧張瀛顧況顧非熊章孝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珝溫庭筠溫顯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玉無瑕清塵遠播可以為美談矣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佑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篔篔命小使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

吳東里詩

清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濳崇禎末諸生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荊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

徐五詩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　此二句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為奇而無理信不誣也

七人聯句詩記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為夜雨詩共二十一韻記中並七人敘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於後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為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間當日情景宛然

在西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有十勢

唐齊己風騷旨格云詩有十勢獅子返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雁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

律詩首句落句可失韻

清章大來偁陽襍錄云律詩首句失韵為入羣孤雁落句失韵為出羣孤雁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脣字正此律

東坡和梅宛陵詩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陳晉州士業云陸務觀梅宛陵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

滕元發陳情表

宋王銍四六話云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荊公不合遂出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託撰陳情表先子為公草之自注云先子為滕作陳情表手藁尚在今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顛倒用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靡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靡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

唐張渭餞田尚書還兗州云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按霜雪雨雲人所恒言此作霜雨雪雲亦奇

宋廣平梅花賦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後人效之乎俱錄於後俟識者考焉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清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綱梅花賦序云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為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又按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

知十七歲為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為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語意重複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重疊要不害於理

梅花詩忌

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有花憎疾十四條內一條云作詩用調羹驛使事又有花屈辱十二條內有一條云與麤婢命名

羅昭諫帖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帖云二月中陳州一正士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決與敵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況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忭賀老叟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否葉大德丁三傅知聞否老叟腰腳不枝坐想勝游目極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薪復如何

因相見皆與詰贍詠也謹狀
又云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閒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纔片紙爾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也近日往來尺牘疊疊多幅茍為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之語以為敬近日權貴記室之間聞一函有累十紙風俗積壞至此可太息也按此跋不知何人之筆

喻良能評詩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喻良能字叔奇有評詩一則云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藺相如顏平原雖死而千載凜凜尚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姿自不可掩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雲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蹈高隱然不至為俗氣所撥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其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荆軻匕首子房鐵錐吁可畏邪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翳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不能不為之惻然動心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蜀音押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曾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

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乃知瀘州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老學庵筆記又云四方之韻有訛者則一韵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按此皆雙聲也

押於字韻

宋蘇籀欒城遺言云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韵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韵又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作記非實

宋王得臣麈史云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使為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北方詩社

宋無名氏藏海詩話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元佑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為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溫有送客一絕云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

郎名松字不凋有一聯云舊菊籬邊又開了故人天末未歸來

梅聖俞靈烏賦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貶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也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舜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憫爾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世頗以舜俞為愜隘

海日江春一聯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王灣往來吳楚間多著述如江南意一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罕有此作張燕公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按此詩今猶膾炙人口而不知在當時固為燕公所賞手題於政事堂中也

此夜一輪滿兩句

無名氏釣磯立談云烈祖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按此夜一輪滿兩句江南野錄謂是蘇州一僧詠中秋月詩得此喜極撞鐘故有分夜鐘今觀釣磯立談乃知范志嵩作也

一箇孤僧獨自行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云世之為文者嘗患用字意義重疊故有一箇孤僧獨自行之語然那頌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得不近是耶

横看成嶺側成峯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南山宣律師感通錄言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横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琵琶花下閉門居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元微之詩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相似後人不知改為枇杷

鄉音難改面毛腮

宋趙德麟侯鯖錄云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一云幼少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腮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按此詩至今膾炙人口惟次句作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韵或本作面毛腮也

一團茅草亂蓬蓬

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訛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載此詩與蘇集異者二句百年未了須還債集作百年未滿先償債額中犀角真吾子集作眼中犀角真吾子疑集誤也未了須還債言應還之債尚未了耳若作先字義不可通矣犀角在額不在眼作眼中更無義

攀栖鶻之危巢

宋胡孜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也

梅花百韵詩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焦繼軾字熊符善為謎有梅花百韵詩每首隱一物一時傳之

了閑集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扶桑為諸生時好以駢體為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為之領袖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内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為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緗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通篇語皆如是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即一原起而構思一日夜云

兩字對

王楙野客叢書云石林凡看文字采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此法極佳

肝臟饅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

桃杏嫁東風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張先子野一叢花詞末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公尤愛之子野至都謁永叔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

薛濤律詩

清周亮工書影云虞山先生言丙戌在都門于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册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别類無體不備計全書可五百餘册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傳其絶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後先生絳雲樓災此數册亦不可得見矣

高麗使臣詩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元佑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仭綵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

年傅習久盛觀今屬遠方實

填詞稱倚聲

清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師古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稱填詞為倚聲本此

以姬人爭物為題

梁劉孝綽集有一詩題云遙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余為詠按此瑣事亦入吟咏足見古人好事不減今人也

月泉吟社詩賞

明徐𤊹筆精云元至正間浦江吳清翁渭有月泉吟社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收卷用好紙楷書謄副聘謝翱為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三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皆有詩賞第一名羅公福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按月泉吟社所定詩賞知者頗尠故錄之以供談助

甲賦

清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唐人稱應試之賦為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於居恒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即為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

七字對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東坡出牧錢唐道由毘陵之洛社孫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詢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歎賞後果為斯文之主盟新志又云東坡元佑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

宋謝伋四六談麈云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嘏詞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禮運修其祝嘏祝謂以主人之詞饗神嘏謂以尸之詞致酒而嘏主人漢祠宗廟有嘏詞蔡邕集載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延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今詞官有祝文無嘏詞不知何代省去

七進

元吳師道敬鄉錄載潘祖仁七進令節錄其文云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憂之奕奉觴進云云老人曰酒之禍為大矣吾不願也致以盤進云云盤中盛芍藥花老人曰物之

為累深矣吾不願也京操匕以進云云老人曰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願也方奉甌進云云老人曰荼之為功薄矣吾不願也奇奉奕局進云云老人曰圍棋擊劍眩目疲精少或有之壯夫不為也亮以博具進云云老人曰吾又憊甚所不願也於是幼子育進曰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窗淨几夫子之所朝夕燕坐而起居也云云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與育也按此文倣七發體而師道又為作七進圖并為記云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枚次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竹牀一老人衣冠臥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舉觴一隸提壺次畫二女御蹕行女玫持花一枝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於盤次畫荼具方坐瓦具上將瀹荼次畫奇導一奴負碁局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屋積羣書育迎立以請老人舉手整巾而行

王阮亭三綠

清龔煒巢林筆談云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飄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煙水綠鄒程村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不當稱三綠邪

讀眉山集去妻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章元弼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有雕本元弼得之夜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每為朋友言之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

閩音押韻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為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韵則鎖音掃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為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閩音也如林外以鎖為掃俞克成以我為禊與好同押皆鴂舌之音

瑟二

宋朱彧可談云子瞻曾為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鯨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吉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林下偶談云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林下偶談云俚俗謂不能文者爲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韵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藁

水心文章之妙

林下偶談云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林下偶談云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册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令人可以鑒矣

李習之諸人文字

林下偶談云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

林下偶談云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曾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于是方論定

東坡嘲僧了然詞

余永麟北窗瑣芠云宋靈景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鉢一空為秀奴所絕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為郡勘之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撻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箇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羅一峰夫人詩

余永麟北窗瑣芠云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弗之知也吾鄉薛知州泣任江西秦績於朝别一峰去一峰展册薦欲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為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之許夫人瞯其不在書一絕於册曰今日作詩送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深都是離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高英秀

宋蔡絛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越間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

者必噂短於甘後人號惡啄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見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定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賛寧笑謝而已

學古詩壞心術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一鄉先達在明啟禎初不為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為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剏四聲想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王介甫選唐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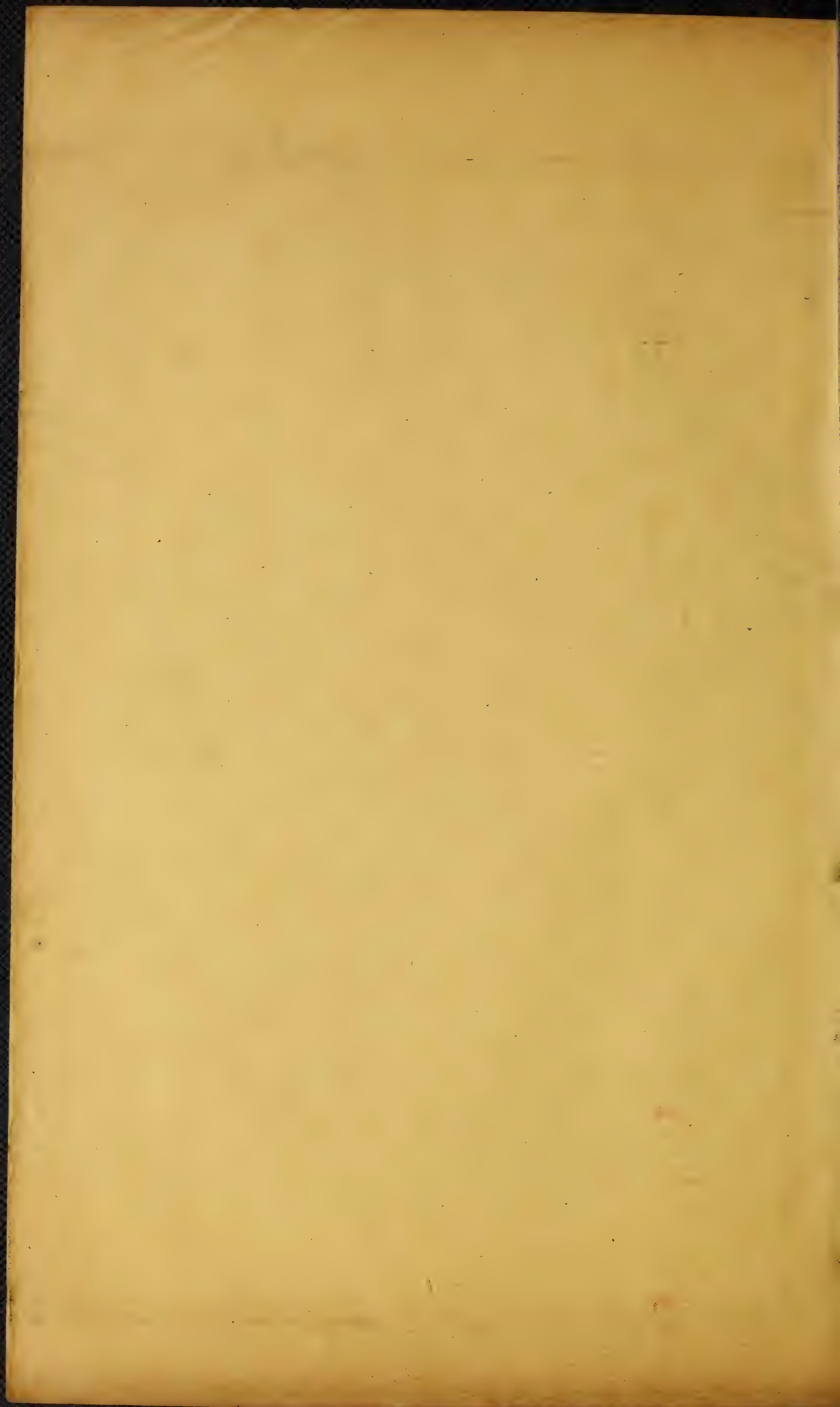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篇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删也余觀新刻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删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耒刋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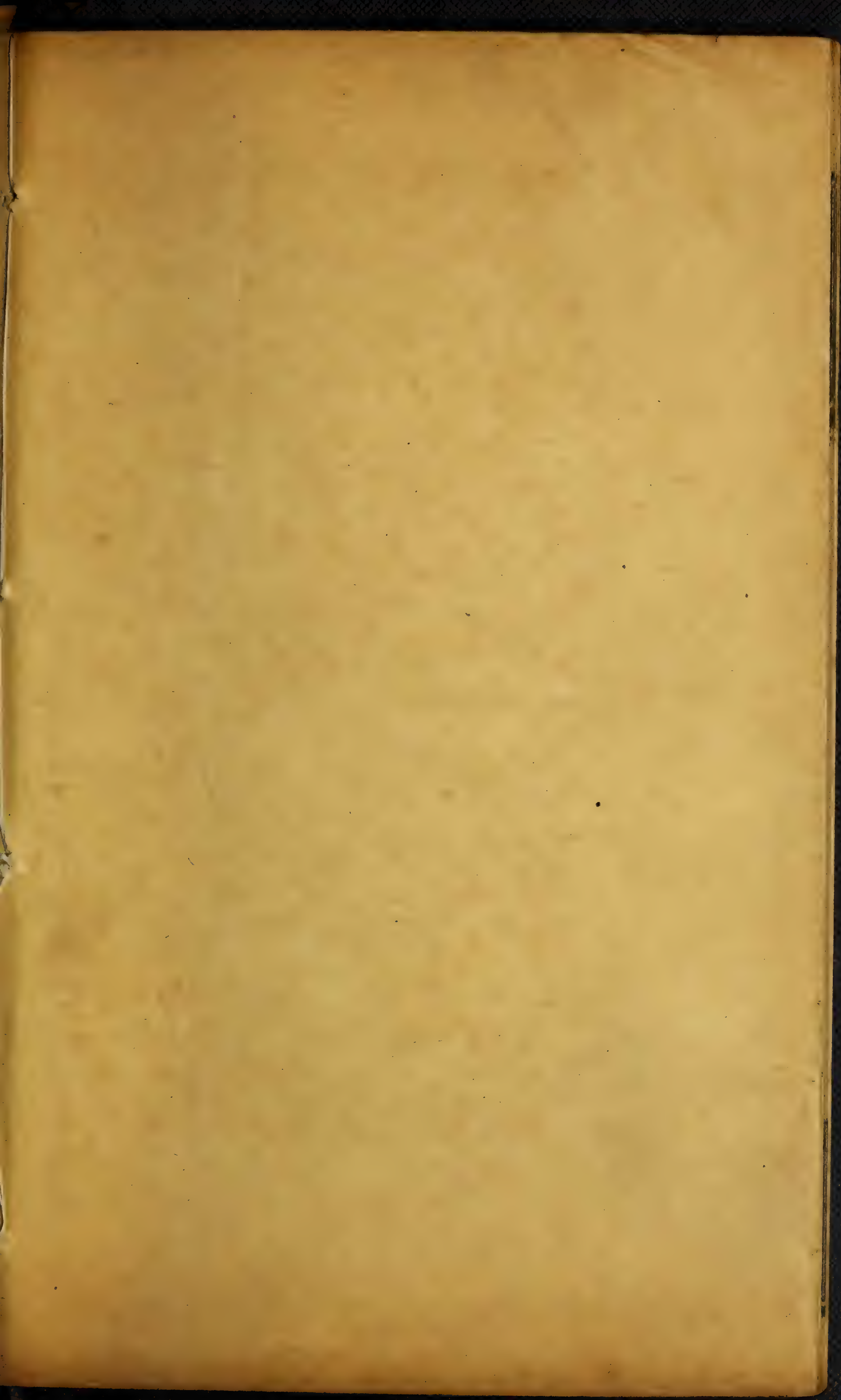
唐人拗體詩有二種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

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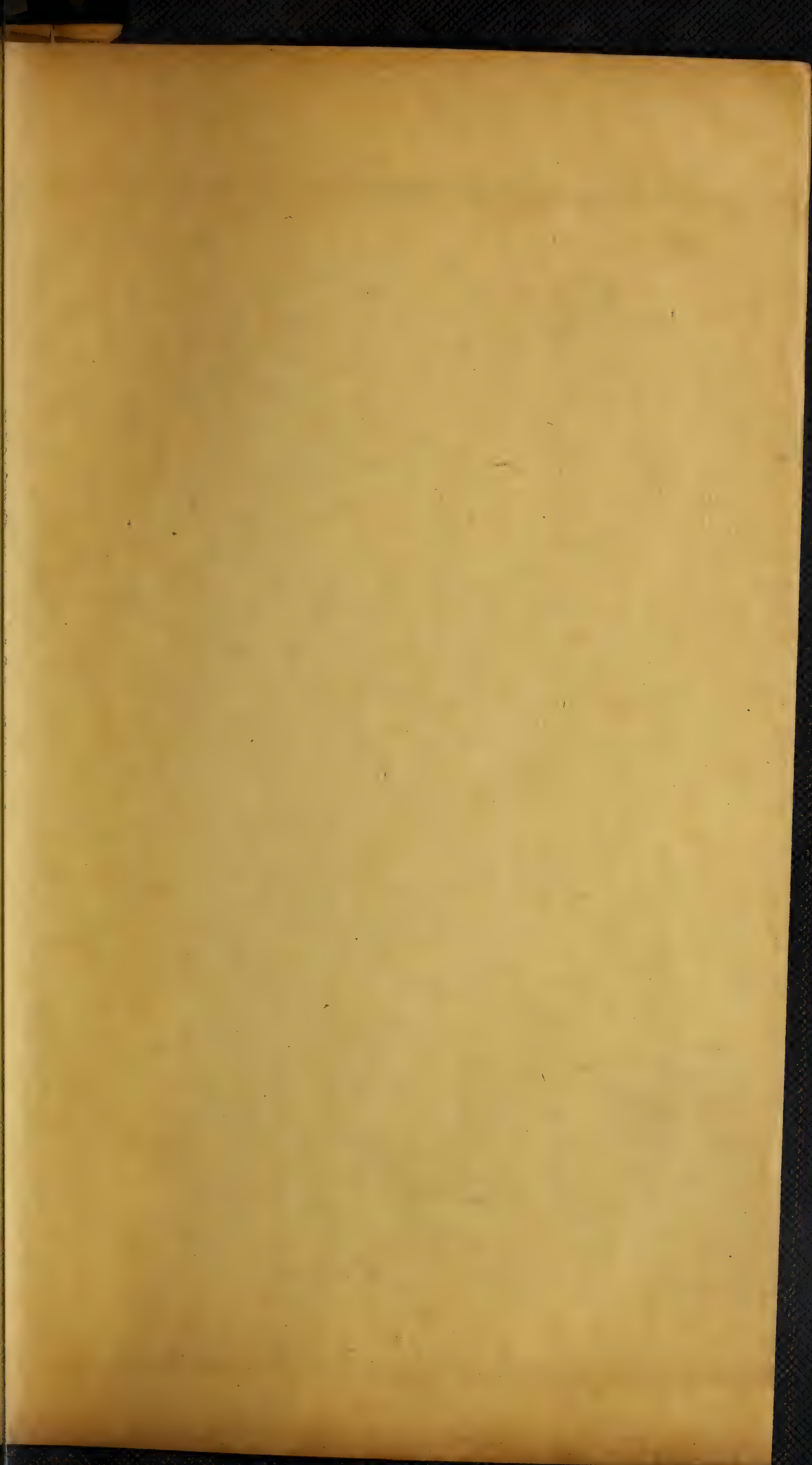


十四文藝下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文藝（上）

三、四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下目錄

文藝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下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下

文藝

于肅愍臨刑詩

余永麟北窗瑣語云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已濟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御史王文在側云斫頭就斫頭何用多言由此觀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黃崖之言為可疑

屈屈歌

北窗瑣語云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屈歌以自嘆曰屈屈復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多顯達何我讀書成抑鬱歎息吾年二八時優游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赴東館歲暮欲還猶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寒氈冷凳俱坐穿寂莫一飯小窗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泄柳先生先生獨坐悶始得虛

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主人遂為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晨昏費盡千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拊兒隔壁高聲爭先生教法纔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歡平天冠往市中買馮驩鋏向誰家彈不顧主人廣讀書只顧主人多富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為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遽入籠魚不遠躍輕吞鈎束脩況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糟糠歌扊扅白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憫我度浙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薦馬周投筆西牕有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兔終不悞良辰美景夢中過賞心樂事愁邊度問君無學既無才胡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開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翼麒麟閣上繪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為囊琴挾劍將何之川原遠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出行歌歸未雪先期隱薜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家有事在南畝畊饁朝朝雨夫婦老子長孫足衣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卧牛背上游朝夕南村北村煙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綠

帳皐比盡抛卻安得江上數畝田簞瓢陋巷三四椽布衣饘粥尚逍遥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繆公無人子思側子思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街頭紙價一日貴墨池蘸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謁信知先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盡不遂平生志早期他業作生涯

王越四時吟

北窗瑣語云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其上曰我愛春春景好山嘴吐晴煙牆頭戴芳草黃鸝罵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秖是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羅翻扇影涼南薰買奇貨添得芰荷香蟬在綠槐深處鬧也須回首顧螳螂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歸期舊巢留作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閒烹茶溶雪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塞邊曲將軍夜度關若箇漁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鍤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

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明月滿庭清興孫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韓翃詩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制誥傳為佳話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貞觀三年蜀中進瑞鞭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日將幸諸苑内廐進瑞鞭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稱二絕今獲此鞭可稱三絕矣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曉日花間散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翃作也知翃詩流聞禁中者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宋槧前後漢書

分甘餘話云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陸水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凉景色約畧相似此書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崖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

分甘餘話云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為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為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牡丹狀元

鈕琇觚賸續編云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勲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為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賚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尚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黙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絶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豔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郭順貞獻詩保寨

鈕琇觚賸續編云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欵迎或匿章而潛竄貽辱含汚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況閭之巾幗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遠不數里貞順手製

長歌題為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勳臣蚤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水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亦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蟄龍夜卧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為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虎林軍營唱和

鈕琇觚賸云吳愧菴名炎潘力田名檉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縹緲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晼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遶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纍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璧

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圜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縶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蕨朝供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運移宋曆終江海功就蘄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國云闔閭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抉眼衰年看越人羅刹江頭潮最怒姑蘇臺畔草常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簫鼓樓船春復秋譏誚每攖丞相怒判書常應老翁求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無意峨嵋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喙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南牧繒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陳其年贈雲郎詞

鈕琇觚賸云余所交海内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孟謨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雲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内閣遥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常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絶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巹有期矣生惆悵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稾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窻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為之絶倒

棲梧閣詩

觚賸云桐城吴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棲梧閣世遂稱為棲梧閣吴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艷詞小説屏絶弗覩今聞其年六十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尚勤操觚之

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為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寀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横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鬣玉屧蓮臺月半鈎趙鬼西京諳漢賦阿兄通閣壓東侯誰知講武旋頭入芳樂笳吹碧蘚秋咏南梁云同泰齋中拜佛囉壽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嗔萬卷多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臺城放櫜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花妍寶帳朱簾晨蕙烟鼙鼓飛衝朱雀路單書壓損繡牀邊嫦娥入月昏銀鏡狎客還家碎錦箋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洛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鳥聲荒臨城悽愴填宮曲辭廟倉皇聽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延平女子題壁詩

觚賸云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贋為巾幗之語書以媚筆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埰莊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短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泰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彊登輿腸斷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百疊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

印青編今日滴血濡毫綃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氈車去不回紫玉青陵悵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沈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道臨時死亦難強為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裹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於沂水縣垛莊驛舍

序賦創格

觚賸云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為博士弟子有聲國初晦迹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不去於懷終以憂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為余內兄畢西臨作當泣草序曰畢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太傅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皋爰歌九辨悲雨雪於阪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而莫及玉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故府久為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園獵騎萬里揚沙暮起𡰥歌九門落日西山草綠誰傳社飯於諸陵北殿貂黃徒思臘酒於故闕逢荊卿之故友相對生悲登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鳧銀雁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麋鹿之遊鳷鵲觀前夕作牛羊之道劉琨既逝嘯未舉而樓空祖逖云亡雞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誰共攀夫桂樹道上王孫獨自尋夫芳草遂乃下雲陽登石屋望遠則目屬青龍臨空

則悲生黃鵠彈箏拊筑傭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簫乞食吹小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窮途起阮公之哭於是駕雲螭乘白霓王良為御造父前驅巫咸申命詹尹陳辭遠遊誰去猋舉何之橫四海其焉極望夫君而太息弔玉米於江陵奠椒漿於太乙鳳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鸞蓋飄零徒憶辛君之邑僊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道啼鵑見故家而飲血浮雲白帝之鄉羽旗何處細草黃陵之廟珮聲俱沒斯則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柏於林間不獨齊君歌烏鳶於江上寧唯越子乘犢過翟義之臺咸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為之髮指然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則路無朱燭寄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鳥不來望飛雲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窮河漢之槎金馬碧雞日斷岣嶁之使所以仲連絕迹於海濱伯鸞息影於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旁人鍾儀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憂荼苦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艱心悱惻而永歎往路憂多焉得化蜺於嬰茀來日苦少不逢斟雉於彭籛悠悠蒼天其已焉哉乃為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嘯兮心未安感皇穹兮獨無言歌既闋舉子泣數行下而去詩序以賦體用韻此為創見又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漪如耳之鳴如駟之驟如巫之祝如螮蝀之隮如燈之葩如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鐵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如月之魄如夜

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鄒魯鬨如財如戰如聚如笑如男女合如魘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蠒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雷如爆如仙如佛如霰如醉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蒂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洩於山蓄於山如優如博而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蘧蘧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槁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澌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錫金壁種種然而瓦礫甖缶種種然而楹棁柱牖種種然而矛殳鉦戟種種然而脛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瘖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為之祟而人為之祟而寒為之祟而暑為之祟而風為之祟而日為之祟而飲食為之祟而仁為之祟而義為之祟而醫為之祟而巫為之祟而其耳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與林通不然胡花而其鼻也與魚鼈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與適人通不然胡鐸而其髮也與狐通不然胡氈而其鬚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軍通不然胡戰而其膽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繅通不然胡縈而其背也與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然胡割而其膝也與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也與金通不然胡沈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而非生也而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為生也死忘其為死也而病也

觚賸云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新標雋俱已譽高黃絹價重烏絲若黃子鴻所著紉蘭别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也摘錄數闋以見其槩昭君怨咏落花云每愛春來偏早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簇香裀幾點濃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喃帶泥啣踏莎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頓軟博山銷盡沈烟篆越羅裁得稱身無黃昏早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又淺井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卧金鈴犬風流子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維舟蒼苔路彷彿認層樓想曉燕催粧春鶯教技雲翻舞掌雪噴歌喉誰曾管踈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塵香重停五馬紅牆月冷悄候千牛風流渾未厭奈珠沈翠殞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來有時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題取斷腸詞句當我纏頭一翦梅云迤邐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也有漁家酒旗挑出竹籬笆映朶桃花映朶梨花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三春逐日聯鑣飛鐙山北山南芳菲賞遍别尋幽勝記披襟直上雲峯絕頂渾欲喚青天應誰道多生蹭蹬舊情懷都來難稱十年回首交遊嚼臘功名墜甑除却枯吟酒腸甚膽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苦把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瀉長洪雪捲秋空旨憑天塹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楫多少英雄閒擬話從戎夕照沈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蒼波量不得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熟之鶯沙人

茝崖詩句

𨛗塍云蕭詩字中素號茝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為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咏盖呂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雁云稻粱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壋堰菴訪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為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孫直看槐樹池上丰神望柳絲輓桐月校書云窗階蕙草遺香珮小院榴花憶舞裠贈别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為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呑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鷄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

秋燈詩

𨛗塍云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籠燈為鱗甲蜿蜒垂虹釣雪間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英白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户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家賭勝經營徧插竹懸毬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户珠簾擬畫圖爍爍遊人齊袪服盈盈艷女特當壚豪門得賞鰲山景深夜寧愁涼露冷釣雪灘邊

火樹新垂虹亭下星橋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寔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遥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鼍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女牆吊月啼寒蟪露井臨風墜綠槐凄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昇平樂每事還嫌舊日踈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雲流舞罷朱欄叢綺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瑶島步月爭看響屧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擁香車競梳高髻稱浮渲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様最時邊關曲調有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有楊雄宅不借餘光來照壁閒吟聊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字行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耑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為工故微傷於氣然秋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愧為風人也

布囊焚餘

觚賸云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僧寺杭守臣覘得之與愛僕楊冠玉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

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硯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賈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於闐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又何事孤臣盡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生獨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言智者以為辱愚者笑我顛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焉

樾巢近體

觚賸續云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外惟何子皐道五七律為可誦也皐道字皇圖香山相國之仲子著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藏稿選而錄之

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西堂云武夷迴短棹廬嶽任高秋舊路皆紅葉孤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過道心流三十浮家客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濕燈搖草露涼葉動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過西園云幾囀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轉憶少年時紫玉紉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地空見粉牆詩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靜人語稀竹風喧一巷螢火候雙扉獨賞興逾遠冷吟聲漸微幾時卧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主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蚤西蜀偏安計已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鬢多愁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椹日日云日日悲笳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怒潮打鶴猶閒立深雨迷花尚鬬開曉出不知心所往夜吟惟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茫數里烟風吹秋思晚凄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菰蘆自古容鷗鷺怪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裏陰濃晝寂然濕雲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計沈杯底夢裏功

名到枕邊野水流來初落蕊江風吹起欲吟蟬蓬門若肯停車從經授侯芭或敢傳寄虞
山嚴伯玉云零落蒼梧老一村鄉心空倚夕陽門路遥盡怨王孫草地古能淹帝子魂新
藥店中多病債舊朝衣上有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總負恩登平湖閣云人烟
亂後半窮荒湖上登樓見一方路合燒痕溪草黑窗分斜照縣山黃葉當秋落心先覺水
自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遊多感在他鄉宿準提閣寄陳元孝云秋深高閣靜
中登一榻燈光宿上層别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流螢入雨能為火凍瀑臨風
不化冰莫怨離憂隔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高竟日對斜曛一片鄉心在
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到水中分牕開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欲忘憂
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山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
送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歎老無家斜陽靜對吟邊鶴淺水閒飲處花心戀石樓
貪獨宿滿房寒瀑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朝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
為偏安出避世誰能未老閒雨凍園碁敲半夜竹深孫鶴歎重關舊遊記得西湖月滿匣
詩題不忍删和贈雲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痕遮
殿惜三眠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
人云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留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持鑰十畝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
眠社樹夜深扶婢照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

照見潮生遠處聞獨烏半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為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裙寄梁樂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人菖蒲作劍難消恨荷葉為衣易洗塵月色此時看濯濯車聲何日聽轔轔為誰紅蕊參差落吟斷空園一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窗時一聲病後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醒學靈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疏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七尺青藤挂酒錢地靜野鷗常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遊十載凋零盡猶有遺民似葛天詠簾云一幅香烟半掩門幾雙春燕遶黃昏每當月到通花氣不待風來作水痕私語傳多斜見影秋波遮斷雨消魂為誰返挂珊瑚冷愁坐空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漸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千日往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謝半為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遠天斜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秋蝙蝠晝藏諸洞溼薜蘿深鎖一泉浮無端更聽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離亂刻意抒懷音多哀颯方在盛年為怨家夜殺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首尾限字體

觚賸續編云余與潁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薜蘿莊剪燭論詩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鴈

門盧制府出限韻春閨題屬諸賢賦傅徵君青主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畫船八字為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搦管則寔難綺靡而妥貼也余曰琇幼年曾有此作隨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具搜廣引妙趣紛披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

雨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作燕片雲閒織錦成雞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紋彩鳳齋畫閣時攜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

雨馬聲過柳外溪絲幃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銀蒜片錦安籠鬬木雞烟冪銅溝紅杏發波縈瓊蕊碧苔齋畫眉的是金閨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雨屐尋芳傍晚溪絲旛簪髻過鄰西風娭月姊春時酒片石孫花午後雞烟溥綃衣珠腕弱波凌羅襪玉趺齋畫橋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雨脚初收瑟瑟溪絲欄寄恨宋牆西風塵久隔占晨鵲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蘋葉影初齊畫欄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雨隊添瓶水注溪絲絲草綠小樓西風濤幾誤緘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炧蠟銷珠淚合波箋香膩墨痕齊畫堂欲寫琵琶怨船裏青山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量日影西風柳半垂藏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瑟户熏蘭罷波峭迴欄倚袖齊畫出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鷓鴣啼

雨潤如酥冪曉溪絲絨剌繡碧牕西風流解舞銜珠鶴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裹賭釵香草集波閶傳札錦鱗齊畫衣清盡芳閨恨船載東量玉筯啼
雨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繡帳憶征西風綃霧穀飄荀麝片紙單書寫庾雞烟點殘梅粧額就波涵纖月影蛾齊畫屏掩燭春寒淺船子聲過烏夜啼
雨檻星牕倚碧溪絲繩綵柱杏園西風旛暖護探花鳳片枕寒鶯候日雞烟繞遠山眉黛蹙波橫秋水顏黃齊畫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楊百舌啼
雨淋鈴閣唱南溪絲鬢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裏月片山孤水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織輕風服似齊畫戟朱門夫婿在船歸封寄數行啼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宋趙德麟侯鯖錄載王性之傳奇辨正乃證明元微之所作傳奇張生崔鶯鶯事張生即其自寓也又載商調蝶戀花詞先有序略云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至今士大夫無不舉此以為美話惜乎不能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按全文凡千餘言將會眞記元文分為十章各繫以詞而傳之前別為一曲傳之末復綴一曲故為詞十有二此乃南北西廂之先河也今西廂記膾炙人口而此詞則知者鮮矣因備錄於此至會眞原文人所

共知故不載焉

麗質仙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
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後夕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
錦額重簾深幾許綉履彎彎未著離朱戶强出嬌羞都不語絳唇頻掩酥胸素　黛淺
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迴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
忘飡思想徧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青翼驀然來報喜花箋微喻相容意　待月
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
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奉得嫦娥至　玉困
花柔羞□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夜香猶在妝留臂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情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雨意
相歡朝又暮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情請盡奴心素　曲未

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
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纖纖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
常圓絲萬繫竹上斑斕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為旁人移步懶為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
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
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四嬋娟

清王之春椒生隨筆云孟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楊升庵嘗令繪工繪此為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朝鮮女子詩

明徐𤊹筆精載朝鮮詩有李媛成氏許妹三人女中之英也所錄各七絕二首又云近程將軍相如輯四女詩行於世四女中止載許妹及李媛詩餘二人無詩其一人想即成氏其一人不可考矣又云許妹者狀元許筠正郎許篈之妹也兄弟並著才名而妹詩尤工

孩兒詩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合錄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杖搘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嚲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氊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杖寧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吟呻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婢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齯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

賞花筵徑狹容移檻階危索減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旣感桑楡日當嗟蒲柳年長
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顚

黃九煙和楚女詩

黃九煙先生和楚女詩云楚女初不知姓名邑里有燕客游於楚者云甲午之夏此女遭
兵掠至漢江赴水死其屍逆流千里越洞庭湖而南爲漁人所獲玉貌如生可十四五有
素帨繫左臂甚固發視得詩十首人爭傳寫遂達金陵余得之於林子扇頭讀其詩感意
爲湘江女子也秋燈蕭颯依韻和之頌歟誄歟愧深于慟

長夜綿綿未五更荒天老地盡愁城誰傳十首湘娥怨一夕千秋萬感生
嬌羞曾未識翁姑夭枉空憐反哺烏孝烈名香眞不朽須知生女勝淳于
孤竹文山是弟兄奸雄闖此定心驚湘娥須死何曾死餘志當年本不生
誰人敢勸易羅衣萬丈洪濤撒手歸却笑□江何見晚琵琶空自惜明妃
字字分明正氣歌光爭日月豈須多春蘭秋菊哀終古還勝投詩贈汨羅
玉折蘭摧此一時隨光正則是吾師江潭漁父非漁父帝遣神收絕命辭
委蛻千秋即異珍貞魂豈復滯江濱天龍八部齊驚拜箇是文章節義身
萬刼眞容儼未湮汗青重見女夷齊鬼神但識西山事此是西山又向西
只宜讚歎不宜悲如戟元非皁氏眉千里逆流生氣壯皇天后土可曾知

幾多忠孝殉君親造物於今頗不仁眼見珠沈連玉碎癡頑長樂是何人

附楚女原作

家鄉一別已春更此日含羞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尚敢惜餘生

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聽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

骨肉輕離弟與兄孫身千里夢常驚歸魂顧返家園路報道雙親已不生

遮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作伴深深遙祝兩靈妃

厭聽孤兒帶笑歌幾回腸斷嶺園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使人間設網羅

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把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辭

當時閨閣惜如珍何事流離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念入江猶是女兒身

生來誰惜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

照影江干不盡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說偕秦晉死後相逢未可知

圖史當年强解親殺身從古羨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於今共事人

夢得楚女姓一首 并序

余既和楚女十詩矣終恨其姓氏無傳嘗與林子謀請於乩仙而不得至仲冬長至夜夢與數友閒談偶詢及此女姓字一友遽答曰姓李余亦唯唯傍一友曰君言謬矣此女自姓盧名佛蓮余不覺恍然因援筆就案書盧佛蓮三字此友復言佛字非是乃上

从竹頭者余謂思竹部諸字佛音殊少或是筏字之譌遂復注筏字於傍兩義並存此友無語醒而異之紀以一詩自此楚女無姓字而有姓字矣

寶筏蓮臺佛國遊姍姍甲帳豈堪儔湘江水月身重現不是當年舊莫愁

妄得楚女姓名四首 并序

甲午之冬余既夢得楚女姓名矣此衷遂已釋然至乙未春日忽有林生鳳鳴過鵲江生為楚之安陸人適友人談及楚女事生云此吾同里黃氏閨媛也其尊人諱以泰為鄉先達女小字青蓮因避亂僑居長沙之益陽突遭兵掠赴江盡節前所傳一一不妄但十詩題油楮上非素帨詩中所云母兄者則母之長兄某女幼所師事也余聞之怏然因復作四絕識之

纔得貞姬姓字傳騷魂半載為誰牽神仙只向蓬萊覓豈識西方九品蓮

謫仙畸號偶同行夢裏先偷一字名更訝無端聯氏族恰如許渾對飛瓊

守禮應知出大家文章彤管豈勝誇人間生女能如此愧殺蘭堦玉樹斜

三楚精神屈宋魂離騷日月至今存谿來湞女非湘女雲夢從今不敢吞

真得楚女姓名六首 并序

乙未之春聞安陸林生言咸以楚女為黃青蓮矣越三載戊戌冬偶晤衡陽徐生於鳩茲復談及此徐生慘然曰此吾妹也以甲午春在衡州被掠至漢江赴水死死時留十

詩于紙適見擔水童子乃抽銀釵并詩授之屬云煩寄與讀書相公童子以呈其主人瞿生遂盛傳於武昌藩臯聞之遣人順流收其屍不獲因礱碑鑱七詩其上植之漢陽門外余問女年幾何曰十三曾許字否曰許字王氏女何名曰青鸞郎詩中所謂青鸞有意隨王母者也余聞之亦慘然蓋徐生之父立階為楚丙子孝廉第六人曾與余有舊以女故亦憤鬱而死云噫一楚女姓名也初夢得之既妄得之至是始得其真焉乃繇佛蓮而青蓮由青蓮而青鸞若郵遞然亦奇矣因復為六詩識之雖然泡影何常余惡知林之果妄徐之果真耶又惡知夢之非真真之非夢耶俟他日過方城漢水而問之

吳楚乾坤倏不同祝融粉碎洞庭空那知萬古貞魂宅卻在湘帆九面中

亂離誰問孝廉船絳帳旃裘各一天痛殺文姬生死別從今休拂四條絃

青鸞王母是前因漚櫳塵緣總未真環珮若歸明月夜應隨南嶽魏夫人

幾行青淚漲瀟湘花落黃陵更斷腸從道峯高無雁到化為精衛過衡陽

天遣奚童表孝貞讀書種子定鍾情脫簪頻死殷勤屬祇為高堂不為名

千秋墮淚說遺蹤片石今看矗女宗漫道九陵峰七二直應添作七三峰

黃九煙千春一恨集唐

黃九煙千春一恨集唐詩六十首并序云千春一恨者思彼美而不得也彼美伊誰蓋出

於某王孫之家而衆人畜之者也某與王孫同避亂福唐西陳村見而慕之王孫固夙稱
交好者初慨許持贈旣而負約百計求之益堅秘爲奇貨某無可奈何屢集唐句相貽冀
其一晤乃王孫頑很自若不成報章某悵悵經旬因與王孫訣別移寓東淼自此彼美音
容杳然判若隔世矣每五夜徬徨拊枕咄咄因思昔人所云英雄如項籍而不得天下高
才如杜默而不得一第今風流俊逸如某而不得彼美此三恨者眞堪鼎足千古雖然某
湖海元龍生平奇遇較多亦安可少此一恨所可嘅者王孫之不仁而彼美之薄命耳中
懷崪嵂久不能平因漫次前後所集唐人語共得絕句六十首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以告
天上人間千秋萬古之情癡詩人如某者初集十首

芙蓉如面柳如眉盡日含毫有所思惆悵春歸留不得曉鶯啼斷綠楊枝

清歌妙舞落花前夫子紅顏我少年若問玉人殊易識娉婷十五勝天仙

天下能歌御史娘等閒敎見小兒郎無情不似多情苦擬託良媒亦自傷

白日姮娥旱地蓮當時求夢不曾眠人生豈得長無謂閒過春風六六年

門前初下七香車二月中旬已破瓜不管相思人老盡隔江猶唱後庭花

上淸仙子玉童顔只許含情背後看但使主人能醉客一生長對水晶盤

一寸相思一寸灰落花流水認天台由來此貨稱難得不踏金蓮不肯來

道是無情卻有情千金莫惜旱蓮生兒童不識冲天物慿說南風五兩輕

朧朧樹色隱昭陽不辨花叢暗辨香誰謂此中難可到盡知三十六鴛鴦
一月主人笑幾回更逢山上一花開蘼蕪亦是王孫草嫁與春風不用媒

再集二十首

南宮風月寫難成一笑從教下蔡傾從此不知蘭麝貴内家叢裏獨分明
分付新聲與順郎一枝濃豔露凝香佳人已屬沙吒利惱亂蘇州刺史腸
三十無家作路人樓前相望不相親桃花流水深千尺願得乘槎一問津
鈿暈羅衫色似烟妖童寶馬鐵連錢十年南北看燕趙半採紅蓮半白蓮
玉釵斜壓鬢雲鬆人面桃花相映紅若使春風會人意世間應不要春風
淚濕羅巾夢不成信知尤物必牽情春宵苦短日高起却是劉楨坐到明
清潤潘郎玉不如枇杷花下閉門居黄姑阿母能拚剖歌舞閒時教讀書
彷彿聞香不是香風嬌小葉學娥粧遥知楊柳是門處隔得盧家白玉堂
夢來何處更為雲忽到窗前疑是君玉樹後庭花一曲人間能得幾回聞
盡日無人屬阿誰阿誰曾是與嬌痴也應攀折他人手何不相逢未嫁時
不愛深紅愛淺紅野花黄蝶領春風玉童私地誇書札一片西飛一片東
紅衣落盡暗香殘幾許幽情欲話難憶得雙文衫子薄玉容寂寞淚闌干
獨悲孤鶴在人羣夢遶巫山一片雲聞説春來倍惆悵錦衾深愧卓文君

春色先歸十二樓玉釵恩重獨生愁何時共翦西窗燭斜倚紅鸞笑不休
且將團扇暫徘徊林下清風待落梅一種蛾眉明月夜夜深誰共阿憐來
一生閒坐枉傷神定子當筵睡臉新聞道欲來相問訊為持金籙救生人
莫送春風入客衣眼前珠翠與心違何如買取猢猻弄任汝三彭說是非
碧玉今時鬬麗華豈宜重問後庭花秦宮一生花底活願君且宿黃公家
一場春夢不分明分付鶯花與後生莫怪當歡卻惆悵人生難免是深情
花恨紅腮柳恨眉相思無路莫相思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恨綿綿無盡期

三集三十首

名花傾國兩相歡犀辟塵埃玉辟寒我有迷魂招不得莫教長袖倚闌干
濕雲如夢雨如塵愁思看春不當春難得相逢容易別可能都是不如人
花壓闌干春晝長阿侯繫錦覓周郎東風不與周郎便雲雨巫山枉斷腸
耿耿星河欲曙天月明橋上看神仙無情有恨何人見却遶迴廊又獨眠
銅雀春深鎖二喬玉人何處教吹簫卻嫌脂粉汙顏色願作輕羅着細腰
傾國傾城總絕倫全家羅襪起秋塵無情最是台城柳不解迎人只送人
露桃花下不知秋何處相思明月樓第一莫嫌才地薄年初十五最風流
知君書記本翩翩疊在空箱得幾年不分桃花紅勝錦王孫草色正如煙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桃葉含情竹枝怨月明花落又黄昏

不把雙蛾鬬畫長柳花便打内家香丈夫飄蕩今如此合是狂時不是狂

宵分獨坐到天明南斗闌干北斗横若見紅兒夜深態沈香火底坐吹笙

紅袖香銷二十年一身憔悴對花眠何因得扱真珠履匃日將升第九天

滿堂絲竹為君愁人自傷心水自流願得侍兒為道意與君同上景陽樓

芙蓉脂肉綠雲鬟花態嬌羞月態閑莫向花前奏花落對君衫袖淚痕斑

憔悴支離為憶君江花亂點雪紛紛思量却是無情樹半入江風半入雲

樹頭樹底覓殘紅踏閣攀林恨不同世上悠悠安足論朝來明去事猿公

逐隊尋行二十春與君相見即相親相逢不用頻迴避同是天涯淪落人

紅裙妒殺石榴花海燕西飛白日斜不信比來長下淚越羅山上有紅霞

南方應有未招魂金屋無人見淚痕天若有情天亦老巫咸不下問銜冤

不將清瑟理霓裳半是思郎半恨郎取次花叢懶迴顧後園青草任他長

芳草何年恨始休夕陽西下水東流一生幾許傷心事欲采蘋花不自由

却恨青蛾誤少年狂歌痛哭酒樽前得成比目何辭死天子呼來不上船

可憐春半不還家寒食東風御柳斜繫得王孫歸意切一羣嬌鳥共啼花

小白長紅越女腮無人不道看花回可憐夜半虚前席不賜金莖露一杯

羨爾城頭姑射山破瓜年紀百花顏由來絕色稱難得世上浮名好是閒
休言芳槿一朝新不擬教人哭此身能以精誠致魂魄也應休憶李夫人
偷眼蜻蜓避伯勞黃鸝枝上啄櫻桃誰能更把閒心力幻出文君與薛濤
劍逐驚波玉委塵岸傍桃李為誰春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蕭郎是路人
此身漂泊苦西東十載青娥不負公玉樹九重長在夢定知難見一生中
粧成掩泣欲行雲䓾令香爐可待薰別後相思隔煙水不知何處再逢君

解縉論作詩法

解縉春雨雜述云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為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為尚宋人以議論為詩元人粗豪不脫氈裘湩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攷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鄒練其詞旨能洗其前代氈酪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沙彌辯詩意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在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屋窗署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別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龍去矣乃合字也時日隱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白居易詩目蓮救母

宋俞文豹吹劍錄云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蓮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

古人麗句

吹劍錄云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內子云香霧雲鬟濕青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當枕上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時作邪

疊字詩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詩中用疊字寔本三百篇後人乃復錯綜變化之有一句三疊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滾滾湛句用之有二句連三字者劉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木蘭詞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及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詞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胄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皆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皆疊字者昌黎南山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浪跡叢談云王漁洋居易錄云韓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篇孫李昭亦兒編所拈如

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稷秦瑟琴鼓鍾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鼒鼎息偃之類不一而足

陳午亭說杜詩

浪跡叢談云陳澤州相國午亭文編中有讀杜律詁二卷所解有勝於前人者如晴窗點檢白雲篇前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從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册于封祀壇之祴所謂白雲篇疑即指此時杜公方獻三大禮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貫又掖垣竹埤梧十尋埤字解者各異不知埤與卑同言竹埤梧高也晉語松柏不生埤漢書劉向傳增埤為高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蒼莨蒹葭皆可證埤與卑之通用又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陶侃之奴舊注皆不知所出竊疑陶侃當是陶峴之誤峴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水上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類而用之　又云諸將五首當合而觀之又當分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宮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禦吐蕃諸將一責肅宗初討祿山諸將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舉內地削以責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遠人畔以責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為一體讀杜詩者以此類

推亦可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又云夔府孤城落日斜此當與第一首孤舟倒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礙其為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閭閻繚繞不礙其為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北皆可其説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一主帝為樞星上句言日此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奉使虛隨八月槎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為虛語蓋此乘槎亦與第一首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虛隨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飛飛燕子是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兩故字意同匡衡抗疏功名薄舊解太略公於天寶初應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此與衡初以文學射策科甲不應今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于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獲譴得免推問未幾出為華州司戶參軍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初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未幾辭幕府離蜀大歷初至夔視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侯果何如乎注家于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末皆不及然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以衡為言乎劉向傳經心事違舊注亦太略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献宣帝賦頌數十篇亦略同後遂流滯于外不能入朝欲

如何之數進數退傳經以寄忠憫得乎衡之抗疏多傳經義何之傳經亦諷時政其前後疏多及經義故云

李文貞說杜詩

浪跡叢談云吾鄉安溪李文貞公于詩未為精詣而說詩則時有創解如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雨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此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園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此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園之心為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　又云能學杜者無過于李義山而義山詩中又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二語為最似杜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斡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按此解寔前人所未及杜老寄章十侍御詩云指揮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

蘇齋說杜詩

浪跡叢談云余弱冠即喜為五七言詩而于詩義寔茫無所知也四十歲還京師游蘇齋之門始得略聞緒論則悉非舊所得聞者嘗以杜詩陰何苦用心語質之蘇齋師師曰杜言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

夫豈謂僅恃我之能事以為陶冶乎僅恃在我之能事以為陶冶性靈其必至於專騁才力而不衷諸節制之方雖杜公之精詣亦不敢也所以新詩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後而後拍節以長吟之苟其一隙之未中窾一音之未中節者仍與未改者等也說到此處不覺擱筆而三歎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敢寬假乎二謝者非果二謝有此事也語意之間直若欲云杜陵野老將能事不便直說而假二謝以言之曰豈知具二謝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學陰何之艱苦刻意以成之乎苦字非正稱之語乃是旁敲之語試看有二謝如許之才力而却亦甘為陰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字只似就陰何一邊卑之無甚高論若謙下若斂抑之詞其寔亦何嘗陰何果寔如此直是對上二謝能事不得不如此若似謙卑斂退之窘狀者夫然後上七字二謝能事四字軒然飛揚而出知此義乃知下七字與上七字陰陽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陰何一邊低下一著乃使頗字笑而受之然則所謂陶冶性靈者非虛張架局也寔在其中叩之有真際焉新詩改罷自長吟寔寔愈唱之愈有味正恐索解人不得已即此一篇可作杜詩全部之總序矣吾嘗謂蘇詩亦有一句可作通集總序曰始知真放在精微真放即豪蕩縱橫之才力也即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精微即細肌密理之節制也即此下七字所云陰何苦心也二謝陰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陰鏗集隋志僅一卷蓋所傳已無多在杜公必尚見其全詣必深得其秘要是以又云太白似陰鏗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陰鏗為比則此間即離

含蘊之故後人焉而窺見之而漁洋直斥為陰鏗蕪累則亦非慎言之道耳　又云老杜望嶽起句夫如何三字乃是從下句倒捲而出齊魯二邦不為小矣顧不解其何以青猶未了也晉人望嶽詩云氣象爾何物亦作訝而問之之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唱起下之詞則乖其義矣吾師于杜詩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凡二十三過最後始成讀杜附記之定本凡字句之異同皆詳列句下然章鉅憶少時所見杜詩舊本乃作岱宗大如何大如何與青未了字則偶對意則相生氣象更為雄寔似較夫如何為勝惜見此本後吾師已歸道山不及相質耳　又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氣勢凌厲可為後學入手門徑須知自字乃自身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鸞自超詣句同按如此說詩則作者精神愈出若錢籜石先生必以麒麟與第一為對偶則又何關于詩律哉（亡友謝甸男震亦以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四十與軒轅為對偶與錢說同）　又云石門斜日到林邱或注石門屬齊州或謂與澗道對不必寔指其地然居易錄云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即杜子美題張氏隱居處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言石門路復有金亭開亦其地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山南有兩小阜俗稱金耙齒銀耙齒者子美詩不貪夜識金銀氣蓋偶然即目耳　又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愧歉無技以蒙恩賚耳惟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

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乃反含笑而賜金不若圉人太僕見馬猶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始知深人無淺語也　又云風簾自上鉤自字乃獨自之自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徑自起鉤簾納之其旁無待媵可知自字正對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與末句酌酒相貫與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論向無有拈出者　又云詠桃樹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時事耳中四句乃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即首句不斜之注脚回憶小徑不斜五桃遮門之日乃天下車書一家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之室門内五桃原不禁人摘食今當亂後人自為計家自為謀不免為籬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門之徑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堂矣回思昔日直入門直升堂入門即見桃樹堂室不妨其遮秋則食寔春又開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寔看花之境且鳥雀亦同此飛翔棲止之常即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藹然在目于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詩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賅非一事也

蘇齋說蘇詩

浪跡叢談云蘇齋詩云坡公自普照游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詩一小結構今偶為拈出自來學坡詩讀坡詩者皆不知也入手四句云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傳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極矣次云山僧怪我戀清景自厭山

深出無計妙在借此一托則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此並自已亦抽出則此游之清幽竟到二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野桃看霞髻二句乃作俗豔以反形之此針鋒也結云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言寔覺此情之太清幽孤峭也本應以清幽孤峭作收場卻反以俗豔作收裹如此乃謂之圓筆又送文與可出守陵州起句云筆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坡公有墨君堂記謂竹也次云而況我友似君者此君字與上句之字皆指竹題本是送其人而詩則直以所畫竹為主次云素節凛凛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于似竹寫其人次云清詩健筆何足數清詩健筆四字二層雙頓而出此句寫其人則不必復以似竹說矣故合其人之詩筆言之此是著題之正面然卻是宕開所以要宕開者本以似竹為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説明請問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遙齊物追莊周此七字則真化工之筆也逍遙齊物莊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卻取齊物二字為此詩之主齊物者已與物齊即南郭子嗒然喪我之意也即坡公題文與可畫竹忘其身之義也直欲將文與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遙二字則其追莊周之妙不圓也逍遙乍看似不及齊物之切豈知坡公以其在集賢院與在陵州等而視之所以齊物之上必用逍遙二字而後追莊周三字乃圓也而後上句清詩健筆乃圓也次云奪官遣去不自覺奪官遣去四字又雙頓而出奪官謂辭去集賢遣去謂出守陵州以此本題寔事作接

筆而後逍遙齊物之旨乃圓也處處有寔境而頂上圓光始出此豈空言神韻者所知次云曉梳脫髮誰能收又是妙極化工之筆並非寫其老態也直是將文與可作一莖枯竹寫其蕭蕭之落葉耳然後知逍遙齊物追莊周之妙真化工之筆也奪官遣去不自覺到此乃神圓也又並非借竹為喻即其上面素節欺霜秋亦何嘗明言借竹為喻只緣此老筆有化工不知不覺將一箇文與可作為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圓合收裹之所以然即漁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親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間真見文與可禿鬢脫髮之老態所以竟將陵州童山寫出一箇無髮之禿頂來又是真境並非借喻結句云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為正意而文與可之形神全于竹得之至此仍以墨君結住而通首俱圓矣此兩篇七古皆不過六韻而上下明暗相承銜接之妙他人數十韻之轉換氣力不足以當之深味此二篇即坡詩數十韻之大篇無以過此矣必知此秘而後能鋪陳排比開拓縱橫也如杜如韓篇篇皆當如此用意讀之

劉金門說杜詩

浪跡叢談云劉金門宮保鳳誥存悔齋集中有杜詩話五卷多未經人道語如云杜老為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其祭遠祖當陽君文云春秋主解稾隸躬親述預為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雕賦表云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有自來詩中援

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以李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煩寃舊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舊鬼小語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元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鼓鐘運用神明洵為克承家學者矣　又云漢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三十里按長安城東有霸陵大帝所葬霸南五里即樂游原宣帝築以為陵曰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即杜曲陵西即子美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小陵野老以此　又云公只有一妹嫁韋氏從夫遠宦有元日寄韋氏妹詩同谷歌有妹有妹在鍾離則已嫠婦寓居時矣曰我已無家尋弟妹曰弟妹蕭條各何往曰弟妹悲歌裏曰無由弟妹來曰弟妹各何之曰故鄉有弟妹曰團圓思弟妹數數及之重人骨肉之感　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過使樹雞柵然熟食曰詩並示兩兒一則曰汝曹催我老一則曰他時見汝心舊解指公先塋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當節日回首邛山仍囑二子以毋忘拜掃其論良是或據元稹系銘宗武病不克葬疑為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論次之則宗文爾日尚存且並非不能守先業者宗文小名熊兒得家書詩云熊兒幸無恙初無失愛宗武小名驥子特以幼見憐故驥子好男兒驥子春猶隔驥子最憐渠頻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詩以精文選飽經術勸其力學即以休覓綵

衣輕莫羨紫羅囊誠其敦行安得謂公有譽兒癖乎雲仙雜記載宗武以詩示阮岳曹阮既答以石斧一具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使自斲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說者遂有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之喻考史傳絕不載宗武詩毋乃公所謂失學從兒懶僅解記誦而不能精進者乎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無怪公之借淵明以自解嘲也　又云詩評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誚論公處境宜然然遂以公不善作愉樂語則非也公之寫喜事專取神會如家家買釵釧只待獻春醪喜官軍之壓賊也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喜好雨之知時也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喜浣花草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喜崔明府相過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芰荷衣喜嚴鄭公再至也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是還居赤甲之喜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是寄弟藍田之喜至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人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隨事生歡善言喜者宜莫如此老　又云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此是何等醇誼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此是何等高識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是何等曠觀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舊書文苑傳斥公褊躁無器度抑獨何歟　又云公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

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
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
台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
松子僧前落絕妙機鋒知自有証入處　又云昔人謂杜詩長于諷刺多小雅變聲於頌
揚體或不相宜此說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
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萬方頻送喜毋乃聖躬勞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今
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歷三年調玉燭元元皇帝聖雲孫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此等語體大聲宏粲然盛明景象
非善於立言者定只一味麤豪氣耳　又云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識
南塘路是欲去未去二首百頃風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旁舍是入門所見五首
隨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來看客是坐已久七首陰益食單涼八首醉把青荷葉
是飲酒閒情況九首醒酒聽詩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門回首是歸時情景次第章法井然
不似後人作連章可隨意多寡顛倒位置也重過何氏五首一首重來休沐地二首犬迎
曾宿客三首自今幽興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開說五首將到此應常宿合攏說處處
是重游確乎不是初到

昌黎示兒詩

明瞿佑歸田詩話云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昏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饍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躚躚媚學子墻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於昔日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為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汙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戴石屏奇對

歸田詩話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對上下始

相稱然須寔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歸田詩話云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剃闍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壟髻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亦可感歎云廷博案後一詩亦見陸放翁集中

龐右甫過汴京詩

歸田詩話云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楊仲宏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文字紅裙

黃嬭餘話云韓公醉贈張秘書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陳善捫虱新語謂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姬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且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後山詩話亦云此老有二姬號絳桃柳枝言不可不慎東坡語張文潛又云觀退之詩疑若清苦自飭者然有云豔姬蹈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

云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按以上諸君子之言以矛陷盾都不肯放過退之惟東坡雨中飲酒詩有云試將文字惱紅裙此則文字紅裙兼有之翻用韓詩卻可為文潛語解嘲也

洪大全詞

鋤經書舍零墨云洪大全湖南人少時頴悟異常皃年十三即能默誦十三經尤工詩詞屢試不售憤而降賊其就擒也自題小詞曰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秋風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好事者錄而傳之

弊俗新樂府

鋤經書舍零墨云偶檢得弊俗新樂府數首不知何人所作指陳時事利弊洞然頗足為鄉愚無知者戒詞亦磊落不凡招神巫云招神巫巫來妝束如天魔神巫一來若有陰風助啾啾鬼語起室隅神巫將咒宣紙錢歷亂焚庭前神巫為祈福滿盤腥羶堆血肉歌謠粗俚汚人耳漿酒淋漓酣鬼腹鬼腹酣宜疾病痊疾病未痊巫索錢巫索錢動十千愚民招致殊誠虔庸醫難云靈樞素問未經目歌訣湯頭讀初熟挾術時過抱病家云延及我君家福切脉偽凝神指上拂拂疑生春據案重握管大書方論殊侃侃味雜進寒溫奚堪信口吞寒溫即無誤肝肺難自言朝來投劑夜畢命回生起死誰為政問君何事至於斯云是藥醫不死病吁嗟乎庸醫耶延醫者誰耶祖吏謠云祖吏祖吏猛如虎朝來昂然直

排戶手持一紙字炫紅云是硃單出縣主小民升斗粮本欲急輸將衹緣食指衆又復遇歲荒租吏聞之怒以目鐵索琅然出腰腹租吏逞强小民瑟縮賂以百錢歡顏轉逐私橐先究不急官妻孥亦盡衣羅紈么麼小吏已如此大吏封疆那得理

香奩八題

歸田詩話云楊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藁附家集中忘之久矣今尚記數聯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閒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盃命題予製沁園春以呈大喜即命侍妓歌以行酒詞云一搦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誰誇羅襪賞花上苑秖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歡飲而罷袖其藁以去

雨淋鶴

歸田詩話云張仲舉至正初為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郡齋出對云豸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衆為詩以譏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朱竹垞古人名對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鹿柴先生王廷宰字毘翁號鹿柴過余外舅馮翁小飲余陪末坐先生舉古人名俾屬對偶記憶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温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逢丑父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先生曰將來必以詩名取材博矣

巧對

浪跡叢談云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誥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對元之不思以對云但取心

中正無慭眼下遲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此事見邵氏聞見錄及朱子名臣言行記吾鄉宋時陳北山先生子龔年十一器度英偉朱晦翁過訪北山龔侍側晦翁令屬對曰一行朔雁避風雨而南來龔應聲曰萬古陽烏破煙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位不可量也後為龍圖閣學士韻語陽秋云東坡先生歸宜興道遇孫仲益方髫齔問習何藝答曰方學對句先生曰衡門稚子璠璵器仲益應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先生撫之曰眞璠璵也錫金識小錄云郡丞吳及郡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對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　又云有宴客食鼈鼈有卵子或口占云雌鼈腹中龍眼蛋適王礎臣至指席間應聲曰雄雞頭上荔支冠座客服其工敏　又云王召幼稱神童學使者召至學宮指鵲巢命對云烏尾鵲巢中展翅學鶴未能王信口應曰錦鱗魚海內揚鬐化龍立就使者驚喜　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邀思攜之賞月黃埠墩宿焉晨起入山時重霧未霽偶遇父友試以對云山徑曉行嵐氣似烟烟似霧應曰江樓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　又云相傳華學士鴻山幼時夢中常有人誦芭蕉斜捲一封書之句後出使朝鮮其國王出對云皂莢倒垂千錠墨學士略不思索即口應云芭蕉斜捲一封書座皆驚異敬禮踰等及歸贈賚倍于尋常黃石原

為言齋東野語中對偶一門尚有可採者如云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文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為已為人　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嘗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于耳歟　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既別冀兗青徐揚荊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曀　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者官人腰間各別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朝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廷魁胡躍龍為省元）　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按以上數聯俱可為談助而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尤為妙合自然覺千古而無偶矣右原又言石成金聯瑜中載有數聯雖非巧對而天成格言似可附錄

如施恩望報勢且成仇為善求知弊將得謗　每想病時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善念自生天最分明只是性漫人能算計其如命何　浮躁一分到處便招尤悔因循二字從來誤盡英雄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凡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從容　話雖來到口邊三思更好事縱放得心下再慎何妨　悟恩是仇種情是怨根則往日之愛河得渡　知無學為貧無骨為賤則當前之地步頗高　戒色有神方惟聾耳瞎眼死心三味養生無別法只寡言少食息怒數般　處苦況而尚能甘饑是真修之士當樂境而不知享畢竟薄福之人　苦辯爭強贏得也輸氣力窮奢極欲算來何益精神　茶堂節錄云客有戲以梅香春意動屬對者謂此語意雙關久無人對予對以桃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又有以長聯請對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點翰林壓十八學士予對曰萬年天子必尊爵一齒一德一達尊歸一宣丹詔曉億萬生民又有以藥名屬對者曰白頭翁牽牛過常山遇滑石跌斷牛膝予對曰黃髮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風燒成草烏又有以字屬對者曰十口為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對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來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對屬對者曰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舊已有人對過但不工細因為更正上句云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屬對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對曰三瓜為⿱瓜⿰瓜瓜三水為淼三石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歸源又有屬對者曰二人合口成合口藏天下又女變心成怒心恨奴孤又一對曰天設

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來共成三白散對曰地生良藥名苓名連名柏煎去都成大黃湯以上數聯裁對工穩雖未爲精巧然於初學作對者亦可開擴其心思焉江南李義賢字芝庭熟于唐人詩集嘗著秀谷集集唐詩氣體自然無異己出如以張軫山曉月初下對蔣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別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對王維疎雨過春城宿東巖寺與僧夜話以沈佺期流澗含經雨對姚合穿山踏亂雲客中逢楊已軍以孫逖今日逢新夏對錢起前程未夕陽江邊閑眺以徐牧慙無下釣處對孟浩然徒有羨魚情宿瓜步以徐祐淺水孤舟泊對李商隱殘燈獨客愁途中以溫庭筠門靜人歸晚對趙嘏枝閑鳥下空元旦以譚用之甕邊難負千鍾綠對盧仝境裏堪驚兩鬢霜詠柳以劉禹錫一聲玉笛向空盡對姚合萬架金絲著地嬌江口夜泊以冷然巖邊樹動猿下澗對羅鄴溪上月沈人罷春悼古詩以李商隱蕭何只解追韓信對李憕賈誼何須弔屈平遊吳氏林亭以許渾山翠萬重當檻出對杜光庭烟嵐一帶隔簾浮登江樓以羅隱瓦榼尚攜京口酒對薛據布衣恐惹洛陽塵皆工穩絕倫紀文達公嘗言世間書籍中語無不可成偶者客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公應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又舉孟子致爲臣而歸公應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別不陳芝楣中丞知余有巧對錄之輯亦雜錄所集成語寄示惜寄到在後書已刻成而中丞亦倏騎箕去矣茲亟爲補錄如左如虛室生白飛閣流丹莊子語及王子安序　千尋玉海丈六金身梁書佛經

酒香留客住詩成倩鳥吟東坡香山　酒氣和芳杜詩篇占白蘋集香山句　清泉瀉萬仞落日銜

千峰同上 秋草獨尋人去後水雲初起雁來初劉長卿崔塗 閒拈蕉葉留題詠醉折花枝當酒
籌集香山句 蒼藤翠壁初無路野草閒花各自春集東坡句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華夜碧大河
前橫世說詩品 小窗多明俯拾即是易林詩品 衆山倒影乘空欲飛水經注 砥德礪材道徽高扇易林
唐文 剬詩緝頌易緯淹通文心雕龍世說 抱樸守真蓄為王寶論仁議福完若金城易林韓詩外傳 惟道
集虛人之水鏡莊子世說 知足不辱家有芝蘭老子易林 著手成春闇與道合詩傳世說 用心若鏡清恐
人知莊子晉書 玉壺買春酒為歡伯詩品易林 琅函吐祕詩雜仙心唐文文心雕龍 春桃生花黃鳥來集
明月作畫白雲帶山易林水經注 裁雲製霞一花千葉文心雕龍易林 纓巒帶阜十步九尋水經注易林 又
緝詩篇名為對者如大明小駜 思文常武 有駜無羊 遵大路信南山 揚之水殷其
靁 皇皇者華漸漸之石張南山維屏詩人徵信錄云彭文勤公經進稿其中多屬對工整
典重渾成者偶錄數則于後亦可為初學開心胸之助如恭進禮器圖式表云天下有三
重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雲台師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陞
少詹事例應觴客因邀同衙坊局諸君在一枝軒看菊坐中文遠臯庶子舉一句云牆上
竹枝書个个請諸公對之余應聲曰盒中棗子叱來來宮庶初不以為工遲日檢漢書知
為東方朔故寔乃極口稱之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已開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
惟白小山鎔得免內有彭寶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揩堂比部為作一對云三等狀
元苦矣老彭辭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鈎邊隨園詩話云詩中用經書成語有對仗

極妙者前輩盧王巖云腹不負公公負腹頭既責余余責頭近人吴文溥云我自注經經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無青草霜飛後菊有黃華雁到初汪韓門云白髭去後成衰老黃雀飛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鶯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艾三年樂汝似王瓜五月生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亦戲集樂府云背畫天圖子星歷歷東升日影雞黃團團繆蓮仙湯春生四書對語皆渾成可喜今復閱其文章游戲二編尚多可採者亟登之如左二言云子路申棖　狼戾虎賁　疾視徐行　王豹子羔　從義近仁　效死舍生　有李以桑　孽子嬖人　惡莠揠苗　放踵及肩　摩頂服膺　蹙頞脅肩　紅紫元黃　三言云樂其樂憂亦憂　行以告坐而言　私妻子危士臣　無愠色不疾言　為營窟反蘽梩　仁者静頑夫廉　勿欺也何畏焉　有喜色無怨言　强哉矯恭而安　武王烈太甲賢　何以異是則同　疏踰戚弱役强　無他技有餘師　要子路遇諸塗　和無寡德不孤　文勝質寔若虛　而强酒如探湯蒲蘆也膾炙哉　無齒決不目逃　衣夫錦書諸紳　四言云施於四體執其兩端　原泉混混維石巖巖　子曰忠矣書云孝乎　修其天爵教以人倫　言語必信貌禮未衰隱几而卧踰牆相從　忽然在後毋以從前　自衛反魯由鄒之任　十目所視四體不勤　睨而不視過之必趨　無見小利則亂大謀　屨之相似毛猶有倫　磨而不磷鑽之彌堅　父召無諾嫂溺不援　好是懿德攻乎異端　内無怨女下不尤人　再斯

可矣一以貫之　樂只君子哿矣富人　兵刃既接弓矢斯張　以小易大辭尊居卑
堯帥諸侯舜為天子　則何益矣在所損乎　夔夔齊慄䀹䀹胥讒　若保赤子如見
大賓　友于兄弟樂爾妻孥　以吾一日加我數年　無目者也惟耳亦然　各于其党
不相為謀　處士橫議隱居放言　失諸正鵠見乎蓍龜　舍館未定居處不安　五言
得其心有道反諸身不誠　君為來見也吾其與聞之　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　然
後知長短不能成方員　而后嫁者也則將摟之乎　孳孳為善者郁郁乎文哉　而皆
去其籍則不如無書　人病不求耳女安則為之　而從心所欲然後耳有聞　無以賤
害貴將使卑踰尊　我不憾焉者吾何慊乎哉　不顧乎其外又顧而之他　士誠小人
也予絕長者乎　罪不容于死愛之欲其生　其故家遺俗雖孝子慈孫　上士倍中士
小賢役大賢　使已僕僕爾其心休休然　魯人為長府曾子居武城　非求益者也其
寡過矣乎　六言云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謂大丈夫　則吾未之有得于人何所不容
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病無能焉　吾斯之未能信人皆有所不為　何為其號泣也庶幾
無疾病與　是聞也非達也雖得之必失之　今願竊有請也吾未嘗無誨焉　所以別
野人也豈為厲農夫哉　七言云求水火無弗與者於禽獸又何難焉　是皆穿窬之類
也則與禽獸奚擇哉　八言云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故曰爾為爾
我為我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為君闢土地

充府庫抑王興甲兵危士臣　九言云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十言云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前閱湯春生文章游戲中有杭州地名集對以其地其名皆非所習姑置弗錄年來將卜居杭州已賃得三橋址一宅相宅時周歷城廂聞見頗熟將來往復衢巷亦不能不習其名因擇其尤雅馴者錄之如左二言云官巷衙灣　泥壩土橋　湖墅山墩　倉巷棚橋　古蕩新橋　馬街車橋　三言云五老巷三元坊　黑亭子紅廟兒　芭蕉衖葫蘆兜　紅門局白井亭　草鞋嶺翁帽灘　珠冠衖玉帶橋　硯瓦衖棋盤山　石屋洞草橋門　金錢巷元寶街　楚妃巷越王山　獅子巷貓兒橋　大倉後小學前　助聖廟興賢坊　八仙石三聖橋　十八澗六一泉　佛慧寺仙靈橋　渾水埠清河坊　鑿石巷打鐵關　裏塘巷後市街　六克巷千勝橋　六和塔四宜亭　祖廟巷宗宮橋　金門檻石牌樓　朱霞衖青雲街　祥符寺淳佑橋　桐枝巷松毛場　羊角埂狗馬灘　塔兒巷壩子橋　小娘街高士坊　十字路八卦田　高銀巷文錦坊　黃泥嶺烏石峰　梅青院柳翠橋　倉基上餉部前　蕭山衖餘杭塘　百福巷萬安橋　豬圈壩雞籠山　威乙巷拱辰橋　新塘上舊府前　火德廟水香庵　八盤嶺九曜山　同安里太平橋　海會寺江漲橋　老東嶽賽西湖　城頭巷湖心亭　棲霞嶺登雲橋　豬婆街鼈子門　林司後薛衙前　扇子巷靴兒河　豬頭巷鴨卵兜　虎跑寺龍吟庵　延齡埠流福溝　木屐街苕帚灣

夕照寺初陽台　三橋址百井坊　保叔塔渡子橋　蝙蝠洞螺螄門　燕子衖雀兒營　白馬廟青龍街　高麗寺滿洲營　孩兒巷丈人峯　四言云張御史巷王狀元園范郎中巷李博士橋　胡打笤巷嵇接骨橋　城南古社梅東高橋　神霄雷院天漢洲橋　六言云二聖菴三聖廟十字路五字橋　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峰北高峰　老龍井小龍井新馬頭舊馬頭　義井巷義門巷孝子坊孝女坊　多子街多福衖旌德觀旌功坊　嚴官巷蔡官巷戚衙營莫衙營羅茗香云向在京師翁二銘學士以別字對難之出句云孫行（去）者挑行（形）李上太行（杭）山余對云服不（猛）氏穿不穀（本入）借走華不（敷）注又出句云午夢未醒春睡足（未字虛寔兼用）余對云朝裝莫整宿醒慵（莫字亦虛寔兼用）又有男女人名互對者如徐夫人對石公子馮婦對王男之類又有古今人名相對者如公孫丑對王伯申白乙丙對朱子庚之類又有經書對如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彼留子嗟彼留子嗟相鼠有皮刲羊無血謁謁王多吉人渺渺予末小子之類又有數目巧搭者如唐四傑王楊盧駱宋五子周程張朱五行金木水火土七音齒腭舌喉脣三代夏商周九賦上中下四聲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九宮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類皆未經前人道過者　茗香讀書養親其母年逾九十尚康強茗香有集句聯懸于廳事云九十日有秩八千歲為春茗香又云揚州有缺口門灣頭鎮舊傳一對云缺口何嘗缺灣頭自有灣頗自然又無錫錫山山無錫之句久無屬對朱蘭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對

之又有以節氣作對者句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絕對云一掌擎天五指三長二短久無人能對者後為徐青藤所屬云六和插地七層四面八方羅名香云今歲儀徵太傅重宴鹿鳴同時有四佳話大興俞恒潤為太傅門下士師生同科重宴佳話也浙江嘉慶戊午解元張廷濟亦太傅門下士今科其子慶榮又領解父子解元佳話也兩丙午一戊午同屬午科佳話也而張俞皆同出太傅門下故余偶成一對句云丙象著文明衣鉢相傳同賡鹿野午科多勝事箕裘領解接武蟾宮亦紀寔之言爾茗香嘗自述其所撰地名對如道士洑和尚原苦水鋪甘泉山蔥嶺蒜山黄河青海之類又有木果木（地名）花椒花（蔬名）陰口（左傳地名）陽膚（四書人名）夏小正（書名）魏大中（人名）之類又有書名對如春秋對甲子春秋傳對山海經四元玉鑑對百子金丹之類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係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秋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連捷有客戲撰聯語贈之云端午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出語歇後為小童對語歇後為舉人可謂巧湊俚俗對語有甚可解頤者近在安豐場署與楊竹圃親家酒次劇談竹圃云有一田叟攜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將釋耒而歸命其子屬對曰迷濛雨至難耕南畝之田適有一客徘徊田畔遙對云泥濘途遙誰作東家之主叟因邀其至家避雨語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備茶湯客對曰肩既來兮廚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茆屋小略坐片時客對云且喜華堂寬何妨數日既設席飲至夜深叟曰譙樓上鼕鼕鼕鏗鏗鏗三更三點

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盞但願一醉解千愁叟請客就寢曰匡牀已設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定留早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見其磨刀詰之曰借問嘉客何故慘牙而磨客曰無故擾東定當殺身以報叟驚曰倘死吾家未免一場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須十兩燒埋錢叟入內移時捧銀進曰首飾湊成十兩客秤之曰戥頭尚短八錢因揖別叟送之門曰千里送君終一別客曰八錢約我必重來叟笑曰惡客惡客快去快去客謝曰好東好東再來再來按此客寔惡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聞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語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蓮句也當問之古人相與一笑而罷

宋人酒令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陳述古嘗作酒令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酒後復增聘使館客各一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如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喧傳罰巨觴按趙氏此條所載酒令尚不

止此此最明白故記之以助酒坐之歡
趙氏又云又有捉卧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此當更有意惜言之不詳

西廂酒籌

鋤經書舍零墨云桐陰清話及閒情小錄俱載集西廂酒籌靈心四映各擅勝場閱者已歎止近日奚君頌南仿而行之復得百餘條生面别開不拾一絲牙慧錄此以佐觴政游藝中原（遊學者飲）偏（側坐者飲）行近前來百媚生（貌美者飲）鐵硯呵磨穿（工書者飲）香靄散空庭（吃烟者飲）涎空嚥（舉杯不飲者飲）亂紛紛落紅滿徑（小便者飲）雕蟲篆刻（工鐵筆者飲）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見（娶妾出外者飲）我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耳語者各飲一杯）九曲風濤何處險（曾遠遊者飲）官遊在四方（出仕者飲）癢癢（將婚者飲）疑是銀河落九天（撒酒者飲）任憑人說短論長（默坐者飲）衆過菩薩（喜誦經者飲）穿一套縞素衣裳（素服者飲）粉鼻倚瓊瑤（面白者飲）眼花撩亂（擦眼者飲）翠被春寒壓綉裀（鰥居者飲）紅袖鸞梢玉筍長（長指甲者飲）不解自温存（久作客者飲）軃着香肩（倚坐者飲）宜嗔宜喜春風面（微笑者飲）粉墻兒高似天（身矮者飲）手抵着牙兒

慢慢地想（别牙者飲）影兒似不離身（同伴來者飲）有勇無慚（大力者飲）檀口咨嗟（口吃者飲）如嚦嚦鶯聲花外轉（妓歌一曲客善歌者飲）先唬破胆（懼内者飲）咳嗽（聲一咳嗽者飲）光油油耀花人眼睛（新剃頭者飲）這人一事精百事精（多技藝者飲）筆尖兒横掃五千人（能文者飲）常要躭擱了人性命（醫生飲）鳳簫象板錦瑟鸞笙（善絲竹者飲）真是積世老婆婆（老而無鬚者飲）星眼朦朧（有倦態者飲）如何妾脫空（未飲者飲）翠袖殷勤捧玉鍾（持杯者飲）昏鄧鄧黑海來深（面黑者飲）不甚醉顔酡（有酒意者飲）滿面兒堆著俏（麻面者飲）其寔嚥不下玉液金波（不善飲者飲）夫人行料難離側（後至者飲）端的太平車敢有十餘載（體胖者飲）柳腰兒恰一搦（身瘦者飲）休將蘭麝薰（不吃烟者飲）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著新衣者飲）衰草凄迷（微鬚者飲）也有些土氣息（有烟癮者飲）如今又也（方飲者復飲）左右亂踅（有足疾者飲）嗤（噴嚏者飲）羞答答不肯把頭擡（低頭者飲）咍怎不回過臉兒來（面向外者飲）顛著些兒麻上來（微麻者飲）又驚又愛（善飲者一大杯）審視明白（短視者飲）冰輪乍湧（帶眼鏡者飲）夫人近來恩做仇（新娶妾者飲）將没作有（面前無酒者飲）料應他小脚兒難行（遲到者飲）我一地胡拿（隨意敬客）夫人命（中年不留鬚者飲）好教我左右做人難（敬左右並坐者各一杯）對別人花言巧語背地

裏愁眉淚眼（諱言懷内者）怕夫人行破綻（有外好者飲）難道是燕侶鶯儔（同伴來者飲）既然泄漏怎干休（洩氣者飲）你原來苗而不秀（無鬚者飲）酸黄虀（秀才飲）把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善飯者飲）頌南博學好古工丹青善篆刻觀此亦足衣其用心之專矣

紅樓夢評語

鋤經書舍云桐陰清話載某校書便面上臚列紅樓夢諸人名下綴西廂曲一句品評諦當已覺有目共賞矣近見禾中鄭縵卿瑞昌所作錦心繡口無一語拾其牙慧上更冠以花名亦極工穩切帖亟全錄之（情翠）鍾情（是個捏塑僧伽像）（心花）引愁（五百年風流孽緣）（鏡花）度曲（是離恨天）（夢花）痴夢（裴航不作游仙夢）（散花天女）警幻（散相思的相五瘟使）（絳花洞主）賈寶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絳珠仙草）林黛玉（看你个離魂倩女）（萬壽菊）史太君（有福之人）（臘梅）邢夫人（銀樣蠟槍頭）（瓊花）王夫人（平生正直無偏向）（牡丹）元春（一個是仕女班頭）（迎春）迎春（自然幽雅）（玫瑰）探春（大人家舉止端詳）（荼蘼）惜春（全不見半點輕狂）（松花）尤氏（夢兒相逢）（素心蘭）李紈（不近喧譁）（金銀花）王熙鳳（任憑人說短論長）（紫薇）薛寶釵（節操凜冰霜）（水仙）秦可卿（相見語偏多）（芍藥）史湘雲（玉精神花模樣）（芙蕖）邢岫烟（可憐我

為人在客）（西府海棠）李紋（撲剌剌把比目魚分破）（垂絲海棠）李綺（郎才女貌年相仿）（紅梅）薛寶琴（嬌滴滴越顯紅白）（美人蕉）傅秋芳（難道是燕侶鶯儔）（護草）佩鸞（不識憂不識愁）（滿天心）喜鸞（打扮着特來見）（牽牛）巧姐（卧看牽牛織女星）（丹桂）夏金桂（急攘攘情懷）（虞美人）尤三姐（斬釘截鐵）（波羅）妙玉（聞你個混俗和光）（紫荊）嬌杏（不費半絲紅綫已定一世前程）（秋海棠）尤二姐（遊絲牽燕桃花片）（夾竹桃）嫣紅（玉容深鎖綉幃中）（西府桃）翠雲（羅幃數重）（剪春羅）偕鸞（誰教你迤逗他胡行亂走）（剪秋羅）平兒（做夫人便做得過）（梧桐）秋桐（那管人把妾身呪誦）（楊花）襲人（没來由把我摧殘）（鐵梗海棠）香菱（端詳可憎好煞人無乾淨）（山茶）寶蟾（猜我紅娘做的牽頭）（玉簪）鴛鴦（女孩兒有志氣）（芙蓉）金釧（夫人行把人葬送）（荳蔻）玉釧（惡搶白不曾記懷）（木筆）晴雯（虛名兒悞賺我）（凌霄）司棋（人約黃昏後）（薔薇）侍書（冷句兒將人廝侵）（木香）入畫（濕透凌波襪）（杜鵑）紫鵑（好教我左右做人難）（藤蘿）翠縷（和小姐閒窮究）（罌粟）鶯兒（真不枉喚做鶯鶯）（石竹）彩雲（比舊時肥瘦出落得精神别樣風流）（珠蘭）瑞珠（鐵石人也）（石榴）寶珠（算崔家後代兒孫）（丁香）鸚鵡（教你疊被鋪牀）（夜來香）秋紋（幾乎險被先生饌）（茉莉）麝月（對菱花樓上晚妝罷）（蝴蝶）碧痕（枕邊兒濕透非

嬌汗）（月季）綺霞（可喜龐兒淺淡粧）（蘆花）雪雁（做了個縫了口兒撮合山）（書帶草）翠墨（鐵硯呵磨穿）（山丹）小螺（數著他脚步兒行）（梔子）素雲（無夜無明併女工）（雁來紅）小紅（啟朱唇語言的當）（荷包牡丹）琥珀（玉人兒歸去得疾）（梨花）春燕（管甚麼拘束親娘）（郁李）柳五兒（乖兒何必有情不遂皆如此）（蕙蘭）四兒（既然洩漏怎干休）（綉珠）豐兒（服侍得勤）（木槿）彩明（他不怕掂斤播兩）（李花）珍珠（不曾轉動）（碧桃）霞彩（常言女大不中留）（文杏）文杏（料應難離側）（矮脚）墜兒（圖謀你東西來到此）（千年紅）春纖（芳心自警）（瑞香）茜雪（權時落後）（紫藤）綉橘（送煖偷寒）（金花）傻大姐（小孩兒口沒遮攔）（桃花）萬兒（一霎良辰美景）（稻花）劉老老積世老婆婆（菜花一村大姐（路柳墻花）（扁豆）青兒（端的太平車敢有十餘載）（天竹）智能（咈囉成就了幽期密約）（玉蝶梅）文官（做多少好人家風範）（十姊妹）寶官（小生正恭儉温良）（白蘋）藥官（嬌鸞雛鳳失雌雄）（茶花）豆官（巧語花言）（槐花）艾官（貌堂堂聲朗朗）（葵花）葵官（女孩兒恁響喉嚨）（枳殼）藕官（小生薄命）（水木樨）蕊官（志誠種）（鬧楊）齡官（隔花人遠天涯近）（夜合）芳官（知音者若心自同）（雞冠）玉官（憂愁訴與誰）（金錢）茄官（酒闌人散）（野薇）晴雯嫂（癢）（鳳仙）多姑娘（儘人謔戲）（水蕻）鮑二妻（花落水流紅）（百合）雲兒

（桃李春風墻外枝）縵卿以名諸生隱闤闠間持籌握算之餘不廢吟詠蓋亦負才而不遇者歟

燈謎

歸田瑣記云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為最古次莫如增損格增損即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玟旋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國語秦客為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藳砧石闕之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為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亦也為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昱打上下其音走馬燈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吃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

時半刻亞元打又是一个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為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絲奩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王讙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瘠環自訢平生不得志打陳辛巨鼇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陞按察使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為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為不謬

燈謎續錄

歸田瑣記云余養痾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為蘇鼇石吳棣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次惟雜舉觴令為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為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二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句(季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書一句(懦夫有立志)四个頭八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一句(牛羊父母)兩个男的兩个女的兩个活的兩个死的兩个有名姓的兩个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游方和尚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食之者寡)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謂信)朱筆

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佯猜四書二句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核猜四書兩句不連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猶是楊盧駱勃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敢後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斅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籩豆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于罶鱨鯊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猜詩經一句與子成說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帶見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費財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猜官名一个玉環同知晉襄公猜字一節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到左居間卻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吽梅花一个吽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騷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面起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幾諫猜鳥名一子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宇覓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不見半點輕狂掠猜西廂記一句半推半就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離多太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用時丟在地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玦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三常山獨活使君子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故退之衛宣姜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為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地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而後笑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

馬中間是字猜字一文

燈謎三錄

浪跡叢談云歸田瑣記中有近人雜謎數十條所見所聞亦尚未盡玆小住邗上與嚴問樵羅茗香劇談復有所得因雜次之以為酒邊茶次一解頤云爾

古無謎字自鮑照集始有井字謎古人但謂之隱語蓋莫古于左氏傳麥麴之語庚癸之呼降而為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婦後又衍為離合體石林詩話載孔北海四言一章（已見瑣記）又楊升庵集云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鄶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修游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皆謎語之權輿也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皆即今之謎語文心雕龍云謎者回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據此知三國時已有輯之成書者七修類稿云隱語轉而為謎至蘇黃而極盛有編集四册曰文戲金章宗曾為刊本以行曰百斛珠元至正間朱士凱編者曰揆叙萬類前明賀從善編者曰千文虎今皆不傳

越絕書不知何人所作楊升庵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編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成之以天楚相屈原

與之同名乃隐吴平二字也黄佐曰吴平因袁康所錄而成書也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言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也然藁砧之義究不得其的解

青箱雜記云徐鉉父延休博物多聞嘗事徐温為義興縣令縣署後有後漢太尉許馘廟碑文即許劭撰碑陰有八字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不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即言午許字也礪畢即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

三國志注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闊字也相國嫌其太大耳

宋陶穀使于南唐書十二字于驛舍云西川犬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人皆不解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耳

洪巽暘谷漫錄載儉字謎云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或云此謎是王介甫所作平江記事云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倜儻爽邁談吐生風一日燕集隨口行一令云一字有四个口字一个十字一字有四个十字一个口字不解者罰一巨觥坐中皆不能曉叩之乃圖畢二字

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先生解之云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

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為吳言吳言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為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廬陵官下記云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蛙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卧也卧客不能解著曰我謎吞得汝謎客為之大慚

陳亞自為亞字謎云若教有口便啞且自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按蔡忠惠嘗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亞答云蔡襄無口便成衰亦巧謔也

嘉定孫愷似（致彌）以詩名於世常熟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亦仿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

有作四書謎者井田三萬六千里猜（則是方四十里）个猜（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憑君傳語報平安猜（言不必信）五木經猜（博學之）又走馬燈猜（明則動）二九一十八不是十八三八二十四不是二十四四七二十八不是二十八五六方三十不是三十猜（其寔皆什一也）又緣何懼內猜詩經一句（伊威在室）

有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十一字猜歲字謂止少一戌也又一人曰我亦照此式猜一字叩之曰蜀字謂獨少犬也皆有思致

近日吳中多尚西廂謎如一鞭殘照裏猜（馬兒向西）連元二字猜（又是一个文章魁首）皆妙而周公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猜（說哥哥病久）尤為出人意表

羅茗香述揚州有一俗謎云一片丹心後代傳猜人事一（拉縴）蓋丹字讀作當代字讀作帶

傳字讀作船也

燈謎四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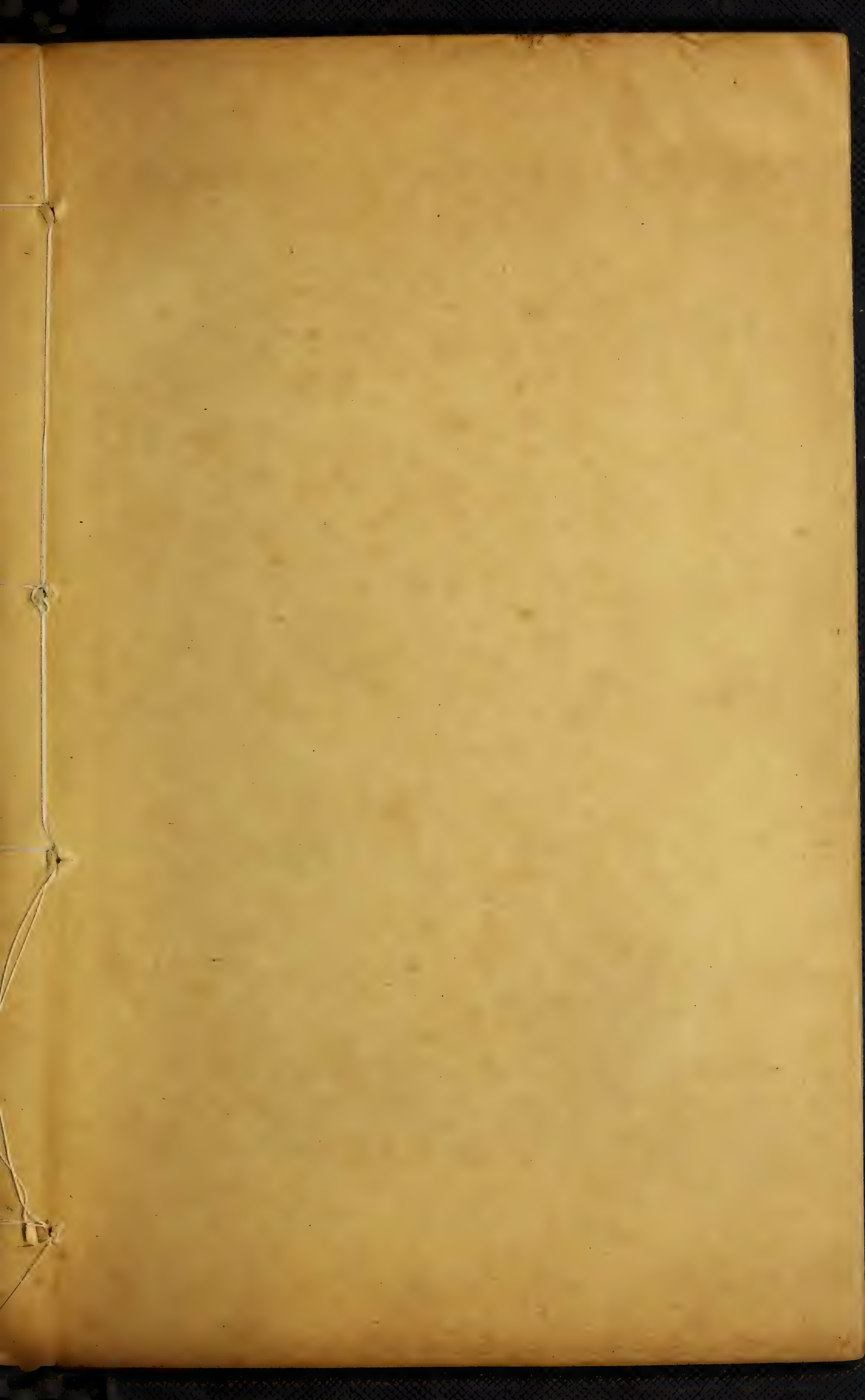
鋤經書舍零墨云壬申初冬集諸同人為文虎之戲一時所作頗衆今就其記憶者錄之亦不知何者為予作何者為同人所作也東宮（君子居之）八駿日行三萬里（馬快）衣輕裘適齊章（赤而毛）羊伸跪乳情（未足以為孝也）又（文不如黙）趨而避之（不要面孔）且向百花頭上開（占魁）又（第一枝）奏章（告天子）𤣩（無以則王乎）安（有人於此無乃為佞乎）冂（空同）宀（於女安乎）白雪陽春（楚歌）煤汽燈（夷光）黑漆皮燈籠（不顯其光）瞽瞍（有虞氏之尊也）綠竹猗猗（衛青）方丈（釋地）廣文曲（教歌）小丈夫（男妾）蕭鸞衣袞龍袍（齊明盛服）孝（老頭子）捷書夜到甘泉宮（克告於君）顏淵曰（回話）迓（遊必有方）烏龜蛋（蔡出也）生而能言（子產有辭）柬餻祀我（柳下惠）太史椅（居必遷坐）失街亭反責王平（不問馬）

燈謎集唐詩

商燈之戲肇自五代嗣是瘦詞隐語鬥角鈎心更覺無奇不有近見縷馨僊史所撰謎語三十二則詞則託之於詩情則寄之於豔句則集之於唐挨次續之恰合七律四章斯亦奇矣其詞曰錦帷鴛鴦被宿香濃（古人名）慢束羅裙半露胸（藥名）佳句麗偷紅菡

菖（崑戲名）麝薰微度繡芙蓉（用物）玉釵斜插雲鬟重（曲牌名）倦枕徐敧寶髻鬆（俗語）應笑楚襄仙分薄（左傳一句）陽臺雲雨過無踪（食物）纖腰緩約步金蓮（詞牌名）艷粉紅脂映寶鈿（美人名）殘燭依依香裊裊（詩經二句）星河耿耿夜綿綿（詩經二句）覺來依舊三更月（崑戲名）醉後何妨一榻眠（西廂曲一句）不為旁人羞不起（琵琶曲一句）美人常抱在胸前（用物）鞦韆打困解羅裙（長生殿曲一句）撩亂心情最是君（左傳一句）臉似芙蓉胸似玉（聊齋女子名）眼如秋水鬢如雲（紅樓夢女子名）蘭釭尚惜連明在（禮記一句）綉被應羞徹夜熏（古人名）曾向楚臺和雨看（詞牌名）花衫對舞鳳凰紋（草名）東鄰美女實名倡（戲名）未解知羞最愛狂（鳥名）莫道風流無宋玉（古文一句）也知情願嫁王昌（用物）映花避月遙相送（四書一句）蝶醉蜂癡一簇香（牡丹亭曲一句）斜漢沒時人不見（宋詩一句）往來曾約鬱金牀（書名）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四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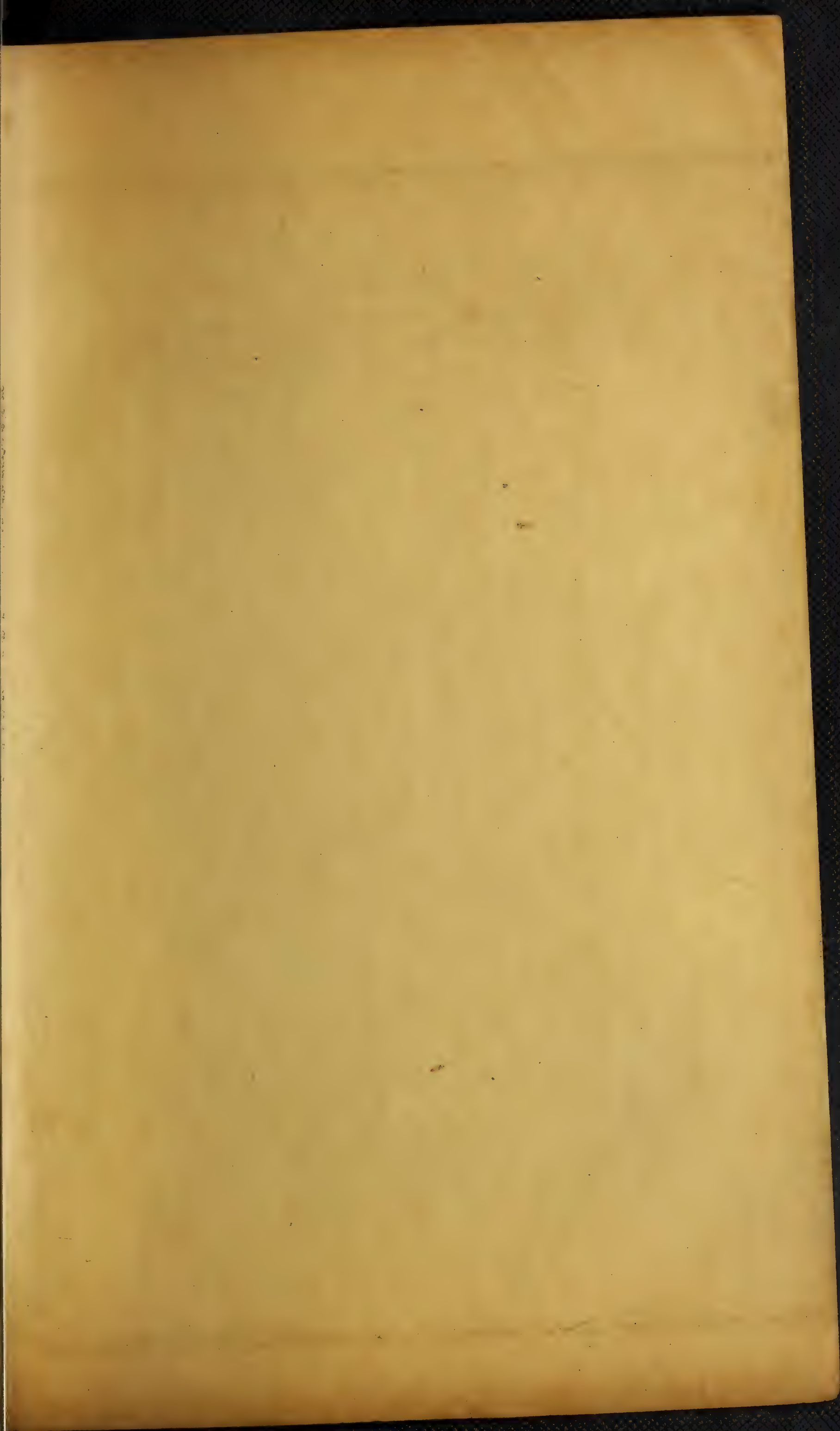


十五 武術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武術

三・五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五目錄

武術

楊娥
女盜俠
章冠鏊
徐麟士
邱小娟
紀四大和尚
翠雲孃
廖三
李東懷拳勇聞名
壁飛善技
楚壯士
髯俠
潘佩言
張大漢
張明叔
尤六十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五

武術

馬處士

唐張鷟耳目記云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豫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惟於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耽耽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麤即以僕人所持白梃出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而傅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傅之勇無以用其心計兩相拏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相見捍即揮及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起傅以鬬虎之名為眾所服推為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秦武衛

隋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

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廷以旌異之

尉遲敬德

隋唐嘉話云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矟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矟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矟刄以試之敬德云饒王着刄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矟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慚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鬭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言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一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内廏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胡證尚書

教坊記附錄云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為兩軍力士十餘輩淩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依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令枝

葉而入諸蹄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彭博通

陶峴傳附錄云唐彭博通者河間人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到曳牛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促尾纜挽之不進在長安與壯士魏宏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脫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因會飲目瞑獨持兩牀降堦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畧無傾瀉

壁龍

陶峴傳附錄云唐紫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鐙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常著吉莫靴走上甎城且至女牆手無攀援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

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則外官時人號為壁龍

車中女子

段成式劍俠傳云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强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途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嘗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而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

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失内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某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脱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劍俠傳云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轡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身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止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蜜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

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馬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與郎君則成虀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劍俠傳云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

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韋露擊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劍俠傳云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郎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紫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歘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坐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劍俠傳云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繕縮錫頗有師之者

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迹從師秖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祕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日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盻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形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以戒之

聶隱娘

劍俠傳云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

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决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劒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以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决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曰今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

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洩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至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

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劍俠傳云唐進士趙中令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舍支夫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回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李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為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淛中不知所終

田膨郎

劍俠傳云唐文宗皇帝常寶白玉枕德宗朝於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衞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衞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衞自玆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畜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

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裳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須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殘踐步閭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膨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劍俠傳云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上是時為千牛其

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問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梁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為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人擁旄逼為姬僕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顧院内止第三門繡戸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絶舒幽恨方深殊愁轉詰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絶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闃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黙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頴悟必能黙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脱陛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隷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遅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鐍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杖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

此周嵗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劍俠傳云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數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旂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曰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疆也周嵗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寃仇痛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屛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

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賈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劍俠傳云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横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絕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咏不輟因一日晚憑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為取賢閤及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曼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實恐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取録方令身百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

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吕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吕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虐苛為志以婬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賫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迹矣

墨崑崙

唐馮延已墨崑崙傳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為業母懷姙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為子他日必定得力既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時常山縣邑屢為晉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救之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釃酒大犒於稾城輦金二十萬謝之燕王歸及境為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猶見趙主方幼可圖乃伏甲誘而擒焉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被鄰寇侵漁困於困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不必拒違燕王以為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忽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界

士即挾負趙王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旣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殮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悉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畧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不多載趙王旣免燕王之疑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趙昱斬蛟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䏚强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執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震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頃江水盡赤石岸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不見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

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

羊侃勇力

宋趙崇絢雞肋云南史羊侃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四橋有數十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矟為折樹矟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儛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肉飛仙

宋趙崇絢雞肋云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趫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梁興甫　戴二

楊循吉蓬軒吳記云梁興甫善撲觝戴二者蘇衞揮使某之弟身貌雄傑膂力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為虎所攫戴倉卒持一挺奮往擊虎虎即斃攫者生還由是名稱赫甚與

甫族旣微貌亦猥然自恃其藝之神恆出語侮戴戴銜之一日相值開元寺梁謂戴曰凡拳師相角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爲兩家徒者皆云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即入梁應聲一躍疾如風電戴足忽在梁手中俄皆迸仆戴破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皆良久方甦觀者咸劣戴優梁云予鄰馬伯和爲予道其詳馬亦旁觀一人也

琵琶腿

淸吳翌鳳遜志堂雜鈔云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軸身琵琶腿爲準則

中山王授賈力法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洪武元年左丞相徐達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築臺駐軍今州西土埠所築臺也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其法用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文繁不錄備按今所傳易筋經豈即出於此邪

毋大蟲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諢號毋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於馬上用長鎗橫行三四年

陳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萬歷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葢蹻

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得異人傳授一日夜可千里為忌者奪其囊中一小鐵船去奪者又不得其祕呪亦無所用之顧姓者已改業内外丹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徐州周成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著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篚中縮足而睡

內家拳傳受源流

黄宗羲南雷文定王征南墓志銘云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内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為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閒張松溪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思南之傳則為王征南征南名來咸征南其字也

大鐵椎

魏叔子文集云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來不冠不韈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强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眾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鬭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鬭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

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予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予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髯參軍

徐瑤髯參軍傳云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犇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卧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即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為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卧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卧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為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詢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

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為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為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焉恩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為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即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强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為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為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逗輭凡庸退葸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催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山東尼

王士正劍俠傳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氊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

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鵷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帩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閒東向牀榻甚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啟視之即紅帩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眾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眾聚觀果紅帩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

扃

者

劍俠

王士正劍俠傳云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千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户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

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辭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畧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鷹云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户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女子神力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康熙廿九年乍浦比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

從僕勝甚都似右族豪家云從雲間來遍游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鉄墩重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嫂掇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其姑舉之又加四馬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毛生

樂宮譜毛生傳云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篋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眾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擫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眾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為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眾者是也眾皆起謝客曰賊眾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卧鼾聲如雷霆眾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踞船

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槊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生擒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眾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眾曰公等窮年佔畢足跡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嶮巇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平寧坐床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効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舷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踧踖不知所對既而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為渴睡漢揶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宜不絕

於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掇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霧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保定捕夫婦

姚伯祥名捕傳云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襪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豬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舁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

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建縱此三冠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發口授于予予為之記所謂古端有寫生手也

汪十四

徐士俊汪十四傳云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為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馬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挾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

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于空室縶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夭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闇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秦淮健兒

李漁秦淮健兒傳云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為健兒健兒與羣兒鬬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為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関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璅璅章句為師出即與同塾諸兒鬬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為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鬬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犇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為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閶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

砍案曰吾縱横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竪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為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鷙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鷙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恧恧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

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晳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曩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于鄭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努目曰物為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為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為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捐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為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卧矣遂拔劍砍旁柯爇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附舟人

堅瓠集云徽有布商密以千金分貯布捆中載歸路遇一人求附舟其人狀貌雄偉既登舟與語甚歡洽越二宿將别去岸上有擔囊者招呼之云其友也其人邀商與友共飲村

店中飲畢其友擔囊先行其人引商至野外密語云吾有急需君布捆中物暫借一用某月某日當造宅奉還必不相負幸勿聲揚否將不利于君言訖長揖而去其行如飛頃刻不見商大駭急還舟布皆捆束如故初無移動心甚疑之途次不便啟視及抵家視之空空如矣乃大歎異至某日門庭寂然意其所約乃誑語耳三日後其人與友擔囊而至曰償債者來矣出囊中金除前數外按月加息五分又另出銀一封云因吾友遲來爽約三日更當加一月之利商逡巡問曰君固俠士前日有何急用而假吾金其人曰吾有至親犯事在官急欲行財買命而倉卒無辦故暫假于君耳商問布捆不動銀何從取去其人笑曰吾自有取法何必見問乃索酒共飲且云吾輩何處不可取物但恐貽累于人故不為也飲至暮夜友云可去矣二人步出中庭一躍登屋屋瓦無聲人已不知去向

瞽女

曠園雜誌云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途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袖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閒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鶩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

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于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猶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甚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雲娘

鈕琇觚賸云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苦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箙挿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遥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彀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于箙中出矢斃一騎

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豔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萷馬膽悚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于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苕中老翁

天香談藪云明萬歷中有官於浙者（忘其名）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苕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厲聲呼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隨我行則生若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哭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羣從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賍貧鄙

困鋤抑強暴之事公子欲啟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為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携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聲笑謂公子宜勉為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瑣瑣長者為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為兩旁有白絹大書曰官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尚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令名

秦光甫

觚賸云沈丘杁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傴而行乃得入鬻所穫秫稈於市每擔四十細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脛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槖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傈疾疾戰廢歸以病死

賴塔拉把土魯

皇華記聞云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於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眾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則騰空而去眾皆無恙人更稱為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清亦然

淮陽難子

吳熾昌續客窗閒話云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為業自置洋船五在東西兩洋貿易每船必有標客以禦盜賊甲子春船將開行大醮標客招優演劇甚盛設也標客自然首座傲睨一切余舅命其子姪陪宴皆少年好事之輩見客倨甚切切私議欲試其能半酣小憩肅客入園散步堅請試其技客左右顧見道旁有卧柳曰此碍步請為公子去之迅以掌劈柳本截然中斷如斧劈者衆皆咋舌當其時有淮陽難民過境沿肆乞錢內有處女矯矯不羣亦隨衆募化至洋行輕薄之夥以一錢投之女怒叱曰視汝姑為何如人而以一錢為戲耶今日罰汝千錢不然吾不行矣隨坐大門檻以阻人出入時脚夫運糖包至每包約重百七八十觔皆壯而多力者肩之疾趨至大門見女碍路喝之起女故張其肱阻之脚夫怒作失手勢以糖包壓之女接而投擲不甚費力羣夫大譁僉以糖包共壓女女無懼色左抵右拋如弄丸然紛紛飛出市頭反將羣夫擊退女大怒曰汝曹欺壓孤女使之內傷罪在不赦非多給錢養傷事不能已矣時吆喝之聲達於內主人止戲客亦出觀少年共議曰可以觀客之長矣隨激客曰我等觀此女之力恐無敵於世客能退之否客視女弱甚曰吾以二指提之出矣攘臂而前女以一掌拍客胸跌去數丈入櫃內如菩薩座內外譁然老主人出命僕扶客入以千錢贈女好言勸之去方叱少年滋事入視標

客已從後戶遁矣少年兄弟密議曰若得此女保標諒海洋無敵手其兄欲買以為妾次日聞官以舟與資將護送難民出境少年兄弟訪至馬頭挨舟覓女見艙中坐一叟衣冠雖破冠藍頂冠女侍其側方絮絮教訓女俯首垂淚少年登舟拜之叟喝女退出迎肅客入坐少年曰叟居何職因何窘迫至是叟曰老夫淮之山陽人忝為都閫以老致仕不意今夏雨甚河決田廬皆沒不能不隨眾覓食老夫無子只有一女年方及笄昨因乞錢用泰山壓頂勢傷一標客女子何可逞强擅動煞手敗人衣食老夫正訓斥之少年極譽女能問將馬往叟曰老夫親家為㴬軍水師提督壻亦開府矣將送女完姻而老夫依以終身也少年諾諾而退

薌岸曰女子之强者功勝於男子何也其心專也昔聞獻縣來一繩伎有姿首方開場作劇有武舉能開十四石弓者以元惡霸一方縱淫無敵與較見此女投所好强欲留宿班主曰我等賣藝不賣身客何犯我規耶武舉怒拳擊班主伏地眾皆曰此武舉官人也良家婦女尚不敢抗爾等既賣技何敢拂之自取苦惱耶女子乃笑迎武舉而慰解之曰官人果與妾有情請以夜持五十金來否則不能承也武舉哂曰五十金非難事果處子亦不為費入夜至女室置五十金案頭曰可以共臥矣女曰妾請先睡官人能犯妾任意為之如其不能請留金而送客武舉曰汝不過欲蓋羞耳何有於是女子乃閉門去衣俯伏匟上武舉騰身上以兩手翻其軀竟如鐵鑄莫動分毫隨作開弓勢儘平生之力劈分兩

股力盡而股不稍移武舉怒擊其臂堅如石遍擊首背皆然拳反作疼乃伏其背以柔情動之閨女子酣呼睡熟播弄終夕無可如何遲明女子躍起曰官人既不傷妾妾亦無傷於官人請留金而退可也武舉從此力脫而死嗟乎色與力不可並用並用必內傷自斃彼武舉何墜女子之術中而不悟此為惡之報也吁可戒矣

珠娘拳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徐五庸以拳勇稱晚年畜一婢名珠娘吳人腰細善舞教之拳名噪一時其鄉人徐梅庵為之繪珠娘拳式圖

劉中丞妾

鋤經書舍零墨云劉松岩中丞郇膏河南固始人少時任俠喜拳棒為人復仇白晝殺人人無敢近之者中年折節讀書登進士第出宰上海時年已知命而膂力猶強如君朱氏能開六石弓善舞雙刀矯健尤出公上壬戌冬髮賊盤踞浦東匹馬單刀迎賊於龍華鎮十盪十決殺賊以數十計卒以奮勇直前馬蹶遇害然賊鋒亦因之頓挫說者謂勝國之秦良玉不是過也按朱南滙人為賣拳人祥保之女

碧線

碧線傳云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家下通曉劍術雖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院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

久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陰為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使指麾義旂紓君父之急使神州光復為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豎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鋩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不可得高皇帝既平天下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為西兗丞因往省之回途覆于河中因躑躅路側覓火燎衣縱步閒忽二道士前曰范叔何一寒如此哉視之真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二人邀過其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頫仰乾坤飄飄萍梗索居閒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蠭起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為修真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循行數墨儒之土苴熊經鳥伸仙之糟粕吾所謂修真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為壽君美不敢卻但唯唯謝于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因虛續吟曰豪傑消磨歎

五陵鬚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讖難憑忍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酹謝于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凉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香爛熳清宵酹說到英雄自同夢幻澀盡劍鋒蓮鍔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强誰弱堪歎惜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送君美至道上顧謂曰好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澹惟于塵埃中見電光翕欻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陵谷若星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在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楊娥

劉鈞楊娥傳云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為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輒負娥貌美而趫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

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踵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冦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衞王時流冦四起道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為三桂所弑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艷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驚為天人吳藩帳下紈綺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噪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眾頭上飛出立於圍外眾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眾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娥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啟其襟颼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覿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為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女盜俠

女盜俠傳朱某江蘇人以諸生捐納知縣需次山東奉撫軍委解餉入都過臨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車有土妓五六輩來獻曲蓋北道風俗妓寮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數齣客給以津錢數百欲留某妓宿則令賫被褥來辨色而行給津錢數吊津錢一百者實五枚當南錢十枚津錢一吊者實五十枚當南錢一百枚其價廉如此然若輩多與响馬賊連合偵探客囊而報告之妓而盜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臨清為响馬淵藪益戒嚴當時見五六輩皆塗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畔喁喁作絮語內有一妓周身黑衣結束偪仄年二十許不御脂粉不攜胡琴雜諸妓中喚客一聲即退立門簾下諸妓妖嬈萬態或起或立或進或退輒回顧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揮之朱固機警知黑衣妓必諸妓之領袖而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彩百不類妓其為响馬賊之偵無疑顧荒村野店暮色淒其無術以脫其危險心房震動如觸電氣耳為之顫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諸妓而獨留黑衣妓妓亦欣然留朱乃喚酒與妓對飲各詢生平妓自言家貧不能自活忍辱為此朱具述古名妓歷史如紅拂梁紅玉事為之勸慰且故意推波助瀾以激發其豪氣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數行朱自道生平遭際險阻艱難之狀歷歷如繪妓問此行何為所帶何物朱具述梗概為言餉銀幾萬幾千兩一無隱諱談次聞窗外颯颯聲揭紙簾睨視窗櫺外則大雪迷漫與微月光線相映一白無際顧妓僅御薄棉衣殊寒〻

甚朱即從篋中檢羊皮短帔為妓披之時則殘燈將盡爐火不温朱出燭續膏仍復對坐談心終不及亂俄聞雞唱妓循例告去脫帔置土坑上朱贈銀四兩又持帔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薄物為卿禦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憐惜虛度良宵受銀已無狀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氣誼耳牀第之私非所以褻卿也何歉為妓乃道謝去行半里許忽回朱聞叩門聲大恐啟視之則妓也朱未及問妓遽大言曰實告君吾盜也吾父為响馬領袖以吾為香餌然吾守身甚嚴有起意亂吾者立刃之今猶處女也蒙君柳下坐懷之義范叔綈袍之仁特報君帔君所需吾去即遣人來還更有一寶物君收之天初下雪泥未滋可踏雪行早離此朱且驚且喜長跪拜謝妓不顧而去隔一小時有人來還帔並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贈君者囑君載之以行有無量價值至楊柳青某標局有人來索君即付之千萬勿誤朱受囊出銀犒來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錢遂去朱啟囊視之則三角小旗也天既大明朱促車夫行車夫以危險辭彊而後可將行朱出小旗插車篷上車夫相視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無憂矣既行二十里許有騎馬荷槍者二十餘人迎面來摩車而過又回馬盤繞一周諦視小旗逡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遇如此輩者數十起距楊柳青十餘里即有人來迎詢之則某標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給豐腆夜闌主人入室詢旗所從來朱乃具述其故面歸之主人曰此貴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輕貽也今已出重圍無須此僕將持此以復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謝而別

章冠鰲

吳汝綸章冠鰲傳云章冠鰲者桐之東鄉人也其先世世習農務冠鰲為人驍勇有氣力然亦業農為人傭嘗任並日之功人爭致之東鄉俗尚意氣其民好鬭敢死冠鰲居東鄉鄉之力士皆出其下子弟工武藝者多從冠鰲遊咸豐癸丑粵賊陷吾桐桐民俱受賊害東鄉負其意氣賊至輒羣斃之匿不以聞久之賊微覺相戒勿過東鄉境迂道行以故五六年獨不被賊賊亦以是怨東鄉未發章氏於東鄉為巨族多豪健精悍之士他族皆不之及冠鰲尤以饒勇冠其族人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己未秋擁眾大掠東鄉鄉人聚族居者姓率其族禦之冠鰲之族數千人為前隊與賊遇賊且十倍章氏他族見賊眾甚皆望風而靡莫敢援章氏者賊圍章氏數重章氏大困頃之一人帶劍持矛奮臂大呼率眾突圍而出出頃之復入如是者三格殺賊不可勝計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圍中如無人賊眾辟易不敢仰視詢之乃冠鰲也圍竟解章氏數千人得無恙賊以冠鰲故不敢留東鄉稍稍自引去後賊中每相與語冠鰲輒驚愕相顧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爭也冠鰲既解章氏之圍行里許就地坐歎曰吾氣盡力絕不能行且死矣族人舁以行復數十步嘔血而卒時年已六十餘矣既卒之二年余避亂至東鄉鄉人每津津談冠鰲事有泣者過前年與賊戰處輒相指示為美談曰猶記章冠鰲殺賊突圍時也野史氏曰冠鰲一農人耳余聞其為人溫然有儒者氣又其事親孝有一弟而獨養母垂老如

孩提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余觀冠鏊不能無慨焉

徐麟士

王韜淞濱瑣話云徐麟士崇明人少負奇氣雖生長海濱而識見廣遠且膂力絕人能挾數百斤物超躍重垣人以為崑崙奴之流亞也生平嫉惡如仇里中無賴有作盜竊者悉擒治之不少寬以是諸無賴銜之刺骨思有以中之未得間也一日偶經古塚土崩露石匣掘而啟之中有一劍少加拂拭光芒注射知非凡物寶之不輕示人夜夢偉丈夫來曰余即塚中人也子得寶劍而不知劍術亦何所用我請授子生再拜願受教夢中盡得其所授及醒試之一一不忘以此益自負時長橋下有巨黿恆出為人患縣官募有能捕之者予重賞里人交謂之曰君能之乎此黿能激水三千丈吞吐雲霧騰沓波濤君恐非其敵也生忿然作色曰此蠢然一物耳何足污吾刃既欲為公等除害奚憚一行即時仗劍入水須臾浪湧若山潮翻如雪奔騰澎湃之聲震聞數里經一二時許乃漸平息羣見生劍懸黿首踏波而出左手持革帶既近岸視之黿也蓋以革帶貫其甲裙故也羣衆爭曳之登岸大幾畝許臠之飽數百人江水盡赤里有長老曰子前身殆周處也何不致力於學博通古今以備他日國家用生喜乃折節讀書不復問戶外事無賴之圖報者具念亦寖生戚某軍門方駐關外勦游匪素悉生勇馳書招之生慨然起曰大丈夫建功立業正在斯時銘鐘鼎而書旂常夫豈異人任哉攜劍囊書束裝就道自芝罘達旅順以待修舶

小憩逆旅一夕飲酒薄醉隱几假寐忽有戎裝繫刀入白者向生半跪而請曰寡君命敬迓君子乘輿已待於外生倉猝間莫辨為誰隨之俱行既登車電邁飈馳其去若駛旋至岸盡處遥望浩淼汪洋極目無際殆海也車徑由海中行水分兩旁若壁立頃抵一所車止宮殿岧嶤殆如王者居門外甲士百許人排班鵠立狀甚敬肅即有峨冠博帶者數人自內出拱手迎生揖生入內歷門數重始覩前殿殿上懸燈千百盞光明勝白晝殿中珠簾翠幕隱約不可辨惟香霧四沛氤氳不散數人即於簾外稟白聞言遠客既臨當以禮見樂作簾捲則正中上坐者乃一二十許歲女子星冠霞帔玉貌端妍天人也兩旁侍立者悉艷妝麗姝玉色珠光互相輝映殿上傳生入見生不覺膝為之屈上座者命人扶生起賜生於側謂生曰聞君義高千古勇冠三軍固一世之英豪當今之俊傑今不遠千里而辱臨敝地寡人凉德何以堪此此為瀚海上帝命寡人蒞治茲一方者有年矣久慶安瀾無虞駭浪乃不謂近有應海雌鼉與鼉龍作偶恃其跋扈來肆憑凌雌鼉之故夫即前在崇海煽虐為君手翦之於長橋下者也今將藉君威靈興師問罪幸助寡人君其勿辭生聞命意氣慷慨曰敢不擐甲執兵為諸軍士先以驅除此妖魅奠王國家當使彼遠族永作波臣庶幾無忝王命於是登壇視師簡壯士至千五百人為前驅千五百人為後勁精選甲士二千人為中權親自率之傳檄其國中刻期決戰兩軍既遇前驅猛厲無前一戰而勝輕進遇伏遂至敗績中權適至生分二千人為左右兩甄夾擊之敵之前軍退鼉

鼉各統一軍繼進與生相接生見鼉龍虎頭燕頷虬髯鶻眼固昂藏一男子也雌鼉亦一好女子雖不逮瀞海女君之美然霧鬟風鬟手姿綽約殆如神仙中人生飛劍欲斬鼉龍鼉龍知不敵急遁去雌鼉吐水以淹生生以劍揮之水反倒注蓋生劍首有辟水珠也雌鼉乃驚而奔師潰生率眾軍追之直擣其巢鼉龍為追軍所圍不得脫生至斬之士氣大振雌鼉據其國之積石山以求和且請願與生結伉儷是山險阻難攻珍寶山積固董卓郿塢之類也生曰忘夫事仇抑何淫而無恥哉是真披鱗帶中之傳殺之何足惜揮軍環攻歷三晝夜始破遷其賄盈百車覓雌鼉弗得繼知其縊於荒谷乃具棺葬之撤師凱旋還報於女君曰幸不辱命女君郊迎三十里待以上賓之禮賜以黃金萬鎰白璧十雙明珠百琲錦繡文綺皆千端他物稱是特張盛筵餞之於別殿妙選女樂百人各就班行彼歌此舞更退迭進具有五花八門之觀又使演錢塘破陣樂聲音雄壯激烈聽之殊令人興勒銘燕然之思讌畢仍命前戎裝人駕車送之歸及門而覺則几上一燈熒然萬籟皆寂寓童倦伏几下猶未睡也生追思所夢歷歷在目歎曰此何異邯鄲道上一枕黃粱哉世上功名富貴一切皆作如是觀遂作書辭其戚不復為關外之行方擬返斾忽有貴客欵關至邀往觀海市生以初不相識辭不赴客曰此百年一次為商家盛典亦海國之大觀今歲以荷蘭王子適來闢奇炫富務多競勝者必倍於往日君如有財天下之異物不難致也再三固請生乃許之貴客早備舟以待雙輪激水其捷若飛既至市肆環集珊瑚

珠貝火齊木難之屬大半不能辨識其名酒樓茗寮多設於臨街生見一當壚女子容華娟秀似曾相識徑入投錢曰聊乞一盞藉以解渴女子睨視生而笑曰君頗憶別殿歌姬否何別未數日已淡漠無情也生始恍然自失曰卿那得來此曰隨女君俱至此閭耳相距百餘舍有萃珍圃室極宏敞即女君之所設也君盍往乎當有所得女君固望君久矣彼貴客者乃女君之所使也特為先路之導言次貴客至偕生聯騎而往奇珍瓌異為生平目所未覩別一室盡儲前日賜物貴客謂生曰此皆君之所有也今日君當載以俱歸生請一見女君面為伸謝貴客曰人神道殊幽顯路異事已洩露似不宜再瀆也當壚女子以與君有夙緣故女君特以賜君用侍巾櫛備箕帚此女有宜男相他日必生亢宗子以延嗣續君雖抱負異材然非功名中人歸後不必作出山想矣今日擁鏹寶對佳麗載西施一舸以東豔福亦不淺哉遂送生登舟而女子已先在舟中一帆風順直達崇明逮曉生推篷窗而望之則舟已繫於己之門外石椿上生乃偕女入室而呼臧獲輩出運物竟日猶不能盡一夜與女同夢正酣忽覩偉丈夫昂然排闥而進曰曩日寶劍可賜還也助君名成利就亦思所以酬師哉生方欲起謝遽拍其肩曰勿忘蘧然覺醒起視匣中劍已杳矣翌日往尋古塚為之地築牆樹碑碣種松楸建屋十餘椽置守塚者司祭掃更購田百畝以奉蘄春秋祀事焉

淞濱瑣話云樂崇道潯陽人性跳蕩喜拳勇少不勝正業所交友多匪人承祖父餘業席豐履厚揮霍殊豪臨事喜武斷有不從者輒肆其凌侮以是鄉里爲之側目居恆每謂人曰馳馬試劍固丈夫事特未見巾幗而具鬚眉氣者客曰古有紅線聶隱孃之流稱爲劍俠女子何嘗不知武事哉適里中有繩妓至能舞刀奪槊以兩足承巨甕運動如飛輕薄子習少林術者涎其美入以遊戲語欲與之撲稍近身跌出丈許外十數人齊奔之殊無所懼頃刻間或仆或顛無一免者崇道適過其旁目擊之歎曰彼女子抑何勇也招致其家使盡獻諸技既畢請與之角繩妓曰如欲角藝請先觀郎君之所長崇道易短後衣出至中庭盤旋踴躍良久乃畢昂然獨立頗有自負意繩妓觀之笑曰此如蜻蜓點水蚍蜉撼樹直同兒戲若與爾較恐傷貴體崇道弗信徑趨前以雙手抱其腰力舉之起繩妓故作旖旎態曰勿惡作劇請釋玉手崇道曰汝果有力量何難自脫繩妓嫣然一笑纖腰略轉崇道已蹲地不起面色若土繩妓遽來扶掖曰。非敢驚貴人實貴人伎倆太淺耳如願學當以生平絕技相授崇道即擁繩妓上坐再拜曰謹受教自此朝夕悉心指授盡得繩妓所傳閱半載後曰技成矣可出而與衆觀矣乃築臺演劇召四方勇士前來角力以百人爲限歷十餘日其數已盈無與崇道抗衡者崇道大悅酬繩妓以千金繩妓乃别去里中人相語曰樂大自得繩妓拳術如虎添翼矣畏之益甚幾於避道而行山東錢選字青臣以御史外調出爲九江太守固所稱骨鯁吏也甫下車即訪知崇道之橫行鄉曲案牘

山積忿然曰此風何可長也立出火符遣役往拘三往皆以賄免太守乃會夜親自往縛
僞為友朋從遠方枉訪者門啟盡入諸役進內窮搜狀如狼虎崇道知不能避挺身出見
詰太守曰我有何罪曰俟控汝者至自知也即繫桎梏驅之行甫抵署前遙見有紅燈千
百盞飈馳電掣而至為首戎裝而乘馬者貌殊猙獰叱役人曰樂崇道是我仇家當與我
治以酷刑以快我志不得昇汝也顧問左右曰崇道何在答曰桁楊在身者是也立命除
之擁之竟去太守呼捕役追之相違數百武倏已不見返報太守太守廻顧諸役嗒然若
喪如遇鬼魅翼日緝騎四出音耗杳然當崇道之被刼以去也逶邐至一院落殊覺宏敞
既入內峻宇雕牆飛甍畫棟有如王者居堂上皮冠而盛服者召之升堂相見其人虎頭
而燕頷形狀威猛初不相識崇道至此昏若夢寐其人曰我姓邱字道安楚南人少習技
擊以不樂仕進隱居衡嶽山中前逢饑歲眷屬流落南昌蒙君慨贈多金得以生還今日
之舉所以報也因與崇道分庭抗禮待之以上賓酬酢之間語頗浹洽生感重生之恩致
謝再三因詢此處地名謀適他所為避禍計邱曰且在山中畧住數時俟禍君者升任去
即可歸矣延入後堂設讌款待肴饌之豐向所未見酒半呼妻女出見妻年五十許殊有
大家風女則髫鬌似曾識面手致娉婷容華煥發衣妝之璀璨光耀一室不可逼視含笑
問安崇道頗形局促俯首凝思恍然有悟因曰卿非即當年授術之妓師乎相隔三年抑
何容光頓異耶邱曰昔年小女承千金之惠始整歸裝得復團聚君之嘉惠未敢忘也故

令其一見耳把酒既竟翩然卻入崇道一住山中倏逾數月偶遊一園登涉陵阜捫葛攀蘿徑殊幽險繼登一亭小憩足力見一女子縞袂素裳手韻獨絕近視之則繩妓也因詢何為頓易素妝答曰昨得遼陽信音所天鬬賊陣亡茲已賦寡鵠矣言之容貌殊戚崇道曰尊夫授何職曰總兵也曰既是父家夫家俱係世族居顯宦何以昔年旅居豫章致屈作繩妓哉曰不過聊作游戲藉驚技以餬口郎君見妾曾示人以色身哉我父固武進士因憚宦途之險故願歸耕隴畝耳崇道曰與卿相處已久今日始知卿家世然猶未知卿之芳字與妙年也女曰妾名素英字小娟問年已數到星張翼軫閣矣一日崇道方臂鷹牽犬率從騎數十人入深山縱獵馳騁甚樂忽一獐二鹿突起草間策馬逐之將近連發三矢二鹿俱中箭倒地一獐獨啣矢而奔崇道逐之不捨見獐口吐一物以爪爬土掩之比崇道至其前獐又竄去路轉峯廻獐倏不見崇道返至獐所吐物處啟土視之乃剛卯符一方也玉色溫潤的係古物崇道大喜如獲拱璧自此恆佩於身時近夏令邱老招飲於涼亭四圍皆池徧植芙蕖翠蓋亭亭早已擢水而出邱老命人摘荷葉為碧筒杯崇道飲之芬芳撲鼻觀立行吸盡酒酣解衣而佩玉現邱老見之注目不轉瞬崇道疑其心所愛玩解呈邱老邱老詢所自來崇道備述其由邱老曰奇哉此吾女嬰年之所弄也昔年於清明時踏青河畔失之為之累月不懌今復為君所得要亦前緣也翌日復具盛筵邀之入座舉杯屬崇道曰請君盡飲此杯老夫有一言相告吾女技藝超出尋常容貌亦頗

不惡其性情和婉秉質淑柔君所素知今已作寡鳳孤鸞亦復可憫然尚在盛年要非久計意將擇人而嫁度無如君者不揣冒昧願結絲蘿惟君意何如崇道起再拜而言曰固所願也第家尚有糟糠能俱為嫡室則敢從命邱老曰是無不可於是特設青廬諏日行禮是夕舊識重逢新知乍締喜可知也伉儷相得忽又一年一夕宵闌將寐猝傳邱老相召崇道整衣而往見堂上大燭如椽堂下庭燎千百照耀如白晝邱老戎服佩劍左右數百人擐甲侍側告崇道曰余今夕將秣馬厲兵出而與人角一戰然勝負未可決也負則余將棄此而北矣子可摒擋行李明日與吾女偕行聞錢太守已陳臬西川子其可歸而安居矣舊日積蓄萬金余無所用請以畀子命左右舉革囊置之崇道卧室崇道方前致謝將欲啟詞邱老已離座起出大門躍馬去矣崇道返告其女女曰吾已知之久矣特不先告君耳可早決行計時臧獲已星散忽有執炬者數十人排闥直入曰車已候門請速行捆載纍纍約車十數輛一時並發行至半途易車而舟崇道從舟中遥望但見火炬蜿蜒而東有若長龍舟既發耳畔惟聞風浪聲天明已抵潯陽江口舟子皆關西彪形大漢不煩指示自知生家革囊十皆重百鈞負之如無物交付已了遽辭去不索一錢附近鄰里知崇道歸咸來賀因話昔年錢太守於君事亦自悔孟浪故不復上詳君今歸來可高枕卧矣崇道自歸後意氣謙抑頓更故態與人晉接周旋和藹可親女亦了無異人處閒時專習針黹工刺繡姻婭往來亦無有知其能武備者時傳粵寇之警消息日逼女謂崇

道曰此間正當衝要之區非可久居爰卜築於附郭三十里村保中俄而賊南犯連陷郡縣果如女言有賊之游騎至近村者村人殲之女曰禍不遠矣遂命村人先自為備掘塹築砦固守以拒賊越日賊果大至女戒村人毋妄動自與崇道設伏要道俟賊過半突出擊殺賊輕其人少環圍之三匝女左右馳驟每過處賊首自隕賊但覩刀光如匹練竟莫辨人影也崇道殺賊不如女當其至處無不辟易是役也賊隕無算謂有神助相戒莫敢犯一村賴以保全村人甚德之賊平數年一夕徙去

紀四大和尚

淞濱瑣話云卓少修字卓月江西南昌人固世家子也幼即喜麯櫱七歲盜飲鄰家釀醉臥甕側父兄笑之曰此畢吏部也因名之曰卓月長讀書頗聰穎目十行下顧不喜舉子業鄰人有延僧作功德者拜懺誦經倍極熱鬧徑往觀之聞梵唄之聲不禁手足舞蹈曰是可學也詢僧所居曰在圓覺菴僧名健修固工詩畫通內典見卓月頗愛之曰菴在郭西門外子來未免跋涉太遠我有師曰慧圓乃高行僧茲為地藏菴方丈苦志清修從不出外子盍詣之可得其衣鉢相傳卓月曰諾翼日潛往見慧師言近搆家難願祝髮入空門一心皈依正覺慧師合掌稱善即為披薙及家人往覓則已頂現圓光衣露偏袒取法名曰卓修家人百計招之歸不可卓修日持念珠夜坐蒲團勤修不懈香積廚常供蔬筍初甚樂之繼而酒興忽發日向黃壚買醉每醺然登禪榻為眾生講說因果具有妙解人

皆稱之曰醉和尚慧師常戒之曰汝雖為米汁佛弟子然醉時工夫終不如醒時工夫明日我將大解脫證無上禪繼此座者汝師兄健修也恐渠不解酒中三昧趣將不汝容我鉢中有金錢十汝可攜去有酒處汝即可留盡此亦可往生忉利天矣卓修謹受戒師甫圓寂席捲其所有去遊紹興之準提菴飲其酒而甘之曰此王無功之醉鄉也遂掛褡焉寺僧日供酒一石甚以為苦而卓修意猶未足羣議曰酒以餉客非以養僧恐後將不繼何卓修笑謂衆僧曰此無妨我囊中自有酒資出金錢十權之每枚重十兩曰即以此百金購田種秫用以釀酒當無不足於是大築糟邱即以門前江水供釀酒成清洌甘香甲於一郡卓修醉後輒以禪杖叩酒甕作歌聲淵淵如出金石通禪理者聽之具有意味歲所釀酒不獨供寺中用民間求售者亦給之大盎小瓶遠近畢集得以寺酒款客為榮焉名之曰和尚醪以比女兒酒云珂雪禪師出家於甫里之保聖寺容狀奇詭軀幹雄偉多膂力善走兩腿毛長寸許口操北音莫知其所從來或曰和珅門客珅敗逃於南方懼禍發遂披薙為僧顧雖入空門仍復不守清規每以術惑蕩婦淫嫗誘以福田利益招致寺中授以秘密佛法初至里中無賴子知之羣譁而前曰始以大師為佛門弟子今知乃一淫禿耳此寺乃六朝古剎豈容汝妄來玷污汝其亟去汝所得布施金錢乃是福田利益悉當歸於我儕汝一文亦將不去蓋珂雪雖為僧囊槖頗豐也無賴子之覬覦者久矣至是將囊括而甘心也珂雪聞之吼奔而出無賴子當之輒靡或顛去尺有咫羣受大創一

二為首者傷尤劇嗣是不敢犯珂雪乃得逞其所欲為夕陽落時輒喜散步偶見良家女子稍有姿色者必誌其門徑深夜越牆而入雖重垣邃室莫能阻之自簷際來往有如飛鳥下墜既達女房彈以迷藥即不能聲往往裸體負之以出入寺恣其輕薄昧爽仍還原所女父母雖知之莫敢聲揚懼為門戶玷女或有羞忿自盡者里中人咸思除之憚其勇莫敢發有綠衣孃者里中之鴇婦也雖巾幗頗有俠氣恨珂雪之橫曰此南山白額虎也不去此害必將飛而食人因於良辰令節結伴偽遊寺中實以覘珂雪之所為也珂雪邀入精舍欵以肴酒女量固豪罄無算爵女環視其室霧閣雲窗備極幽靜聞隔垣有婦女笑語聲推扉而入則皆村落中入寺焚香者或相識或不相識方供伊蒲饌咸起勸女飲珂雪亦來眾村姑皆嬲以巨觥飲稍遲強提其耳以納之口真如醍醐灌頂女佯醉遂留宿寺中十餘女一夕殆遍天明女親見其手攜鐵鎚環行一室女戲問輕重曰約畧三百斤女出謂眾曰此僧當以智誘不可以力敵眾於是佯交歡珂雪結以酒食適有妓船至乘其醉慫恿其登舟訪妓妓獻媚逞嬌沃以大杯遂至玉山頹倒眾或推之或挽之咸曰大師可歸去移舟至巨港擠之入水珂雪猶從水中躍起手攀船舷舟傾側幾覆眾急抽刃斫其指趯趯船板上一時許珂雪乃死於水雪龕僧主持浙西大叢林擁貲百餘萬其初乃廟中一乞兒也乞兒亦良家子檇李人俗姓許幼不喜讀書時竊父母錢入博場喝雉呼盧付之一擲偶得博進錢則酒食徵逐必罄而後已父母約束之弗聽屢撻之亦弗

悛遂逐之出行乞於市夕宿廟中廟有羽士春颿者善風鑑見之曰此巨富相也何為在此揭其破帽端視之曰所不足者天庭微削當於方外獲非意財謂之曰孺子好為之今日乞不足慮也爰日給以飲食畀以衣履久之體貌豐澤不類貧家兒早起過春颿前顧之驚曰覩子光采時將至矣適靈隱方丈入京請藏經回泊舟城外偶爾登岸入廟散步與鍊師本舊相識瀹茗清談許子方立窗外檢曬道書指黑雲壓簷端進白鍊師可收書入否遲恐雨至舉止從容言詞清朗問此鍊師弟子否何猶俗服未易道裝春颿為緬述顛末方丈因乞攜歸為佛弟子笑曰三教本同出一源也既至杭垣延師教之讀曰不必求通梵典可習詩文藉工酬應久之俾司寺事頗能迎合方丈意漸見信任俾管庫房司出入會計惟慎由此漸與寺中人往來有李士俊者素與知客善因識雪龕偶話及今年北方油豆頗賤苟以賤值得之定可居奇獲利市三倍雪龕聞之躍然欲試即出庫房錢如李言為之秋間值頓昂所贏倍蓰嗣後凡事與李商售某利十倍售某利百倍自以贏項為之不必動庫房公欵矣於是無投不利歷三四年積貲數十萬漸通當道交結官場外閒所設鋪肆數十所咸李總司厥事適方丈圓寂雪龕遂繼其座集寺僧而告之曰曩所以不動公欵者吾師秉性方嚴素喜簡寂請則必不許也聖門貨殖尚有端木豈我釋氏無人哉福田布施何必仰求之人今出庫金為營運贏則歸公絀則歸私願我眾僧獲大利益咸合掌讚歎曰善如是二十年獲貲三百萬皆散之天下叢林雪龕荼毘之日不

名一錢鐵鑊僧行脚徧天下法號超恆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前往駐錫一語不合即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廚中飯亦必哇而出之然後已饑時即於樹下支兩磚作竈拾枯枝作柴除首上所戴鑊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井華水煮之飽食三兩碗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人或從旁窺之遽瞋目叱之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去其亟歸家汝妻方伴和尚宿邏則一頂綠頭巾戴卻矣人或有知之者不與校或有聞而怒者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起與鬭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脚下寺僧有見而詰之者曰此非我寺中地耶則一言不答徑趨而出雖僵卧風雪中弗顧嘗詣西湖徧歷淨慈靈隱天竺雲棲無有一僧與之立談者每日下午扶杖果腹遨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荅有兩女子過僧前叉手行禮女子佯作畏懼狀僧遽操杖撻其一曰汝家自有菩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作麼生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詬旦方詬而出僧又棄杖徑前嚙一女唇曰比昨夕之樂如何女子啼而走蓋私有所歡也觀者怒盡起譁而逐之僧大笑徐行追之不及鐵脊生方自富陽聞警倉皇回行倦暫休樹下僧見之曰咦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樂又相對乃來此地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復且行且笑曰恐張騫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去其詼諧機警類如此時出隱語申申詈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又以是呼為異僧後於途中逢賊指為奸搜其身畔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髮逆盡死並信箋楚橫施初無一

語乃投之火烈燄騰空毛髮毫無所損良久忽曰快哉汝衆看一朶青蓮花升天矣

翠雲孃

女俠翠雲孃傳云翠雲孃不知其姓氏山左産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為人誣陷被拘入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寃誣人吾每謂之暴竊竊不平然尚容人辯訴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意無何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即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得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位次頗崇錫以翠雲孃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恆揭以行女自是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見者輒疑洛水神姝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竟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略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後團中領佐大半為西兵嚮導或為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刦奪戕殺無惡不為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綦衆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謹以若輩謝天下劃然出長劍斮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廖三

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云閩人廖三者故家子弟也以其行三故人以三爺呼之貌魁梧而性敏悟凡藝事一學即精生平剛直好義不喜讀書自幼時即喜習拳勇為投石超距之戲及成童以蹻卞橫里中嘗語人曰大丈夫當效班定遠立功萬里外焉事章句為是時　國家方以兵屯守臺灣後山兼謀開墾歷數年役未竣而士卒之以瘴癘死者相踵也廖三志在立功不以水土惡毒為意因赴某總兵軍中投効總兵委以夜巡之役火伴或語之曰子行夜不畏鬼耶廖曰我有劍在何鬼之畏火伴壯之是夜廖隻身巡視營壘忽見二鬼自林中出尾其後廖以劍擊之鬼遂滅逾時陰風凜然又見前有一奇鬼斂肢血栂殊可駭異廖拔劍待之須臾鬼至曰三爺我非來角勝乃來相請耳言畢不見廖歸疑不成寐已而倦極恍惚夢至一處廟宇宏敞有神坐殿上問曰爾是廖三爺耶曰然神曰若來甚好有一事非若不可當以相屬廖醒遂發寒熱自知不起逾月果卒於臺灣未竟其用聞者惜焉

李東懷拳勇聞名

右台仙館筆記云秦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敵偽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置此應無遺失即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

爲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爲斜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葢一畏其驍勇一畏其趫捷也

壁飛善技

右台仙館筆記云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匱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胠吾篋必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即向壁閒攝衣而上若有階級者及屋笮始卻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窗閒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蹋壁直上及笮則翩然翻身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耳目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詩人號爲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爲何時何地人也

楚壯士

靖江閣集云楚壯士失其姓名崇禎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壯士也名壯耳家貧不能事生業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笑其顛壯士亦

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擾攘馳射擊技直兒戲耳閱畢士卒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塲塲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斤挈而壘之雙手決二石鼓走塲中周數匝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斤提走塲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有言於馬士英者召之或可得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爾將取其血以淬吾刀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而求刀之此豫讓所不為而謂壯士為之耶亡去後張國維授戎政尚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男子鬚眉戟竪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踏破革舃揖偉男子而進偉男子顧而笑曰是頹然者奚謁為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二並握一闕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歎偉男子竟不與進謁壯士大哭取所折弓弦疾走去自縊死於功臣廟樹底樸庵曰余讀靖江閣集得楚壯士事蹟甚奇其人點竄而為此篇若楚壯士者非特其勇可嘉即一哭一笑皆有深心存焉惜乎人不識也既開府而募壯士壯士至返麾之即不與謁彼偉男子何足責可惜明朝三百年社稷耳

鬚俠

水田居士集云鬚俠逸其名與里居鬚長尺許操舟武昌人呼為美鬚艄公而行事多俠氣又共稱為鬚俠常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末楚陳大巖者有文名新喪偶鬱居無聊因訪友金陵以遣悶賃鬚舟見其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荒村孤嶼蘆葦蕭蕭一望無際大巖恚之鬚笑曰吾舟所至何物蠢賊敢犯我也君何怯焉一

日暮宿見牛十餘頭浴於水坊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鼠然數擲而盡大巖在篷內見之撟舌不能下顧髯性爽直頗知書惡鬼神每過寺廟輒詬責詈罵叱咤不休一日大巖忽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嫻雅似仕族子怪駭而不敢言佯謂髯曰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錢去大巖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髯遊髯何人耶汝試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官於粵西官歸舟湘潭盜夜刼舟殺妾一家殆盡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殺盜者汝父母仇已復矣吾將訪爾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婿吾義勿汚汝勿怖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後大哭妾不知為何人也語畢髯持酒至大巖叩拜曰吾始疑君今聆彼女郎言君真異人也吾幾失君矣請納交可乎遂相與共飲酒酣慷慨談天下事聲淚俱下髯曰吾向以君為文人今乃知有心人也雖然有文無武辜負此熱心腸矣且金陵不久將有大亂君往何為大巖曰喪偶無聊訪友消愁耳髯默思良久忽蹶然起曰君喪偶耶若然吾舟有女郎可為繼室今日良吉請為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刼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髯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而去後有人自海歸傳髯在海中倡義旋有功辱以事不如意棄

去入山有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者樸庵曰吾讀水田居士集得髯俠事甚奇因點竄而潤色之覺更奕奕有生氣明季多奇士如大鐵椎楚壯士輩皆負絕人之勇使秉國鈞者任之一旅以討賊如摧枯拉朽耳惟不見用老死草野而建旄秉鉞者半黃口豎子天下事尚可問耶而髯俠事尤奇觀其哭笑無端登山觀象其志豈在小哉倡義海外弗克入山英雄退步即神仙若髯俠者真可謂之英雄非功名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至其謂有文無武辜負熱心吾更願今之志士投筆奮袂而起毋使髯俠議我輩無用也

潘佩言

包世臣安吳四種云潘佩言安徽歙縣人以槍法著聲世稱潘五先生者是也其槍有戳有隔其法有二有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嘗與一人較槍此人亦槍法能手此叉彼二循環相繞鎗尖出入手指分寸間如花團錦簇令人目旋最後鎗桿一響此人仆焉其論槍之言亦甚精其言曰槍長九尺桿圓四五寸槍入手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槍桿以虎口實掩之前手必直必盡勢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相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槍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託蔭于數寸之桿遮閑周匝無從入犯矣

張大漢

淮人張某身高丈餘皆呼為大漢遂以大漢為名真名反隱力能敵虎豹鄰牛方鬬張以

兩手劈牛帖耳聽命家極貧張又善飯常不得一飽總河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夫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槍靳令試之期以明日曰昨日寄於五十里外某農家可往取之明日靳選標下善槍者十人與之較東西排列張持槍作中平勢俄焉諸槍並進張左右相絞鎗尖成大小兩圓圈大者二尺餘小者尺餘循環往復如閃然久之砉然一響聲如破竹彼十餘人中鎗桿折者四仆者六焉靳大喜詢能食幾何但乎僅飽二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為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大飽次年春訪叔於遠村叔聞舅語亦具食如舅氏以給惟此二飽耳靳異之謂張曰爾今日可得三飽矣命照前給之僕人私益其數以戲之張一啜無餘乃前謝曰大漢今日真飽矣靳大笑命補帳下兵乘騎足不離地每出惟步行相隨云按前清李衛撫浙江時得一人長丈餘每出執大刀前驅見隨園文集亦張大漢傳也

張明叔

康熙初年有張明叔者吳江人業耕混名蠻二居梅堰地為嘉湖孔道響私鹽者經其地明叔立水次伸一掌托百斤石臼曰爾輩分惠始任爾行人輒舉一包投其臼乃笑謝之計一包重一百五十斤浙鹽例也共重二百五十斤以一手托之可謂神力矣

尤六十

尤六十有勇力為人和易人有不識者與爭競六十不怒第好言慰之俟人近前引其襟

裾步至廊簷乃以手掣柱㞮其裾於柱下其人服而哀懇乃舉柱而出之

張永祥

嘉慶中阮芸臺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善鐵鎗世號為張鐵槍是也芸臺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隝太守倬宰儀徵芸臺以此人薦之故屠太守緝捕之聲滿於江南

汪拳師

乾隆初有一老媪挾一十七八歲女子來平湖云善拳勇視之弱不勝衣如可乘風吹去者里中年少咸卜采與之校鬭女談笑應之無不立仆數日之間歛錢無算拳師汪某者聞之自松江促舟來女知汪名遂避去蓋汪之拳術外宗而兼內功女萬不能與之相敵云

焦游擊

焦游擊者金陵人力耕養母暇嘗過演武廳挾二石鼓舞刀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微服立堂下見之驚以為異人因力請從焦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史公曰我能為爾養母給之銀米意甚厚焦遂從史公充親丁後以功授守備及史公督師擢游擊後在揚州戰歿按焦游之武勇亦楚壯士儔也其戰鬬以死忠義之氣亦不負史公之知云

黃孟通

黄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矯捷一日聚羣兒列陣自坐石台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笑曰孺子可教也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於台側拜而師盡得其技擊常附一商船舟人盜也縛諸商將沉於水孟通偽為畏懼而伏斜睨諸盜中一人最獰孟通哭出不意拖其腿而墜諸水諸盜驚遁乃悉解諸商縛後從吳淞千總張裔興又從觀察沈公以功官至把總孟通環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相去數丈能持刀躍入賊舟格殺賊人故諸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孟通嘗曰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肯出死力以殺賊能出死力者獨百夫耳祿愈厚者畏死愈甚觀孟通此言不誠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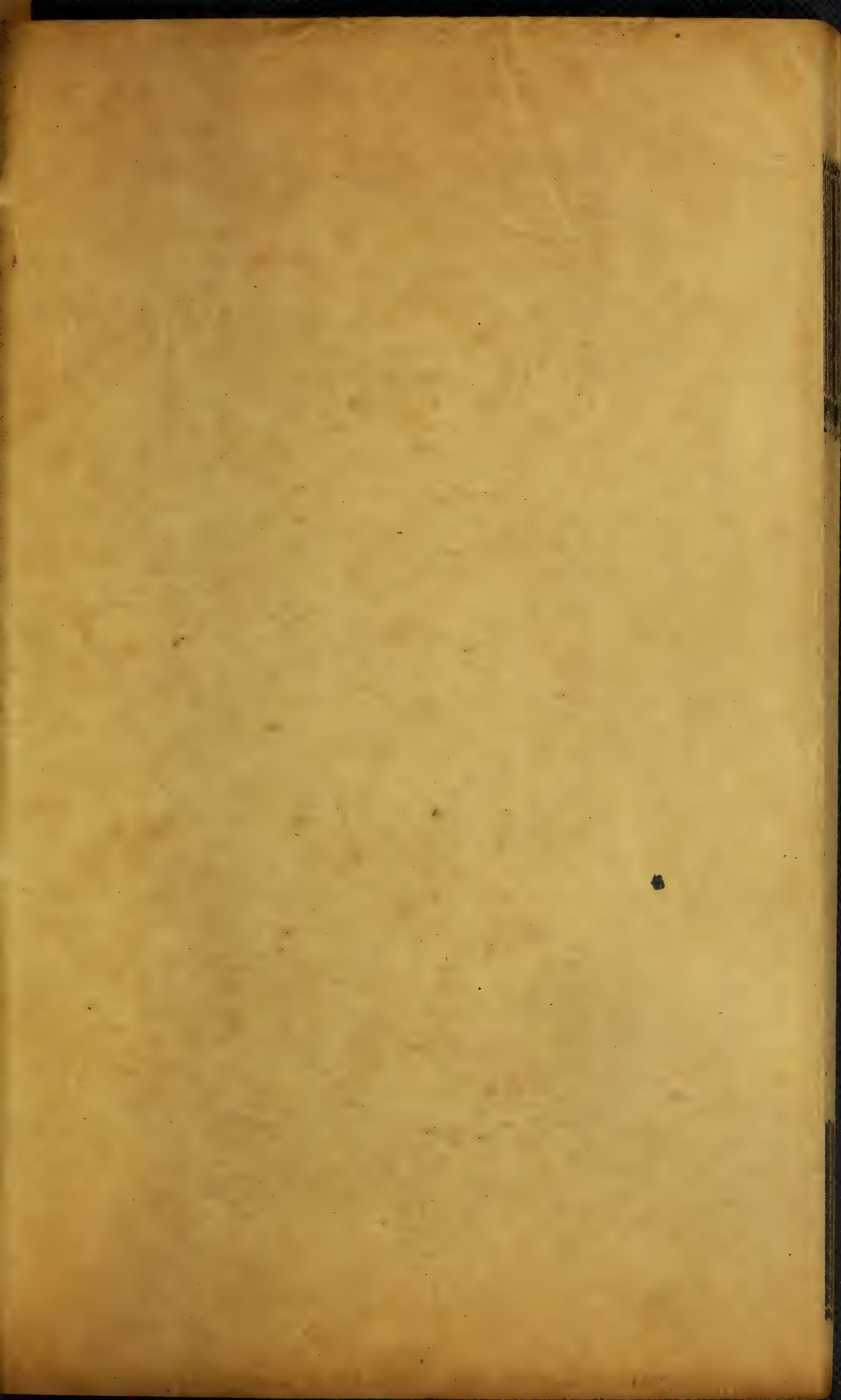
按自張大漢以下見于何書已不甚記憶因彙于後

十八般武藝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馬氏日鈔載嘉靖己巳邊廷多事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應募為第一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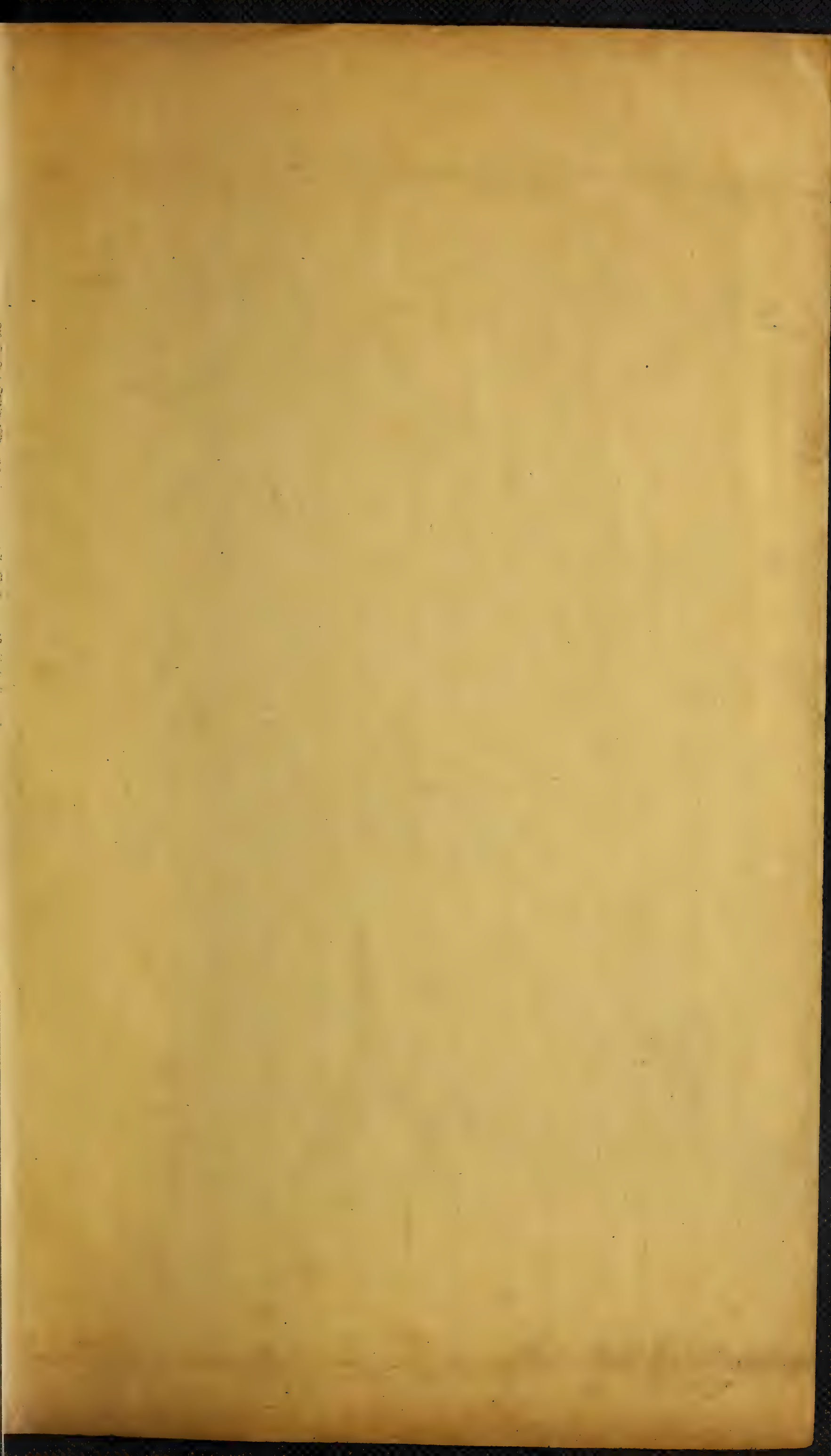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音樂
美術

三、六

十六 音樂
十七 美術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六目錄

音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六

音樂

王右丞逸事

唐鄭還古鬱輪袍傳云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即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謂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諭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

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太真善擊磬

唐鄭棨傳信錄云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器上造簨虡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綵繪縟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遂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琵琶

樂府雜錄云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便於急關中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鵾雞筋作絃鐵撥彈之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鬭聲樂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令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為師女郎遂便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東鄽之聲翊日德宗召

入令陳本藝異常嘉嘆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經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元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鋼同時曹運善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類時人為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鋼盡鋼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携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鏗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吏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求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鞓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携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卽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宮官也）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好時有權相舊吏梁

厚本有别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有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乃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其口鼻有餘息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即子弟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即納為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牆門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馬咸通中即有米和即嘉榮子也申旋尤妙復有王連兒也前羽調綠腰注云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以為名設言綠腰也

九絃琴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云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葢以宮絃加廿絲號為大武宮絃減廿絲號為小武其大絃下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小絃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文瑩京師徧詢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祕府不得見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為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竟廢不行

伽陀羅琴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吳僧智和有一琴腹有李陽氷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濵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為此琴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喻

七十二絃琵琶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元將郭侃征乞石迷部獲其樂器有七十二絃琵琶

琴工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為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是遂絶

琴弦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云通禮纂義曰堯使無勾作琴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則七弦不始周也又按魏氏春秋曰孫登好讀書鼓一弦琴眞誥曰周太賓善鼓一弦琴是教孫登者杜氏通典曰一弦琴有十二柱如琵琶此一弦琴也雲山雜記曰謝涓子魯人作琴名龍腰三弦琴談曰漢琴客張道作琴名響泉三弦此三弦琴也琴書曰琴本七弦漢蔡邕又加二弦以象九星在人法九竅筆談曰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為九弦此九弦琴也西京襍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府庫見有琴長

六尺

一弦稽琴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熙甯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為一弦稽琴格按此則稽琴本只二弦也

蔡邕琴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遂客蔡邕吳中斷

霧中山雷琴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閑話載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

洞簫記

庚巳編云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廛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攜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妝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

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燃銀燈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鰲股栗不知所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鰲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鰲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鰲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日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殽若几席椸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鰲鰲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鰲捧玉杯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肴極精腆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鰲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綃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鰲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鰲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亦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鰲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解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蕭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逡巡遂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徊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裀藉窮極瑰麗非復鰲向時所眠也鰲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鎖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恇怯難勝鰲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匜沃盥良久粧訖

言別謂鏊曰感時追運偎相得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一舉念身即卻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鏊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鏊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不聞鏊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吶於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間處處是吾耳家顧美人雖和柔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鏊必如事己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鏊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旁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方便致之鏊有佳布數端或翦六尺藏焉鏊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鏊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鏊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鏊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鏊嘗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人欻來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鏊曰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鏊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慍會鏊每聞其事

使召鏊歸謀為娶妻以絕之鏊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地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履水而度到大第院牆裏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高可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窗隙看鏊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詬罵者俄聞珮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率鏊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筯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鏊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否因欷歔泣下曰與卿相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羣卒以大杖擊鏊至八十鏊呼曰吾誠負心念嘗蒙庇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喚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貰卿死鏊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復見美人來將鏊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詣胥門跡蹤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予少聞鏊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為之敘次作洞簫記

紙簫

周亮工閩小紀云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為簫者寸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𢧵公𢧵為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閩小紀云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凄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入李謩手即至入破當不患磕然中裂矣

胡笳十八拍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續仙傳云劉商彭城人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誦之

羯鼓遺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還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此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也可知

不博金不換玉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太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優古忘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太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名頗俗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

招琵琶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也

于家琵琶

鈕琇觚賸續編云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纔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在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榱折垣頹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属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

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韻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綑縛入帳識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頗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湯應曾

王于一湯琵琶傳云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

榆關大雪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窗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為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於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

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亡者獨君也乎哉

戴龍文

傳占衡簫洞虛小傳云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家檀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家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簌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竹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己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剞劂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啟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産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入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黑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烟樹人物花鳥蟲豸襍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

一盞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訛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予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明月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予山文乎裒大喜遂別琢一枝遺予彤以一卯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裒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為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韓翁

張山來曰又曰黃九烟先生為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刓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為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

愈制府某患鬲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為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為王謂王為霸也

章生

顧彩焚琴子傳云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羇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翔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覩五策指陳時事大過至斥邊藩以為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為哉誠何為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為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為若門

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强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凄愴噍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雝雝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變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欵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踈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鵠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屬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

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究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寇萊公好柘枝舞

宋稗類鈔云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尚能歌其曲其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渾脫解之類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商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

杜彬

宋稗類鈔云歐文忠公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筭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上皇諭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嘗

言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設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果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耳安在以絃為奇耶

桑景舒

宋稗類鈔云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良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其律法同管也

三歲小兒能曲

宋稗類鈔云都下一小兒纔三歲無有難曲按皆中節都市觀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稱其妙在母懷食乳撚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洗凡清絕

北窗瑣語云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柱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伺年許斲成獻

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絶遂以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人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聲取之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陳八簫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吾子行有玉簫又有宣和陳八所製簫

程公衡知音律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閒市井競唱韵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竊據中原

十番鼓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十番鼓者不用小鑼金鑼鐃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若夾用鑼鐃則為粗細十番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冶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為十番可謂强作解事矣

倒喇

清徐釚南州草堂詞話云倒喇金元戲劇名也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

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嗚唱到繁音入破龜慈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態雙甌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滚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駴四坐不勝情

工尺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工尺等字宋遼以來即用之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即朱子所謂半字譜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六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七目錄

美術

俞君書勝於董思白
筆髓丹
書畫題甲子始於清朝
漆製硯
摹帖法
張鳴岐銅爐
畫雲
朱公放疊石
太師竹
項子京芝腸圖
如此江山亭詩卷
長明寺佛像
織成十景圖
扇面畫三教
山水扇面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七

美術

尺紙七萬字

無名氏貿𨊠野錄云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為有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然則古來奇技亦未可以理測也

剪賣古人字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鬻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芉千頭

紙織字畫

清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閩中永春州織畫以羅紋箋剪為片五色相間經緯成文凡山水人物花鳥皆具留青日札嘉靖間没嚴嵩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即行之矣

宋書畫學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宣和書畫學之制學生習篆者蟲魚古今大小二篆習隸者習義獻歐虞顏柳真行習草者習章草張芝兼習諸家者聽畫學其習有六一曰佛道二曰人

物三曰山川四曰鳥獸五曰竹花六曰屋木

兄弟分畫

宋鄧椿畫繼云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一半或橫或竪當中分剪徐熙芙蓉桃花雀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寫照法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寫影之法首腰足三停立則為首者七坐則為首者五

寫小照

清周亮工書影云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鞏虎林謝文侯彬雨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神情已也

夫寫妻真

明楊慎名畫神品目有管夫人玩花圖管夫人烹茶圖並注趙子昂夫寫妻真洵閨房韻事矣

寫真宜三十歲後

明楊慎畫品云未滿三十不必寫照恐奪精神也

追寫真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宋憲使荔裳琬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呪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扃鑰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啟啟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轂原逌旃適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清王逋蚓庵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胡牀于案下持呪焚七七日視鑑中烟起亡魂冉冉從案下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

古畫衣裳顏色

元趙叔向霏雪錄云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多用黃白粉青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畫工須博古之士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閻立本圖昭君配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南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病爾注云帷帽

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以此言之畫工必須博古之士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沙折上巾按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為飾至僖宗時因伶人以銀線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應折上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韓畫諸君皆以為然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則折上巾由來久矣亦不得因此疑非韓畫

神佛中畫帝后像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武宗元字總之嘗於雒都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明陽和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趙氏以火德王天下故真宗祀汾陰還經雒都覩聖容曰此真先帝也焚香再拜竚立久之

又云景祐中有畫僧於市中見舊功德一幅乃慈氏菩薩像左邊一人執手爐裹幞頭衣中央服右邊一婦人捧花盤頂翠鳳寶冠衣珠珞泥金廣袖遂以半千售之持獻入內閣都知一見驚曰執香爐者實章聖御像也捧花盤者章憲明肅皇太后真容也此高文進所畫舊是章憲閣中別置佛堂供養章憲歸天不意流落至此即日進於澄神殿仁廟對之瞻慕慽容移刻方罷命藏之御府

宋畫院魁選

宋鄧椿畫繼云戰德淳本畫院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按此事人都知之然其爲戰君事則罕知也戰亦僻姓廣韻三十三線戰恐也又姓又云試題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爲非無舟人止無行人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

畫稽院不點睛

太平御覽七百二引梁沈約俗說云顧虎頭爲人畫扇作稽院而都不點睛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自寫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

宋畫不必用筆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米南宮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氏父子不如此

畫家寓意

明楊慎畫品云魏高鄉公曹髦畫卞莊刺虎圖意在誅司馬昭宋雍秀才畫草蟲每一物譏當時用事者一蝸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以比安石畫品又云唐太宗時終南山猛虎害人使驍勇者捕之不獲虢王元鳳一箭斃之命閻立本圖其狀此則實紀其事矣

玉房祕戲

明楊慎名畫神品目有素女玉房祕戲圖

楊升庵畫品有云徐陵與周宏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祕戲圖有自來矣

按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此當為祕戲圖之始

畫物似真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易元吉字慶之嘗於餘杭後市都監廳屏風上畫鷄子一隻舊有燕巢自此不復來止又楊升庵畫品云道宏畫貓一家無鼠亦此類也

圖畫見聞志云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中東隅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集禽之噪蜀主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蜀主然之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間則游蜂立

至向使邊黃徐趙輩措筆無求蜂之驗此非眩惑取工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牆暎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也

曹樣吳樣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二本曹起曹弗興吳起吳楝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

胡翼畫人物

清周亮工書影云胡翼工畫人物闗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虛心如此然則兩人合作一畫古亦有之也

李斯壽字

清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是亦一奇蹟也

衞夫人帖非真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衞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與師帖尤疏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衞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

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衞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

李太白書

清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說蓟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中書侍郎林彥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命去之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鄜州泥孩兒

老學庵筆記云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值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

嘉定竹器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鄰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游戲者也

清楊復吉夢闌瑣筆引金掌綠曲室瑣談云嘉定刻竹之著名也始自朱松口只有陰文其子小松克承家學延及秦一姐沈雨之輩各自名家後之作者乃因其法易以陽文其更巧者變爲陰陽合刻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

昊十九

清劉鑾五石瓠云浮梁人昊十九善製磁器樊王衡贈以詩云宣窯太薄承窯厚天下馳名昊十九今不知何色爲昊十九製也

龔春

明張岱夢憶云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

舒嬌

清施潤章矩齋襍記云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壚甕諸色幾與哥窯等價

朱圭

清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吳郡專諸巷內有刻版者姓朱名圭字上如雕刻書畫精細工緻無出其右有河南畫家劉源繪淩烟閣功臣像上如雕刻尤爲絕倫又南陵詩人金史字

古良擇兩漢至宋名人各圖形像題以樂府名曰無雙譜亦上如雕刻繼而選入養心殿供事授鴻臚寺序班

菱鳳

馮贄雲仙襍記云羅隱喜筆工菱鳳贈雁頭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綠羅大組換之

濮仲謙

清劉鑾五石瓠云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象牙然不多見或見其為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版二雙

大秀小秀

清崔應留攤飯續錄云宣德間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鄒莫二家雕鏤人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

明代吳中絕技

明張岱夢憶云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絃子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意在位置端莊駢羅整肅不取生意自然之態故觀者往往不甚采鑒

絕技

閩小記云閩中絕技五曾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准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畫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染指書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廳事前有棣華齋轉而東有柳塢待月亭及竹閣巫咸榭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微曲染墨書之按溫公能染指書亦世所罕知者

百衲碑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云韓魏公作畫錦堂歐陽文忠為記蔡忠惠書之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誒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是也此亦可備臨池之一法然唐以前書家恐未屑為此也

堆墨書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鄭鎮州日府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柳公權畫竹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注云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稍一一鉤勒成謂之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按柳誠懸以書法名千古不知其又工畫墨竹也

王荊公畫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桂林楊參知冷然先生出一畫見示標曰天香深處筆極謹細草堂前列植桂與奇石相間委係奇作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然諦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為王安道履所寫耶安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荊公平生作字草草豈能耐意為此

古名人皆能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前代名臣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本朝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温日觀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餘伎尚可了數子也

明張萱疑耀云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載後山詩可補其闕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文公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不知先生又能畫昨見紹熙五年親傳己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

清王士貞居易錄云米芾畫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聞見志云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居易錄又云林靈素善畫墨竹湖州元妙觀有石一枝韓侂胄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曰太師竹已上皆載圖畫寶鑑按此二人亦無有知其善畫者雖人品不倫然其蘊具人之藝則一也

巧人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即銜魚

石發則浮出矣

韓伯通塑像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大雲經寺內有二浮閣隋文帝立塔內有鄭法倫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壊作佛像故以三絶為名

劉永暉治文具

明黃省曾吳風錄云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鬬巧以治文具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州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往至今為民害未已

清初一技之士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器則昊十九江甯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云葉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布置

又云繆舍人炳泰以諸生遠游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中尚書福長安公挾與俱北聞於上召入寫御容拜文綺之賜屬車所至靡不從行命更定紫光閣五十功臣畫像乾隆五十三年臺灣平後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按此皆本朝方技之士

馮巧梁九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歷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不懈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奥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

諸君簡畫

毛生舒諸君簡畫記云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故宋之橘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為宋苑物云園有主為諸君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喜何震陳琮刀鐫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先君子博學游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密交自其為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筆墨揮寫入妙蒼秀淡沲董稱最工空濛瀟瑟趙為之冠兩公分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真也君簡既好畫日取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微微予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安知法誰予聞而憷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於古人不必以甚似為工蕭遠疎逸絕蹊逕矣君簡先世多顯官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貲至君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惟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即與畫然持錢來者甚少君簡亦恥役手為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之午突無煙君簡得錢即酤酒坐待與密者過引壺斟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

居于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官非逃者也畫不為售非藝者也交不干上非為名者也吾於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於中而能若是與歲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陳老蓮

毛大可陳老蓮別傳云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勒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窶儒畫窶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携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追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人之請彙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賕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鵾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遺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文者非持論即摭事耳以議屬文以

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渢渢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摶裂頓斫作氣滿前人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嗛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道鬼醜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幛尊卣缾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鉤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睛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逢蟲蟬蛺蝶蠐螬蟾蜍蜾蠃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

戴文進

毛先舒戴文進傳云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寶貴傳

之一日於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亾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躭安知工苦能徙智於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輱軻亡大遇其畫跡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亦罕遇云予欽進鍜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椎鍜金為生慼慨徙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至矣夫

宋綉宋刻絲

長物志云宋繡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嚵唼之態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備畫中一種

裝潢

長物志云裝潢書畫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溼及沍寒俱不可裝褫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人面及接處若縫縫相接則卷舒緩急有損必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强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重者不可擣理古畫有積年塵埃用皂莢清水數宿托於大平案扞去畫復鮮明色亦不落補綴之法以油紙襯之直其邊際密其隟縫正其經緯就其形制拾其遺脫厚薄均調潤潔平穩又凡書畫

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古紙厚者必不可揭薄

桃核舟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篛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啟窗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滲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鬚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黄共閱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靈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黄不屬卧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窗八為篛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對聯題名篆刻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為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記桃核念珠

述異記云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

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祖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猿猱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摹印一

周亮工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云王安節槪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著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匈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鬚眉如戟質頴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為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滕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為予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壻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為兄

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葷獨宓草微能食乾鮭人稱其為一門佛子云

摹印二

周亮工書姜次生印章前云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嗚嗚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眾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冠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昧爽生訇訇曰事甚急侍御以生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糵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别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隱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

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摹印三

周亮工書鈿閣女子圖章前云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鋟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屬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恆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欵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没也

偽造古物

明李日華紫桃軒襍綴云唐張氳號洪崖生有好古之癖開國公李太一貽孔子木履一枚太子洗馬田游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楊烱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楊齊哲贈稽康鍛槌陳平和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箆僧修然贈迦葉頭陀鉢秦休莊贈河上公注五千言藁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杵臼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身長一尺八寸明皇亦以內廐白驢賜之氳跨以出入曰此千年雪精也氳雖奇士而當時贈貽亦寓譏詆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之意耳

句容縣鑄古器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唐自天寶年相沿至南唐時俱於昇州句容縣立官場鑄造上古鼎彝壺罍之類款識精整歲久間亦有青綠者然不足貴也

以畫自娛

宋郭若虛圖畫聞見誌卷三紀藝中敘述宋代自建隆至熙甯一百五十八人於王公士大夫後先列高尚其事以畫自娛者二人李成宋澥然後及業於繪事馳名當代者自王靄以下一百四十六人此可見以藝傳者仍以品重也李成即李營邱因所居得名

畫隱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僚底畫隱二字未經人用

新羅收畫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周昉窮丹青之妙貞元間新羅人以善價收置數十卷持歸本國

鐵畫

清王翃建陵山房集有觀明季湯鵬鐵畫詩序云鵬蕪湖鍜工也與蕭尺木鄰嘗輟業觀蕭作畫蕭非笑之鵬遂以意創為鐵畫名與蕭埒

蝴蝶裝

明張萱疑耀云祕閣中所藏宋版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偶閱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以黏紙永不脫落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雲烟過眼錄下云余從延陵李氏曾覩吳彩鸞書切韻真蹟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為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即此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旋風葉其即蝴蝶裝耶

傳真心領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傳真為畫家一派丹陽丁皋字鶴洲精於是技撰傳真心領二卷

分三停五部先從匡廓畫起以為肖與否皆繫於是云盧雅雨都轉為之敘其書凡二十餘篇曰部位曰起稿曰心法曰陰陽虛實曰天庭曰鼻曰兩顴曰地角曰眼光曰海口曰眉曰鬚曰耳曰染法曰面色曰氣血曰提神曰傍背俯仰曰膳像曰筆墨曰紙曰絹曰擇室子以誠字義門傳父業撰續心領四卷論朽染之法尤詳雖不知畫人閱之可以肖像也丁氏父子書惜不傳於世未知世尚有此書否余觀世人畫像多從鼻起丁氏則先畫匡廓此意已非今之畫師所識矣

施美人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施胖子山陰人寫真兼畫美人居揚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畫美人者長則丈許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謂之施美人

寫真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吾閩曾波臣以傳神擅名如鏡之取影為寫真絕技圖繪寶鑑稱其開闢門庭前無古人先是為戴文進為妙藝相傳永樂間文進初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遂向酒家借紙筆追寫其像聚眾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傳吳小仙春日同諸王孫游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嫗索茶飲之次年復至其地嫗已下世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筆寫其像與生時無異嫗之子為哭失聲

牧牛圖

浪跡叢談云昨夢錄載南唐李後主有牧牛圖獻於宋太宗圖中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太宗以詢羣臣皆莫知之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按珠脂别無經見沃焦山亦非人跡所能到恐此係一時取辨應對耶至綱俊林機要則以為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尚近理然珠淚恐亦難得此事究未經親試不敢遽斷其是非矣

考試畫師

浪跡叢談云前明英宗試天下畫師於京中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為題諸畫工皆於花卉上粧點獨戴文進畫天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人於脣上作一點紅朝廷竟取畫美人者時皆為戴惜不遇余謂戴畫用意固高然於春色二字究未關會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時畫工戴德淳事德淳畫蝴蝶夢中家萬里作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亦善用意

米畫不過三尺

浪跡叢談云米襄陽自言作畫只作橫挂三尺軸寶晉齋中所懸長亦不過三尺乃不為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

江山雪霽卷

浪跡叢談云王右丞江山雪霽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本為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部郎澗飛其值千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迹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衹文衡山隸書引首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軍欲得靳固不與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謂言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太史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即請公出焚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動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貲之時太史旋橐已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海天落照卷

浪跡叢談云王弇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云真本為宣和秘藏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湯見消息非常乃延仇實父別室摹一本將為米顛狡獪而為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叵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緝熙等三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蹟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挲三日而後歸守以歸大符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出其

下尋坐法籍入天府隆慶中一中貴攜出其小璫竊之時朱忠僖領緹騎密以重貲購之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懼而投諸火余歸息弇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為驚喜不論值收之

按孫月峯言徐文貞家有此圖數本多為人乞去今有最下一臨本尚存猶自可喜其所圖日光之閃爍明暗及水中日色海濱人瞻望與夫薄暮人爭赴家市人收拾市物形狀踴躍如生不可槩述云云然則實父祇摹一本弇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儓憶余少日里居亦曾見一本但覺光彩奪目惜爾時不知辨驗欵跋稽證源流耳

秋山卷

浪跡叢談云余在吳中有以惲南田尺牘冊來者因價昂不果售但錄其記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嘗謂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卷為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所可伯仲間以語王煙客奉常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為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奉常懽然向宗伯乞書為介並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庭閴然雖廣廈深閎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草滿堦奉常大詫心疑是豈藏一峯名蹟家耶已聞重門啟鑰僮僕掃除主人肅衣冠揖客入張樂庀具備賓主之歡繼出秋山圖示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翕赩如火上起正峰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小橋相映帶靈奇而渾厚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思翁歎絕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

食忘味神色無主門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得已輒假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既而奉常抵京師奉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閽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因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蓋草積地如故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晝夜念此圖不可得後與石谷述其事爲備言當日寓目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口摹手擬恍若懸一圖於眼中者其時思翁棄世久藏圖之家亦更三世未知此圖存否何如每與石谷相對嘆息適石谷將有維揚之行奉常曰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書屬石谷攜書往來吳閶間對客言寄之客奉常語立袖書於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於是張氏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名蹟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張氏遂以彝鼎法書名蹟合抵千金爲壽一時羣知秋山妙蹟已歸王氏王氏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吾橐中立呼侍史取觀之展未及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石谷辭色謂當狂呼驚絕比圖窮惝恍若有所失貴戚心動嘖曰得無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奉常來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驚問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昔日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烏覩所謂秋山哉雖然願先生勿遽語王氏奉常既見貴戚展圖辭色一如石谷强爲歎羨貴戚愈益疑頃元照亦至石谷又先諭意元照亦諾之乃入大呼秋山來披指靈妙贊歎纚纚不絕口戲謂非王氏厚福不能得

此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觀者豈夢境耶抑神物變化不可測耶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顛錯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為予述此且訂他日同訪秋山真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

趙松雪自書家用簿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麪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一百石耳

清明上河圖第二本

明王象晉翦桐載筆云少保崌崍張公諡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同年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有臨本甚佳蓋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卻之同年必欲公受不得已受之及歸田慮後人以此賈禍因手書垂戒凡官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歿某公官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令詣公宅公之第三子號蔡崖念公遺屬向諸姪覓之微聞在某房中譬以禍福再三始獲令無暇返署就公宅印鈐并原金馳使報命某公大喜加幣並原金往蔡崖堅不受令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盡醉而罷按明代太倉王氏以清明上河圖賈禍人皆知之不謂尚有此第二本也

裝潢

陸烜梅谷偶筆云古法書名畫不論紙素歲久皆生浮絨爲腐敗之漸而紙尤甚余嘗手裝王右軍二謝帖麻紙真蹟見其絨蒙茸如繭乃以意消息用皂角子仁稠水匀上一次乾後便光潔如鏡凡書畫得此法可以多歷年所裝潢家不可不知

裝裱古法帖上下既截齊即將兩版夾定繩紮極緊白沙打令極光用褐布拭去紙塵卻以皂角子仁稠水粘上速解板輕翻一過以後久久其邊不毛不散且上皂角子仁後欲其華麗則上金箔一次如打金箋法欲其妍雅則上雲母粉一次余嘗手裝大觀帖如此見者皆以爲精絕也

書畫易破則用裝書畫易蠹則用潢潢者謂以蘗染紙也所以古人書畫皆帶黃色皆曾潢過今人但裝而不知潢書畫焉能永久

俞君書勝於董思白

梅谷偶筆云書畫一藝大名之下必有絕人之作而不必皆工特其人之有餘於書畫者傳耳昔董思白未第時館吾邑馮氏邑有俞君書妙欲過之後董負重望歸里馮氏攜扇面六令董自決去取董諦視良久擇其三曰此可傳則正俞君書也今董書遍天下俞君渺有知其名者後人鑒賞亦然工妙者雖贋作皆爲真蹟其不工者反是

筆髓丹

梅谷偶筆云或傳一方名筆髓丹云服之能令學書易成初未有不笑者及觀其方乃用杜仲三兩當歸一兩人蔘四錢殭蠶三錢獨活一錢為丸服此不過堅筋骨和血脈耳夫臨池不熟腕或僵痛夫既有痛即使有醫似迂而非迂也

書畫題甲子始於清朝

梅谷偶筆云陶詩甲子固自有說觀古人書畫往往皆署年號若近人則僅署甲子當相沿於國初諸公不惟使後人漫無考據且有無君之心士大夫皆習而不察爾

漆製硯

梅谷偶筆云硯之異製或以竹或以鐵近人有以漆為硯者其法以水飛過極細磁沙和生漆為之頗輕便適於遊笈且甚發墨在鐵硯竹硯之上

摹帖法

梅谷偶筆云凡鉤摹古人法書硬黃取之不得則有嚮搨一法謂密室無光只留一穴就日映取也余嘗手摹二謝帖昏暗已極硬黃既不可得欲嚮搨又恐漬爛不敢揭背紙乃以意用雲母石薄片映取纖毫不爽自有此法嚮搨可廢凡古法書無不可摹未必非法書之幸也

張鳴岐銅爐

梅谷偶筆云張鳴岐製銅爐名噪一時其足率有款識余嘗蓄一小爐獨有銘云懷貞履

潔汝品乃絕愼勿似此炙手可熱

畫雲

戴延年秋燈叢話云吾鄉西城有蒸餅肆頗擅名忽一人求作傭工甚勤而不計值察其舉止似非傭保者流三年辭去後聞廣陵富商爭致一客工於畫雲覘之即餅家傭也蓋其日習氣憤能自得師矣

朱公放疊石

秋燈叢話云若下朱公放亦善指頭生活工鐵尤長於塡詞乾隆辛巳秋遇於將秋崖有縠堂中遂與定交有米顛之癖而面遭天黥絕似世之所謂羊肚石者時盧雅雨榷鹺維揚新譜旗亭畫壁傳奇傳至蘇朱酒後閱之即大加塗抹正其謬誤雅雨聞而具禮延致今玉尺樓劇本是其手筆也後聞其入某將軍第爲其佈置園石閒架已竣持酒登其顛大呼曰雲林小子恨不見我失足觸石死余爲之立傳許其與石相終始也

太師竹

王漁洋居易錄云林靈素善畫墨竹湖州元妙觀有石刻一枝韓侂胄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曰太師竹

項子京芝腸圖

東城雜記云余友趙谷林家藏項子京芝腸圖一軸山作小斧劈皴崖上古松數株墨桃

花一樹崖下芝一本流水潺湲一高士默坐相對欵云芝暘圖山人項元汴為武林沈君寫下有墨林山人印左方跋云汴與樟亭芝暘賢喬梓道義相洽意氣同調歷交世□凡其遨遊燕楚經必過晤把臂博古道遙世上今此偕老人各守處僕自向罹家難受制暴黨甚矣吾衰世故灰滅閉門待期遐棄素交曷勝興慨方在戊子秋七月既望兒曹赴省告校重蒙尊君推恩訪惠兼致不遺故情復辱長公寄貽龍井小春茗合想同臭犬馬垂盡之年忽得宿好遠將之美銘佩殊深不憚耄昏拭眵勉力走筆是楮擬作三生後對來因拙技窮斯幸充一盼墨林子項元汴題下有墨林項元汴二印蓋清泰門沈氏故物也

如此江山亭詩卷

東城雜記云張左司如此江山亭詩卷明時藏城東景隆觀道士史志中處案亭在吳山天慶觀嘉禾周桐村鼎跋云如此江山者有所感而言也必宋遺民有為作越若干載登高而嘯詠者為一笑居士盧陵張光弼於時元社既屋居士之為此遊一俯仰間何如其為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淺遊者為益深也遊後又無亭矣惟詩卷存獨居士名章章然他或僅附驥尾耳此卷郎仁寶曾見之名賢妙墨失傳已久今檢張光弼集有如此江山清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品臣作云吳越江山會此亭暮春風景畫冥冥長空孤雁望中沒落日數峯煙外青不用登臨生感慨且憑談笑慰飄零古今何限英雄恨付與江湖醉客聽其三人之作不可考矣

姚綬題如此江山亭詩卷云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初不知作於何歲名於何人未得盧陵張光弼淸集詩遺卷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碧巖周氏寫圖淸絕可愛足以光斯亭於既湮開後來之賡和也是卷今爲旌德史元隱所藏求諸大夫士題詠多以光弼詩中感慨遂爲宋元興亡處致意諄諄於如此江山不曰江山如此上立論無乃過求矣乎且古今江山之趣恆得之林下人其於亭館臺榭興之所到輒以命名就斯亭論之有如此江山可亭矣論亦通彼豈以一亭之名之微卽係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但登亭而飲者顧瞻徘徊撫景興感以人非而物在慨今昔之異同發之性情亦理之自然也則今使有如光弼輩與客復携飲斯地求昔之亭已摧沒於荒茅蒼竹之閒久之人將何如其感耶予輩生逢如此盛世歸田之下得以優遊林下與諸幽人貞士詠歌太平又獲紹續昔賢之作之後亦幸矣閒於一飯之頃亦不敢忘江湖之憂於如此江山奚足深論哉至若王公貴人志在道樹勳業昭聲光於宇宙有弗暇於此或暫得之亦惟一登眺一賦詠之耳求如林下人之趣不可得也元隱藏之尚聞弗暇於此而或一登眺賦詠者出而諗之何如

長明寺佛像

東城雜記云淸泰門内長明寺宋開寶四年錢忠懿王建名法燈治平二年改今名明萬歷間西竺宗公建華嚴閣度八十一卷眞經於上請四明李次公麟畫祖堂百像行筆顫

御衣紋如蓴菜條樹石雲泉勢極飛動錫盋缾笠經函坐具之屬種種奇古而唐梵相無一同者寺僧至今護惜之每上元前數日陳設齋供遊人登閣瞻禮者踵相接焉夢粱錄云仲春十五日花朝節宗新門外長明寺建涅槃會羅列幡幢香花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此亦南渡之遺風也

貫休十六羅漢始末城東長明寺向藏有唐高僧貫休畫羅漢十六幀并出山大士像一幀其羅漢題款云信州懷玉山十六羅漢廣明初於登高和安送十身乾寧初冬孟廿三日於江陵再續前十本相去已十六年時景昭禪人自北來見請當年將歸懷玉西岳僧貫休作字為小篆體其畫法之奇逸飛動向讀歐陽烱長歌歎其妙絕如聽經弟子擬聞聲嗑睡山童如有夢繩穿木屐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今始親見之也相傳明神宗時慈聖太后以錫紫柏大師大師坐妖書事於獄中示化此畫為法嗣集流傳至杭藏一小庵本朝嚴侍郎沆盧職方之頤共捐千金購得喜捨寺中有年矣世宗皇帝初年敕改西湖行殿為聖因寺制府李敏達公衞請至聖因永充供養予按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云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郎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即此畫也其靈異又有如此者

織成十景圖

東城雜記云杭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郎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織作綾錦

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其中一二供尚衣之匠花樣有爲西湖十景全圖者秀水朱稼翁稻孫武林恭紀詩云十樣西湖景曾看上畫衣新圖行宮好試織九張機

扇面畫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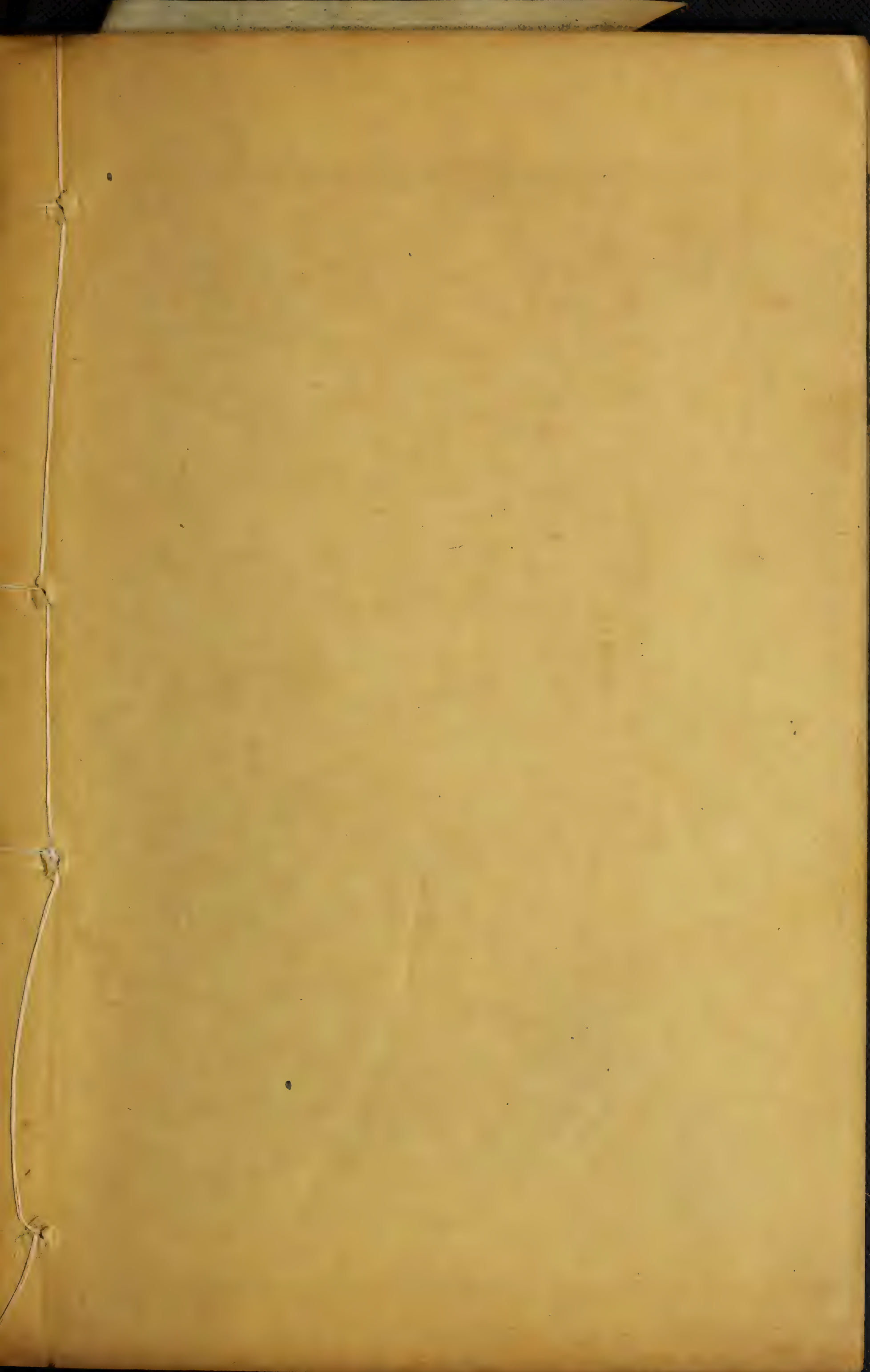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田景工畫人物嘗得一扇面畫三教作二童奕棋於僧前一則乘勝而矜誇一則敗北而悔沮僧臨視而笑瞻顧如生

山水扇面

明楊愼畫品云蜀僧楚安畫山水於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今蜀中有扇面印版是其遺範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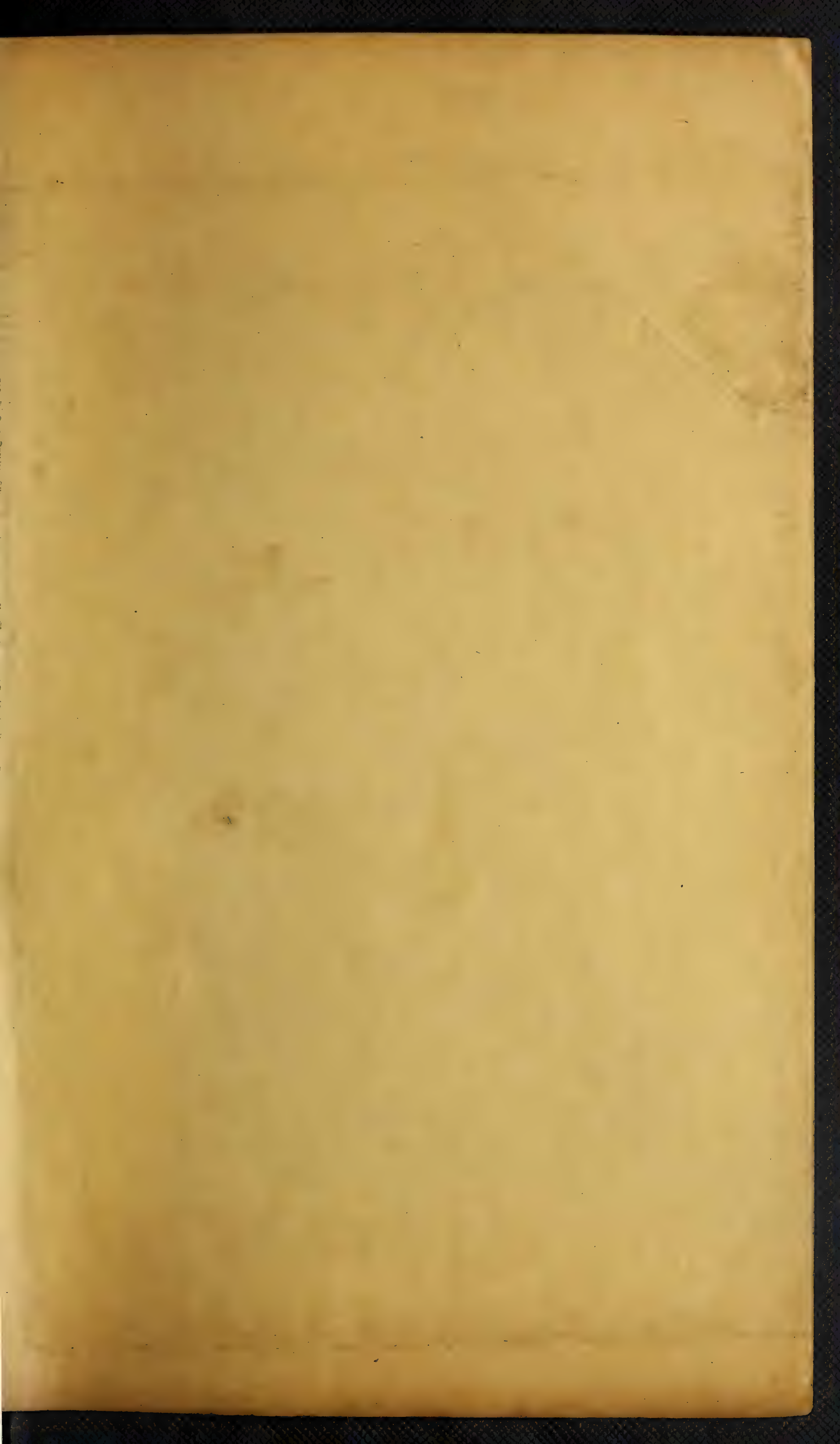




十八趣事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趣事 四·一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八目錄

趣事

優人戲史彌遠

背後眼

千字文解元

厠屋

僧哥

過手酸

慚惶

得丈人力

三教論衡

鷄有七德

多疑

好奇

夢糊塗

不知骰色

不怕鬼

傭書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八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八

趣事

和尚出家

鈕琇觚賸云留郡吴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吴薗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薗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薗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清客天

觚賸續編云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顓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吴梅村在座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計改亭謔作詩者

觚賸續編云自捐納之門闢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簞鬻瓢爭求一命之服自風雅之道衰即愚若胡生亦必捉風捕月自詡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宜然已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何以效蘇陸者比户談王李者塞途也可謂善謔矣

獨睡丸

三朝野史云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陪祀登拜效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吃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左轉

泠齋夜話云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鹽客納妓

余永麟北牕瑣言云杭州妓者多鬻身醝客有一妓號素娥為歙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為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亦善謔者矣

簽紙封儒巾于几

王通肱蚓菴瑣語云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我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瞽一目諸生嘲之為獨木橋葢況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投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傍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攫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黜生初冠失巾潛棄網巾

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禀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烘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槩治止黜是生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湛郎登第彭伉落驢

宋羅誘宜傳信錄云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即湛賁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皆宴官人名流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哉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即其地也

學跑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觷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愬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觷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為之埀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觷字柔直南劍人後亦顯名於時

薛濤雅謔

宋王讜唐語林云薛濤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二韭十八

洛陽伽藍記云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家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

千金買笑

山居偶筆云吾鄉白大司馬為明季本兵二舍某素驕貴藉温者無算性豪舉立散千金不惜一日謂其客曰吾欲舉一事使千人皆笑能之乎一客應曰能立與千金客乃先期至蘇榜於通衢云某月日常州白公子在虎邱千金買笑姑蘇人咸異之數日前觀者羣集見千人座前高結綵樓梁園子弟演劇徧詢買笑之具不知所謂至日游人益衆日中止劇白公子盛服騶從至顧客曰可乎客曰可矣乃令人舁小方櫃數百上覆紅毯置千人座上須臾悉去其毯皆鐵肆中所用風箱而缺其上板觀者駭然乃令人齊搧箱箱中悉填金箔乘風飄舉如蝴蝶飛舞頃刻間滿山皆成黃金觀者大笑白公子亦大笑

王生戲侮漢高祖

松窗雜記云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游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高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媪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盆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據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册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即位會群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摑之一摑霎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書生不知歐陽修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舉人不知董仲舒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科舉自罷詩賦士專以三經義為捷徑於古今人物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莫不以為笑

新發之家自附巨族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癆癥原注方音作蒿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原注方音作舉吳人嘴舌輕利一至於此

姓名巧值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非不和乎又載一事云山南一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縣令婦聞贊府夫人何姓曰姓陸聞主簿夫人何

姓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内縣令聞之入問故婦云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云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此二事一名一姓皆巧相值亦天然話柄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閒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不笑之按此亦巧合也

滕達道謔語

宋吳炯五總志云滕達道帥真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臨行啟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善謔要之非盛德事

黑風吹酒鬼

觚賸云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閒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閒有紈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月照詩人衆鬨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釀具淫具

酒顛云蜀簡雍字憲和跌宕風雅少與先主善時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即按其

皐雍與先主遊觀見男女行道上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黄幡綽之滑稽

唐杜荀鶴松窗雜記云玄宗好走馬繫毬内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黄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幡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能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詭判

唐鄭棨傳信錄云上命裴寛為河南尹寛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寛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寛乃屏竄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大聲云一行大師至一行入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絶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真言後寂滅度寛復㐲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為縉紳所譏也寛子諝復為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替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

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姜如須跪方密之前乞命

板橋雜記云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闖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僧謔

鋤經書舍零墨云某僧頗通儒理兼工諧謔一士戲之曰和尚既讀孔孟書為何將南無二字悞作拿麻曰然則相公為何將於戲二字讀為嗚呼相公既嗚呼和尚自然要拿麻了合座𩫴然

官場笑語

鋤經書舍墨零云淮令某北人也初蒞仕民有以雞姦訴者曰將男作女令不解吪之曰江南落雨與我江北何干聞者哄堂因憶黃天河金壺戲墨云某君者直隸人在江蘇候補縣令其僕則吳產也一日方謁撫憲忘攜鼻烟急呼僕取鼻壺來僕誤以為便壺也懷之而往匿堂皇下久之問何不攜來乃捧而進曰來已多時特猥褻不敢呈上耳同僚皆

大笑此二事皆可載入笑林廣記

說詩謔語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說古人詩有吹毛求疵者雖未免刻謔亦頗有理趣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或以為是失貓詩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咏牡丹句也或以為是畫美人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也或以為是鬼詩天末樓台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咏金山寺也或以為是牙人量四至詩到吳江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咏白塔字句也或以為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白香山詠楊妃句也或以為是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句也或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句也或以為是登厠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或以為是破船詩至林和靖梅花詩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而陳輔之以為有類于野薔薇夫薔薇叢生初無踈影花影散漫焉得橫斜此則肆口詆諆無理取鬧矣或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為冷雋近有詠梅花者云三尺短墻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亦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偷兒行樂圖也亦可謂詼諧入妙矣

節錄宋稗類鈔

過河思鐵牛

陶尚書穀本姓唐避石晉諱而改焉小字鐵牛李相濤出典河中嘗有書於陶公曰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鐵牛也

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面如刻削二公皆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梅學士詢在真宗朝久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好潔衣服裛以龍麝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徐展濃香郁然滿室有竇元賓者五代漢相貞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事修潔衣服垢汙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相公問牛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窣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石中立謔楊大年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于坐隅貌

甚閒暇石即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楊名臆故云

亢牛琪猴

晏元獻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丁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亙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員外郎

石中立喜滑稽天祐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包彈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力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度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則知杜撰之說由來久矣

歐陽示叔知貢舉逸事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勿去者過晡稍閒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叩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劉貢父戲王介甫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俛首沈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優人善謔

王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顏子為對其壻蔡元度卞實主優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後朝論亦

頗疑室于禮文每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舊制袞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並立于左者葢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

罵孟子詩騙酒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有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東坡善謔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曰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于首

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别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催妝詼詩

元祐中一官有婚于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妝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禹舜之事吾知之矣

陳亞滑稽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葢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煖縮紗裁及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君當日合烏頭贈祈雨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羓之類最膾炙人口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托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覽者無不絶倒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沈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聞者莫不大笑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没肚腸外面强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嘗知嶺南恩州到任與親舊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蠏兩螯八足眞實不虚又嘗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謔亞曰君乃上官鼻

也如下官口何彌笑而去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宋初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瞶攀龍不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聶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畜二心蔡陳相戲所自祖也

包子廚中縷葱絲者

有一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廚中人一日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鏤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鏤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邢俊臣謔詞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末章必用唐律兩句以當調笑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名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鵞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六七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勿怒也内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

成恨之譜其漏洩禁中語謫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府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後復預燕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雪頗有體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座客無不絕倒

死後甚佳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

優人謔秦檜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並銀絹萬兩匹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數語而退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墮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環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史交椅請取錢絹例物此環掉腦後何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死者于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一云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蓋取兩宮北還

之意後得美玉琢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却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容

李章移魚

姑蘇李章敏于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額流淚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孺人素性嚴呼入繐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得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僕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優人戲史彌遠

史彌遠權勢赫烜引布儉壬李和孝梁成大等為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歎曰鑽之彌堅一伶人扑其首曰

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慄翼日彌遠秋伶人而出之境一云蜀閫大宴伶爲古衣冠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氏曰吾爲嘗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掩抑有慫慂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于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顔閔方在堂群而請益子騫子顯顰頟曰如之何何必改兗公應之曰回也不改最後宰我子曰予於予改兗公愠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請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兗公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夫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以上宋稗類抄

節錄雅謔

背後眼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于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頷下而駭曰吾何獨無一人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千字文解元

浙中馮景貞係解元及登進士同年梁見龍沈銘縝沈何山俱浙人二沈同胞形皆短矮梁形最長偶四公聚談沈謂梁曰凡這樣長分做兩段却是兩個進士梁答曰兩凡這樣短須接起纔算一個進士馮因謔梁曰年凡罔談彼短靡恃己長梁又答馮曰近來秀才

只讀熟千字文一本便中箇解元了相與大笑

厠屋

蜀中吳坤齋好謔因鄰人構新屋往賀之歎曰這房做得妙廟主人曰只可作公厠屋耳吳曰何出此言主曰不是厠屋何爲公一入門便放屁

僧哥

昔一僧在坡公座中見小兒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用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羊狗馬牛之類是也僧大慙

過手酸

桃源張斗橋入試竟寫名家舊文一篇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文因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歎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見之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再稱壽亦罵曰酸酒季妻曰這酒是伯姆處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酸

慚惶

東坡内召禮郎遂遇舊獄官甚有慚惶之色坡戲曰昔有毒蛇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訴曰某有黄可治病已活數人矣遂得免又一牛觸殺人法亦當死牛訴曰某亦有黄可治病已活數人矣亦得免獄吏又牽一人至曰爾常殺人今當塡命其人倉卒亦言

有黃冥官大怒曰蛇黃牛黃皆入藥汝為人黃有何說其人窘甚乃曰某別無黃但有些些慚惶

得文人力

有以岳丈之力得中魁選者或作語嘲之曰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子張第十九人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他粗人也中得高全憑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此子平日不見怎的如何倒中正魁或曰全得他丈人之力耳

三教論衡

優人李可及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戲李乃褒衣博帶升堂而坐自稱三教論衡上問曰既通三教釋迦是何人曰婦人也金剛經云趺坐而坐有夫有兒非婦人而何又問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道德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聖何人曰亦婦人也論語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非婦人何為待嫁上大悅厚賜之

鷄有七德

倪雲林訪友見其家蓄鷄甚多殊無饗客意乃指鷄曰此禽有七德君聞否主曰但聞鷄有五德那有七德倪笑曰君若捨得我亦吃得這是二德豈非七德

多疑

倪元鎮于女色少所當意一日戀金陵趙歌姬留宿別業心疑不潔使之浴旣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户復使浴凡再四東方已白不復作巫山之夢矣

好奇

江西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軒曰軒軒陳越至江西蕭邀飲遍歷亭軒以觀其匾心已訝之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蕭為不悅

夢糊塗

唐張利涉晝寢驚覺忽入州叩刺史鄧惲泣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惲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方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不怕鬼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膽素不怕鬼夏日同飲溪上日將晡王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汝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乎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爾當輸臘釀一甕吾先取來等汝俄日沒張遂過溪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而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勝明日當奠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他處先渡出屍而伏棺中耳時方大瘟二子竟無疾皆由膽之壯也

傭書

唐子畏舟經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了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逗遛請為傭書改名華安華寵任謀為擇婦因得此婢名桂花居數日為巫臣之逃華遍索之不得久之華偶至閶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繙閱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啟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酒復數行唐導入後堂呼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因攜女近華曰公向言某似華安不識桂花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石學士

石曼卿為通判海州于廨後置一菴名曰捫蝨菴劉潛訪之曼卿與之痛飲其間中夜酒

欲竭顧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或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或飲於木杪謂之巢飲或取藁束之引首出飲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後為學士醉而墮馬戲曰賴我為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誤語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媳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人見而笑公曰何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媳入京公適臥疾呼之牀前而以手拍枕曰老年頭畏風速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又呼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專愚

王皓性迂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平旦蒙霜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遍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大小姨

薛簡肅公有三女長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喪偶復續其幼女故拱辰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適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曰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不悅思報之一日三人相會原父曰昔有老學究訓蒙童誦毛詩至委蛇委蛇教之曰蛇字讀作姨字切記明日蒙童看乞兒弄蛇飯後到館學究責曰何宴也童曰適塗中有弄姨者與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

小姨是以遲遲歐公不覺噱然

贈卯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卬不是卬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

射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奇日有就食者徉作一謎粘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穀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為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喫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葉仲子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從丙矢矣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眾方哄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眾復哄堂

侍郎謔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謙為兵尚書俞士悅為刑尚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兵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寇公非少司賊乎

東坡佛印

東坡為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擂醤一日佛印亦與東坡題真云蘇翁蘇翁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相與大笑

王皮

青州東門皮匠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為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本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讌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忽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云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亦大笑

避生辰

蜀中安給事磐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貓捕之不得以鬚略鼠鼠因噴嚏貓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為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出

用舊詩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訟於官浼金編修為居間臨審時金佯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白丈夫身死未終七嫁與對門王賣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干春色惱人眠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詹蘇謔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裏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琵琶結果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帖書琵琶字相與大笑某令君續至兩人笑容尚在面令君以為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

好睡

一人好睡或戲曰宰予晝寢怎麼解對曰宰者殺也子者我也晝者日午也寢者睡也統

而言之使是殺我必要日午時睡一覺也

無鬚侍郎

正統間户部侍郎王佑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拜為乾兒一日間佑曰侍郎爾何無鬚佑云爹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恨盧郎

盧公暮年喪妻續絃祝氏甚少艾然視以非偶每日攢眉盧問汝得非恨我年大耶曰非也抑或恨我官卑耶曰非也盧曰然則為何祝曰不恨盧郎年紀大不恨盧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藥名

子瞻與姜潛字至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紫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定是厚樸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樸何故姜制之

公猴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衆謂之曰汝能使三位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一日被喚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列女傳三公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即應聲曰我道是三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三公曰毋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毋狗三位老爹公猴也

牛何之

翟永齡久不至學師怒罰作文命題曰牛何之翟操筆立就大結語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不死酒

漢武帝時有貢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殺之朔曰臣所飲不死酒也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死亦不驗帝笑而赦之

以上雅謔

節錄清代名人趣史

嚴鐵橋之殺屠夫

歸安嚴鐵橋可均博綜羣籍精校讐輯書甚富顧性跌蕩少時家居殊落拓喜食肉欠肉資甚多屠某催索甚急一日嚴過屠肆屠人又向索錢嚴怒遽奪屠刀砍之屠踣嚴懼擲刀隻身走京師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閉諸室不使出因發藏書讀之因成名儒

錢牧齋之房中術

錢虞山既娶河東君之後年力已衰門下士有獻房中術以媚之者試之有驗錢驕語河東君曰少不如人老當益壯河東君笑荅曰華而不實大而無當

朱竹垞之騙道士

秀水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飽啖而罷因閒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低語曰無他于始花時鑷去其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亦無他昨所預烹者耳相與撫掌

汪度齡之娶妾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觴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沈醉上床不顧新人和衣而睡已而嘔吐大作將衾枕盡汚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死或作詩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婿狀元雖好却非郎

盛此公之三願

南陵盛此公先生於斯性豪邁嘗云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黃能痛飲說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讀南華秋水篇先生滿腔奇懷無所洩瀉雖居常鬱抑而心中之耿耿未嘗一日或釋也觀其所願則其懷抱可知矣

喬山人之知音

清初喬山人精於彈琴嘗得異授每于斷林荒野間一鼓再弄悽禽寒鴉相和悲鳴後遊郢楚旅窗獨奏洞庭之曲一鄰媼聞之咨嗟惋歎曲既闋山人曰吾抱此技半生不謂遇知音於此地欵扉扣之媼曰吾夫存日以彈絮為業今客鼓此酷類其聲耳山人默然而返

顧棟高裸體讀經

顧棟高先生復初清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僅三載即歸田深於經學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于五經皆有發明掌教淮陽時夏月堅閉重門解衣裸體寸絲不掛手執一卷高讀不輟客至自門隙窺之太笑先生倉皇著衣而出談者傳為笑柄云

陳文恭謙而失禮

桂林陳文恭公黃閣雍容執帷持下尹文端公時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自覺也

勵自牧之典客裘

勵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詞林落魄不羈索逋人常滿戶外一日天氣甚寒設盛饌宴客客皆衣紫貂海龍而來室中多設大爐勸酒甚摯客皆汗出解衣暢飲先生潛令家人取赴質庫酒罷始以情告衆皆無可如何次日各送還質劵而已

毛西河七十八歲望生子

越中骨董鋪中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時先生年已七十八矣又先生姬人命册亦同時推算時年三十二殆即曼殊也姬人命册中殷殷以子息爲問術者言今年不育則終無子矣七十八老翁尚望生子亦可發一笑也

張映璣之雅謔

浙江轉運張映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閱之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也張作杭語從容對曰阿奶我係鹽務官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鹽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謂雅謔矣

曹學士之扮神

當塗曹學士洛禋爲諸生時放誕風流不拘小節博場酒肆時寓迹焉邑中春秋賽社例以一人扮爲神金朱塗面輿行通衢婦女傾城出觀略無隱蔽曹心艷之遂任是役妖姬艷女貴婦名姝任其評視且預囑輿夫於釵光鈿影中故遲遲我行既而學博知之欲申之於學使褫其衿適捷鄉試報至乃止

王于一之誇妓

江西王于一博學而文才名卓著嘗宿妓於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鬯曉過于一時于一尚未起錫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誇平生貴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金屋

藏汝矣錫鬯啞然大笑于一驚起慚責幾成大隙次日有舉此事以問毛西河于一當時該作何語者西河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佯醉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笑

張船山之艷福

張船山先生問陶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廉忽告所親願化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爍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鍾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雅話也

顧秋碧之指力

江甯顧秋碧先生為錢竹汀高弟子學問淵博著作甚多其著所補後漢書藝文志卷帙甚富趙撝叔刻入叢書中者乃節本也性迂癖嘗自題其門曰得過且過日子半通不通秀才其風趣可想生有異禀體氣過人每夕必御婦人指爪甚有力可以排牆懷奇不遇卒客死於清河之海神廟中

諸襄七之古拙

諸襄七先生錦學問淹貫而性古拙嘗典試福建巡撫饋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請巡撫面問之巡撫曰此係誤數即當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豈爲一瓜爭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瓜雖微亦可見禮意之衰也一時傳爲笑談

計甫草之糟糠妾

計孝廉東善文性迂癖或問暇日何以自娛答云賦詩彈棋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可以知其風趣矣晚年極貧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妻今乃有糟糠之妾按張夫人甫草先生正室也

朱竹垞醉卧爐下

秀水朱彝尊先生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闌入酒肆中醉卧爐下矣晉代風流去人不遠

一邊伊尹半截周公

杜于皇先生濬既入清朝隱居鷄鳴山下足跡不入城市四壁蕭然爨煙常絶偶有遠友過之欲供一飯而無所措以案頭葉龍泉集易炊對食口占一絶有看君咀嚼葉龍泉之句王于一嘗詢其近狀答云昔日之貧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貧以舉火爲奇高風峻節於此可以想見一日有友人語之曰某雖未必一介不取却是一介不與可謂一邊伊尹

先生應之曰某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

以上清名人趣史

節錄趣史

顧勞之絕對

甯波王方田崇義筆談云乙未榜有勞姓者號原野爲屯田郎中時水部顧一江與勞同年一日戲勞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侍兒東識坡

梁谿漫志云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試道此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見識坡亦以未當侍兒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有幸有不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內有蠍螫肉盡腫衆方知其適不能答者以蝎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實爲蜈蚣所嚙而下淚也均一蟲嚙有幸有不幸若此亦可覘專制之概矣

引經之可笑

德清陳端菴凝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愚迂有王生者住宅爲人所奪久不給置訟於官陳不能決第以好語慰之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嗜古之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友惡吳之爲人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田石在座乃援筆於硯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後其扇轉輾流入胡琳之手琳得扇寶逾連城雖親友不得一見病革時索扇握之後竟不可解遂以殉其嗜古之癖真可謂至死不變矣

尚書給事之謔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急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常輸音同)

米元章之潔癖

米元章性好潔其所居淨無纖塵有二女苛於擇婿以爲非得天下第一等潔淨人不足壻我女也一日有段拂字去塵者投刺來訪元章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真我女婿也遂以女妻之如此擇婿真可謂奇特矣按元章又一婿姓吳名激字彥高以詩名但

不知元章以女妻吳以詩取之歟抑以潔取之歟

東坡雅謔

唾玉集云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爲王荆公發也

梁山舟與阮芸台之謔對

謝墉臨終時慮妾及少子無依乃以三千金寄託梁山舟處山舟曰我無用此當爲緘而藏之不能得息也謝諾而緘諸篋使謝手封識之且使謝書一存本不收利之筆據已而謝歿少子夭妾亦死謝長子某搜其篋得山舟收條乃往索山舟以原篋與之並以其父所書筆據示之謝子遽曰兩家至好公又父執豈敢計較遽毀其據迨啓篋檢點畢忽問曰息錢何在梁怒然筆據已毀無以難之謝子謾罵山舟拍案訶之謝一揮手而山舟倒地時阮芸台之父樂西湖之勝因爲僧居某寺或戲爲對曰公子揮拳老學士斯文倒地封翁削髮大中丞不孝通天時山舟爲學士芸台爲中丞也

滿清官吏之教科書

往時有某官詢胡林翼啟事言語卑鄙開口引小說爲證胡怒曰本朝官場中文官全以紅樓夢一書爲秘本故一入仕途即攢營擠軋無所不至武官全以水滸一書爲師資故

滿口英雄好漢所謂奇謀秘策無不粗鹵可笑此語雖謔然滿吏之情形實在如斯

唐九經之諂諛

唐九經字行一浙之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諂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詩云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為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日何為唐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禮羣臣矣聞者鄙之

唐子畏蹲踞糞廁

子畏嘗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乃戲踰垣盜果忽墮廁中諸客從牆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謂子畏已飽啖矣一少年曰吾輩盍往從之遂先諸客踰垣亦墮廁中子畏蹲踞其右曰君來亦享此耶幸勿言當與牆外諸君共之少頃客相繼踰垣俱仆廁中子畏相顧大笑其放誕如此

李芋仙之巧對

李芋仙少有才名工詩詞集成句對不煩思索脫口而出嘗客遊河南周翼庭太守方居祥符因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皆暗藏其名翼庭曰若吾號不易對李曰何難即舉長恨歌一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良久不言客亟詢之李以手拍其股曰隔江猶唱後庭花舉座大笑翼庭不悅後李行時所贈甚薄李告人曰為一聯巧對換我三百金也

子路借馬之笑談

梅谷偶談云馬嘉植子幼敏嘗授論語至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師與語曰此以見赤之富也曰不然安知不是子路借與他的

以上趣史

節錄金石書畫家笑史

董文敏誤認己書

華亭董思白未第時館於平湖馮氏時平湖有俞君者書法過文敏而未知名後文敏負重望歸里馮君携扇面六掩其款令董自認董諦視良久擇其三曰此是我所書也視之乃俞君書相與撫掌文敏在當時尚不能自認己書之真僞今數百年後一般賞鑑家紛紛聚訟曰此真也此贋也此早年也此晚年也豈不慎哉

楊次翁之河豚贋本

米元章好摹他人字畫時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羹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可謂詼諧特妙矣

惲南田之受辱

武進惲南田工畫花卉翎毛於皴染中含生動之趣尤善沒骨法每幅輒自題小詩書法學褚河南最為遒美蘇常道祖澤深屢招不赴乃檄縣令梏之至拳杖交加扃兩晝夜時徐健菴方家居聞而親往救之僅乃得脫與倪雲林受辱於張士信略同然自是而南田

聲價愈增沈白石常應蘇州太守之命畫屏墻雜傭伍運筆無忤色曰庶人往役義也雖曰長卿慢世井丹高潔各行其是究竟白石尚有利害之心若南田甯受困不應命可謂傑驁其作畫雖善沒骨其為人之骨格則高人一等矣

江艮庭之篆字藥方

蘇州江艮庭先生聲精小學善篆書兼知醫理性奇癖嘗為人開藥方輒書篆字藥肆每致錯誤先生怪之或曰藥肆人不識篆字無怪其誤先生恚曰不識篆隸那便開藥肆耶迂癖如此真可謂不達世情者矣

梁山舟黃河阻渡

錢塘梁山舟先生元穎嘗南歸將渡黃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山舟屢欲行某公言水勢甚溜宜稍停待山舟不得已諾之留住齋中甚苦岑寂居停主人又不時出惆悵無聊偶覩架上羅列佳紙名箋案頭筆硯亦復精良遂日寫字消遣匆匆將紙用罄俄主人出言水勢稍減可以遄渡已為具舟楫矣梁拱手稱謝將行忽主人顧架上紙問僕曰此間紙皆何往僕惶悚若不能置辭梁乃白實己所書因指案頭書示之主人怒曰吾此紙特使人至南中購求供己臨池之需不意乃為汝用去遽叱僕取出一一碎裂之梁怒甚然無可如何悤悤別去蓋河督為京官時嘗托人請山舟書山舟遲延不作故為此以報之其言水漲水減咸飾說也且僕取紙出時即已藏過山舟所書碎裂者乃是他紙可謂惡作

劇矣

劉文清之書易食物

劉文清公書名重一時然不肯為人書故當時欲得文清書者甚難有某公同直軍機時饋劉精品飲食劉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饋年餘未嘗倦一日劉詣某適有一友在座談次友求文清書文清不肯某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為如汝書耶文清愕然某乃出一巨册咸劉手跡曰許多珍跡皆食物易得來也文清視之悉已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

畢秋帆之賞鑑偽磚

畢秋帆制軍撫陝時值生辰某知縣特具古磚十數方為壽並將磚文搨出裝成册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喜出勞其僕曰我此回生日惟爾主人所贈為風雅甚荷厚意然未免勞苦矣僕粗人不知此中道理遽答曰然即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即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仿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下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一一言之綦詳畢面赬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觀者皆匿笑

阮雲台之考釋鐘鼎

阮文達為浙江巡撫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饑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即寄與文達偽言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為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共相考訂以證其真

贋文達得書即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為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為宜和圖譜中之某鼎即加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捫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贋物云某見之大笑

戴嵩之鬬牛圖

戴嵩善畫尤善牛畫神氣偪真見者不疑為畫也馬正惠公嘗藏一幅珍重萬分暇日展挂于廳焚香賞玩一日有輸租小民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鬬時夾尾於髀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為之歎服賞鑑巨子不如一不識字之氓心有所偏智有所蔽也

米元章之投水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真本輒思攘之以為己有一日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畫即捲軸入懷欲投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米元章騙人書畫

米元章書畫雙絕善于臨摹每從人借古本悉心摹擬乃以臨本真本並還其人令其自擇其人不能辨也以此騙得人家古書畫甚多

鄭板橋受騙

揚州鄭進士板橋善書體兼篆隸尤工蘭竹人爭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謂其味特美販夫牧豎有烹狗肉以進者輒作小幅報之富商大賈雖餌以千金不顧也時揚有一鹽商求板橋書不得雖輾轉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欵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鬚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臠兩人未通姓名並坐大嚼板橋見其素壁詢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汝亦知鄭板橋乎我即是也請為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竟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為落欵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即署欵而別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已書畫視之皆己昨日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已則受老人之騙然已無可如何也

張泰階偽畫

崇正時雲間有張泰階者集所造晉唐以來偽畫二百餘件先刻寶繪錄二十卷行世迨其書流布既多然畫後將偽徐徐售出人見此畫之著錄於寶繪也遂不疑其偽往往出重金購之獲利頗多山鬼伎倆可謂無所不至矣余見今人得一古畫嘗遍考鑒藏諸書

以書中之收否定畫品之真偽嗚呼古人真跡流傳於今者尚復有幾要之皆張泰階之類也

董玄宰贋品

曾見陳眉公與沈子居手扎云白紙一幅潤筆銀三星煩畫山水不必落欵要董思老出名也按眉公與玄宰當時稱為將友尚不易得其畫則董畫之矜貴可知今數百年後董畫充塞天下一般賞鑑家紛紛聚訟早年晚年之别矜心隨意之殊豈非癡人説夢乎余謂今流傳之董畫若果係沈子居趙文度所作已為上駟恐亦不可多得也

項墨林免題錢

明項子京收藏甚富精于賞鑑作畫亦饒有逸致而文辭俚俗題語多累句當時乞其畫者先以青銅錢三百餽小童畫畢即用印記取出免其題識時人謂之免題錢

王吴二人絶交

大癡陡壑密林圖峯巒渾厚草木華滋本王奉常物王石谷借與吴漁山索之數年不肯還漁山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師也去吾師不如斷吾友竟絶交案今之假人書畫而不還者莫不藉口于漁山矣

沈石田畫牆

石田為元四大家後第一人王百穀撰丹青志列為穀神品而石田蕭疎自放浮沈於清

蜀之間絕不自異一日太守某召畫照牆石田欣然往役後太守入覲李西涯相國首問沈先生無恙否太守唯唯後詢之始知即當年畫牆人也太驚謁之今日書畫家稍有微名即大派架子古今人相去遠矣

張叔未稱奴輩為大人

嘉興張叔未先生延濟精賞鑒工篆隸求書者踵相接潤例甚苛扇對每件須銀若干如署欵欲稱大人者必另加銀若干有友某偶持對乞書未加署欵之潤張遂不署大人一日張詣友忽見友之僕侍側手持一扇甚精雅友故問曰汝此扇是何人為汝書僕云是求張老爺書者友掣觀之謂張曰汝亦太自褻矣何至貪潤銀乃稱奴輩為大人張視之果有某某仁兄大人等字始知為友所算也

以上金石書畫笑史

譎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起鬻菜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毋見之駭然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驟獲多金恐不為汝福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遭鞭責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適至遂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弗謝也欲令分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責菜者畣之五

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固五十兩今止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給賣菜者曰汝無罪而妄得吾笞吾過矣今聊以是償而毋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予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焉性好施漆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金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慼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爾金已遺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為真其所遺也直受不辭

又嘗遇一賣菜傭亡其百錢忿欲死張託買菜呼之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菜中及墮地張佯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

憎鬚

成都張船山先生為郡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誤解公意自捋其鬚半跪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遇每思報效惜年長多留此鬚不能傾身圖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為樂適杭守之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舟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甯州没有梁山州大人查揞

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雲雨

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釋之者亦無明文而以後世為男女交驩之字然皆不求甚解也蓋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既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曰天地絪緼男女構精易傳以此二語聯絡成文正取象於天地之交搆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春江公子

隨園書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為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至此耶乙丑入翰林嘗觀劇于天祿廟有參領某誤以為伶人而調之人為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誅圉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可謂善于解嘲

大人

陸星槎先生在廣東一日赴院早參日卓午中丞甫出同僚進見者五人禮畢中丞就炕箕坐未及閒言一捐班佐到稟見者突起問曰請問大人貴縣中丞曰原籍大興某官又

問縣屬何府中丞曰順天某官㸃首稱是少頃又問大人貴姓中丞曰滿洲無姓也荅畢乾笑問貴鄉風土何如某對曰敝縣土產絶少山中玃猻最多中丞曰玃猻大小幾何對曰小者不過巴兒模樣大者卻似大人一般此其所謂大人蓋指凡人之大者言也然不知適已犯其所忌也同列皆匿笑中丞變色起曰此人亦思為民父母耶即日令其告病回籍

考對

彭芸楣尚書督學浙江試湖屬府三學生員以沒齒被髪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惟歸安張桂森出塲後將所抄坊本搜買略盡署中不及弔查以此食餼其餘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誤課者置三等人皆笑之比發落尚書喚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案臨時唱名既畢退坐堂上援筆將出文題一教職忽趨前曰稟大人此處地方蠻夷向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之例余愕然然則所考云何教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恠歎既已無可柰何姑出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首及卓午忽一生前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當置第一矣余思少前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交則其左仍添一柴字余怒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柰何云當拔置第二教職曰大人若不信試看以下并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今汝等以髫年所誦習鈔

寫不遺一字記性卻佳不然則平日之功溫故亦自可取故姑置之等以為勤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為太多想此調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溫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劣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一部與之逐出

張之洞軼事

張南皮督鄂時在署設文案房飭人擬委札首云為札委文案房事南皮大怒曰房字下豈可用事字事字上豈可用房字擬者唯唯改之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于郡中金氏某某徒尚幼讀左傳至共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卧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其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朱戲其卧榻設在午橋寢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久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中堂拍手大呼曰咦小莫與朱某通了聞者無不絕倒昔有塾師講書至淫字曰淫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志之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淫也師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怒曰然則何以謂之淫將笞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師大笑而止午橋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

鄭板橋先生遺事二則

板橋先生之淡宕風流夫人知之矣其玩世不恭直有可友竹林而師柳下者世多未之傳也予嘗聞諸父老曰先生有女篤愛之井臼針黹無一能而工畫工詩頗得其父意先生欲嫁之而難其偶適有友而鰥者所學所好與之同先生相之喜曰吾壻無逾此者遂約焉歸則詭謂其女曰明日攜汝佳處游當不負也女喜從之友所酌之已先生命女曰此汝家也其安之女喻父意遂不去而所謂問名納采諸縟禮概無有焉先生曰非吾不能有此女非此女不能嫁此夫也其蕩佚禮法有如此

先生居揚州鎮日吟詩作畫外則以釣遊適已事山巔水涯無不到也城北平山其下有湖瀠洄通邗溝每夏日藕花開時輒有遊船集兩岸揚州名勝聞天下蓋以此也高宗賓天之年郡侯某偶集紳僚觴其地檥舟處先生所坐矼也舟人上下由之而先生止不去從者呵之先生怒郡侯召問之則曰江南狂儒也郡侯曰儒者必知禮汝犯尊官則無禮儒固如是乎先生曰盍試之郡侯給筆札而立俟焉先生故為遲鈍狀一字一頓良久僅書苦字五郡侯以為窮也將責之先生曰勿爾得之矣書成則七絕一章其詞曰苦苦苦苦苦連天上皇晏駕未經年山川草木猶含淚太守平山試畫船郡侯見詩則大懼知為先生觴之坐而餽以金寢其事

彭剛直公遺事四則

剛直公之奉命巡江也每至一處輒與聞地方民刑事而公又不喜衣冠草帽芒鞋布巾

布服如居士以故官吏聞其至皆不知送迎惟各惴惴焉幼時聞公軼事綦多不能盡記今僅述其四事耳

常州武進縣西三十里有奔牛鎮鎮爲南運河濱一市集置釐局焉公一日舟行檥其地見有麻衣而杖者縛兩豕置河干而身與局役作哀冤狀爭辨狀憤急狀不已而局役若甚傲岸而弗聞也者公前問其故麻衣者哭告曰毋死不得棺將渡河求之於豕價局役謂過此即應稅予謂生之河東鬻之河西耳且兩豕非往來販賣比也哀以情則不可爭以法則不理乞得價而還納之卒亦不允而死毋已望屋竟日矣天下有仇死人逼生人而行此不仁者乎公憫其情代哀之局役不識公怪其多事揮叱之公怒其橫且非法召舟兵（一公舟水兵平時亦不軍服）縛之樹鞭斃之而縶其局員登舟去局員以職守辭公立召奔牛巡司至命代之竟挾與之省交藩司並請於撫院褫其職而院司竟不敢以越俎爲公咎也

江甯上舍生某妻有姿時傳相李文忠公督兩江有弟稱四大人者愛悅之託以太夫人命誘入署逾月不令歸生偵知其情請之不能得控之縣不理控之府亦不理生知無訴大恚遂病癡終日語喃喃不絕口皆此事也公一日泊舟水西門遇生茶肆異其狀詢悉之因教曰子不聞老彭來乎盍訴之生疑問所在公示以停舟處並捉筆爲之詞翌日生果往呼寃公令從者召之入一仰視則昨日茶肆客也生驚喜公亦笑受其詞而慰遣之

曰明日候婦歸也生謝出公即懷詞謁文忠縱論巡江事言次若佯為不知刑事者設問或使有民人誘姦民人婦當如何文忠語之法公復曰使有官吏誘占民人婦法如何文忠亦語之公又曰令使有封疆大吏之子弟誘占民人婦於法又如何文忠愕然强語之而公已探懷出詞授文忠且曰公能行法則了之否當請諸朝耳文忠閱詞則色變起謝曰此事實不知然劣弟母所愛請以私誼故稍寬假可乎公曰頃已言之但不上聞斯為私已厚耳曰然則請以家法處之何如公曰可曰請少緩其死可乎公曰他唯命是則不敢文忠不得已呼其弟出擲以詞其弟見公則大懼及閱詞色沮汗流惟叩頭乞貸死文忠作色曰已為汝請不得活速自裁其弟曰請一別老母可乎文忠語公公許之而待諸庭入久不復出公逼文忠甚文忠顧謂左右曰入見四大人令揭吾某號箱取朝珠上物一即鶴頂紅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則有之一舐之可耳勿望生也從者入少頃而內廷哭聲作則喧傳四大人死矣公乃拜揖謝罪去翌日偵視生則婦歸而生竟不癡

揚子縣十二圩村民某以孝母名公往來其地久時有聞日者薄暮過其居僞為大解者蹲籬下察之適聞其母在牀呼兒曰兒取溺器來子應之而不即至頃母又呼曰兒速來子又應之而仍不即至俄聞其母若甚急者責之曰兒何不來公意此瑣事且若此其他色養大節可知方竊歎名實相副之難而人言之不足遽信也乃念未已而旋聞其子似撫牀進器者婉語曰溺器露外久恐冷氣侵肌膚故兒先溫之耳公乃大贊賞遝起扣其

扉作索飲者與之語果愚民之純孝者也憫其貧無養因拾紙書錢帖二百千蓋以章令付諸儀棧儀棧者淮鹽囤積地楊子稷觀察所總辦也楊不識公書且疑其詐執而送諸縣縣令以楊故亦不察笞責而後釋之時公適他往不之知也踰日公再至村民訴所苦且甚怨公之紿己者公慚忿與之邑令見公惶懼乞贖罪公責令倍給之以所乘輿送之歸而短楊於江督曾公(國荃)楊竟以是撤差去

江中漲沙無主之物故定例新沙初起時有先泅水赴其地而樹標者即屬之他人不能奪也光緒某年焦山近東漲一沙洲民無賴某先得之而山僧以其近己與之爭某訟之丹徒令令以故例不直僧僧忿訴於公且證某無賴狀時公巡江每年夏則駐節焦山以逭暑故識僧而又惑僧言遂不問爭沙之是非竟以某素行不善置之法而沙爲山僧有矣然山僧獲沙後沙竟歲歲不毛如石田

王益吾買官

王益吾(名先謙)祭酒之督學江蘇也名與潄蘭侍郎齊(黄先生)任時稱黄王)其他諸丈宗不及也然公之來也實賄李監(蓮英)而得之惟公望與位合且其事秘故人鮮知者既瓜代公慮其名爲李汚乃疏劾之並謂李監非眞閹其詞頗猥褻顯皇后覽奏震怒甚解李衣而衆示之公遂以是罷歸去然公之直聲已動天下矣公既出京後李嘗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從未見如王公之狡者昏暮而乞吾憐明白而攻吾短彼謂可以

掩其過吾謂適以彰其醜耳南人多詐王公其表表者乎或曰李監既銜公故以是損其譽是耶非耶誠非局外人所能知矣

汪中

江都汪蓉莆先生中郡中之碩學鄉人豔稱為無書不讀者也先生在庠時每學使按臨無歲無科先生皆首列無敢易者而孟公督學江蘇則契先生為尤至蓋前此諸公於先生多以名譽相拔識而文章高妙處時有非諸公目力所及者非必為真知己也惟孟於先生斧鑒適相當孟不負先生先生亦不負孟也某年孟公校士至揚州既入塲竊迹先生所坐號背影覘之適先生文成整卷畢擲筆拍案曰今日當嚇死小孟矣孟聞笑而去先生不知也逾日視案出先生竟無名觀者大譁先生亦自失默誦所為文無可疵者方驚愕間而院門閉復啟礮再九鳴又四人扛一案亭出糊壁後則大書超超等第一汪中八字也衆論翕然先生亦自喜然不知孟之命意也翌日覆試唱名至孟笑謂先生曰前日小孟未嚇死昨日當嚇死小汪否先生始爴然知為前言之戲報也然自是益重視孟為知己（先生著有廣陵對一卷尤膾炙人口）

張京江遺事三則

京江風度端凝為本朝第一故乾隆時翠華南幸嘗御書此四字以顏其閭父老至今猶傳為佳話殊不知公之生平固不獨以度勝其器量亦實有大過人者幼時攻制藝嘗誦

公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一節題文至束股一曩時制藝有八股或六股其篇末二股謂之束股）「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二語輒信公人如其文具此胸襟安得不光國而邁種耶聞公入詞林時府中有一力年已老矣某年公歸自京師晨興詣齋執卷坐此力入灑掃率呼曰玉書且起公為徙别室待之事已而後入不少怪也其徒語力曰相公今貴矣汝猶當束髮受書時而名之耶力聞之爽然翌日遇公則改貌而稱謂亦如儀公愕然詰之曰誰教汝者力曰聞禮應如是覺昨非而今是耳公欷歔太息曰是何黠物斲汝天真矣○又公入相時其府垣外有隙地隣有興作者越用之家人與之爭則不聽將怒而鳴諸縣先以書馳白公公還箋曰「千里來書止為牆讓他幾尺也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嗚呼此二者皆瑣事也然富貴人處之鮮有不怒其侮已者而公之有容乃如此今尚可得其人哉傳聞公之輔政也日入值一日上問曰天下以何物為最肥何物為最瘦乎有滿大臣搶白曰莫瘦於豺狼莫肥於豬羊上顧問公曰張蠻子（國初稱南人往往以此）汝謂何如公曰臣以為莫肥於春雨莫瘦於秋霜耳上太息曰此真宰相語也吾滿臣中能及此哉

紀文達公遺事四則

君房言語曼倩文章兼而有之者國朝惟紀文達一人而已文達性喜隱自天子以至士夫無不樂聞其說者乾隆中公官侍郎時嘗入內有閹人中立宫門遏其前乞公一言以

市笑公怒其輕已而勢又不可却乃思得一語戲之曰昔有一太監言已逕自行閹入疑辭未竟急以手挽公曰其下無有乎公偽為莊論者謬之曰其下若有尚得為太監耶其人慚遽釋手强笑去然自是閹人知公謔無復敢以是請者

公初為翰林時授編修日嘗方值院而上為微行來公遥見之苦跪拜乃先隱櫥中上至坐視良久始起去然出未遠也公意上已行探問同官曰老頭已去未上聞異之旋復入召公詰責曰汝胡避朕且老頭是何稱耶公跪謝曰臣新進寅畏天威不敢見所謂老者以陛下為天下之大老頭者以陛下為天下之元首也上喜其才歛笑而去不之罪也

山陰平公在京師續娶紀曉嵐先生使送賀禮佐以詩韻一部凡四册分題以之子于歸四字平不解既而先生來赴燕酒半平從容問曰昨蒙寵貺内有詩韻四册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竊有請也先生曰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上去入矣合座大噱

又聞曉嵐先生新製一蟒袍與其親家某戲曰昨親母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親家曰願聞佳咏先生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為看花袍繞滕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親家曰還有結句先生曰沒有了親家曰詩如何無結句先生曰結句無非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已其詼諧亦猶是也

奇文

張獻忠詔文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咱老子叫爾不要往漢中爾强要往漢中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騍肌肌全爾娘的鼈欽此又其祭桓侯文昌祝文云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咱老子與爾聯了宗罷尚饗與李自成勸進表云兩條勁腿馬赶不前一部鬍鬚蛇攢不入白帽帶額依稀秦始之皇黃袍加身彷彿漢高之祖可謂千古奇文無獨有偶

姜太公善將將

杭州風俗人家作醬甕上鎮壓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袁子才見而疑之孫文和笑而謂之曰君豈不知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乎相與大噱

鄭板橋之癖

鄭板橋能詩詞善書畫尺紙寸幅至今人爭寶之板橋有龍陽之癖多外寵此事人或不知常讀隨園詩話云板橋常言欲改律文笞臀為笞背聞者笑之隨園與板橋同時此事或不虛也

遊魚腹之奇聞

康熙間總戎茱乘海舶為風引去白浪翻天少焉舟覆總戎素善水漂泊踰時見有巨魚如山張口若箕呼吸處水為之沸忽然巨魚一吸覺身處囊中滿目光明而無所見手捫處極滑而腥遍體悶熱幸不甚劇自知入魚腹急引佩刀連刺之魚痛作嘔因吐出適得浮木遇救而活嘗謂人曰五洲三島遊之者多矣若夫魚腹之遊自古及今推我獨也亦

可以自豪矣

温州之奇俗

温州風俗新婚有筵坐之禮袁子才到永嘉適值王氏娶婦袁偕弟子劉霞裳往觀焉新婦南面坐旁設四席珠翠照耀分已嫁未嫁為東西班重門洞開雖素不識面者聽入平視了無嫌猜心羨其美則直前勸酒女亦答禮飲畢回敬來客其時向西霞坐勸第三位者貌最佳袁不能飲不敢前裳欣然揖而酬焉女起立俠拜飲畢斟酒回敬霞裳一時忘郤將酒自飲擯相呼曰此敬客酒也女嫣然而笑即手授霞裳霞裳得沾美人餘瀝以為榮大抵所延皆鄉城粲者不美者不請即請亦不來也太守鄭公以為非禮將出示禁止袁謂之曰禮從俗事從俗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賦竹枝詞六章中有句云不是月宮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鄭笑曰且留此陋俗作先生詩料可也

詩人雅謔

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唐氣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解李瀛之詩謔

京口解李瀛善畫有富人聘往寫真富人久卧不出解戲改東坡詩調之云無事此靜卧卧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可謂謔矣

竊飲醉倒之賊

聞見偶錄云蘇郡之桃花塢有顏姓者以造酒貨賣為業被竊賊穿壁至其酒房飲空數罎至天明猶醉睡於罎側因而捕獲主人見其未竊他物即釋之然其酒量可謂大矣

七歲稚子勝國手

聞見偶錄云有好奕者遜於國手三四子一日行經帶城橋見一店鋪前有七八歲許稚子對局好奕者目之稚子曰與我奕乎觀奕者見其幼而多誇遂與之奕不能勝復之如故亦異童哉

祝枝山之放浪

祝枝山嘗夏日飲大醉裸體縱筆揮毫適唐六如來訪枝山了了為顧六如戲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荅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相與大笑

劉體仁之放誕

劉體仁公侵晨入朝遇鬻群兒嬉遊之具俗所倒掖氣者(按此或即喇叭之類)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怍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嘲學究

歸田詩話載曹組元寵題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鶵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隨園詩話載嘲學究詩云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可謂刻薄矣近人有詩

云占得斬南几一張之乎者也說荒唐身穿藍布袍兒綠頭戴紅纓帽子黃辮子斜拖三尺短煙筒倒洩一枝長閒來笑向東翁道第一聰明是令郎視二詩為更詭然而虐矣

失蔬圃之奇聞

玉堂閒話云昔番禺民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見在處詰之則云海之淺水中有荇藻之屬風沙積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墾為圃以植蔬夜為人盜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

七十歲之童生

粟香隨筆云湖北某童年七十初次觀場自言功夫做到極處方應試學使因取四子書各首句併作一題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學而時習之孟子見梁惠王老童應聲曰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獻也學使歎服

戴子高之潔

德清戴子高名望研精經史之學出其餘以為詩文皆清雋可誦誠近世學者之巨擘也著有謫麐堂集余友鄧君秋枚已刋入風雨樓叢書中子高性好潔校書金陵時嘗與江蔭金淮生登酒樓席未過半大嘔不止同席者疑其醉爭趨視之子高手指隔席之人而嘔盆劇同席者回視之見有衣服襤褸者數人正隔席飲酒也因不終席而散云

自挽聯

自挽聯多作曠達語頃閱粟香隨筆有二挽聯造語頗趣亦趣史之材料也其一云既死

莫傷心好料理身後事宜莫弄得七顛八倒再來還是我且撇下生前眷屬重去尋三黨六親又一聯云既死莫悲傷把等閑富貴功名付之雲散再來成隔世是這樣夫妻兒女切莫雷同

李天生與毛西河相打

陜人李天生應博學宏詞之薦來京師人稱為關西夫子嘗與毛西河辨古韻兩不相下天生大怒以拳勇相加西河不得已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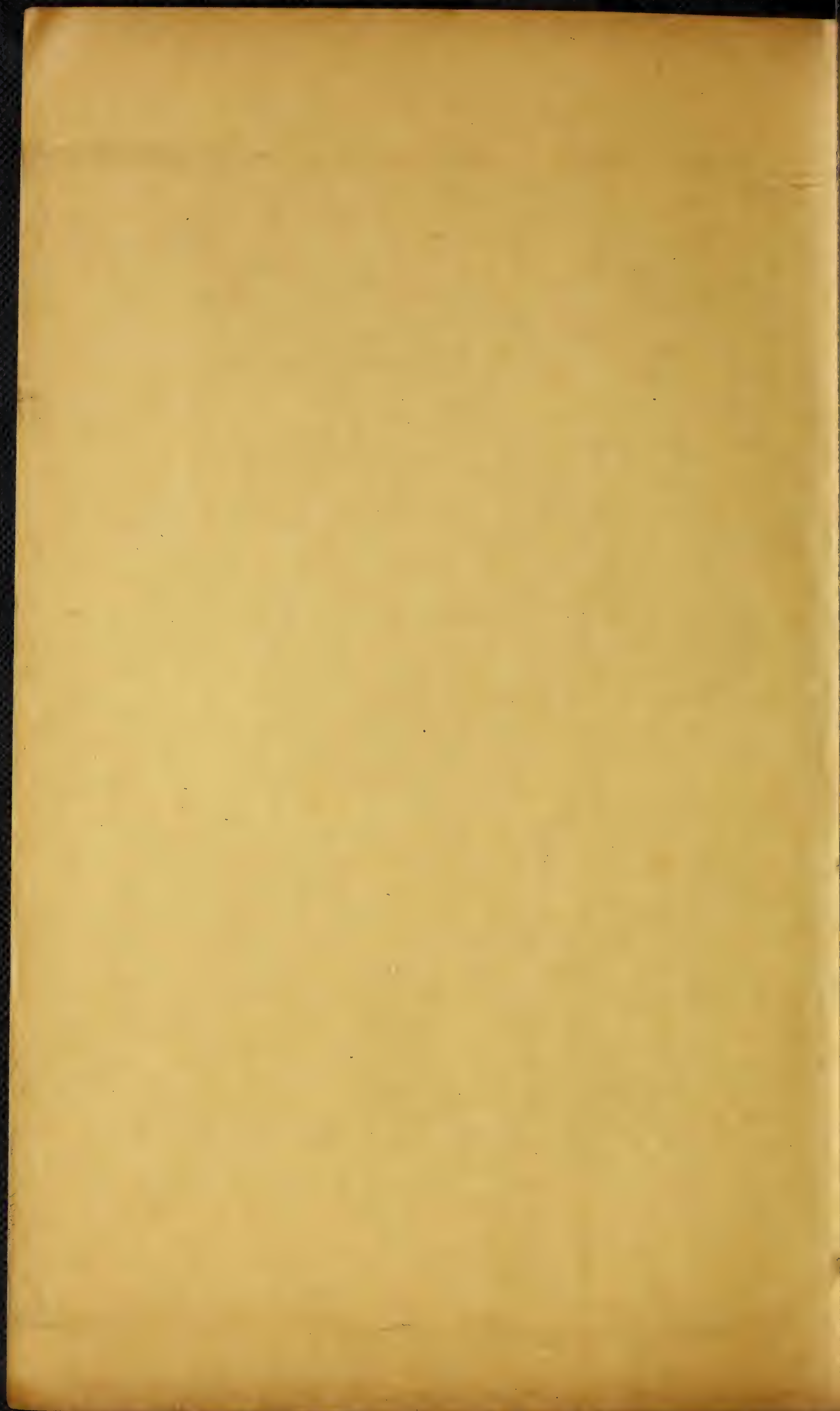
王太倉不是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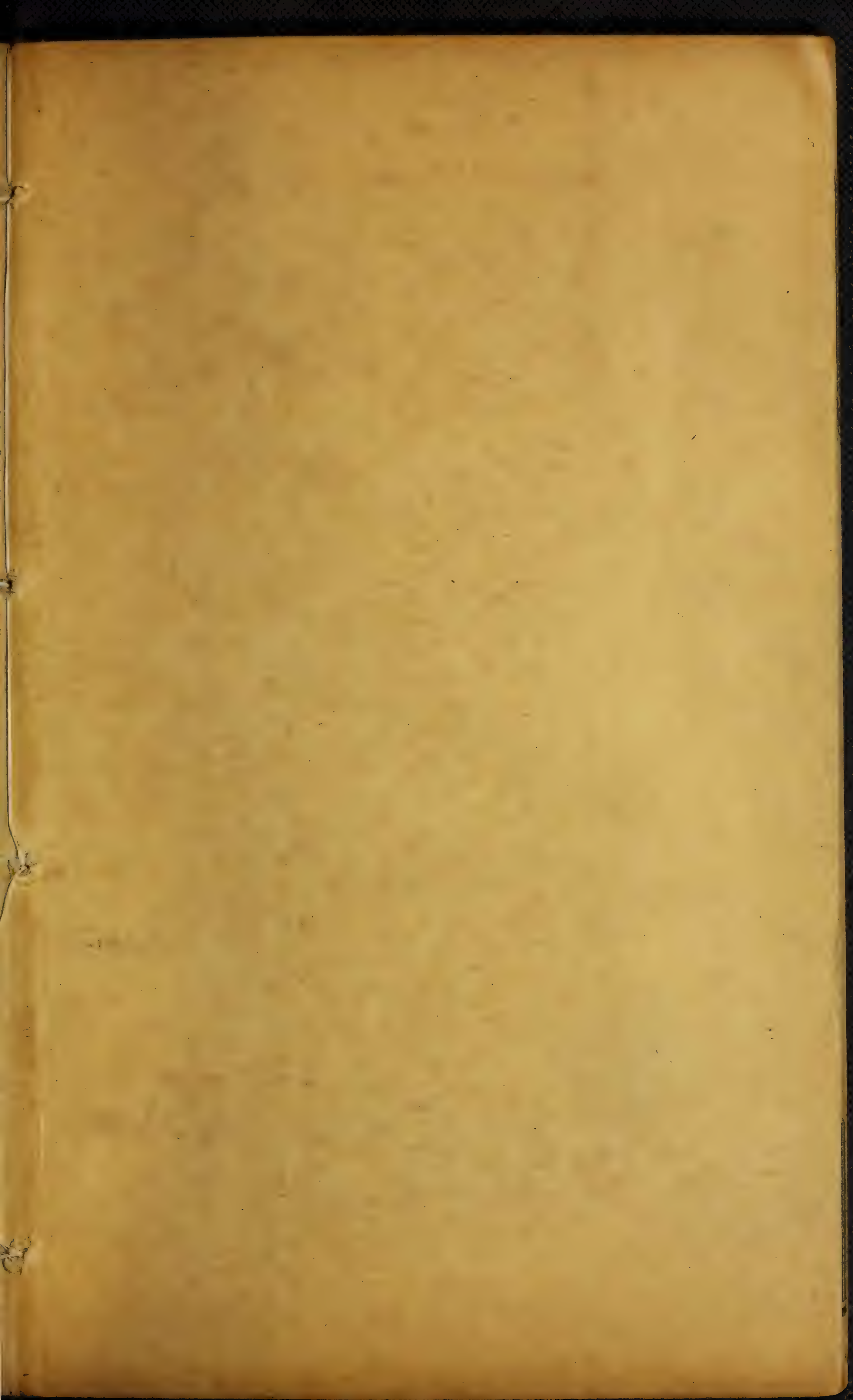
茶餘客譚云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詈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

名士是何物

余淡心板橋雜記云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按自以為名士則其名亦僅矣劉元以值幾文錢詢之真可謂詼諧特妙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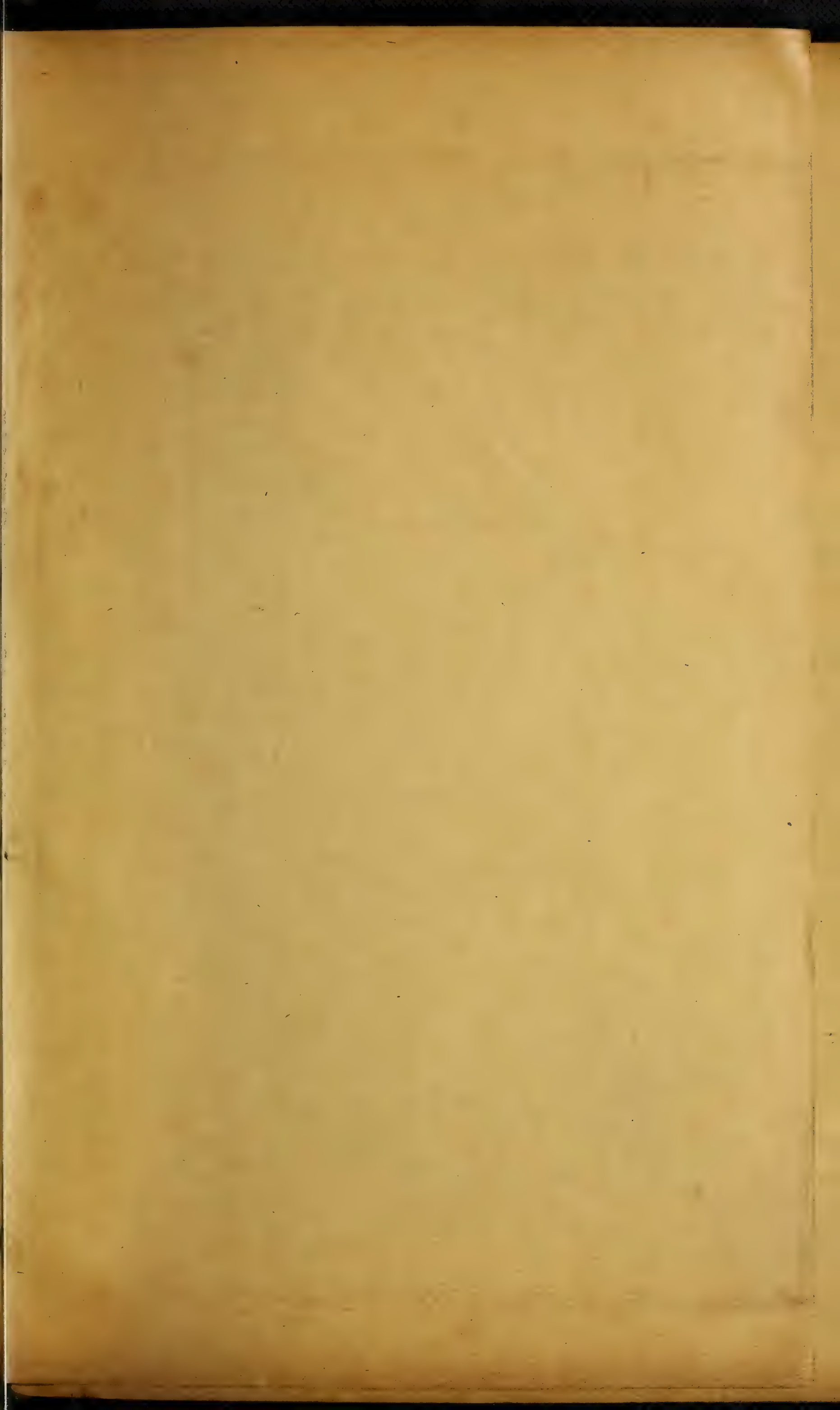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歌謡
仙佛四三

二十 仙佛
十九 歌謡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九目錄

謌謠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九

謌謠

小半斤謠

黃周星九煙小半斤謠云有某公善治生門市肉不得踰四兩名為小半斤人遂以小半斤呼之道人聞而歎曰此盛德事也不可不傳因為長謠恭紀之謌云市肉市肉震驚神人乃公終身不飲酒窮年不茹葷今朝胡為忽市肉咄咄怪事疇可比倫解一市肉市肉爰聚僮僕左手提衡右手啟櫝有銅如金有錢如璪把授童僕不覺掩淚酸心解二童僕受錢愕眙相視長跪請命市肉甯幾童曰一斤公怒欲捶僕曰半斤怒猶不已童僕惶恐莫測公旨解三匍匐再請聽公何云徐伸四指曰小半斤小半斤者半斤之半半而又半祿已踰算解四僕乃前行公尾其後側身躡足潛伏閭右僕詣肉肆錢付屠手屠方鼓刀公突而前曰此吾之肉爾無我朘屠曰公肉敢不腆焉一增再增肉重于權名小半斤不啻六兩公扶僕歸大喜過望解五肉已至家僕欲持去公曰無遽談何容易此肉我當細區分安得蒼皇暴殄等兒戲為我呼爨婢前來此肉謹付汝汝其善烹煎一為乾豆薦祖考二為賓客餉師生三為君庖厭我口飫我腹吾與妻妾子女共咀嚼下及汝曹俱彭亨貓鼠不得竊犬豕不得爭餘湆滿注缶轢釜須令戛戛鳴珍重小半斤此肉良匪輕解六市肉市肉震驚神人咄咄怪事疇可比倫我聞東海有麒麟麻姑擘脯世莫陳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吁嗟

乎小半斤觓我聞古有豢龍人飂叔潛醢饗夏君公之啖肉毋乃膾龍肝批龍鱗吁嗟乎
小半斤觓我聞天廚之肉有熊蹯豹胎猩猩唇惟辟玉食羅八珍公之啖肉毋乃啖彼熊
蹯豹胎猩猩唇吁嗟乎小半斤觓九

楊白花歌

梁書逸文楊華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禍及乃率其
率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
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
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咸陽宮人詞

魏書咸陽王禧傳及高祖崩禧受遺詔輔政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未已衣被
繡衣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于遠近臣
吏僮僕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既覽政禧不安遂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
衆懷沮異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
洪池別墅禧是夜宿于洪池大風暴雨禧不知事露而尹仵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
列兵杖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渡洛水至柏谷塢俄而禧被擒獲送
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之遂賜死私第其宮人謌曰可憐

咸陽王桑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蹈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即得渡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絃管奏之莫不灑泣

東昏侯歌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賣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又聞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詞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并州謠

北史隋庶人諒傳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遂發兵反從亂者十九州煬帝遣楊素進擊之諒乃降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云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于皇家最小以為應之

周瑜謠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藕謡

羣芳譜明葉受君子傳始祖有諱碧藕者子孫散處其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意氣清虚自以仙流弗與生民伍隱遁不見於世苟可蔽身雖汙泥重淵没齒不怨時之爲之謡曰平生水雲姿七星羅心胷豈無絲毫益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藕聞亦不介意

南昌市中老翁老媪歌

馬氏南唐書陳陶傳陶世居嶺表聲詩歷象無不精究常以台輔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築室于西山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後以修養煉丹爲事西山先産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于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謌

祈雨歌

帝城景物略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于門磁瓶插柳枝樹門之傍小兒塑泥然張紙旗擊鼓焚香各龍王廟羣歌曰青龍頭白龍尾小兒求雨天歡喜麥子麥焦黄起動起動龍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摩訶薩初雨小兒喜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塲背了穀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傳小帚令兒携之竿簷際曰掃晴娘

競渡歌

武陵競渡略龍船抵暮散船則必唱曰有也回無也回莫待江邊冷風吹

神女神

太平廣記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于廣陵嘗夢言女子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居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忽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雲浮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同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上界耳旭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聚會故捕逃耳便入室既同歡洽將曉遂別登車訣別

婦人謌

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上踏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笑曰如何弓腰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老翁歌

堅瓠集張君壽浪游江湖八月十四夜皓月澄空忽見上流一舟如雀老翁盪槳歌云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船與語翁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不自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

惡圓歌

元次山集惡圓玄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友人公植者責玄子曰吾聞古者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

畫上婦人歌

詩史殷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藝成賓主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謌陽春曲婦人應聲隨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石鐘石鼓謠

知命錄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興元府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鑿令鐘形有殘闕焉

周行逢據湖南時謠

池北偶談云五代楚王馬希範後溪州銅柱記予按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

滿地司空

石勒時謠

太平御覽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知

海瑞謠

三才圖會云海瑞號剛峰廣東瓊州瓊山縣人以鄉舉選閩中教授與寮寀約我輩教育諸生與郡侯有主賓之道謁見無跪禮明日入郡堂兩齋不覺屈膝公屹然拱立時有海筆架之謠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畿民以為神公之初任也令小民有售產不明者許直于官奸民不體此意妄以遠年交易起訟名曰加歎有司奉行太過盛開告訐之門致民間有耕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言官風聞刻罷尋復起謚曰忠介

扣石歌

淵鑑類函云殷雲霄孫一元傳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嘗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而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蜿蟠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則天時謠

朝野僉載云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

盛也

台州謠

湧幢小品云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書畫靡所不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容賦詩　泰不華未就秋蟾出一律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造能詩妓女十餘來覘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輕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絃送之凡十章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淫佚為桑間之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已而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讖云

吴淞江謠

湧幢小品云吴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吴淞江除是海龍王人謂工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黄成樂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

秦世皇謠

異苑云秦世有謠曰秦世皇何僵梁開吾户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飡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仔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啟諸經傳壙既啟于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别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晉時謠

異苑盧龍將寇亂京師謠言曰十丈瓦屋八九間蘆作柱箍作欄未幾而敗

周如斗謠

堅瓠集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飢中丞周右崖直指周觀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租稅詔從之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世未有吳中謠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

藍采和踏謌

續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濶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答皆絕倒似狂非狂則振靴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後踏歌于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靴衫腰拍板冉冉而去

學仙謠

陳拾遺集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姬人姓薛氏本東明國王之允也父永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拜左武衛大將軍姬人少號仙子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

金仙之道而見寳手菩薩靜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真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葐蒀將柰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郭公長壽二年卒

五鳳樓中歌

劇談錄云咸通四年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没先是皇城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提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為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勢燭者有火燼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瀔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閽者之言

汾河謠

東齋記事皇祐中汾河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州洲子畔狄青汾河人以平儂智高功為樞密使疾之者欲以謠言中傷之范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上安肯為之

蜀童謠

青箱雜記云王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曰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福建童謠

青箱雜記云光啟中陳岩為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没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

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

平江謠

鷄肋編云紹興三月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謠云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台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臣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時軍卒多擄掠婦人有母子隨軍而行謂之老少軍老少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軍中謠

鷄肋編云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在擇卒少壯長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無花腿軍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旁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云張家寨裏没來由使它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宋時京師謠

獨醒雜誌云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韓侂冑將敗時民謠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井市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没于潮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潮都是賊滿潮都

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唤人曰冷的吃一盞冷的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韓爲鄭發所刺

江南謠

王堂嘉話逸文云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顔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九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目錄

仙佛

田畯叟
仵達靈
黃野人
桃俊
李洞賓
羅瓚
石砒
顏洞賓
曹八百
党翁
劉快活
終南山壽人
嬾拙道人
繡髮真人即笪重光
王總管
劉海蟾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

仙佛

太真夫人

唐孫顧神女傳云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軿車髣髴若飛

宛若

唐孫顧神女傳云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

中祭之間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日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篤疾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為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唐孫頠神女傳云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閑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鷰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吾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中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

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蠶女

唐孫顧神女傳云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為隣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生言為之父曰誓于人而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桑蠶焉

張女郎

唐孫顧神女傳云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荊楚陷没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擷岩谷雖

致之非遥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來揖警就坐又具酒殽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絶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

亦下淚小女郎謂謽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謽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

契所在大女郎顧謽謂小女郎曰潤女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

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謽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卧具

小女郎執謽手曰昔從二妃遊泪用見君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

諧宿願謽亦備記此事執玉來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

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才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户就寢備極歡昵將

曉小女郎起謂謽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謽于是抱持置于膝共敘衷欵

須臾大女郎即後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謽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

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謽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謽金合歡結

歌曰結心纒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謽瑶鏡子歌曰憶昔

窺瑶鏡相望看明月彼此得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

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别及至館懷中探得瑶鏡金縷結良久乃

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謽夜有異香謽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

乃是小女郎與謽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亦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

月兩相忘從此遂絶

王子喬凡妹成仙

梁陶宏景真誥運象篇云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為別生妹愛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注云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注云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咽水洞秦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新城縣有咽水洞人至洞口揖曰請仙官恩澤即洞中閧閧作聲噴出泉水魚鰕亦隨水跳躍人又揖曰水足矣隨復返流而洞外田萬畝藉此灌溉無乏有邑令范姓者往觀焉鳴鑼放礮揖之不應令怒訶責里胥妄報晚宿旁寺夢有黃衣白首數老人來見曰吾皆秦人也避亂至此不識漢官威儀畏聞車馬聲故潛伏不動明府何責於里胥邪不然請姑留再試之范曉復請水流如故此元人記錄語也晉人桃源避秦止言其上世來此今乃云仙官主司泉源施翕任意又能見夢於令何其幻邪

劉伯溫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纂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奥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婁敬得道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能種金居好畤明月山北其地曰種金坪

司馬季主男女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

張子房服金丹而死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

湯保衡見張天師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呂大臨與叔作湯保衡傳云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與之游一日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未始見此人他日復見前道士旣去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衡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畫一道士正如所見者題云張天師乃日具冠帶伺於李道之舍凡三日道士至遂出拜之稱曰天師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會於某地如約而往道士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於某地保衡依所教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復往會道士道士曰可再視百日後有所見再相會於某地保衡如教乃見己形亦在日中與道士立道士曰可教矣乃授以符籙可攝制鬼神其道士不復見

茅將軍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九郎者俗云即苻堅之弟九子曾有陰兵之感茅將軍者廟中多畫伏虎之象

宋李廌師友談記述東坡之言云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州皆畏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钁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折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太傅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榜曰茅將軍欲率衆復毀忽廟吏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為容恕幸存此廟竊食此土衆人共勸乃止按所謂太傅即東坡之祖名序字仲先

鄧將軍

清楊賓柳邊紀略云奉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為遂自刎報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事亦將軍云

施存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

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絳縣老人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為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即熱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曰欲與君欵語而行李甚遽柰何是日入邑境就民舍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出迎遥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民帥妻子羅拜道人亦慰接之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旁獻一桃甚大曰食此終身無病長揖而別指顧閒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為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

莊君平宋時尚在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福州有道人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迹其所往執弟子禮甚謹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耳叟大感異曰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李季言綸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值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

水三句而已

徐庶

清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子元芳言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采藥遇仙人自言是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居易錄又云錢牧翁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虞所言同特終南青城異地耳

清繆艮塗說云常州某往來山東一日至海濱其地有天生石橋跨於海中遙接勞山寬僅尺餘長不可測無有能過之者某曰吾試一往遂大步而去由橋入山腹中見茅菴內坐一老者疑為仙老者曰予非仙乃狐也適有客至所論皆三國後漢事客退老者曰此三國時徐庶也於是邀某至後山一石洞推之下已在常州矣

呂仙自敘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

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遯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

呂真人畫像

清張道臨安甸制紀云潞王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

呂洞賓封帝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卽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呂洞賓及第為縣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予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未嘗言及第與為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集仙傳云呂嵓字洞濱一字希雲九江人也則又非京兆人希雲之號亦無知者濱字從水與世所傳亦異

唐戴叔倫寄題萬德躬故居詩呂仙祠下寒砧急帝子閣前秋水多不知呂仙何人此與邯鄲道上之呂翁均非洞賓也

宋時捕呂洞賓

宋王銍默記云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信服焉曇之母夏日晝寢於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有黃龍自井飛出母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曇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娼館曰呂洞濱李教同游曇遣人四出捕之教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聲言教為謀主朝廷聞之大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又於娼館得教所題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

九月九日老君生日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雜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謂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之此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為老君降誕假一日

神仙洗頭法

宋晁說之晁氏客語云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仙人禁腫法

宋太醫局程文論方義一道問千金翼方載太白仙人禁腫一法云一二三四五六七百腫皆疾出急急如律令對聖人立教以揆物至於十而乃終古人取教以行禁至於七而足用所以禁呪之立法多取七數以為先按此治腫之法未知驗否立教取教兩教字疑皆數字之訛

文文山遇仙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一題云文山遇靈陽子談道繫之以詩曰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變忽相攖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公如有夙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慮輕云云大呂公不知何人謂之靈陽子則非純陽也

又有一題云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賦五言八句其詩曰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按祝犁單閼乃己卯歲元世祖至元十六

年也是時文山已在獄中此異人者乃於獄中相訪邪

陳摶與毛女往來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摶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清周亮工書影載陳希夷遇毛女詩云藥苗不滿筥人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玩相將入翠煙句似其事或竟有之

黃子久仙去

清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於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

龍伯高

梁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第四篇云龍伯高後漢時人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刀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飢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

劉日成

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云即夏禹時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劉日成阮肇入山遇仙於此

張道陵妻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漢天師家傳云真人張道陵於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册授正一真人之號即有黑龍駕一紫轝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隱隱迎至一處瓊樓玉閣闕上金牌玉字曰太元都省正一真人闕又引女仙錄云孫夫人張道陵妻也同隱龍虎山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山白日昇天

呂元圭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均非洞賓也

苦竹真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呂洞賓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按苦竹真人為呂洞賓師世無知者

王赤腿

元劉祁歸潛志云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彧云名予可字南雲

居鄽蔡閒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時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誕莫可測然善歌詩索韵立成字亦怪異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

鍾了髻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鍾了髻百十四歲尚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

趙如如

清無名氏述異紀云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徐曰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邪蓋趙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遁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在南海修道

清方士滏蔗餘偶筆云京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寡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飲酒相傳實吳逆閒諜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縉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暢談滄桑冀探其蘊默無一言但含淚而已竟以壽終

陳太初

東坡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為郡小吏余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

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容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按東坡同學有此一人甚奇

黃僕射

東坡志林云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銷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

東方王母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呪死問其狀以熟食呪之膾炙之類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必金帛求解金帛不至腹裂而死觀其咒語但云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其他但道所欲更無他術

陳箍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陳箍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

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宏治閒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

明陳槤羅浮志云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櫳箍桶爲生作盤櫳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閒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於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赴鶴會與一箍桶老子掎角入水而逝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見之方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

按陳楠捻土付病者服之輒愈人呼之爲陳泥丸

蔡仙姑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見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其部曲約洗一目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犬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不食姑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唐人有不食姑詩蓋女冠而辟穀者也于鵠一首絕佳不食非關藥天生是女仙見人還起拜留伴亦開田無窟尋溪宿兼衣掃葉眠不知何代女猶帶剪刀錢張籍亦有此題云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

瞿伯庭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道家有瞿童述一卷溫造記大歷辰漢童子瞿伯庭升仙事

郭仙姑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五岳惟華岳極峻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

常山甫

宋董逌廣川畫跋云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使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

田睽叟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田告字象宜少學詩於陳希夷東游過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云遂決高蹈籧篨易遇睽因自號睽叟淳化中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瞿書裒其文為三卷又作睽叟別傳按陳圖南弟子有此人世無知者然止云學詩殆非道流也

仵達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仵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

鑾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及德宗至德丁酉歲銜命裡於嵩邱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黃野人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葛稚川之隸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今人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閒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桃俊

梁陶宏景真誥云北河司命項闕無人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幼平教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桃俊字翁仲注云今冢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鼙角之響不敢侵毀皆呼為桃司命冢

李洞賓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太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為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鬒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

按人知有呂洞賓不知有李洞賓

羅璝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綿州羅江縣羅璝山有羅璝洞昔羅真人名璝修道上昇之所也太平興國五年中秋聞音樂環佩之聲邉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礙土深三四寸直至洞門

石砒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國初隱士石砒居洛陽之北邙山馮拯侍中為留守砒每騎驢直造侍中見必拜之砒好作詩多道家語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按此亦一高士而世罕知之

顏洞賓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呂祖按此則宋時又有顏洞賓矣

曹八百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按世知有李八百不知有曹八百疑世俗所傳之曹國舅或即其人

党翁

宋邵伯温聞見後錄云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為兵嘗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戴卷脚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至元豐中不知所在

劉快活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劉快活信之黥卒也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史不拘之名可與劉活快為偶矣大率皆游於方之外者也

宋吳垌五總志云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乘馬徑去公聞之太息許我之志行如此此其所以不拘歟

終南山壽人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趙白雲不知何許人為余劇談終南之勝云其中多不死者山中最壽者堯碧天道人自黃巢亂時入銅帽道人自宋末時入今皆在

嬾拙道人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嬾拙道人不知何許人雙髻赤脚游楚黃之麻城性嬾無營心絕機事人或謂之嬾拙因亦自稱爲嬾拙云閒袒腹示人按之堅如石臍大如杯繞臍生豎毛皆左旋人以爲類鍾離雲房云漱沐𩕳盥自用其便溺亦香潔無穢氣所服衣屨經歲月絕無垢汙余於白嶽見張邋蹋於姑蘇見方蓬頭今肖中又著一嬾拙矣

繡髮真人即笪重光

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有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爲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氏里居後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王總管

元吾衍閒居錄云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常以蒲席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時皆呼爲利市先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卜休咎多驗

劉海蟾

宋何薳春渚紀聞云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大

建祠宇百里間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靸過者必加殃咎有立死者一日有人䍀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廷周視而出守真焚香告神曰此人悖慠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我尚不敢正視之况敢罪之也

靈哥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云幼聞靈哥者居濟寧之會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靈通至今所居必擇人妻少有色者以其夫為香通而居其家香通家為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傳語時來兩京京師則多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索錢曰不可輕易我香通要高錢足數方告之正德閒有因會女客失一銀物遣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為人竊毀用矣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其名人來怪我香通因不說老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卿家劍童毀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而猶不得則起立於旁伺之問事者盡去帳中問還有人否香通不知老婢之伺于後也答曰無有即揭帳老婢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室中傳呼聲則不見矣自侯王以上士夫以下罔不尊崇奉之曰上仙曰靈仙而不敢正其妖其瀆亂男女已甚而不敢禁其事何也

王刀山

前清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刀山也王刀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華嶽開山之祖乃王刀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元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刀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刀宗邱長春

陸龍先生

明都穆談纂云張三手有遺墨云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末某歲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爾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張三手

明楊儀高坡異纂云張三手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雞金臺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軏山買棺歛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指揮楊永吉徧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勑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

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州張指揮家遺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閒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患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煅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皷雖憂大鏞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需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況也予書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其辭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邋遢張別是一人予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維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内徙當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邋遢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荆湘皆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綠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鷄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嘗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

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手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栢城張叔康也兵亂徙家於此三手曰我張玄玄也昔栢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手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手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手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别有所為忠安固别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手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手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

張刺達

明徐禎卿異林云張刺達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掾嘗從徐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據榻端坐太守不悅請曰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貺道人探出棗三枚以白者授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

遏出太守問先生是何道者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不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游人閒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

清許纘曾滇行紀程云平越府南門有高真觀為張三丰仙師道場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斂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

清徐岳見聞錄云明初張邋遢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見在不死

清陳鼎滇黔紀遊云平越郡城内有張邋遢修道故跡邋遢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為邋遢翁

滇黔紀遊又云府南五里即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像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

冷謙

明楊儀高坡纂異云冷謙字啟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捄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張三丰嘗跋謙畫蓬萊仙奕圖有所謂畫鶴之誣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雲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隷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顥然而悟如已作至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

物方藥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君與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書

王先生

高坡異纂云蔡敞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敞少好游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至東徵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携郎君步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敞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歎曰此去地四十里有罡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敞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敞勉敞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敞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莅衢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

謁敬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遥吐氣嘘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敬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屛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開門視階砌如掃矣衆嘆服乘月送之將别乃以異人所畱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後不復見敬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周顛仙

高坡異纂云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媟辭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蘆炬五尺圍緣缸舉火蘆盡不死益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凜然若在冰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圈曰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饑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

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謬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遣天池寺赤脚僧至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强起視藥一曰温良藥兩片一曰温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揩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仙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　天眼尊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肯口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即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閑一智聲如雷　周顛仙詩曰初見聖主應天基一時風來一時癡逐片俱來箍一統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顔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帝大喜御製賜赤脚僧詩曰跣足慇懃事有秋苦空顛際孰為儔慾消累世寃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孤出家洪武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活死人

陳鼎活死人傳云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

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闞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荊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掩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彭望祖

陳鼎彭望祖傳云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沈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

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尹鬔頭

堅瓠集云尹鬔頭名從龍華州人囊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間至金陵成國朱公供養之甚虔能出陽神分身數處赴齋朱公問尹曰我欲一見洞賓呂祖可乎尹曰可公於朔日出水西門外劉公廟拈香當約呂洞賓來一會及拈香歸寂無所見乃責尹以說謊尹曰公曾見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有之尹曰道人枕瓶兩口相對分明呂字也公自不悟耶敢說謊復遣人四路覓之皆云纔去未遠耳一貴人閨女弱病形容俱變名醫莫効毋愈憐愛之邀尹視之曰有癆蟲尚可醫貴人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貴人大怒不許後見女殊無生理母又涕泣言之貴人許可尹令

糊一室不許留錢大一孔設一榻不用帳令女去其袙衣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女陰户東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蟲出可急呌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蟲從口中飛出尹起四顧覔之不見曰從何處飛出定要害一人也葢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癆蟲已入其腹矣父母視之女顏色已變尹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婿而乳母已死矣又一經紀家娶婦後尹偶至見婦急走上前抱咬其頸方咬兩口被舅姑隔開尹且歎息曰可恨只咬斷兩股尚有一股未斷柰何皆不解為何說後夫婦反目遂自縊三股繩僅有一股未斷遂死方服其先見云府廠見尹仙跡太露恐惑亂人心押使歸華州監押軍人云每押發皆有常例安家令你料無銀錢妻子何以過活尹曰汝家所需不過柴米有何難辦乎與你兩符一貼竈上一貼米桶用時自足也後果然及華州歸要用柴米俱不能得矣鬔頭住華州鐵鶴觀中騎鐵鶴飛昇

嶗山道士

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嶗山又名勞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怜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餘里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道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為君送之張異其言逡巡已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為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窗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

人意表生受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雹張閉門從窗隙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鐍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焉

張谷山

池北偶談云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為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為信頻去薊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吏部公㦷說

墮澗女

居易錄云慎菴少宗伯澍言明末楚中某公官雲南過一山至絕處與夫失足其愛女墮澗中謂必無生理號泣而去任滿還官至滇再經其地設祭招魂而哭女忽從空中飛至家人皆驚以為鬼也詢之曰女人也非鬼也當墮澗時自意必死比及山半罥於樹得不墮久之饑甚然不得下乃解帶繫樹徐緣而下其下乃無水聞澗草甚香試采食之遂不飢四望皆絕壁不逢人久而安焉茹草既久遍體生毛遂能輕舉意之所至翩然赴之捷如飛隼適遊行澗中聞父母呼女名字故來耳父母欲携之歸不可曰此中甚樂不思家

也復飛而去

宋道人

居易錄云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諸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至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粥所溢者得百金既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為好語致宋於家為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顧曰子謹愿柰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立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卧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于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逕去宋候移晷饑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巔

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鷄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拍宋留宿啖以麥粥昧爽睡覺則身卧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為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為其子納粟大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

河南某縣仙

居易錄云慎菴少宗伯言河南某府縣有人忘其姓因避黃巢之亂入山久之無所得食日采松柏葉食之遂絶烟火兀坐巖洞中始則有虎豹虺蛇千百遶之不為動旋又有夜叉鬼魅之屬變態百出終不為動又久之乃無所見時時出游人間其二十餘代孫皆及見之留止輒數日為之抱子至蟄蟲壞户輒坎土穴蟄其中雷發聲始起康熙十年其縣令有子病羸醫皆謝去胥吏或言某仙人能瘳此疾若因其裔孫以禮虔請宜可致令如其言果至令夫婦焚香跪拜呼以仙人搖手避謝不敢當令其子出望見之曰無害也命作土室僅容兩人為穴通飲食扃其户戒家人不得潛窺五日後聞擊户聲乃啟其扃子出已豐腴如平時病霍然矣父母問之云初入兩人皆坐以背相抵其背熱如火不可當戒勿移動既又抵足卧足之熱又甚於背遂覺精神頓王肌肉復生不知沉疴之去體也令

謝之金不受送之布取其四遂辭去途遇丐者輒予之比出郭布已散盡令使隨之其行如風奔馬不能及歸報令歎息而已又云其狀貌似五十許人也

夫婦雙修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温飽其妻蔡氏一日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畀夫娶妾為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為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真吾無子女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沖靜

宋張師正閑窗括異志云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頌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生平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

張果老題字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餘杭洞霄宮石壁有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後吾當挑書再來

秦穆公時掘得佛像

宋董逌廣川畫跋云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刼迦葉佛遺像

金剛力士見緯書

初學記引河圖龍文云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

觀世音真像

清裘象坤觀世音菩薩考畧云據普陀山志所載康熙二十八年南巡菩薩見漁婦身操舟過御前並有問答之辭因此發帑修建普濟法雨二寺又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海鎮藍總戎偕僚屬謁梵音洞見菩薩見身大眉赤面富有鬚髯其衣則闊領方袍迥非畫史所繪原注云乾隆二十一年御書大悲心陀羅尼照宋人寫本每句之下畫佛菩薩形像第三十句陀羅陀羅下畫觀世音見大丈夫身狀貌類此

天竺觀音像

明劉侗帝京景物畧云杭州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年僧道翊得奇木以刻也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成化丁酉僧德顯修之得石土中金大定十七年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從像甚悉今寺所奉乃又非晉像豈天興初曾顛沛于兵抑至正末復崎嶇而北也至今遊杭天竺者僧仍指大

士曰晉像不知徙此已四百八十二年矣

柏木中有觀音像

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徐芳懸榻篇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厓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令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正陽門觀音廟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畧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

卧觀音

宋鄧椿畫繼云龍眠居士李公麟嘗作長帶觀音其紳甚長過一身有半又為呂吉甫作石上卧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

釋迦真像

宋郭若虛圖畫聞見誌云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剎帝利姓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北方所畫絕異原注云昔有梵僧帶過白氎上本亦與尋常畫像不同蓋西國所稱髣髴其真今之儀相始自戴逵刻製梵像欲人生敬頗有損益

觀世音同時兩化身

明王世貞讀書後云佛祖統載第九卷達摩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為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十二面觀音

明楊慎名畫神品目有寶誌公十二面觀音相注云王道真新繁人按此疑是寶誌公原本而王道真又臨摹之也

觀音寶飾

元劉一清錢唐遺事云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有敕賜諸寶飾其上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閒如棗核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貓兒眼睛每遇迎奉則加此飾

佛現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辛卯泊嘉州單騎入峩眉甲午宿白水寺大雨不可登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余以健卒挾山轎强登以山丁三十三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橋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忽雲出巖下傍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既當巖則小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盌茶頃光没而其旁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没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

人亦謂之小現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少北則瓦屋山少南則大瓦屋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至正中虛明凝覩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一如對鏡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成異色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稍移過山而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與巖正相值色狀具變遂為金橋有紫雲奉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午後始沒

佛光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無量壽佛

明鄺露赤雅云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真號寂照大師郴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而入

初游吴越繼游羅浮最後得湘山筍布臺因住持焉自唐元和至咸通示寂計一百三十有二歲竺典謚法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所謂以文而覺也今問之講師皆以壽對如以壽則寶掌和尚長爪比邱當擅此名矣末學之陋不獨在儒門也按無量壽佛世但知以壽言耳不知有此說

真上人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唐天寶閒有真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元祐閒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繄此百年之故老曾為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

虞祺為更生佛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贖歛馬牛其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獨宴然倚以朝夕閒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為佛何不可哉即之已逝矣明年陵州民鮮述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為黃衣逮去過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為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問述故為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勅述過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

恖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黄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迷灑然而寤明當虞君練祭云

佛姓裘曇

晉支遁集釋迦文佛像讚云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按今人知佛姓瞿曇不知其姓裘曇瞿與裘一聲之轉

佛圖澄姓濕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邢州内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碑云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潤里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為濕亦異聞也

嗔彌勒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因觀唐畫嗔彌勒客曰凡人多笑者蘊怒必深宜有此轉變也竹嬾曰不然彌勒居恒以笑臉陪人及其下生出世擔荷正法見此世界種種可憾安得不嗔嗔與笑總是菩薩應機酬物畫者深達此趣

慈心仙人

太平廣記神仙門引廣異記云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迴舵就泊見精舍瑠璃為瓦瑇瑁為牆既入房廊寂不見

人惟有胡猻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又有金城一所碎金成堆不可勝數忽見婦人從金城出長可六尺謂賊曰汝何得至此向見猻子汝謂狗乎非也是龍耳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

善財童子

宣和畫譜云朱繇唐末長安人國朝武宗元嘗在雒見其所畫壁云文殊隊中舊有善財童子酷愛其筆法玩之月餘不忍去今遂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畫亦神矣

李太白識僧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太白僧伽歌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人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太白亦異哉

知慧菩薩

清王士正隴蜀餘聞云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柏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之屢見五色光云

傅大士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凡寺中有輪藏者必供一傅大士問之僧衆皆妄言無稽讕言長語

載一詩云袈裟新補片雲寒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摶沙終是不成團蓋譏之也俗云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按傅大士未知何人

三藏取經軼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又云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館於㓜日那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按此皆三藏取經軼事

佛肉眼見四十里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佛眼其肉眼亦徹見一踰繕那踰繕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豈尋常事今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誚亦太狼藉矣

七祖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杜甫秋日夔府詠懷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注云第五祖宏忍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為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立秀師為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

智積菩薩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𥘉立伽藍泗州僧伽至無錫聞智積在蘇即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是名遂顯有貧嫗持角黍為獻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生日聚數百嫗為角黍會

至元富民改大佛頭

元吾衍閒居錄云唐僧思淨鑿湖濱石為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擁其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閒富民捨錢修寺且去其左壁以右壁鑿為五指古跡壞矣

報慈閣大像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按自頂至頤已八丈有餘則全身當有數十百丈此古今第一大像

嘉州大佛像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泊嘉州渡江登淩雲寺寺天寧閣即大像所在嘉為衆水之會灘瀧險惡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為彌勒佛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丈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為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極天下佛像之大佛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

峩眉鐵佛殿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泊嘉州單騎入峩眉小峩中峩昔傳有游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一

山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冶鑄甚樸拙

聖善寺銀佛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毁像收銀送内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没故也

達摩面壁石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强上下寛五七寸不等即之一麤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腮邊短髭若有動意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淨置之者因請以呈覽焉

三種舍利

元鎦績霏雪錄云舍利按佛書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

白衣觀音居長白山

宋洪皓松漠紀聞續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羣蛤護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霑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

釋家寫經字數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為準故國朝試童行誦經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為行二十五行為一紙

唐僧取經古蹟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板古有河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亦有曬經臺

金剛經則即二字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金剛經中有即則二字高麗大安六年以義天之祖名稷故易即為則壽昌元年刊於大興王寺後從沙門德詵則喻之請仍還本文而以則音呼之

佛會借與道流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七日往廬山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

幢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轉不如太平之盛按此則釋道兩家可以通融香火當益盛矣

僧家不戒酒

明徐𤊹筆精云唐僧都不戒酒任華贈懷素上人云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韋應物有寄釋子良史酒云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然則唐僧嗜酒者多詩人不以為諱也又云宋蘇子美贈僧秘演詩云賣藥得錢秪沽酒一飲數斗尤惺惺演塗去之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不謹已為浮屠罪人公從而暴之可乎按此詩知唐僧不諱飲酒而宋僧則諱之

十齋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不得採捕屠宰其來尚矣

髑背闕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寶覺禪師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髑不喚拳是背莫有

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闗

援佛會例迎孔子

元李𦒿日聞錄云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送江浙儒司定議

師姑

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記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座主靈骨記云先師姑度小師二人師姐座主度小師五人按此知宋時比邱尼有師姑師姐之稱今人稱尼為師姑本此

妙諦

清徐承烈聽雨軒贅紀云明嘉靖倭寇沿海而入嘉興被禍尤酷嘗掠資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往攻桐鄉婦女數百人日夜悲泣寺僧妙諦遂以酒醉守者開門放之令各取金帛逃去僧衆皆勸同逃妙諦曰吾若一走追者立至矣因獨留守者醒妙諦言適見韋馱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追也守者聞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縛妙諦以俟未幾倭歸重笞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叢矢射之斃堆薪焚之倭寇平受其恩者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陰雨尤著顯

諦暉

清劉健庭聞錄云孫旭湖州人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啟聖招士入閩旭應募請

招某山寇寇受撫縣有捕役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牘良然于是執旭及盜解赴浙省旭與解役逸七日至建昌府詣樂燦軍樂燦者耿逆之大帥也旭改姓名為王懷明自言聚兵為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為具衣冠署偽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韓大任（大任乃吴三桂之將稱揚威將軍）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遂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敘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孑遺廬舍亦焚毀一空旭自傷遂祝髮為僧號諦輝住持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

天竺國姓氏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四夷全以氏族為重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姓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

元僧有姓

清羅振玉讀碑小箋云淮安龍興寺有明郡守陳文燭碑碑陰刻龍興寺事實載元至正間寺僧朱德朗刻石稱僧朱德朗郭法亮據此則元僧有姓

七僧比七賢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高僧傳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沖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為配

唐五書僧

明楊慎墨池瑣錄云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𧦬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栖比水晶

儒者爲僧

宋費衮梁谿漫志云近世儒者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始亦有婚官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祝髮爲浮屠名如璧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後主襄陽天甯自號倚松道人詩文號倚松集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淸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丞相薨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終

又云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末二首云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梁谿漫志又載雍孝聞事云雍孝聞蜀人崇甯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賜姓木更名廣莫

蒲城僧

鈕琇觚賸云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聲風雷驟作羅生闔户少息出遇一僧毶毶披髮覆被肩面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虛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慶遂遘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洶湃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遂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嘗飯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

殷邦十五鬼井奇禮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嶽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丸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貧益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戌磨之藥化火發屈戌鎔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即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阿顛

觚賸續編云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入其中如虱行破絮恒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蒔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為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褌織為履較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杖頭置墻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懷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即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尚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臥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為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遥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為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

顛之異而顛固如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日本僧牒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作糜供衆毒發死者十餘人有日本僧定心者至膚理折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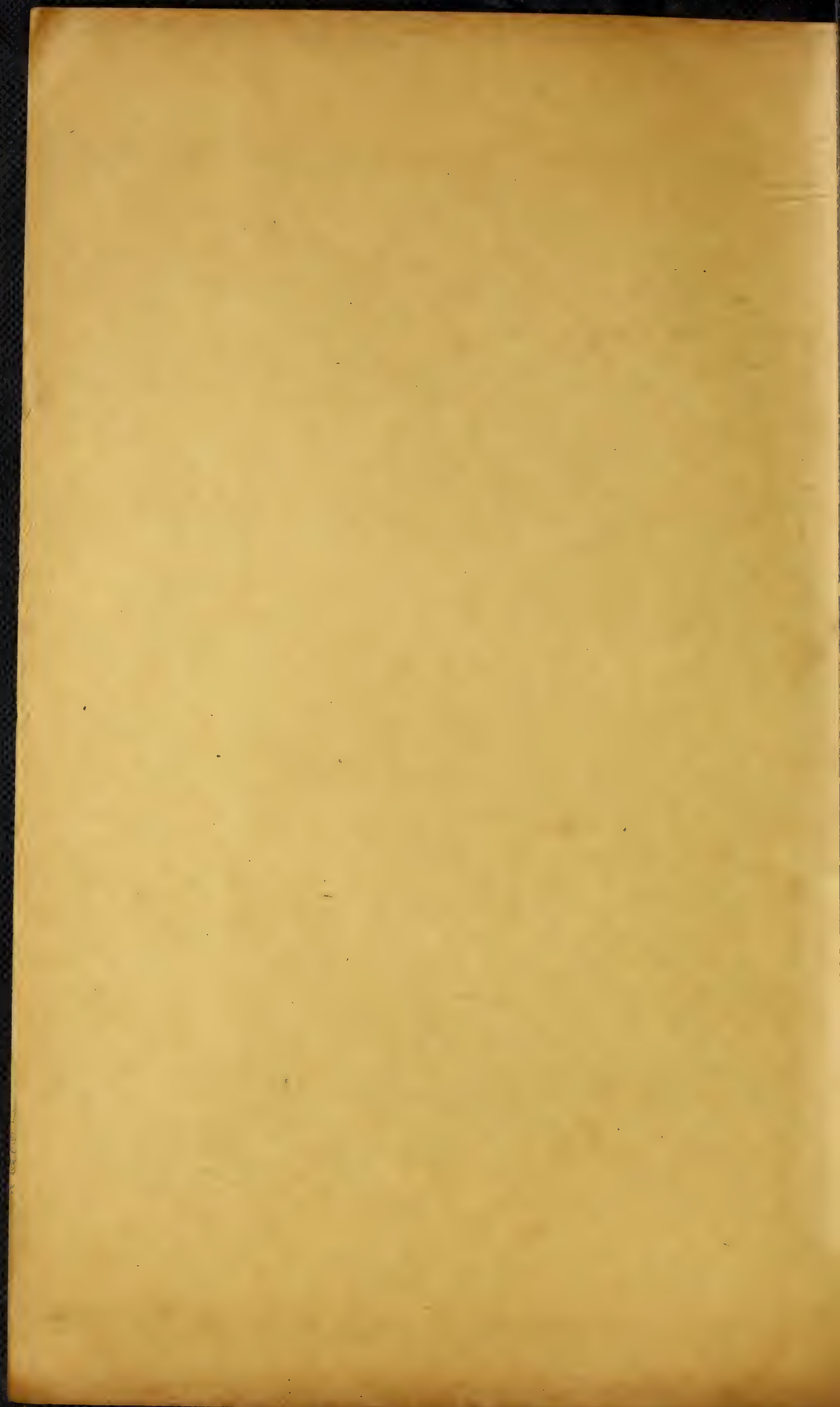
過海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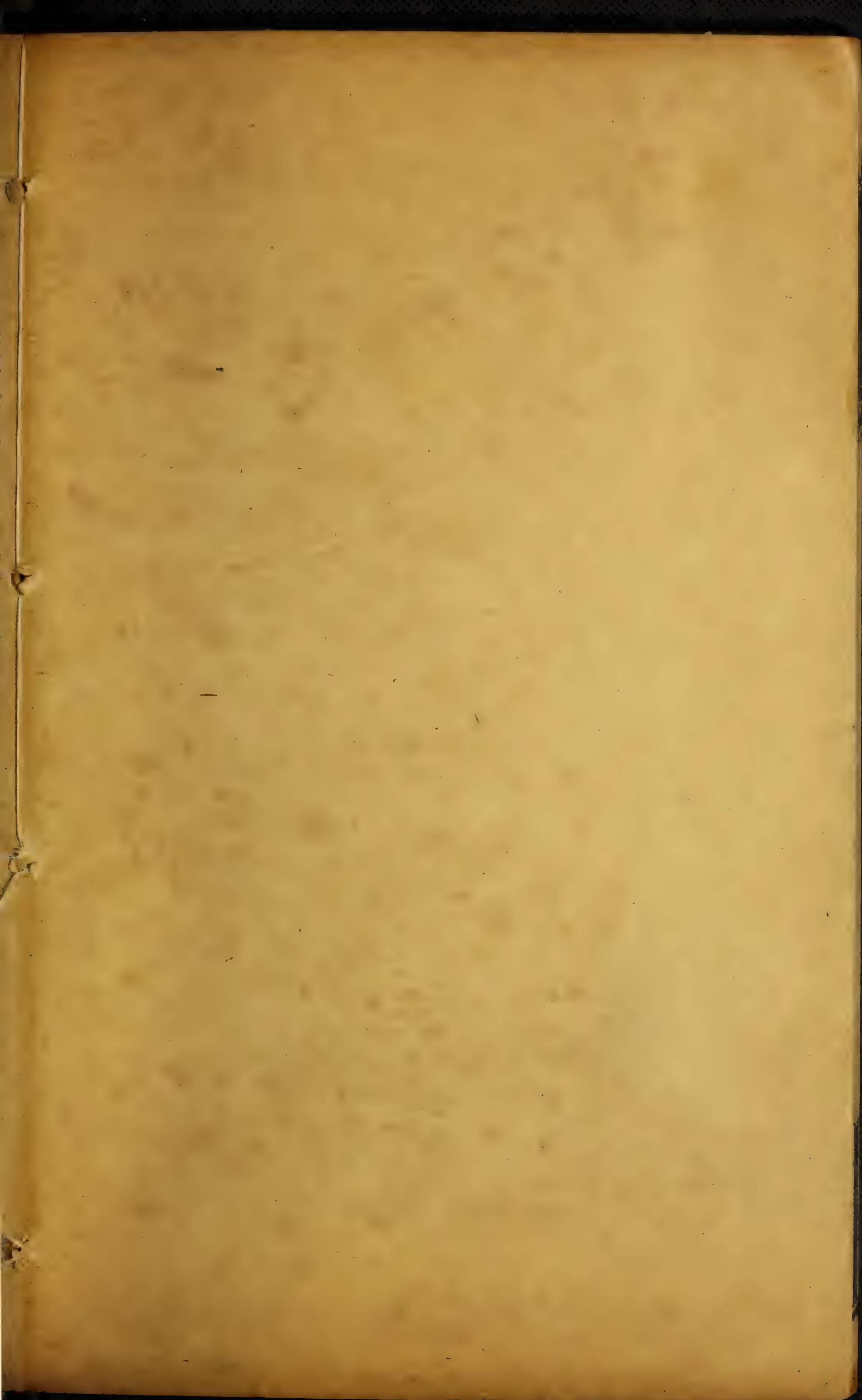
唐李肇國史補云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水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按此日本國通佛法之始亦即其通中華文字之始

日本瓦屋和尚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云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鷄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終





二十一鬼怪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鬼怪

四・三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一目錄

鬼怪

鬼事
鬼媒人
鬼携扇去
鬼治家
鬼手入牕
紙上鬼
鬼借筆
鬼續句
鬼聽法
鬼生子
絶鬼食
饗鬼
治中惡鬼
與鬼語
鬼妻
鬼母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一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一

鬼怪

道政坊宅

唐杜青荑奇鬼傳云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向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于次卿無何有李真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于宅人皆大笑後為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為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至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炮屠宰悉以為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詣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傴背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褡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七八枚人肋骨于其髻為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為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跕求住不得也

倪彥思

奇鬼傳云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魅云即當語彥思治之無敢詈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設魅乃取厠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

虎於神座之上作吹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婭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贓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新鬼

奇鬼傳云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吾飢餓殆不可任卿知諸方便法當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作怪怖人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捱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與卿交厚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甘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

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其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此後而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孫稚

奇鬼傳云晉孫稚字法暉父祚晉中大夫稚幼時奉佛年之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父祚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子法脩行尊像經家門大小出觀見稚亦在衆僧中隨行稚見父母便跪問訊隨其還家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驚曰汝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顧兄勿憂也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纒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鄴城當有冦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為彼我其福乃多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為他日垂至而便住云

獨孤穆

唐鄭哲才鬼記云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

衣乘馬顏色頗麗穆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答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相視乃少年獨居性甚嚴郎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故舊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穆初聞其姓揭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禀忠烈故欲奉托忽以幽明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泄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齊王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惟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

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呑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檐楹今茲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汙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子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三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訓名華軒一惠顧士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嗟深嘆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實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室玉樹已寂寞泉臺閟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君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

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歌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懷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曰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曰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啟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君今日相對正為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愽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迫本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

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常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彼伊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為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塋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從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月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信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之有闕既至洛陽大具成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見奉者以君為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崔煒

才鬼記云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産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栖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閑玩見乞物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陶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疾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於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贅君以資郎君之福佑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君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且從容勿草草而去因被留欵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值任翁家事鬼曰毒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為饗嘗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窗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窗相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

俄覺率家僮十餘人持刀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墮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去煒雖墮井爲槁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墮於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爲炙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燃艾啟蛇而炙則疣應手墮地蛇之飲食久已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甘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濶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幃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螭龍鸞鳳龜蛇燕雀皆開口噴出香煙芳芬蓊鬱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磬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四壁戶牖皆倒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

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邪煒及搭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為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被虜没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家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及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以遽歸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匹無儔願君子善待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横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邊巡有曰影入照座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閒　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寶國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行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受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賞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

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究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爾女又謂煒曰中元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之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去告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人主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闢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聞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胡人者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已千載矣我國有能元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土王命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物色之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於城垣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四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醑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隍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草踐踏成官道兼覩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

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屈於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貌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為嬪御王薨因以為殉乃今不知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何人也曰其二東甌王瑶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為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倩女葛洪妻也多行炙道於南海耳煒歎曰乃昔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骨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挈室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孟氏

才鬼記云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嫻詞藻春日獨游家樹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也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

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少年幾何繁花正妍葉黃又繼人間之恨何嘗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懷嘆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畧道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皆況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息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己舍少年貌既妖豔又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懼且憂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閭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李章武

才鬼記云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容武之間即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辨論皆洞達元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所記用直三萬餘子婦所貢費貢之既而兩心克諧相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於絲別後尋難見翻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揮曰玉指環見環

重相憶顧君永持翫循循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杲子婦齋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别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令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踪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為下里之民或廢業即農居暫郊野或賓遨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將别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捨家業而出遊其子婦殁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俱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杲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産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寔蒙歡愛今與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固不可託脱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杲即是不下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會異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為開門命從者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問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云某所求者誠為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至門

即復不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篝燈在床之東南忽爾銷暗如此再三章武知必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影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接携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於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眾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元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為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曰後期杳亡約前恨已相尋路別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珍重無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邽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邽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

懷感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别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問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别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昉話昉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劒别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可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名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視楊六娘至今不絶

竇玉

才鬼記云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見於同州時賓館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牀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三郎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彫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

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賓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賓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賓獨偃臥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賓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庄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賓父母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為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賓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官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表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入丈人曰君今此游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薄蓬游無底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於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

又遶庄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周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屬己為夫妻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即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秘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才鬼記云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白晝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游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寄

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歎昵移時乃去季衡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洩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笑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至時果扣壁某等即應聲出窺果絕色也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洩於此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沙草青青雁欲歸玉肥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勿以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厚紉針婦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魄常游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鄭德楙

靈鬼志云滎陽鄭德楙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

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倉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作素羅裙年可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何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堦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韈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為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裀席皆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讌會而别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攜手曰雖有後期

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被滯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也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皆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又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茍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靈鬼志云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搴見纖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其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愛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

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還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王氏泣曰我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强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誘人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於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為期兼賫看圖監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攝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還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往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它見柳生與崔氏叙契濶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絶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倉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

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生匿之倉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旣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匀鉛黃未畢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靈鬼志云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閒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子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栢閒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閒稍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與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憨小娘子失路脫驂僕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舍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

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迷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慰郎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叙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命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王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酧崔輸且多先於長安置得合子六七雙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其妻已不見但身卧於一穴中惟見莬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郄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插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氏王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生感之即為掩葬仍舊云

顏濬

靈鬼志云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有同載青衣年二十許服色古朴言詞清洒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

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歡宴多說陳隋閒事濬頗異之或詰詭即正色斂衽不對祇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喜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欄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黎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與美人敘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惟惜高閣病玆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車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鄰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顧因傾觴以解煩悶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兇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怨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為我報仇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

渾忘卻濬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孌者後為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為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為侍湯膳者及兵亂入禁以身蔽帝遂為所害蕭后憐某盡忠於主因使殉瘞後改瘞於雲塘側不得從馬特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水荒臺响夜蛩白楊聲盡減悲風綵綫曾攀欺江摠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是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慙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叩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襠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日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叙曰然須諮祈冥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櫓邱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濬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唐晅

靈鬼志云唐晅者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隱士張恭之幼女即晅姑所出甚有令德開元

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者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衞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悲薤路險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有小娘子之靈何惜一見勿以幽冥隔礙宿愛須臾聞言曰兒張氏也聞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悽惻感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取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泣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隱顯道別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近也晅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俄聞暗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州仙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郎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執手叙平生妻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漠無據至於相思常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晅悲喜交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叙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晅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生平然聞已

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已知甚平善晅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最重者惟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妳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具飯其餘侍者晅多不識妻曰皆君所與者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題名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縷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棋中無有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晅曰美兒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六七歲晅呼之而泣妻曰莫恐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手足呼吸覺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録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乎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許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得至於形骸寔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問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親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輙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答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故不為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陽陰途自隔聚散兩難心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陰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啟

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一相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君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有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顧自愛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

嵇康

靈鬼志云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四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故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體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怳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與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素娥

唐朱希濟妖妄傳云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

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洛水閻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至日三思大悦遂設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訥言狄人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罷宴以告人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否然不睹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宴梁公生於内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先出素娥請畧觀其技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奥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乃素娥音語也細於屬絲纔能辨認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常為僕妾豈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異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鬼傳書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劈地畔開掘古冢取磚甃城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肖坡塊塊若由反蜀人呼老弱為波墳冢為塊其

瑰即趙奢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廓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侯曉聞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看之即可見也姜君至曉持書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鑿古冢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書曰冥司趙奢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寃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在前文如奢者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湮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惟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居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奢墳關況奢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谿梁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覽特於萬難免此一杯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不夢亡者

明歸有光震川集己未會試禳記云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為淚著斂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

飲鬼漿

清侯朝宗壯悔堂集云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

李化龍謂曰我受生時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按世俗有飲孟婆湯之說其即所謂飲鬼漿者邪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胡往女言前生事胡不覺淚下遂取女歸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

生魂未歸

唐張讀宣室志云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多疾若神魂不足者居士曰此女生魂未歸其身某縣令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遣人訪之其令果九十餘後女忽愈又使往驗之令以此日無疾而卒

趙文毅為五殿閻羅

清董含蓴鄉贅筆云予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為冥王後閱錢氏獪園乃得其說萬歷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言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王十五日涖任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閱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遥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

按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世傳趙定宇濾具區皆爲閻羅王近聞北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同官交甚厚因問此何地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爲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然則閻羅王又爲王西樵矣

盧昭容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胡明勳字半庵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宛然人面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爲誥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瘡竟愈後在眞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庵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庵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爲悚然

錢鶴皐爲厲鬼首

清董含蓴鄉贅筆云明初松氏錢鶴皐感夢兆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皐就擒俘至京臨刑白血噴注太祖異之以爲厲鬼首命天下祭厲稱無祀鬼神錢鶴皐等本朝遵之至今不廢

清女史汪端自然好學齋集張吳紀事詩有錢鶴皐一首序云錢鶴皐上海人至正二十七年明祖旣下姑蘇鶴皐破産募兵爲張氏復仇華亭有全賈二生入幕參謀議攻臨嘉

定明將俞某邀擊之鶴臯兵敗偕全賈二生赴水死事見姑蘇志及歷代詩選他書或謂鶴臯欲滅士誠不克而敗顛倒是非不可不辯據此則錢鶴臯實自沉死未嘗被俘受刑

錢蓮仙詩序云蓮仙鶴臯女至正二十七年吳滅鶴臯舉兵圖復仇蓮仙年十八才色雙麗父為營石室於地中與三年糧生瘞之約曰我平金陵汝乃得出旣而鶴臯敗死遂長埋國朝雲間詞人有弔蓮仙墓詩

秦莊襄王鬼乞食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法海寺本隋江南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咸亨元年寺內有英禪師□□見鬼疑是言其目能見鬼也寺主沙門惠簡嘗日晚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房中怪而問之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久從師乞一飱并從者三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晚當來專相候也惠簡便以酒脯助之至時果至侍從甚衆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白起此是王翦爲殺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陳軫爲多虛詐亦受罪未了英曰王何不從索食自受飢窘答曰慈心人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又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臨去謂英曰甚媿禪師弟子有物在卽逭相償城東通化門尖冢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英曰往遭赤眉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粗物去好者深賊取不得今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揖謝而去

董卓為厲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修梵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吏部尚書邢鸞家常掘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

屍飛

漢應劭風俗通云漢淮陽太守尹齊死未及歛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僵人

水經洛水篇注鄩水出北山鄩溪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屍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又渭水篇注云瓦亭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巒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就穴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令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闢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為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士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濶數寸中虛而枝葉茂道者兀坐猶如故也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令道者猶兀坐木根之

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

死十四年而尸猶温

宋劉敞公是集有一詩題云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温其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道蓋嘗有自遠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視之蔣生迹也故俗以爲仙

十殿閻王

宋無名氏鬼董云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擧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州于世界不啻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益人而幾於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疏密之懸絶邪

唐太宗入冥事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太宗極康豫李淳風見曰陛下夕當偃駕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即令還向見

者又引導出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韓魏公為陰官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黿所訴於陰府力辨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為真人

寇準為陰官

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引翰苑名談云寇準死有王克勤者見公於曹州境上問從者曰閻羅交政是萊公亦作閻羅也

范仲淹為陰官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忽夢其還家急令闢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問之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殺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非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按此則范文正公亦為閻羅王

石曼卿事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日脚流

留尸不壞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孛露國有一拔爾撒摩樹脂塗尸千年不朽

羅酆山

梁陶宏景真誥闡幽微第一篇云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也山上為外宮洞中為內宮第一宮名為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為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為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為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宮洞中六天宮名亦同注云此北酆鬼王決斷罪人處其神即應是經呼為閻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即今北大帝也

東郭姜死化為蟲

宋劉敬叔異苑云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三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

項羽為越郡國殤

明張岱瑯嬛文集有募造無主祠堂疏云越郡祀典清明中元十月朔有孤魂之祭余曾閱其祭版則西楚霸王為國殤之首

盧多遜屍久而不壞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云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

啟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按盧多遜於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罷相死於雍熙二年下距祥符元年二十三年矣

陳青攝魂

宋何薳春渚紀聞云余少時過林埭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為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躉臧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按此即今世所謂走無常者

能通冥府

宋吳淑江淮異人錄云閩中處士張摽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

唐高彥休闕史鄭少尹及第一條云千福寺有僧宏道者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

寄信冥府

清顧震濤吳門表隱云天師石欄寄信船石欄在五土殿原注云相傳昔人焚書石下能寄冥府

鬼母

李清鬼母傳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妊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併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剝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笥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日盡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没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蝟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為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趯趯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謂猶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鬼孝子

宋曹鬼孝子傳云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

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吾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于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與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殆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縊鬼

王明德記縊鬼云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内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

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子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噚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攔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即于所懸身下暗為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于所鎮四面深為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為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即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向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即或行

之未驗抑亦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陸子容

王晫記陸子容事云錢塘陸子容名鷁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露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内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笫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栢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釭半滅惟有月映繐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予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乩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償債鬼

唐吳融冤債志云德宗三年前揚府功曹王愬自冬入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召女巫包九娘卜之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中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看功曹何事無信早晚合歸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曰阿郎具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果歸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愬自以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女巫之事即令召巫來曰勿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腳可勿爭價買取旬日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過郎以四千買經六十日甚肥壯足亦愈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愬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暫僦一宅貯一年以來儲然後買竹作粗籠子可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愬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久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別歸故來辭耳不見形但聞其言竇氏感其所謀留之曰且住吾養汝為兒思兒喜乞作一小紙屋安於堂簷每食時與少食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嘆竇氏乃曰與汝為母子何所中外向吾床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又喜竇有二女皆國色是夕移入便問拜兩姊長女

好戲因謂曰姊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絲續思兒曰請如小姊裝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即云新婦參二姑姑勰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繡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著繡鞋竇氏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云且歸巴陵蒙二姊與娶新婦便欲將去乞造一船子長二尺令姊監將香火送之揚子江口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送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長女嫁外凡新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小女初嫁亦如其姊又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主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神償君此債因為人占禍福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子二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

尸媚

唐張泌尸媚傳云貞元中范陽盧頊家錢塘妻宏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嫁隸邑之安養寺項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項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乃去其

宅數十步每令小金在堰主事嘗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床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烟燻我何也舉足蹋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絶倒於地小金有幼弟在傍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失婦而小金瞑然殭卧命巫人祝之良久方醒具陳其事後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觜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家人奔至又祝之隨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殿宇後有一塔小金因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何人旁有一人對荅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莫冷他筵饌小金問旁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乃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醉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其婦鬼倏閃於牖户之間以其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息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夾一枚餛飩置户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餛飩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餛飩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

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餛飩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方焚片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有間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廚中應諾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潤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傳語娘子別久好在要小金母子故遣來取楊郎盧生舅也盧生具言不可狀受語出問久之復命曰楊郎傳語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問楊二郎何人答曰神人也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精魅耳又問婦人何鬼曰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割作蛇身今在天竺櫧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精靈故化作婦人且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貍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䕶入問䕶入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皆遇之禍否答曰如它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女是衰厄之年故鬼黠爾作容去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

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人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爇香供養之其厄則除小金曰受教矣今若腰背痛不可忍乞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指如黑漆染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言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項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焉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吾亦不計汝至四月必作土户三月末當出杭州界以避之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户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又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筵神道交通便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潛去也小金曰諾因言前灸皆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至嘉興自後無事

視鬼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青陽庵僧言有同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喫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視鬼僧信而爲之果然每日居家

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錢相半形狀不一甚可異惡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漸厭且懼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目中雖無所見而神已癡矣遂披剃爲僧至今尚在

僵尸鬼

述異記云山東某縣一荒塚有僵尸鬼每爲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犯過其地時值大雨天暮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閴無人聲入內視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遂告以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留止三人以雨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夫屍恐諸君不安適耳三人願留遂共宿尸旁一燈熒熒二役已鼾睡此犯心悸展側未寢忽見此尸蹶然而興犯驚慄不能出聲尸就燈燻手使黑往塗役面兩役俱不動後復燻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遽追之連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踰短垣而出尸撞墻僵仆犯亦昏倒墻外追明行者見之以姜湯灌甦始述昨夜所見共往跡之則二役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客死鬼還家

述異記云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入港皆甘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爲業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葉營生至蘇州病故貧不能斂甘姓共醵助其子載喪還家

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耨未明輒呼其子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杖曰汝父子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寓某人家尚有虎邱蓆幾條包袱一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子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吳南平遣僕詰姓者往物色之且譙責其子以妖言惑衆將治之官甫至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詰姓之隱惡詰不敢犯倉皇竄去後年餘寂然不知何怪

鬼倩人引路

述異記云嘉興塘滙有施姓者家頗殷實康熙年間時值殘冬雇人舂米有王大者住居對河至施處債舂晨入暮歸偶一夕歸稍晚路遇後村鄰家王媪呼大曰我欲歸家畏多犬汝可引我過橋能至家中感德不淺大亦素熟其家與之同行至則不俟啟門而進大駭之旋悟其已死久矣遂驚仆門外其家聞犬吠甚喧恐歲暮有盜出視之識為王大扶起以薑湯灌之甦述其所見則主人之母也歸恍惚數日始得平復

䰰現鬼面

述異記云揚州武舉陳某言其少時在室中燈下讀書夜深止一婢困卧於案旁其燈忽青黯無光火焰綠色細如豆室中皆暗忽見窗上一人面小如錢驚視之面漸大愈明晰目口皆動陳大叱之復漸小如初不覺惶懼連呼家人起面忽不見燈朗朗復明家亦無他但此婢月餘病死耳

生魂改嫁

述異記云康熙丁丑春正月石門長浜邨鄭姓之妻年甫二十三歲忽謂其夫曰吾將別汝去矣夫驚詢其故妻曰吾昨夢一老者將我改嫁與人得銀十兩主婚成契我已見其人似俊於汝家亦不薄夫笑曰此春夢也何足信哉不數日得病三日死死時夫哭之妻曰吾非汝婦矣彼處安樂新人相得無用悲也言畢而瞑

醫生遇鬼

述異記云桐鄉醫生趙某者住居附郭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家請歸已昏黑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汝無往回轉至我家暫宿可也醫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呼之甚急醫愈懼急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多汝不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益駭其怪遂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熒熒有燈或明或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棲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之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焉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噦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遥認一親戚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視遂登其堂即時昏仆其家以姜湯灌甦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日送歸家病十餘日而瘳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獨足鬼

述異記云富陽桐廬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爲獨脚仙比户祀之否則紗帽緑袍彳亍而來夜入人家能魘人至死又能竊人財物飲食城中亦不能免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與人共宿親而奉之所求必得否則爲祟按夔卽獨足鬼山魈木客之類也夔形似人一足挾杖能升高嶮入人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木有匹偶豫章諸山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李通判

鈕琇觚賸云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悽然不樂意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强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

皆不解肴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尸行

觚賸云潁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閴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戶已扃尸尾其後繞堦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追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捄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屈曼

觚賸云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偽巾䄆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僱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

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巡檢附魂

觚賸云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殀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紈投於地復命左右薙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譫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壽未終幸遇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闡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啟入見肅行曲跽不愆曩儀縷指輸詞猶誌陳牘宰為順天劉肇琨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為歎異贈以多金已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觚賸云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旁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了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班處士

唐徐凝物怪錄云大中年有甯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隳墻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菌啟門睹處士形質瑰瑋言詞廓落曰某田下之士力耕之徒向畝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厠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為鄰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愜羈懷願聞處士之業何如特曰某少年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以諷咏俄又聞人叩關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忻愜

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此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班之象因以命姓遠祖固及姑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虎賁中郎將官因有過在武班竄於山林晝伏夜游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間松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咏故來進謁況遇當家尤增懽悦寅睹棊局在床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得勝負菌觀之教特一兩着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窺豹管中特見一班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遂傾菌酒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修以送酒菌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爲長夜之宴覺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鼎鐘之户一坐就更不動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耶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虀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爲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二班懷慙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火上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鳩鵲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

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馬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覝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為守啼踏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八重者白首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耶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白物記

物怪錄云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孝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又請隨到嚴莊寺左側室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下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為

誚也俄而侍者云請屈郎君李子整衣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略叙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此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綿粗劣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郎君當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劃然而闢飯食畢備皆在西門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盻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惚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惟有頭存家人驚慑呼從者訊之從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錢樹下有十五千錢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園為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游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飾頗極美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

之而行殆將暮也二女奴謂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家賤隸又皆粗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言退謂琯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琯既隨之聞有異香盈路日暮及奉承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在此迴翔某即出奉迎也車子既入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即下馬入坐於廳但聞異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喻因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方及家遂覺腦痛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遂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痛駭遂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復驗之但見枯槐之中有大蛇盤屈之跡遂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蚍蜉

物怪錄云有徐元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元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東床之西南隅於花毡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道騎數百又自外而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帷幙簾榻盤槃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數百道路往返奔走偵探者又數百元之熟視極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

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魚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元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皒而盤榻幄幙歌筵舞席畢備軍旅數十輩緋紅紫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詞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畚網羅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少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持釣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鱣鱖百餘遂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顧元之而持盃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鬓焦禿飢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執節為我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元之怒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爇一無所見元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元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元之庸奴遽有追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蠭虰追過宣訖以白練繫元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元之至階下有紫衣冠者唱言追徐元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拔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以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元之遍拜皆瞑目踞受所陳設之物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

三事以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末下太史令馬知元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游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元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天爵難以妖訶今大王不能度己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讖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元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螱飛上疏曰臣聞縱盤游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斬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營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游之非反聽詭隨之議況知元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至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首身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為之泣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元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元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悉并於晉宮吳以伍子胥諫為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即拜螱飛為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元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蚳為太史令賻布帛五百疋米粟各三百石其徐元之待後進止於是蚳止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元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即用己以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廈之晨碎舟楫於將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忽臨載

驚載懼叩頭氣喘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元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元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葛莚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恩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霑洒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膺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效伯魚而安忍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返寢候兩宮殿既悟宴百執事於凌雲臺曰適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咨頓首敬聽曰吾夢上帝曰助爾金闢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土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何如羣臣皆拜舞稱賀曰答鄰國之慶也蠻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上曰何謂其然蠻飛曰大王逼脇生人滯留幽穴錫茲答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國闢者闢也展疆上者分裂也赤土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元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元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至其宮以禳厭夢乃以安車送元之歸繞及榻元之悟及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薛宏機

唐牛嶠靈怪錄云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宏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之盛以紙囊逐其疆而歸之常於坐隅題其詩曰夫人之計將茍前非且不可執吾見不從於眾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

殘陽西頹霜風入户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顙嶷然四皓之比衣皂霞裘長揖辭宏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遠向慕足下操履特此相詣宏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使歌唫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為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園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宏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忘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宏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窣颯有聲宏機隨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人宏機苦思藏經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宏機宏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宏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宏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廣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為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惡風卷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為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宏機往收之多為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宏機嘆曰藏經之謂乎德宗時事

姚司馬

靈怪錄云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鱉者而腮其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年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

鍼染藍涅皂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故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嘗與家人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釭界繩印手勑劒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子酒上瞻乃匿劒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跡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外聞啾啾聲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塔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請瞻為加功治之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瘥

居延部落主

靈怪錄云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驕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麞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無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

觝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等肚肌臟臟怡怡皮慢繞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閑口終當不捨骨觝悅曰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訖止殘兩人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吞吐人數復舊骨觝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翻十日骨觝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為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觝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觝惶怖降階頓首哀乞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觝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棺暮而沒骨觝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十檻旁有穀麥觸即為灰檻中得文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惟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觝知是諸袋為怪欲舉火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因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現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觝利此水銀盡毀諸袋無不為冤楚聲血流漂洒焚訖骨觝房廊戶牖悉為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觝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孑遺水銀後亦失所在

王生

靈怪錄云杭州王生者建初中辭親至上國將投一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

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白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黄紙文書相對笑語旁若無人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袋來宿目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即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叩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即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為生活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縗裳入門手執兇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轝及至揚州遥見一舟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搴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色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毁其縗絰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我盡貨江東之產為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

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方執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訖乃化作一狐而去

郭翰

靈怪錄云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隸草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卧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絶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殊有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昇堂解衣共寢其襯體輕紅綃衣佩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郎牛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阻隔無可復至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則見其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游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人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

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枕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使女將書函至翰遂開封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云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情意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下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惟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為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任氏

唐沈既濟任氏傳云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計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游處不間天寶九年夏

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旣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馬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馬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輙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中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在門屏閒問其姓第鄭子旣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又問曰妾乃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則更粧而出酣飲酬歡夜久而寢其姸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美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何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其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莽及廢圃耳旣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向女奴從鄭子徐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

避焉鄭子疾呼連栢其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耶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乎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旨益切詞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美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比者非一自公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為人惡忌者非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悅以居前時之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得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器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得醜陋何麗之有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反命氣喘汗洽崟迎問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艷若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若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即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引就明而觀始過於所傳矣崟愛之若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即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

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嘆曰鄭六之可哀也崟問曰何謂答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惟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此崟豪俊有義烈聞此言即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至崟日與之游甚懽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恩也恐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為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游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崟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問促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為賂崟依給焉後數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逆任氏任氏問召笑

謂崟曰諧矣初任氏知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詣其所居使言徙就謂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某所東南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責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制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為任氏無何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鬻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為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於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張大為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謂崟曰此必是天人貴戚為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游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

足以爲歡可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東皐揮袂而別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閒鄭子見任氏欻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齧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閒若蟬脫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氏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嘆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袁氏

唐顧夐袁氏傳云唐德宗時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游於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爲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豔麗驚人桃初滌其乃華柳乍

含其烟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見恪遂驚慚入户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甚慚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盻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内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乏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現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逾於向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徙囊槖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為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僑居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綢一永霄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别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具陳不然當受禍耳恪曰未嘗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形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

漸虧精液漸輸根蒂浮動骨將枯槁顏非握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妻之因張生大駭曰即此是也其奈之何又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恪曰豈有袁乎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遭遇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曰妖由人興人無舋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期奉借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亞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敗藕耳恪愈懼似欲奔避袁氏乃止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年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將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告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至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

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此去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膳蓋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裝携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徑者恪頗異之遂持白玉之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返復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桂廟通釋綴於此憐其慧黠以東自而易之閒抵治京獻中天子曰有天使來姓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於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其所之嗚呼不期今日復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六七日艤舟携二子而迴棹更不復之任矣

哥舒翰

唐段成式夜叉傳云哥舒翰少有志氣居長安交游豪俠有愛妾裴六娘容範曠代翰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餘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異既無他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歿何間獨宿繐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悲歎不

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視鋸牙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舁櫬於月下破而取其尸臠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捉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救之翰遂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啖處亦無所見恍惚以為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跡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顯達

劉積中

夜叉傳云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僅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惟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祝狀顧令灌夫人茶將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備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許之至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自來邀請劉與妻從之而往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迎列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

已殁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殁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一二數日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成婚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心痛病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屣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人持兵杖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所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薛淙

夜叉傳云前進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閣庫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髮鬚不翦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游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遥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子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共遂入枯木

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劒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非人也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汜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十千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以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病僧為異無乃陋乎

人生尾

清楊炳堃自定年譜云吕麗堂長孫落褥時尻上有扁尾約長寸許從前安徽光藩司聽諸尻尾長尺許其形圓尖後官階至二品因名其孫為志光

有尾人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順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衙前橋鋪行身有尾其長半尺有白毛寸餘人伺其浴廹而觀之毛不諱也言其父向業布行中年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覩一美婦姝麗非常驚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妾也為正妻凌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廟後有仄徑吾家往來甚便吾棲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乎婦唯唯從之至家性極和

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為妾頗善操作舉家相得未幾妻死遂為正室産友夏生而有尾父欲棄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毎經營困乏婦必助之貲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見其藏庋之處逮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撫友夏泣曰吾緣盡從此辭矣囑家人善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夫親見友夏自言之

洞中小人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潄石閒談

樹怪

𦖸賸續編云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鑪旁踞坐諸禪侶驚愕散匿石濤凝然不動徐舉鐵火筯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筯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攜笻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槎枒如人樹木上有橫坎廣七八寸鐵筯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即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太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雙體人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盒貯一灰醃小兒長尺四五寸兩頭四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人與一錢

鉅體人

述異記云堂邑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無人與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工力較他農數倍因此庶不為人所棄第免飢餓而已

襄陽縣怪

述異記云雲間癸酉孝廉李日華曙之曾祖明季為襄陽令署中時有怪一日至內堂忽見四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土非木刮之如粉戲云面何太小耶次日四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云可復更大乎次日四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占者云係獻賊兵燹之兆

天雨豆

述異記云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南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攜至余得二顆大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蔕然絕不類荳間尚有大者余未之見

男子產女

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里鄰報縣細審不誣將男

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寧家其女寄養親戚家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身有豬皮

述異記云嘉善汪一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論寒暑以布濶尺許者束腰問之固不肯言强脫視之有猪皮徑數寸毛膚宛然猪也

瞽者首豕

述異記云一庵又言壬子年有瞽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蠕蠕而動衆人去巾視之額上有猪首隆起寸許耳目口眼附於額色黝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雙腎人

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携其子約八九歲具兩陽道並生胯下觀者人畀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三見之

直脚僧

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兀坐草蓬觀者人施錢一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三首人

述異記云丁子範者京都人任江南都司守備老寓杭州言順治四年丁亥從廣西至湖

廣入西巖山同行兵役共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巖際草屋數間因求寄爨屢呼無應者再四呼之內有人應云我不可出强之復曰我出恐汝驚懼耳其聲啁啾如鳥語丁復强之則一人長八尺餘三首矗然但止兩臂昂藏而出俄頃又出一女亦三首首有高髻眾大惶遽踉蹌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怪也

狐怪

述異記云海寧有金三益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附糧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逆旅主人知其囊罄累逐之金無計忽念卜之於神間人言黑龍潭嘗有狐仙試往問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也日晡方至人已散獨行遇一老嫗騎驢又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致禮且述窘困之狀老嫗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遣悶懷因以所牽驢乘之行數里又見一嫗前嫗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爺至宅遂去後嫗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嫗先進通少頃引金入門登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董思白題也俄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嗤其藍縷者茶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妍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食羅列酒味芳醇既醉以飽時已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貂幕銀鐙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枕席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我

心迷惑以招此祟必狐惟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心已知大駡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夙緣故得至此今汝輕薄狗彘不若矣因嚙其唇蹴之下床金痛暈幾絶及醒天已將明赤身卧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焉翌日即狼狽南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述異記云徐濱溪言其祖母盛氏餘杭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叩門聲甚急啟視則喚收生者也有淡青色燈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蓐者乃一紅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稱太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甚可口食畢臨盆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籍皆樹葉也因驚疑昨晚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冥鏹半錠也惟大娘之銀則朱提焉疑為殮時受含之物耳

佛殿巨手

述異記云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鬨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抹臉兒術

述異記云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鄖襄間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顛崕絕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顱骨而已城野山僻邃閣窰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曾有數人舁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棄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為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猺鬼遇閏年輒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令嗣今李詳言之

鍾馗嫁魅

明文震亨長物志云懸畫月令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魅按此知世傳鍾馗嫁妹乃嫁魅之訛

假尸還魂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仵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仵問道人將何為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仵輿致之道人作湯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趺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按此乃道家奪舍之法也

詛人至死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為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倘或可拒以詛則可免乎竟殺之

玉俑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京口廖山人喜蓄奇物出一古玉人長六寸面目如啜泣者頂作盤髻左垂髮一縷下帷裳無襞積亦不作兩趾平其底可卓廖曰此周孝王像也余曰不然此古人殉葬玉俑蓋亡者妻妾或其所嬖肖己形而納之壙中以表同穴之情耳

鍾馗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每年杪冬末旬翰林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剜鬼睛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孰為優劣黃筌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筆力相敵難議升降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鬼目蜀主愛重之謂黃筌曰若用拇指掐其目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室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目并吳本獻上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故不敢輒改今臣所畫雖不逮古然一身之力并在拇指蜀主嗟賞之此二則相似或係一事也

蜀孟昶時鍾馗異蹟

宋黄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蒲師訓蜀人也甲寅歲春末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襴麗目大目方頤廣顙立於殿階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對云唐吳道子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痁者神也因令重修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為祟命焚之

鬼媒人

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其未奠也二幡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二幡微動若一不喜幡為不動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謂之男祥女祥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

冥中聞曉鐘聲謂之天鼓

唐張讀宣室志載婁師德布衣時夢入冥遂至司命署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出己之籍載其祿位年月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遂寤時天已曙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葢按掾所謂天鼓者也

鬼聞雞鳴如鳴鑼聲

宋人異聞總錄載建康黄襲甫為鬼張維幾强妻以女忽聞鳴鑼聲遂大寤問鳴鑼者誰也衆曰雞鳴也世傳鬼畏雞鳴信矣

陰錢

蓋即紙錢也太平廣記引三水小牘載河東裴光遠枉殺王表事云光遠遘疾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

冥中巨鏡

酉陽雜俎云明經趙業失志成疾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至曹司中見妹壻賈奕與己爭殺牛事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賈始服罪按此殆世俗所傳業鏡者乎又云命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過錄者數盈億兆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清周亮工書影云七趣升降於死時冷熱可驗生時惡業熱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熱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

說妖

陸粲庚巳編云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為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夷堅志云一名獨脚五通予謂即傳所謂一夔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蕭之義）五魅皆稱侯王其牝

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於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歎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甚者曰燒大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愚人信之有郄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為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率與魅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去以為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酉陽雜俎亦云山蕭能燒廬舍）性極好淫婦女渉邪及年當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巍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己其冷如冰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於此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遂到家排擊門闥糞穢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為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於庭錢猶熱牕眼中徧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八手映牕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跡數十皆長尺有咫醫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

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牀後食唖唖有聲秀才沈鎏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鑼自行且擊累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盌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安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盡燬其廬乃已翁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急逐之遽滅煮飯鐺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為結壇考劾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蹶死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笥衣十六笥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甚妙神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解勸乃放還云容俟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為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旋活言神云吏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娩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産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娟好及周歲曰吾今携兒去矣如是輒夭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雨妻李氏僞吳司徒伯昇之裔也初嫁時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廹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畢列酒杯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杯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予家神已凝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癲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為士人朱愚妻魅因隨往愚母本滕也婦見輒罵云老婢老婢與人應答盡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

炬數百有人著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數享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為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或失物者叩之言多奇中陳為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甚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於堂忽內有貴人傳呵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興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為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為禁約焚燬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張如九妻羅氏

王逋胠蚓菴瑣語云順治九年三月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遺有衣飾數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卸懸架上忽碎裂如割呂疑子女毀壞罵詈不已忽聞羅氏空中作聲曰汝着我衣故割破何與兒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痛楚不甘故投五聖宮來報雪耳如九惶懼哀求間忽聞數鬼謂羅曰我等被汝拉來眞帛俱無不如他

去羅慰留再四向呂索匙鑰不與即聞擊聲廚笥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卧榻呂與羅索贈羅云有些小物在汝枕下往覓果有金耳環一雙白銀八分在焉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内外姻戚聞其事往與叙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子女托乳媪并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復留矣九月十三日如九死鬼亦絶響如九與予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霄羅氏之伯友梅與予至交咸親述鬼語歴歴

人虎

唐李景亮人虎傳云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畧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年春於尚書右丞楊元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欝欝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耶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佚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廹衣食乃東游吳楚間以干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閒館以俟之皆晏游極樂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畧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於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去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閺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不可以前傪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耶遂命駕

而行去未及數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傪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者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傪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我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過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過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傪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有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峻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傪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為不見我而自匿於草中而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傪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攖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我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

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久之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岩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為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呼天俯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嗟咨殆不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尚何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幸唐突故人慚惶殊甚傪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匹留以為贈何如虎曰食吾故人之僕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傪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為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如何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為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知我化為異類乎君自南回為齎書訪我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儀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塗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傪

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世雖有遺稿當盡散落君為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户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傪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也既又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傪復命吏以筆錄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傪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為恨耳虎又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游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稱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故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願與子談叙別甚久傪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傪亦大慟行數里登嶺看之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至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

書及賜贈之禮訃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號略入京詣脩求先人之柩脩不得已且疏其事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飢凍焉脩後官至兵部侍郎

真真

唐杜荀鶴松牕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擕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仍是舊畫焉

産怪

右台仙館筆記云安慶人游某僑寓江西其子婦重身逾期不育腹彭亨若五石瓠或薦術士治之術士至披髮跣足禹步於庭仗劍指魔口誦咒手執一雄雞刺其血書符二一焚其灰於水令婦飲之一令婦佩之於身曰兩日內必生然恐所生非人也越兩日婦腹震動大痛欲死俄腥風起自牀下燈光慘淡房中人咸凜凜而婦已産矣視所生兒毛鬖鬖而色甚黑眼鼻不可辨口則甚濶幾過其耳手足亦畧具通體柔弱無骨提挈之則長

釋手則短咸共怪異恐驚產婦命舉而弃之野余二兒婦因言其在家時見親串中生一子至十歲外猶不能行立置之一大木盆中便溺皆於是提挈之則高與人等釋手則一皮渾脫耳其母惡之其祖母憐而飲食之年十六竟死於盆中余謂古稱徐偃王有筋無骨此豈其類歟大兒婦又謂湖北咸甯鄉閭多怪產有石氏婦凡九產而生怪物九大兒婦之嫂石氏女也實親見其三一猴一蛇一鳥

道人袖鬼

述異記云康熙念四年小除日漢軍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煩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曛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我等來路已遠比汝至城門已扃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亂塚中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步繩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纍桌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敲火炙肉俄頃繩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爲狀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即袍袖一展炙肉散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中覓故道比辰刻纔抵城門到家神已癡矣未幾奴斃

○節錄宋歐陽玄睽車志

無處非鬼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五入國白玉城自女牆至城下俱以白玉為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

以鬼為飯

江南有人長七丈名黃父以鬼為飯以霧露為漿

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著地化為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百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畏人

人鬼各半

有女巫識鬼形狀孫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

衣服鬼

衣服鬼名甚遠又世說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然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倀鬼

虎所至倀鬼為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食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囓蠹魚不生

俗鬼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尚俗鬼故也

瘧鬼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瘧一鬼不銷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鬼

鬼乞婚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壻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鋪公鋪母

省中多鬼

晉以來尚書省多有鬼怪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見者多死宋徐孝先居之鬼物遂

息

人鬼相觸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海潮鬼

一人夢亡者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鬼事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鬼携扇去

范魯公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因携公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鬼治家

有民家主死不離其家有所為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

鬼手入牕

馬公亮少時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疾呼手不能縮

紙上鬼

李恒家事巫祝陳增妻召恒恒索於水盆中沉白紙使增妻視之正見紙上一婦人被二鬼驅拽增妻惶懼告增增明召恒還以水盆沉之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驅拽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蓋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

鬼借筆

王紹夜讀書忽牕外有言借筆者紹與之於牕上題一詩曰何人牕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鬼續句

鄭郊過一塚上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嫋嫋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鬼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為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

鬼生子

胡馥之婦卒忽於燈後見就依如平生時云當為君生一男馥如言暗而就之十月始娠果生一男男名靈産

絶鬼食

宗岱著無鬼論無能屈者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饗鬼

若於墓祭祀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黄昏時於野田中呼鬼名字必得饗也

治中惡鬼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

與鬼語

漢時王忳字少林為郿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寃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訴為縣門下游徼所害忳曰當為汝報之鬼捉衣而去謡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彼走馬與鬼語

鬼妻

粤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

○節錄梁任昉述異記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蛇目圓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玉女岡

斗鄉西埠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湧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還魂樹

聚窟州有還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

鼠國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之則嚙人衣裳

活人草

漢武帝時西方曰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

○節錄唐陸勳志怪錄

鬼物

有人夜泊舟富春閒月色淡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陊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說亦空潮生沙

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林中怪

黄韞説明州黄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雙筆自舞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迴旋不已杜曰既為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一團毛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其室家人擊殺之面如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即不為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餚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

猪臂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容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即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郤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

一物如人眼

蕭餘上元夜於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閑置掌中每行墨闇衢巷隨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鑒後因而飛出

人頭食肉

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水影

大歷末深澤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遥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柟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户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恠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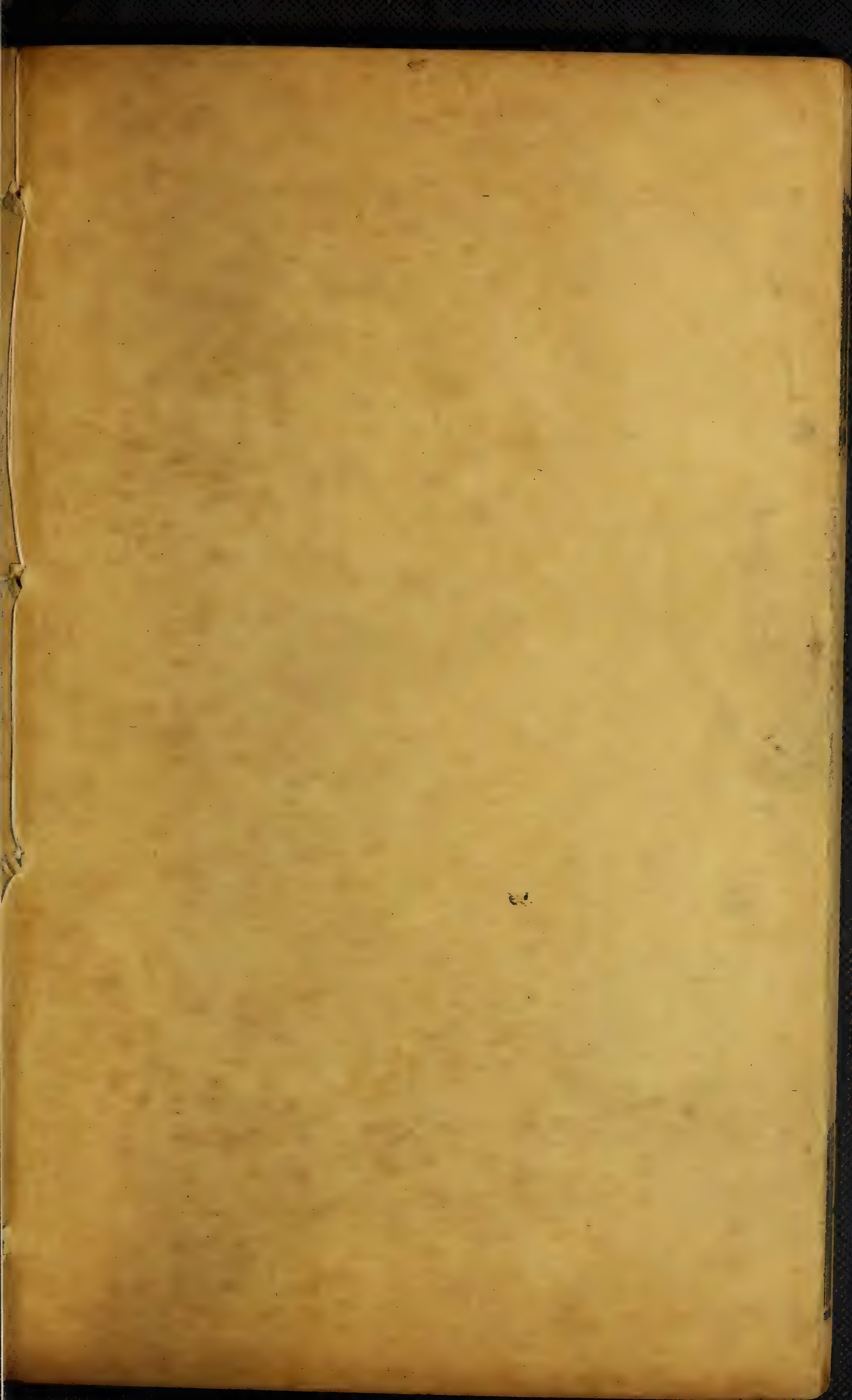
鄭彦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頻然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首而已忽而火光屋壖瓦擲投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污穢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猒劾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静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别有顧即見嗔怒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虱異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語阿房宫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一終





二十三 草木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草木

四·四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二目錄

草木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二

草木

青𣛙子

明李日華紫桃軒襍綴云。四明山產青𣛙子。其樹不可見。每於石上得之。葢洞天中物。神仙所秘耳。

黃皮果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廣東謠諺云。飢食荔支。飽食黃皮。注云。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漿酸。而除暑熱。荔支饜飫。以黃皮解之。

胎生果

清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三衢有白果樹六株。枝葉無異。每歲果生時。即於皮中腫起。其大日增。至果熟時。取刀破皮出之。可得數石。味亦如常。名胎生果。

田禾以把計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湘江以北田段計攢數起畝。每畝大約百攢。禾凡五捏為一攢。五攢為一把。即畝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上下耳。

竇家槐

清查愼行人海記云。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竇禹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五席。稱竇家

槐按靈椿丹桂久為實家佳話不意二千年後猶存此老槐也

玉米田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見楚紀

荔枝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云僑居浦城日余壻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味尚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于西禪寺侵曉摘下即裝籠登舟）分來南浦滿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𦝼行（時屆余七十賤辰前數日）偏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偏貽浦中親好僉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為問者余雜考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于通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溫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檢）殆奏罷之

荔枝之禍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元鼎六年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數十人按荔枝為南中尤物人知紅塵一騎勞人害馬為荔枝之禍不知又有此事又云其實則歲貢馬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言其弊遂罷其貢按東坡荔枝歎自注云唐羌字伯游為林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此云交趾守當時言者不止伯游矣

老子手植檜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壇古檜數十本相傳為老子手植

唐宣政殿松

宋龎元英文昌襍錄云元微之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又云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桉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必搜監察所掌也

大瓜子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當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生忽一年

於衆瓜中得一大瓜喜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一蓋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濶三寸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按如此大瓜子實少見之物

華山將軍松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遊記云度蒼龍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按人知泰山有五大夫松不知華山有將軍松也

清黃易嵩洛訪碑日記云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二將軍柏大三人圍又引明都穆遊嵩山記云嵩陽廢觀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按此則嵩山又有將軍柏矣

接骨米

清楊炳堃自訂年譜云雲南物產有甚異者騰越一帶有黑米其色如墨截斷而炊仍復連續名為接骨米食之可補筋骨

和尚稻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糯米之名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釀酒必以糯其品非一粒長而釀酒多者曰金釵糯色白而性軟五月種十月熟曰羊脂糯芒長而穀多白粰四月種九月熟曰臙脂糯色斑五月種十月熟曰虎皮糯粒最長白粰有芒四月種七月熟曰趕陳糯粒大而色白芒長而熟最晚其色易變釀酒最佳曰蘆黃糯粒圓白而粰黃大暑即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酒曰秋風糯可以代粳輸官又曰謾官糯不耐風水四月種八月熟曰小娘糯芒如馬鬃而赤色曰馬鬃糯按此等名色今雖老農不盡知也

看花述異記

王晫看花述異記云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素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為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墻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逕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為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芬菲滿目

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侔于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左曰太師府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為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孺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堦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偶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

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曰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為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倩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鬟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艷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人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為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歎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為解語花又曰海棠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搊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詞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看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

也頃乃調宮商手促柱轉妙音予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最善此予方知是女即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歌聽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誇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献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以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囀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夫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曲風庭叶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

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柰何不為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乃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横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然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

花隱道人

朱一是花隱道人傳云道人姓高氏名曨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弃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為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壓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閫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為蠖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

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騄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籜冠草履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為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為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傍築匡墻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概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晳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為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逵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為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誚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瑤宮花史

尤西堂集云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為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

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容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為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鬨堂閒以微言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冷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朵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淡神姿艷發顧盼嫵媚不可描畫搴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為一物塡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為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欷歔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為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鬟環下碧霄

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餘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鬭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魈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為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為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贔屓崪為掌雲氣時流十指閒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閶闔乃坐青蓮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峩兩山一劃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

居此都轟收別館稱中阜何若淩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眞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竟日我向瓊宮作記書大丈千言若蝌蚪展予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展予

上虞縣秦松

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木則楓挺千丈松封五夫周世則注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木為五大夫之處宋許觀東齋記事云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據此五夫之名因焦氏始有也

柏化石

清施鴻保閩雜記云莆田壺公山有柏一株長止五六尺下半已化為石名柏化石以石欄護之

化金之木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韓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小師

中道奏厠以瓶挂樹端瓶重木弱爲風所揺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黄赤既煅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絶按此則世間眞有化金之術矣

治蠱草

唐房千里投荒雜録云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必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蠱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

刺桐花

投荒雜録云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類其木爲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

鶴子草

唐段公路北戸録云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子夢芝采之曝

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狀翅羽嘴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延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飼之如養蠶諸蟲老不食而蛻為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為細蝶郭子橫記勒畢獻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形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間如黃鵠也國人以此為候日晷亦曰候日蟲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帝或襲人衣袖因名禪衣宮內嬪御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然事有相類者見拾遺引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流血染袴和自舐瘡太醫曰獺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點處

越王竹

北戶錄云嚴州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為籌筯凡欲采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陳藏器云越王餘算味鹹生南海長尺許

斑皮竹筍

北戶錄云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筍諸筍無以及之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博物志曰斑皮竹堯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爾雅曰筍竹之萌說文曰筍竹胎詩疏

義筍皆四月生巴竹筍生八月篃音媚竹筍冬夏生永嘉記含隋竹筍六月生愚按山海經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箹必六十年復亦六年是也南中有以竹為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截象皮如截草也愚聞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戶犯鹽禁避罪羅浮山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丈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戶因破之為篋會罷吏捕逐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篋以為奇貨後獻于刺史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許氏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筂音鐘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無核荔枝

北戶錄云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瘦米草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閩中產烏飯草能縮米一名瘦米用以煮米米粒堅細每斗僅得升許第色帶黑耳軍行必備可以輕騎遠出

戒火草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二月仲春云此月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四時皆須戒火獨於此月種草者周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原注云今世名慎火草不須根惟插心

而種復生

金星草

宋宋祁景文集有金星草贊注云生峨嵋青城山葉似萱草其葉皆有點雙行相偶黃澤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云金釧草醫家用傅疽創甚良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有鴨脚金星小者名七星草俗呼骨牌草惟無五六蓋五六乃天地之中不易結又有魚鼈金星草葉一長一圓長者為魚圓者為鼈魚葉經霜則老背起金星惟鼈葉無又有鳳尾金星葉類建蕙而短背有點子兩行相對有數十粒極密皆此類也

舞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玉蘭辛夷

天香樓偶存云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詠辛夷者極多而詠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唐宋人詠辛夷詩其不著顏色

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色者如裴迪所云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見者是紫辛夷耳夫夷與荑同苞初生似荑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蕊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圃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暫籍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天香樓偶存云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王藎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梫一名木樨愚按桂之種類不一有牡桂菌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樨亦未確也

佛面竹

清施可齋閩雜記云佛面竹長一二丈粗及把節甚疏每節有一佛面眉目口鼻皆具可以為杖出龍巖及永定武平等山中俗為定光佛杖東坡送佛杖與羅浮長老詩十方三

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查初白注未詳舊注亦皆不及蓋此種竹從前未見記載也

竹尊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崇勝寺後有竹竿餘獨一根秀出人呼為竹尊者洪覺範為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坐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按竹尊者之名甚新

新婦橄欖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綵橄欖以其子繁小按新婦橄欖之名甚新

羞菜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汝羞否即時憔悴羞色人去青如初

筆蘆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姑孰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舒頔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頔元末人

石鹽木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廣東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為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石梅石柏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横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石柏生海中一榦極細上有一葉宛如側柏扶疏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

巨桃核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八年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濂撰蟠桃核賦

莫結子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猿亦不能升厓巔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於崖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

看麥娘

明王磐野菜譜云看麥娘隨麥生隴上因名春釆熟食又有抱娘蒿以叢生故名二三月采熟食

燕子不來香

明王磐野菜譜云燕子不來香早春采可熟食燕來時則腥臭不堪食故名

豬殃殃

明王磐野菜譜云豬殃殃豬食之則病故名春采熟食

拜枯樹乞長生

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云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仙去

梀木有文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木中有文多是梀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梀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頗類顏真卿極有筆力

竹葉變黃金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崔魏公說有王修能變竹葉為黃金某所目覩

正午牡丹

黃𤥂餘話云埤雅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知其精麤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竊謂觀於此者

求古人之意又不獨區區一畫也維文章亦然蓋有文章之妙其精氣神光在阿堵中而讀者以鹵莽失之則是負古人之意不既多乎

羅隱手植海棠

黃孏餘話云杭州錢塘縣有羅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見明人姜南明叔剔菡閒思錄彭淵材恨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故世號昌州為海棠香國元之此詩手植庭花滿縣香倘亦重江東之流風餘韻為若髣髴閒得其香氣如此邪詩人之言故非有實耳

雲南亦產荔支

清杭世駿榕城詩話云荔支不第廣南閩蜀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支販賣為業謝肇淛滇略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把一在王參戎野墅僅六寸徑耳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按此則雲南亦生荔支也

明張萱疑耀云荔支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支販賣為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支也

荔支亦作欐支

清吳應逵嶺南荔支譜云荔支亦用欐字衛洪七閒云蒲萄龍目椰子欐支作此字注云出段公路北户錄注

荔支有以人名者

清吳應逵嶺南荔支譜云譚世祥以種樹人得名又有荔曰周紹玉相傳紹玉官于閩移種歸植又云一種名黎仲思思讀去聲出順德亦以人得名

唐貢荔支地

清吳應逵嶺南荔支譜云唐鮑防襄州人天寶末舉進士時明皇詔馬遞進南海荔支七日七夜達京師防作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是知貴妃所食荔支實出南海蔡君謨謂愛嗜涪州荔支歲命驛致羅景綸以為一騎紅塵乃瀘戎之產誤矣自注云出徐氏筆精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余昔記唐世進荔支于辨誤門云唐制貢自南方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支蓋妃嗜生荔支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東坡川人故得其實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言荔支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冬日生荔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永福張鋤柄事云及冬有青衣擎生荔一柈獻蓋郡中多以穰代新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倘無恙得以巧飾欺計

藏荔支宜密封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招送客燕於眉山館偶有荔子兩柈留館中經宿取視綠葉紅實粲然乃知尋常用籃絡盛貯徒欲透風不知為雨露沾灑風日炙薄經宿色香都變試以數百顆貯以大合密封之走价入成都以遺高宋二使者亦兩夕到二君回書云風露之氣如新記之以告好事者

荔枝

天香樓偶存云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一騎紅塵僅以博妃子之笑矣

樸荔

閩小紀云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樹主與樸者倩慣估鄉老為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樸家囑少

荔歉

閩小紀云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圍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露雪皮輒作濫鐵怪

石色或一間歲實即歲實亦即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濯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囦關以上無荔

閩小紀云閩囦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即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水晶丸

閩小紀云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為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尚蒂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較諸荔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即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人誤作焦葉

長樂瓜荔

閩小紀云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剝荔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荔郭蓮峰常以瓜荔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甘于荔荔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徧見含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密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室內神清如誚荔子之將膚都艷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

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為湖目冷層綃剝出蕙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咸失笑

嘉客紅

閩小紀云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枝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為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閩小紀云初但求之楮潁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為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傞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身亂擲桃花映客酡斜批鶴頂間青羅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留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遥看巖下爛斑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珍珠傘

閩小紀云江西丘坑口撥土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為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為敵所破當即呪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

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閩小紀云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産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産方竹余常得數千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即令暫規數枝未爲不韻

夾竹桃

閩小紀云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艷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即不生虎林一郡閒只三數株金陵閒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蓋傳閩中俱那衞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小紀云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榦有即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詭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茉莉樹

閩小紀云里壹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為予言連江鐵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唱龍眼

閩小紀云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踈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接龍眼

閩小紀云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為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為胡椒眼覔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結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箞

佛手柹

閩小紀云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柹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穰色味則皆柹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為繞指柔

鳳尾蕉

遯齋偶筆云甌越産鳳蕉丞院中有一本大如盎高三尺許中折僅存其半倒地數尺復生根亦高三尺許臃腫支離膚剝落如刻劃狀葉挺立而叢生兩本各十餘葉長三四尺大如蕉條分若鳳尾故名葉之下生花與葉一色大如蓮而倍之每瓣俱如翔鳳頭翅宛然絶肖命婦冠上飾數十瓣攢集而成花經時不凋落其根以鏽鐵釘釘之愈茂亦名鐵蕉

蕉實

遯齋偶筆云吳中芭蕉有葉無花間一作花傳以為異甌越所産開花者十六七花如菡萏色微綠長柄日開一瓣瓣卸即生蕉實亦微綠然多不成至閩南則以為果實矣地氣寒燠之異也

永嘉柑

遯齋偶筆云過桃花嶺柑即甘美勝橘柚輦至京師充貢餘以餉上官稱嘉果其在永嘉微酸澁土人弗貴也又有朱柑色赤勝黃柑其味薄劣不中選此乃所謂金玉其外者耶

沈香梅

遯齋偶筆云金華土人植樹俟其大截去之而留其根高尺許上接綠蕚玉蝶千葉紅梅數灌溉不令枯死乃漸雕斵成沈香片光潤黝黑而無皮梅枝屈曲有致花開或數十百朶或紅白間開豪家買餉貴客嘉者索價至數十金土人擅以為利亦有用此法接植金

橘蜜𧁲者果亦能大而繁

桐花

遯齋偶筆云桐花小如茉莉香亦似之余外舅蓉圃先生有句云可惜深閨新浴後不曾放在枕邊香余應之曰蘭香晝舒而夜斂茉莉夜蘭則反是物之貞淫於此可見桐花入夜必不香香則人將乞憐於君子矣先生曰不意玉潤少年乃有是莊語

椒繭

遯齋偶筆云繭綢出山左有大小二種大繭蠶食槲葉俗名波羅葉繭大如雞卵絲硬小繭大如橄欖其蠶皆食樗絲柔價常倍於大繭椒性辣難飼蠶蠶食椒葉多死成繭者少閒有野蠶落椒樹食葉成繭繭上常粘椒葉即雜樗繭中鬻之然千不得一雋聞木菴董公積之數年成數尺以覆衣裘不生蛀其形則固與小繭無異也至辨大小繭之法以絲加熾炭上其灰直者乃小繭椒繭亦然若大繭之絲見火即拳縮矣

一枝蒿

遯齋偶筆云類青蒿葉尖長兩分作百十鋸齒狀初發時亦堪娛目不似蒿萊之可憎也甯署有一叢不知其名李都閫見之曰此名一枝蒿可療蛇毒家在雁門多産此草關外人常買之去

曼倩

遯齋偶筆云曼菁葉如箭桿白菜根大如芋紫色烝食味甘略同芋吳越間無此種秋田先生栩園詞曾及此其末二句云葫蘆長柄種猶存拈來誇向小江村蓋以南人所僅見也閩越多薯芋則無處無之此皆易長價廉最療飢而味亦美所謂山有蹲鴟至死不飢信然

蘘荷為嘉草

晉干寶搜神記云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太平花

清高士奇天祿識餘云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娑羅樹

清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去臺懷二十餘里經一山村禪棲數楹在山深處前有古樹高二丈許枝幹盤虬相傳為娑羅樹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枝二百莖唐李邕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洪邁容齋隨筆

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矣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亦此樹耳范成大三峩山記大峩山有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觀諸書所載娑羅樹不獨此山有之然其生特異凡木樹數百枝枝十餘頭頭六七葉惜未見其花時也

清許纘曾東還紀程云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内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亦名娑羅樹據此則娑羅樹即優曇花矣

東還紀程又云安甯州温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白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枝忽出枝葉宛然土人以為異自滇攜歸無恙

竻竹城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新州有竻竹城記注云紹興二十年郡守黃濟遣人取竻竹以為城環裛一千二百八十丈胡寅為記

晉戴凱之竹譜云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鍼亦曰笆竹城固是任注云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狄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按竻竹當即此種也

倒插竹

清程祖慶吳郡金石目平江路嘉定州集仙宮瑞竹記引錢氏跋尾云元時集仙宮道士孫應元嘗於齋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後遂成林因以名軒

種竹法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周益公二老堂雜志云種竹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隨月定日無不活又云以糟雜細糠和土種竹甚茂明年生笋成林又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札以麥拌土置根下雖盛夏亦生

宋汴京有瓊花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蕊花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子美樹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為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為子美樹

中嶽倒植松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僧云此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其樹亦可怪也

華山小松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華山出小松長二三寸登華者道人以此為土物餽遺以淨甌盛水置其中青蔥可愛行則夾置紙本經年累月雖乾不瘁見水仍活名華山松實則苔也

芭蕉女子

庚已編云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閶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洒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死數僧矣

鸚鵡山茶

庚已編云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為翼二瓣合為腹二鬚垂為足而蒂橫生為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即此樹間所開也可為異矣

瑞蓮

庚已編云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廵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

而施修撰槃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兩月而吳文定為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丙辰狀元為今朱學士希周前一歲城西穹窿山風雨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為諸生云

王瓊冬月開花

宋楊彥齡楊公筆錄云王瓊妙於化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王瓊乃武宗時人

木犀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千木派別黃香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

陸放翁未見桂花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鎖得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別記其說云桂花以春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新書云錢唐靈隱山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妄指木犀為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此又云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云此

樹白花紅心因以為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一山桂云此花紫色英蕊繁縟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梫木桂郭景純曰白華不言丹紫選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春也孫少媿東皋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旁多巖桂冬初花發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類犀角也冬初發花固由土氣有異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按此則放翁所說在愛日齋主人已不甚為然也

鐵樹開花

清諸人穫堅瓠集云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里雜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家圃中其人言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宏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嘉靖四十五年再花信書中所載不誣惜不記所睹者何書按鐵樹即紅豆樹

紅豆開花

清鈕琇觚賸云吳門東禪寺白鴿禪詩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祝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疏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遘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英小於槐角霜後英落其深紅可愛

虞美人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

清周亮工書影云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妄不待辨矣虞娛古通不必改字

後姚婆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延綏鎮新志花木類有後姚婆一莖作蓓蕾開花五六瓣俗云舜母亦曰虞美人因虞字而傅會殊謬虞美人即罌粟花俗名米囊有千瓣五色又名滿園春按虞美人與罌粟花似非一種當更考之至姚婆舜母之名則更世所未聞也

富鄭公家凌霄花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富鄭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韓康則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而猶興者也康則請賦之予為七言詩一首

種荷花法

清王士禎居易錄引周益公二老堂雜志云種荷花以羊角投池中立成

蒿可為柱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杠

紅梔花

宋張唐英蜀檮杌云廣政十二年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

鳳棲梨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陝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鳳棲梨原注云洛中記異

緬茄

清金武祥粟香四筆云茂名緬茄明李邦直自雲南攜歸茂名縣志云緬茄高五六丈大可蔽牛三百年來中土無雙咸豐六年忽在南關曹家生一株今已成圍結莢尚小

菩提葉

清許聯陞粵屑云孝光寺有菩提樹梁智藥三藏攜種植此六祖慧能自五祖傳衣鉢回淨髮於菩提樹下今髮塔尚存樹側其樹枝柯拳曲大數圍葉大如掌寺僧採之浸以寒泉歷四旬浣去渣滓惟餘細筋如紗縠如蟬葉可作燈帷笠帽以贈游客乾隆乙卯羊城

颶風大作將樹吹倒方伯陳簡齋率衆扶植以稻穀十石覆其根而培養之終亦萎化寺僧於德慶州得舊根真種又樹於此今婆娑繁陰矣

胡桃似古賢

清周亮工書影云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滔母孫姓即賦空侯者

橄欖與棗爭

宋戴埴鼠璞云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按坡詩自用此義但崖蜜不知何物戴氏引鬼谷子崖蜜櫻桃也鬼谷子實無此文不如從舊注竟以為蜜也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坡詩本此

芭蕉諢語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艮嶽之上以移根日遠未久即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石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諢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為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為少破

苞裂生魚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溪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土人視草之疏密卜魚之多寡

花爲蝶蝶爲花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溪壑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蝴蝶卸則隨風飄揚直上爲真蝴蝶矣附於高枝仍爲花結子可啖

梅竹宜瘠地

明張萱疑耀云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肥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

接花

宋高似孫緯略云山谷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接花之法惟見劉禹錫詩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般花

合歡筍

唐段公路北户錄云公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有人獻合歡筍於韋公尚書者自一本分

為兩歧長二尺餘乃蜀之瑞也公命公路為七字句歌之

鄱湖採藥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許鄺無豫章回云於匡廬得見秦中老仙號無顛者年已百二十歲有奇指示採藥乃鄱湖濱一山其趾浸水中五丈餘冬月水涸盡乃得就採其藥於亂石子中別之大都百斛石子止遇一二枚非誠心真懇者不一遇也藥以粗石包裹壁之內有紅白青諸種即真鉛真汞也得而煉之乃魏伯陽鑪鼎中物余強其倒篋相視石有細金沫如密陀僧

左牡丹右芍藥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曹州五色牡丹天下第一居人于花圃種植左牡丹右芍藥則花繁盛反是則不花花亦不繁

唐宮牡丹花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根梅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

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

李夢陽桃

清周亮工書影云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物以人重如此

大瓠

清陳鼎滇黔紀遊云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為舟航按五石之瓠莊子寓言耳不謂真有此大瓠且又不止五石也

大牡丹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牡丹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惟唐馬嵬驛者尚存正德間為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造

八普城大西瓜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楚材西游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

又云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土地肥饒故名瓜大者如馬首

大茯苓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觔八兩約有謝啟

阿魏

觚賸云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汁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並誌於此

茘根屏

觚賸云粵土踈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膴而老樹之產於幽厓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茘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榦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踈花散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翥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夭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觚賸云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閤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

薗次為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目薗次為紅豆詞人

旱草

觚賸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薺劉伯温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謂蒺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飢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蒺藜子獻者余卻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惟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獻蒺藜為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芍藥

歸田瑣紀云揚州黄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遥望之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葢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葢為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黄黄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予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有香海棠

北牕瑣語云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鄞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聞大夫欲倅鄞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不覺一笑

柳

物妖志云熙寧間福人陶象以令至秀州攜子希侃游學希侃美丰姿尚詼謔長吟獨詠慨然有周流山水之志功名事不足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淒楚淡月漾水希侃不能成寢起未數步而山中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拈韻賦詩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眄間一娉婷參前陶半驚謂曰夢耶祟耶妖曰羨君高懷侍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笑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萋蘚我比鄰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居之寂日飄搖於烟水之鄉無所欝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甿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堅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官固難舍也妖憮然欷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言乃欲為風中之樹耶

可

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邱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為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邱壑非賢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沒沒耳妖笑曰王庭三槐竇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子采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未聞榮前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以上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强也試以吾輩言之有步生蓮花者有妝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黎見逐者有啖棗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也彿若與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槫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谿人乎哉不然渭之釣叟傅之築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板朽爛濱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强也生勃然曰信如子言甘與庸庸老伍何以自别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烟暮雨同一邱耳孰分與梧檟之樲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怦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為何鄙也垂涎富貴也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夢松之思攘攘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

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
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拔園中之
葵勞苦迎合馳驅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
柏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況未必得此者乎若夫託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
菊英紉蘭佩逍遙於塢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明月浮雲不足以喻其閒
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久享愁馬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當年者亦
將與恆人論歲月乎以死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語足開心胸子殆非山
家者流歟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曰章台霸橋舊喬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行行
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以避此耳生歎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人事也
妖又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粗眠臥含情春秋虛度連理之樂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
曰然則有兄弟否妖曰紫荊伐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連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獨曷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荊人邈青松落色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責
則儕矣生曰若然則人可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良幹
郡縣之數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庸材輩蠹蝕也數矣顛仆之禍行將切於木根一木豈
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凄風寒雨杏退桃殘山
路蕭條愁雲千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暖一簇翠烟畫舫玉

驄酒旂搖映又或送夕陽掛新月暮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爲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嚼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帙一塵於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溜於不染上縱莘野之孤犁春田清靄下續梧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柱杖穿花一無留念攜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繞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留且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於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揣摩紫微之台閣肩摇黃棘之門墻韁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專恰多閒意必仙種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褥鋪松陰之下欲求再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離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繼情久已屬長條禹王山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彖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往妖艴然不許曰妾奉薄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武安之藥種邵平之瓜冷淡嚴雪乎水中也顧可自蹈危機爲人振落剪拂甚哉妾所不願也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約以送至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年餘希侃忽遘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令彖亟詣告之師乃除地當壇設觀音

像取楊柳洒水呪之結跏趺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汴山之陽是我之室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輾轉笑曰陶君有緣兒將教以不死之術非祟也師不能容為宣楞嚴秘密神呪令痛自悔恨毋為物邪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久與子游何忍遽舍願觴為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泣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希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桂

物妖志云仁和狄明善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遂入肆門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州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姓桂名淑芳嚴君早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詩曰玉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桂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山秀出當綴梅粧成金粟子逼人情味水沉香今宵欲把高枝折分付娥媚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善亦欷歔而別明

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芭蕉

物妖志云潘昌閭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城縣攜婺士陳致明為舘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欵飲庭間芭蕉甚盛常捧盃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痛招醫療拯略不能成效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令芟除已無及矣

菊

物妖志云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廖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烟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為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仲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道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咏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咏黃菊曰芳叢爗爗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烟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

能禁彭澤陶潛自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尚穿籬落繞殘金白衣美人詠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卻笑陶家狂老子良佗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是夕二美人共薦枕席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衾枕未温安忍辭去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去而復來庶幾可也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鬢白衣美人出銀鳳釵兩股以贈別僉曰願郎覩物思人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期話別不勝愁合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為道郎君赴遠行忽忽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欷歔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時切眷戀念念不忘迨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墅期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為神急取掩鬢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白蓮花

物妖志云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放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相思草

靈物志云秦趙閒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婦草人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鶴草蔓

靈物志云鶴草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鶴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脫為蝶亦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人憐愛

鴛鴦草

靈物志云宋祁曰鴛鴦草春晚葉生其稚花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為對翔贊曰翠花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皆若矯

懷夢草

靈物志云有夢草似滿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情樹

靈物志云遜頓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云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按中國有合歡樹未知即此否合歡一名青裳一名合昏一名夜合即今之烏賴樹俗名烏欀唐詩所云夜合花開香滿庭者是也或以百合當夜合誤矣其葉色如今之蘸暈錄至夜則合其花半紅半白散垂如絲枝葉交結風來自解不相牽綴晉華林園合歡四株崔豹古今註云欲

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故嵇康種之舍前蓋取歡字之義又魏明帝時苑囿及民家花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宋朝東京第宅山池間無不種之然則草亦有合歡不獨樹也

夫婦花

靈物志云薛藤河東人幼時于窗櫺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庭中歎曰良人負笈遠遊難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舒三五夜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紈聊將彩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作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皆寶袜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其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窗喚繾綣猶未畢使我夢魂散于物願無為于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歌罷仍入叢蘭中藤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丈藻異常蓋花神牖之也一時傳誦二花為夫婦花

豆異

鋤經書舍零墨云予雖籍隸上海而生長南滙故所聞南邑之事居多有某姓者本邑中

鉅族兵燹後家頓落屋宇亦毀於火因就近僦居而度舊址為園圃一日種豆初熟採而剝之則粒粒皆如人頭耳目口鼻無不逼肖頸際隱隱有血痕遂棄不食

白鴿紅豆

觚賸云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蹟遭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牡丹述

觚賸云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廸為留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朶又賈躭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玩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闢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

里而遥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鄢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産最稱爛熳亳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艑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啜茗一椽一僦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浹旬喧讌歲以為常土人以是殫其蓺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榦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蒔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亳接壤余日躋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王二紅　二焦白　馬家黄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黄　中黄　瓜瓤黄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黄　小黄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墜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

妃　楊妃一捻紅　緼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瑶池春　漢宫春　明堂紅　閬苑仙姿　陜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宫仙顔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鑪金　金玉交輝　紫羅襴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黄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粟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烏　屑綺　蜀錦　臙脂樓子　花紅□絨　雪白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朶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顔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翠　奪翠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絶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蜷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疋馬色紅有以疋馬易之

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鑪金娟娟嫵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檀塲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賈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況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雒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花妖一

玫瑰花女魅記云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窴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儕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魫冠語音儇利儀貌不似田家人相視嘻

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内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甯居鄉曈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僮以酒一罇來饋甯啟納之女避伏床下甯謂僮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與對酌胸次掛小鏡甯廉覷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佩身所着衣皆素潔而襞褶處不熨帖㨗㨗露現甯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於曝曬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窗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𧴩洽甯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甯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別去俄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甯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見其鬼也宜急歸勿留甯驚懼而反然猶卧病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花妖二

淞濱瑣話云田荔裳字補雲洛下名孝廉家擁厚貲田園廣斥喜蒔牡丹多異種魏紫姚黃不足多也春時常招友朋賞玩一夕宴罷宿蝶未來銀蟾猶皎花下微聞歎息之聲衆咸駭異生妻織雲女史出自名族識字知書能持大體因爲生言興亡盛衰之徵盈虛消息之理須先戒懼修省默弭不祥生亦然之是秋中庭桂樹忽萎生妻感病旋殞生奉倩神傷安仁抱痛在內閣中觸物生悲悽然不能成寐乃遷於外室屏人獨宿時當九月節

逾重陽冷雨淒風益形蕭寂挑燈夜坐哀思縈懷正欲拂衾展簟忽聞窗外有吟咏聲音細如女子心疑焉啟戶覘之隱約見一女郎高髻淡妝獨步迴廊往來蹀躞知雙扉已啟乃迎就生生於燈下得覩玉顏容華絕代天人不啻也不禁驚喜卻立女已入內向生斂衽作禮生亦答拜因詢風雨如此又逢深夜何閨閣嬌姿不憚孤行遠涉耶女微笑不言生問姓字自言姓孫字韻史一號蓮僊距君家只數武而遙君自不識耳女即坐生案頭翻弄書籍見生悼亡諸作曰抑何哀怨之纏綿也殊令人不忍卒讀然君夫人在地下甚歡樂恐不復念君矣生曰卿何以知之女初不答固詰之乃言今地府有女才子之選君夫人名列第一本備內宮教讀及見君夫人容為諸才女冠九王子悅之將選為正妃不日成禮生聞之不勝嗚咽繼謂女曰與吾妻為伉儷雖僅三年然深知其性情秉潔懷貞死而有知必不肯再嫁也卿既知之乞為我一探確耗自當圖報女諾之期以明夕於時窗外雨聲淅瀝益擾愁心生戲謂女曰今夕卿不可歸矣盍留宿此女曰生平不慣與人同榻必欲余留請君處下牀余居上牀生曰可遂分衾褥各半獨缺一枕女見几上有粵東攜來之磁枕曰此亦可用生睡籐床頗覺安適聞女輾轉反側久而不眠問之曰膽怯也生曳履下牀徑就女曰我來伴卿何如微近女側覺吹氣如蘭異常馥郁繼以手探其衾則密裹周身無隙可入生強曳焉女急以雙手持之生偶觸玉臂滑膩如脂不禁心為大動既諧繾綣翌晨遂留不去生即出妻平日所用粉奩脂盒供女晨妝朝起視之淡

掃蛾眉愈形嫵媚生暱愛綦深幾於跬步勿離女留匝月生覺精神倍爽衣袂間芬芳襲人因疑女為神仙中人如黃姑織女之偷降凡間也因戒家人毋得妄傳於外有詢女之來由者託言迎自西城謝家將以為續娶地也友朋中有以執柯進言者悉婉卻之逾年懷妊女即不食朝夕所飲惟蔗漿杏酪而已身亦倍重於往日及產舉一肉球片片若花房之含苞折而觀之中一男也啼聲甚雄闔家相慶彌月設湯餅筵賀者盈庭羣請女出見女盛妝立屏角向眾盈盈下拜丰神絕代儀態萬方見者皆驚以為人世無此麗姝也不識生之獲此幾生修到於是外間眾議沸騰猜疑日至一日女欲歸寧省父母因請於生遣臧獲備舟車生曰卿前言家在鄰近今何兩歧耶女曰前日寄居戚串處故云然今將歸吾故里一水迢遙非舟莫渡伊川之東衡廬在焉君何不同往耶女去三月始返攜一妹至字韻秋號蓉仙年僅十四五清矑倩盼姿態嫮婷與生初覿面紅暈於頰問答之間不能措一詞生見其嬰伊可憐亦不復盡其語欲以西院處之使婢紅于相伴逮晚蓉仙不肯往居必欲與姊同宿百方慰遣卒不從每夕姊妹同床而眠生反被擯於外一夕生歸頗晚醺然有醉意倒臥女床搖之不動不得已夾生而睡生夜半酒醒暗中摸索不辨何人但覺豐若有餘柔如無骨一縷清香直參鼻觀帳隙略露微光逼視之則妹蓉仙也含眸歛息香夢方酣生不忍驚擁之於懷天明蓉仙始覺推生而起泣謂姊曰妹今日必歸去豈能堪此强暴耶生力自剖白曰但親香澤未涉於亂卿乃慧心人豈猶

不自知耶蓉仙俯首拈帶細思昨夕情事乃不復言由是蓉仙分宿外房仍令紅于作伴睡於別榻與姊繡闥僅隔一墻見生並無所避時依肘下執卷問難奇字疑義反覆辨析生不能屈歎曰此辯慧女子也他日青紗步障可為小郎解圍一日為生前室三周年延高僧作佛事鐃鈸鐘磬喧聒一堂又於別寺誦梁皇懺四十九日生廻憶前塵泫然流涕因謂女曰前日托卿所探事何以至今無一言豈爾時故作讕語耶女曰所以不言者恐傷君心耳當日君夫人為九王子所見愛已遣鴆媒通雁幣方使入門徑前致詞君夫人怒擲聘物於地曰宮中教讀之任所不敢辭若以非禮相干雖死非所聞命且凡間燕雀豈能匹天上鸞凰如不獲已餒坑血湖刀山劍嶺皆我畢命所也一任處置何足懼哉九王子聞言怒甚令裸體置之寒冰獄中曰適足煉我玉骨耳復令投之洪爐曰鐵心石腸歷刼難鎔九王子見其不屈氣為之奪然猶未肯遽止也旋為閻摩主者所知嘉君夫人守節弗渝戒九王子弗讐令往生金閶為富室女來生與君仍結夫婦緣今入世已三年君今可轉悲為喜矣生問在金閶何處曰緣至當自知記取十三年後有五羊使者來此其時矣生因謹誌於册正言際閽人入稟有自南海至者輿從烜赫狀似顯宦言必欲面見主人生視其名刺初不相識姑出與談則其人殊魁梧俊偉談吐生風自言新卸增城縣任茲將入都引見余戚孫豈舫醝尹現亦需次粵垣與君有葭莩親有書達其女韻史余為作寄書郵袖中出一函致生忽促遽別生持函入內與女觀之內言阿秋年已長成

當為擇配如意中無可選之人即歸田生效娥英故事亦無不可青鳥使來即汝從姊之壻不妨出見也女商之生生初佯為不可笑曰恐醋娘子想喫楊梅將從何處覓倉庚羹耶女曰檀奴抑何狡獪哉欲取姑舍欲擒姑縱已如見其肝肺儂無妬意何煩療哉越一年蓉仙年已十七元宵賞燈後即令諏吉完婚一時禮儀之盛器物之華服飾之麗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歎美賓客濟蹌冠裳畢集向時納女遠不能及人皆稱女之賢生擬赴春闈公車北上二女羣勸止之曰君今日左對尹邢右擁施旦室藏佳醞園有名花每值良辰美景月夕花朝置酒並酌怡然共樂君倡於前妾和於後詎非天壤間一大快事哉恐閬苑神仙亦無此樂趣也何必手役道途再作春明之夢即使入詞林登玉堂亦不過世上浮榮耳何足為重輕如君必欲行真身有俗骨哉況儂姊妹侍君衽席要亦短緣撮合耳他時恐悔之晚矣生乃止一日庭中牡丹大放花朵皆巨如盆盎活色嬌香絢爛奪目生方與二女舉觴酬勸忽報前時增城縣令復來生即出見自言已為廣州太守茲已超擢道員因晉都門迂道過此耳翼日生設盛筵招之同賞牡丹客贊譽不絕口而盛稱一黃一紫為羣花之冠因其異種將攜之歸生難固拒不得已分植於盆贈焉自以為拱壁之貽不是過也不意客去後入視二女同時抱病月慘花蔫容光憔悴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欄前花萎閫內人亡生哀痛欲絕盡以金玉珠寶為殉及葬舉其櫬輕若無物生自此不欲居家出游江浙聊解愁懷偶經金閶城畔小住寓齋同人邀往留園泛舟偕去畫

船櫛比士女如雲生特賞識沈金蘭以為可獨步蘇臺於園中見一女子舉止態度髣髴似織雲不禁注目視之女廻顧見生恍若似曾相識訝其久矚轉眸一笑珊珊行遠託人訪之知係巨室浼媒聘焉卜宅於吳門偶與話織雲舊事女不能對

花妖三

淞濱瑣話云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中天彭為第二有鹿韭鼠姑百兩金等名今上海之西法華鎮藝此花者甚多鄉民恃以為生終歲栽培分售各處惟皆以芍藥根接牡丹花榦秋分時節埋之土中正月取出復種花時濃姿艷彩錦繡成叢十頃花田東風慣重其名厥有數種有名姚黃者最為難得而范陽紅清河白亦為無上妙品其次則梛墨祁綠品雜價廉卑無足論相傳此花為瀫溪錢氏自洛陽攜歸種之園中李氏復分栽之精益求精而牡丹之名遂甲蘇郡當時有李子先者善吹洞簫酷好此花搆別墅曰亦園其中牡丹各種罔不備每值東風寒淺南國春濃懸以百寶之旛護以五綾之帳銀盤玉合朱搯文欄一曲清平萬花齊媚怡然穆然自稱為羣芳之祖香國之王雖與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無與易也一日有美少年登門請見衣冠華煥顧影翩翩自言本范陽鄒姓向蒙培植深感仁恩刻下將有遠行舍妹孤影孑然無所依託知君長者故願歸君執箕帚而作羹湯皆所勿恤顧求金諾翼日當即送來李訝其無因謂之曰素無一面實昧平生培植之言從何而至且婚媾大事何能以金閨麗質輕許他人即使果有前緣肯相俯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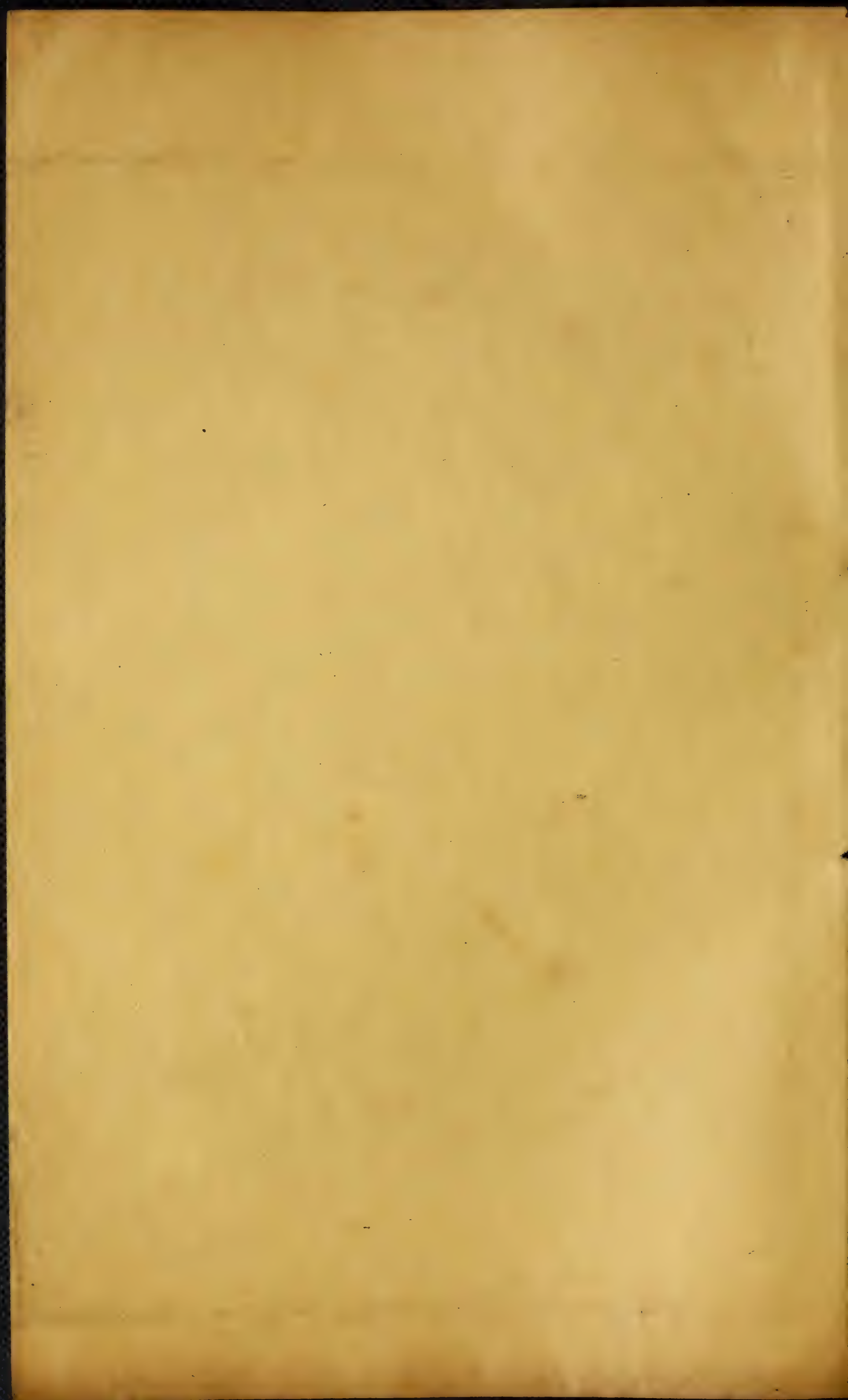
亦必托之媒妁代執斧柯始免彼此生悔鄒笑曰大丈夫作事磊落光明豈必效尋常世俗之人恪遵古禮哉况僕與君雖未一晤而神交身感久識多情弱妹于歸可稱得所僕明日即行不及俟君親迎如以草率為嫌請以一物為質遂袖出碧玉蟾授李并向李乞得玉鎮獅遽納之懷曰聘禮既交即為文定幸勿多慮致招局外之疑妹來尚乞垂諒嬌雛自當酬報也言已匆匆出門飄然竟去李深以為疑入告母殊怪冒昧然已有成言亦無能悔姑俟之次日果有青衣婢四五人送女至妝奩之盛爛其盈門殊有富貴氣象李母逆女入中堂相見訝是天人家人無不心醉行禮既竟拜謁姑嫜跪起從容無失儀乃潔治後樓三楹為洞房女自言小字秋霞早失怙恃依兄以長行旅江湖居無定所幸骨肉友愛得以相安近日兄選得蜀中一令由陸道赴川兒荏弱不能耐辛苦知府中厚德故敢相依毛遂自媒恐為阿姑齒冷也李與母見其宛轉可憐再三慰藉女性頗勤善種牡丹凡有劣種一經妙手栽培皆成異色嘗言家本洛陽遷徙至吳尚有姑表姊妹居洞庭山一曰姚鳳君一曰魏雲書一曰柳緇仙皆幼時同塾並善栽花嘗矢願共事一郎君因隨兄入粵一別已三四年未知待字羅敷適人也未李令作書通信女從之月餘有香車數輛自吳中來謂訪李某家鄒秋霞閽者入報霞大喜白生及母謂羣姊妹今日來自釐峰兒當往接遂同母出廳事三麗人已翩然而入一衣皂色羅衫年約十八九一衣杏黃藕絲繡蝶衣年十六七以來一著紫綃衣年亦二十以下丰姿艷冶各擅風流一見女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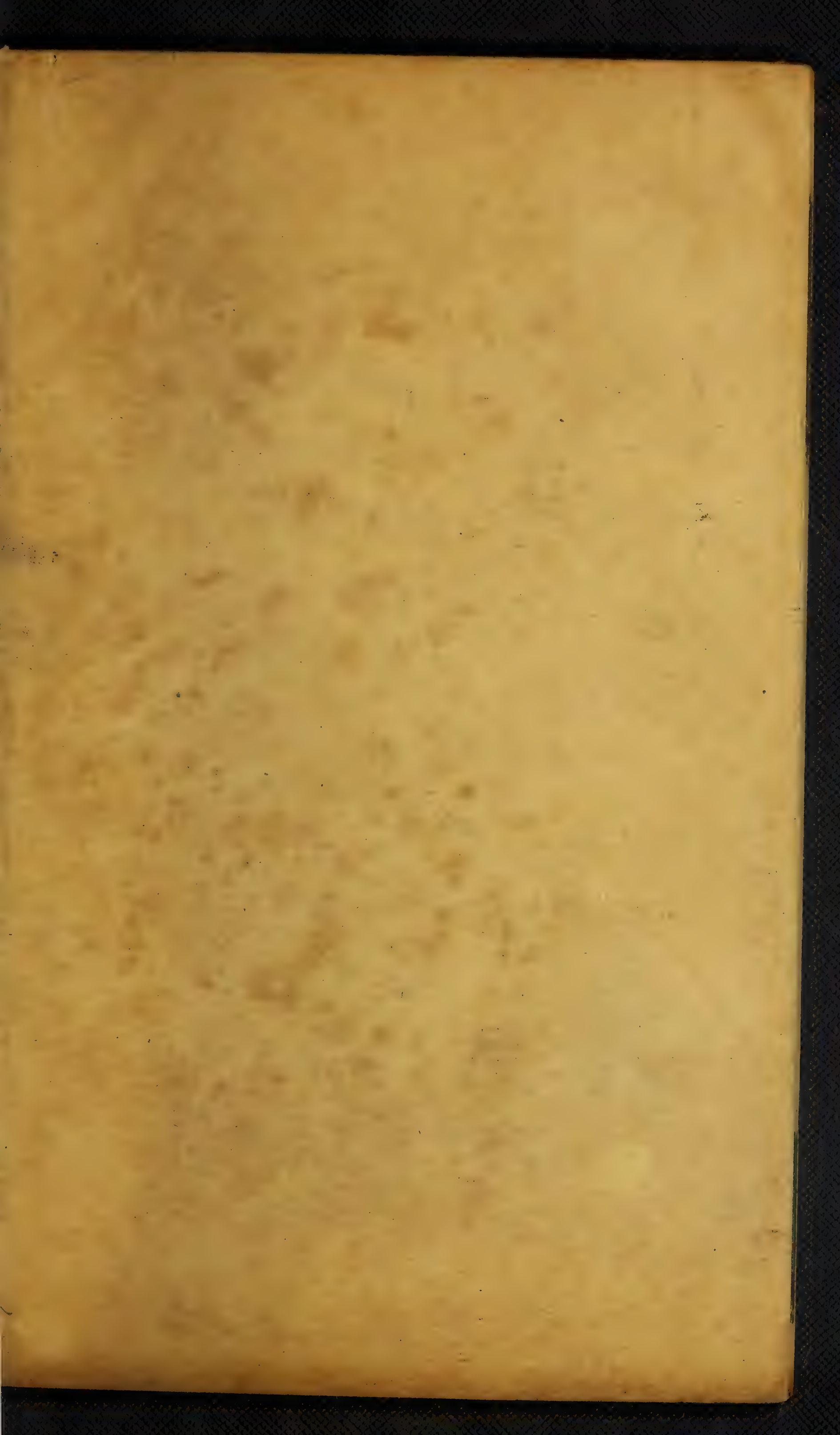
手問起居且慰曰妹等實不知姊在何所姊別後曾不以魚雁相通致妹等望眼將穿今乃私嫁良人忘卻當年共誓耶女畧道歉衷因向母述各人名謂皂衣者曰柳緇仙紫衣者曰魏雲書黃衫者曰姚鳳君衆女見母皆深深下拜李亦出見女乃一一指示之即命設筵相款席間女詢近況鳳君曰自姊去後緇妹雲姊堂上皆相繼物故移家妹處同居適歲歉賴十指以餬口富翁張監生公子佻達少年也新賦悼亡欲娶雲姊託月老以通詞倩冰人而達意雲姊眷念曩盟婉言卻之日前得奉華翰家父命妹等來此賀新婚且徵宿諾姊將何說之辭雲曰姊夫貌甚風雅秋妹擇人得所可稱巨眼惟先時何以並不寄聲鳳君笑曰自姊出行妹與阿緇常同處記得前宵猶作夢囈呼秋霞妹弗置喚之醒彼此皆失笑可見精神所注一日十二時無一刻不相思也女起斂衽致謝酒闌更轉皆有倦容女另治東樓三楹以居之因與生及母密議謂妹等迢遞而來志在得壻盍並收之後房李母恐招物議女曰三妻四妾自古云然況郎君四祀兼祧宜多蓄閨中人以綿嗣育兒與三妹夙有成言生同居死同穴義不相離但使兒不爭夕結褵之後自然琴瑟和鳴豈尚慮室家詬誶哉生聞之竊喜母猶不能決越三日姚父所遣媒妁至矣皆博帶峨冠儀容俊肅一時騶從烜赫殆盈閭巷詢其姓氏悉近時顯宦也並出姚父書謂古有以姊妹並事一人者英皇釐降千載傳為美談何事遲疑猶勞卜問嘉耦既逢良緣自締南國麗姝應推夫彼美東牀妙選深愜乎余懷奚必再緩時日哉女得書婉商之李母其

議始決諏吉成婚禮四女同居一室相愛相憐倍形親暱生顧而樂之謂閨闈中快事未有逾於此者四女既能歌曲又擅詩詞絲竹管絃靡不嫺習每值月夕花晨良時美景家讌一開衆音迭奏偶有所作一箋甫傳四詩畢和生輒自嘆弗如曰不意少陵太白乃於巾幗中遇之願執贄居弟子列生之享受此樂者十餘年自謂南面王不易也顧李母抱孫念切願急含飴而四女皆患不育因求納妾媵藉廣嗣續時滬上為繁華淵藪粉白黛綠充牣其中長短纖穠任人所擇挾貲而來者無不挾美以去生聞之怦然心動攜數千金僦屋滬北為訪艷計顧延攬既窮無論愜心當意者絕少即到眼差可者卒無一人徵逐於花天酒地者匝月有餘廢然而返四美環問之曰君所心賞者何人身價雖昂弗吝也生掉首答曰無之曰君眼界亦太高矣降一格以求之果尚有人乎生曰以艷名噪一時者如王佩蘭顧蘭蓀竊不謂然雖流譽滿於衆口而真契歉於一心無已其姚蓉初乎其態度尚堪髣髴鳳君十一然使並觀而互視之當如小巫之見大巫矣李母聞之諭生曰今日娶妾原非取色專為生子計耳可擇貧家女有宜男相者即堪入選又何必多求哉生從之近村有陸農女阿招年十七矣雖雙趺不纏而姿致自佳因以重幣購致之娶未浹數旬而入月愆期紅潮不止舉家相慶陸女好鋤地種菜無事插竹為籬犁田作稜居然有場圃間風景生與四女見之俱贊其慧心因謂之曰蒔蔬不如種花園中點綴宜於萬紫千紅菜俗物也似不宜與衆芳伍譬如四十賢人著一層沽不得陸女頷之暇則補

種諸花於藥臺蘭砌間未幾鳳仙海棠紛然錯出搖曳臨風亦增姸媚一日偶攜插移植石榴於牡丹之旁誤斷其根血濺然流出染土皆紅陸女大駭奔告生生覘之信方擬入白四女忽見鳳仙之婢踉蹌趨至氣促喘急曰鳳娘有病危在頃刻郎君速臨生入視之已不能言但以手指陸女目遂瞑生痛甚為具棺衾厚葬之鳳君既死三女銜哀屑涕痛哭逾時多有憔悴可憐之色生雖百端慰解之終不歡無何陸女產一子廣額豐頤啼聲甚雄翼日大開湯餅筵賓客畢至適埋胞衣卜曰東南方吉因命葬於雕欄之下不意稍近牡丹略傷鬚柢當時埋者不知也自此日緇仙即患病不起藥鐺經案日益無聊二女日夕伴之弗少離值西風起窗外秋聲盈耳背壁孤燈欲明旋暗怪鴟鳴於屋角緇仙歎曰吾命弗永矣千里相投不能終事良人其命也夫言訖而逝踰月二女亦死囑勿擇地他處俱瘞園中謂魂魄終當相依也郎如相念每歲寒食清明濁酒一樽紙錢一陌弔諸夜臺足矣四女沒後不數日牡丹相繼萎謝生哀痛之餘弗以為意明年四女墳上各茁牡丹一株旋即開花黃紫紅黑四色相鮮生因分植之其種遂繁獨黃色者遷地弗榮迄今牡丹之種姚黃最稀他種猶可尋求蓋四女之心猶感樹藝之恩不與李生輕絕也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二終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禽獸
蟲魚

四、五

二十三 禽獸 蟲魚附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三目錄

禽獸蟲魚附

虎兒
虎依人睡
狨食猿猴
小鹿小白牛
驢牽船
騾生子
引羊
兔
貓眼定時歌
鼷鼠
鼠數錢
千角鹿
小玉獅
跳兔
麒麟貓
羅江犬

赤蛇
蚱蜢
泉州潭水鮫鱷
石魚
漢泉三魚
菩薩魚
蚊化小魚
玉泉觀魚
墨頭魚
水晶魚
楓葉魚
耍魚
海哥
假河豚
鰍鼀
蟹蛻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三目錄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三

禽獸 蟲魚附

義虎

軫石文集云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内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為虎逕樵踴而蹷者數傍徨繞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踊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麂來飼其子仍投餕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追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

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謊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義犬

徐芳義犬記云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槖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呀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槖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齧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縶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槖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槖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槖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

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槖金無恙犬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槖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靡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御哀茹痛疾奔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宄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荊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狺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孝犬

陳鼎孝犬傳云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騂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為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

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嘷若以為衛者以是為常夜則於盧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繞母犬搖尾若為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覩茲五犬之慇慇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者衆矣

義牛

陳鼎義牛傳云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蹼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轉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

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為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觝佛生佛生斃復觝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鬬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為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烈狐

陳鼎烈狐傳云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從來請誡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瞯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刎而死乃一九尾狐也外史氏曰狐淫獸也

以溪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曰女子爭烈矣

義猴

宋曹義猴傳云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鬖髯丐子編茅為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擗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頓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為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稟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廼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義猫

徐岳義猫記云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猫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搶救不及猫亦投

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宮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是宮人屍與猫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獮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救不得狥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諂虎

鈕琇觚賸續編云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斕猛虎懼而伏地虎以唇含其頸竟不齧噬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內仍以葉覆眈視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墮遥見前虎背負一獸遍體斑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負之矩步緩行若輿卒之舁貴人者漸近葉溝下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慄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額去虎腦潰而死二乃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駁者如馬黑尾一角鋸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駁者歟夫戈二之為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駁也全其膚骨而不

敢傷𥨸其皮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爲輿晝溝爲俎以饜其欲虎之謟駁可謂至矣而莫賞其勞反責其詐卒之兇名揚而殪體裂行謟不效乃以致敗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吐火獸

觚賸續編云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遥見晴空有青色龍飛逐怪獸其獸偏體純赤狀如巨狗青龍撲舞而前此獸吐火迎鬬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狨

觚賸續編云狨生東粤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絶自愛尾中毒矢即自嚙斷未聞其以獮猴爲食也余閱南海陳恭尹狨賦而甚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賦曰猛虎之搏健步可避鷹鸇之擊伏者不摯狡兔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狨若見大吏屏息戰爪縮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捫胸抵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所聚族相戒噭嘀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樝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夭矯棘蓬未剖青樹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嗥以恐行者連臂上屋搴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操

刀學割屢舞躚躚彼肥顏厚沐而衣冠吾聞福始是曰禍先果為狨飽更被惡言謂汝不臧飲水刮腸謂汝不潔倮濯於江故曰足可躍陷於機翮可奮弋於綠坐客辨有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目擊狨之為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狨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狨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牛

觚賸續編云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爛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是乎著康熙二十三年玉樵子適在湖口聞而嘆曰五常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為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酬恩也有義騶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則龐然蠢然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背親忘讐其尚得靦顏而襟裾於世耶

粵之猫

觚賸續編云鼠之横無過於粵而猫之昏庸猥惰亦無過於粵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啟乞猫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獪厥質亦陋微朋聚工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饞同善飯頗暴比横行噲倉偷自詫肥穴竄竊辭隘唯思淮南舉不悟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徼廨公然肆相欺遠告來別界哆哆鳴橐頻窣窣緣幞快伺暗忌燈然聞腥喜餐餳空床印凝塵高壁隤墮塊核遺槃果乜汁罌甕壞轟霆駭怒鬬急雨疑流嘬書殘費補裝裀涴煩烘曬入廁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不修司捕職垂頭眾瘖聵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械尋蹊謾設機薰隊徒吹鞴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銜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縱驅擒淨若刈菅蒯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無憂君惠當再拜薛文清猫瑄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縶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縶適覩出㲉雞雛鳴啾啾焉遽起捕之比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雞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怭怭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己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云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齧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

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之能而有鼠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觀於高輿薛之辭則猫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擅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粤矣

瘞麟銘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巴州有瘞麟銘注云淳化注中牛生奇獸千古集州山民魏皐家鹿首魚尾魚鬣龍鱗四趾始生身有五色民以為妖而斃之乃葬於縣之北十五步楊羲仲為銘

飛虎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按官員儀衛有飛虎旗今乃知世間真有飛虎也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比虎差小翅如蝙蝠身如虎文飛而食人其皮可辟鬼物然則畫飛虎於旗當亦祓除不祥之意

清閔敘粤述云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間歲一見或攫人首啄食其腦余於潯守處見其皮長尺餘如黃犬形前二足皮特豊闊為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縋附崖谷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撲繩即斷蓋其翅甚利不聞食人

清陸祚蕃粤西偶記云肉翅虎産峒谿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按此

云肋有雙翅則又小異豈別一種邪

虎兒

清屠倬是程堂集有顧侯虎兒歌其序云顧沂直隸通州人生而奇勇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大挑得知縣分發陝西補禮縣調城固邑有虎暴沂率衆擒虎歸檻之久之虎甚馴沂喜曰吾將以為子虎亦帖耳就沂沂故無妻孥輒閉虎卧室與同寢處沂聽訟有姦辯者見虎伏案下目閃閃視即大懼吐實沂嘗服蟒衣假寐榻上面向壁虎疑非沂爪攫其䙝沂怒手擲虎階下觸石石碎虎幾斃沂之奇勇如此時川楚方用兵檄沂解餉軍中卒與賊王三槐遇沂橫大刀牽虎直前賊驚散陝西巡撫秦公承恩命沂牽虎入署曰太夫人欲觀之歎其奇不置云沂忘虎虎亦忘沂朝夕一室僕隸恆惴惴不少安伺間斃虎以藥沂哭之真若喪其子者無何沂亦死

虎依人睡

明歸有光震川集書郭義官事云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

狨食猿猴

清吳震方嶺南雜記云嶺南有狨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為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狨乃一一以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奉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卧而聽狨食之物之相制至於如此哀哉狨皮為褥最温其價甚貴

宋朱彧可談云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二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斤成一座價值錢百千

小鹿小白牛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康熙丁未冬余謁相國柏鄉魏公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又云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按牛不應有峯此乃强名以牛實非牛耳

驢牽船

明張萱疑耀云北地凡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騾生子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騾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騾生子竟無恙

引羊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凡祭祀進少牢以黃旗前導一羊居前謂之引羊引羊終身豢之不復屠宰聞少司馬朱都納公說如此

兎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曲禮兎曰明視陸佃曰兎吐也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兎舐雄豪而孕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兎說以為兎之雌雄其孳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葢古所傳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貓眼定時歌

清無名氏調燮類編有貓眼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𪕮鼠

宋龐元英談藪云漁溪言曩在筠州新昌縣至五峯問山中有虎乎曰山中皆大木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𪕮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

毛披虎身著處必生蟲徧身瘡爛以至於死故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鼠數錢

清方濬頤夢園叢說云粵東有錢鼠其吻尖其尾長其聲若數錢然故名俗云見則主人家有吉慶事亦猶京師人尊蝟為財神也

千角鹿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慶歷中遼主原注興宗號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為獻旁題年月日御畫上命張圖於太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闈宣命婦觀之畢藏於天章閣按鹿有千角者亦奇

小玉獅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喚則跳擲登几唇危坐分殘粒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

跳兔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北境有跳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慶州沙漠中蓋爾雅所謂蟨兎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麒麟貓

明徐𤊹筆精云貓不捕鼠者名麒麟貓按此名頗有味

羅江犬

宋王得臣麈史云慶歷中衛士之變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羅江蓋蜀邑也産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乃曹南犬也

香鼠

清周亮工書影云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

牛馬還債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莊椿云盜常住錢一文一日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利上又長利來世作馬牛償之藏經云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驚鼠鼓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不減洛中所産有鼠喜食其筍寺僧於筍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

治狐妖法

太平廣記狐類載李氏事云。李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別一狐令女招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

齊布特

清張尚瑗石里褀識云崇德二年蒙古貢獸名齊布特能知人語蓋角端之屬徧示羣臣

剛巴兒

清張尚瑗石里褀識云康熙庚午辛未間裘松園為滎經令蜀撫噶爾圖令覓剛兒貽之札云剛巴兒形如貓毛色白有血以四五月間山雪消時隨流而下若與蛟龍交便化為龍卭雅逼處西極雪嶺相通得之亟酬所值不損俸裘乃謀之茶商商云是誠有之但不可限以年歲生沍寒巖壑中稟至陰之精為烏斯藏所收華人未識其物裘乃宛轉復命於噶而寢之比歲復往謁噶語之云已得之陜西界中矣

秃墨忒

清范昭逵從西紀略云抵坤都倫遥見一獸自北而南疾行如飛風沙草石隨之而起鄉導曰此獸名秃墨忒猶華言狉狉也見則多風

牴牻

清朱象賢聞見偶錄云衛郡王御史惲牴牻贊其辭云郡譙門西下棖有石獸左曰牴右

曰𧈢爲狀特異隱其齒而吻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形委委卷兩膊世傳殿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贊敘所述形狀與今俗稱石獅子甚肖必是此物大率神羊之流柢典禮切𧈢九毀切

王漁洋山人香祖筆記云柢𧈢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内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亦是此亦蒲牢屭贔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貔貅

清王士禎隴蜀餘聞云貔貅産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龎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

獨象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漳州多象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犴血

清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有客自川中來帶有犴血言此獸乃星禽爲天上井宿五百年一降於世以濟人其降也必於蜀降之前三日天乃大風振屋拔木爲降犴風左右居民知犴必降悉遷避之求鐵工造蓮花箭鏃如橄欖形而窪其中鏃上刻名以記犴降之日形如胡犬有鱗大十倍於象首必朝歲星蹲踞不動土人從其後射之矢集於身如蝟三日

後乃去遺矢於地各認所鐫以歸其鏃頭有血一塊大如橄欖可入藥自明洪武時曾一降至今幾四百年藥亦罕有存者或有之寶同和璧矣治一切陰疽發背奏效如神

申紅

清趙學敏本草拾遺云猴經一名申紅深山羣猴聚處極多每於草間得之色紫黑成塊夾細草屑云是母猴月水也治乾血勞

砟答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吳門徐鑑吾郎集中載甲申七月偶至崇明聞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間重三斤小者斤許考之書蓋凡獸皆有之名曰砟答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

貂

清葉名灃橋西襍記云常熟徐蘭塞上六歌歌各為序其於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隕霜封樹風搖樹巔墮地如積雪貂行霜上跡可數也土人張毳幕以居畜三犬一守一逐獸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云跟貂霜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畏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烏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竄葉疾如猋電間以木弩射得之按言打貂之法者莫詳於此世俗相傳貂性最仁捕者預服砒霜裸卧雪中

貂來覆之乃獲以歸非其實也

掃雪

清孟璐豐暇筆談云掃雪似貂而小長不及五六寸毛短而匀腹正白雖非珍品然頗輕煖產西北口外凡有貂之地必有掃雪貂之出入以掃雪為前導經過處皆無殘雪故名掃雪云

狐涎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祥符中汀人王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饞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為脯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頮面即照見頭目變為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

狐一

物妖志云韋使君者名崟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游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既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盻睇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

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當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席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啟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偶留宿嘗三日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蕪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餘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速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見惡耳鄭子發誓詞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為人

惡忌者無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
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
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皆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
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二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
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
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
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擇其佳者四五人
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豔於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
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
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
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
崟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
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竭力汗若濡雨
自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
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
如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

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袵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怡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見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以言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為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適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崟頓首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為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驄以逆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為吉及視疾巫曰不利任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逼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皆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

引崟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絲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賣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馬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及弟皆嗤之曰是羸物者買將何為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值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繇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言徵其估之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於崟崟將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張大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為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游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故不欲耳鄭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

馬借之也出祖於臨皐揮袂別去信宿馬嵬至任氏乘馬居其前鄭氏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出騰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墮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竹為記迴覩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鐙間若蟬脫然唯節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徐問疾故答曰為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狐二

物妖志云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貞益為彼州部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謹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初二黃門惟持金椅床延坐少時蕭出着紫蜀衫策鳩杖雪髯神鑑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

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敘數十句語深有土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擇日須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殊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鈿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稱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任舍婢等並妖媚蠱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失志焉異日參軍王顒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素顒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揣息狗亦掣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為狗咋今尚惶懼王顒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為僚獨不為李參軍地乎顒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顒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諸陶聞訴言辭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顒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時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剡然發狂囓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顒罪重錮身推勘顒私自云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累千

盍之其犬既至所繇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化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為犬咋死貞盍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顒遂免難

狐三

物妖志云東平尉李曆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賣胡餅者其妻姓鄭色美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此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也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將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着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綱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為野狐婿李初以無答一日晚李與蕭在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即鬼也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為撫育九泉無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兒不收

必將為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遜不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無恙

狐蛇

物妖志云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涪熙四年中秋夜在書室玩月遥聞婦人悲泣穴窗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叩其戶姜問何人曰單城董二娘隨夫作商他處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還鄉乞食趕路不上望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别榻而卧明日不肯去願充妾御姜復從之遂荏苒兩月方夜謳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為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信步逃竄亦可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畫姜甚喜兩女同處無間董氏嗜雞進奴密告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說喪夫事盡偽也姜深以為疑董婦已覺愠曰五郎今日不喜莫是聽進奴妄談否我知渠是蛇妖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真相曰但買雄黄香白芷各一兩擣成末姜用九榻草神離草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修治為餅以半作丸與服并焚於書院渠必頭痛再將半藥置鼻上立可見矣家有大雄鷄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使姜詒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雞而食即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亦死尸化蛇矣

馬

物妖志云湖廣承天府寳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纔二十餘獨處一室鄰人罕覩其面又每日旁午趨入幃中卧午後復起纔向暝便閉門室中不容婢女出入人謂冰玉之

操不是過矣如是十五年者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强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相就其婢淫焉陽道偉岸婢不能當卒爲所强頃之滅跡婢奔告子婦子婦大駭然莫能跡也未幾孀婦復産兒宛然人形而容貌則如馬其子固請殺之少年遂見形來罵問何故殺弟懼長割而産耶吾必訟之官其子亦無如何事漸露羣從昆弟輩咸知之合謀驅逐會孀生辰僞相慶賀計伺其便當日漸午孀婦急入其卧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衆破扉而入即命設宴於房婦遽蔽身於幃子姪相次逼牀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淋面目沾汚衣履盤盂狼藉臊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於日午及夜午猶圜云

猪

物妖志云黃巖祝氏子未娶常邀紫姑暇則焚香致請有蓬瀛真人下降妄請留宿真人不拒自是每夕必來已半年矣其母第見子形滅神耗叩之不已始得其情乃曰此必怪也焉有仙而始終皂衣不能一更者乎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已經半載而不能一白晝相接者乎子盍欲詣其居以觀其應乎也子以告真人真人許之攜手同行穿荊棘半里許乃其宅也雖不華敞而短垣周匝護以曲闌命童置飲日暮夜無品祇得豆羹濁醴耳及陳器具不甚豐備觀其役使僅小童八九而已子歸以白母母使遍索無踪或曰吾聞物久則妖君畜牝猪已過十年其豚現在八九况皂其本色也母然之議鬻諸屠

市是夕真人與子訣曰相從有幾冥緣遂絕勸子自愛無以我思言訖泣去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誌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見陸勳志怪錄

猿

物妖志云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踰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過山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緪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

食盈前約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此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速宜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醽醁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我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斷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嘗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詫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饈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羅衣不知寒暑徧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飄然而逝半晝

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𨍏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將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揔善愛其聰寤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黑大蟲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為赴敵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家人命健卒十餘挽之歸好言戒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吾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斃按黑大蟲之名甚新唐馮贄雲仙襍記云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按赤將軍之名亦奇

白鼠

唐于逖靈異錄云陳大家貧好施有一僧每來求食三載供侍如初僧指庭中金櫻樹曰此處造一佛堂當有報應陳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得白金五十錠

鳥獸種數

唐段成式酉陽襍俎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鳳凰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皇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内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鳳皇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為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

鳳皇身如龍

宋王楙燕翼貽謀錄云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皇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圖畫來上

大鵬卵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外大父文莊章公嘗置酒揭鏁單於爐亭品目多異有大鵬卵最奇

其大如瓜片切飣飣大盤中衆皆駭異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黄白各聚一器先以黄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

桃花源二鳥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湖湘間人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禶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輒先鳴號庭間人率以為占

清溪鸂鶒

清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清溪鸂鶒最多本末聚集成羣胡桃熟時尤飛翔無數緌靖屯所產亦衆禾稼每為所啄驅之惟恐不去内地乃以罕而見珍矣

蛇與孔雀偶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云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鷄抱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緣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

吐壽鷄

清潘綸恩道聽塗説云四川吐壽鷄亦吐綬鷄之類但吐綬鷄之綬五彩成章吐壽鷄則噴口垂一壽字紅豔若錦雖出天工宛如人巧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庚午四月徐節之攜吳復初山人所蓄吐綬鳥來是日月三吐

綬丹翠彬蔚相錯成文若組維而就者垂尺餘廣半之諦視實不見梵書壽字嘗記昔年黨古者持示滕昌祐懸壽鳥圖畫一鳥絲羽朱喙狀如鸚鵡頸挂絡索中有瓔珞珠璣綴黃素一幀上書壽字似隸似篆則刻繪所成爾時心知是宮禁邸第中所畜如投瓊鳥銜杯馬之類非生成物也余詳考記載此鳥絕無壽文之說吐綬之鳥與諸負文之羽尤為雋異故人尤愛之凡吉祥善事悉以歸之如曰綬者祿也是宜官祿又曰綬者壽也是宜長生又以其形質偶類山雞赤鷩而謂其能辟火皆妄語也

孔雀媒

北户錄云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一說孔雀不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鷁雌雄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宋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獻白孔雀為瑞者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圝字林音由今獵師有圝也淮南萬畢術曰鷄鵂致鳥注云取鷄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博物志又云鵂鶹一名鷄鵂

鷓鴣

北户錄云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瘟瘴又一名鷸(音述)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竹客反)

收香鳥

閩小記云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劉績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翱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毛則雜五色嘴距皆赤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於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掛腋裏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權十分黍之重曰銖二十四銖為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自分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詞遂訛為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小記云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也望之若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鷗

閩小記云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異錄載隨官者劉繼銓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鯉湖之鷗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相思鳥

閩小記云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開一縱一一即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於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閒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黨誣此貞禽矣黨負雌以遊人呼曰黨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神鷹

堅瓠集云嘉禾守楊公繼宗為人端莊勇決愛民禮士會郡饑荒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不及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支倉庫少給多侵為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羣鷹數十叢集啗牘飛上或爪或喙牘紙紛碎矣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羣鷹復至怒睛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司道恐命卒繒獵之弩者彈弓者箭網者絲用物雖多而羅繞愈衆卒莫能退中一老鷹迅擲而下司

道急以手蔽面竟攫其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爪啄申文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禎祥疊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為製神鷹錄以傳其德政

焦山鳥

賀天士焦山鳥記云潤之焦山有鸛巢於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鸛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盡鸛歸知為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側見鸛率羣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間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而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鸛入殿翺翔不已羣雀皆噪久之乃散山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大鸛固食蛇者也飼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羣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之小鳥也異哉

鸛負來鳥

見聞錄云西湖靈隱寺有鸛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㲉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鸛雌雄磔磔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鸛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鸛三之二明晨二鸛翺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嘎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豁落少

頃雄鸛仍負烏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鸛巢乃甯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致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

大鳥

聊齋誌異云天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直下以爪擊蛇蛇首立墮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傾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鴛鴦白鷗

物妖志云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羣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煙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間聞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對風流丹心不改當仍舊翠羽同揮每共游齊瓦對眠金殿晚點沙雙蹲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遊鎮日清閒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澄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

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遨遊江湖曾識妾二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子舟中無人過訪肯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登舟酌於蓬下極其歡謔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黯黯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風流好是偷香蝶纔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

雞

物妖志云蘇州婁門陳元善情度瀟灑尤好奉道曾學請仙召諸將術自稱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嘗寓談氏談氏有一雞畜十八年矣一日元善與主人語雞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睡書房中有女子欵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夜來嘗自言屬雞隨元善所至女輒隨之每來元善遂覺昏沉如夢去則灑然如是歲餘元善亦疑之訪之談氏並無此女乃述其事主人曰必時祟也彼且云年十八而屬雞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我畜雞自死者其年恰十八得無是乎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女來如故密藏符於懷袖女輒怒曰爾乃疑我乎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以周易置裡肚中女既撲之再三終不墜乃去一夕與數友同宿數友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忽聞元善夢中有聲視之

見有物憑牀如交合者視元善則遺精矣衆乃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雜作聲飛去元善乃結壇召術士遣之女來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雞二

物妖志云京師有民家女為陰鬼所侵夕昏朝爽恒若酗宴父母延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道士問女見此鬼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亦有赤帶足着褐皮鞾每來作叩齒聲其去如飛問其家所在但笑而不答女退道士相與論究俄而羣雞出於庭中一白面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斤蓋其女之過闕雞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曰夜與處女為歡者非汝也耶雞正立凝視若嗔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人悟亦曰此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下又不入塒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女見其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為汝父害永不復歡好矣洒淚言別女為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烏

物妖志云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有道士徐仲山者貧居苦節年久彌勵嘗山行遇暴雨風雷迷失道忽於電光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北鄉道士徐仲山拜衣錦之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避風雨之故

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絳襭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旌相呼曰使者與外人交通而不報何也即答云北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披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嫻道啟以完夙業合與卿為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遜謝丈夫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嘉禮既而陳酒殽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佩之聲異香分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鵂鶹仲山私怪之返至室中其妻問之子適游行有所見何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萬里乎因問曰烏皮及羽為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為誰曰此常使適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為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問鵂鶹皮羽為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室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去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為烏君山

鳫四則

靈物志云元好問字裕之金人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鴈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鴈井因賦摸魚兒詞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有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鴈止處欒城李仁卿治和云鴈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以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坵土仍為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塚真娘墓憑誰說與對烏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唳如雨

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之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交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

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煙祓除不祥一鴈偶為煙觸而下其家直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一墜而死

弘治間河南虞人獲一雌鴈縛其羽畜諸場圃以媒他鴈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者與羣鴈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遂飛落圃中交頸悲號其聲嗚嗚若相哀訴

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雌鴈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呌號聲甚悲惻如此者三四次知終不能飛去乃共嚙頸蹂蹴遂相觸而死嗚呼鴈為禽類而且有恩義人之夫婦相拋棄而不顧者何獨無人心哉

燕 四則

靈物志云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於旁號曰燕冢事見南史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梁間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哀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為詩云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廻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京與燕同游灞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即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其燈照蝎其雄驚墜為猫所食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其巢有二卵疑其

更偶伺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來秋去惟見其孤飛焉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於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畋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銜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竟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大仇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首宗為賈於湘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覩雙燕戲於梁間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未可知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投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書小其字繫於燕足上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頭上訝視之遂泊其肩見有一小緘繫足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而去次年歸乃出詩示蘭宰相張說叙其事而傳之

鸚鵡救主

右台仙館筆記云吳江梅堰鎮有殷姓者賈人子也畜一鸚鵡五六年矣愛之如子咸豐十年四月粤寇突至殷舉家奔竄半途忽憶鸚鵡復還至家中謂鳥曰寇至矣不能終畜

汝汝速去勿罹此禍遂開鎖縱之鳥去而冦至幾不免後歲餘殷從居鶯湖之許家港一日鳥忽至飛鳴於室若有所言殷不悟飼之不食籠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俄聞礮聲始悟賊將至鳥速之去也即挾眷屬狂奔而賊已四面合圍不得脫天遲明潛出欲越橋北走而冦伏於橋側羣起遮攔忽有一鳥翱翔其間賊注目視之鸜鵒也口銜白布一幅咸共駭異疑為神逡巡久之而殷氏之眾已從橋上去賊因鸜鵒之異亦不窮追殷至光緒中尚在

鸛

聖師錄云高郵有鸛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鸛而競為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

衛衙梓巢鸛父死於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鶻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鶻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鶻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鶻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鸛橫空來閣閣有聲鶻亦尾其後羣鶻向而噪若有所訴鸛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鶻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鶻招鸛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榦扶踈亭亭如葢有雙鸛結巢其巔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塲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鸛巢焉雌鸛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覔食潛以鵝卵易之鸛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鵞也雄鸛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譟之雌者亦鳴而已旣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鸛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譟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聖師錄云有人取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聖師錄云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螞蟻墳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海子之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疊而成邱中一邱高丈旁三四邱各數尺竟日而散去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

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為蟲沙感於節序

輸蝶免咨

清龔煒巢林筆談云明李如臯令王岏性好蝶案下得咨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為樂按蒲留仙聊齋志異載此為長山王進士岏生事

江子滙無蚊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吳興獨江子滙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滙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污穢特甚自暑徂秋寂無一蚊過此數百步則不然矣此物理之不可曉者

祛蚊

宋儲泳祛疑說云有一人能祛蚊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鬚耳按此則荷花鬚能祛蚊矣

竊蟲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號曰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水秀才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禽名山和尚即山鶻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升庵鵁鶄天云彈聲林烏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水秀才狀如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按水秀才之名甚奇

狗蚤

宋周密癸辛襍識載侯峰和尚狗蚤頌云摸不著時尋不見十二時中繞身轉若還離得這衆生除是不挂一條線

蛺蝶詐死

宋王得臣麈史云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詐死以逃生也

紅蝙蝠

北户錄云紅蝙蝠出隴州皆深紅色惟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鼉蝨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靈枝圖說曰蝙蝠服之壽萬歲又媚藥載軟金烏辟寒金龍子布穀脚脛骨鵲腦砂䅤莖草荀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宣閟載予又有無風獨揺草男女藏之相媚又陳藏器云榼子蔓生取子中仁帶於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天雨蟲

北户錄云害稼之蟲螽蝝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若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齧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蜂君臣

觚賸續編云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為之背穹而旁殺四周加以壂茨前後多穿小隙為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為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燠之熱則鼓翅以涼之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惰則刺而舁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稱王分封而出稱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為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為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遇鷙鳥攫蜂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為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

蛇能人言

清陳鼎蛇譜云喚人蛇長丈餘至數仞廣西近交趾山中有之伏草莽閒遇行旅過輒大呼曰何處來那裏去只此六字甚清楚音同中州不知而誤應之雖去隔數十里蛇必至至則腥風擁樹排闥而入吞應者去人莫能制也　夜裏叫亦蛇名常至午夜忽大聲呼救命不止者蛇也毋得輕啟戶倉卒出必為所害交趾卭蟠山中有此蛇肚裏餓亦蛇名色如竹葉長尺許不噬人不畏人前有兩足見人輒啼曰肚裏餓好事者投以瓜果食物彼即接而啖之可狎而玩也然有毒手近之即浮腫一二日方消以上並見蛇譜譜中異蛇甚多此三種皆能人言者

蛇呼妖妖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為蛇相率赴之環而謳歌呼之曰妖妖謂姊也蛇聞歌即俯首

海蜘蛛

清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絙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按蜘蛛絲最黏而韌余幼時曾見人家一蜘蛛網有蛇長二尺許宛轉其中竟不能脫則海中蛛網能制虎豹亦無怪矣

蚊大如蜻蜓

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嘬嚙拂之不去

隊隊

清趙學敏本草拾遺云雲南有小蟲名曰隊隊狀如蝨出必雌雄相隨人得之以賣於富貴家價至四五金盛以銀匣置枕中則夫妻和好

菩薩蛇

清堅瓠集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餘小者長四丈餘有人至寺僧必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略不畏人僧令人繞蛇身一過謂之不絕人身號曰菩薩蛇又云閩三平寺乃大顛法師闡教之地有大蛇不傷人名曰蛇侍者凡有祭賽布金不至蛇侍者詣其家索之度市越洋一無畏避

石蛇

宋沈作喆寓簡云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一小蛇蜿蜒几格間每日惟已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伺其至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則堅冷化為石其質巧妙天成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畜攜來京師中人梁師成歎曰此神物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狀畏之不敢觸久

之見其不動試撲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按此則石龍亦有之矣安知其至辰時不亦稍稍能展動乎

蛇與人比長短

太平廣記蛇類載鄧甲事云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化為水餘蛇皆斃若蛇首逾甲即甲為水焉按此蛇與人較長短也

黃州蛇及蜈蚣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黃州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重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

又云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羅出蜈蚣其大者袤丈土人捕得以煙薰乾之商賈載販入北方有致富者

又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蝴蝶占喜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歐陽文忠詩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蓋用李涪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閏年少蟬

清周亮工書影云程于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除蝨呪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存餘堂詩話云除蝨訣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敓深淵默漆五字置牀帳間即除

脈望

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脈望之名見於記載而已累代未有更見者也劉莊年觀察之伯父善讀書太翁甚愛之中歲而卒太翁以所讀書置大橱鎖閉而納之聽事以門向壁觀察兄弟皆八九歲太翁命之曰他日汝兄弟有先入學者即以爾伯父之書付之觀察年十九入邑庠遵祖命啟焉檢朱子全書中有一黑圈大如當十錢其光如漆若大蟻相銜尚缺一指許未能首尾相接因憶有脈望之事默記其卷第篇第而藏之閱歲餘啟視則已不知所之按此則知古書所載不虛惜啟之太早未能接及有意求之則化去矣

蝙蝠食人

右台仙館筆記云徐州睢甯縣北門有元武廟相傳建自明時廟久圮僅存一殿亦無僧

也道光丁未夏有鄉間甲乙二老負薪入市既售同歸至北門小憩風於城下就地酣眠逾時甲醒失乙所在而擔纏皆存疑其如廁久之不至遂往尋之至廟中見殿前有血跡仰視則乙在空中其腹黏著屋椽初無所維繫而不墜落大驚奔聞於官官至飭役下其屍衆議以梯升而屍忽墜驗之則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潛伏怪物發視其罅無所見官無如何姑命甲還告其家時日方午也俄濃雲四合雷聲殷然須臾大雨驟至忽發一迅雷殿上棟折椽崩有黑物從電光中飛去雨即止未幾有自城外來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蝙蝠大如牛乃知殺乙者即此物也

大蟒

東軒主人輯述異記云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道遇一蟒其大如瓮長二十丈逶廣十丈將頭尾蟠轉雙疊擋路人趨近里許蟒即口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如蝦蟇吞刺螯然莽將軍取火藥團做栲栳大外用衣服包裹作人形以紙條做藥線穿之紙端點火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響振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没

白蛇

物妖志云蘇州府學前居民小溪以櫛髮折枝為業其婦姿容絕美娶迎兩年忽有一白晳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金贈無算

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欵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前呵聲奚婦閉戶窺於簾隙見儀衛道引甚盛其官人者金冠衣朱袞巨目虬鬚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人皆介金附鞬則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日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貌狀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震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諧露水之歡耳然勿語於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忽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携手入幃半身悉是蛇鱗遂驚訴拾磚擊之空過少年無礙化為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牖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旁人家連夜望見尊經閣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覆船溺死及七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橋諸氏殯而歸者其他處沉溺不計數攷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為白蛇之精矣里人陳粲親說甚詳

赤蛇

物妖志云馬定宇山東人巡鹽兩浙至衢州宿察院中天曉開帳見踏床傍有一小紅鞋心疑之意門子所遺而不可深求袖之潛投於廁以滅其跡抵暮令門子臥堂中自扃戶就寢天明起視前鞋宛然在故處公復投之廁至夜不寐秉燭靜坐伺焉將二鼓靜牀後窣窣然似有人行聲荏苒至几前拜伏於地乃一麗人容色絕代上下皆衣紅公大驚詢

其來意對曰吾神女也與君有宿緣特來相就前兩遺鞋以試公耳幸毋訝公初不納後見手姿艷冶宛轉依人不能定情遂與共枕雞鳴別去倏然無跡道夜闌人靜則又至公巡歷他府女隨往如初人無知者公亦信以為神但覺體中昏倦漸至猜疑欲絕之不能也及使事告竣登舟返舍女送至淮泣謝曰妾不能侍左右矣請俟他年再續舊好公亦傷感而別至家大病幾危憶女為祟幸而得痊出補廣東巡按方渡淮則女復至舟中雖歡好有加而意則愈疑將抵廣信密致書龍虎山張真人詳述顛末求為驅逐矣張發緘笑謂使曰乃此業畜他人遭之鮮獲全者爾主有後福幸無恙然久必有害當善遣之并告爾主後若官遊毋更涉其境也迺朱書數符令貼於牀帳佩於髻中如教而行怪覺而公曰我非禍君者胡一旦絕我真薄情哉遂憤然而去公按粵完迂道而歸不敢由浙矣真人後露其事或詰女何怪云赤蛇精也其服紅者以此

蚱蜢

物妖志云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直省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將旦始開窗戶瞥覩一物從屏風裡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蚱蜢雖疑此為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處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雖不知道頃之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作兩髻姿色甚

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已不知其從何而至也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泉州潭水鮫鱷

唐張讀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下有潭水深不可測中有鮫鱷常為人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明旦往視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流溢注滿四野鮫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無能知者有客傳其事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按文公驅鱷魚人人知之此事世罕知者

石魚

清宋犖筠廊偶筆云友人沈仁伯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纔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

漢泉三魚

宋馬純陶朱新錄云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雖異之而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

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復置井中至今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難信然已刳之魚而遊泳不死亦可異也

菩薩魚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諸魚有血石首魚獨無血僧人謂之菩薩魚至有齋食而啖者

蚊化小魚

元伊世珍瑯嬛記云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云出採蘭襍志

玉泉觀魚

清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魚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徧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窯器瓌瑋可觀

墨頭魚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何文縝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有泉州佛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水瀝於臺下遂生墨頭魚

水晶魚

清楊炳堃自訂年譜云雲南有水晶魚魚之腸胃無不映徹望之甚悉

楓葉魚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楓葉魚引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化□體質為魚按此則楓葉入海可化為魚也

耍魚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云耍魚厥狀纖細名黃絛耍

海哥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哥豪右左戚爭先快覩所獲盈積常自聲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來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回萬度螃蠏最悽惶鮎魚尤憂慮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李氏園句疑有脫誤是歲黃河大決昭陵升遐按魚而能言且能聲此有韻之辭大奇惜非美事

假河豚

宋張耒明道襍志云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用回魚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類回魚而過之又回魚無脂肤注曰肤詰叶反河豚腹中白肤也

鰍鱻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劉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頴叔為太守取金色鰍一條與

龜獻於達以致今秋歸之意

蟹蛻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蟹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蟹必取此義余按蟹之蛻知者鮮矣二兒婦姚云秋初鄉間有賣軟殼蟹者其新蛻之蟹乎又云鰕亦蛻殼

蟹山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有十歲孫見媪立觀門外徧體流血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苦痛不可具道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不見

章巨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其曰章巨者葢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為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亦號章拒

紅蟹殼

北戶錄云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臙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按蟹一名蛫𧎾廣雅云雄曰蜋螘雌曰博帶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古今注云

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鋪䗛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一蠏直一千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仁皇帝內宴有新蠏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一下箸為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遂不食

魚魫𧿝

閩小記云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為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魫𧿝一種大異魚魫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於吳越人皆見之魚魫𧿝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不受服亦不忍宜日作莖花一錠即橫陳於碧葉中若春閨思歸甫勻枕痕人倦欲䆿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儷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㚇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艷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閩小記云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

膚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為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撟舌

江瑤柱

閩小記云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熳不忝瑤名予驟之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板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蝟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蜑人索之梅花片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千原未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蜑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於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幾矣為之一嘆

居寶

右台仙館筆記云大兒婦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鼈已以箸夾其頭將斷之忽其尾間又

出一物如頭然庖人詫曰豈此鼈有兩頭歟强納入之復以箸夾其頭頭出而尾間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孰爾於釜中看爾有何怪異及孰而剖之則中有一人焉其狀如老翁鬚眉宛然頭戴風帽身披氅衣但不見其足耳僕媪輩傳觀之兒婦時尚幼亦取視焉雖已乾腊尚可把玩或語庖人曰此鼈寶也生得而畜之則可以盡得天下之寶矣庖人乃大悔

金銀化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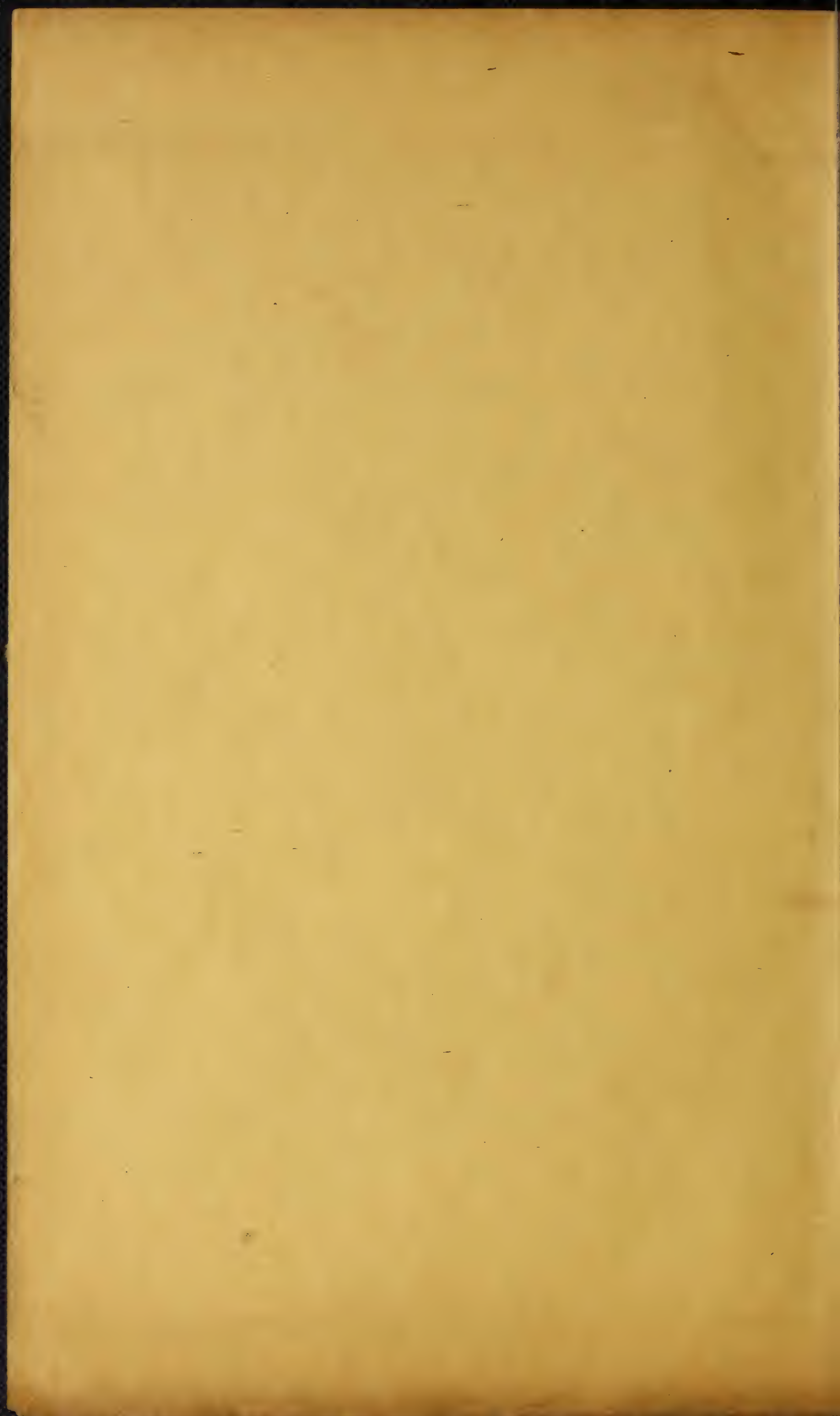
右台仙館筆記云咸豐癸丑歲粤寇陷金陵有鄧某者江甯將軍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賊中受偽職鄧不知也其後大軍圍城賊勢窮蹙有自賊中出者以告鄧鄧乃寄書於子速之出子得書將歷年所得金銀分裝四壜埋舊所居屋中覆以巨瓶暗立標記遂亡歸其父未逾月城復鄧恐子所埋金為他人得急與其子入城至家見屋宇如故埋金處標記猶存大喜及夜發之則壜固在益喜啟其瓶則空矣駭甚俄聞一壜中有聲視之惟鱓魚一尾長二尺許圓徑寸游行其內鄧疑為金所化出而死之血淋漓無異常魚懸之簷下冀其復化為金翌日腐矣

黄蛙敵人

右台仙館筆記云紹興蕭山縣有隔河其河淤百餘年矣光緒五年夏大旱乃訪求其故道集民夫濬之有周姓者與其役掘得一石門長廣二尺許啟之則如隧道然疑古時人家

洩水之溝也以竿探之忽有聲若人欬者異而盍窮之至丈餘欬聲愈厲有青蛙數十躍出大者如盂最後一蛙身長尺色深黃腹下純白偏身黑斑纍纍然怒目大鳴人或擊以竿蛙以前足格之竿爲之折於是人爭擊之蛙抱一木樁兀不動惟以後足相撐拒口格格如鳴鼓有老人急止之曰此非常蛙殺之恐不利衆韙其言擬縱之河而蛙抱木不釋爪之入者三分衆因舁其木而投之甫及河蛙一躍而去須臾大雨四境沾足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三終



二十四瑣聞

類古今筆記精華

瑣聞

四六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四目錄

瑣聞

百家姓
三字經
吳中醫泒
僧妻
以妓捨僧
壺口禁忌
象棊
黑姊妹
奇男子坊
女雲臺
魯班姊
秦白起妻
彭祖女
范蠡女
昭君妹
伯夷之弟

楊妃襪
陳摶酒杯
項羽刀
諸葛瓦
石季倫家鐵甑
禹元圭
伍子胥劍
孟嘗鑊
鍾離昧鐵槍
孔明佳玩
張桓侯鐵鞭
翼德玉玦
石季倫鐵甑
趙鼎驕侈
張一飛
趙文華醜婦

周忠武公胡婦
一丈青
七十一生子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孟業重千觔
歷代服色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張循王老卒
蔡卞為木乂後身
蔡京心胸卍字
神禹生日
邵康節宅契
呂文穆讀書龕
私債以恩詔免
麻沙
明時刻書工價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四目錄終

瑣聞

孿生三十二子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大父為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家有三十二兒問有姬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夭折者按清褚人穫堅瓠集引近事存疑載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某十八歲娶妻一年一胎子皆雙生子三十六歲有子三十六人合此兩事觀之真可謂無獨必有偶也

清李佐賢吾廬筆談云直隸地方有三十六郎莊忘其姓但傳云某家同胞兄弟十六產皆孿生俱育

一產三十六子

清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康熙五十四年蘇州民郭庭桂妻一胎產三十六子其大如鼠見風即與凡兒等巡撫趙宏燮雇乳母三十五人並其母以哺之

魏徵嗜醋芹

柳宗元龍城錄云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食未竟而醋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

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輒作從事獨癖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嘆之

蕭詧惡見婦人

宋趙崇絢鷄肋云南史梁王蕭詧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劉邕嗜瘡痂

鷄肋云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炙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荅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遺邕邕既去靈休與何最書劉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云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到彦之初擔糞

鷄肋云南史到彦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

垂手下膝

鷄肋云蜀先主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宣帝　前趙劉曜　秦苻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代南漢劉龑　蜀王衍　南史陳柳皇后皆垂手下膝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

口吃人

鷄肋云韓非　司馬相如　揚雄　周昌　魯恭王　魏明帝　鄧艾　宋孔顗　後周盧柔　鄭偉　隋盧楚　唐李固言　南唐孫晟

古人嗜好

鷄肋云文王嗜菖蒲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到嗜芰　曾晢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王莽嗜鰒魚　王右軍嗜牛心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　齊宣帝嗜起麪餅鴨腌　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驢肉　齊蕭穎胄噉白肉膾至三斗　後魏辛紹先嗜羊肝　唐陸鴻漸嗜茶　魏明帝好槌鑿聲

夢筆

鷄肋云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古人酒量

鷄肋云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　晉周顗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酲　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後漢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謇之飲一石不亂　陳後主與子弟日飲

一石　孔珪飲酒七八斗

漢雨張禹

鷄肋云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雨劉毅

鷄肋云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爲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兵討桓玄爲豫州刺史

唐雨李光進

鷄肋云其先皆蕃部人皆爲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弟

六十四種惡口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麄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諂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

尺餘老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錢希白洞微志載鷄窠老人事嘗以爲怪聞會稽李通判本云嘉靖

甲午在寶慶時有事於所屬新甯縣未至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度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唧唧如燕子語乃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盂水而已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贛州僧普瑞附舟過池州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瑞往隨之見有屋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綵衣衾擁下體惟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撮綵作小包醮酒寘二老口亦伸舌舐之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杳此二老為村祖云

老人能書小字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云翁覃溪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七十後猶能書天下太平云又云翁氏家事畧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則尤為神技矣

紀聞又引賈氏郡齋筆乘記富陽董文恭公晚歲每元日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麻一粒上莊書天下太平四字

清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南翔有寓僧虛舟者金華人有一瓜仁乃象牙琢成一面畫十八學士琴有絃棋局有路有子筆筒中有筆案上有卷人俱並肩而立人皆著色第無眉目耳一面寫七言一絕旁有年月下云七十二翁祝培之戲寫又有二圖章一圓一方

小女代嫁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

朱竹垞析産劵

鋤經書舍零墨云仁和宋小茗廣文所輯詩話中載朱竹垞先生兩孫析産券清風儉德可為世法錄之曰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有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粮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蕩七畝併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飾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析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勤儉亦可稍供饘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倘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析此可與蘇文忠公馬劵香光居士鬻田契同為千秋不朽矣

鹿盡心食小兒腦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甚衆而病不減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寘方士

於法

代人食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六研齋三筆載元僧覺隱語覺隱吃飯圬仙亦飽有時圬仙飯覺隱亦飽蓋寓言也然方士實有此術叔祖季木吏部家有一客往往代人食其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溲溺亦如之

女媧補天

清章有謨景船齋襍錄云陸儼山深云平度州東浮山即女媧補天處其煉石竈尚存所產五色石可燒每歲上元夜家置一鑪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襍石附以石炭鍊之達旦火燄燭天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節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葛魯卿有蓊山溪一闋詠天穿節郊射也有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

焚佛骨萬二千斤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

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十五年勅撤禁中大善殿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

議投之火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

八百羅漢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云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版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諾倶那與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

清范鈛廣雁蕩山志引宋尚文靈巖寺碑云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瞻部洲自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知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僧行亮神昭至温州樂清山門鄉見西有巨山旁詢者老則曰是為雁蕩山中有龍湫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大師貫休嘗著羅漢讚文至第五諾詎那尊者篇中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而後知南瞻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按此則八百人並居鴈蕩矣

旃檀佛像始末

清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云宏仁寺康熙年間即清馥殿基址改建迎旃檀佛居之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扣之聲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於沈碧并恭載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

其略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為母氏說法時優填王以久濶瞻依乃刻旃檀像佛聖表目揵連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及佛復降人間其像升空謁佛佛為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徃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閔忠寺十二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內殿火尚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戌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

觀音大士傳

元時管夫人所撰觀音大士傳云觀音生西土諱妙音妙莊王之季女也將笄王以三女覓壻長妙因次妙緣順旨觀音以忤王被貶後王病瘡瀕死乃自幻形為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療王以二女為至親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渡生靈一啟口必

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即自斷劒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籲叩天地求為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於是叙父子之情極歡勸王修善王從之

納錢度僧道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丈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緍而已按此則鬻度牒始於楊國忠也

又云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此雖非鬻度亦計人數斂矣

明制僧道額數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宗伯倪岳疏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令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匃京中一年歲用之數

宋度牒價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紹興中軍旅之興急於用度度牒之出無節上户和糴所得減價至二三十千時有無路不逢僧之語後禁度牒二十餘年僧徒銷鑠殊盡福建諸寺多用

保甲看管令度牒賣八百貫人競買之

宋時僧牒價

宋王林燕翼貽謀錄云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刋印版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初歲不過三四千人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八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民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六年又詔改用綾紙宣和七年以僧道逾百萬數詔住給五年南渡後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漢田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價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又按此并可知宋時田價十千一畝已為良田視今廉矣

漢唐酒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嘗與僕論唐酒價引老杜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然白樂天與劉夢得詩更把十千沽一斗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十千一斗曹子

建樂府中語唐人引此甚多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據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此見典論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明周嬰巵林釋王曰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

按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予嘗為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宋酒價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朱雀街西過橋謂之麴院街街南則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

又云酒梢桶如長水桶面安靨口每梢三斗許一貫五百文然則是五百文一斗也

宋時米價

宋岳珂愧郯錄云續通鑑長編熙甯二年司馬光議青苗事曰太宗平河東戍兵甚衆命和糴粮草以給之時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至今為膏肓之疾又熙甯八年中書乞下兩浙定驗水利事

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錢百五十錢而今修隄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甯止百餘年熙甯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

明季名醫價值

清冒襄同人集陳梁書云袁道士號汝和南都第一名醫也難請之甚須發一通家侍教生帖著人坐邀之邀到看脈畢一面備轎錢百文足藥童錢七十文此老即見送一禮多則五錢少則三錢

明吳中醫價

明楊循吉蘇談云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旣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

順治年閒物價甚賤

清龔煒巢林筆談云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崗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鷄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明代諸物食料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正德中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麪二十觔御馬監小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斤八兩獅子房二號日食活羊一隻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三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觔鷄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

唐制有大斗大尺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為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外更增三升按既定斗尺之制不知何以又制此大斗大尺也演繁露又云通典叙六朝賦稅而論其總云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是唐制已大於六朝多矣

演繁露又云今官尺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及百黍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鍾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私悉用大尺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為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

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為定耶不然何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以此說推之宋之官尺省尺皆即唐之秬尺而淮尺則唐之大尺也若京尺則又比唐之大尺加二寸矣

明光祿寺買辦價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令後光祿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如肉果之類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辦須要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責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物價貴賤

清駢渠道人薑露庵襍記云晉江王伯洛先生命岳恥躬堂集其家訓中述往事云銀三錢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十日半之糧

一至十市語

清褚人穫堅瓠集引委巷叢談云杭人市語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灞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一為旦底二為斷工三為橫川四為側目五為齾丑六為撤大七為毛根一作皂脚八為入開九為未丸十為田心

小炒肉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卣侍御光繹家時同居者為葉連山太史大觀黃星巖奎光陳研農羲二邑侯王虛谷錫麟陳德羽鵬飛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以小炒肉為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讌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卣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縢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傾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為寸炒錢繩頗不下箸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為飲食之人矣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于前一月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猪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猪今年係我值首此一猪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擡一全猪回姬詫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猪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强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

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奉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厨下摒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察之肉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即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發一大噱云

縫人

歸田瑣記云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為裁房衆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官者自負為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為茶房司厨者為厨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裱褙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嘗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為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為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為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迴不在意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為裡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扣且斥之曰一紐扣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為渠狠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

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爲裡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扣右絆何得右扣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既專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附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諛言却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上大人

梁章鉅浪迹續談云余前撰歸田瑣記載祝允明猥談言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謂此係孔子上父書近似有理葉盛水東日記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語既閱通俗篇載傳燈錄云或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卯乙巳五燈會元亦載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卯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據此則知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文特取筆畫簡少以便童蒙無取義理祝氏之說未免附會無稽矣

千家詩

浪跡續談云宋劉后村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錄惟近體而趣尚顯易本為初學設也今村塾所謂千家詩上集七言絕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選中蓋據其本而增删之故詩僅數十家而仍以千家為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又或作贈毛伯温南征實不可解可知增删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浪跡續談云王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按陸放翁自注農子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襍事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千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豈即所著耶明洪武時翰林編修吳沈等據戶部黄冊編為千家姓見楊升庵外集蓋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庵漫筆云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是也

三字經

浪跡續談云揚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諸城劉文清公楷書三字經全文墨蹟將鉤勒上石寄書屬余題其冊首按三字經世傳為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叔廣東順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間有别本多出元明統系數句是明人所添竄

良有龍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大版三字經明蜀人梁應升為之圖聊城傅光宅為之序較舊板多叙元明統系八句紀文達師言趙南星集有三字經注一卷其宋以後亦多出數句而與蕭良有所述又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書是從何本也

吳中醫派

楊循吉蘇談云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既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開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為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為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為此患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僧妻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鮑令暉有代沙門妻郭小玉詩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人呼為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又云李羣玉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蓋詠小尼子也以佳人屬寺更奇

以妓捨僧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輦轂之下萬姓走集所可恨者向有戒壇之游中涓以妓捨僧浮棚滿路前僧未出後僧倚候平民偶一闖羣僧簇之且死

壺口禁忌

天香樓偶得云令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明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爾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已失之矣

象棊

天香樓偶得云宋玉招魂篦簬象棊有六簙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為棊子蓋即圍棊之戲非後世之象棊也後世象棊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應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棊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鬭象棋亦戰鬭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棊不同

黑姊姊

清徐逢吉清波小志云學士港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按黑姊姊之名甚新

奇男子坊

清施可齋閩襍記云泉州仁風門外有奇男子坊乃明萬歷時為施天德妻腹娘貞孝立

以婦人而稱此名亦奇

女雲臺

清周亮工書影云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襍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

魯班妹

清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云初五日次上花園河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於此期以鷄未鳴而成其妹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為鷄鳴遂輟工

秦白起妻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耳談云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四字

彭祖女

宣和畫譜孫知微有彭祖女禮北斗像一

范蠡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武岡縣有娘子神祠云是范蠡女也按范大夫有女世所未聞亦不知其廟何以在楚也記又云武陵縣娘子祠郡國志云武陵娘子祠即范蠡女之神是兩縣並有此廟

昭君妹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不知樂天何據也

伯夷之弟

晉張華博物志云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求見掩藏按列士傳云孤竹君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此屍其即伯僚歟水經濡水篇注云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

管仲父

清程大中四書逸箋云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

衛靈公女

清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桃湯起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

魯班妻雲氏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魯班營造正式六卷略說云班周時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

市縱

蔡伯喈母

晉張華博物志云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按蔡中郎父名棱見本傳其母之姓則見此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宋韓元吉南澗甲子集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云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人也其鄉人至今祠公於節婦臺下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為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於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令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為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既鄉人上其事朝廷為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於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為節婦臺按孝肅之名婦豎皆知而節婦姓氏知者鮮矣宜表而出之

韓蘄王妻妾

清楊復吉夢闌瑣筆引錢蒙叟韓蘄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按世止知有梁夫人觀此知蘄王正妻乃白氏餘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妓女見王明清揮麈三錄茅則未聞

黃巢妻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按此則黃巢之妻亦一奇女子也

陳季常妻柳氏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柳氏之妬名固彰著於外云云按柳氏之妬至今婦豎皆能言之然可考者不過東坡忽聞河東獅子吼一詩耳今又得此二簡錄之為梨園中添一證據也

張江陵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劉戡之字元定其內子為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惟默坐或暗誦經呪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趺坐而化若蛻脫者與所天終不講衾裯事竟以童真辭世

楊六郎夫人

清陸祚蕃粤西偶記云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草葉似建蘭花開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靈蹟也聞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按楊六郎夫人不知誰氏乃有此靈蹟亦奇矣

青龍偃月刀

清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邑無西門築城之初擬開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將鑿山為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異之且青烏家謂邑不利於西可創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赫周將軍亦時見威爽

蘇公扇

清王士禎居易錄云元張伯湻養蒙集有蘇公海外十扇跋謂一扇不減百金之直蓋爾時去坡百餘年題扇猶有存者然貴重已如寶玉大弓矣按百淳謚文穆趙子昂之內兄也

蔡珏硯

明陳貞慧秋園襍佩云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佘山出藏硯相賞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珏製數字

嚴分宜硯

清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內閣大堂案上𪋻石硯一方相傳為嚴分宜故物不可移動

楊太真玉磬

唐鄭棨開天傳信記云太真妃最善擊磬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及幸蜀還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存上顧之悽然不忍令載送太常署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

楊太真首飾合

宋上官融友會談叢云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真貯首飾者也尹京兆者下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留不信宿返卻持去

楊妃韈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遠初牧溢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韈一裲珍襲呈諸好事者曰僕自獲凌波片玉軟輕香窄每一見未嘗不在馬嵬下也

陳摶酒杯

宋張唐英後蜀紀事云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於華山陳摶

項羽刀

梁陶宏景刀劍錄云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劚玉如泥及卓貴時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諸葛瓦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四川成都貢院相傳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瓦尚多舊物堅質而細可以為研每方縱橫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非易於乾隆三十年盡行拆卸解京此一斑錄所據蜀人之言并云伊家尚有瓦一片不知確否

石季倫家鐵甑

清吳長元宸垣識餘云北京工部廳前有鐵甑相傳為石季倫家舊物

禹元圭

宋方勺泊宅編云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黳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掌封鑰按此圭今無聞矣

伍子胥劍

清顧震濤吳門表隱云伍王劍在澹臺湖中長五尺許有伍子胥欵時浮水面人取之必病棄之即安

孟嘗鑊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相傳是孟嘗君家宅鑊釜皆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蕃寇南侵司馬李伍毁其大鑊以造兵仗其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

鍾離眛鐵槍

清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鐵槍在府庫中宋淳熙中圓妙觀東嶽殿浚井所得槍上鑄有項王將鍾離眛製七字

孔明佳玩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記云曹縣張黄坡名庚以孝廉授襄城令改築衙宇掘地得銀把杯二隻上鐫孔明佳玩四字係古隸蓋蜀漢物也後其家因追逋甚急鎔之將以輸官而銀片片碎不受鎔而罷吾聞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能制金以其中含水也入土久則水為土克盡金止留母胎渣滓之物純乎土矣火豈鑠之而流乎此實物理豈容置訝

張桓侯鐵鞭

清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涿州古范陽地張桓侯故里在城西十里有廟山門前有鑄鐵蛇矛不知為當年故物否寰宇記云墓在四川閬州廳事東二十步學使吳白華題詩云兒童知俎豆寇盜避鞭彈則侯兼善用鞭用彈矣嘉慶間桂軍門涵得侯所用鐵鞭重五十斤長六尺送懸墓前為之記

翼德玉玦

清劉獻廷廣陽襍記云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玦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按桓侯字益德不字翼德

石季倫鐵甑

明高承埏鴻一亭筆記云北京工部廳前有鐵甑相傳為石季倫家舊物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蒲解閒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千緡

一丈青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一丈青羣盜馬皋之妻閭勍者說張用歸朝廷馬皋為郭仲荀所誅勍以其妻配用遂為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驍也然非水滸中人

七十一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貢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

張一飛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張老卒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於是出劵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劵呈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甲仍前赴證奉使諭云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趙文華醜婦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嘉興大家一女奇醜面麻眼損足跛頭禿人無娶者慈谿趙文華娶焉戊子己丑聯捷嚴嵩倚為心腹聲勢赫奕所為頗不循理賴醜婦賢明時為勸解

周忠武公胡婦

清錢軹甲申傳信錄云總兵周遇吉字萃庵駐劄甯武關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與裨將俸等更選健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如夫婦而臨陣不役健丁役胡婦然非至急不役之城陷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家屬俱死胡婦二十人共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衢賊衆試引牽之胡婦即引强弩連發斃百數十人矢竭赴火死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王氏為永嘉族望其先世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十子

孟業重千斤

清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孟業甚肥或以為千觔晉武帝欲稱之業曰臣肉雖千觔而智無一兩原書引語林肉重千觔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為之句云孟業無一兩之智陳思有八斗之才

歷代服色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按此則紫袍為公卿上服自秦已然矣

漢奏日行五百餘里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畧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

張循王老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循王游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

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嘉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嘆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於園中

蔡卞為木乂後身

宋張師正閑窗括異志云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没世言元度為木乂後身云

蔡京心胸卍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

神禹生日

清鄘滋德越中青梅詞注引會稽志云三月五日俗傳神禹生日

邵康節宅契

宋周輝清波襍志云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温公户名園契富鄭公户名莊契王郎中户名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呂文穆讀書龕

宋吳處厚青囊襍記云洛陽龍門有呂文穆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今梨園演呂蒙正破窑時事亦非無因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出之衣食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為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其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肆業富韓公為作記

私債以恩詔免

宋永亨搜採異聞錄云湻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云蠲三年以前者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文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

麻沙

清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清施可齋閩襍記麻沙書版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尚書胡濙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買紙摹印宏治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板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史邵誥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槁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為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譌脫舛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著稱特以其多耳非為精美也

明時刻書工價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令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

宋江等三十六人

癸辛襍誌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賛每人各四句今不録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故備録於此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没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裡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攔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寳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甯撲天鵰李應

梁山濼賊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戸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别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呌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黄籙醮為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即宋江等也

清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為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於正月

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為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寖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即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晨昏鐘鼓之數

清褚堅稷堅瓠集云天下晨昏鐘鼓之數叩一百八聲者一歲之象也蓋年有十二月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二候正得其數但聲之緩急節奏各處不同吾蘇歌曰緊十八慢十八中間十八徐徐發兩度湊成一百八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畢越州歌曰緊十八緩十八六偏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

又云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搥為一通千搥為三通

元時庫中古物

元楊瑀山居新話云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劍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每欲過目因循未果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往又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在焉

蕿子必從雀腹中過

清葉名澧橋西襍記云常熟徐蘭塞上六歌歌各為序其採𦺀云𦺀之性背陽向陰喜卑濕地三椏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𦻏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羣飛啄食之𦺀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坼其叢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

獅子畏龍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末西國獻獅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作果有龍出井而去

鋸碑求書

明徐𤅢筆精云饒州番君廟碑趙文敏書厚七八寸文敏在京郡人欲乞其書碑重不可載乃鋸其碑面寸許載至京文敏書畢仍合豎之子至饒見其合縫宛然昔人好事如此按此知元時書碑猶無不據石書丹也

張九成娶再嫁之婦

清周亮工書影云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為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既歿為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敦厚也

宋襄公婿

宋趙與時賓退錄云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爲宋襄公之媦按媦卽妹也宋襄公妹不見經傳

宋儒壽數

清周亮工書影云宋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眉壽者楊龜山八十三也

周壽誼百十六歲

清周亮工書影云崑山周少參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高皇帝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亦奇事也

一百九齡叟

清周亮工書影云商邱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賓筵無子有二女雲間周宿來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以選官圖下飯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爲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爲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

清顧祿清嘉錄云燈謎有二十四格曹娥格為最次莫如增損格即離合格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餘外復有蘇黃諧聲別字拆字皓首雪帽圍棊玉帶粉底正冠正履分心捲簾登樓素心重門閒珠垂柳錦屏風滑頭禪無底囊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

閩音中選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閩人以高為歌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

賣糕得妻

右台仙館筆記云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無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飢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盡以乞汝不責直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為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為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間焉賣糕者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騾二頭分一與其兄

使債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也萍水相逢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寖昌寖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傳爲美談乎

唐僖宗被馬踏死

宋方回虛谷閒抄云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盜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宜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嘗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醫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脅痛轉劇卧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章子厚遇婦人

虛谷閒抄云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乃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瘦意甚徬徨

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即所遊之地何為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致少年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覩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廝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户章甫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春畫

猥談云後世淫巧百狀今所謂春畫其來亦久漢廣川王畫屋為男女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坐廢齊鬱林王於潘妃諸閤壁皆圖男女私褻之狀宋劉曦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欲偶寢狀以寄其妹此皆信史所書迷樓記云揚州刺史獻煬帝烏銅屏帝曰繪者假也此得人之真形勝繪儥倍矣釋氏十誦律亦有畫女與人女同之說癸辛雜識言高麗人作不肖之畫於扇上元畫家往往有之又有土木之偶及鑄於鏡背後複蓋以鈎鉸闔之者皆宋元人製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半野村人閒談云蘇子瞻自黄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

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令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解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遂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韓退之夢吞丹篆

柳宗元龍城錄云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旁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甯王畫馬化去

龍城錄云甯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蕚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龍城錄云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

於心中痛甚驚悟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説薦諧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髙臺之曲嵎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心傷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髙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甯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千字文字重複

宜齋野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宜齋野乘云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

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為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為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井市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妾換馬

唐李玫異聞實錄云酒徒鮑生多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求其好一日相遇於途宿於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蕉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步至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擬借人乘之香散綠鬟意以忘於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肉芝

庚巳編云癸酉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

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粗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脈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束修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按束修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亦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修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修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孌童

天祿識餘云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窕窈容路擢便娟子皆指孌童之屬也(今北人罵頑童曰崽子)

急急如律令

資暇錄云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按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為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

雷邊捉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彭祖八字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彭祖八字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按此不知本何書

陳子昂有乞推命祿詩

清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陳子昂贈嚴倉曹乞推命錄（疑祿之誤）詩云聞道沈冥客青囊有祕篇九宮探萬象三算極重元為後世子平所始按嚴倉曹未知何人

尹師魯死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尹師魯死事甚異云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文正詣之使掌書記朱炎往見致意開諭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

紙衣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山居者常以紙為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也然服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慾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亦嘗聞造紙

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陰乾用箭幹橫卷而順蹙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黟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陰沍之際馬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

和珅食珠

清焦循憶書云吳縣石遠梅以販珠為業一小匣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十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爭買之唯恐不得余嘗以問遠梅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則心竅靈明過目即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其胷中了然不忘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採珠之人不憚風濤令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也遠梅有一珠塔高尺許以珠結成其頂上天生一珠成葫蘆形適和敗無有買此者今不知所在

爛柯事有異説

宋朱翌猗覺寮襍記云爛柯多用為棊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賈似道後身為鼠

清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吾松康庵一鼠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桑冲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軍籍李大剛姪幼賣與榆次縣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間大同府山陰縣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未曾事發冲投拜為師將眉臉絞剌分作三綹戴上鬏髻妝作婦人就彼學女工描剪花樣刺繡等項隨有任茂張端楊大王喜任昉孫成孫原七人復投冲學各散去訖三年三月冲歷大同平陽等四十五府州縣探聽人家出色女子即投中人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奸宿有不從者將迷藥噴於身上默念昏迷呪使之不能言動復念醒昏咒女子方醒冲再三陪情女子隱忍不言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晉州聶村生員高宣家宣壻趙文舉强淫之不從文舉捽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以聞命磔於市搜捕任茂等誅之

人通物語

明程涓千一疏云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詹何之知牛鳴也翁偉李南之知馬鳴也沈僧照之識虎嘯也白龜年之曉羊言也楊宜成子之辨雀語也管輅張子信孫守榮之占鵲言也神速姑之知蛇言也秦仲之解百鳥音也豈偶中而嘗試乎哉亦可謂得天慧者矣

楊貴妃為上元玉女張太真

宋董逌廣川畫䟦書馬嵬圖云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溟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徧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為侍衛耳因取玉龜為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為世所傳而陳鴻乃言臨卭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按此事頗新異

唐文宗時亦有楊妃

清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為唐明皇時考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郾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為文宗非明皇審矣

張好好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鳳翔府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迎入禁中者塔下層有

石芙蕖工製精妙每一葉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塼上同

述而不作二句爲彭祖詩

清嚴元照娛親雅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然以之爲詩甚奇錢氏大昕曰作與古諧韻

稱十年爲一旬

清錢大昕養新錄云古人以十日爲旬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惟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於唐中葉也

岳忠武明代再轉世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萬歷中得一碑光澤可照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

養則武穆在我朝再轉世矣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徐鵬舉者中山武甯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今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以正德十二年嗣爵享國五十七年然溺愛嬖妾鄭氏棄長子邦瑞弗立言官聚劾生平舉動亦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爲亂卒呼爲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槪豈輪廻已久失其故吾邪又聞金陵人云鵬舉治圃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爲平地左右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宋相秦忠獻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眞武穆報寃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于江甯鎭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

朱晦庵別號

清鈕樹玉非石日記云又觀宋本朱子易學啓蒙序後題云雲臺眞逸據此則朱子有雲臺眞逸之號亦人所罕知

朱晦庵晬日

明張萱疑耀云東坡洗兒詩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朱晦庵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匄羸楊悔恨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中有八大篋蓋盜所刼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之來悉以篋入舟抵儀真啟視皆金珠也即售得如千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壻母詈之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氊笠戴之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擣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秋姑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引萩園襍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

海子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按北人遇大水輒呼為海蓋相沿久矣

胡僧以畫傳

陳姚最後畫品錄云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外國比卯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常熟為太公避地處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蘇州有蘇小小墓

明周嬰卮林補遺云杜牧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黃滔寄將先輩蘇州詩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則其墓又在蘇州也

六十日內晴雨占

圖書集成載無名氏風雨賦云壬子至丁各谿三朝高燥則雲藏數日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徧諸鄉注云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共六日每一日管三日陰晴假壬子日日出時有雲氣濃黑蔽日或掩北斗則所管戊午己未庚申三日有雨若無雲氣高燥晴明則此三日晴爽癸丑日管辛酉壬戌癸亥三日之類並同總計二十四日逐日占之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共六日每一日管五日晴雨丙子日管壬午癸未甲

申乙酉丙戌五日並同前斷共三十六日

燒紙錢勿令人觸

太平廣記再生類載許琛事云有紫衣人呼琛曰汝歸見王僕射為我云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即完全矣按王僕射謂王潛時鎮江陵武相公即武元衡也令人燒紙錢亦戒勿挑撥即此意矣

吳歌破敵

明朱睦㮮革除逸史云靖難兵次定州欲攻西水寨都指揮花英鄭琦帥步騎三萬援西水列營羲眉山下是時圍寨已久寨軍多南人天寒思歸會月夜文皇命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皆隕泣有潛下寨降者詰朝西水寨遂破

楊妃粉

清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楊妃粉産馬嵬坡上取之者必先祭然後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膩滑光潔於女子最宜澤肌有效

漢賦最輕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井田之法廢賦名曰繁獨兩漢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時十

五税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止税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儲差積其令三十税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税一漢家經常之制也

古金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漢食貨志黄金一斤直萬錢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緗素襍記引一金萬錢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自三代至晉皆然

吳中異人

清褚人穫堅瓠集云昔有人雙目皆瞽以推命爲生旁無相者日走蘇城内外不失尺寸街坊巷陌無不知之又一人眉目鼻耳俱無面如被剝止有口且小日於閶門市中吹笛乞錢度日一人一足不伸一足履地雀躍而行日走三十里一婦一手無十指在機房繅絲極便捷一人兩手俱無以足指與人博錢收錢時雖疾手者不若也

東坡肉

今食品中有東坡肉之名蓋謂爛煮肉也隨所在厨子能爲之或謂不應如此侮東坡余謂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猪肉詩云黄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二十四終

古今筆記精華錄
定價大洋四元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再版

編纂者　古今圖書局編譯部
印刷者　古今圖書局印刷部
發行者　古今圖書局出版部
發行所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　開封　漢口　長沙　廣州　廣益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局

特約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電話四一三八號

